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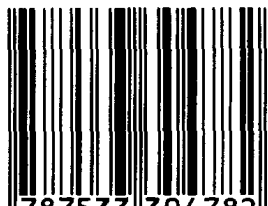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〇〇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071/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〇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齊魯書社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2·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〇〇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螺江日記八卷

〔清〕張文釐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七年張氏二銘軒刻本

.....一

燕在閣知新錄三十二卷

〔清〕王棠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八九

螺江日記八卷

〔清〕張文麓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七年張氏

二銘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螺江雜記

八卷》提要

螺江日記叙

錦少讀西河毛氏集卽心慕風翁先生名入蜀八年始申拜謁已乃時時親炙因得盡讀其書先生命屬一言錦逡巡不敢應會將入都行有日矣復譴諉再三不得已書所見以復曰錦聞道之顯者謂之文及不顯則道不明物采容儀形名度數皆文也當春秋時去古未遠人敦實學其名卿大夫往往講求訓典究極精微下至形鹽析俎之類庖人膳宰所導司者靡不極辨於朝而條析其原委蓋道無鉅細一名一器莫非聖人精意之所存卽不容聽其鹵莽而不治也後世儒者學不逮古人數典則膠於名象談理則遁於窈冥彼此交譏迄無一是區文與道而二之而聖人之精意隱矣先生誥大學確道古本立道爲的揭知本爲宗使千古不傳之緒言燦然復明誠足正俗學支離之謬末篇於窮理讀書三致意焉而比六經注我者於秦人之一炬則又爲高明之士針其膏肓矣故凡所著書自大學偶言而外若螺江日記都江日錄諸種皆參稽群籍辨析異同其學之博識之精視古名卿大夫有過之無不及也然則性道文章徵先生孰克合而爲一哉夫君子道積而文光學者

卽當因文以見道錦於先生景仰數十年乃今得登
其堂窺其言論丰采且徧讀其書可謂厚幸然而甫
承提命旋卽遠行師範當前卒不獲償夙願豈真有
數存乎其間耶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自今取是書手
錄一編朝夕諷誦以庶幾見道之一時或無負先生
拳拳之意云爾乾隆十二年季春望日建安世小侄
鄭天錦頓首拜題

敘

二

序

己亥庚子間先生設教螺江與及門講課之暇躬自
研精典籍晝夜靡懈遇有所得或析疑或訂誤卽一
知半解亦爲錄出名螺江日記甲辰冬試仕西川用
以自隨後忽失所在遍求不獲越十餘年而始蒙友
人得其牛稿以見付則已改頭換面更名行餘偶識
儼然爲他氏書矣竊思是書雖非先生所學之大者
然亦幾費心力積累成帙一旦爲人攫去致將湮沒
今雖既失復得安知不更有人焉效郭象之註莊何
法盛之爲晉中興書者適驛借弟焯省視來川因重
加參校亟請付梓以公同好特原稿尚亡其半中間
多將近年雜錄一併附入而仍名螺江日記者蓋不
欲忘其所自且念是書猶得僅存於泯沒之餘以志
欣幸云時乾隆辛未春三月望受業姪驛謹識於灌
口官署

螺江日記目錄

卷之一

尚書	稽古
唐虞建寅	寅賓出日
四岳	納于大麓
舜讓于德	六宗
舜典稱夏書	益稱益已
二十二人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孔壬	化居
降衷	尹告
其如台	國策引太甲
弔由靈	微子二條
泰誓逸句	武成
武成無閏二月	步
管叔監殷	不少延
康誥	寧王
多方	命諸王
文侯之命	秦誓
釋文	重華
大禹謨	又

又

說命

周官中字義

泰誓

又

君牙

又

古文非安國偽造

又

又

古文不避漢以後諱 古今文不分難易

卷之二

古人作書不必定著姓名

古經未必盡周公作 後儒視漢儒太過

聖人因象設教 說易不厭其鑿

商周占法不同 無依之人占卦多驗

易是書名 晉唐儒解幾字

歐陽永叔疑易 巽為魚

巽髮 二人同心

國風皆入樂 詩有虛境

聖人感天謬說 王安石說詩

吧咭 夏屋

小戴傳禮 王制非漢文博士作

檀弓 考工記

武王非九十三而終 周公追王

申祥	謚法有莊
孚尹旁達	世婦
王瓜	黍稷之辨
洛書非圖	強坐古人名字
大夫君	
卷之三	
鄭玄滌說春秋託始之謬	
春秋非時代名目	春王
王者不以改元爲重	三代改正無深義
改時改月	改朔
漢後用夏正周朔	正朔定論
經傳不稱冬夏至	二十四氣
秦初不置閏	
三代火出先後非關歲差	
左氏不傳其名	左氏非楚人
俗儒喜攻左氏	以字爲謚
臯比	寤生
皆嘗小人之食	滕子
天威不遠顔咫尺	秦穆無兩娶晉女事
相國	賜我先君履

晉文年歲	行半
掌筭	晉文請隧
繞朝贈策	知政
季悼子	大事
魯有司徒司馬司空	曾臣
蔡蔡叔	力翹門關非夫子事
惡公仲子	宋景曹
齊人歸三田	寺人披對晉侯
鶴鶴謠	春秋後傳
卷之四	
論語	論語成於七十子後
諸賢受業多在夫子晚年	
顔子年歲	四子侍坐
樊遲年少	有若年歲
陳蔡諸賢	曾子聞道之早
魏文侯師子夏	漢人與孔門弟子同名
孟子外書	梁惠王改元
孟子書成年歲	孟子不能受業子思
孟子歷遊諸國先後	八士
夷齊讓國	夷齊餓首陽

太姜	國策引論語
公劉	顏響由非子路妻兄
孟獻子不能師子思	周失天下
盍歸乎來	則之野
將聖	子張引書
卷之五	
史非書名	史論
索隱議太史公贊論	讀歐陽永叔正統論
生而稱諡	史漢多贊筆
太公	杜康
陶朱公	又
子房字義	鄧侯諡
三族	大夫松
秦始皇無用人育事	二世金石刻辭
秦王王子嬰與二子謀殺趙高	
百二	周亞夫傳
東方朔傳	太守
文章爾雅	國無捐瘠
文無害	別
胥靡	城旦瘠

造白金	方聞
六藝	故
大家	年歲混稱
世與代不同	古人有名有字
一人兩稱	前儒多牽合人父子
漢人同姓同名	側室之子
牛馬走	強梁
不一而足	
卷之六	
偽書	三墳補逸辨誤
武王銘	管子
韓信說漢王定三秦	西京雜記
漢一時無兩劉歆	劇秦美新
蘭亭序	郭璞江賦
千字文	王通中說
新唐書	唐書無賈公彥傳
滕王閣序	益州夫子廟碑
討武氏檄	姚崇碑
河間女子傳	秋聲賦
魏元忠張說詩	張說池湖山寺詩

杜子美無韻文難讀	李白登舟實事
蘭陵	八陣圖詩
行次昭陵詩	呂蒙正詩
東坡詩	又東坡詩
黃山谷詩	古人作詩不厭改
古人涉筆成韻	句中藏韻
七字二韻	四字兩韻
韓非子用韻	阿房宮賦用韻
字母堪刪	帖括
熙寧中頒經義式	考試程式
舉人	糊名
擬古當知避諱	時文典故
楊升菴證經	
卷之七	
漢昭烈誠後主語本易	
武侯誠子語本鴻烈解	
王隱晉書載嵇康事有誤	
晉書誤以裴令爲裴頠	
唐太宗學齊桓公	房邢公諫伐高麗
武后殺姊屠兄	王勃年歲

歐蘇論吳越事不同	梁顯登第年歲
蔡錫修洛陽橋	元祐黨籍碑
宋高宗	陸農師
何孝子	何御史
魏文靖等傳	牛金星
含山縣不遭賊難	童氏
明燭達旦	聶政
留侯	又
儒臣建武功	何心隱
卷之八	
月中黑影	月光
古今衡量異制	印刻
開方法	黃冊
贊宮	鄭重
偃蹇	卓異
猖獗	中興
坐朝	詛盟
牙行牙僧	攢隊
八都兵	鐵馬鞭
房支	鍾馗

庖丁	矮射字義
齊諧直躬	稱汙爲賊
因一字悞兩字	一字兼相反兩義
禹穴	郭灌甬道
崖櫃	若邪溪
占骨	天靈蓋骨
神龍見首	禽鳥知名
鷄口牛後	俗語有合音
青蠅矢	蕭語近北音
土苴	何苛通用
張王李趙	斲字
庵字	原字
鑑字	

纂江日記

目錄

九

螺江日記卷之一

蕭山張

三原劉紹攷九峴

建安鄭

全校

武進許元基約齋

滇南李敬躋翼茲

尚書

尚書者。孔安國云。上古之書也。書以曰若稽古四字發端。編書者。遂取義上古。而以尚名其書。孔穎達曰。爲太古與。雖其書有不必皆上古者。而既附于古。則亦同名之爲尚。猶幽風本止七月一篇。其後因周公之詩。附七月以行。故鴟鴞諸篇。亦同謂之幽。此經例也。晉孔衍刪漢魏諸史。成一家言。有漢尚書後漢尚書魏尚書等名。竟似不識尚書二字作何解者。而妄襲之殊爲可鄙。蓋因是時孔壁尚書未顯。安國之說衍故未之見與。

稽古

世俗稱人。已死者曰作古人。此從來有之。觀孟子去孔子僅百餘年。而稱曰古聖人。可見故堯典作於虞史。舜典作於夏史。皆時代不甚相遠。而並加稽古二字。以此。

唐虞建寅

夏以前正月皆建寅故堯典於仲春曰日中星鳥者蓋五刻鳥謂朱也於仲夏曰日永星火六十刻者蓋五刻也於仲秋曰宵中星虛謂虛中者夜五十刻也於仲冬曰日短星昴謂昴中者晝四十刻昴謂昴也以寅月為歲首確鑿可據鄭漁仲輩乃引舜典月正元日禹謨正月朔旦以為唐虞建寅之證殊未明晰至若甘誓稱怠棄三正則漢唐兩孔氏原云怠惰廢棄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也並不指正朔言惟馬融有三正即子丑寅之解此是無稽臆說與堯典顯悖而後儒遵之遂疑唐虞以前已改正朔至謂太昊以至堯舜皆三正迭建周而復始誤之極矣

寅賓出日

北史載季業與使梁梁武帝問堯時以前何月為正業與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云寅賓出日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云不知予按此以堯典作建寅證據確不可易但日中星鳥固是二月而寅賓出日何以知是正月是豈誤解寅為丑寅之寅而以出日為寅月所出之日與若然則下文寅餞納日又作何解惜爾時業與方自慚失對竟踧踖稱謝無能一為正之堯典註

賓禮接之如賓客也蓋以春分之日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影也

四岳

孔傳以四岳為四人蔡傳謂是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按周語王子晉叙禹與四岳之事有曰此一王四伯豈繁多寵皆亡王之後以四伯與一王對舉似又實是四人未知然否

納于大麓

以大麓為大錄萬機之政者孔安國書傳也以納大麓為入山林川澤者司馬遷本紀也二說前儒並皆疑之大麓萬機則與百揆句複出入山林而謂之納亦似與百揆並舉不倫惟張氏筆乘有云納于大麓即孟子所謂使之主祭薦之於天也烈風雷雨弗迷即孟子所謂百神享之天受之也此雖仍史記說而言有主腦殊嫌予心蓋國之大事在祀而堯使主之故重其詞而曰納納大麓猶禹貢之奠高山禹貢奠秩祀禮秩祀禮弗逃者即伊訓所云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也如此覺孟子所言字字有據而以讀舜典則訓解事實倍覺豁然

慎微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即孟子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

實事。

舜讓于德弗嗣 合下 正月上日傳

史記堯本紀載舜讓于德不憚下即接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與尚書同中間並無隔斷前儒欲將論語堯曰以下二十四字攙在弗嗣之下正月上日之上者非是。

六宗

禮于六宗儒說紛紛不一惟孔傳云宗尊也所尊祭者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也此本祭法文即孔叢子及家語記孔子答宰予問亦

禮記

卷之一

四

有之故王肅蔡氏皆用此說入註而蘇子由亦曰捨祭法不用而以意立說未可信也然諸儒所以不用祭法而別立說者以鄭康成禮註謂祭法六神皆祈禱之祭舜告攝位無所事禱不知此時洪水未平急宜禱祀周成王營洛邑且咸秩無文况舜當日自言泮水傲予即於告攝之時行禳災之祭未為不合而後儒拘牽文義任意穿鑿不下十數家皆屬無稽之言弗道可也。

舜典稱夏書

左傳僖二十七年趙衰引夏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此三句舜典與益稷俱有之但舜典是敷奏益稷是明庶今納字從益稷而試字從舜典乃總稱為夏書按左傳引古凡大禹謨皋陶謨益稷俱稱夏書此趙衰所引既明稱夏書當是益稷然衰既引書詞而下即承曰君其試之而已試字益稷無之豈當時舜典竟亦有稱夏書者與

益稱益已

史記燕世家云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為吏索隱曰以已配益則益已是伯益然而經傳無其文未知所由子按益秦紀作翳前儒謂秦聲以入為去故讀益為翳今知翳乃益已二字之合聲蓋益本名益已而合讀之便成翳其經傳中單稱益者猶受辛之單稱受也

觀益稱益已則知十干配名自古有之故古今人表有黃帝史名孔甲又陸終氏第四子名會乙皆是或謂其稱始于夏后氏之末年誤矣

二十二

周官稱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則十二牧是外官舜即位時未必能一齊俱到故當疑咨十有二牧亦祇是布告之詞非面命也若然則二十有二人

未必十二牧在內。蓋當時確有所指。今必求人以實之。則鑿矣。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畢陶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孔傳謂過誤所犯。雖大必有。不忌故犯。雖小必刑。蔡傳因之。甚爲了當。鄭氏通志乃云。此二句。諸家解十數句。解不盡。曾見作者。說曰。刑故無刑小。宥過無宥大。只添二字。而辭意明白。不解經而經自明。予讀鄭氏此說。求其解而不得。再三求之。必不可解。姑記之以俟解者。

或謂鄭說似謂故小不刑。過大不宥。如此則更與

東江日記

卷之一

六

經義大相乖反。眞亂道矣。然南宋時竟有此謬解。

見俞成瑩雪叢說。

孔壬

詩傳考補以孔壬爲共工名。櫟下周氏書影亦載其說。但未有確據。予謂共工若果名孔壬。則以十干配名。在唐虞時又不止益已一人矣。巧言令色與讒言象恭誦諂相似故

孔傳疑是共工

化居

益稷。懋遷有無化居。顧氏日知錄曰。化者貨也。運而不積。謂之化。留而不散。謂之貨。今按貨以化爲義。取

交易變化之意。故其字上從化。問亦竟作化。如錄中所引史記。與時轉貨。貨索隱曰。家語貨作化。是也。奪若以運而不積者爲化。留而不散者爲貨。則劃成兩義。其於本文化居二字。反無可解。書註化居謂化其所居積之貨

降衷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者中也。卽心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禮運謂人受天地之心以生是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時無善可名。亦無形象可指。故祇謂之衷。迨受衷以後。然後有性與獸各名目。易傳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中庸所謂性道教皆。是也。孟子性善之旨。實從此發源。

東江日記

卷之一

七

尹告

太甲三篇。暨咸有一德。皆伊尹誥太甲之詞。故總名尹告。禮記緇衣篇引尹告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又引尹告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其如台

湯誓。稱夏罪其如台。高宗彤日。稱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稱今王其如台。史記引書詞如台。皆作奈何。以台與奚通。爲何聲之轉也。孔傳解台作我。曰其如我。

則三字不成句。蔡氏加一何字於其下。曰其如我何。似亦不如史記現成何字之簡安。

湯誓奈何。是請問之詞。高宗彤日與西伯戡黎。兩奈何。是詰問之詞。神吻畢肖。

史記不載盤庚三篇。若載盤庚。則卜稍曰其如台。亦定以如台為奈何矣。

國策引太甲

戰國策。蔡澤說范雎。引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此本范蠡成功之下。不可久居語。然冠以書曰。則又是本太甲篇。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語。而自為文句者。蓋周秦間人引書多如此。

弔由靈

盤庚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舊註。弔至由用靈善也。言我非廢爾眾謀。乃至用爾謀之善者。按當時臣民既不適有居。而胥動浮言。誰復有能審利害之實。而以為當遷者。此語似無著。予友許約齋謂靈指卜言。蓋盤庚此時已與臣民安定厥居。追念前日所以必欲遷都者。非我棄人之謀。總由卜之靈耳。故下即接云。各非敢違卜。卜即靈。不違即由也。文氣一串。且與首篇卜稽相應。其說可從。

弔至也。謂至于殷也。舊說亦混。

微子二條

微子云。殷遂喪。越至于今。玩遂之一字。有不料其速至此之意。玩至于今三字。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我生不辰。遭此百罹之意。合讀二句。覺神情驚疑恍惚。如醉如夢。下文所云。發出狂是也。

我其發出狂。集傳謂紂發出顛狂。斥君為狂。恐非微子語。似不如孔傳云。我念殷亡。發疾生狂。作微子自言。為不失憂國愛君之意。但狂只是狂。或不必解作顛狂。若家老遜荒。自應如集傳說。家老遜遁于野。與下文。咈其耆長及泰誓篇。播棄黎老。諸語相應。

泰誓逸句

後漢班固傳註。引今文尚書泰誓篇曰。立事立功。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此是偽泰誓文。而稱為今文尚書。蓋漢時今文尚書已將偽泰誓一篇攙入其中。故雖古文真泰誓出。而此書唐人猶及見之。唐車樓太子註後漢書。

武成

武成有程子改本。又有劉原父王安石改本。今所宗者。惟蔡氏本耳。乃歸熙甫亦有改本。則以王若曰接

于征伐商之下。以厥四月接萬姓悅服之下。以列爵惟五。接受命于周之下。餘悉照註疏原本。似較通順。故世頗稱之。然當武王未克商之前。即大告諸侯。追敘祖功宗德。以明周家之當有天下。似無此理。况稱先王稱大王。王季文王皆是克商後事。是時未宜有此稱也。西河毛先生解尚書。極言武成原無脫悞。無庸更定。某竊按自王若曰以下。至無作神羞。俱是告諸侯之詞。以底商之罪。接其承厥志。以恭天成命。接罔不率俾。以惟爾有神。接用附我大邑周。俱連屬不斷。自難移動。惟無作神羞。語氣似有未完。下即記既

螺江日記

卷之一

戊午師渡孟津。中間似有遺脫。故孔穎達正義引左傳。荀偃禱河有云。無作神羞。具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廟賁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受。謂二傳文。於無作神羞下。皆更有餘詞。以申已意。此必以書文爲藍本者。在書文似不應竟住而無餘語。則是孔氏於此。亦不能無疑也。愚謂此處。自不無遺脫。惟知其有遺脫。而闕疑焉。則無事多方移掇。而前記事。次記言。後又記事。若斷若連。或順或逆。如古玩剝落。光彩爛然。仍不害其爲完器也。若一經移動。則弊端百出。其流漸不可遏矣。

金吉甫割底商之罪四字。移於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刻肉醫瘡。後儒不能無議。是即改經之流弊也。

武成無閏二月

武成原本。丁未祀于周廟。在示天下弗服之下。既生魄。在大告武成之下。孔疏謂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當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皆奔走執事。史官探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及受命。故文在下耳。於是蔡氏作考定武成本。將丁未與既生魄兩節。互相移易。而後儒多不以此爲然。故歸熙甫武成改本。於丁未二節。仍依原本不

螺江日記

卷之一

土

動。按先儒之所以疑此文不順者。以丁未庚戌及生魄等日。必當在四月耳。乃今從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壬辰是初二日。丁未爲十七日。又更一周。爲三月十七日。或爲三月十八十九日。四月內並不當有丁未。庚戌。漢唐諸儒推歷。謂此年二月有閏。故丁未庚戌得在四月。而予仍不謂然。蓋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左氏所謂歸餘於終者。故春秋書閏月。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莒齊景公是也。顧寧人日知錄云。經傳之文。凡閏不言某月者。言閏即歲之終可知。

也。漢初承秦制以十月爲歲首。九月爲歲終。故高文
二帝紀稱閏爲後九月。顏師古云。秦之歷法。應置閏
者。總置之於歲末。此遵古制。非自秦始也。故魯文元
年三月置閏。而左氏譏其非禮。漢志謂其不正。然則
縱使武王是年。歷當置閏。亦應在歲終。不在二月。與
四月之干支順逆。總不相涉。則亦何必定以丁未庚
戌屬之四月也。嘗觀本篇癸亥不稱月。秦誓牧誓二
篇戊午甲子。俱不稱月。古人記事。原有此體。左氏春
秋經傳。似此者更多。卽杜元凱所謂有日而無月也。
是知本文丁未庚戌。原在五月。旣生魄。原在六月。祭
禮江日記 卷之一

告受命次第。秩然奈何。拘泥於四月之文。而不知變
計。遂更相推測。致失當年記載之實也。
舊儒取後世推步之法。上繩三代。如劉歆三統歷。
杜預長歷。辨晰毫毛。非不精密。然猶有議之者。以
其於古經。仍多所扞格也。故置閏爲授時急務。而
歸餘於終之義。從來似未了徹。一若不知此終爲
歲之終者。今得顧氏指破。復核之春秋經傳本文。
及秦漢制度。然後歸字終字。始切實有下落。暗室
一燈。賴以不滅。非僅武成二三策。得與諸家解紛
已也。詳見予友劉九曉堯典管窺。

步

武成。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召告。王朝步自周。則至
于豐。畢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顧氏日知錄曰。不
敢乘車。而步出國門。敬之至也。今按孔子。謂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豈有天子至尊。而步出國門之
理。且旣是出國門。則當云自朝自寢。不當云自周。亦
不當云至商至豐矣。考字書。輦行曰步。以人行車曰
輦。則此所云步者。謂以人行車。非徒步也。

管叔監殷

諸書皆言管叔監殷。是武王時事。惟孟子則言周公
使管叔監殷。豈武王之使管叔。實出自周公意耶。

不少延

大誥。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孔傳以延字屬下句。洪
字讀今。蔡傳讀法。本之王安石。然觀陸德明釋文。及
孔穎達正義。則東漢諸儒爲杜林。滌書之學者。其讀
法已俱如此。卽王莽依周書作大誥。其文亦以不少
延爲句。

康誥

康誥。本成王時作。不特書序史記無異辭。卽左傳祝
佗之言。亦確鑿有據。此以本朝人說本朝事。自無可

疑者而語中稱弟稱兄又似武王語氣故蘇氏胡氏
改作武王語康叔而蔡傳因之然究與當時事勢不
合武庚未畔管蔡未叛衛地尚故西河師斷為周公
代武王立言即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先時武王伐
紂載文王木主以行謂代文王行事亦此意也蓋古
人尊祖敬親故封爵之典必於廟中行之示不敢專
况康叔是成王叔父不敢以已命而託於武王謂此
是武王之言正合當日情理須知語是冊命之詞非
同口語故中間稱弟稱兄並無妨礙先儒解此似過
泥矣酒誥梓材二篇倣此

繫江日記

卷之一

古

左傳管仲代齊桓對楚使自稱曰寡人周公代武
王誥康叔自稱曰寡兄可以比觀

周室大封同姓武王時未及舉行故魯衛之封俱
在成王時即異姓功臣如召呂二公亦皆於成王
時始就封

寧王

大誥君奭並稱寧王漢註謂是文王宋註謂是武王
按表記引君奭申勸文王之德竟改寧王為文王則
漢註實本周時舊說

多方

多方云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註謂先言嗚呼而
後言王若曰者周公先自嘆息而後稱王命以告之
也余按篇中前後皆成王語而周公忽自挽嗚呼二
字于其間殊覺不倫似應將此嗚呼二字與上今至
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相屬作住語不應
與下王若曰相連作起語蓋嗚呼與哀哉悲夫一類
古文中亦多有以之作住語者揚子法言曰育而不
齒者吾家之童鳥乎嗚呼沈約宋書恩倖傳論曰民
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風頽實由於此嗚呼文獻通
考載高氏子畧曰異時亡秦者皆屠沽負販無一知
書之人嗚呼

繫江日記

卷之一

古

命諸王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
蔡是蓋周公以成王之命封仲於蔡也命是命仲非
命王故篇題謂之蔡仲之命左傳祝佗曰見諸王而
命之以蔡書序曰王命蔡仲踐諸侯位皆此命字也
乃自漢傳無註而唐孔氏正義因史記有言之於成
王語遂亦曰命之於王致後儒皆相安為固然習而
不察夫成王君也周公臣也以臣告君而謂之命豈
可為訓且書中稱訓于王者有之稱誥于王復于王

進于王者有之。從未有稱命于王者。經曰。王言惟作。命。今以臣而命君。則名不正。言不順。曾謂周公大聖。周廷珥筆。皆良史之才。而肯出此。然而以王命封仲。而何以謂之命。諸王曰。此詞例也。左氏桓六年。鄭忽辭齊。皆傳有曰。遂辭諸鄭伯。彼註云。假父之命。以爲辭。夫以鄭伯之命爲辭。而曰辭諸鄭伯。則稱王命以封。而曰命諸王立言。固應如此。人自不經意耳。

封仲雖周公之意。而公不敢自專。故稱王命以詰之。自大誥以後諸篇。皆倣此。多方王若曰。上冠以周公曰。卽其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一

文侯之命

蘇傳謂平王之世。宗周傾覆。禍敗極矣。而文侯之命。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有以知平王之無志。而周之不復興。予謂此論甚偉。第古今帝王皆有珥筆之臣。一切著作。未必果出自人主之手。大抵如唐宋制誥。多屬臣下代爲立言。其格致亦依仿沿襲爲之。不必人人創造。故自微子之命。蔡仲之命。以至畢命。君牙其手筆。與文侯之命。約畧相似。平王誠無志而周之不復興。又不專於此。一命見之。

秦誓

左傳記秦晉事極詳。而獨不載秦誓。蓋以其書夫子已編入尚書中。故不復重載。古稱尚書記言。春秋記事。左右史各有專司。非畧之也。

李厚菴詩所以費誓爲魯僖公之書。亦有見。

釋文

十三經註疏。如書詩及三禮三傳。皆有陸德明釋文。附於傳註之後。正義之前。諸本皆同。近汲古閣刻本。校勘不細。往往將釋文與傳註一例大寫。聯屬不斷。一時難以分別。致有錯悞。此在各經多有。而尚書爲尤甚。學者宜諦觀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一

重華

崑山徐退山作初學辨體。有云。舜典重華二字鮮妍。似齊梁間人手筆。清哲文明。溫恭允塞。逐字逐句。疊砌而成。似後人所爲。按東晉梅賾上古文尚書。原闕舜典篇首二十八字。至蕭齊姚方興得之大航頭。隋初乃始合於古文。徐氏襲前人謬說。疑古文爲偽書。而併及於此二十八字。且因此二十八字得自蕭齊。故謂重華二字鮮妍。似齊梁間人手筆。不知此二字固鮮妍。而楚辭史記大戴禮諸書俱有之。卽不得謂齊梁以前無此手筆矣。若清哲文明八字。見於王粲

七釋。祭亦並非齊梁間人也。

大禹謨

有攻古文尚書大禹謨者。謂典止曰堯。貢止曰禹。獨加大字何義。見初學予謂禹每多加稱。故書傳中或稱伯禹。或稱神禹。茲之稱大禹。亦猶孟子之稱大舜云爾。漢文帝策賢良文學。及晁錯對策。皆屢稱大禹。此時古文尚書未出也。又漢藝文志。雜家有大禹三十七篇。相傳爲禹所著。是雖未必然。然大禹之稱。其來已久。可無疑矣。

又

蠡江日記

卷之一

本

有謂大禹謨。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四語透快俊爽。乃大類後代語。見初學辨夫謂後代語宜快爽。而古人語必不快爽。已屬難通。況此四語明載之荀子。固非虞夏亦是。周秦何云。後代也。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二語與禹謨快爽相似。然而老子固周人也。

又

郝楚望云。大禹謨人心惟危十六字。先儒謂爲心學之要。然自是三代以後語。按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句。見荀子解蔽篇。惟精惟一。二句。見馬融忠經。雖忠經出自東漢。而荀子豈三代以後書與。

說命

國語。自公子張引說命云。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跖弗視地。厥足用傷。近世攻古文尚書者。目不見國語。止見孟子所引。祇有不瞑眩兩語。遂於書文旁註云。上兩語。雅有深致。下兩語。不稱。見初學夫同是經文。同爲春秋外傳所引。何雅何俗。何深何淺。祇因已少所見。而欲強爲軒輊於其間。不亦難乎。

周官中字義

顧寧人亦不信古文尚書。其作日知錄有云。周官業廣惟勤業字。論道經邦論字。三代詩書之文。無此字。蠡江日記卷之一。夫義。予按錄中既引易傳進德修業。及論語書名。則是明知三代時已有此字義矣。而猶有此說。殊不可曉。況易傳又有盛德大業。崇德廣業。及事業功業諸語。而曲禮之請業。學記之敬業。孟子之受業。皆卽此業字也。論語論篤是與。王制論定後官。考工記坐而論道。孟子讀書論世。皆卽此論字也。此皆三代之文也。此何足爲古文疑也。

泰誓

日知錄云。泰誓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伐君大事。而託之於夢。其誰信之。予按高宗夢得傳說。

武王夢帝錫九齡。孔子夢見周公。古聖人原不以夢為諱。自後人觀之行軍大事。而託之於夢。殊屬可疑。而在古人。則不惟不以為疑。而且有傳作佳話者。如左傳昭七年。史朝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國語單襄公曰。秦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古之人。其信而好古如此。後人可無疑矣。

又

日知錄云。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又曰。肆予小子。誕以爾多士。殄殲乃讐。何至于此。

東江日記

卷之一

三

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並其先世而讐之。豈非秦晉之文。出於魏晉間人之偽撰者乎。予按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此卽獨夫受之說也。又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此卽虐我則讐之說也。此種議論。似全從秦誓得來。夫豈不義而孟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商之德澤原深。武王亦未嘗欲併其先世而讐之。世指民不指紂之先世。本文自明。至獨夫紂三字。不特孟子述之。卽荀子引秦誓。亦有之。誰謂魏晉間人能撰也。

君牙

君牙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徐退山曰。頌四祖之德。稱文武成康。詞甚簡畧。正是異代語。予按國語。王子晉諫靈王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及安民。左傳周景王讓晉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祝佗告襄弘曰。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諸稱文武成康。皆四字連出。從未有嫌其簡畧者。豈周景王。王子晉。祝佗。皆異代人與。

又

徐氏又以君牙祖父。無所指名。而第云乃祖乃父。爲不類命語。體爲幻。不知無所指名者。非不能指也。無

東江日記

卷之一

辛

庸指耳。盤庚誥臣民。亦屢稱乃祖乃父。無所指名。豈亦是幻耶。先儒有云。牙蓋君陳之後。

古文非安國偽造

從來攻古文尚書者。不過以其書晚出。疑非孔安國之舊耳。今觀梅庄謝氏之攻古文。則又不然。其言曰。先儒謂壁書爲東晉晚出。又謂孔壁眞古文。不傳差矣。孔壁何嘗有古文哉。金石絲竹之音。科斗之書。及送官承詔。遭巫蠱云云。皆安國之誕詞耳。如此。則不特謂古文是偽書。卽孔壁出古文。亦偽事矣。夫古文之出於孔壁。自史漢以下。及諸儒論說。皆無異詞。卽

近來之攻古文者。亦不敢稍有致疑於其間。而乃無憑無據。竟武斷一語曰。孔壁何嘗有古文。此言豈可爲訓。且書可僞。事必不可僞也。作僞書以欺後世者。後世或受其欺。若造僞事以欺當世。則生人活口。當世其孰能聽之。今安國與武帝共王同時人也。假令武帝無詔。而曰承詔共王不聞金石絲竹之音。不見蝌蚪之書。而曰聞曰見。身不遭巫蠱事。而曰遭巫蠱事。肆然造書作傳。以行世。公論謂何。國法安在。恐天下卽有喪心病狂之人。亦斷不出此。

又

東江日記

卷之一

章

謝氏又曰。安國託言壁中有古文。僞撰尚書。按古文自大禹謨以下二十五篇。語語皆聖賢微詞與旨。斷非三代以下儒者所能擬。而謂安國能僞撰此書。則安國眞聖人之徒矣。善乎靈臯方氏曰。先儒以古文尚書詞氣不類今文。而疑其僞者多矣。抑思能僞爲是者誰與。夫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太甲說命之間。弗肖也。而謂司馬遷揚雄能爲之與。而況其下焉者與。此眞識者之言。

又

謝氏又曰。當日亦恐以僞獲罪。故不敢獻於帝。而私傳其業於都尉朝。云云。天旣不曾獻於帝。則何以劉歆讓太常博士書有云。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又云。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又云。孝成皇帝。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謂尚書氏春是孔壁此書。獻之有年。藏之有地。發之有人。是以本朝儒者得悉其顛末。而詳細言之。此又豈劉歆所僞造與。天歆移此書。當時博士皆爲切齒。卽老儒宿學。如師丹龔勝輩。亦憤憤上疏求退。倘或書中所言稍有未確。則正可藉此中傷。而總不能出一言以相難。則字字皆實錄矣。况自劉歆而外。其稱安國獻古文者。又夥駁也。

東江日記

卷之一

章

當時受古文者。雖止都尉朝。然並非秘密。不令人知。若不令人知。則史官又何由知之。且安國從兄孔臧。聞有壁中百篇。卽作書相詢。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何嘗恐以僞獲罪。而秘不示人。至傳古文者。藝文志雖止稱朝一人。亦以學者多人。而得其傳者惟朝耳。如稱孔子作易。傳授之商瞿。豈眞商瞿而外。竟無一人得見與。

都尉朝所傳者是安國寫本其壁中原本仍在秘府故成帝時劉向章校書得見之

太史公極重古文其作五帝本紀贊曰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謂尚書也仲尼弟子列傳贊曰籍出孔氏古文近是謂論語也尚書論語皆有古文本今以尚書爲僞豈論語亦僞耶

古文不避漢以後譚

古文尚書雖顯於東晉然必非晉人書亦併非漢魏間人書他不具論即廟諱一事凡著述家無不知之而古文中於漢之邦字恒字啟字魏之丕字蜀之備

江表記

卷之一

詩

字吳之權字以及晉之師字昭字炎字自公然直書毫無避忌即此一端可爲古文辯誣

大禹謨萬國咸寧湯誥若有恒性太甲啟迪後人君牙丕顯哉文王謨說命有備無患太誓脅權相滅君陳師保萬民伊訓布昭聖武允征火炎崑岡

古今文不分難易

前人每以文字難易分別古今文尚書真僞其實不然韓昌黎詞必自己出而其集中有甚平易者如原毀獲麟解之類甚多然不害其爲起衰八代也揚雄著太元經好爲艱深之詞王莽作大誥其佶聲過于

毀豈然故是漢人書也龍三家欲立意作險奧之文殊非難事而世儒強欲執此以衡量古經謂難讀者是真易讀者是假則無喻其他祇取甘誓一篇讀之其文從字順雖孩稚亦易上口而偏不假偏是今文又何以說焉

西河先生有古文尚書究詞八卷見本集

江表記

卷之一

蕭山張

歸、陳克繩衡北

成郡王

安溪李光燠聞湖

松州王

晃冠文

全校

古人作書不必定著姓名

三代以上惟恐好名即著書一節可見十三經中能
確然指其為何人作者惟春秋孝經孟子公羊穀梁
而已其他如左氏則有姓而無名詩書禮記間有
二姓名而易之爻辭又不著姓名若論語爾雅周禮
義禮則全無姓名以足見古人著書惟上垂教而
之傳不傳聽之總不以是為汲汲也

古經未必盡周公作

昔人疑周公以後孔子以前別無一能著作之人故
凡古經之無可考者悉舉而屬之周公如周禮儀禮
爾雅與夫易之爻辭春秋之禮例漢晉諸儒皆謂是
周公作天必謂非周公作吾固不敢知然必謂自周
公而外無一人能作吾實未敢信蓋自周公以至孔
子五百有餘歲其間大德大賢聞人學士能著書立
說以垂教萬世者何時蔑有而乃因書傳不載無所
屬而屬之周公此雖前儒衛經尊聖之盛心然而尊

之或非其實恐反有所不受矣

後儒視漢儒太過

後儒視孔門諸賢自顏曾閔冉外無甚愜意者餘惟
思孟不敢議若漢儒則薄之不直一錢然觀其議論
又往往尊視太過而不自覺者如古文尚書聖經也
而吳草廬輩謂是孔安國以後人所造毛詩三百篇
聖經也而王魯齋程篁墩輩謂是孝武時鄒魯梁趙
儒生所造繫辭說卦文言聖經也而歐陽永叔謂是
秦漢間經師所造他如禮記四十六篇大半疑為出
於漢儒之手甚至謂劉歆造周禮張蒼造左氏春秋
凡古來聖經賢傳可法可傳者盡舉而歸之於漢儒
則其視漢儒為何如哉不亦尊之太過矣乎

聖人因象設教

盈天地間皆象也聖人明天察地開物成務咸取諸
此故曰天垂象聖人象之圖書象之始也八卦象之
母也唐虞時七政有象象日月星辰是也五服有象
觀古人之象是也百物有象鑄鼎象物是也五刑有
象象刑惟明是也程泰之云象刑者謂模寫用是故
祭必有尸廟必有貌芻靈送葬金人緘口無非古聖
人因象設教之至意後世乃謂象教之設始於佛氏

之入中國誤矣

說易不厭其鑿

說書最忌鑿而易則正欲其鑿鑿者不易也遠取諸物近取諸身鑿有其象亦鑿有其義而苟其象相似其義相通則又不拘拘於一象一義而隨其所在皆繫辭焉以擬諸其形容此所以變動不居而謂之易也兵法云置之死地然後生置之亡地然後存吾亦曰置之不易然後能易易者變也不易者鑿也惟能鑿然後能變也

許約齋曰說書確鑿便非穿鑿矣故足貴也

樂江日記

商周占法不同

周易占法占動爻商易占法占不動爻占法不同而所占皆驗此所謂法本于心而鬼神從之也故無物不可以占無往不可以驗感通之妙惟在誠而已矣此可悟中庸誠不可揜體物不遺之旨

無依之人占卦多驗

易稱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人苟未至於無心則憑物之無心者而傳之著龜是也又稱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人苟未至於無累則藉人之寡累者而決之卜人筮人是也是以後世瞽目無依之人占卦多驗

予里沈子昭自幼失明以占卦為生頗奇驗晚年稍有積蓄娶一妻嗣後遂無驗者

易是書名

易是書名故曰易之為書又曰書不盡言易書所載止有象與辭耳即夫子所贊亦止贊此象與辭耳何至說元說妙有所謂畫前之易及太素太易等名此皆外氏之學儒者所不道也

晉唐儒解幾字

晉韓康伯易註云幾者去無入有唐孔穎達疏曰已著之後則心事顯露不得為幾未動之前寂然頓無

樂江日記

卷之十

四

兼亦不得稱幾幾是離無入有在有無之際今按周子通書有云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語蓋本此

歐陽永叔疑易

歐陽公疑繫辭非聖人作其說有二一則以其說之互異也一則以其辭之不簡也說之互異者如既以元亨利貞為乾之四德而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似非出于一人之言夫理非一端言各有當子思曰成已仁也成物智也而子貢則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何同為聖門之言而互異若此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冉有問聞斯行

諸子曰聞斯行之何同爲聖人之言而又互異若此使執其一說而遂疑其餘則無論他經卽論語一書所載聖人答問之言皆不勝疑矣是故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此夫子之言也而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亦夫子之言也視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此夫子之言也而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又未始非夫子之言也況聖人說經因心而發隨其所在無非至教故經有虛字作實字解者如文王詩於緝熙敬止止字本助語而大學引之解爲止至善是也有反言作正言解者如烈文詩不顯惟德不顯猶言豈不顯而中庸引之解爲無聲無臭是也則元亨利貞橫說之爲乾之四德豎言之爲始通而利於正於義無乖於經何害至若疑其辭之簡謂如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聖人於其象曰陽在下也其義已足乃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潛之爲言隱而未見若果一人之言何繁衍叢勝如此此又不然夫聖人之言非專於簡者也公但見論語二十篇中多言簡而義深以爲夫子之文章盡皆若是不知立言之道惟行乎其所當行行所當行雖連篇累牘不爲多止乎其當止止所當止

蟻江日記

卷之五

五

雖片語單辭不爲少中庸道其不行矣夫止六字可謂簡矣乃無憂章達孝章哀公問政章娓娓千百言寧得謂其繁衍叢勝乎論語有教無類止四字可謂簡矣乃季氏一篇子張問從政一章文氣多排自成一體寧得謂其繁衍叢勝乎故嘗謂堯舜同爲聖人而書載堯言甚簡而舜言不簡不得謂堯聖而舜非聖也禹皋亦同爲聖人而書載禹言不繁而皋言頗繁不得謂禹聖而皋非聖也卽如周公一人相傳爰辭是其所作可云言簡義深矣而東山七月之什立政無逸之篇何又與易文不類如出二人之手也總蟻江日記

卷之五

本

異爲魚

洪氏隨筆謂易中所言魚皆指巽也姤卦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魚九四無魚推之井與中孚皆有異體故或言射鮒或言豚魚特說卦不言巽爲魚耳今按虞

簡易已有異爲魚語見李鼎祚易解洪氏蓋偶未之見而暗與相合然觀西河先生仲氏易其解中孚卦固同此義而姤卦則以二在倒兌之中兌爲澤故有魚四則倒兌已脫故無魚并卦亦然是不盡取洪義爲說也

異髮

易說卦巽爲寡髮古本寡作宣鄭康成云髮早白也韓非子曰身不待老而憊髮不待年而宣世人稱早白髮爲巽髮義取諸此或乃以巽爲算謂因思算所致又或作蒜謂髮白如蒜皆非是

二人同心

越絕書德序篇引易二人同心作君臣同心按君臣既可稱二人則周鄭稱二國不足爲左氏咎矣

國風皆入樂

季札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以下皆在焉則諸詩並入樂矣程泰之謂十三國皆徒詩非也

詩有虛境

詩中有以實境始而以虛境終者取叶韻圖變換也如良馬四之謂兩服兩驂此實境也而下五之六之則虛境矣如灼灼其華或謂婚姻之時此眼前實境

也而下言葉言實則非婚姻之時直虛境矣毛詩寫官記論羔羊詩云羔羊之華華非皮也華不可爲裘而叶於退食則以爲裘也猶之左傳役者歌曰牛則有皮棄甲則那皮不可爲介而叶於則那則以爲介也卽此類推甚多

聖人感天謬說

詩齊魯韓三家說曰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此蓋周秦間儒者泥於古書天子二字而爲是悖謬不經之言故記載中自虞夏以前竟無一聖人非感天而生者卽曰感天何至無父昔字更有病

王安石說詩

文獻通考稱鄭夾漈專詆詩序晦菴從其說予按前儒疑詩序者原不止一二家惟以鄭衛爲淫詩則發自朱子故阮亭居易錄載南宋陳止齋傳良與晦菴同時嘗謂晦菴以千七百年之形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有未安則似朱子以前未有爲此說者然通考又載湘素雜說四卷晁氏曰黃朝英撰爲王安石之學者以贈之以芍藥爲男淫女貽我握椒爲女淫男鄙屑不典前輩當以是爲姬笑朝英特愛重之以爲得詩人深意是則鄭衛淫詩

之說實肇於王氏。朱子特因其說而推廣之耳。

吧咭

山有草木曰咭。無草木曰吧。爾雅說文王篇廣韻並同。惟毛氏詩傳以有草木者為吧。無草木者為咭。與諸說反。邢昺曰。是傳寫誤也。今正韻遵毛傳。而他本字書則兩說並存。予謂此實難以並存者。劉熙逸雅云。咭者。怙也。人所怙取以爲事用也。吧者。圯也。無所出生也。是二字義訓。真有可以諧聲而會意者。何兩岐爲。

夏屋

螺江日記

卷之二

九

秦風於我乎夏屋渠渠。夏屋大俎也。禮檀弓云。見若覆夏屋者矣。註謂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是也。俗以夏屋爲大廈者非。

鄭箋。屋具也。本爾雅文。王肅有大屋之說。正義駁之。史繩祖曰。揚子法言云。震風淩雨。然後知夏屋之忻懽。崔駰達旨。稱宮室之美曰夏屋渠渠。蓋漢人已差忒久矣。

小戴傳禮

漢書載高堂生以士禮十七篇傳后蒼。后蒼授大小戴。是二戴所傳者儀禮也。故鄭氏注儀禮後漢書竟

稱小戴禮。近因禮記四十六篇亦小戴所傳。遂舍儀禮而專以禮記爲戴記。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王制非漢文博士作

史記封禪書載文帝使博士諸生。剡六經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索隱引劉向七錄云。文帝所作。有本制。兵制服制篇。是則漢文王制。非今禮記王制也。禮記中王制。偶及巡狩事。無封禪。亦並無本制。兵制服制等名。而盧植陸德明孔穎達諸家。斷然以爲卽文帝博士所作。何歟。

檀弓

螺江日記

卷之十

十

檀弓與子游同時而篇中多載七十子以後之事。則是書必非是。人所作可知。前人書中間有稱檀弓作檀弓者。尚宜斟酌。書中曾穆公稱諡。按穆公卒於孔子後百有十年。已近戰國矣。

考工記

考工記不知作自何時。賈公彥謂在於秦前。是以得遭秦滅。韋氏裘氏等闕。余謂此猶是臆度之詞。按南齊書載襄陽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蓋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按科斗書秦時已廢。

而考工記猶是科斗書則其在秦以前無疑矣

武王非九十三而終

禮記言事多不實如文王世子稱武王九十三而終學古家皆據作經史一大典故而細按之亦殊有可疑者考武王崩成王幼故書稱冲人稱孺子而衛宏鄭康成諸儒直謂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假令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成王之生武王已八十四矣夫以八十四歲老翁而始生子可疑一也乃自生成而後不止一生如左傳富辰所稱邶晉應韓皆成王之弟則是武王八十三歲以前從未生子而九十前後竟絕

繫注

卷之二

上

繩振振不一其數可疑二也且邑姜者武王之后而叔虞又姜所親生子也叔虞於諸子中最少故就封時猶稱為小弱弟意其生當在武王垂沒之年而姜能生子年當未艾倘是時武王已耄則老夫女妻相距幾五十歲矣且自邑姜外未聞更有所謂始嫡太人也可疑三也康叔為武王母弟世間同母兄弟其年之相去最遠者無過三十餘歲武王九十歲時康叔當不下六七十歲矣何以康誥中一則曰小子封

封則曰汝惟小子而註又以幼小無知釋之並不似對老年兄弟言者可疑四也

古註康叔封在周公攝政時則去武王之年

更夫武王白頭舉事已駭聽聞况管叔周公俱係武王連肩母弟乃謂管叔以耄期之年稱兵犯順挾武

庚以問王室而周公亦以九十之老執其兄而殺之

彼蔡叔度霍叔處又俱年踰古稀蔡霍俱武王母弟或囚或

降是一班龍鍾弟兄作兵戈會矣可疑五也世所據

者謂中庸稱武王未受命定是暮年且文王九十七

而崩而大戴禮載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是文王崩時

武王已八十有三則九十三歲之說當無誤耳不知

未並無老解故鄭註朱註俱以猶字加之竊謂未者

終也武王受命未久而即終故謂之未受命非謂老

而受命也若曰老則周公是時亦老矣至於十五生

子之說本春秋傳晉侯語但概論其禮非實有其人

也况又專主國君言文王十五歲時尚為世子焉敢

上比國君且試問武王之生既在十五歲則伯邑考

之生當在何歲后妃之娶又當在何歲乎此皆可疑

之甚者而自漢迄今並皆安之真不可解也嘗讀史

記周本紀載武王克殷誥周公公有曰維天不饗殷自

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云云夫武

王克殷人皆以為八十七歲也夫以八十七歲之人

追溯六十年前之事而曰自未生迄今則是時必非

八十七歲可知。且并非六十歲可知矣。故竹書紀年直謂武王崩時年五十有四。雖是書巨信不足深據。然按之史記實相符合。且史記所載本周初舊文。故汲冢周書暨隨巢子並載其語。二載傳聞之言殊乖事實。當急舉而糾正之也。

周公追王

顧氏日知錄謂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考大傳及武成金縢是武王之時已追王矣。中庸之言未為得也。今按武王之追王是改號周公之追王是改葬在鄭氏禮註已明言之。西河先生曰改葬者謂改從天子之制如封高三仞改樹柏而為樹松之類非必改其所藏也。

申祥

曾子有疾門弟子或有不在側者故召之。若華元輩則頃刻不離左右不當云召矣。鄭氏註檀弓以申祥為子張子乃臨終而召之一如曾子之召門弟子何與。

諡法有莊

錢塘王草堂作家禮辨定謂諡法無莊字是壯字之誤。觀漢有趙壯侯齊有戴壯侯可見予謂莊字下從

壯以壯為義非即壯也。故諡法曰勝敵克壯曰莊而春秋時凡以技力名者類得諡莊如魯莊公齊莊公孟莊子下莊子皆是也。是諡法原有莊字何云是壯字之誤耶。

孚尹旁達

聘義孚尹旁達尹與允通。卽是孚意。故經曰信也。鄭註讀孚為浮讀尹為筠。謂浮筠是玉采色。其說似鑿然如前說則孚解信允亦解信。乃又曰信也一連下三倍字似覺重複。且孚尹是何物可以旁達反覆思之似又不如鄭註之有解矣。楊升菴云浮筠言玉之澤如竹膜之膩。

世婦

卷之二

十四

古者內宮自后及嬪御外又有世婦一項。禮所謂二十七世婦是也。羅願以為后及嬪御皆以時御叙。惟世婦不進御。世者代也。婦者已嫁之名。蓋先世女御之老而無子者為之。故止掌喪祭賓客之事而不言御叙。此說雖與註疏不合。然似近理。宮中既有此一項老婦足任使令。則魏叔子議革奄宦欲以民間寡婦擇其年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端慎足使者以充內外傳宣之任其說疎矣。

王瓜

月令孟夏之月王瓜生。不知王瓜何物。鄭註謂是莢。按莢莢一名金剛根。一名鐵菱角。秋開黃花。結紅子。有硬鬚如刺。並非瓜也。以其葉頗近王瓜。故又名王瓜。草而康成即以註王瓜。誤矣。至唐邱光庭作兼明書。謂王瓜是括樓。以其形狀藤葉與土瓜相似。而括樓較大。故加王字。王者大也。按括樓又名瓜菱。又名果蠶。皆字聲之轉。並無王瓜一名。考諸家皆云。括樓三四月生苗。七月開花。則與月令所紀時候不同。而本草又謂王瓜是土瓜。即俗所稱老鴉瓜。野甜瓜者。然王字無解。且土瓜亦三四月生苗。六七月開花。與括樓同。則仍與月令孟夏王瓜生之說不符。蓋本文明曰瓜生。則非苗生花生可知。以是知本草以土瓜當王瓜者亦非也。今按王瓜疑即俗所稱黃瓜。以其生於孟夏。為諸瓜之首。故稱王瓜。而王與黃音近。其色又黃。故即稱黃瓜。如是則經義與物理兩相磨合。但此說俗多稱之。而不知所出。李時珍又謂黃瓜本名胡瓜。係張騫使西域得種。至隋大業間始避諱。改名黃瓜。則作月令時不特無黃瓜之名。并無黃瓜之種。其所云孟夏之月生者。究不知為何瓜也。

黍稷之辨

卷之二

卷之二

主

穀有五。黍與稷居其二。此二者本自判。然兩類故分作兩穀。而世之辨黍稷者。謂一類二種。而畧分粘與不粘。則是一穀而已。試思麥之種數十。稻之種數十。豆之種更不止數十。而古人止限之以五。則知舉一麥而麥之屬在其中。舉一稻而稻之屬在其中。舉一菽一黍一稷。而凡菽之屬。黍之屬。稷之屬。俱在其中矣。假令稷之粘者為黍。黍之不粘者為稷。是猶稻之粘者為糯。不粘者為粳。總一稻耳。則均謂之黍。均謂之稷。可矣。乃必強為分別。而居五穀之二。何哉。按昔人有以黍為小米。稷為高糧者。似屬不易宜從之。

卷之二

主

洛書非圖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是洛之所出者書也。乃近世所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者。止有點注而無文字。則仍是圖耳。而豈書也乎。聖人既明稱曰書。自必與圖有別。不知前儒何以總未計及。

強坐古人名字

管子因虞書有無若丹朱敖語。以敖為丹朱名。汲冢周書因立政有其在受德昏語。以受德為紂字。此皆古書之大不足據者。至後儒解經。有以簡兮詩之簡字為伶官名者。見詩傳考補及書影。有以紀侯大去其國之大

字爲紀侯名者見春秋有以尊伯氏駢邑三百之駢字爲伯氏名者見蘇穎濱文集皆憑臆強坐並無確據易未濟又辭震用伐鬼方舊解俱作震動之震而詩傳考補謂是擊伯名謝梅庄易在謂卽太任之父未知所據何書姑存俟考

大夫君

家臣稱大夫爲君左傳昭十四年司徒老祁慮然究非君也故別之曰大夫君喪大記有大夫君弔禮是也家臣亦得稱大夫檀弓有大夫大夫左傳然究非大夫也故別之曰臣大夫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是也

螺江日記

卷之二

七

螺江日記卷之三

蕭山張文蘆字鳳林稿

三原劉紹攸九畹

武進許元基約齋

全校

歸安陳克繩衡北

仁和鄭宗孔南湖

鄭夾漈說春秋託始之謬

夾漈鄭氏謂周家之興歷年八百武王克商歲在己卯隱公元年己未實爲後四百始年故春秋託始於此是謂夫子預知周年八百必無增減故託始於前後適均之年其言固謾謾不足道乃自隱公己未至周亡之壬子實計四百七十年又多出七十年何也

螺江日記

卷之三

十

世傳鄭氏論古多穿鑿若此則又不止穿鑿矣

春秋非時代名目

春秋本書名後人以春秋所載之事爲春秋時事竟似春秋乃時代名目與戰國秦漢一例則是唐虞可稱典謨之時西周可稱正風正雅之時矣

春王

春秋毛氏傳據左氏春王周正月語以王字屬春謂爲春王與月令春帝一類此實千古卓識發前儒所未發後世天文家稱五行爲五王有云土王用事卽此義也

王者不以改元爲重

吳氏萊有言。改元者。史官紀述之常體耳。非王者以是爲重事也。此說甚有識。觀虞芮質成。文王似不應改元而改元。武王卽位。應改元而不改元。此漢惟文王可以改元。則武王卽可以不改元。總不以是爲重也。文王改元。非如後世之建元。有所謂年號者。也不過就此起數耳。如舜典二十有八載。亦止就攝位而言。舜攝位時。何嘗改元。而以此起數。則文王之改元。亦猶是矣。

三代改正無深義

錄江日記

卷之三

上

古人舉事多忌諱。如寢恒東首。云受生氣也。屋勝國之社。云使不受天陽也。此等拘泥。似反過於今人。故商周革命。欲新耳目。一心志。皆改正朔。而其有取於建丑。建子者。似亦無甚深義。不過商正先夏。一月。周正先商。一月。取相勝之意。若曰後來者居上耳。故秦之建亥。又欲爭先於周一月矣。

趙氏汭謂殷周改時。月如親迎之由庭而堂而戶。大事之由昏而日中而日出之類。皆是迭進法。在當時自不爲異。故孔子以爲百世可知。予謂由四璣六瑚而八簋。誇多之意也。由鈞車大輅而玉韉。

增華之意也。進寅月而爲丑月。進丑月而爲子月。爭先之意也。

許約齋曰。後儒看得古聖太高遠。反似不近人情。不知聖人者。人情之至者也。柳子厚封建論。深得此意。三代改正無深義。此言實獲我心。

改時改月

錄江日記

卷之三

上

三代改時改月。諸儒辨說不一。至西河師書出。而其義始明。大抵春秋尊王制。故所載時月俱改。其他經有未改者。以古人臨文。不拘耳。至伊訓十有二月。據漢志。則仍是子月。謂是年十一月乙丑朔旦冬至。伊尹祠于先王。越絳行事。並非丑月。西河師亦備引之。以爲商人改月之證。予竊以爲商周制度不同。卽謂商正建丑。而仍稱丑月。爲十二月。亦無不可。惟是前儒因此一語。而欲以律周制。且欲以改全部之春秋。則未允耳。季武子稱四月爲正月。而尚書大傳及春秋元命包諸書。皆云夏以十三月爲正。商以十二月爲正。周以十一月爲正。夫既謂之正矣。而又曰十一月。十二月。且又曰十三月。此正所謂臨文不拘者。然則或正月。或十二月。又何妨於並稱乎。乃後儒主改月之說者。以伊訓稱十二月難解。而併斥古文尚書。

爲僞書則又誣妄之甚矣

改朔

朔者初也。月初謂之朔。日初亦謂之朔。禮大傳曰。改正朔。孔疏云。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半夜殷雞鳴。夏平旦是改朔也。然則改朔乃改日之初耳。非月初也。若謂改月之初。則古來未聞有以晦日爲朔日。初二爲初一者。何庸改之。

劉九曉曰。世儒止知改正。不知改朔。得此豁然。

漢後用夏正周朔

何休公羊傳註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

續亡日記

卷之三

四

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予當因此說推之。商以丑月爲正。既截子月爲前年。則以丑時爲朔者。當截子時爲前日。夏以寅月爲正。既截子丑兩月爲前年。則以寅時爲朔者。當截子丑兩時爲前日。惟周則以子月爲本年。即子時爲本日。今自漢太初以來。正用寅月。而子丑二時。則仍屬本日。是歲用夏正。而日行周朔也。從前儒者皆未經道及。

日有十二時。時有八刻二十分。今以夜半子時前四刻十分屬前日。後四刻十分屬本日。其前四刻

十分。即時憲書所謂夜子時也。是今雖以子時屬本日。然仍截一半屬前日。

正朔定論

或問三代正朔之說。自宋元以來。儒者聚訟紛紛。迄無定論。西河先生主改時改月。而近謝梅庄四書箋。猶堅主不改。大抵皆各有經據。互持不下。然則其說果不可定與。曰。奚爲其不可定也。禮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與民變革。今若如諸儒所云。名改而實不改。則仍是不改耳。將所謂與民變革者何事。且推其說。不特謂周不改。即殷亦不改也。然則大傳所謂改正朔。易服色者。果何王之治。何代之政乎。且夫子告顏子以夏時。自必另有商周之時矣。告以夏時之當行。自必當時之所行。非夏時矣。苟商周亦同行夏時。則夫子此言。毋乃贅乎。吾謂諸儒不信改正之說者。以未當身處其地。而一思之也。蓋天下未有不改。而可妄稱爲改者。色不尚赤。誰敢言尚赤。田不制百畝。誰敢言百畝。雖異代尚且不改。而何況當時。今夫爲左傳諸書者。皆周人也。其所載叔孫昭子梓慎諸人。皆周之列國卿大夫也。以周人言周事。豈有不直。而乃異口同聲。無不言改。又若

續亡日記

卷之三

五

惟恐後人不解而鑿鑿言之曰周六月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又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並見昭十而夫子之經左氏之傳亦即於周正月之上冠以春王向非當時之制實實如此而何能載之如此明且晰也乎是三代之改時改月證諸周人之言固確然而無可疑者矣乃若諸經中如周禮毛詩月令諸書亦間有稱夏正者似與周正有礙而不知其仍無礙者蓋使周不改正而妄曰改正此憑空之捏撰世所必無乃若周既改正而猶稱夏正此習用之常言事所宜有後世官制屢更而司徒司馬紫江日記卷之十一

諸稱長掛人齒也疆域屢改而秦晉燕楚之號尚在人間也故三代稱王而司馬遷作夏殷本紀偏又稱帝如云帝啟帝太甲之類秦制天子自稱朕而始皇及二世間又稱吾如始皇曰吾慕真人二世曰吾欲造千乘之駕即如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此定稱也猶之于丑寅之各建也乃周書多方一篇既稱五年復又稱五祀前云天惟五年須我暨五祀前後互異不以為怪則讀古人之書者其可抱拘墟之見而鮮宏通之識哉故書謂正朔之說使周時有一二人言改則其改可知况不止於一二人也即人人不言改其不改尚未可知况諸書中亦

未有端言不改者也此通論也即以此為定論可也

經傳不稱冬夏至

周正改月並改時故於冬至不曰冬至而曰南至曰短至曰正月日至以周正冬至在春也於夏至不曰夏至而曰北至曰長至曰七月日至以周正夏至在秋也春秋分亦然周正春分在夏秋分在冬故春秋傳總名之曰分無春秋字

孟子千歲之曰冬至也至於日至之時夏至也秦以前書惟周官大司樂有冬至夏至夏至之文管子亦有夏至麥熟語此則所謂臨文不拘者

紫江日記卷之十一

二十四氣

相傳二十四氣定於漢武太初元年今按倪寬正朔議有云黃帝建氣物分數氣即二十四氣也則二十四氣起自黃帝是以周秦間書多載之如雨水小暑見呂覽啟蟄見左傳與夏小正霜降見家語處暑見國語清明白露大暑大寒見管子其餘四立分至等名見於左傳月令諸書者尤衆意前代雖有其名而錯雜無紀至太初乃始彙而齊之故謂自此定耳至若汲冢周書備載二十四氣序目與太初無異則此書出自西晉不足據也

秦初不置閏

古閏月俱在歲底。左傳所謂歸餘於終是也。然自黃帝歷堯以來。斷未有不置閏者。而秦本紀稱宣公時。初志閏月。似前此。竟不知有閏矣。殊不可解。按年表。秦宣公與魯莊公同時。

西域回紇國。以三百六十日爲一歲。月無小建。歲不置閏。而農桑寒暑。仍不失時。今中國回紇亦如是。豈秦始封時。逼處西戎。故爾。遂同其俗。與

瀛涯勝覽載占城國。榜葛刺國。阿丹國。俱無閏月。惟以十二箇月爲一年。

樂江日

卷之二

八

三代火出先後非關歲差

天文家有歲差之說。始於東晉虞喜。而宋祖冲之。隋張胄元。遞傳之。至今不易。其說謂天常平運而舒。日常內轉而縮。天漸進而西。歲漸退而東。大率五十年而差一度。繼改之爲百年。又繼則酌中之爲七十五年。又有謂八十年。差一度者。又有謂不及六十年。差一度者。夏殷以前。歲差不可考。自周初至春秋之季。約六百餘年。而歲差八度。漢自高帝至獻帝。約四百餘年。而歲差五度。此在唐一行輩歷能言之。今以此數逆推之。夏商則夏四百餘年。當差五度。商六百

餘年。當差八度。合計不過三四刻而已。友人有主三代不改時月之說者。以左傳梓慎所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謂亦指歲差而言。是祇千餘年。而所差有兩月矣。何荒誕乃爾。

左氏不傳其名

前人解經。其於古人名。字。實有牽合可笑者。如孟康謂達巷黨人爲項橐。以巷項字音相同也。趙岐謂浩生不害爲告子。以浩告字形相似也。夫宇宙甚大。人物甚多。其見於書傳者。不及百萬億之一。而儒者止就見聞所及。以強爲牽合。則無論項與巷不相同。卽以相同論。而春秋之時。除項橐外。豈無一人姓項者乎。無論浩與告不相似。卽以相似論。而戰國之時。除告子外。豈無一人氏告者乎。當疑史遷劉歆。以左氏傳爲左丘明所著。本無他據。彼見論語載有左丘明。以爲左姓之見於書傳者。止有此人。遂以傳春秋者。當之。而不知春秋以至戰國。姓左者。蓋不知凡幾也。此其牽合可笑。實不能爲漢儒諱。而後世作姓氏譜者。卽此亦可以類推矣。

左氏非楚人

左氏雖不定爲何國人。然漢晉諸儒。皆相傳爲魯之

君子或稱為魯太史。並無異辭。而鄭氏通志總序乃云。左氏楚人也。其書盡楚人之辭。此言不知何出。殊為可怪。

俗儒喜攻左氏

宋元以來。俗儒多喜攻左氏。此無他止。自便其可以憑臆武斷耳。余嘗謂解經止憑臆武斷。蓋自公穀作偏。

以字為諡

古有以字為諡之例。如孔子字仲尼。而哀公諡誅。稱為尼父。則尼父即諡也。左傳宋仲曰。諸侯以字為諡。

蝶江日知錄卷之三

因以為族。杜氏疑古無此例。將此文割裂讀之。以字句為諡。句。因以為族。又句。則皆不成句矣。按穀梁孔父傳云。孔氏父字諡也。范甯註曰。以字為諡。是則以字為諡。春秋有其事。穀梁有其文。而杜氏林氏皆不解何哉。穀梁正義曰。字以褒貶。非可虛加。孔父有死。穀梁之動。故不為凡平之諡。而以字為之。

臯比

樂記。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名之曰建橐。註。橐。韜也。兵甲之衣。以虎皮為之。今按橐。通作臯。左傳。公子偃。臯比。而犯宋師。服注杜注。俱依樂記。以虎皮釋之。是也。然臯比。即虎皮。而虎皮不必皆臯比。後世止見

左傳註。以虎皮釋臯比。竟以臯比為虎皮通稱。失之矣。

寤生

鄭莊公名寤生。此二字。自是當時習語。為人人所共曉。故姜氏即以名子。而左氏亦不更置一辭。乃傳至後世。竟不知為何物語矣。有謂姜氏絕而復蘇。而始生者。則是蘇生而非寤生。有謂莊公橫臥產門內。久而後生者。則是橫生而非寤生。有謂寤與悟通。亦作忤解。蓋足先出而逆生者。則是逆生而非寤生。有謂姜氏寢寐時所生。至醒而後知者。則是寐生而非寤生。總皆不解本文寤字之義。又不解左氏驚姜氏二字。為寤字註。脚遂人人杜撰。並無一是。今按風俗通。凡兒墮地。能開目視者。鄭衛間人謂之寤生。蓋開眼為寐。開眼為寤。莊公生而開眼。姜氏所以一見而驚。以為怪也。故遂惡之。若如諸說所云。則傳文驚字。與字俱膠粘不上矣。風俗通。係東漢應劭所著。前史稱其洽聞。與揚雄方言。相為表裏。其言必信。而有徵寤生之義。自當以是為定。

皆嘗小人之食

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皆者。備也。言小人之母

備嘗小人之食。特未嘗君之美耳。俗儒有將皆字連上句讀者。不通。

滕子

滕本侯爵。自桓二年後。概稱滕子。杜氏謂是時王所降。胡氏謂是仲尼所削。毛氏傳則取杜而駁胡。自是不易。第程沙隨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易供云云。此說章氏俊卿極稱之。謂爲得解。予竊以爲不然。夫封爵之制。班自王朝。豈得以意自爲升降。且已卽欲降。而人亦未聽其降也。幾見有大夫自稱士。而人卽以士禮待之者。况春秋定名分。楚雖自稱王。仍稱楚子。則滕雖自降。而春秋亦有所不許。至謂以侯禮見。則難供。以子禮見。則易供。此只解滕子來朝一語。或可通耳。若春秋全部中。自隱十一年。滕侯與薛侯來朝後。皆處處稱子。如宋人執滕子嬰齊。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滕子卒類。彼有何貢賦。而乃亦降稱爲子。何與。

天威不遠顏咫尺

齊桓公對宰孔云。天威不遠顏咫尺。天威者。上天之

威也。不遠顏咫尺。猶云近在目前也。卽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之意。下隕越於下。言無下拜。則獲罪於天。爲天所罰。殛也。俗以天威爲天子之威。又以顏爲天顏。俱非是。

按杜註言天監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本甚明白。不知後人因何而誤。

秦穆無兩娶晉女事

史記秦本紀云。穆公四年。迎婦於晉。晉太子申生姊也。後又云。夷吾姊亦爲穆公夫人。似穆公兩娶晉女。其韓原之獲。衰絰跣足。爲夷吾請者。非申生姊也。按

史記

卷之三

幸

左傳。晉獻公。孟於齊姜。生秦穆公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未聞小戎又有一女。爲秦穆公夫人者。故杜預於後傳。秦穆姬註。止云申生姊。蓋申生之姊。卽夷吾姊也。史誤分也。

相國

左傳。僖二十三年。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漢後稱宰相。爲相國始此。

賜我先君履

左傳。賜我先君履。杜註云。所踐履之界也。胡氏筆叢

解作冠履之履。曰武王以履賜太公誤。

晉文年歲

晉文出亡之年。纔十七耳。及國時年三十六。又在位九年而卒。則四十五也。左傳國語甚明。史記世家。乃謂文公四十三歲出亡。六十二歲反國。則卒年七十一歲。老矣。何以扁鵲傳又載秦穆公事。有帝告以晉國將霸。未老而死之夢。以爲晉文年未及老之驗乎。此史記自相矛盾處。當取其與春秋內外傳合者。

行李

行李二字出左傳。杜註云。使人也。俗以遠行囊橐當

行李

卷之三

行李

之誤矣。第李涪資暇集謂行李本作行使。以舊文使字作李。與李形相近。傳寫致訛。則殊不然。按左傳有云。行理之命。國語亦云。行理以節逆之。是行李亦有作行理者。蓋李理本通字。故春秋元命包稱畢陶爲大理。而鷦冠子又作大李。漢書天文志。騎官左角曰理。而史記天官書又作李。若以行李李字爲傳寫形近之訛。則李與李形近理與李豈形近乎。

掌管

宋元邊微所司曰掌管。蓋本於左傳。杞子告秦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語今則稱爲長官。故土官有長

官司

晉文請隧

晉文請隧。非止爲掘地通路一節也。蓋將稱此以求備物。舉凡車旗服飾之類。無一不帝制自爲。如史稱成王以王禮葬周公者。蓋象箸玉杯。其勢自相因而至。故襄王拒辭。一則曰服物采章。再則曰縮取備物。誠以晉文請隧在隧而所請原不止於隧也。不過退避其辭。聊舉一端。以例其餘耳。其侈妄之情。千載猶見。襄王此拒。蓋有見于履霜。堅冰之漸與。

周禮天子郊外有六隧。乃鄉遂之遂。以二字通用。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故耳。徐退山解作王之葬禮。固非。孫月峯謂是天子外朝之馳道。以大朝會諸侯者。更無據。

繞朝贈策

士會歸晉。繞朝贈之以策。策者鞭也。蓋諷使速行之意。故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此二語是面致之詞。宋劉勰作文心雕龍。以策爲簡策。而以乎無謂二語爲策中所載。至與子家與趙宣書。子產與范宣書。及巫臣遺司馬子反書。同稱四書誤矣。升菴亦書引劉勰語作證。蓋楊氏好異類如此。

知政

左傳襄二十六年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魏了翁讀書雜抄云後世官制上知字始此按周語卻至告召桓公曰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又越語勾踐號令於三軍曰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師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皆與此知字同

季悼子

閻潛丘謂季悼子卒不見于春秋經傳史記季武子卒平子代立似悼子之卒當在武子前予按左氏稱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云云假令悼子卒在父前則再命三命俱武子時事與悼子何與

螺江印記

卷之三

未

且將言昭子事而記及悼子之卒一似昭子之再命與其卒有相因者悼子若本非卿其存其沒與昭子又何與且夫悼者諡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故諡必請於其君而賜之豈有悼子未爲卿而得請君賜諡者且不特無諡亦不得稱子者卿大夫之尊稱故左傳二百餘年未有非大夫而得稱爲某諡子者按武子卒於昭七年十月而九年之冬平子之名已見於傳校悼子之卒當在八九年間意其爲卿未久比之未踰年之君故君不臨喪而經與傳俱畧之舊儒解政逮四世謂是文武平桓以此也若云悼子卒在

武子前竊恐未然

大事

劉康公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以是特方會晉侯伐秦而成肅公受服于社不敬故就本事而言非謂除此二事外便無大事也孔賈諸儒疏禮凡遇大事二字皆以戎與祀釋之似太泥孟子曰送死可以當大事號文公曰民之大事在農衛彪傒曰將城成周以建天子大事也

魯有司徒司馬司空

魯三卿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見左

螺江印記

卷之三

七

氏昭四年傳福建林氏古文析義註謂魯無司徒司馬司空之名誤

曾臣

大夫之臣稱於諸侯曰陪臣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陪者重也蓋間等之臣則重臣也此與曾字同義字書云曾重也故父之父稱祖而父之祖則稱曾祖之子稱孫而子之孫則稱曾孫總是重祖重孫也是以陪臣有稱曾臣者左傳晉平公禱於天神稱曾臣彪是也以天子對天則稱臣諸侯則又間等之臣稱陪臣矣而陪與曾同義故曰曾臣也

蔡蔡叔

古竄字與蔡字同音。故同義如左傳蔡蔡叔。杜注解蔡爲放。放卽竄也。孔穎達妄據說文。謂蔡本作蔡。蔡者殺下米也。有放散之義。故訓爲放。後因隸書改作遂。悞爲蔡。則直以蔡字爲蔡字之悞矣。予謂改蔡作蔡。形既。不近。以蔡爲放。義亦不通。且左傳既有蔡蔡叔語。而禹貢亦曰三百里流。二百里蔡。豈皆蔡字之悞乎。按舜典。竄三苗于三危。竄說文作竄。音粗最切。與蔡字同音。而左傳鬼神勿赦。而自竄於夢。註亦引字林云。竄七外反。史記賈誼傳。鸞鳳伏竄。今。鳴鵲翔。竄江日記。卷之三。大。翔索隱亦云。竄七外反。文選張協七命。遠世陸沉。避地獨竄。李善亦云。竄七外反。是竄蔡同音。歷有明證。古凡音同者。例得通用。如孟津。或作盟津。太行。或作太行。類此。蔡蔡叔。卽竄蔡叔。二百里蔡。卽二百里竄。不煩曲說。而字音正。卽字義明。字義明而經義亦與之俱明矣。

力翹門關非夫子事

力翹門關。是聖父事。見左氏襄十年傳。自列子。誤移之。夫子而顏氏家訓。因之。至今竟有莫知其非者。

惠公仲子

成風兩襪不是一人

宋景曹

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按景曹自是宋景公夫人。蓋婦人以姓繫夫。此通例也。而杜註故爲變例。乃曰宋元公夫人。則是景公之母矣。夫以姓繫夫。以妻可爲夫有耳。豈母亦可爲子有乎。景公之母姓曹。得稱景曹。若景公之妻亦姓曹。將何稱乎。元公之妻姓曹。而以姓繫其子。若元公之母亦姓曹。反得稱元曹乎。此皆反覆思之而不可解者。而杜氏註之孔氏疏之。斷斷然以爲此元公夫人。究其故。以爲曹死。

春秋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期。日知錄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今按以仲子爲惠母。此穀梁說。左氏公羊皆以前儒皆嘗非之。試就其說而推。則后妃可稱武王之后。妃邑姜可稱成王之邑姜矣。恐言之不順。難以爲訓。且經稱惠公仲子之期者。謂兩期而一使也。今將惠公仲子作一人。謂祇贈仲而不及惠。則是惠公新喪者。反無贈而專贈此四五十。年。前久死之祖妾。天下有此情理乎。穀梁傳註。妾不得體君。仲子乃孝公時卒。按史記年表。惠公在位四十六年。文九年。經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襪。亦是僖公。

而季康子弔之也。康子何以弔以宋元夫人爲季桓子外祖母而康子爲桓子之子故宋赴於魯而康子使弔有弔之若非宋元夫人則宋可不赴而康子可不弔故知此景曹爲宋元夫人也。然宋元夫人既爲桓之外祖母則景亦桓之母舅景夫人亦桓之舅母安見父之外祖母當弔而舅母必不當弔况康子使再有致辭有曰以肥之得備彌甥甥者對舅之稱桓子爲景公之甥故康子自稱彌甥也。其於景公夫人當亦如是若元夫人則桓子爲外孫康子爲外孫之子當有別稱不應稱彌甥矣。觀於彌甥之稱益見

螺江日記

卷之三

手

齊人歸三田

定公十年經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章俊卿謂稽之地志鄆屬原丘縣謹在濟北蛇丘縣龜陰古梁父縣皆非汶陽杜注三邑皆汶陽田妄也因以左氏

所載夫子請歸汶陽之田爲失實予謂夫子請歸汶陽田而齊人所歸者乃鄆謹龜陰所請在此所歸在彼合之當日情事亦自無礙且左氏並未當言三邑皆汶陽田也。惟史記孔子世家稱歸我鄆汶陽龜陰之田始有汶陽二字章氏辨之似矣。第章氏因三邑非汶陽田并疑請歸汶陽爲非夫子之言且謂歸田事與聖人無與則又近於武斷矣。或曰謹在汶水之陽故史記引經語改稱謹爲汶陽俟考

寺人披對晉侯

左傳寺人披對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

螺江日記

卷之三

主

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言君若反齊桓之所爲則不待有命辭我而我自己行且不止我一人行也四語一氣命即女其行乎之命故下承以行者甚衆近註家於君若易之何辱命焉二句謂不待讓而我自知於行者甚衆豈惟刑臣二句謂不待辭我而我自己行以此分配上文讓字辭字反隔斷語氣失文理矣

鵲鶴語

嘗怪魏武短歌行慨當以慷句將慨慷二字拆開爲後世割裂又字作偏今觀左傳載文武之世童謡有

云鵲之鶴之竟以鵲鶴一鳥分言成句則其由來久矣但此體只宜偶用於有韻之文散行者仍不得藉口

春秋後傳

古書多不成人之手如史記則談遷父子及褚少孫續成之漢書則彪固昭父子兄妹共成之他如兩雅管子莊子諸書皆非一人所作是以春秋西狩獲麟後有續經二十六條非夫子之筆然則後人疑左傳為趙襄智伯之事謂去夫子已遠非同時丘明所為者又安知獲麟後傳非後人踵事而增之者

螺江日記

圭

是也非丘明但不可知但不當以一二事疑全書耳



螺江日記卷之四

蕭山張

湘鄉劉曉澤芳以

導江張師聖

蘭谿唐善應坦菴

宣城徐嶽靈蒞山

全校

論語

論者論說也或論人或論事皆是論其所論之言的是語故謂之論語漢藝文志以論解纂謂門人論纂夫子所言非是

論語成於七十子後

論語之凡在七十子後柳子厚曾言之謂曾子

子四十六歲

卷之四

孔子卒時曾子纔二十七耳而

死而是書載曾子之死則去孔子已遠是時孔子第

子畧無存者矣此說良是乃子讀檀弓又得一據檀

弓載魯悼公之喪孟敬子在焉論語亦載曾子有疾

孟敬子問之於敬子之卒不詳其年而悼公之卒則

去孔子卒已四十九年明載年表今論語載敬子之

諡則在敬子卒後又不止於四十九年其去曾子之

死更不知幾何年矣論語之成尚在其後可知也

許約齋曰柳說已備特曾子卒年不見經傳故援

敬子作證

諸賢受業多在夫子晚年

孔子由司寇去魯時年五十六歲是時凡弟子少孔子四十歲者僅十六歲而史記家語所載諸賢如曾子子游子夏子張子賤公西華皆少孔子四十歲以上然則諸賢受業其在夫子自衛反魯之後乎抑夫子遠在列國而諸賢負笈往從之乎不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共計在外十三年

顏子年歲

史記家語並載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三十二而卒則是顏子卒時孔子年六十二在魯哀公五年然哀

公六年孔子遭陳蔡之厄與門弟子絃歌不輟互相

二

問答是時顏子正在而謂前一年已死於道路其誰信之且觀論語顏路請車門人厚葬皆不似道死者之事而顏子從夫子去魯現有子畏於匡顏淵後一事可據則顏子之卒當在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之後故公羊傳以顏淵之死與子路之死俱載在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之下自可傳信至史記家語之說則西河師謂古文三字與四字止爭一畫諸家記顏子年三十二而卒當是四十二之誤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四十二而卒是時孔子年七十二去伯

魚死尚未久孔子二十歲生伯魚伯魚五十歲故因先孔子卒卒時孔子年六十九顏路之請而感念及之斯言足解千古之惑矣

四子侍坐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疑亦在孔子自衛反魯後蓋史記載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則孔子為司寇以前華年尚未及十五不能與由求比肩而曾皙當時又未聞從遊列國故夫子思魯狂士孟子即以曾皙實其數若非自衛反魯之後何時是四子並侍時乎

樊遲年少

聖門樊遲年最少故左傳哀公十一年清之役冉求

三

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求曰就用命焉杜註謂年雖少能用命也詳其語意兩賢之年相去似不甚近而史記弟子傳稱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相去止有七歲則哀公十一年孔子年六十八冉有四十樊遲亦當三十有三何至季孫冉有並慮其少不更事相與沉吟商榷乎是豈傳文弱字不當作少年解耶抑史記所載有未確耶

有若年歲

論語邢疏引史記載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今按史

記無四字止稱十三歲初疑是必邢氏誤引者然史記正義又引家語稱有若少孔子三十三歲則與史記十三歲之說互異而與邢疏四十三歲之說反近竊意今本史記無四字者係傳寫之失而邢氏所見乃宋初真本其或稱三或稱四則以古文字形相似致誤耳四字古文作三

陳蔡諸賢

孔子厄於陳蔡在哀公六年前此哀公三年康子已召冉求還魯故十一年清之役傳稱冉求與齊戰有功安得有六年同在陳蔡遭厄之事况據史記孔子

螺江雜記

卷之四

四

去魯時子游子夏年止十一二歲無論是時未必能受業即受業亦不能從師遠遊故德行節先儒以為止是泛記聖門高第非專指從陳蔡者言不為無見楊弓稱孔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求與左傳史記不合誤

或疑曾子傳道有若似聖人其餘足備四科之選者尚多何以不及則古人立言原不必取其完備如孟子論見聞知不及周公述商臣保殷不及傳說述周臣佐命又不及師尚父或詳或畧總無一定可見

曾子聞道之早

曾子當孔子卒時纔二十七歲而一貫之傳先得之其聞道之早又何減顏子然則參之魯亦猶回之愚耳

魏文侯師子夏

諸書皆言魏文侯師子夏按文侯之立去孔子卒五十八年而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是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九又加以五十八年則八十七故舊稱子夏曾子皆享長年是也然史記年表又載文侯十八年受經子夏則子夏是時百有五歲矣恐未確

漢人與孔門弟子同名

螺江雜記

卷之四

五

山陰張南士先生弱冠時人問漢時有與孔門弟子同名者誰也張應聲曰顏淵黃憲也仲弓陳寔也張曾子張伯饒也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子游張蒼之孫猛也漢同時有兩子夏一杜欽一杜鄴也予謂諸名俱允當惟黃憲當時止比之子淵終與名號有別嘗讀顏氏家訓載後漢時有許遷字顏回竊欲易之

春秋卿大夫有與孔門弟子同名者子夏陳少西也子我齊闕止也子禽越文種也子張魯叔孫輒鄭豐卷也鄭有兩子游一駟儼一公子偃也

孟子外書

周禮伊耆氏註引孟子曰諸侯有王禮記坊記註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史記伍被引孟子曰紂賞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後漢書註引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梁書處士傳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說苑引孟子曰人知冀其田而不知冀其心鹽鐵論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又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風俗通引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鮑照河清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

螺江冊記

卷之四

六

也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此皆非孟子本文所有而諸書引之若此向當疑之後讀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有外書四篇曰性善辨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正始知諸書所引或是外書文耳

予既錄孟子外書語友人乃據王伯厚孟子考異爲予廣之且曰禮註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恐卽是五十而慕語而稍易其文者如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邽惲曰孟軻

以強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皆與孟子語小異然不可謂非孟子語也惟史記六國表註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此則出自外書無疑

顧氏日知錄謂得孟子外篇語十餘條按之記傳

猶多遺漏故特備載如右云

梁惠王改元

孟子書史記調孟子自著韓子謂門弟子所著文獻通考載晁氏曰書中載所見諸侯皆稱諡如齊宣王

螺江冊記

卷之四

七

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諡孟子無恙時不應所見諸侯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始見惠王目之曰叟是已老矣必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爲之明矣按平公之卒距惠王元年實止七十五年晁氏悞加二年又孟子至梁史記原稱惠王三十五年而晁氏以元年當之更悞惟是惠王三十五年至平公之卒亦有四十年恐孟子見惠王時已老未必於四十年後猶能著書此先儒所以多擬議未決也嘗閱竹書紀年載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後元年至十六年卒

而子襄王立。因作紀年時。襄王未卒。故無諡。謂之今王。則惠王三十五年之後。猶有一十六年。因其書後出。學古家姑置之弗論。今讀顧寧人先生日知錄。特取紀年此說。以證史記之誣。且謂孟子適梁在襄王卽位之前。乃惠王改後元之末年。而非惠王之前三十五年也。如此。則孟子見惠王。又遲十五六年。其去魯平公之卒。止二十四五年。雖老猶及見之矣。謂書是孟子自著。何疑也。

日知錄云。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

爲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爲王。則非追尊之辭明矣。蓋惠王卽位之三十六年。已稱王。改元。其與諸侯會徐州者。乃惠王非襄王也。

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註謂魏數獻地於秦。其獻地之實。並無可考。史記魏世家。載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皆非惠王時事。日知錄曰。今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卽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予河西入上郡。卽喪地實事。此以孟子證之。而自明者也。

魏世家。襄王十二年。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八邑。

註以此事釋南尋於楚。然觀史記。惠王是時已死。過多年。不應曰及寡人之身。今若以紀年爲據。則此實是惠王後十二年之事。非襄王之十二年也。據史記。則孟子一書處處有礙。而據紀年。則無往不合。讀書者。不可不知所擇也。

孟子書成年歲

史記齊世家。載湣王立四十年。年表載湣王二十八年。魯平公卒。今孟子書於平公稱諡。疑是書之成。當在齊湣王二十八年之後。四十年之前。故書中於湣王止。稱王而不稱諡。西河先生嘗曰。論語稱季氏者。大半是康子。孟子稱齊王者。大半是湣王。此讀書論世者所當知也。

孟子不能受業子思

孟子所見諸侯。如梁惠。梁襄。齊宣。皆卒在魯平之前。惟齊湣後魯平卒。魯平卒於周赧王之十九年乙丑。齊湣卒於三十一年丁丑。中間隔十二年。想孟子著書。亦卽在此十二年間。第孟子之書。既成於魯平之後。其卒又在書成之後。魯平之卒。上距哀公之十六年。孔子卒。已一百八十二年。而孟子卒。又在後。則相距一百九十內外矣。子思生在孔子卒前。以此推之。

孟子恐未必能受業於子思之門矣

史記稱子思年六十二按孟子謂子思臣魯穆公而穆公之立去孔子之卒已六十九年無論子思之生先孔子之卒有若干年子思之仕在穆公立後又若干年乃卽此六十九年計之而六十二歲之穆已無足辨矣故闕里志謂子思年百餘歲容或有之然卽子思與孟子俱享長年兩賢亦不能相及

孟子歷遊諸國先後

備考載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孟子年八十四卒此說未詳所出然以史記年表考之則赧王之二十六

年實齊湣之三十五年時魯平卒已七年與孟子作書年歲約畧相符今以是年逆推之則孟子之生當在周烈王四年己酉下至顯王之三十四年丙戌爲梁惠之三十五年史記稱孟軻至梁然孟子是年止三十八惠王不應卽以叟稱之故通鑑依竹書紀年以梁惠三十六年改後元年又十五年至周慎觀王二年壬寅而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至梁在改元後之末年正惠襄交接之際是時孟子年五十三四故有長老之稱若齊宣之卒先於梁惠六年孟子出遊自當先齊而後梁第其見齊宣當在九年稱王之後

在十一年伐燕取十城之時孟子年四十一故其告宣王有壯而欲行之語以正當強仕年也迨自齊而宋薛而滕而梁而復至宋而又至齊見湣王則相隔幾二十年矣故孟子亦不嫌以尊齒自居而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其追憶往昔有曰我四十不動心一若此時距四十已甚遠者蓋齊湣十年伐燕在赧王之元年丁未孟子年五十九後二年而燕人畔孟子已六十有一自是致爲臣而歸嘗一至魯不遇而去去魯之後孟子似竟絕跡於諸侯之境矣

西河先生經問於魏事不用竹書之說不計惠王後元至論孟子遊宋薛諸國最爲詳核備錄於後經問曰孟子遊宋與薛當在孟子去齊齊宣與齊湣授受之際何則以孟子却齊宣之餽云前日則是時去齊也受宋薛之餽云今日則是時在宋薛也然而薛在宣湣之際爲齊所滅故湣王三年齊卽封田嬰於薛稱薛公則孟子受餽當在田嬰未封薛以前以湣王三年以後非舊薛也若齊人將築薛則又當在湣王四年或四年之後何則湣王四年田嬰將城薛而諫者沮之勝君之恐不問其城與不城而唇亡齒寒之慮必在此時以此時薛

已。滅也。此斷不在孟子居薛。世子過宋之際也。以此所築者。又一薛也。至於宋行王政之問。與戴不勝之語。則又不在居宋時。而在湣王六年。宋君偃十一年之後。何則。孟子前居宋時。宋未嘗稱王也。至君偃十一年。而自立爲王。孟子謂戴不勝稱宋王矣。况齊楚惡而伐之。則正稱王。而大伐齊楚之際。故齊楚報伐。此非居宋受饒時。然又非湣王二十九年。三國滅宋時也。滅宋距此年有三十三年。恐孟子此時未必又出遊也。

樂江日記

卷之四

主

齊人將築薛。在湣王四年。是時孟子在滕。明年魏惠王卒。則孟子實自滕而至魏也。前此至宋至薛。在去齊之後。而至滕。又在至宋薛之後。以滕文公未爲君時。孟子在宋也。迨後。又至宋。則當在去魏之後。再至齊之先。蓋惠王卒之明年。宋君偃即稱王。四伐萬章所謂將行王政者。是時孟子在宋。與戴不勝等。曾有商榷。越四年。而齊人伐燕。孟子在齊。則孟子實先至宋。而後至齊也。考孟子在齊最久。曾爲客卿。故孟母之卒。孟子以大夫禮葬。而魯平公有後喪前喪之說。則是孟子之至魯。又在去齊後無疑矣。

八士

汲冢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厲翼於尹氏八士。此八士。卽論語八士也。然則八士。尹氏矣。後又云。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神無不饗。是八士爲尹氏無疑。然是時有南宮括。南宮忽。南宮伯達。同事文武。與八士同名。豈八士本氏尹。而居於南宮。故又稱南宮氏歟。
薛方山人物考
八士氏南宮

夷齊讓國

論孟載夷齊事。極詳。獨不言其讓國。卽周秦間人言讓國者。亦總不及夷齊。左傳晉士爲曰。爲吳太伯。不亦可乎。吳季札曰。願慕子臧。

樂江日記

卷之四

主

之風。司馬遷亦曰。所由殆與太伯。嘗疑夷齊讓國。太史公以爲出於傳聞。似未必實有其事。今以情理推之。當日兄弟二人。旣已各行其志。先後逃去矣。後來何又同隱一方。同就西伯之養。同餓首陽之下。竟似頃刻不能離者。觀其後之不能離。則其前此之各行其志。恐未必然矣。是以莊子云。昔周之興。有士二人。隱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並不言讓。亦不言孤竹。君之子。曰隱。曰土。意周世相傳。原是如此。未必盡屬荒唐也。至若衛輿之事。與夷齊原不可同年而語。而子貢舉以爲問者。以夫子在衛。衛君待以公養之禮。與夷

齊就養西伯。正同而夷齊既以事與願違。甘心窮餓。子貢因借不食周粟一事。以卜夫子之從違。而始問其事。繼問其心。迨夫子持論。豁然盛相推重。而後夫子之心事明。而衛輒之事又不待問矣。此當時援引微旨。豈必斤斤焉舉一讓國者與爭國者相衡並論哉。

許約齋曰。孟子云。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此等語。絕不類國君之子。

遜國而逃者。得此指破。千古隻眼。

劉繼貢曰。贖輒之事。何用夷齊作對照。正以武王之奉天伐暴。而二子猶謂其以臣弑君。以暴易暴。寧餓首陽之下。而甘心無悔。則衛之父子爭國。不辨而知為夷齊所棄矣。夫子寧肯為之乎。子貢舉夷齊為問。是對夫子言不對衛君言。名論不刊。

夷齊餓首陽

論語稱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莊子於餓字下加一死字。郭象註曰。論語不言其死。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宋王直見此註。遂據作

稷丘日記

卷之四

主

夷齊十辨。極言夷齊止餓於首陽。非死於首陽。其居首陽。不過逃國之時。偶然棲止。迨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不必久居於此也。此殊不然。夫夷齊讓國。本是可疑。即曰讓。亦祇各行其志耳。其後來之兄弟偕隱。似已非當時意計所及。况父卒逃去。正恐人得。以踪跡而物色之。其情甚隱。其機甚密。而乃兄先弟後。齊齊並至。則是伯之去也。先以所往之處告諸弟。而叔之去也。復急以不立之意白諸兄。為兄者。惟恐弟之不知。而為弟者。又惟恐兄之不覺。求名耶。抑求利耶。所謂求仁得仁者。安在。况謂首陽之下。不過偶然棲止。則夷齊一生。其所棲止者。何止首陽。如謂首陽以一餓得名。則暫時絕食。又何關其人之生平大節。至與有馬千駟者並論。天有馬千駟者。謂以千駟終也。假令前千駟而死之日。無千駟。則不必言千駟矣。餓者亦謂以餓終也。假令有時餓。而逾時即不餓。則不必言餓矣。蓋兩下比較。自必取其貧富之已定者言之。若偶爾之遭。則首陽止與北海之濱等耳。萬一易其辭曰。伯夷叔齊居北海之濱。民到於今稱之。可得謂成文者乎。故論語不言死。以不必言也。莊子史記言餓而死者。據實言也。予讀郭註守餓以終

四字服其圓妙。學者宜詳味焉。

太姜

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仲雍。太姜生少子季。歷詳其文義。似太伯仲雍。非太姜所生者。故張守節正義云。太姜。王季之母。亦不言是太伯仲雍之母。此亦可疑。

國策引論語

柳下惠更於魯。三黜而不去。人謂之曰。子未可以去乎。下惠曰。苟與人之異。何所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耳。此燕惠王遺樂毅書引論語文。見戰國策。楊升菴乃以爲韓非子。而稱其刻薄。善作文字。誤矣。

史記周本紀

卷之四

未

公劉

史記周家世系前儒多有疑義。譙周曰。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夫曰世。是失其代數矣。若不窺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四代。殊乖事情。孔穎達亦曰。虞及夏殷共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克其數耳。命之長短。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予按此。皆以情理推之。而知其難信。乃史記有明明自云者。

婁敬說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

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則是后稷至公劉已十有餘世。公劉與桀同時去。稷已四百餘年。而猶謂是其曾孫乎。史記又稱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邑於豳。其後三百有餘歲。太王亶父亡走岐下。則是太王距公劉止三百餘歲。愈足以見公劉非后稷之曾孫。而后稷至文王必不止十五世矣。雖十五世之說。亦出於春秋外傳。然或別有所指。非確數也。

顏讐由非子路妻兄

史記周本紀

卷之四

七

史記以顏讐由爲顏濁鄒。且云是子路妻兄。他書無考。故索隱疑之。云與孟子所說不同。予謂此非與孟子說有不同。正錯讀孟子而致悞者。孟子曰。於衛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兩文原不相蒙。然一併看去。竟似顏讐由乃彌子與子路之妻之兄弟矣。

孟獻子不能師子思

盧氏玉溪解大學。謂孟獻子嘗師子思。明儒陳晦伯非之。謂獻子立於文公十二年。其去孔子已百有餘年。故論語載曾子稱孟莊子之孝。猶曰聞諸夫子。則

卽獻子之子。在曾子已傳聞矣。豈有子思而得爲獻子師者。其說良是。但予嘗推盧氏之誤。此必是錯記。孟子所致。孟子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此費惠公語也。然而上文卽載孟獻子事。盧氏偶爾記及不對原文。遂依稀認費惠公爲孟獻子。致有此誤。此可與袁君山流涕語參看。駱臨海徵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賦致誤。更賦云。傳獎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袁安之志事。咸有若者。皆能自銘。駱彷彿記及失其本文。一似流涕卽桓君山之志事。又似桓君山卽袁安故云。

周失天下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螺江日記

卷之四

本

當是時。周天子尚在天下。猶未爲全失。而孟子乃作已然之詞。至與夏殷之失天下並稱。此正柳子厚所謂周之亡久矣。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耳。故孟子七篇中絕口不及周天子一字。

盍歸乎來

莊子人問世云。嘗以語我來。又云。子其有以語我來。註並云。來助語也。孟子盍歸乎來來字。亦當作助語解。卽馮煖長鉞歸來來字亦同。

則之野

孟子卒爲善士。則之野。舊讀士字句。野字又句。此與

則有饋其兄生鵝。句法相似。則猶適也。楊升菴以卒爲善三字作句。士則之三字又句。而世多稱之。疑非是。

召誥則至於豐。則達觀於新邑營。亦是此等句法。神氣畧有不同。

將聖

經傳多稱元聖至聖大聖。不知又有稱將聖者。孔安國解論語。固天縱之將聖。以將聖爲大聖。按詩小雅亦孔之將。商頌我受命溥將。將並訓大。則此將聖之解。似亦新確。

螺江日記

卷之四

九

子張引書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子張所引非說命篇文也。觀坊記檀弓所記子張引書俱有言乃謹句。此句惟無逸篇有之。然則子張何爲引無逸而不引說命。豈真不見說命乎。非也。古人引書原不拘於來處。如生事之以禮三句。本夫子語。而孟子引作曾子。未爲不見論語。君子思不出其位。本艮卦象辭。而論語亦記作曾子。未爲不見周易。若以子張不引說命爲疑。則說命上一篇。楚白公子張已全述其文。以告靈王。見春秋外傳。而謂顓孫子張身在聖門。反未之見。豈通論乎。

螺江日記卷之五

蕭山張文釐字鳳林又樹聲稿

福安李馨蓮舫上虞張鳳翥梧岡全校

漳關楊鸞子安建安鄭天錦有章

史非書名

史是官名非書名也。太史公作史記亦止謂是太史之所記耳。古者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史公之書言動俱有。故魏名曰史記。是以魏晉六朝以前凡記載之書並不名史。至唐李延壽作南北史始變舊稱而歐陽五代史以後遂稱國書爲國史。於是有十七史螺江日記卷之五二十一史之目非古也。混稱國史古史班固譙周杜預已有之蓋其誤自東漢始

史論

劉知幾史通曰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贊留侯贊項羽皆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未備後來贊語重出徒加文飾而已鄭樵通志亦曰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班彪作元成二帝贊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閭奧矣予謂二公所論雖似有見然要非其至者即按之左氏史記亦不甚合如左傳周鄭交質類考叔純孝秦伯用孟

明三良殉葬皆就事論事並未嘗有所謂事外新意也。史記中有別記所聞者不過隨其興之所至藉以取徑非遂以是繩千百世之爲史者也。且此亦何足以示異左傳史記之擅長豈專在是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此卽史論也未聞別加他語其於太史公之閭奧何如耶。

索隱議太史公贊論

方靈臯先生云碑序墓志之有銘猶史有贊論義法創自太史公其指意辭事必取之本文之外班史以下有括終始事跡以爲贊論者則於本文爲複矣予

螺江日記卷之五

按此說倡於劉鄭頗似未確予前已辨之今復觀史記知太史公於紀傳本文之外別生議論在司馬貞註史記已早有微詞其言曰夫叙事美功合有首末懲惡勸善是稱褒貶觀太史公贊論之中或國有數君或士兼百行不能指論始終自可畧申梗概遂乃頗取一事偏引一奇卽爲一篇之贊將爲龜鑑誠所不取斯亦明月之珠不能無類矣是則太史公創此義法而唐人之註其書者又卽譏之若此後之人何去何從惟在乎一心之運用耳似不必拘拘奉作金

科也

讀歐陽永叔正統論

儒者論史以定正統爲第一義。予謂不必然。蓋天下勢而已矣。勢之所在則名歸之。夫既已各帝其國。各子其民。在當時不曰爲正統。卽其人亦不自以爲正統。而後之論者乃曰正統。正統無其實而強加以名。則受者不安而爭之者至矣。故曰天下定於一而天下實有不一之時。曰無主乃亂而天下實有無主之日。此則造物亦無如之何也。而儒者乃欲於筆舌間從而予奪之何益哉。讀歐陽公正統論因漫筆書此。

螺江日記

卷之五

三

許約齋曰至奇至正能使小儒咋舌。儲同人正統六論可以參觀。

生而稱諡

史家記事或有生而稱諡者。如史記貫高與張敖言謂帝爲高祖。公羊傳公子翬與桓公言吾爲子口隱矣。並是生時不應稱諡。而竟稱諡。日知錄引至二十條。猶多未盡。予謂此非史例。不過偶爾失檢。古文佳處全不在此。而或乃尊視太過。爭相效襲。則誤矣。

史漢多贅筆

史記多贅筆。如周本紀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

諸侯諸侯二字複出。衛青傳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子二字疊見。此類甚多。總非前人佳處。不學可也。

太公

齊世家文王謂呂尚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按帝王世紀太公祖紺號也。俗謂卽太王誤。

杜康

相傳杜康造酒。不知杜康何人。按世本及許氏說文卽夏后少康也。其改少爲杜未詳所出。

陶朱公

螺江日記

卷之五

四

范蠡去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或云此蓋隱用逃諱二字耳。以勾踐有將加誅于子之語。故變姓名以逃之。此論甚妙。前人無有見及者。

夫差殺伍胥。盛以鴟夷。而浮之江。蓋乘扁舟浮海。自號鴟夷子皮。似亦以伍胥自比也。

又

史記越世家載范蠡事。後稱陶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命長男往楚求救於莊生。索隱疑此莊生卽莊周。按莊周書中屢稱魏惠王。考惠王之卒去魯哀公二十年於越入吳之時已一百四十五年。此時范蠡焉

能尚在得與莊周交往。眞藝語也。然而小司馬亦非
賢。賢者豈有注蠡事而不知蠡是何時人。至將春秋
戰國兩時合作一團者。予嘗推其意。似疑史記所載
朱公未必果越之范蠡也。蠡功成身退。爲千古美談。
而其三徙成名。居積致富。全不類其生平所爲。本
是可疑。且卽其本末考之。始而在宛。伴狂約文種。仕
越。定已在強壯之年。乃二十餘年而破吳。雪恥勾踐。
以霸當不下五六十歲矣。繼而扁舟五湖。變姓名爲
鴟夷子皮。復相齊國。夫立談而致卿相。在戰國或有
之。春秋時從未見也。且齊相安有所謂鴟夷子皮者。
蠡訂日記 卷之五 五
哉。惟韓非子載田成子出亡。其家臣鴟夷子從之。與
此名相近。然究是家臣。非齊相若。云另是一人。則齊
國一時有兩鴟夷子。豈非怪事。至稱在陶時。長男往
楚。持其弟喪而歸。朱公笑曰。是子少與我俱。見苦爲
生難。故重棄財。是朱公諸子俱在去齊居陶後生也。
乃其少男亦能乘堅策肥。可使往楚。則其年可知。而
其長男之年更可知。蓋總不下二三十歲矣。約計朱
公年已八九十乃又曰。後至衰老而聽子孫修業。豈
是時尚未衰未老耶。此小司馬所以致疑於其間。而
既註其書。不欲正言其失。故於莊生微示其意。蓋使

莊生果是莊周。則朱公之非范蠡明矣。此等記載。止
當與程嬰公孫杵臼等事。備廣異聞。不必據作實錄。
可也。子稱孔子。則鴟夷子皮於田。當似鴟夷子皮。
劉繼貞曰。與前條並具隻眼。自可長留天地間。

子房字義

爾雅天駟房也。史記天官書載天駟旁一星曰王良。
漢留侯名良。而字子房。蓋取諸此。

鄼侯諡

漢高功臣兩字諡者。惟留侯鄼侯二人。留侯諡文成。
鄼侯諡文終。終字從來莫解。予謂終卽成也。有終卽

蠡訂日記

卷之五

六

是有成。易曰。成始成終。又曰。無成有終。

三族

史記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誅。向佐西河先
生訂禮時。據陳祥道禮書。謂此法始於秦襄公。誤也。
然三族只指父母兄弟妻子而言。上不及祖。下不及
孫。何況異姓後世。乃有父族母族妻族之說。直是無
稽亂道。

大夫松

秦始皇本紀。載二十八年上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
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五大夫是官名。非五株樹亦

不言是何樹。至東漢應劭作漢官儀。始指爲松。後世遂稱大夫松矣。

秦始皇無用人膏事

史本紀載。始皇營驪山。用人魚膏爲燭。人魚。魚名。以是魚有四足。似人形也。劉向上成帝封事。失去魚字。乃曰。人膏以爲燈燭。此語便駭人矣。秦雖無道。何至殺人熬油以作燭。張懋修曰。按山海經云。人魚膏燃見風愈熾。始皇用此。蓋防地風之息耳。

二世金石刻辭

始皇本紀載。二世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

蝶江日記 卷之五

七

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按其於久遠也。語氣直貫下句。言金石刻辭。若不稱始皇帝。則傳之久遠。竟謂是後嗣所爲。不足以顯始皇帝之功德。故下文丞相御史等。請具刻明白。蓋鐫刻始皇帝之號。使後世明白。知爲始皇帝所爲也。舊註俱混。

秦王子嬰與二子謀殺趙高

史稱秦始皇卽位時。年十三歲。在位三十七年。則其壽纔五十歲耳。假令如春秋傳所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則始皇崩時。其孫子嬰當不過二十歲。乃隔三年。

子嬰殺趙高。史稱其與子二人謀。不知此二子者。有幾。何年歲。遂能與謀大事如此。

百二

漢田肯謂高帝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南西北。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秦也。秦得百二。承上持戟百萬言。秦有百萬之衆。祇用百分之二。得二萬人。乘其便利。以之下兵於諸侯。有若建瓴之勢也。至於齊。雖非秦比。然欲用兵於

蝶江日記 卷之五

本

諸侯。亦祇用十分之二。得二十萬人。是卽東方之秦矣。齊得十二。亦承持戟百萬言。其不曰百二十。而曰十二者。取文句渾成耳。諸家註此頗詳。嫌尚費解。故復順文疏之。

周亞夫傳

漢書周亞夫傳。景帝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註家孟康如淳顏師古輩。俱不得其解。顧氏曰。知錄亦仍孟顏舊說。余謂此字指載君所猶君家也。言君家竟不少此物。必欲取箸食之。而

不遺以歸乎。蓋借類考叔舍肉事以發笑耳。意此時亞夫不平之氣微於詞色。帝伴爲不覺故作此語。語聊爲消釋之。若孟註云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顏註云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顧說云此豈不滿君意乎。則明白說破。殊失神情。且是詰語。不是笑語矣。况所字亦無著落。若以君所爲君意。尤屬無理。至如淳說謂非故不足君之食。但偶失之耳。則直是解辨之詞。更非語氣。

東方朔傳

東方朔以劍割肉而去之。日知錄引裴松之註魏志樂進日記卷之五云古人謂藏爲去。今按本傳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則此去字。卽上去字。何庸別解。且若以去爲藏。反與懷字複出矣。

太守

史記趙世家有上黨太守。索隱曰。漢景帝時始稱太守。太字疑衍。愚按小司馬止見史記一稱太守。故謂是衍耳。若戰國策稱太守者。凡五。不必處處皆衍可知矣。此蓋周末有之。非自漢始也。

文章爾雅

漢書儒林傳。文章爾雅。訓辭深厚。註云。爾雅。謂近於正也。夫稱人之文。不曰正。而曰近於正。殊覺未愜。拔說文麗爾。猶靡麗也。小雅。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毛傳。爾華盛貌。此云爾雅。似謂其文章華麗。而又雅正。猶揚雄所云。風人之賦。麗以則也。舊註恐非。

爾雅一書。爲後世字書之祖。凡詩書彬郁之文。皆以正義釋之。恐亦非如前儒近正之說。

國無捐瘠

晁錯云。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諸家解捐瘠二字不一。孟康曰。肉腐爲瘠。捐。骨不埋者。或曰。捐。謂民有饑相棄捐者。或謂貧乞者爲捐。顏師古曰。瘠。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瘠病者。以上並見漢書註。顧寧人主孟氏之說。云瘠乃瘠字之誤。謂死而不葬者。天僅令民無棄屍不葬。豈便足以語堯湯之治乎。祇因捐字不明。併瘠字亦多生異議。不知此二字實出之管子。管子八觀篇云。道有損瘠。民有鬻子。註謂毀損羸瘠。義訓甚明。漢書載晁奏以損與捐字形相近。傳寫致訛。而後儒不察。遂彼此臆度。愈解而愈不明矣。

文無害

史漢皆稱蕭相國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文無害三字不知何解。從前諸家有以無害為無枉無刻者。此服虔應劭之說也。劉奉世亦曰。持文法者。或以已意私怨陷人。謂之害。故貴於文無害。然酈吏傳載周亞夫知趙禹無害。而又以其賊深。故弗任。夫賊深。正是陷人者。而乃稱其無害。何也。有以無害為無與比。無能勝者。此蘇林晉灼之說也。顏師古註蕭何傳亦曰。害傷也。謂無人能傷害之也。註趙禹傳曰。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註張湯傳曰。無害言其最勝。夫以比與勝解害字。已屬無謂。況無害止作無與比。無能勝解。則此二字何人不可加。而專加之於刀筆之吏。如蕭何趙禹張湯諸人。而外皆無此語。又何也。嘗疑文無害三字。係古人擇吏名目。故漢律有無害都吏。其曰文者。謂其能持文法。曰無害者。謂其為人無礙於行。猶言行止無虧也。故趙禹傳載禹之廉。而周亞夫有曰。吾極知禹無害。蓋以廉亦行止中一節也。是以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為吏。而後世保舉吏胥。亦必曰並無違礙等弊。意古今擇吏之法。亦不甚相遠耳。賈良孝必有事實。擇吏則但取其行止無礙而已。礙與害音近。義亦相通。字書云妨也。

按劉奉世漢書刊誤云。無害者。取其為人無害於行。此說甚當。乃又有私怨陷人之說。不可解。

別

別有兩解。或云斷足指。或云去膝蓋骨。友人楊趣圖主斷指之說。謂左傳晏嬰告齊侯。踊貴履賤。以踊是足無指者所著之履。別者多。故踊貴。若云去膝蓋骨。則無為貴踊矣。此說良是。余按家語及韓非子。俱載子臯為獄吏。別人足。所別者曰。斷足。固吾罪當之是。剛足。即斷足。周時已有明解矣。不知白虎通群儒何以有去膝蓋骨之說。

紫江集卷之五

主

胥靡

胥相也。靡與縻同。繫也。顏師古曰。言相繫而作役。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綴耳。徐廣解胥靡為腐刑者。非是。晉灼以靡為隨。謂相隨坐之輕刑。亦不明。

城旦舂

漢律有城旦舂。蓋襲秦制。有罪者。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舂者築也。城旦舂。謂旦起築城也。見如淳註。乃如淳又謂晝日伺寇。暮夜築長城。則是暮舂。非旦舂矣。

造白金

漢武元狩四年造銀錫爲白金三品大者圓之其文龍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者橢之其文其文龜直三百按此卽官造假銀矣先是貫朽紅腐而不知節晚年幣藏空虛計無復之乃竟出於此惜哉

方聞

鄭夾漈極詆班氏予向爲之不平然致謗亦有由如史記儒林傳公孫弘引制曰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漢書引此文乃改爲方聞之士師古遂曲爲之註曰方道也有道及博聞之士也此等割裂無理實班氏自啟人以指摘之端於人何尤

卷之五

史記

字

史記出入不悖所聞者漢書去一者字註家遂藉聞字連下句讀致兩下皆不成句此類甚多不知何說

六藝

古稱六經爲六藝如史記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又六藝於治一也又身通六藝者七十人又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董仲舒云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弗使並進凡漢人稱六藝無不指六經言自武帝時河間李氏上周官經而東漢儒者極推重之於是人止知禮樂射御書數爲六

藝而六經之說昧焉然而列代史書猶有藝文志一門首列經卷其所謂藝卽經也後人乃混稱經文爲經藝矣

故

俗稱人已死者爲故其實故者舊也故家故人皆得稱之何必定屬已死漢書昌邑王稱故王李廣稱故將軍趙佗亦自稱故粵吏皆其人現在並不以故爲諱

大家

西京雜記載孟嘗君號其母爲薛大家僕之班昭稱

江印

卷之五

字

曹大家本此此大家是因子得稱故繫以子姓若平常則當繫以本姓矣繫以本姓者若謝太傅妻稱劉夫人王右軍妻稱郗夫人是也繫以子姓者若嚴延年之母稱嚴媼陶侃之母稱陶母是也其名稱例有一定不可假借詳見西河先生文集書卷

年歲混稱

日知錄云天之行謂之歲人之行謂之年古人但曰年幾何不言歲也自太史公始變之秦始皇本紀曰年十三歲今按年歲混稱在戰國已有之左師觸警以子舒祺託趙太后太后曰年幾何矣曰十五歲矣

甘羅亦曰項橐七歲而為孔子師非自太史公始也

世與代不同

世與代不同。世者父子相繼。代則一王受命之稱。自唐人避太宗諱。改世本為系本。稱世人為代人。而宋時毛晃作增韻。遂增一義曰。代世也。嗣後竟通稱父子相繼為一代矣。

古人有名有字

予友章太顓後甲集云。古人樸畧。祇有一名。不待死無諡。生亦無字。堯舜禹湯桀紂皆名也。世本竹書等紀諸名字紛紛。皆訛耳。予謂此本顓寧人說。然似未

蟬江日記

卷之五

幸

確蓋古人有無諡無字者。大戴禮及史記皆云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文命。是堯舜禹皆字也。帝王世紀云。湯名天乙。是湯亦字也。假曰。此特前儒未定之論。不足為據。則古書中。臯陶不又稱庭堅乎。湯不又稱履乎。伊尹不又稱摯乎。呂尚不又稱牙乎。桀不又稱履癸紂不又稱受辛乎。此則見之經傳。班班可考者。似不當與世本竹書諸紀同類而並斥之也。

一人兩稱

申公巫臣一人也。焦氏易林云。申公顓倒。巫臣亂國。伯成子高一人也。馮衍顯志賦云。歟子高於中野兮。

遇伯成而定慮。公輸班一人也。古樂府云。誰能刻鏤此公輪與魯班。甚至劉琨答盧諶詩有云。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竟以孔丘宣尼作對文。此等甚多。總不可解。或謂其原蓋起於商書太甲篇。以阿衡伊尹錯舉。太甲上云。惟嗣王不而周書君奭篇亦曰。在成湯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竟以伊尹保衡並列。後遂蔓延於左傳。左傳記一人事。有併汎濫於詩賦。不能辨所從來矣。

前儒多牽合人父子

前儒有牽合人父子者。如曹大家以伯益為臯陶子。

蟬江日記

卷之五

未

羅泌陳心叔薛應龍鄭元以君陳為周公子。若然則君旂胡應麟皆非之。鄭元以召公為文王子。觀左傳富辰當稱周公當稱班固以召公為文王子之言。豈燕反爾考或乃父矣。班固以召公為文王子。觀左傳富辰其謬。王克以仲弓為冉伯牛子。伯牛族。杜預以箕子為帝乙子。觀箕子稱微子為王。鄭元以微仲為微子子。呂氏春秋司馬遷以西乞術為蹇叔子。左傳三蹇叔子與師明分兩文。故蹇叔既哭呂不韋以孟明送三師。復哭送其子。其子之名無考。呂不韋以孟明視為蹇叔子。左傳稱百里孟明視。高誘又以白乙丙為蹇叔子。此皆可怪之甚。不容不辨者。至周本紀以不窋為棄子。辨已見前。若杜預以孫叔敖為蔣賈子。司馬貞以南容為仲孫獲子。鄭元以申祥為子張子。

雖前儒多因之皆未可信他如大戴禮註以冉有爲仲弓子類考以魯班爲公輸子子姓氏譜以史佚爲伯邑考子皆屬委巷之談辨之反陋矣

漢人同姓同名

古人姓字同者不勝計羅泌謂張良有九王吉有十八此豈可以數目拘哉祇就漢時著名而行復相類者約計之得十數人如兩韓信俱爲高祖將俱封王俱亡國兩京房俱治易兩王商俱成帝時出外戚輔政兩杜子夏俱附王氏兩張衡俱顯桓靈時一成仙一稱聖兩牟融俱著書俱號牟子兩鄭司農俱註經

漢書

卷之五

七

兩張禹俱明經俱封侯俱壽考兩貢禹俱爲卿兩劉秀俱圖王兩嚴遵俱高隱兩王喬俱得仙昭帝時有右將軍王亦同名此皆漢時同名復同行者至若漢有賈逵魏亦有賈逵俱以儒術顯漢有江革梁亦有江革俱以孝行稱漢有孔衍晉亦有孔衍漢有王褒周亦有王褒俱以文學著則皆同名同行而異代者自外蓋未易更僕數矣

漢時同名而不必同行者如武帝時有兩上官桀兩王恢昭帝時有兩杜延年成帝時有兩王章又武帝時有御史大夫韓安國而成帝時又有定襄

太守韓安國武帝時有丞相公孫弘而明帝時又有幽州從事公孫弘哀平間有侍中劉歆後改名劉秀而光武時又有都尉劉歆

側室之子

古嫡子名正室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正室守太廟鄭注正室嫡子也衆子名側室左傳云卿置側室杜註側室衆子也孔穎達云言其在嫡子之側故曰側室漢書文帝賜南越王書自稱高皇帝側室之子正此意而顏師古註乃謂言非正嫡所生致後世通以側室爲妾之列名失其義矣

漢書

卷之五

七

側室之子非謂側室所生之子謂猶是子而此則名爲側室子耳蓋古制除嫡長一人外其餘皆爲衆子假使文帝爲呂后所生亦應稱側室之子不必定以其母薄氏非皇后故也側室指本身言不指其母言向俱憤

牛馬走

言馬遷報任少卿書自稱太史公牛馬走註走猶僕也言爲太史公掌牛馬之僕此說似生撰無謂嘗觀劉安鴻烈解稱勾踐爲吳兵先馬走註謂是馬前引導之人卑賤所爲竊疑此牛字或本是先字以字形

相近遂致沿誤先馬走即執鞭前驅之意較牛馬走三字似覺渾成

強梁

君平道強梁者去神按金人銘強梁者不得其死強梁本合讀今此拆開可與魏武短歌行慨當以慷句參看後漢禮儀志有神名屈梁能食鬼強梁本一物今此拆開又可與左傳童髡之鶴之句參看

強梁鬼鵲鶴鳥既可分用則申公巫臣伯成子高諸人名其得以分用無疑矣說見前

蟹江日記

不一而足

昔人解不一而足謂不一者不待一也不待于一而已足如云一之為多乎哉蓋不欲求多之意欲人作不止于一解則下綴而口二字殊無謂而宋以來無論行文口語片言多者無不有是

螺江日記卷之八

蕭山張

茶陵彭銘學川

汝山李

江陰薛希載

永興夏景宸

全校

偽書

漢魏以來偽書多矣其可指數者如連山易隋劉炫作見北歸藏易馬融作元三墳宋張商子疑即序者毛公索書亦張商子作陰符經唐李筌子需子王觀天作之說門尹子唐孫定作朱景子夏易傳唐張作景子貢詩傳中公詩說俱明人作或云元先生說魏石經大學本明甬上豐坊作西河先生說子華子宋元豐以後舉子作武孔叢子宋宋成作宋景於陵子明嘉興說士舜作天祿閣外史明正嘉間吳人作並西河關朗易專注通元經並宋阮逸作孫說李衛公兵法亦阮逸作老泉親見孟子孫疏邵武士人作麻衣正易心法宋戴師愈作柳州龍城錄宋王鉉作並宋曹大家女孝經唐人作瑞說他如柳子厚疑文子乃後人聚歛而成不能鑒於為何時何人作東漢時會稽袁康吳平二人作越絕書係白撰書名非是依託古人此則又當

別論

三墳補逸辨誤

三墳孔安國謂是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自夫子刪書後久已不傳蘭谿胡元瑞以近世所傳三墳係後人偽作欲以汲冢周書及穆天子傳與竹書紀年三書補三墳之逸原屬多事且其中論說更有未確者爲正于後

補逸云紀年訖於愼觀王

今按紀年訖於隱王非愼觀王也

補逸云穆天子傳荀勗序云所得紀年出魏惠成

集江日記

子今王之冢於世本蓋襄王也

今按荀勗晉人似已不知出書爲何王冢者故但據紀年混稱今王其實今王非襄王也蓋紀年無襄王以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後元年又十六年而惠成王薨就史記校之正遺襄王一十六年而直以哀王接惠成之後是其所云今王終二十年者乃哀王非襄王也以此書無襄王且襄王又無二十年也

其云出於今王之冢尤非也紀年稱今王終二十年是言此書終此年非謂今王此年終也安見今王時書即葬於今王之冢且今王非號亦非諡也勗又烏

知此冢爲今王冢乎紀年等書出汲冢魏安釐王冢見晉書

補逸云紀年載周愼觀王而終以今王二十年詳考竹書前後凡不稱國而稱王皆周天子則所云今王實指愼觀王

今按竹書於愼觀王三年下特註曰今王元年於隱王十六年下特註曰今王二十年是今王實指魏王未嘗以指周天子也元瑞自云詳考竹書不知於何考也

補逸云杜預稱竹書終哀王二十年非也竹書所謂二十年者直接惠王之後當爲襄王襄王止十

集江日記

六年安得二十年耶如以哀王立於十六年之後距惠王薨二十年才四年耳又安得二十耶

今按元瑞認實今王是周天子故曰非襄王亦非哀王其誤已見前至竹書以襄王年并入惠王明與孟子史記諸書相背而元瑞一若不知其背者猶欲於惠王之下提出襄王宜其鑿枘不相入矣

補逸云或以愼觀王止六年爲疑非也竹書所紀世代年數多與史記相左不獨愼觀爲然

今按元瑞既知竹書多與史記相左矣乃又據史記提出襄王以強合竹書何耶若愼觀王止六年此正

竹書與史記合者而反曰相左吾不知之矣

紀年云愼觀王立六年明年隱王即位隱王十六年即今王二十年此開卷瞭然明白無疑者而元瑞竭考訂之力推尊此書欲以追補三墳而乃始終竟不知有隱王此亦可怪之甚者也

補逸云孟子應魏聘入大梁所見晉乘即此竹書今按孟子未嘗自言見晉乘也若然則檮杌在楚又何時見耶吾謂孟子稱晉乘檮杌魯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竹書於齊桓止記其北杏一會至若晉文會盟戰伐之事竟不一及則此書必非晉乘可知西河先生嘗言左氏內外兩傳叙晉楚事極詳蓋即乘與檮杌中文而取之入傳者豈止區區竹書數簡已也

蠡江日記

卷之六

四

劉九嘏曰惠襄交接之間宜從紀年方與孟子書及當年情事相合說見第四卷

又曰今王二十年紀年亦不云是哀王今按世本無哀王則此所云今王實指襄王特其立在惠王改元十六年之後而非前三十五年之後也且年表稱哀王立二十三年亦似誤襄為哀今併考正
武王銘

周櫟園先生書影云古逸書如穆天子傳汲冢周書類凡闕字類作口武王几銘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亦闕文也鍾譚目口為口字友夏云四字疊出妙語不以為纖伯敬云讀口戕口三字悚然骨驚不知几銘與四口字何涉可發一噓愚謂鍾譚詩歸行世已久彼此指出破綻頗覺削色然楊升菴古文韻語載此銘亦是口字則知沿誤已久不始鍾譚矣是銘不是几銘書影亦誤

管子

管仲卒於齊桓之前而其書皆稱桓公則非其白著

蠡江日記

卷之六

五

可知葉水心以書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謂是春秋末年今觀其又稱三晉之君稱代王則并在戰國之世矣

韓信說漢王定三秦

陳明卿古文奇賞本有韓信說漢王定三秦篇合兩韓信為一韓信自篇首至決策東鄉爭權天下此韓王信語也見高帝本紀自請言項王為人以下此淮陰侯信語也見淮陰侯傳史記甚明班固作漢書於高帝本紀韓王亦作淮陰侯然猶各為詞句不襲司馬原文今奇賞本既全錄史記而仍誤兩為一無此

理矣。

說漢王實止淮陰侯一人。漢書是也。然選家既錄史記文。則當從史記耳。

西京雜記

周櫟園書影云。西京雜記。劉子駿著。漢書一百卷。傳之劉歆。歆撰漢書。未及而亡。班固所作。全用劉書。小異耳。今按通考載西京雜記二卷。晉葛洪撰。陳氏振孫曰。其卷末言洪家有劉子駿書百卷。先父傳之歆。歆撰漢書。雜錄漢事。未及而亡。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異同耳。所謂先父者。歆之於

續江日記

卷之六

六

向也。觀此。則是劉向傳之。劉歆子駿者。歆字也。而書影妄去數字。竟成劉子駿傳之。劉歆似全不知子駿與歆是一人者。櫟下著書務精核。此或錄者之舛耳。本文先父傳之四字句。歆字連下讀。故館閣書目謂父為洪父。若指向。則洪不應代他人。稱先父。陳說亦非。

漢一時無兩劉歆

日知錄謂漢書王莽時有兩劉歆。則別之曰國師劉歆。此說未確。王莽時光武名秀。劉歆因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故亦改名秀。是以當時有兩劉秀。史於歆

亦間稱國師。劉秀如綱目。書國師。劉秀自殺是也。今謂有兩劉歆。故別之曰國師。劉歆則誤矣。按後漢書耿弇傳有騎都尉劉歆。從弇討張步。是時國師劉秀死已多年。不得言同時。且史亦並未有稱國師劉歆者也。

劇秦美新

揚雄作劇秦美新。後之人多欲代為諱之。然欲為雄諱。亦祇就雄論雄。可耳。乃無端嫁禍於谷永。謂永與雄同字。子雲故致互混。見四川總志夫永諂附王氏。其人不不足惜。然無妄之罪。亦難強加。按漢書年表。成帝

續江日記

卷之六

七

元延四年壬子。谷永為大司農。一年免。而永傳有云。永病免數月。卒於家。是永之卒。距其為大司農。不過年餘耳。是時王根繼王商為驃騎將軍。莽始進。大司馬尚未秉政。迨後十四五年。越哀平二帝。至戊辰而莽始自稱皇帝。國號新。永在時。並未知有所謂新也。美於何有。後之人欲為前儒平反。其意良厚。而一出一入之間。卒自蹈於誣罔。而不之覺。奈何。

蘭亭序

蘭亭序。絲竹管絃。陳正敷嫌其絃管與絲竹複出。故昭明不入選。吳曾王懋皆為王辨。屈曰。四字實本漢

書張禹傳非右軍自造也。今按漢傳亦非自造。本陸賈新語。

郭璞江賦

郭璞江賦云。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只知錄謂淮泗並不入江。此因孟子而誤。予按淮泗不入江者。乃禹貢水道耳。至春秋時。吳伯黃池之會。溝江及淮。則諸水皆通。孟子止就所見爲言。故與禹貢不合。若景純賦江並非記禹之治水正宜據現在情形。極力鋪叙。何云誤也。

千字文

梁江表記

卷之六

八

通考。魏劉後村曰。千字文。世以爲梁散騎常侍周興嗣所作。然法帖中。漢章帝已嘗書此文。殆非梁人所作也。予謂此當以千字文正法帖之誤。不當以漢章帝證周興嗣之誤。試觀千字文所載。蔡倫。呂布。馬鈞。嵇康。阮籍。諸名。章帝時寧有是耶。

東觀餘論云。法帖中千字文。本非章帝書。然亦前代人筆。錄書者。集成千字文中語耳。

王通中說

相傳中說爲阮逸偽造。嘗讀李習之集。有云。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理往往有是。而詞章不工。今按近

世所傳中說文字頗工。間有過於修飾者。似與李氏所見各異。豈當時原有此書。而後人嫌其不工。遂故爲之改竄而成之與。

新唐書

宋子京修新唐書。專務字句奇澁。如李靖傳。震霆不及塞耳。以迅雷爲震霆。太宗云。古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恥矣。以洒恥爲澡恥。太宗長孫后傳。改原文祭筵。不可用假花果八字。爲祭物無用寓止。曉。減字。換字。而不顧文理之明晦通塞如此。

梁江表記

卷之六

九

唐書無賈公彥傳

五經若無孔穎達。周禮儀禮若無賈公彥。則至今如漆室矣。兩儒之有。功於經學如此。而歐宋作唐書。竟不爲賈立傳。殊可怪也。

滕王閣序

王勃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此是六朝常調。故唐人多效之。如駱賓王。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兩聲相亂。陳子昂。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煙共色。皆是但予謂勃序二句。實本庾信。華林園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語。

益州夫子廟碑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五雲句。本王勃益州夫子廟碑語。碑云帝車南指。齊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道五雲於太甲。當日張說讀此四語。不能解。以問一行。亦僅解其半。而於太甲句。仍不能解。楊升菴謂此太字。是六字之訛。然杜詩下句。現有六字。不若嚴滄浪之說。謂太甲或是太乙。似於碑文詩句兩俱可解。且詞亦典切可從。

討武氏檄

駱丞討武氏檄。其誤用袁君山一事。已見第四卷註。

卷之六

至夏庭遽衰句。亦似未穩。夫龍養雖藏於夏。而實發於周。所云帝后者。周幽王后耳。周之衰。可移坐爲夏之衰耶。

姚崇碑

張說與姚崇同爲相而不相協。追崇沒說奉詔爲神道碑。叙致該詳。極其歸美。此見古人用意忠厚。不以私嫌違公論。文中載說載葬。皆非初沒之時所爲。而世傳說來吊崇子以神道碑爲請。及文成數日而悔之。遣使取本。則已鐫石矣。於是有死姚崇算生張說之說。今細玩碑文。始悟此說之妄。

河間女子傳

柳子厚作河間女子傳。本是託詞。然無妄受屈河間之人。奚罪焉。或曰河間者和姦也。取其音同。故借此二字爲題目耳。李德裕門客作牛羊日錄。以詆牛僧儒楊虞卿二人。蓋唐人小說習氣如此。然而口孽亦不小矣。

秋聲賦

舊讀歐陽子秋聲賦。以爲聲卽風耳。曰如風雨驟至。何也。及閱陳明卿選本。亦嫌風字太露。深喜前人早已指破。後見西河先生云。聲是聲。風是風。秋聲賦不是秋風賦。此文正惜其全似賦風耳。因取舊作秋聲賦書後。一篇見示。予始爽然自失。書後一篇見本集。

魏元忠張說詩

魏元忠張說詩

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則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魏元忠詩三月重三日是也。但曰重五。則五月在其中。不必曰五月重五。曰重九。則九月在其中。不必曰九月重九。今魏詩於重三日上。又冠以三月字。似覺稍複。然猶不似張說詩。暮春三月日重三。暮春與三月複。三月又與重三複。祇七字一句。而複之又複。則直是關門閉戶掩柴扉矣。不知何以有此。

張說涪湖山寺詩

張說涪湖山寺詩。落句云。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羅
薛易簪纓。此二句。初讀之。頗難解會。似視巢由。以終
南作捷徑者。不知易字。有兩解。一是易去之易。一是
易來之易。易去者。如不以三公易其介。謂易去其介
也。易來者。如以粟易械器。謂易得其械器也。此詩易
字。正是易去之易。時說謫居岳州。未免有出世之想
乃觀此空山。虛谷。頓覺寵辱皆忘。居然物外。故曰。此
卽簪纓中之樂地矣。何必難薛哉。彼巢由之欲去簪
纓。似尚未知此意也。讀者只認實詩中一易字。便自
了。然詳見西河先生詩話。

杜子美無韻文難讀

通考載宋世言杜子美詩集大成而無韻者。幾不可
讀。憶前在王鶴汀坐。偶論及杜。亦懷此嫌。乃通考又
載陳氏說云。開元以前。文體大畧如此。則又未免太
周旋矣。

李白登舟實事

范傳正作李白墓碑。載明皇泛白蓮池。白不在宴。召
白作序。時白已被酒於翰苑中。命高將軍扶以登舟。
杜詩云。天子呼來不上船。此實錄也。楊升菴乃以船

爲衣領殊穿鑿。杜詩首句云。知章騎馬似乘船。卽此船字。何必別生異解。

蘭陵

金華酒。自古稱美。太白詩云。蘭陵美酒鬱金香。卽金
華之蘭谿縣也。與荀卿爲令之蘭陵。在今丹陽縣者
異地。

八陣圖詩

杜子美八陣圖詩。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
不轉。遺恨失吞吳。言武侯此圖之設。本爲吞吳。而竟
不能得。觀於江石。可想見其有遺恨焉。此是舊解。亦
是正解。東坡氏乃云。夢見杜甫自解此詩。謂本意言
蜀宜與吳好。其失在於吞吳。致遭蹉跌。故有遺恨。若
然。則此地設此圖。何用。且石不轉者。謂志在東下。不
肯回轉也。若無意吞吳。不轉又何爲。東坡因想成夢。
未必果合作者之旨。註家從而稱述之。過矣。

江澹雪曰。失者。不得之謂。若宜與吳好。則詩當云
遺恨失親。吳不當云失吞吳矣。

行次昭陵詩

杜子美行次昭陵詩。威定虎狼都。註引蘇秦傳。秦虎
狼之國。甚合。顧氏日知錄。以爲此乃用秦本紀。贊
狼弧蹈參伐。參爲白虎。秦之分星也。今按秦始皇本

紀贊後有云。據狼狐蹈參伐。佐攻驅除。蓋專言始皇。乘此狼狐參伐四星之氣。以驅除天下。並不貌指秦言。且天官書參爲白虎。註謂魏之分野。更與秦地無干。顧氏所據皆誤。

呂蒙正詩

呂蒙正詩有挑盡寒燈夢不成句。時競稱之。胡旦聞而笑曰。此渴睡漢也。予按樂天長恨歌云。夕殿飛螢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呂詩蓋直抄白句。而人則稱之。胡又笑之。豈當時均未見耶。

東坡詩

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此東坡譏切時事之言。蓋因當時競尚律法。所謂以法律爲詩書者。故反言諷之。且以自嘲。傳至後世。竟有據作正論者矣。

又東坡詩

西河先生詩話曰。詩以雅見。難若裸私布。蔑則狂夫能之矣。亦以涵蘊見。難若反唇受脣。則市牙能之矣。又以不着。厓際見。難若撒榼頭。翻鍋底。則狀兒能之矣。然則爲宋詩者。亦何難。何能。何才。技。而以此誇人。吾不解也。故曰。爲臺閣不能。且爲堂皇慎勿爲草野。

況藩函乎。當在金觀察許。與汪蛟門舍人論宋詩。舍人舉東坡詩。春江水暖鴨先知。正是河豚欲上時。不遠勝唐人乎。予曰。此正效唐人而未能者。花間覓路鳥先知。唐人句也。覓路在人。先知在鳥。以鳥習花間。故也。此先人也。若鴨則先誰乎。水中之物。皆知冷暖。必先以鴨妄矣。且細釋二語。誰勝誰負。若第以鴨字河豚字。爲不數見。不經人道過。遂矜爲過人事。則江鮫土鱉。皆物色矣。特一善歌者在坐。觀察顧曰。詩貴可歌。吟若河豚句。似不便咏吟。試倩善歌者歌之。能脫噪否。各笑而罷。此真見先生品。臨謹嚴。爲前後蝶江日記。卷之十一。章。

言詩家所不及。今觀阮亭居易錄。亦載此事。乃云。毛平生不喜東坡詩。在京師日。汪季月舉東坡絕句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蒹葭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語毛曰。如此詩。亦可道不佳耶。毛憤然曰。驚亦先知。怎只說鴨。衆爲捧腹。是直借先生此言作笑柄矣。夫漁陽負海內重名。其爲詩與先生亦難分優劣。而嗜好不同。如此。真不可解。按先生在翰苑時。與蔣杜陵書有曰。某雖戒詞句之學。然食指猶動。此時宋元惡習。盛行長安。某不憚直指其非。幸群公相讓。不敢抗爭。疑書中所云。似卽指此事而

言則是王所謂衆爲捧腹者。卽先生之所謂不敢抗爭者耶。且先生評坡詩幾百餘言。而王止摘八字。至金觀察倩歌一節。概行抹去。豈是時王原不在坐。但得諸傳述之言。故未悉其詳耶。今坡詩具在。謹並錄二家之言。以俟後人之論定。

丙寅夏。與陳衡北刺史書。畧曰。前與友人讀西河先生詩話。時微縣王鶴汀在坐。曰。毛先生以水煖先知。僅屬於鴨。爲坡詩病。予之病坡詩則不然。鴨之在水。無間冬夏。又何知有冷煖。而設以先知予之。此雖一時諧笑之言。然自是至理。爲格物家所

蝶莊日記

卷之

去

不廢。若然。則坡詩誠不無可議矣。蓋緣情體物。貴得其真。竊恐先知之句。於物情有未真也。本詩河豚欲上。此正先知之有徵者。乃不說河豚。而說鴨。意既懸揣。詞亦夾雜。先生說自不可易。

黃山谷詩

向讀魏武短歌行。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心竊怪之。謂杜康造酒。而卽以名酒。則筆竟可稱。棠牀紙竟可號。蔡倫矣。既思此杜康字。乃仍是人名。謂賴有此造酒之人耳。非直以杜康當酒也。此與枚乘七發云。景春佐酒。杜連理音同意。特下筆稍快耳。至山谷詩。以仙

人琴高。有乘魚出水事。竟稱魚爲琴高。曰。春網薦琴高。則天地間何物。不有人名。可稱而公然入詩。此豈方家所爲。乃說者猶藉口於魏武之詩。以曲爲回護。將見醋浸曹公。湯燂右軍。皆成佳句。其弊何所底止耶。

古人作詩不厭改

李商老曰。嘗見徐思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詩。不厭改也。周平園曰。香山詩語平易。文體清駛。疑若信手而成者。間觀遺藁。則寔定甚多。可見古人著作。總未有倏然自肆。居之不疑者。

蝶莊日記

卷之

七

朱承爵存餘堂詩話曰。詩非苦吟不工。古人如孟浩然。眉毛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醋甕。皆苦吟之驗也。

古人涉筆成韻

毛馳黃先生聲韻叢說云。古人作文。涉筆成韻。論語多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疑尤成韻。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殆悔成韻。余嘗謂論語堯曰節。孟子師行而糧食節。中庸肫肫其仁節。皆是韻語。奈讀王孫賈一章。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與竈固韻。而下文

無所禱禱字與奧竈二字遙相呼應亦是韻於此更見古人用韻之變然馳黃又云嘗以語人大噤絕倒解人聞之必不河漢吾恐聞是言而不以為河漢者少矣

劉九曉曰異論天開令人首肯大禹謨天之歷數在汝躬與可愛非君可畏非民中間相隔七句熊與可尚謂躬與君民是韻有如是奧竈禱三字之自然合節琅琅可誦乎

句中藏韻

聲韻叢說謂古人用韻有兩字成兩韻者如子桑戶歌父邪母邪天乎人乎父與母叶天與入叶邪乎四字則餘聲耳此即一言詩也予謂此說誠然然父母二字中間猶隔邪字天人二字中間猶隔乎字至書誰為為之孰令聽之為與為叶令與聽叶中間不隔一字而呼吸頓挫聲韻鏗然更見古人句中藏韻之妙

七字二韻

叢說又云古語有七字二韻而以第四字起韻者如後漢書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類乃又有七言而以第二字起韻者列女傳秋胡謂妻力田

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遇國卿古人僅見予按黃帝之銘曰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及朝惕惕恐朝不至夕又易泰卦九二爻辭朋亡得尚乎中行此皆是七言而以第二字起韻者

四字兩韻

古書中四字兩韻者楊升菴謂止有三處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一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馳一天乎入乎父耶母耶予按此外尚有易乾卦爻辭潛龍勿用小畜爻辭既雨既處戰國策唇揭音齒寒皆是四字兩韻猶恐不止於此

韓非子

韓非子用韻

韓非子八姦論一曰同林二曰在旁三曰父兄四曰養殃五曰民萌六曰流行七曰威強八曰四方此八語下一字皆韻也然八姦八條每條皆有百十言以發其義並不用韻而惟首一句與前後各條首句巧作韻語以遙相唱和古人作文即片語隻字無往不著意如此此可與王孫買章參看

阿房宮賦用韻

搜神記載淮南操每四句用一韻十二句中惟下字甫字女字三韻與阿房宮賦機上之工女十二句惟

女。續。語。三。字。叶。韻。正。同。

字母堪刪

叢說云。反切之法。上聲下韻。事甚簡捷。理亦明顯。或以字母之學。參之反滋煩紆。此沈君徵字母堪刪一論。為確然也。余久持此說。未敢質言。得此實獲我心。

帖括

唐代宗廣德元年。楊綰上疏云。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胡三省曰。高宗時。以劉思立之言。明經加試帖。與人乃總括經文。以類聚之。而誦習以應帖試。謂之帖括。按此。則帖括即今人之五經摘段也。俗乃以時藝。八比當之。失其旨矣。

熙寧中頒經義式

宋志載熙寧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一經。試以大義中書撰大義式頒行。按此。則安石是時實撰經義式。頒行天下。特不名八比耳。八比矜式。自是元人王耕野造。

考試程式

元仁宗時。始制八比。并定考試程式。史載皇慶二年。定鄉試。八月二十日第一場。二十三日第二場。二十六日第三場。會試於次年二月初一日第一場。初三

日第二場。初五日第三場。御試三月初七日。今之試期。蓋因明制。

舉人

世知進士二字。本王制。不知舉人二字。出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此舉人二字之始也。

開元中有處分舉人勅。宋時往往以進士舉人並稱。則舉人之名。唐宋已有之。第不特設一科耳。

糊名

陸務觀老學菴筆記云。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採時望。真廟時。周安惠公起。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為去留。程文今謂是科場糊名之法。始於宋真宗景德四年。俗謂起於武后。非是。

唐初吏部試選人。皆糊名。令學士考判。武后以為非委任之方。罷之。則唐初有糊名之法。祇用之選人。武后方且罷之。乃反謂其以此取士。不亦誣乎。

擬古當知避諱

禮稱臨文不諱。而自漢以後。竟有將古經原文。因廟諱而改之者。如國語政莊公為嚴公。漢明帝諱莊。引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政盈為滿。漢惠帝諱盈。是也。雖其餘亦有不盡然者。而行文則斷無不諱。故嘗謂後人擬

古之作不特宜肖其體裁兼宜遵其避忌近見有擬唐犯唐諱擬宋犯宋諱者皆為失檢

特文典故

嘗與友人論特文嘆特文中典實雖淺近亦有不可忽者陳大士文稱晉文老而舉事閭百詩非之謂晉文友國年祇三十有六何遽老耶予謂閭說誠是然大士實本之晉世家非臆說也間閱特文有孟子口中稱韓非者雖陶卷亦然有梁惠口中稱楚人敗我襄陵者有稱仲雍當武王大封時尚在者有孔子對陽貨自稱曾宰中都攝相事者此類指不勝屈皆時地懸隔明載史書而一徃多誤若此此更非大士文可比例矣向讀順治戊子河南張君爾韜墨題是季康子稱孔子有辨二治獄兩事其辨二一事無考後知此二字乃土字之誤司空辨土司寇治獄正孔子事並見家語施君維翰河東凶亦然文云道有捐瘠民有鬻子二句出自管子是捐字非捐字捐雖亦見漢書然非此二句成處矣王茂遠文用季則三監四方政行焉季則不知何人據左傳止有季荝係虞夏諸侯此乃作季荝且與三監並稱不解何謂呂葆中三十人篇組織工巧膾炙人口中惟杞殖猶當三十之

良句未詳所出曾有問予者予戲答曰傳稱杞殖手格二十七人此蓋以三十人作九折數耳然不敢謂確論也讀書自無盡昔張燕公讀王子安碑尚不能盡解况其他乎姑記此以俟識者

楊升菴證經

明代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楊升菴為第一然頗怪其於經學太疎嘗觀其外集引晉司馬彪傳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闕雖既亂則師摯修之特註云以亂為錯亂之亂其說亦異按漢初毛傳未出齊魯韓三家皆以闕雖為刺亂之詩即司馬遷亦從其說故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而闕雖作至鄭康成註論語則以亂為錯亂之亂故曰師摯識闕雖之聲而首理其亂而裴駰即引之以解史記闕雖之亂句此彪說之所本也今鄭註現載何晏集解在學人稍閱註疏者皆知之而升菴驚以為異一似從來未經寓目者正鳳洲謂升菴工於證經而疎於解經由此觀之即證經亦何能工耶

螺江日記卷之七

蕭山張文釐字鳳林又樹聲稿

海寧陳履長傳香 建安鄭天錦有章

全校

永興黃雲新庄 杜陵蔣惟燦仙眉

漢昭烈誠子語本易

漢昭烈誠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此二語。本易繫辭。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昭烈臨終。猶諄諄以此為訓。豈其少時受業。盧植得於師友之講。貫者深。故當精華消散之後。而能不忘其初發。此反本之論。與

武侯誠子語本鴻烈解

諸葛武侯誠子書云。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此二語。本劉安鴻烈解。後人不知所出。遂謂靜之一字。實古聖相傳心法。武侯之無慚道統。以此直是警說。鴻烈解。明志作明德。

劉安書頗多粹語。如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相傳為孫思邈之言。不知其亦出於鴻烈也。

王隱晉書載嵇康事有誤

晉書載嵇康。譙國鉅人也。其先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是謂籍本上虞。而以避怨故遷鉅也。王隱書則謂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譙國鉅縣。二說不同。予謂此王隱誤者。隱既以上虞為避怨時所徙。則其所自徙之地。自應指出。而乃不詳其所自。漫曰徙上虞。則知其本籍何在。况嵇氏之先。本是奚姓。其所以改姓者。以避怨故。而其所以改姓為嵇者。又以鉅縣有嵇山。故蓋惟本籍會稽。因稽音近。故家於其側。而以之命氏。若如隱書所云。則會稽既非本籍。不必姓嵇。况自上虞移。譙國不言避怨。并不必改姓。若謂改姓在徙上虞之時。則甫徙會稽。何又改姓。且隱書後亦明言其出自會稽矣。雖史稱隱不善屬文。亦何便贅亂至此。

晉書誤以裴令為裴頠

世說新語載王戎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潸中必不免滅性之譏。潘冲戎字裴令者。裴楷也。楷為中書令。二人本齊名。交好。鍾會嘗並稱為裴楷。清通王戎簡要者。故其言若是。乃晉書戎傳。改裴令為裴頠。按頠為戎女夫。未有女夫對婦翁而可直呼其字者。雖晉世不拘禮法。亦不應倂

傲至此。况願又世所稱履行高整者也。當閱晉書紀傳。凡世說所載。委言瑣事。毫錄無遺。此則因世說不著楷名而妄意爲願者。悞無疑也。

戎女適願。卽見戎傳。故作傳者。亦自知潘冲之稱不合。遂於往引下添謂人二字。以爲此語是對人言。非對戎言。然卽非對戎。亦不合有此言。况晉書原本。世說。說明稱裴令。而願並未爲令。令自有入豈容冒認。世說裴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晉書裴傳和嶠誤作溫嶠。

唐太宗學齊桓公

唐太宗爲三代後不世出之賢君。而有納巢刺王妃事。致被千古詬厲。吾嘗謂太宗此事。實因莊子桓公殺兄入嫂一言誤之。見盜蓋太宗之誅兄弟。本學桓公者也。故王魏之於太宗。亦卽以管仲之事。桓公者事之。今莊子有桓公入嫂之說。雖明知其說之荒唐。而既有其說。疑未必遂無其事。且卽無其事。而藉此亦可以杜天下之口。而熨一己之私。是故肆然爲之。而不可忘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入嫂一言。此莊周邪說也。乃不意千載後之賢君。猶爲其所悞。若此。

房邢公諫伐高麗

房邢公諫伐高麗疏。忠誠之氣。溢於言表。實爲後來諫用兵書藍本。是時公已病篤。猶能憂國憂君。倦倦無已。若此。豈可謂社稷臣矣。而黃東發顧以未及社稷長計少之。若致憾於公之不能預杜武氏之禍者。此其刻而無理。不亦深可怪哉。

武后殺姊屠兄

徐敬業討武后檄。有曰。殺姊屠兄。諸家註云。姊謂韓國夫人。兄謂惟良。按唐書。后止一姊。嫁賀蘭氏。早寡。封韓國夫人。卒。後有女國姝。在宮中。封魏國夫人。爲后所忌。毒死。是后所毒死者。乃其姊韓國夫人之女。非卽韓國也。其稱姊者。與公羊傳閻廋刺王僚而季子謂爾殺吾兄一例。蓋僚者。季兄子也。殺兄子卽爾之殺兄。則殺姊女。亦可謂之殺姊矣。至惟良。係后之兄子。與其弟懷運俱爲后所殺。若援殺姊之例。原得稱兄。然是時。后兄元慶以憂死。元爽以緣坐死。併絕其屬籍。是后原有屠兄實事。不得僅以惟良一兄子當之。

王勃年歲

王勃傳。載勃年二十九歲。因其父福時爲交趾令。勃往省。道出洪州。旣而度海溺水。瘁而卒。則是卒在此。

年作勝王開序開在洪州亦即在此年也第序又云童子何知云三尺微命詳其語意似非二十八九歲人所為故相傳為勃是時實係幼年者按勃詩有閣中帝子今何在語則作序時當在勝王既卒之後乃帝紀稱勝王之卒在光宅元年而前此二十年當麟德初勃已為劉祥道所薦策高第傳稱勃時年未及冠夫曰未及冠是必將冠矣就未即冠亦必非八九歲人可知乃遲隔二十年勝王方卒而此序之作又未必即在勝王方卒之年則不特幼年作序之說固未可信即二十九歲卒之說猶似未確蓋唐書紀傳

與本詩現在固可按年而稽者也

卷之七

五

與本詩現在固可按年而稽者也至序中童子三尺諸字竊謂不過臨文謙退自言其無知耳倘信以為實而拘泥之則是成王稱冲人宜在襁褓邦君夫人稱小童必當在幼稚時乎

歐陽論吳越事不同

歐陽五代史稱錢氏終始非有德澤施及一方而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此與蘇長公表忠觀碑不同世多疑之不知碑中所稱祇謂其不失臣節而能與民休息多所全活耳至吳越世家所載自鏐世常重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鷄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

筭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筭數已則以次唱而筭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筭百餘人尤不堪其苦此正史論中所謂虐用其人者也二公所云一則美其休兵息民一則刺其橫徵暴斂立意固有不同正可並行而不悖也

梁顥登第年歲

來元成先生樵書有辨梁顥無暮年登第之事雜引諸說甚詳今按宋史顥以太宗雍熙二年賜甲科至真宗景德元年卒相距十有九年年九十二則其登

與本詩現在固可按年而稽者也

卷之七

六

第時實七十有三前此相傳為八十二歲又有云二十四歲者並非也特顥傳又云王禹偁始與鄉貢顥偃以為學當以疑義質於禹偁禹偁拒答顥憤讀書不期月復有所質禹偁大加稱賞似禹偁於顥為先進矣乃考禹偁傳禹偁以四十八歲卒於真宗咸平四年後三年為景德元年而顥已九十有二則禹偁實少顥四十八歲而反謂顥質疑於禹偁而始而見拒繼而稱賞是何言與

蔡錫修洛陽橋

周櫟園先生云閩中洛陽橋圯發石有刻文云石頭

若開蔡公再來。鄞人蔡錫中永樂癸卯鄉試入國子監。仁宗以學行授兵科給事中。陞知泉州府。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工難施。錫無可爲計。欲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踴而進。曰。我能責檄。往乞酒飲。大醉自沒於海。若有人擎捧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舉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此實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君謨。且以爲傳奇中戲妄語。非也。予按此事。人競稱之。然皆屬之君謨。並不知有所謂蔡錫者。卽廣輿記亦然。今洛陽橋旁建有蔡忠惠公祠。亦君謨也。蓋君謨知泉

螺江日記

卷之七

七

元祐黨籍碑

元祐黨籍碑。自崇寧五年毀碎。幾致失傳。後慶元間。粵西梁氏得籍中姓名。重鐫於桂林龍某巖。至今尚存。碑首司馬光終章。悼實計三百九人。徐天池路史據卽瑛七修稱三百六十七人。者悞也。倪鴻寶先生題詞云。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三百餘人。史無傳者。此正據桂林碑中人數爲言。林西仲謂史稱

蔡京籍元祐大小臣百二十人爲奸黨。今稱二百餘人。疑悞也。予按宋史。徽宗崇寧元年立黨人碑於端禮門。凡百二十人。三年更定黨人。刻石朝堂。凡三百九人。五年以星變。用劉達言。遣黃門至朝堂毀之。是則百二十人猶是未定之數。鴻寶先生所題正是更定之碑。係梁氏重鐫於粵者。故云數十公外。猶有二百餘人。若端禮門碑則在更定時已毀矣。嗣後無有傳者。非先生所見也。特是籍中固多君子。而間雜小人。夫以章子厚之奸。而儼厠諸賢之後。則其餘可知。故晁氏客語有云。紹聖初。籍定元祐黨。黨議興於紹聖。至崇寧初。始刻止數十人。世號精選。其後乃泛濫。人以得預爲榮。而議者不以爲富也。觀此則人數多寡姑置弗問可耳。

螺江日記

卷之七

八

宋高宗

宋徽宗三十一子。欽宗爲長。高宗居第九。高宗卽位。孟太后下詔曰。漢氏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其九人句。蓋借用也。

陸農師

居易錄載陸農師。佃放翁之曾祖也。予按文獻通考載陸佃撰春秋後傳。其子宰作補遺。陳氏曰。宰字元

釣游之父則佃乃放翁之祖非曾祖也至通考又載佃曾孫刻佃所撰爾雅新義於嚴州者名通又是一人宋史佃游各有傳俱不記其世系

何孝子

王阮亭先生居易錄載吾蕭何孝子復讐事云得之周石公先生然其中頗有錯謬有不啻不糾正者如孝子之父御史名舜賓不名瞻瞻雖亦蕭人亦官御史然非孝子父也舜賓同年友王鼎官廣東布政司參政非僉事又籍隸常熟非山東且孝子名競不名競錄俱失之

何御史

卷之七

九

吾蕭明時有兩何御史一名瞻洪武年舉神童永樂年除監察御史巡按浙江相傳瞻奏有臣是浙江人難管浙江事上諭有汝是浙江人正曉浙江事諸語此一何御史也一名舜賓成化己丑進士擢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嘗理甸渠與權要忤謫戍廣西赦還以清復湖湖為縣令鄒魯所害此又一何御史也兩御史雖同姓而相去百有餘年不知何故居易錄以被害之何御史為何瞻予前已畧為正之今觀錄中又云庚午歲聞周石公僉都述鄒魯害御史何瞻瞻

子競報父讐事遂筆第二卷中適讀杭人姜南明叔落塘詩話乃知瞻亦小人耳姜云弘治初兩浙巡按御史暢亨劾鎮守太監張慶不法事慶亦誣亨以他事其奏草則出於致仕御史蕭山何瞻舜賓之手也後何卒為知縣鄒魯殛死人皆冤之而不知其得罪名教不足惜也按此則是亦知此御史為何舜賓矣乃又曰何瞻舜賓一似瞻其名而舜賓其字者牽混錯亂真不可解至稱為太監張慶草奏誣巡按暢亨云出自姜南明詩話吾不知姜南明此話有何證據第以御史生平考之為諸生時却補饒廩及登科甲兩辭坊銀為行人則著聲蜀府曾建阜華清節亭於成都為御史則抗節京畿復樹南臺風憲碑於白下迨後忤勳戚而致謫其主擢豪吏以殺身氣節凜然於今為烈此豈甘為閹寺作鷹犬者故當時感公之德痛公之死有曰一人殺身九鄉受惠又曰湖恢本境身沉異鄉此皆見之記載述之口碑無異辭者何物姜南乃敢摭拾無稽之言以厚誣先正此與宋人撰碧雲駝一書譏詆范文正諸公正相似而王氏不察反為揚其波而傳布之其誤人聽聞軌壞人名節甚非淺鮮予故不揣冒昧復為糾正之如此

魏文靖等傳

西河先生集有魏文靖驥張大司空嶺何孝子競傳久行於世。今明史所載三傳實以先生文作藍本者。然觀史文似過於簡削。且其間又多可商。如魏傳不載仁宗優禮諸事。爲少宰時。忤王振。慷慨陳奏。此是大節。因王元美疑墓志不載。遂爾芟去。何傳稱競父舜賓。好持吏短長。夫舜賓發縣民私占湘湖。此在籍鄉官應爲之事。又其事在先。鄒魯到任後。謀變之故。舜賓語侵魯。且魯以御史謫宰蕭山。自號蕭然。逐客而改牧民堂爲寄勇堂。舜賓譏之以致成仇。並無所

螺江日記 卷之七

謂短長也。張傳叙戰功頗備。然尚有遷江西左叅時領饒州兵事。勦獲萬年賊王重七。併上猶賊龔福全等。在廣西有平融縣賊周克亮。諸戰功傳皆不載。至司空生平。以事功顯。尤以氣節著。故始而忤內守備太監。既而忤瑾。忤濂。忤彬。寧忤岑。猛皆著勁節。而忤濂之事尤多。今傳中止以寥寥數語帶過。且有全不及者。覺陳蕃李固范滂張儉一流人物。黯然無色。其他小小訛舛。如驥以師達薦。遷太常博士。帝謂曰。劉履節爲御史九年。高皇帝方授是官。勿卑之也。此是慰魏語。今乃改勿卑之爲不輕予人。似有吝意。又解

舜賓以戊卒潛逃。擅自冠帶。此是魯誣揭語。今乃謂富人所奏。不知富人何人。輒敢擅奏。張之被劾。在丙戌年。其乞休在丁亥四月。今混稱被劾致仕。一似因被劾而致仕者。亦未分曉。至何傳以解役任觀爲任寬。張傳以字時峻爲時俊。又遷南京光祿。失南京二字。皆所當較正者。

螺江日記 卷之七

榮昌許明府元基。舉明史中錯誤數條來示。今錄於後。其一條。方孝孺傳稱胡子昭。榮縣人。蜀獻王薦爲縣訓導。按子昭大足人。初爲榮縣訓導。今墳墓現在大足。明初法制雖未備。然亦何至以本縣人克訓導也。又一條。忠義王勵精傳。有莆田知縣江夏朱蘊羅。查宗室朱蘊鑄爲莆田知縣。今誤鑄爲羅。又以莆田爲莆田。亦誤。蓋莆田縣在福建。獻賊並未至福建也。又一條。忠義張振秀傳。稱張宗衡自有傳。今宗衡之傳已去。此句仍王本之舊。未去也。

又明府讀湯開遠傳著辨云。開遠爲河南府推官。監左良玉軍。崇禎八年十月。上疏有云。若撫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如陝西之胡廷晏。山西之仙克謹。宋統殷。許鼎臣。何以當日處分。視後加輕等語。

元基閱至此。不覺廢書而嘆也。先高祖定于公於
崇禎五年。爲光祿寺少卿。時流賊躡山西。連陷州
縣。巡撫宋統殷不能禦。廷推及公有告者曰。此席
宜避。公云。國家多事之秋。非臣子避安之日。唯默
然靜聽而已。命下之後。單車就道。此豈可謂不肯
任者乎。撫晉僅十月。身履行間。大小百餘戰。賊帥
或禽。或馘。晉賊幾平。會命協勦豫賊。衝炎下太行。
四戰四捷。而監璫突以和順失事具奏。有旨革任。
初。公以和順等三縣。襄接中州。檄巡守道駐防。遏
之。而直指遽撤。使回。蓋忌者擠之。非公過也。是豈
不敢任者可比。湯君連類而舉。亦未嘗詳察耳。然
則知之不真。遂可形之章奏乎。恐讀者不察。而以
其言爲然。則屈矣。故特表之。

牛金星

牛金星。諸史皆稱盧氏舉人。今達州宋使君補齋。由
河南汝州調補來川。云金星實是寶豐人。與盧氏相
隔六百里。其曾孫某。現以寶豐籍。中乾隆甲子副榜。

含山縣不遭賊難

含山觀察唐公。嘗爲某言。明季流賊蹂躪江北諸縣。
惟含山有張姓者。曾爲遼陽千總。回籍。當賊臨境時。

偕縣民守隘。張發一矢。上有遼陽營汛字樣。賊見之。
驚爲北。兵至也。遂舍去。是以一縣獨全。今明史流
賊傳。云與潛山巢縣同被攻陷。似未核實。宜刊正之。

童氏

新鄭劉果亭刺史云。福王時童氏本河南倡家。女當
日門戶中人。設爲此計。俾不逞之徒。得以藉口。起釁
耳。曾記父老言。童氏步走南都。有見其與同行者在
途。串合供詞。雜以諧謔。妖冶之態。至今以爲笑談。予
按此事。久無定論。果亭持重寡言。其說必有依據。特
附此。以備將來之考正焉。

明燭達旦

卷之七

少時見鄉先進李某。於衆中大言。關公無明燭達旦
事。予私顧坐客曰。潘氏鑑斯云。明燭達旦。關公之大
節。此言何謂耶。李便不答。既聞胡元瑞筆叢。自悔少
年輕率失言也。筆叢曰。古今傳聞訛謬。率不足欺有
識。惟關壯繆明燭一端。則大可笑。而讀書之士。亦十
九信之。蓋緣勝國末。村學究編魏吳蜀演義。因傳有
公守邳。見執曹氏之文。撰爲斯說。而俚儒潘氏。又不
考而贊其大節。遂致談者紛紛。今按三國志傳。及裴
松之註。及通鑑綱目。並無此文。演義何所據哉。徐文
長集

亦有此說

聶政

聶政既殺俠累復自刑以泯其迹雖曰爲姊實亦以爲嚴仲子也觀其告仲子曰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讐是其爲仲子計者深矣蓋惟恐人之知爲仲子報讐也乃太史公記其姊告人之言一則曰嚴仲子再則曰嚴仲子一若惟恐人之不知其爲仲子者是而韓始舉國而與仲子爲讐矣仲子雖不知其所終而其不能脫然無事斷可知也政始戒仲子以人多則語泄而不然意竟泄之於其姊姊欲揚弟之名而乃併仲子之名而揚之政苟有知能無痛心疾首於其姊耶姊誤政政誤仲子誰謂仲子知人能得士也此太史公語或曰政姊語國策無之蓋太史公所增云

留侯

向讀蘇子留侯論以爲子房受書尚在少年故老人惜其剛銳之氣未除而倨傲鮮腆以深折之及讀世家知子房是時年已非少矣博浪之擊在秦皇二十九年距韓亡已十二年距其父卒已三十二年假令父卒之年子房始生是時已三十有二况安知其不

生在前也又安知子房之受書不更在後也然而老人當日何爲以孺子呼之曰此正蘇子之所謂深折之者本非年少而以少稱之儼若以子弟相待而師道自居令其不敢褻視乎我而後乃不敢褻視其書此與太公告武王擇日拜受丹書同意蓋欲示其書之寶貴而故慎重以出之也其後子房之爲帝師在此書老人之所注意者亦在此書乃曰意不在書此則蘇子豈視子房爲少不更事者矣

又

子房受書後復居下邳爲任俠後十年陳涉等起兵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相其行徑似猶未離平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意也不然項伯殺人何不從他人而從子房子房何竟以亡命之餘公然匿之而不忌耶始也類於荆軻聶政繼也又似朱家郭解安知老人之所取者不正在此而其授之以書者非所謂因其材而成就之耶世但知子房生平每置身事外而不知亦未嘗不身入乎事中觀鴻門之宴沛公既脫身先去而子房一人獨留摩虎項將虎鬚解鈴而回如許膽魄豈復有兩故當時漢臣之能任者首推子房要知其任從俠來而

能出之以無跡。故令人不測耳。子房始終一意而蘇子論子房前後竟成兩人。豈爲知子房者哉。

儒臣建武功

自儒行篇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之文。而後世談經講學者。絕口不言兵事。遇有師命。輒曰軍旅未學。獨不思好謀而成。我戰則克。古聖人之所自任者何若。而顧庸儒自安甘心退讓。宜乎韜鈴家笑爲無用之學也。嘗謂三代以後儒臣。真能戰勝攻取。以武功彪炳史冊者。於經儒中得一人焉。曰杜元凱。於理儒中得一人焉。曰王文成。此外蓋指不多屈。信乎有用之儒之難言矣。

螺江日記

卷之七

何心隱

明世宗末。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術得幸。有所問。輒密封遣中官詣壇焚之。所答多不如旨。帝咎中官。穰中官懼。交通道行。啟視而後焚。始稱旨。帝大喜。問今天下何以不治。道行故惡嚴嵩。假乩仙言。嵩好罪。帝問果爾。上仙何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殛。帝心動。會御史鄒應龍劾嵩疏。上帝即放嵩還。見明史。佞幸傳。周櫟園因樹屋書影。載陳士業遺張謫宿書。稱何心隱。詭託箕巫。隱去分宜之相。則道行此實心隱。

主之。此史臣所未知者。何心隱嘉隆間大俠。後爲張江陵所殛。

螺江日記

卷之七

七

螺江日記卷之八

蕭山張文蘆字風林又樹聲稿

代州馮 鄒時東 山陰李心正南垓

三原劉紹攸九畹 餘暨毛 健易元 全校

月中黑影

前儒以鏡比月。謂月中微黑之處。乃大地之影。畧有
形似。而非真有是物。此說本於瑜珈論世信經諸釋
氏書。予竊以爲不然。蓋既謂黑處是影。則白處更是
何物。天地間。必無半是影。半非影之鏡。假曰白處是
水。則水影入鏡焉。能純白。況以鏡照人者。鏡移而身
不動。則背面反易。以月照地。月移而地不動。宜東西
改觀。乃月始生於東。影如是。轉而之南。影如是。再轉
而之西。影亦如是。月移而影不少移。何也。且天下之
物。光外耀者。能生影。不能含影。故月照太空。則萬影
畢現。以其光之外耀也。若能含大地之形。以成影。則
天下無影矣。記答友人莫晴川箋云。燭列人前。影居
身後。當月而立。則人影在地矣。豈皓魄之中。復有我
影乎哉。時見者皆是予言。

螺江日記 卷之八

月光

月自有光。光自能生死。沈存中銀丸之喻。雖本周髣

家及張衡京房諸說。然亦有可疑。不特有時月在上。
日在下。地在中間。不能無所遮隔。而卽以二十日前
後驗之。往往有日應下行。而月光近上者。有日將東
出。而月向西。南者。陸深玉堂漫筆云。嘉靖戊戌九月。
太廟見月西墜。而闕處向。其不必借光於日可知。况
東南此時日在寅宮矣。銀丸之喻。尤爲未經試驗之言。少時嘗與余友蔣星
旋戲取龍眼一枚。以硃塗其半。轉側視之。硃處必不
能如鈞似。初生明之月。則其誤無庸辨矣。

袁了凡羣書備考云。沈括謂月本無光。日耀之乃
光。光之初生。日在旁。故所見如鈞。漸遠。則斜照而

螺江日記 卷之八

光漸滿。先儒稱爲定論。予復思之。其理亦未盡然。
東西南北人之相去。奚啻萬里。仰視日月。安得盡
同。以日食驗之。或南方半虧。而北方則食既。或北
方半虧。而南方則食既。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
歷官所報。食八分四十七秒。而閩廣之間。遂至食
完。豈非以所處不同。而所見異耶。今若謂月光生
於日。而因人之所見。以爲盈虧。則何晦朔弦望處
處皆同。而無分秒之異耶。

古今衡量異制

古衡量之制。較今時止。三分之一。今一石準古三石。

一。觔準。古三觔。鉢兩升。斗莫不如是。此予得之唐時。房喬徐堅孔穎達諸儒者。向解乘斛。解鉢等制。頗蓄疑義。得此豁然。

按沈括云。予受詔考鍾律。及鑄渾天儀。求秦漢以來度量斗升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稱三觔。當今十三兩一觔。當今四兩三分兩之一。一兩當今六銖半。似此則古制衡量尚不及今制三分之一。矣。存中參校古制極細密。定是無差。

沈又云。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當今六寸八分百分分之八十五強。

螺江日記 卷之八

三

印刻

吾邱衍元大德間人學古編云。周禮雖有璽節之說。註曰。印其實手執之節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其淳樸如此。今按正面刻字。實似有理。但從前並未經人道及。吾邱氏特以意度之。而知其當然耳。古製難考。姑記此以俟博識。

開方法

天子地方千里。以開方計之。得爲方百里者百。故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受采地。寬然有餘。吾

邑黃氏經解。恐其不足以給。而疑孟子之言爲欺我。是蓋不曉開方法耳。孟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若以千里之地。開方計之。祇得二十之一。而講章乃謂已。有天子之半。其誤正同。

天子之地實百倍於諸侯之國。而侯國稱千乘。王畿稱萬乘。似止十倍。至於出兵之數。侯國三軍。天子六軍。又似止一倍。此事。前儒從未論及。蓋古制失傳。其詳不可得聞矣。

黃冊

明洪武間造黃冊。說者謂人生三歲爲黃冊。冊內三歲

螺江日記 卷之八

四

已上皆載之。故謂之黃冊。此妄也。按江左之制。諸土著實戶。用黃籍。僑戶土斷。用白籍。見胡三省通鑑註。而以上著爲斷也。

鬻宮

字書云。鬻。學舍也。其義無考。今按先儒解辟廱。泮宮之義。謂圓王爲璧。故辟廱之制。其水似璧。辟者璧也。半璧爲璜。故泮宮之制。其水似璜。泮者半也。今鬻字上久半學下久半。璜得毋亦取半璧之義而特造此字。以爲學舍名與。

鄭重

世人用鄭重二字音義俱失。漢書王莽傳云：皇天鄭重降符命之意。鄭重字，剝見於此，顧不知鄭字何解。嘗閱張仲景醫書有虛則鄭聲語，註云：鄭聲重語也。是知鄭卽重意。然解者謂重語是重疊其語，則鄭字當讀作仍而重字亦當讀作重疊之重。故顏師古註莽傳曰：鄭重言頻煩也。三國志云：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顏氏家訓曰：此事遍於經史，吾亦不能鄭重俱作頻煩解。然則後人讀此二字以鄭爲直正切重爲柱用切，而廣韻解鄭重爲殷勤之意者，非本義亦非本音矣。

學江日記

卷之八

五

以鄭重爲殷勤，唐人多如此用。故白樂天謝庾順之送紫霞綺云：千里故人心鄭重。一端香氣紫氤氳。又交情鄭重金相似，皆是殷勤之意。至夢溪筆談言石曼卿事云：他日試使人通鄭重，閉門不納。竟以鄭重二字代殷勤字，則又似宋子京修唐書體矣。

偃蹇

俗以沉滯不偶爲偃蹇。古並無此解。左傳：彼皆偃蹇，將棄予之命。註：驕傲也。離騷：望瑤臺之偃蹇兮。註：高貌。何瑗佩之偃蹇兮。註：衆盛貌。九歌：靈偃蹇兮。妓服。

註：舞貌。是以班固兩都賦稱偃蹇上躋。鄭重傳稱偃蹇自伸。趙壹嫉邪賦稱偃蹇反俗。柳子厚論文曰：懼其偃蹇而驕也。並與俗解各異。

卓異

漢書司馬遷傳：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註：倜儻，卓異也。唐詩儒學傳：載仲子陵蜀人，以禮名，其學最卓異，以卓異二字加於有學之人，他書罕見。

猖獗

昭烈謂孔明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至猖獗。此猖獗，似謂猖狂失路，顛蹶不起之意。後世以此二字作凶橫難馴解，如曰猖獗畿甸，曰賊勢猖獗，皆與當日語意不相似。

學江日記

卷之八

六

中興

中興者，中間興也。中如字。讀故殷道中衰而太戊復興，謂之中宗。其後如漢宣帝、唐廬陵王，凡中間絕而復續者，皆祖此稱。近世詩文家有將中興之中作去聲讀者，不知何說。

宋南渡稱中興，故高宗廟號亦祖殷武丁中興之意。

坐朝

禮稱立朝無有言坐者前儒謂坐朝之制始自秦時今按荀子云周公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是戰國已有此說矣况孟子亦明言王坐於堂上何必秦制始然耶

盟盟

盟盟之事在唐虞前已有之呂刑所謂以覆盟盟是也至其禮則備載於周官其物則或用牛或用豚或用鷄犬然未聞有用馬者惟戰國時蘇秦說趙王有刑白馬以盟語自是平原君盟楚王亦曰取鷄狗馬

樂江日記

卷之八

七

之血來漢高帝紀亦云刑白馬以盟後世遂相沿有烏牛白馬之說不能辨其所自來矣

牙行牙僧

今人有牙行牙僧之稱孔平仲談苑謂本名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牙似牙字因訛爲牙余按此本劉道原說甚是但以爲牙字係牙字之訛恐不然唐後史書中以牙作互字用者甚多並不作牙字僅見釋典恐卽是牙字之變非另有字也蓋牙互二韻本通與天下讀爲汀戶一例故詩予王之爪牙與上祈父下止居叶易豳豕之牙與上六五叶而漢

書地理志允吾作允牙東方朔傳騶虞騶吾亦作騶牙本是通用至古碑碣中書牙作牙者特書法之變如才亦有寫作才者似未可因才而并疑才字之外另有才字也

攢隊

遼史國語解三攢隊謂士卒攢聚各爲隊伍也今人訛稱爲站隊

八都兵

五代史吳越世家載董昌團諸兵爲八都東坡表忠觀碑稱錢鏐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取越州以奉董昌

樂江日記

卷之八

八

其稱八都兵卽此按前蜀世家載楊復光以其兵爲八都都將千人王建與鹿晏弘皆爲一都頭可見當時多有此制不止於昌都者聚也其取於八或卽取諸葛八陣之義

鐵馬鞭

唐李昌符鐵馬鞭詩序云長慶二年義成軍節度使曹華進獻且云得之汴水有字刻云貞觀四年尉遲敬德是尉遲用鐵鞭有確據者胡元瑞疑唐史不載謂出自委巷小說過矣

鐵馬鞭前世已有用者晉書載王澄左右二十餘

人持鐵馬鞭爲銜是也。特鐵鞭本驅馬物。小說稱尉遲用以行陣亦誤。

房支

宗族分支。北方稱門。南方稱房。今按宋世宗室亦以房稱。如曰燕王房。秦王房。魏王十子分爲八房是也。

鍾馗

鍾馗之設。不始明皇。沈存中楊用修陳心叔輩辨之甚明。胡元瑞筆叢謂鍾馗蓋自六朝前已有之。流傳執鬼非一日矣。北魏堯壇本名鍾馗。宋宗慤有妹名鍾馗。唐有張鍾馗。皆卽以鬼神爲名。如宋金剛蕭摩

螺江日記

卷之八

九

詞之類。故喧名鍾馗。而字辟邪。後人見喧名鍾馗。又有辟邪之字。反以世傳鍾馗爲出於此。豈不舛哉。其說甚有識。特予謂鍾馗實是中馗之訛。中馗者中道也。中道之神。故名中馗。後世好事者以中鍾音同。改作鍾馗。一似然鍾而名馗者。相沿既久。遂昧所自矣。元姚壽桐樂郊私語云。韓詩肅肅兎置。施於中馗。爾雅九達謂之達。說文達或作馗。王粲詩士女滿莊馗是也。今世盡鍾馗像於中道。蓋沿襲於此。

庖丁

莊子稱庖人爲庖丁。猶後世之稱旗丁。園丁也。或以

丁爲人名。誤矣。然在寓言則又有不必認眞者。

矮射字義

友人舉洪武正韻辨矮射二字云。委矢爲矮。寸身爲射。今世並悞寫悞讀。予按說文射字註云。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故從身。其旁加寸者。以寸有法度之義。漢志所謂寸者。判也有法度可判是也。內正外直以法度律身。此射字本義。若夫矮之音隘。則以隘爲委聲之轉。故久委而左加矢者。又以矢有短小之義。如短旁。久矢類是二字之諧聲會意。無不確當。正韻所云取爲矮助可耳。以當正訓殊未然也。

螺江日記

卷之八

十

齊諧直躬

呂覽以直躬爲人姓名。姓氏譜以齊諧爲人姓名。世並笑之。不知直躬可笑。齊諧不可笑也。若使齊諧非姓名。則下文單稱諧且稱諧之言爲不可通矣。但莊生本寓言。而認爲實有其人。竟載入齊姓譜內。則又不無可笑耳。

稱汗爲賊

賊官謂之汗官。以其不潔也。故世人稱物之不潔者曰賊。

因一字悞兩字

後人有因一字之音義相似而致兩字誤解者如因密之一字而解密勿爲深密因蹇之一字而解偃蹇爲淹滯因羨之一字而解健羨爲羨慕因眉之一字而解齊眉爲偕老此類不可枚舉雖老儒宿學臨文時或不能免

詩匪勉從事漢書作密勿從事註密勿猶匪勉也偃蹇說見前太史公自叙云去健羨健謂好勝羨謂貪欲孟光舉案齊眉係婦敬夫之事

一字兼相反兩義

書中丐字乞字皆兼求與兩義行文家隨意用之如

蠡江日記

卷之八

七

亂兼治亂祥兼災祥臭兼香臭坐兼跪坐類左傳屈完對齊侯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賓媚人對晉曰吾子惠微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諸微字舊俱作求解然求上有惠字殊多周折疑亦應同丐字乞字兼求與兩義惠微竟解作惠貺似較直捷

禹穴

廣輿記於會稽禹穴下註云司馬子長自叙云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解遂謂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當之謬矣又於龍安禹穴下註云大禹生此石穴杳深人跡不到掘

地得古碑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識者因知會稽禹穴之誤予憶此似楊升菴說夫禹生石紐見帝王世紀自是可信然生何必有穴豈禹果生此杳深不測之石穴中乎若禹葬會稽此亦屢見史傳司馬子長所謂探禹穴者正探此會稽之禹穴也蓋生不必有穴葬必有穴故秦風稱臨其穴惴惴其懷後之人以廟旁小坎當禹穴者固未是乃必欲據唐人偶書之字而遂謂會稽無禹穴則更誤矣

生於石紐葬於會稽說自並行不悖

驛識

郫灌甬道

蠡江日記

卷之八

七

居易錄載李戶部云蜀自灌至郫自郫達成都西門甬道相屬百餘里皆石爲之上皆雕鐫花卉翎毛窮極工巧按李名斯伧康熙庚午以四川茂州知州入爲戶部員外郎郫灌成都皆其所經之地其言宜若可信然予於乙巳年入川距庚午止三十五年且署郫縣任成都今又以水利分駐灌口往來此地逾二十年並未見有所謂甬道及雕鐫形跡豈三十餘年間滄桑之變竟至是耶抑李所言或舊時事而非目覩耶特蜀中風物前明雖稱極盛然今成都街道尚多不用石何至窮工巧於溝澮阡陌之間且至百餘

里之遠。此卽至愚極富。亦斷斷不爲而言之確鑿如此。此非李悞傳卽王悞記耳。

崖樞

予友耿君格菴爲予言。前牧酉陽州時。州有某山。懸崖陡壁。勢甚危險。壁間有一木櫃。傳其上約長丈許。徑三四尺。不知其中何物。亦不知歷幾何年。歲土人相傳爲張三。丰藏天書處。乾隆丙辰。客有好事者。募善登山一人。攀援而上。竊啟其櫃視之。則惟有觸骸一具而已。蓋蠻民遠慮見此山人跡難至。因懸棺壁間以避侵盜。而不知者或焉。遂相與神之。是反爲蠻民所愚矣。予思巫峽彭水諸山。多有此等。未必盡蠻民所爲。特世俗流傳。無不指爲仙人遺蹟者。今得耿君言。破之當爲之啞然一笑也。

若邪溪

居易錄載越中若邪谿。亦名若耶。邪于遮切。宋九域志云。徐浩遊若邪谿曰。曾子不居勝毋之閭。吾豈遊若邪之谿。因改爲五雲谿。是讀作邪正之邪。類惡谿矣。予謂浩並非讀作邪正之邪。正讀作于。遮切。蓋邪耶爺三字同音。故以勝毋起若爺言。以勝毋名其里。固不可。今以若爺名其谿。豈可乎。此止取其音同與。

古人作駢體。以朱耶地名對赤子同意。

占骨

李時珍曰。東夷以牛骨占卜吉凶。無往不中。牛非含智之物。骨有先事之靈。故也。予按蠻人占卜有用雞骨者。有用羊骨者。以骨是靈物。故隨在可用。若龜骨則又靈中之靈矣。宜乎古聖寶之以之。別嫌疑。定吉凶也。

天靈蓋骨

本草綱目載王好古說。謂天靈蓋骨。女色赤。男色不赤。予作吏有年。檢驗枯骨。往往與此說合。而洗冤錄

螺江日記

卷之八

卷之八

四

諸書未載。用拈出之。

神龍見首

南士先生曰。神龍見尾而不見首。舊皆倒誤。今人多見龍。第見尾耳。首必不可見。予謂此說亦未盡。大抵在天之龍。則見尾而不見首。在淵之龍。則見首而不見尾。余嘗問之海居者。往往多見龍首。

禽鳥知名

陸農師云。鴨自呼其名。予謂鴨非能自知其名也。特以其呼鴨而名之爲鴨耳。如鵲聲鵲鵲。故名鵲。燕聲乙乙。故名乙乙。鴉聲鴉鴉。故名鴉。鵲聲鵲鵲。故名鵲。乙乙。故名乙乙。鴉聲鴉鴉。故名鴉。鵲聲鵲鵲。故名鵲。乙乙。故名乙乙。鴉聲鴉鴉。故名鴉。

鵠聲鵠鵠。故名鵠。爵聲爵。故名爵。他如姑惡。哺姑之類。皆以其聲之近似而命之。名非先有名也。今人於鵠鵠羊豕多以其聲呼之。不必有義。并不必有字。解人當自知之。

鷄口牛後

國策。寧爲鷄口。無爲牛後。漢延篤改口爲尸。改後爲從。後人顏之推。司馬貞。沈括。羅願。輩皆稱之。此實最無理者。舌謠。鮮不叶韻。今試問尸之與從。能叶韻否。況鷄尸牛從。亦不成詞。篤強爲之說。謂尸是鷄主。從是牛子。則洵口杜撰。何所不可。予謂蘇秦之爲此。

蝶江日記

卷之八

五

說將以羞韓王也。故曰。大王西面交臂而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又曰。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矣。蘇秦此言。其刻毒能悚動人如此。而乃改作牛從。則索然無味。木然無聲。雖笨伯亦不道。而謂蘇秦肯言之。韓王能聽之乎。

俗語有合音

蕭俗稱人美好曰脊零。稱左右旋轉曰奪樂。初莫得其說。既知乃反切法。脊零卽精字奪樂卽團字合兩

聲爲一聲。如不可爲巨。如言爲然類。蕭人稱弗會弗要。亦似此。以是知反切之法。信口有之。乃天籟非人巧也。

青蠅矢

昌邑王夢青蠅之矢。襲遂曰。陛下左側。護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師古曰。惡卽矢也。吳越春秋云。越王勾踐爲吳王當惡。是也。惡音汗。去聲。越俗至今有是言。

蕭語近北音

蕭語有以入聲字作平聲讀者。如鯽魚呼爲精魚。嶽同鄂。廟呼爲杭。廟類有以入聲字作去聲讀者。如後

蝶江日記

卷之八

六

日呼爲後。呢一擊呼爲一季。類亦有以入作平。全是北音者。如黑魚呼爲海。平魚白魚呼爲排。魚白馬湖呼爲排馬湖類。

土苴

越俗稱委雜瑣屑之物曰藟。藟音呂下切。藟音側下切。切韻訓爲泥不熟。義亦相近。此二字卽莊子土苴二字。莊註云。土苴和糞草。集韻云。土苴調渣滓。糞草糟粕之類。義正相同。所爭者祇苴音同藟。而土音丑下切。與方言呂下切微有異耳。苴泥不熟貌。

何苛通用

蕭俗問人何物曰苛箇問人作何事曰做苛箇苛讀上聲與何通用賈誼傳大譴大何新書作大譴大苛漢書衛綰傳誰何史記作譙呵俱可證

張王李趙

海內張王李趙四姓人最多故俗有張三李四王八趙二之稱不知此在六朝已然梁范鎮作神滅論有云張甲王乙李丙趙丁

鰓字

呂覽及鴻烈解俱有山雲草莽水雲魚鱗諸語舊時刻呂覽者訛魚爲角訛鱗爲鰓是以吳志伊作字彙

鰓江日記

卷之八

補於角部中載有鰓字其實古並無此字上虞徐仲山辨之極詳見西河先生制科雜錄及徐徵士墓碑

庵字

楊升菴謂三國及晉始有庵舍之稱今按喪服四制高宗諒闇鄭氏注云諒古作梁相謂之梁闇謂廬也諒闇者謂是有梁之廬也闇書本作陰後世沿寫爲庵又或作菴音義並同卽是此字然則其來久矣

原字

日知錄云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來曰元來唐宋人多有此語後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

解原者再也易原筮周禮禮記原蠶文王世子末有原漢原廟之原皆作再字解與本來之義全不相同今按寧人先生廣引諸書以證原字無本來之義可謂詳矣然以某所見約畧計之有孟子曰原泉家語

曰刑罰之所從生各有原焉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太史公曰老莊荀韓皆原於道德之意班氏曰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又曰農漁商賈四者衣食之原韓子曰爲是者有本有原朱子中庸章句曰首明道之本原皆是本來之義並非作再字解何耶

鰓江日記

卷之八

鎰字

孟子雖萬鎰集註鎰二十兩也大全載趙氏惠曰國語二十四兩爲鎰趙岐誤註集註因之予以此文不類國語因緝全書止有黃金四十鎰語韋昭註云鎰二十兩也並無二十四兩之說乃元明以來四書解義以及字書韻書皆載之不知何故後讀文選故乘七發射干鎰之重李善註云賈逵國語註二十四兩爲鎰然後知此語實出於國語之註而非國語文也乃趙氏既誤引於前而諸書並不詳考於後道聽塗說訛以傳訛迨今字典始止訓鎰爲二十四兩而不

云出自國語從前略引爲之一清以是知讀書當求
根柢毋從人云亦云爰記此自鑒用告後之學者
焉

螺江雜記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文蘊撰文蘊有大學偶言已著錄是書雜志
經史疑義如尙書篤信古文大學遵用古本皆守
其師毛奇齡之說持論亦甚辨博然疎舛往往不
免如謂漢元狩中造銀錫爲白金三品卽官造假
銀不知古人銀錫通謂之金漢時本無以銀交易
之事非若後世之貴賤頓殊亦何所用其假造乎
至論陸農師家世而謂通考所載佃曾孫通爲又
是一人不記世系不知通卽游之子其所作游文
集跋語現存集中而以爲別一人尤失考之甚矣

燕在閣知新錄三十二卷

〔清〕王棠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知新錄三

十二卷》提要

予少有志功名之路荏苒歲時迄無成就不得已以筆墨依人而家累實繁故交零落餬口於邢江者殆廿年於茲矣兀坐荒齋不克自遣因念人世歡娛之境或撈捕角勝或豔冶怡情否則歌板追歡酒食是議然此皆有力者能之非所語於捉襟肘見之士於是以涉獵爲撈捕以名理爲豔冶以議論爲歌板以詩書爲酒食遇會心之處卽書之殘簡名曰知新亦不過於愁歎中強爲歡娛耳昔昌黎云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古之次未有不通此而爲大賢君子者又云今不爲時所用將試學焉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棠年近桑榆學殖荒落又老憊不能精研何敢望其學問之進至於大賢君子雖切叩止之思亦無從望其肩項卽禮樂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手不停披亦藉以消其歲月又何曾得窺其門戶世之大賢君子或因此書而誨其所不知因其不知而開發其所未知俾他日龜毛兔角鵠白烏玄亦略能窮其旨趣豈非棠之厚幸也哉書成爰述其行由弁諸卷首康熙丁酉夏五豐山王棠勿翦氏撰

知新錄

自序

一

知新錄凡例

是書採集皆屬前人議論閒參以己意知云某事則曰見某人某書如論詩出自先君子者則曰見樗園詩評不敢溷滓混入忘却源流也

是書有論有記有說有題後凡不著姓氏者皆棠臆說也恐不能入於中正之途幸高明恕其狂而教之是書非類書也偶有所得即書片紙投之篋中日久成帙取事之相近者編於一處掛一漏萬知所不免然非分門立戶比也

是書因自己不識源頭故務求本始若事了然于人耳

知新錄凡例

目者即論議醇正不復攙入恐致卷帙之繁

河圖象數太極圖說皇帝王霸道統諸事人人所共知者往往人以爲難而忽之棠初亦不留意故書之于首以爲朝夕玩味若云識得源頭則屬癡人說夢也

天文之學後代精之益精故書其源流以備參攷

祀典出於前人論議甚多出于棠之意見者無幾

本朝崇祀盛典棠杜門不與外事無從知其損益多有疏漏識者鑒之

佛道與儒教不合書閑道錄數十則使人知有方向而散見于仙佛者略爲辯正一二

事有見于古而不行于今者有見于今人以爲創而不知已行于古者事屬尋常亦爲拈出

一事不知學者之恥然人當知其所當知不必留心于所不必知也故書中于所不必知之事槩不錄

稗官說海搜神異域等書何事不新然無關于世教皆擯棄不錄索隱行怪有非棠之所敢出也

日用閒事務心喜推出根由查已前事物原始等書類皆如泥牛入海永無消息或如半路上稍得家書便謂到家有分皆是長安在西向東笑耳棠集此書妄採輿論翻案極多世之毀譽原在所不計也

知新錄凡例

一塵市下里之言皆有來歷亦爲採入以資笑柄晉人

新語世所不廢也至于時事槩不敢濫及立言須有警勸所譽者書之以風世所惡者書之以警世是在觀者言外悟之

天下事物之理則故而已矣甫以爲新轉瞬便爲陳迹書名知新亦竊語耳且今日之所謂知新他人久知之不見新也故知新者就棠一人言之就棠一時言之棠往日之所謂知新棠今日視之不見新也則棠今日之所謂知新自異日視之又何新之與有如棠少年有說虎一賦此少年之知新也今亦收入知新錄中此亦千

金敬帝之意

天下事物不知根據者極多意欲廣為搜緝以老年病肺不堪作勞倘病小愈他日竿頭更進得資友朋之益聞所未聞則業他日之知新又非今日之所謂知新也幸不吝以教我

王棠漫識

知新錄

卷之二

目録

燕在閣知新錄目錄

卷之一

河圖象數

洛書洪範

周濂溪先生太極圖

經世天地四象圖

皇帝王伯

經世衍易圖

經世一元消長之數圖

造物生化不齊

物各一倫

生物月數

生物之始

天機自動

皇極動植通數

天地論

卷之二

知新錄

目錄

世界

天地止有三行

人身一天地

九經

先天圖圖

六十四卦

易六卦

及汗

繇爻

易理

論易

朱子周易本義

游魂為變

三十六宮

姤

大禹訓

詩題

什

鄭衛

風有三義

孔孟毛鄭	變風變雅
二南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	葛覃
卷耳	兔置
鵲巢	行露
何彼穠矣	騶虞
凱風	匏有苦葉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新臺
定之方中	相鼠
于旄	載馳
知新錄 目錄	二
考槃	碩人
于嗟鳩兮無食桑甚	王風黍離
楊之水	鄭風
女曰雞鳴	野有蔓草
齊風敝笱	葛屨五兩冠綬雙止
魏風葛屨	伐檀
唐風蟋蟀	楊之水
秦風	蒹葭
終南	陳風
浮游掘閱麻衣如雪	幽風

魚麗	湛露
彤弓一朝饗之	家父作誦以究王誥
寄以富人哀此悖獨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胡逝我梁	大田
瞻彼洛矣	乘馬在廐擢之祿之
小雅何草	大雅文王
縣縣瓜瓞	思齊
皇矣	生民
鳧鷖	卷阿
民勞	板
知新錄 目錄	三
蕩	
卷之三	桑柔
抑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由伯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	召旻
頌	清廟
思文后稷	有瞽
潛	泮水
閟宮	鄭衛國風
邶鄘衛	魯春秋

經文失次	三禮
三加四加五加	尙書論
周禮	儀禮
大學	論語
道統	陰德陽德
爲學	理氣
信論	權
敬	邵蔡數學
知命	主人翁
活處觀理	憂樂說
知齋錄	目錄
眞實無妄之誠	體用
開道錄雜鈔	薛文清公讀書錄
卷之四	
朱子論心	程歐養魚記
象山論學	疾書錄
羅念菴先生規言	鬼神
畏濁冥感	歷代治曆
青田論曆	經天要略
卷之五	
談天	渾天儀

地下天	指寅說
月體如彈丸	月食
日月	陽燄
月光	月食非地影所隔
日食妄言事應	日遲疾極差
水火石土	天星徵應
日出入	天地里數日影里數
星官	保章氏
星名	星事多凶
歲差	十二時
知新錄	目錄
白月黑月	時刻
晝夜刻	積餘置閏
冬至後定閏	
卷之六	
十九年七閏	陰陽韶占
世運會元	百六陽九
立春元旦定例	先天卦分二十四氣圖
七十二候	節氣長短
不得已論十謬	六十甲子納音
艮吳坤乾	建除家

改月	雷震
旋風	蜥蜴吐雹
卷之七	
歷年甲子	推運得姤
曆本後甲子	六更
雙日雙日	子夜
月忌	至元曆節候
龍見而畢龍見而零	上七上九
張燈	地老鼠
止已	楊柳園
知新錄	目錄
卯月婚娶	挑菜
浴沂	寒食
寒食墓祭	烏飯
伏	八蜡
難用狂夫	風雨雲雷
禱而不祀	祀典
五帝	五祀不言祀行
左傳五祀	舍菜卽釋菜
釋奠	祭丁
初獻亞獻終獻用三人	王文成公論廟祭

歷代祀孔子方向	孔聖祀典
顏曾師孟	考正祀典
先師不宜立像	晦翁跪坐拜說
卷之八	
鄉賢	高祿附氣氣大使
社稷	城隍
土地	東嶽治鬼
地獄	馬神廟
巫	求雨
解土	行香拈香
知新錄	目錄
擬水	焚紙錢
紙馬	神道設教
土木論	倪岳會正祀典疏
子 紫微 九天應元 文昌 張天師 東岳 真武 王靈官 金闕 玉闕 魁星 城隍	釋迦
壽星	女神
文昌	梓潼帝君
張仙	乩
天翁姓名	太一
玉皇大帝	岱岳碧霞元君
三官	壯繆事跡雜記

關公追封

卷之九

泗州大聖

七姑

天主教

神燈廟

聖水

呪詛

靈哥

金佛

知新錄

目錄

八

寺院

寺門四金剛

三道寶階

佛經諸名義

釋迦牟尼

釋

金地藏

佛經乃文人所作

傳衣

月齋十齋日

神丹

金龍大王

鬼帝

禁術

識緯

何見鬼

神樹

佛書入中國

觀世音

彌勒佛像

佛足跡

如來

菩薩

北宗南宗

塑佛

袈裟

佛號

僧尼

念珠

沙門

剃頭書

佛法如燈籠

布施

涅槃

水懺緣起

佛曲

見在佛不拜過去佛

秘密教

知新錄

目錄

九

辨老

天師玉印法劍

五君杯捲文

養壽

麻姑

灰袋道士

卷之十

八仙

渡河瀟褰

遊月宮

永隆雨

塢影

元朝帝師發思八

黑衣

佛光

泥沍

寄庫

開道敬人

僧犯色戒

老子非異端

張天師

宮觀

道品

喚酒救火

丘長春真人

張果

林靈素

水仙

龍從火裏出

符水呪病	聾耳
金丹	燒煉
佛臍丹書	五禽八戲
布氣	天地間一賊
天下豈有仙人	召鶴
戶樞不朽	青姑白姑血姑
三魂七魄	杏核丹
急急如律令	他家我家
改元	三教
忠質文論	王者不臣
知新錄 目錄	十
封禪	絕地天通
兵刑合一	六官
鄉飲	重本抑末
兄弟不相爲後	舍孫立子
用宗室	登聞鼓
黃麻白麻	正始
世臣	諫坡
鐵券	革殉葬
去揭帖	天子爲人臣作碑文
不禁中表聯姻	留中不下

招安	英宗節儉
明太祖拜褥用布心	立高岡無處平地
拔山拔河	爲人父母贖男女
慈幼局	百工
皇伯考	明朝世次
卷之十一	
創業之君不利長子	布衣天子
立皇帝	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
公	大慶法王
撒金錢	禁說謊
知新錄 目錄	十一
青瑣	南牙北門
銅人	入閣
兩廂	采恩
馳道	屈膝
行在所	輦
鹵簿	班劍儀刀
鳴鞭	曲蓋
諺門	蚩尾
天子殿前松樹藥樹	平天冠
賜孔雀翎	離宮

阿房	西京宮殿
歷代都雍總論	
卷之十三	
汴梁宮	南渡宮殿
元季宮殿	明南京北京宮殿
仲長統論大位	量如天地
相度	美則歸君
秤停	厚德
儉德化人	大耐官職
文正寬厚	雅量
知新錄 目錄	主
達賢錄	戒更革
老成人	愛名
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忍辱負重
經理流民	收豪傑
吏事	
卷十三	
禮樂因時而變	先賢論政
忠臣不避好名之嫌	立身自有本末
曾南豐引格言	王梅溪真西山論屬邑
詩	四事箴 <small>律已以廉 存心以</small>

恭 蒞事以勤	論廉
不要錢	忠介清正
治天下匠	許劉
講師三昧	黃白異議
諫論	解怒不可觸怒
人臣不宜私結親王	倉卒用智
偽書遺害	錢唐以身衛道
陸納率素溫公真率	治蛙聲
脫屣上殿	宋時宰相書名不書姓
諸字	關人寺人
知新錄 目錄	主
中官阿丑	君臣逸樂
有所挾	大無工十空經
補鍋匠	雪菴和尚
官員額數	元朝官制
六部尚書	六部異名
小儀中儀	經筵侍講不坐
執金吾	洗馬
九寺	崇禎四十二相
巡撫	布政
五經博士	御史風聞言事

喉脣	官銜
知政	明季府縣品秩
黃堂	知縣
髯須主簿	教官
史曹用孤貧有志行者	五房
才力不及	鬻爵
告身	納馬納粟
生祠	脫靴
卷之十四	
頌德政	五教三綱
知新錄 目錄	書
養道教藝	教由樂始
三安	句讀
句投	養蒙
師友	論衡以錢喻學東坡以
錢喻意	舜孝
就度譽究畜	祁原論君父
望南雲	趙苞
尊親論	孝行旌異議
孝字卽古學字	不祥
訓子逸思	關罵

割肝割股	繼子
家事治	同居
兄弟相殘	新安離別
干祿	趨時
言行	懸錢斷塊
造物忌名	能言鸚鵡
缺陷世界	簡易
勤謹和緩	忍
清高	戒貪得
耳視目食	不妄語三字一箇信字
知新錄 目錄	書
束修束脩	瓜牛廬
寬于一天下	矯廉失義
酬幣侑幣	借物寓意
撲滿	磨兜鞭
欽器	布衾
通志論	朋友忠告
卷之十五	
假人書千人澤	子畏虛心
非木非石無思無爲	道三箇好
士有五瘡	唐制舉科

王文恪公制科議	武舉
生員數目	科場字號
搜檢夾帶	倩人
庭筠爲人作文	匿名
糊名	巡鋪
關節	看榜
南宮	五經中式
燒尾	同歲卽同年
門生天子	門生報恩
甲科	孝廉
知新錄 目錄	古
進士	前進士
進士題名碑	四甲五甲
朱晦菴先生同年錄	宋制科分五等
殿試	滿狀元漢狀元
殿元	榜眼
探花	庶吉士
翰林院	翰林不由科第入
翰林告假	律呂相生圖
律呂說	樂
楊廉論元聲書	樂辨

七始七律七音	七音
舞	舞說
卷之十六	
舞字	舞金梳
音樂	季札不知樂
閔蔡審音	匏土二音
琴	月琴
瑟	五十絃
鼓	鼓一通角一疊
鼓吹	琵琶
知新錄 目錄	古
琵琶亦作枇杷	笛
振技	打十番
簫	柏板
頭管	唆哪
敲段	胡部
胡部諸調	曲調餘聲
六么	合生
都盧	歌
鮑老	雲韶班
淨旦末丑	雜劇三甲

宋教坊	乾淳教坊樂部
唱情	唱楊花
吳越聲邪	西廂疑義 <small>風欠酸丁 葫蘆提</small> 遂
易前因 <small>縫口</small> 迭音	大小車 <small>顛不刺</small> 打
當周方 <small>惹的心漾</small>	既不沙 <small>湯他一湯</small>
四星 <small>金粉</small>	男寵
鶻伶淥老	兵法言左右
簡閱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
陳法	
戰車	
卷之十七	
有卿之城	運無足之城策不飼之
知新錄	目録
馬	論兵
出奇制勝	盪陣
伏兵	揚么之舟
海師	師或輿尸凶
建置團營	辨旌旗
五兵	鎧
甲	弩
馬先生	砲
兵字	槍檣
諸葛銅鼓	燔騎捐榴

夜士	樣
聚聚鼓	街子
五刑	典獄配天
噬嗑三三 <small>震下 離上</small>	比律
肉刑是中刑	五刑只一死刑除肉刑
有二死刑	桮陰
勅律	元代笞杖刑
錦衣衛	三木
祥刑	佳兵
夾棍	板子
知新錄	目録
櫻	酷刑名目
打十三	治獄營私
庚死	皮場廟
十惡	罪人不及家屬
父子相夷兄弟相賊	地訟
卷之十八	
慎刑獄	恤刑
赦	贖罪
市朝	項顙有釘
九族	三年之喪

三年服不分齊斬	生氣接續
死生說	復
重	主
尸	七七誤用虞禮
七七	喪杖
疏葬	孤露
孤子哀子孤哀子孤哀孫	
孝弟	兆域
殯室	墓
悲論	墓說
知新錄	目録
元朝墓禮	管氏指蒙二則
廬墓	羅一峰起復疏
異姓子爲所養父母	繼父不當制服
師喪無服	五服皆爲衰說
繼母如母	母黨之服
卷之十九	
期功喪去官	期功不奔喪
有服者不得借吉易服	宋丁憂起復先授武官
墓祭	祠堂
開墳	豫凶事

暖孝	借吉
帝王陵寢	舜陵二妃墓辨
文帝霸陵	疑冢
宋陵寢毀瘞始末	岳墓
謚	私謚
繆穆通用	岳忠武謚
文信謚忠烈	贈官之始
以恩回贈得及祖及外祖	
覃恩移贈	疏河
漕渠	賈讓治河三策
知新錄	目録
伊婁河	浮橋
黃河入淮	海運
黃河清	耕蠶
養蠶室	
卷之二十	
繼母傳	繼母續傳
帝籍	五畝爲雙
牛耕	秧馬
救荒	常平法卽周禮遺意
常平說	救荒不可遲

銀紀	交鈔	交子	傳別	卷之二十一	元朝不用錢	大萬	御書錢	斥賣祠廟	聚寶盆	知新錄 目錄	當鋪	鹽販	兩淮鹽課	糞壆錢	蠲免錢糧	安石青苗	銀米出入數	魚鱗圖冊	戶口	饑餓
季春頌冰	金	會子	飛錢			烏寶傳	錢字	錢	聚寶碗	圭	葱肆雞肆	白圭治生	鹽法	海王	美餘	蘇松田賦	唐青苗錢	某都某帑	黃冊	碎穀諸方

章草卽行書	子敬帖	臨河序	蘭亭	石經	杜壺釋峒巉碑	龍火	同祿	宋無忌	慎火停水	知新錄 目錄	飛渠	水之輕重	廣陵濤	天台竹瀝水	一眼泉	惠山泉脉通京師	水性强弱	管子水地	太西論水	冰說
隸楷源流	祕閣帖三卷真偽	千字文	淳化法帖	石有生長	岐陽石鼓	六書	丁壬	四時改火	火	隼	滄浪	龍池	假泉水	三冷	拆洗惠山泉	水有五色	八功德水	蟹黃水	溫泉	水官辨味色潛合

飛白	論書法
卷之二十二	
元和脚元祐脚	古肥今瘦
古碑隸書	朝字八音
二十字作三樣寫	勾字干字淡字
刺齒肥	蔗字
正字	別字
讀書不識字	造作名字
名字	姓
名字互用	二名只用一字
知新錄 目錄	書
漢宣帝重經賦	韻學源流
離騷	漢樂府
日出入	古詩十九首
論陶詩	初盛中晚
詩人多蹇	唐詩絕句凡例
樂城山谷論詩	詩有美刺
平楚	漫興
元微之韋應物詩	懷古詩
堯夫解詩	經筵不講國風
詩有天子宰相	詩夫子

評韓詩	昌黎姪
白集協韻字	劔南詩多用如似二字
後村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十謬	
殊字問罪	詩文蒙字
左傳文法	杜牧之論兵蘇東坡論
文	元人七卦
亦已焉哉	知文難
文要真	文無憑據
卷之二十三	
養氣	飲墨
知新錄 目錄	書
文應改定	晉唐文章
左史同異	論古
驪兜	湯慚德
栢翳卽伯益	紂太史
喪家之狗	素王
以醉觀人	子羽
漢十八侯	十九年
獨夫寇仇注脚	四公子論
秦皇漢武	呂不韋
秦論	扶蘇論

賈誼治安策	賈誼論
太傅新書後	其二
讀左氏	讀管子
讀伯夷列傳	伯夷論
讀孔子世家	春秋論
孔聖生卒考	論左氏
王吉	陰謀非黃老
漢時四大諱	孝景及孝武本紀
帝王受命	論揚雄
孫策劉先主	貂蟬
知新錄 目錄	天
昭烈帝	祖孫
伯喈有子	七書
劉楨吳質	獨笑圖
書靖節集聖賢羣輔錄後	
文中子	讀韓文書後
卷之二十四	
書柳州舜禹之事後	辯桐葉封弟辯
復讐論	張許史安
讀蘇文	書東坡三槐堂記後
二程世次考	讀荊公君子齋記

書荊公季子論後	都臨安
元徽文	泰元論
建文書法	建文出亡
建庶人	方正學
文皇帝	正統回朝
安都	唐代藏書
宋代藏書	書院
雕印書籍	書厄
永樂大典	一醮再醮三醮
撒帳	男下女
知新錄 目錄	雲
魚水	後宮御女定數
南華論色	少有利
房中	婚禮
母以妾爲妻	月事
腋氣	坐馬鞍
回馬	彤管
鍼術	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貞節遺跡	黃鳥止妬
喫醋	
卷之二十五	

七出	明雌亭侯
溫媼	昌黎乳母
奉宸府	置面首
雞皮三少	唐時公主
妓妾雙名	蘇杭妓名
寡妻	養瘦馬
覆水呂望事非買臣事	女紅
搗衣	女侍史
婦人臉用顏色	著簪
金條脫	指環戒指
知新錄 目錄	天
訶子	纏足
穿耳	細腰
青唇	花箭
蝶粉蠶黃	粉白
安置	髮髻
髮鼓	夜合資
婦人不跪	家禮婦人拜考證
歛衽	古器
好古器	窯器各種
明代窯器	宣爐

玉	玉玦
焚玉	食玉
彈窩	水石
水石說	假山
黃銀	水銀海
木難	祖母綠
奇藍	環
宋蔡公論字畫古器	宋蔡公論字畫古器
辨古器款識	畫
一筆畫	畫馬馬死
知新錄 目錄	畫
畫蛺蝶	
卷之二十六	
戴牛	畫山水訣
紋法	論畫並畫絹
辨書畫	畫家十三科
裱背十三科	制器之始
劍器	日鏡月珠
金斗	熱升
熨斗	炭炙
剪刀	筆墨

吊紙	筆
墨	穿衣鏡
眼鏡	鐵鏡有氣
透光鏡	鐳子
梳枇	撒扇
算	算經
九九	珠算
湯婆	唾壺
渴兔	不落
酒海	盤盞
知新錄 目錄	手
竹筍	鍍銀
釘坐	終葵
焯燈	燭
竹夫人有二義	簞
夜航船	人輿
童容	徽
木牛流馬	筊筴
秤上星	俎
倚卓	杙
繡墩	檯燈凳

坐褥	笏
手版	堂聯
扁額	門神
指紳非緡紳	楊
帳	被
統	衣裳
冠	堂帽
席帽	四翅紗帽四翅鳳冠
網巾詩	毗
服色貴賤	錦衣
知新錄 目錄	鞋
衣錦衣繡	赭黃
金紫銀青	青紫
裙	袴
銀靴	靴鼻
香薰履	鞞鞋
履舄屨屏鞋屐	邪幅
半臂	雨衣油帽
窄袖袍襖衫	開袴
荷包袋	帶
緯絲	縐

卷之二十七

火浣布

綿花綿布

璽

傳國寶

印章源流

印章重字加二畫

花押

印油法

取字法

抵萬金

信

勿勿非勿勿

啟後慎餘二字

書簡後不一

六博

博奕

雙陸

五木

知新錄 目錄

握槊

蒲博

骰馬

築毬

葉格戲

葉子非紙牌

天祿識餘

陞官圖

象棋

圍碁

分題翻勢

骰盤投盤

踏匾色兒

蒲捍

猜拳不暗空

搏拳

擊壤

打碟

飛壻

步打白打

跟頭戲

放紙鳶

犛軒眩人

唐梯追人

高絙

潑寒胡戲

吞船

五行

五行八卦司化六十四卦圖

五行生尅

卜筮

康節撰著法

太乙數

卦影

九宮一算

九宮色目

祿命

星命

三十六禽

知新錄 目錄

八字

八字數目

秤星經

論勾陳

蠶子數

孟珣

籤

奇門擇日

拆字

轉式

宮商角徵羽五姓

丙午丁未

望氣

相術

卷之二十八

慶壽典禮澤及男婦

聖壽排當

生日

簪花

青雲白髮	白樂天詩紀歲時
乞言	年開七袞年開八秩
望八	不得
孔聖四十九表記	有文在手
元氣重十六兩	峻
頭責子羽	耳目鼻舌
三端三妙	人形
心影	招鼻
人中	面不畏寒
白面	醉眼麻茶
知新錄	目錄
眼語	笑
絕倒	笑面似靴皮
口過	要領
肝衡	好身手
一包膿血裹了一塊骨頭	
九藏九竅	錯喉
沿襲離	病齒
髮無寸長	馬肝石染鬚髮
髮價不及猪毛	人中惡趣
嘯	一士有半

半士賦	前身後身
白犬前世是人身	猪蹄子
卷之二十九	
天厠天屎	厠事實
厠帛	坐
拜	四拜
高揖	抱頸
折枝	問訊
粥飯	麵飯
占米	一條米
知新錄	目錄
滋味	點心
餅	不落英
饅頭	麻慈
苦蕒饌饌	馬蹄鼈清水鰻鱖
揭鼈	河豚
種羊	鹿尾
呼相如爲蟞蜩	饌羞
服脩	鐵雞
水族加恩簿	蛤蜊
魚脬	石鴨

酒惡	鶴觴	淡巴菰	潑茶	茶名	茶禮	蘇廙十六湯	雞蘇	盧橘	荔枝	梨	白果	鹽豉	笑矣乎	豨豆	馬耳菜	撒胡荽	焚枯	五淨肉	擗斷
屠蘇	婪尾酒	索郎酒	活火煎	茗戰	沫餽	點茶	茶	諸蔗	頻果	消梨	棗	療卽梅	乳腐	削瓜	山藥	蒿苳	禁豢豕	五葷	珠玉羹
									羹										

南北盛衰	分野	終南山	夜夢題門	呂翁夢	夢說	卷之三	人參	木乃伊	天成中進士侯寧極藥譜	知新錄	醫諫	二百味草花膏	白字藥	莊子知醫	三折肱九折臂	藥王藥上	酤酒	玉浮梁	紅友	食酒
河源崑崙	南戒北戒	誤訂分野	天醉	同夢	宜林神		鹿茸	陳士慶傳		田錄	用藥	好膏藥	太醫院十三科	碧石散	官能	醫說	禁酒	箬下酒	洪醉	百末
										書										

星野變易	外國表章
三韓	哈密
交趾	日本國
十八家王子	二庭
兩京	金陵古城
木經	廳
十三樓	虹橋
二十四橋考	密作堂
徽州城陽院五輪藏	四照亭
冷泉亭記	花之寺
知新錄 目錄	飛來峰鐫佛像
砌臺	磁石門
雪宮	匡
坑儒谷	駢邑三百
莊嶽	丹陽
畫	錢唐
虎丘	奔牛
若耶溪	海潮
八尺	江嘯
開潮	麟鳳解
地動	

麒麟非一獸	鵬卽古鳳字鵠卽是鶴
化鶴	獅子吼
卷之三十一	
龍	龍有雌雄
鳥王啖龍	伐蛟
鵲義隼仁	毛虫倮虫互食
高柔疏	說虎賦
熊虎記	非熊
羸駃騠	衛
牧馬	課馬
知新錄 目錄	扇馬
竹披	舞馬
馬缺耳	馬稱疋
三花五花九花	鹿王
叱咤	道家食鹿
遊牝 哨鹿	白貂
禮鼠	鷓鴣
紅鵝	魚說
杜宇	猫王
金魚	銀鱗金龜
猫兒狗子	

陶犬瓦雞	八哥
畫眉	襍雀
鸚鵡	拱背
五眼雞	顛當
知鳥獸音	蝨
禽獸草木	松
秦封松大夫陳封石三品	
五大夫非松	紅白桃花
牡丹	玉樹
沒骨華	陀羅花優鉢羅花卽娑
知新錄 目錄	
羅樹	辛夷
黃海異花	佛手柑
桂子月中落	並頭蓮
睡香	孝梅
楸	矮雞冠
茶蘼	種薔薇
楓棗樟柳	南燭天竹
倒垂蓮	稱呼
三老五更	老爹
老公	婦公

家公	丈人
翁	哥哥
阿八十八	先生
稱號稱先生稱年晚生	老先生
太夫人	
卷之三十二	
妳婆乾阿妳	社兄社弟
令尊	家兄舍弟
家弟	大弟
家父家母	尊兄
知新錄 目錄	
家嫂	令况
貴孫	姪
孤哀辯	親家
太翁	朝奉
官人	居士
舅出	外生
男子	名士
秀才	措大
貓兒相公	先輩
娘子小娘子	鄉里

看新婦	室人
麻線	漢人
遊頭	財主
待詔	生口
滅獲	併當
家生兒	綱紀
總管	小底
布袋	門客
下官	生人婦
樓羅	大和尚
知新錄 目錄	墨
和上	梵嫂
三姑六婆	快行
快手	火頭
牙行	中人
步頭	賽神
奸生	爭閒氣
心風	糠覈
星星	木偶卽木寓
籠束	意氣
手迹	人事

厮炒	外後日
參辰非參商	發迹
生書	脫籠
丁璫	飯袋飯坑
傳代	龍鍾
溫墩	鮮翠
泥窗	骨董
骨朵	來羅
行由	蒼茫
撒潑	麤耗
知新錄 目錄	墨
夸毗	色叫
鑽刺	欺負
誰何	不中用
擡舉	安隱卽安穩
石敢當	點點滴滴
仔細	從容
特健藥	煖房
揎頭	生字作語助
將息	多謝
當對	好風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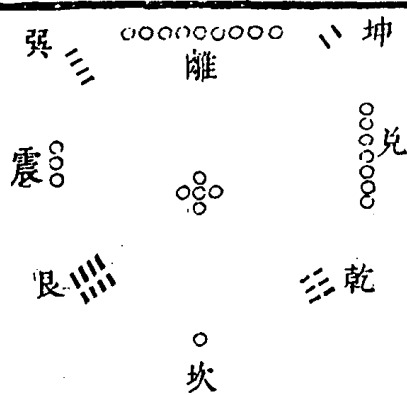
曰河圖相生次序先有水火而後有木金可知水火爲功不小而爲害亦至大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是天水爲害而地六不能成也得大禹然後地平天成此天地位萬物育之權非聖人參贊不能也

知新錄

卷一

二

洛書洪範



洛龜負文於背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五居中禹次第之成九疇云云洛書一合九爲十二合八爲十三合七爲十四合六爲十五居中央縱橫皆合十五之數

河圖左旋生數也洛書右旋尅數也一生一尅天地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

知新錄

卷一

三

河圖洛書皆以五居中而表裏經緯縱橫曲直其數無不脗合也河圖洛書其位其數似不同而實無異河圖一連九二連八三連七四連六洛書一對九二對八三對七四對六合之皆得十河圖左七與八右九與六又左一三五右二四爲九與六中五與十洛書縱之二七六爲九與六一五九爲九與六四三八爲七與八橫之二四九爲九與六三三七爲七與八六一八爲七與八合之皆得十五者二五之數一二三四與六七八九合而五在其中十五者三五之數七與八合九與六合而一二三四在其中河圖天數五地數五洛書奇數五

偶數五天數卽奇數一三五七九是也積而爲二十五地數卽偶數二四六八十是也積而爲三十二十五者五五之數三十者六五之數合之爲五十有五要之不離乎五也是以五之爲數也於德爲信於行爲土於位居乎中於時旺於季舉參天兩地經天緯地皆不能外於其數積其實衍其子爲數無窮而無非是也故河圖有五有十而無非五洛書有五無十而無非十河圖虛五虛十卽洛書虛五其外皆四十四者又八五之數河圖虛十卽洛書之數虛五卽大衍之數洛書五自含五而得十卽大衍之數積五與十而得十五卽河圖之數

知新錄

卷一

四

大約一二三四與六七八九合皆得十之數七與八九與六合皆得十五之數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以五積五以十積十皆得大衍之數也理無二數有二耶且河圖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皆合而爲奇體中之用洛書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皆對而成偶用中之體二五爲十除却二老二少本身之位卽各得二老二少本身之數三五爲十五除却二老二少本身之數仍各得二老二少本身之數二老二少四象也卽圖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書之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也而四寶四虛之位四正四隅之數卽在其中此八卦之

所由出也是故以四積之四八三十二少陰之策四七二十八少陽之策合之得六十四六二十四老陰之策四九三十六老陽之策合之亦得六十至於律呂千支之類其相乘之數無不與策數相合豈非圖書爲數之祖而易與範之所從出者耶其上下左右前後順逆疊相生尅遞爲消長互藏其宅各得其配參伍縱橫錯綜變化無往而不得其妙也學者詳之

易之數八範之數九自一而八自一八而八八自一而九自一九而九九理一而分殊也由八八而一八由八而一由九九而一九由九而一分殊而理一也一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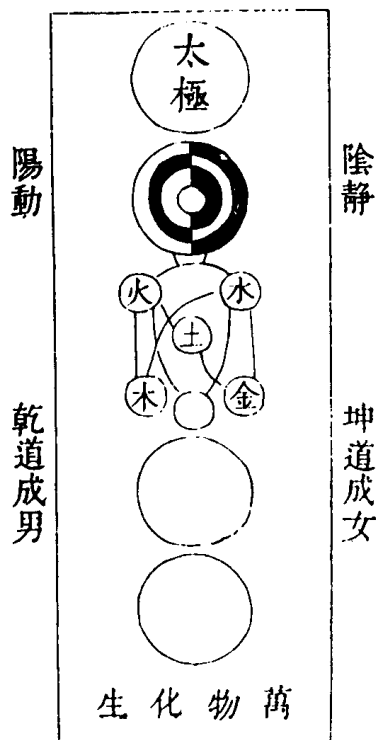
知新錄

卷一

五

九八八九九數雖異而理則同

周濂溪先生太極圖



知新錄

卷一

太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離乎陰陽而為言爾○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入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困陰盛故居右因陽盛故居左困陽釋故次火困陰釋故次水困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

四時行也○此圖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

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

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

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

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

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

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惟人也得其秀

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為也

神○之發也五性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

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

知新錄

卷一

七

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此圖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

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〇也故曰易有太極〇之謂也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道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

知新錄

卷一

八

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陰靜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

知新錄

卷一

九

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卽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

知新錄

卷一

十

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萬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覆焉此之謂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眾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

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而主靜無欲立

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聖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

知新錄

卷一

十一

是以前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

知新錄

卷一

主

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以證其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於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

以不知也

論曰愚既爲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辯詰紛然苦於酬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離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爲統體不可偏指爲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

知新錄

卷一

主

其中有不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

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爲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爲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

知新錄

卷一

五

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卽事卽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卽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况既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

後有彼矣所謂仁爲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况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

知新錄

卷一

五

者所以爲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豈爲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疎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復潛玩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喜旣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喜竊謂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

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
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
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
者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閑中論易傳成書深思無
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
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
推人以之天卽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
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爲之目有不可以
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
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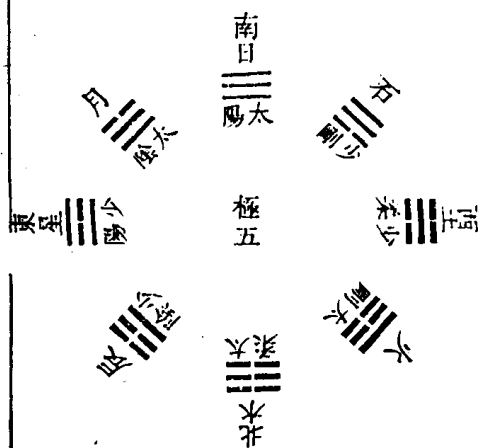
知新錄

卷一

去

也深熹於周子程子亦云既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
於此乾道癸巳四月既望熹謹書
王棠曰柳子言無極之極康節亦言無極之前陰合
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
說朱子言主意各有不同柳邵以氣言周子以理言
非周子無以啟千載不傳之秘非朱子無以得周子
立言之旨故將太極圖並朱子註解並列於前竊謂
程子親授太極圖於周子而終身一字不言及則知
此理索解人甚不易得故程子不輕言耳

經世天地四象圖



知新錄

卷一

去

少剛	少陰	少陽	太陰	太陽
色	石	辰	耳	目
歲	雷	夜	會	元
易	木	體	帝	皇
	秋分配	皇帝王伯易詩書春	暑寒晝夜雷露風雨	日月星辰石土火水

少柔 土 露 草

聲 月 書

太剛 火 風 飛

氣 日 詩

太柔 水 雨 走

味 辰 春秋

西山蔡氏曰動者爲天天有陰陽陽者動之始陰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是爲天之四象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四者天之所變也暑變物之性寒

知新錄 卷一

大

變物之情畫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萬物之所以感於天之變也靜者爲地地有柔剛柔者靜之始剛柔之中剛者靜之極又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是爲地之四象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四者地之所以化也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萬物之所以應於地之化也暑變走飛草木之性寒變走飛草木之情畫變走飛草木之形夜變走飛草木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天地變化參伍錯綜而生萬物也萬物之感

於天之變性者善目情者善耳形者善鼻體者善口萬

物應於地之化飛者善色走者善聲木者善氣草者善

味蓋其所感應有不同故其所善亦有異至於人則得

天地之全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

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

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蓋天地萬物皆陰

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乎陰陽剛柔故靈於萬物而能

與天地參也人能與天地參故天地之變有元會運

世而人事之變亦有皇帝王伯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

爲生長收藏皇帝王伯有易書詩春秋爲道德功力是

知新錄 卷一

尤

故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各相因而爲十六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道德功力亦各相因而爲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矣邵子曰日月星辰共爲天水火土石共爲地耳目鼻口共爲首髓血骨肉共爲身此乃五之數

邵子又曰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爲十數之全也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一而變四四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是謂有無之極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是故無體之一以况

自然也不用之一以況道也用之者以況天地人也天有四時一時四月一月四十日四四十六而各去其一是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也四時體數也三月三十日用數也體雖具四而其一常不用也故用者止於三而極於九也體數常偶故有四有十二用數常奇故有三有九體必交而後生故陽與剛交而生心肺陽與柔交而生肝膽柔與陰交而生腎與膀胱剛與陰交而生脾胃心生目膽生耳脾生鼻腎生口肺生骨肝生肉胃生髓膀胱生血故乾爲心兌爲脾離爲膽震爲腎坤爲血艮爲肉坎爲髓巽爲骨泰爲目中孚爲鼻既濟爲

知新錄

卷一

手

耳頤爲口大過爲肺未濟爲胃小過爲肝否爲膀胱天地有八象人有十六象合天地而生人合父母而生子故有十六象也

邵伯溫解曰皇極經世捨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水火土石地之四體金木水火土五行也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後天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五行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本體也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謂之五行行乎天地之間者也水火土石蓋五行在其間矣金生於石而木生於土有石而後有金有土然後有木金者從

革而後成木者植物之一類洪範用金木水火土以其致用也皆有所主其歸則一或曰先天圖八卦次序與所爲之物與周不同何也曰先天圖八卦次序始於乾終於坤此先天也伏羲八卦也周易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此文王八卦也非獨八卦六十四卦亦不同也伏羲易無文字獨有卦圖陰陽消息而已孔子於繫辭亦嘗言之矣聖人立法不同其道則相爲終始而未嘗不同也

明道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

知新錄

卷一

圭

楊龜山曰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爲三數此必有說也又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子準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生以復爲冬至噬嗑爲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皆莫能曉也

朱子曰問易與經世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一十六十六又分

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又問經世書水火土石只是金否曰他分天地間物事皆是四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雨風露雷皆是相配又問金生水如石中出水是否曰金是堅凝之物到這裏堅實自撥得出水來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但才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姤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輔廣云先生說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

皇帝王伯

知新錄

卷一

重

經世內篇大意謂天之能盡物曰昊天人之能盡物曰聖人天與聖人皆有四府焉春夏秋冬天之四府陰陽升降於其間易書詩春秋聖人之四府禮樂汗隆於其間春爲生夏爲長秋爲收冬爲藏易爲生民書爲長民詩爲收民春秋爲藏民號物之庶謂之萬不能出四時號民之庶謂之萬不能出四經聖人以經法天也生者修夫意長者修夫言收者修夫象藏者修夫數修夫意者三皇修夫言者五帝脩夫象者三王脩夫數者五伯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伯同數而異率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

三王同義而異勸五伯同智而異率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伯同體而異率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伯同術而異率化天下者盡道教天下者盡德勸天下者盡功率天下者盡力此皇帝王伯之分也皇之皇以道行道皇之帝以道行德皇之王以道行功皇之伯以德行功帝之伯以德行力王之皇以功行道王之帝以功行德王之王以功行功王之伯以功行功伯之皇以力行道伯之帝以力行德伯之王以力行功伯之伯以力行功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列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伯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皇皇民者士士也帝皇民者農士也帝帝民者農農也帝王民者農工也帝伯民者農商也王皇民者工士也王帝民者工農也王王民者工工也王伯民者工商也伯皇民者商士也伯帝民者商農也伯王民者商工也伯伯民者商商也此上皆纂述邵

知新錄

卷一

重

子之言攷三國時蜀有秦宓嘗論皇帝王伯彼未探得源頭何能如皇極之絲絲入扣也

經世衍易圖

太陽	陽	動
太陰	陰	靜
少陽	陽	動
少陰	陰	靜
少剛	剛	動
少柔	柔	靜
太剛	剛	動
太柔	柔	靜

知新錄

卷一

論

西山蔡氏曰一動一靜之同者易之所謂太極也動靜者易之所謂兩儀也陰陽剛柔者易所謂四象也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少剛少柔太剛太柔易所謂八卦也

經世一元消長之數圖

元會運世

日甲	月子	星千	辰三百	年一萬	復
月丑	星千	辰三百	年一萬	臨	
月寅	星千	辰三百	年一萬	泰	
月卯	星千	辰三百	年一萬	姤	
月辰	星千	辰三百	年一萬	乾	
月巳	星千	辰三百	年一萬	遁	
月午	星千	辰三百	年一萬	否	
月未	星千	辰三百	年一萬	觀	
月申	星千	辰三百	年一萬	剝	
月酉	星千	辰三百	年一萬	坤	
月戌	星千	辰三百	年一萬	艮	
月亥	星千	辰三百	年一萬	坎	

知新錄

卷一

論

邵伯溫曰日為元元之數一月為會會之數十二星為運運之數三百六十辰為世世之數四千三百二十則是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十三十年則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為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中猶一年也自元之元至辰之元自元之辰至辰之辰而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蓋生生而不窮矣

經世但著一元之數舉一隅而已引而伸之則窮天地之數可知矣自子至巳作息自午至未作消作息則陽進而陰退作消則陰進而陽退唐堯起於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推而上之堯得天地之中數也故孔子贊堯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揚雄亦謂始於伏羲而成於堯蓋自極治之世莫過於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考之曆數稽之天時質之人事若合符節嗚呼盛哉棠按堯在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正當乾卦之末此所以其仁如天也又當陽進陰退之候過此已後

知新錄

卷一

五

則交乎午午則作消作消則陰進陽退自堯至今康熙丙申凡四千五十餘年皆是陽退陰進之日在易則爲姤卦矣又曰以復卦起者何也曰一元之運始於日甲月子星甲辰子蓋以一陽初動萬物未生聖人所以見天地之心也西山蔡氏曰唐堯始於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何也曰以今日天地之運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之因而得之也由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大初大衍耳惟太初以四千六百四十七歲爲元大衍之曆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爲元皆附會牽合朱子曰經世書以十二卦

管十二會綑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又曰論十二卦則陽生於子而終於巳陰生於午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生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於丑二說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於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寄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溫厚之氣始盡也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放此棠據朱子之言則知今世雖在午位姤卦而溫厚之氣仍未終也朱子又言邵子以

知新錄

卷一

五

一萬八百年爲天始開一萬八百年爲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故於寅上註開物字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出物來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其說如何朱子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他只是以數推得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其上方有人物也至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或曰不知人物消磨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曰也須一場鶻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便有一箇生得來臨川蔡氏曰戌會之中爲閉物兩間人物俱無矣如是又五千四百年而戌會終交亥會五千四百年地

之重濁凝結者悉皆融散與輕清之天混合爲一故曰混沌清濁之混遂漸轉甚又五千四百年而亥會終昏暗極矣是天地之一終也貞下起元又肇一初爲子會之始仍是混沌是爲太始言一元之始也是謂太一言清濁之氣混合爲一而未分也自此遂漸開明又五千四百年當子會之中輕清之氣騰上有日有月有星有辰日月星辰四者成象而共爲天又五千四百年當子會之終故曰天開於子濁氣在中間然未凝結堅實故未有地又五千四百年當丑會之中重濁之氣凝結者始堅實而成土石濕潤之氣爲水流而不凝燥烈之氣

造物生化不齊

爲火顯而不隱水土石四者成形而共爲地故曰地闢於丑又五千四百年而丑會終交寅會又五千四百年當寅會之中兩間人物始生故曰人生於寅也案據此論則是一元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十二卦分屬每卦管一萬零八百年戌爲閉物至寅方生人合亥子丑共計四萬三千二百年絕無人物是有世界者泰大壯夬乾姤遁否觀八卦無世界者剝坤復臨四卦也合而計之八萬四千四百年之後未有不更變者

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濕生者眼無胞而不寐化生者眼無竅而有光草木可插而活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產者卵生類也荷芡濕生也芝菌化生也有雌無雄龜鼈是也有雄無雌蜂蠆是也龜雖有鼻而息以耳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龍蜃能飛而無翼鵝鴨有翼而不飛陽鳥之飛頭伸而足縮陰鳥之飛頭縮而足伸馬之臥起自前足牛之臥起自後足鹿豕直行地蚓曲行郭索橫行菟蹞却行率然兩頭行蚨蝶屈伸行木皆中實而娑羅樹則中空竹皆中空而廣藤竹則中實沉香木至輕也而以水浸之則沉中冷泉亦水也而錫器盛之洩昆吾刀亦金也而可以切玉蕭山火至涼也而可以供爨物生之不齊類如是造物者果有窮乎哉與之齒者去其角付之翼者兩其足甘瓜則抱苦葉美棗則生荆棘荔枝非名花牡丹無佳實鷹鷂能搏鳩雁而反受逐於鴝鵒崖鶻能搏鷂鷲而不能得飛鴝鵒善聽狼善視狐善疑猶豫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而終不免於人之手物各有能有不能也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人心大同有如其面人心僅僅方寸耳人面僅僅盈尺耳耳目口鼻未有不肖者也然亦未有肖焉者也喜怒哀樂未有不肖者也然亦未有肖

焉者也其天地生物之至妙者歟

聲從口出者也而以翼鳴者蟬以股鳴者螽斯飛從翼力者也而以尾飛者鼠以蠖飛者偶聽從耳司者也而以角聽者龍以鼻聽者牛行從足司者也無足而行者蛇借足而行者距虛何也物無全賦而有全用物有偏用而亦以偏工也

物各一倫

虎狼有父子而蜂蟻有君臣雉鳩有夫婦而鴻雁有長幼物得天之偏人得天之全人去五倫是不如物也

生物月數

知新錄

卷一

手

天之生物按之家語皆有定數然其理不可得而考也家語執轡二十五卷子夏問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虫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九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王肅註曰一主日從一而生日者陽從奇數日數十從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生辰辰為月月王肅註曰偶以承奇陰以承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陽辰數十二從子至亥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王肅註曰半次日月故以斗六九五十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王肅註曰音不過五故四九三十六六為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

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

王肅註曰星二十八宿為

四方方有七

度七主星也二九一十八主風風為虫故虫八月而生

王肅註曰風之數盡於八凡虫為風風為虫也其餘各從其類矣魚鳥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游於水鳥游於雲故立冬則燕

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

王肅註曰介甲虫也

者八竅而卵生王肅註曰八竅鳥屬齟齬者九竅而胎生王肅註曰九竅

人及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

王肅註曰淮南取此義曰無角者膏脂羊屬無前後皆

知新錄

卷一

主

主北至陽主壯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棠謂天一地二人三三三九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為千自甲至癸為十故人十月而生此從數學推出生人之理八九七十二七九六十三六九五十四四四九三十六三九二十七二九一十八皆從九九八十一一推而下之亦皆從數學衍出五九四十五淮南云五主音音主猿故猿五月生按八九七十二二偶數偶從奇奇主辰為支子至亥為十二故辰為月月為馬是以馬十二月而生不知何以月獨屬馬也坤卦利牝馬之貞古人取義於馬想有由來矣七九六十三三從斗

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夫斗何以主狗也豈以斗狗一韻便有相通之義乎六九五十四四主四時時主豕思之不得其義當亦從韻時豕一韻而轉注乎四九三十三六六爲六律律主鹿律鹿亦猶之時豕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舊註以二十八宿列於四方每方有七星但星何以主虎也得無以樞星降而爲虎而樞爲北極第一星卽北辰是也義取於此不指二十八宿無疑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虫凡虫皆因風生故風字從虫然虫之生遲速不一且有朝生暮死者未必皆八月也篇中從日從月從斗從四時從六律從星從風獨無一月二

知新錄

卷一

星

月九月而生者其理奇幻莫測大都有類織緯之學因書而詳辨之以供博雅者參証焉

生物之始

風俗通曰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爲人力不暇供乃引繩紆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紆人也淮南子曰突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突則人之始也又謂曰馮生陽開陽開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庶木生根枝日馮則木之始也根枝生若程若程生玉玄玉玄生醴泉醴泉生黃華黃華生庶草根枝則草之始也據此則草

從木生可知矣淮南子又謂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皆生於庶鳥也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羽嘉毛犢皆鳥獸之始也又謂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鯁鯁生鯁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生於庶魚也介蠃生先龍先龍生玄龜玄龜生靈龜靈龜生庶龜此龜魚之始也

天機自動

草木子曰妙矣哉造物之生羣動也隨大隨小無不各自取足焉無所待於外也是故夔一足也人兩足也馬四足也蜘蛛六足也螳螂八足也蜘蛛四十足也蛇百

知新錄

卷一

星

足也帶無足也無者不資於多而後行多者不見其多而反遲於行動其天機不言而喻多者不見其爲有少者不見其爲無故曰惟蟲能蟲惟蟲能天

皇極動植通數

皇極觀物內篇云太陽之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少陽之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太剛之體數十太柔之體數十進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退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進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是謂太陰少陰

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一百六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以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唱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以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是謂水土火土石之化數日月星辰之變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數水土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植數再唱和日月星辰水土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之動植通

知新錄

卷一

書

數

邵伯溫解曰日爲太陽其數十月爲太陰其數十二星爲少陽其數十辰爲少陰其數十二石爲少剛其數十土爲少柔其數十二火爲太剛其數十水爲太柔其數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四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四十有八以四因四十得一百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六十數之內退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一百九十二數內退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

柔少柔太剛少剛之用數也陰陽剛柔互相進退去其體數而所存者謂之用數陰陽剛柔所以相進退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天地交際之道也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水土火土石之化數以一百五十二因一百一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日月星辰之變數變數謂之動數化數謂之植數以一萬七千二十四因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此易所謂萬物之數也或曰經世之數與大衍之數不同何也曰

知新錄

卷一

書

易用九六經世用十二用十二用極數也十去其一則九矣十二分而爲二則六矣故日陽也止於十月陰也止於十二此之謂極數大衍經世皆本於四四者四象之數也故大衍四四因九得三十六是爲乾一爻之策數四因六得二十四是爲坤一爻之策數六因三十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爲乾一卦之策數六因二十四得百四十有四是爲坤一卦之策數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也三十二因二百一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有二是爲三十二陽卦之策數三十二因百四十有四得四千六百有八是爲三十二

陰卦之策數合二篇之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一也如太玄之數則用三數聖賢立法不同其所以爲數則一也

天地論

天地者氣與形交結之所爲也程子曰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而程子又言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特天中之物耳朱子云天地初開只是陰陽之氣互相磨盪地者氣之查滓也然則地者氣之有形者乎天下有形之物有成必有毀未有久而不變之理所謂一氣大息震

知新錄

卷一

美

蕩無垠海宇動變山勃川涇人物消盡舊跡全滅是謂洪荒之世非耶而或謂有形宜壞壞宜在地天惡乎壞不知天之名因地而立地之上爲天地之前後左右以暨地之下何莫非天使天無地相依則清濁之氣何從而分生化之權何從而見故混沌者必合天地而並言之也天惡乎不壞哉程子又言地者天中一物以其久而不散故與爲對推其言外之意則地非與天敵者紫陽謂天之上下四方周匝無空缺之處地則有空缺是以天包地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也予謂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尊如父母然稱父者必及乎

母而古人制禮必統於一尊是以言父不言母此亦地不能對天之一証也朱子又言氣之查滓結成爲地而氣之清者爲天爲日月星辰周環運轉地陷於中不動不變使天有一息之停則直陷下成混沌耳又云當混沌時只有水火水之查滓便成爲地初甚柔輒後便凝實是以螺蚌之殼生於石中此石卽舊日之土此螺卽水中之物今日登高而望勢如汪洋羣山向背飛騰僉有波濤起伏之狀此正當日混沌時水勢滔天之遺跡乎或謂朱子旣云氣之查滓何以又云水之查滓曰五行者皆氣之流行者也水卽氣之化也或謂世運值否

知新錄

卷一

毒

人事反常五行皆失其性何以獨歸咎於水曰水火木金土五者土乃地之本質金與木乃土石所生水乃土所尅之物故土金木之爲害也小而水之爲害也大夫天一生木爲天地初開之首至此而成混沌之天地又復分天分地莫不於水乎操其權豈不奇哉庸齋許氏謂陰陽之運不能常太陰陽之氣不能常逆或歷千萬百年或歷萬年天之清以浮者濁而低地之凝以實者裂而洩人物之生息繁滋者亦歇滅而萎敗五行之用皆廢而水火之性更逆火不爲離虛而沈伏水不爲坎陷而沸騰成天下之混沌者惟水也所以不死有元氣

焉又爲開闢之天下邵子則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配十二支分十二卦每卦得一萬零八百年以天關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立論至戌爲閉物之時天地混沌歷戌亥子丑四字復於寅上生人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內有四萬三千二百年絕無人物爰凡過八萬六千四百年便有四萬三千二百年絕無人物此邵子從數中推出之言而予謂天地無心而成物聖人有心而無爲終不能不屬望於天地位萬物育之聖人也

燕在閣知新錄卷一終

姪日贊

孫

燦

正字

知新錄

卷一

美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穎州竇世簪觀齋

楚陽王熹儒歙州

洪源洪嘉植去蕪

岑川程 增蝶莊 泰校

世界

楞嚴經云富樓那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佛言汝稱覺明爲復性明若無所明則無明覺有所非覺無所非明無明又非覺湛明性性覺必明妄爲明覺覺

知新錄

卷二

一

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如是擾亂相待成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爲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爲同世界爲異彼無異同真有爲法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而變化性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濕爲巨海乾爲洲渾渾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渾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爲高



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礧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爲草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妄發生遞相爲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王子曰宋儒論混沌或以理斷或以數推大約不離水火爲害而水爲尤甚釋典則言世界之生由於人心之妄予則謂若無世界佛亦無從說法矣然其論水火處亦可相發明

天地止有三行

疑耀云西僧利瑪竇言天地間止有三行水也火也土也又以氣爲一行人頗以爲誕余謂此非瑪竇之言也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至矣盡矣然此邵子之言也岐

知新錄

卷二

二

伯對黃帝曰大氣舉之葛洪釋渾天曰地居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浮虞舜曰天形穹窿如雞子繇周接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如覆盞於水而盞不沒氣充其中也張子曰虛空卽氣減一尺地卽有一尺氣人自不知又曰氣之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蓋天包地外所以浮之者氣也所以浮氣者水也氣與水合生生不窮所以能浮天地而升降之鮑景翔曰神爲氣主神動氣隨氣爲水母氣聚水生故呵氣成潤雲蒸霧涌則水珠流出山川出雲則時雨以降此其證也故天地間有許多氣自有許多水生氣則生生

水則助氣未嘗相離然非火以涸之則陰氣盛陽氣微而爲沴矣天日者火也蓋日圓竟千里無物不破升天萬物焦入海則萬水涸水不涸則盈而濫易至汎濫涸而不生則氣與水俱竭是水也氣也火也三者相爲循環於無窮此天地之所爲天地也利瑪竇之言非誕也予讀疑耀知後世又有此等議論故竝錄之

人身一天地

王達筆疇云天地一人身也人身一天地也人身之動靜天地之動靜也分而言之動自動也靜自靜也合而言之動根於靜靜由乎動也一呼一吸人之一息也而

知新錄

卷二

三

天行八千餘里人一晝一夜三萬三千六百餘息天則九十餘萬里人息與天行齊四體於是乎順百病於是乎消一有愆焉始爲衆病之所襲矣是故君子貴修身以俟天也然則天之所以行人之所以息孰從而宰之曰太極太極陰陽之本也天地之心也動靜之主也嗚呼善事天者當洗心而密察焉

九經

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 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 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 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 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 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

先天圖

熊相國下學堂劄記云六十四卦只是一個陰陽消長之理以先天圖圖言之自復至乾陽之進陰之退自姤至坤陰之進陽之退然陰陽之進退皆有其漸莫不始緩終速始少終多如陽始復之初九十六變而爲二陽

臨又八變而爲三陽泰又三變而爲四陽大壯又一變而爲五陽夬而極而爲乾此陽之進也陽之進卽是陰之退陰始於姤之初二十六變而爲二陰遯又八變而爲三陰否又三變而爲四陰觀又一變而爲五陰剝而極而爲坤此陰之進也陰之進卽是陽之退陽之進數卽陰之退數陰之進數卽陽之退數此長則彼消此消則彼長一定之勢必然之理也復至無妄二十陽姤至升二十陰明夷至同人二十八陽訟至師二十八陰臨至履二十八陽遯至謙二十八陰泰至乾三十六陽否至坤三十六陰進之數也復至無妄二十八陰姤至升

二十八陽明夷至同人二十陰訟至師二十陽臨至履
二十陰遯至謙二十陽泰至乾十二陰否至坤十二陽
退之數也此進之緩卽彼退之緩此進之速卽彼退之
速此進數之少之多卽彼退數之少之多無有二也然
自復至乾爲陽之長自姤至坤爲陽之消自姤至坤爲
陰之長自復至乾爲陰之消一消一長有大界限萬物
共一陰陽也而一消一長之中又各有界限消而長長
而消爲消爲長之不一一物各一陰陽也以言乎長陽
自復始陰自姤始一長而三三消而二二長而四四消
而二二長而四四消而三三長而五五消而二二長而

四四消而三三長而五五消而三三長而五五消而四
四長而極乾坤是也長極而消得姤復焉以言乎消陽
自姤始陰自復始五消而三三長而四四消而二二長
而四四消而二二長而三三消而一一長而三三消而
一一長而二二消而盡乾坤是也消極而長得復姤焉
一消一長一長一消長中有長長中有消消中有消消
中有長自然而不待安排布置者也合而言之自復
至乾百一十二陽陽中陽也八十陰陽中陰也自姤至
坤百一十二陰陰中陰也八十陽陽中陽也百九十二
陽總一陽百九十二陰總一陰百九十二陽百九十二

陰總一太極推而至於百千萬億之陽總一陽百千萬億之陰總一陰百千萬億之陽之陰總一太極太極不離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陰陽易也所以陰陽太極也故曰易有太極

六十四卦

帝王世紀曰炎帝重八卦之數究八八之體爲六十四卦史記周本紀曰西伯囚美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揚子雲言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孔鮒達周易疏曰重卦之人王弼以爲伏羲鄭玄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以爲文王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

知新錄

卷一

六

於神明而生蓍謂伏羲也又繫辭之論用蓍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太昊始有著筮則伏羲重卦明矣穎達以爲王弼以伏羲既畫八卦卽自重爲六十四卦爲得淮南子亦曰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不然周官太卜三易二曰歸藏杜子春以爲黃帝書而其卦六十四安得與周同也

易六卦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脩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

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錫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反汗

劉更生上封事曰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明末愍帝時政令皆犯反汗轉石之病反汗二句譬喻奇甚

繇爻

知新錄

卷一

七

繫辭曰易之興也當商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司馬遷曰文王囚而演易楊子法言曰文王重易六爻漢書楊雄傳曰文王附六爻藝文志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按升之六四曰王用享於岐山謂文王也文王之追王在克商之後明夷之六五曰箕子之明夷箕子之囚在觀兵之時二者非文王之所及也乾鑿度曰垂皇者義卦道演德者文通卦驗曰蒼牙通靈昌之盛蓋言卦繇辭文王作也春秋左氏傳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蓋言卦爻辭周公作也易廣三聖不言周公穎達謂父統子業故也

易理

大易不言有無釋氏言不有不無又曰不無不可謂之有不可謂之無老氏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靈樞經曰能入無爲而應有爲能用有爲而返無爲意皆有無對待惟不言有無則道體渾然矣楚人失弓楚人得之曰去其楚可也曰去其人人可也子謂竝其得失而忘之則其心境亦渾然矣

論易

真西山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一消一長天之理也人而學易

知新錄

卷二

八

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言則陽爲善爲吉陰爲惡爲凶獨言陽則陽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爲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爲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全體皆易蒙謂易有理有數言理則程言數則邵至朱子作本義啓蒙兼二家說先儒謂言理則洞然即與吾心合言

數者儻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窮理而精可以修身

治人言數不精必將流於技術自當舍數言理也程氏論易謂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微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至微者理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脩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此程氏論易曰理曰變曰象曰辭也邵氏論易謂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朱子論易謂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三家雖不同所謂辭象未有遺者豈不以理數變占其意皆存於

知新錄

卷二

九

象與辭之內乎程氏指出易之本旨邵朱教人讀易之法學者皆當參究至於數之一字可不必致力蓋數何嘗不在理之內也

朱子周易本義

日知錄曰周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經經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謂之傳傳分十篇彖傳上下二篇象傳上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各一篇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翼故十二篇孔氏正義曰十翼者上彖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陸德明釋文曰太史公論六家要旨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班固謂孔子晚而好

易讀之章編三絕而為之傳傳即十翼也前漢自漢以來為費直鄭玄王弼所亂取孔子之言逐條附於卦爻之下程正叔傳因之及朱元晦本義始依古文故於周易上經條下云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為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易經大全凡例曰程傳本義既已定從程傳元本而並行而諸家定本又各不同故今本義仍以類從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殺亂象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

生之不讀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遂即監版傳義之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為朱之次序蔡清易經蒙引謂之今所編刊行易經本義今四書版本每張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注皆小字書經禮記並同惟易每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本義皆作大字與各經不同明為後來所刻是依監版傳義本而刊去程傳凡本義中言程傳備矣者又添一傳曰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為也坊刻擅改古書宏有嚴禁是學臣之責朱子詩集傳序蔡仲默書集傳序今南京刊大本本改曰詩經大全序書經大全序此即亂刻古書之一驗幸監本尚存相傳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又云秦以焚書而五經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經亡今之為科舉之學者大率皆帖括熟爛之言不能通知大義者也而易春秋尤為繆盪以象傳合大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臣五必君陰卦必云小人陽卦必云君子於是此一經者為拾藩之書而易亡矣胡氏曰傳一句兩句為旨而以經事之相類者合以為題傳為主經為客有以彼經證此經之題有用彼經而隱此經之題於是此一經者為射覆之書而春秋亡矣天順三年浙江溫州府永嘉縣儒學教諭羅懋言此者浙江鄉試春秋摘一十六段配作一題頭緒太多及所錄程文乃太簡略而不統貫且春秋為經屬詞比事變例無窮考官出題往往棄經任傳甚至參以己意名雖經題實則射覆乞勅禁復程朱之書以存易當各自備三傳啖趙止上從之諸家之說以存春秋必有待於後之興文教者

又曰希夷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學興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舉竄迹於其中以爲易而其易爲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之遠矣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子所以思得見夫有恒也有恒然後可以無大過

游魂爲變

鬼者歸也張子曰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此之謂歸陳無已師以游魂爲變爲輪迴之說呂仲木棟辨之曰長生而不化則人多世何以容長死而不化則鬼

知新錄

卷二

圭

亦多矣夫燈炮而然非前燈也雲霓而雨非前雨也死復有生豈前生耶呂此意論衡先已言之論衡曰人之生其猶冰也水凝而爲冰氣積而爲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又曰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五藏不傷則智惠所藏智惠已敗矣所用爲智惠者已去矣天下無獨然之火世間安有無體獨知之精

日知錄曰精氣爲物自無而之有也游魂爲變自有而之無也夫子之荅宰我曰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

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朱子曰昭明露光景也鄭氏曰焄謂香臭也蒿氣蒸出貌許氏曰悽愴使人慘慄感傷之意魯菴徐氏曰陽氣爲魂附於體貌而人生焉骨肉斃於下其氣無所附則發散飛揚於上或爲昭明之氣或爲溫然焄蒿之氣或爲肅然悽愴之氣蓋陽氣輕清故升而上浮以從陽也所謂游魂爲變者情狀具於是矣延陵季子之墓其子也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張子正蒙有云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其精矣乎

知新錄

卷二

圭

唯物也故散必於其所聚唯變也故聚不必於其所散是故聚以氣聚散以氣散味於散者其說也佛荒於聚者其說也僣
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氣之盛者爲神神者天地之氣而人之心也故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聖人所以知鬼神之情狀者如此

三十六宮

唐徐凝漢宮曲水色簾前流玉霜趙家飛燕侍昭陽掌中舞罷簫聲絕三十六宮秋夜長許渾秦樓曲秦女夢

餘仙路遙月窓風簾夜迢迢潘郎翠鳳雙飛去三十六
宮聞玉簫邵康節觀物詩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
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
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
都是春注陽卦乾三宮震坎艮各五宮合之爲十八宮
陰卦坤六宮巽離兌各四宮合之爲十八宮總之得三
十六宮棠按此詩論易理也人能知易便無地不悠然
自得月窟是姤卦五月一陰生天根是復卦冬至一陽
生極盛極衰到極處必復此處究出根由自可安身立
命窮通悔吝無一而不自得所謂三十六宮都是春也

知新錄

卷二

書

三十六宮包一部全易言與唐詩之所謂三十六宮者
另是一種門徑也

熊氏剛大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合之爲三十六宮也

姤

日知錄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盛治之極而亂萌
焉此一陰遇五陽之卦也孔子之門四科十哲身通六
藝者七十有二人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
盛矣而老莊之書卽出於其時後漢立辟雍養三老臨
白虎論五經太學諸生至三萬人而三君八俊八顧八

及八廚爲之稱首馬鄭服何之注經術爲之大明而佛
道之教卽興於其世胡三省曰道家雖宗老子而西漢
以前未嘗以道士自名至東漢始
有張道陵于吉等是道與
佛教皆起於東漢之時是知邪說之作與世升降聖
人之所不能除也故曰繫於金柅柔道牽也嗚呼豈獨
君子小人之辨而已乎

大禹訓

音韻之學在昔已有不自詩三百始也內作色荒外作
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大禹
之訓凡二十四字而古今敗亡無不由之後世古詩之
體亦原於此

知新錄

卷二

書

詩題

三百篇之詩人大率詩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
名篇故十五國並無一題雅頌中間一有之若常武美
宣王也若勺若賁若般皆廟之樂也其後人取以名之
者一篇曰巷伯自此而外無有也兩無正篇韓詩篇首
有兩無其極傷我稼
稽二五言之興始自漢魏而十九首竝無題郊祀歌鏡
歌曲各以篇首字爲題又如王曹皆有七哀而不必同
其情六子皆有雜詩而不必同其義則亦猶之十九首
也唐人以詩取士始有命題分韻之法而詩學衰矣杜
子美詩多取篇中字名之如不見李生久則以不見名

篇近聞犬戎遠遁逃則以近聞名篇往在西京時則以往在名篇歷歷開元事則以歷歷名篇自平官中呂太一則以自平名篇客從南溟來則以客從名篇皆取首二字爲題全無意義頗得古人之體見日知錄

什

詩文小雅以十篇爲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耳今稱詩爲佳什於義何取

鄭衛

先君樛園詩評云朱子曰二南雅頌祭祀廟聘之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作也夫子於鄭衛既絕其聲矣

知新錄

卷二

七

使又奏之朝廟未知將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馬氏曰不然季札觀周樂卽鄭衛皆在焉則諸詩皆雅樂矣使爲狹邪周樂安得有之樂師何得歌異國邪淫之詩乎嘗思古人合樂之意真有不可曉者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燕禮歌之采蘋繁夫人大夫妻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邇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以享元侯文王大明綿興周之詩也而兩君以之相見至於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六卿餞韓宣子舊賦蔓草子太叔褰裳子游風雨子旗有女同車子柳賦籊兮此

六詩皆朱子淫詩也然所賦或善於叔向而趙武韓起不聞被譏則知鄭衛未始不可施於燕享

風有二義

樛園詩評云風有二義風教上也風氣天地也二者相爲低昂視其所勝各爲所奪人主之權勝則因其所疾反爲所美上弛其柄因於其故而日甚焉以趨於亡矣故均一岐周也文王用之而爲周南秦用之而爲秦風均一變風也唐魏變而猶儉鄭衛變而遂流有操之者也

孔孟毛鄭

知新錄

卷二

七

樛園詩評云孔言詩一言以蔽孟言詩以意逆志毛之傳欲簡矣太少於義非一言也鄭之箋欲詳矣多達於情非意逆也

變風變雅

樛園詩評云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何也常人之情太平則無所更美道絕則無所復譏故初變惡俗則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初得太平則頌之周頌諸篇是也若王綱解紐禮義消亡民逃死而政紛亂此天地閉賢人隱時也雖有智者不復譏刺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乎前故頌聲止也陳靈淫亂之後其惡不復可言故

變風息也然則風雅之變皆王道初衰政教初失而可
匡救追復冀悔其心偕之正道故變詩作也季札聞歌
小雅曰美哉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
先王之遺民焉可見王澤雖竭禮義猶存故曰變詩王
道衰乃作也

變風變雅之譏刺典刑未亡冀可追悔則箴規之意切
鶴鳴沔水殷勤而責王淫風大行莫之能掾則匡諫之
意微溱洧桑中所以咨嗟歎息以閔世譬之疾病輕有
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急扁鵲之療號太子知其必
可生也疾重必死則醫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晉平
知新錄
公知其不可爲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

二南

樛園詩評云周召興王之區又化所由始係采邑而不
國者從商令也國曰風此何言南風居八方無處不被
文王初紂東狄西且夷之化自北而南尚未及遠且天
物未改周召亦殷墟也係之南而不敢以風被之者存
文志也封國千八百矣何以列十五地近而風類者依
於事之巨也封險而屬於與國者統於屬之國也事瑣
詞俚無關王政者任其缺也道遠語隔莫可稍詳者衷
於荒也亦如春秋之載其大者以見志而已矣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
不淫其色哀窈窕而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注云哀
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逮
也棠謂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有哀字則
詩序哀字亦有所本歐公本義云關雎周衰之作也太
史公曰周道缺而關雎作蓋思古以刺今之詩也謂此
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不淫其色而能與左右勤其
職事可以琴瑟鼓鐘友樂之爾皆所以刺時之不然也
先勤其職而後樂故曰樂而不淫思古刺今而言不指
知新錄
切故曰哀而不傷

關雎

四詩獨毛詩與經傳合如關雎正風之首三家皆以爲
刺餘可知矣漢書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漢明
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襲三家之謬也

葛覃

樛園詩評國君夫人而歸寧乎法服而澣洗煩澣如里
姥邨婦乎無中生有幻境不窮所謂說詩不以辭害意
也

卷耳

樗園詩評人之體非真爲之也陟岡豈婦人事蓋夫人憶文王行道之難欲其飲酒自遣又懼困於馬僕之間耳貼文王爲妙

兔耳

樗園評讀兔耳周才見端矣大者爲鷹揚之釣小者彌兔耳之網見兵象之四樹也然文養之爲兔耳之咏武用之卽虎賁之誓天物將移人事先奮豈偶然哉墨子云文王舉閔天大顛於耳網之中授以政而西土服

本義云左傳晉卻至爲楚子反言天下有道則諸侯有

知新錄

卷二

手

享宴以布政成禮而息民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及其亂也諸侯貪冒爭尋常以盡民則畧其武夫以爲腹心二者皆引趕趕武夫之詩以爲言如卻至之言公侯干城爲美公侯腹心爲刺

鵲巢

樗園詩評鳩性拙拙是德無非無儀故取象於鳩也

行露

樗園詩評文貞如此豈真有强暴侵陵如所稱多露者而且至於訟獄是文王之化只可行於女子而不可行於丈夫也雀鼠淫貪借言不能穿其牖屋蓋躬行貞戒

志氣清明已決於賦詩見志之日矣

何彼穠矣

樗園詩評國初未定謚法文考或稱平王或稱寧王毛傳釋文王是也若左曰與諸兒是又烏足以汚召南耶

騶虞

樗園詩評此春蒐也蒐蓬記其時紀糴之五記其物一發而罷記其仁騶也虞也記其官吁嗟乎隱痛之言也所以止殺也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五祀而取一焉明此意也左傳有六騶羣騶若山虞澤虞屬在地官七騶咸駕著之月令久矣非白虎黑文也

知新錄

卷二

至

凱風

淵明爲孟嘉作文有云凱風寒泉之感實傷厥心孟嘉之女淵明之母也若如朱註言衛之淫風流行則凱風寒泉四字不可用矣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兩語同調

匏有苦葉

本義云魯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晉叔向曰苦匏不才供濟於人而已蓋謂腰舟以渡水也詩人以腰匏以涉濟不問水深淺期於必濟如宣公烝淫宣夷二姜不問可否惟意所欲

出宿于千飲餞于言

千言註無所考今按隋志邢州有千山言山爲邢國今順德府唐山縣也則賦泉水者當爲邢侯夫人耳觀衛詩邢侯之姨想由姊妹而復結婚姻故衛女嫁邢耶誌此聊補注之缺

新臺

朱仁宗時講官諱講新臺仁宗云聖人刪詩義助勤戒不宜有避可謂得古人垂訓之意

定之方中

樛園詩評魯僖公之思馬斯臧也本之思無邪也衛之

知新錄

卷二

奎

駉牝三千也本之秉心塞淵富庶未有不成立於志者

相鼠

樛園詩評無禮卽懼之以死似誕然春秋朝會聘享執玉俯仰便決死生如趙武斷伯有之賦鵲鵲內史過斷晉侯之情受瑞以禮爲鑒絲忽不差亦何奇也

始言儀止猶在威容終而說禮則舉全體矣按關尹子謂聖人師拱鼠制禮爾雅云鼠翼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之謂之禮鼠詩亦取此也

千旄

樛園詩評馬止於四無五之六之之理言其盛也然漢

制太守駟馬也而加秩中二千石稱五馬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則五之六之亦不無也

載馳

樛園詩評載馳望救也狄入衛以閔公二年十二月冬迄麥芄芄則次年夏矣經歷三時四隣不聞援恤從簡書者所以有大邦之控也其後竟得齊桓之力俾致中與夫人之識不高人遠乎

初夫人之未嫁也齊許皆求衛侯將與許夫人以傳母告曰古者諸侯之有女也所以苞苴玩弄係援於大國也今齊大而近如近境有寇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

知新錄

卷二

奎

此詩便脩此着奇奇

考槃

樛園詩評碩人列於俳優邦桀役於父執考槃君子其知所自托矣孔子曰吾於考槃見遯世之士不悶也

碩人

樛園詩評建明德者取四岳之裔與周治者美大邦之子唐棣韓奕皆稱族類以見國君之尊不得棄嫡匹妾君威衰矣白華之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今此之謂也

千咍鳩兮無食桑葚

樛園詩評中郎之哭卓也文若之殉曹也子雲稱美於

新莽龜山推轂於蔡京柳州濡足於權倖皆食甚之鳩矣

王風黍離

樗園詩評雅屬天子無正變皆雅也風屬諸侯雖二南國本之詩亦風也黍離縱節奏不同亦應附於何草不黃諸篇之下而奈何風之則周微自夷於風而姑安之耳

又云卜宅與王地舍以與人秦難始此此詩人之憂也不是徒悲宮室爲憂耳

揚之水

知新錄

卷十一

書

樗園詩評讀揚之水而知平王不復能東征也文侯之命施施然如平康之世矣猶不似揚之水忘親保仇爲已甚也春秋之義賊不討親不壅枕塊寢苦無時而釋事犬戎尚緩耳春秋不責踰國而討賊君子辭也申侯實弑幽王而置之而又親之而可乎幽王之禍由世子以申爲所出之故而動於惡今汲汲功申侯而親之而戍之則幽王之弑非平王實弑之耶

鄭風

樗園詩評宋儒泥放鄭聲一語盡去卜序而以淫奔目之不知文詞爲詩管絃爲聲鄭聲濫而志淫故在所放

豈緇衣諸什也其係鄭於王後者以爲王國所依也

東都之遷子定其鼎太戎之變父死其難當時列侯無出鄭右者

女曰雞鳴

樗園詩評須識得勤業親賢皆是雞鳴時商量語耳若但就兩項言鄭夫婦是看仙人手中扇耳

野有蔓草

樗園詩評思君子也六卿餞韓宣子子奮首賦此宣子善之曰吾有望矣豈淫奔之詩而不諱於客乎

齊風敝笱

知新錄

卷十一

書

樗園詩評既齊詩何刺乎魯莊無風而有頌頌不刺故列之於此歐陽永叔謂見其惡於他傳者是也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

冠屨不空同處喻兄妹不空爲夫婦

魏風葛屨

樗園詩評要看看是福不是儉卽此縫裳一事岌岌乎如日行北陸氣寒暑短何以長世也

伐檀

樗園詩評詩有競競用世之心陶士行運甕徐孺子自耕范仲淹居官計俸養之費與一日所爲事足相質否

則臥寢不安奉公之義也又評生而無益岩處亦素餐也故西山之薇白吃不得空

唐風蟋蟀

樗園詩評蟋蟀山有樞猶然葛屨三詩之志也君教然也亦地氣然也地瘠則其氣不生故民得於物產之薄而畜地堅則其氣不洩故民得於天性之厚而嗇然視秦有悲傷慘戚之意焉故敦以聖賢之教而有餘乘以英雄之資而不足也

揚之水

樗園詩評不敢告人則已告人矣素衣朱襪何等服色

知新錄

卷二

秦

我聞有命何等密謀而明明篇什見之不敢告人之語直同兒戲此固有心人儆晉之言如廝養卒所言名求趙王實欲燕殺之也惜庸主碌碌不解此老一片婆心耳

昭侯無大不道之行但微弱耳桓叔借好德以市其民故國之有強封寧使其暴母使其德可畜百叔段而不能畜一武叔此任城所以有東蒞之毒而陳思有煮豆之泣也朱襪相從其陳橋之黃袍乎

秦風

樗園詩評秦楚皆夷不與盟會楚無風而獨錄秦卜周

祚之終矣

矣

季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能夏則大蓋知其將有中國

拊髀彈箏擊缶而呼烏烏秦俗也今鼓琴瑟進於中國之音矣

秦以養馬起家以好馬開國以不辨馬亡天下奇奇定書以秦為殿知代周者秦刪秦風以寺人為冠知亡秦者高矣

知新錄

卷二

秦

臣策士為媚子虞人而咸陽為逐鹿之藪矣

蒹葭

樗園詩評此係岐豐故地碩士見一片王圖付秦踐踏傷時感俗思文武成康之人一還舊觀故篇中蒹葭之望伊人即榛苓之思美人也

終南

樗園詩評聖人刪詩錚錚於秦人車馬之盛土地之饒祝願之多連列篇中削簡之下感慨係之矣

陳風

樗園詩評錄陳存舜後也夫存堯於唐風統宋於商頌

而獨軼禹者杞淪於夷無考也然散見於周雅者三見於商頌者二是亦聖人寓亡於存之道矣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管子有掘閱得玉勾閱與穴通言掘起於穴也

幽風

樛園詩評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邠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興衰非其類也十五國風以是終始之見尊周公與文王等矣

魚麗

樛園詩評西北土厚水渰牛羊多而魚鱉少故燕以水

知新錄

卷二

五

族爲備物

湛露

樛園詩評王者有燕有享享在廟燕在寢燕必升殺於俎與之共食以示慈惠與享訓儉者不同蓼蕭湛露皆燕詩也不嫌重複彤弓饗詩也故曰一朝

本義曰天之潤澤於物者雨露而言露者露以夜降因其夜飲故取以爲比

彤弓一朝饗之

樛園詩評錫弓矢亦有旅弓矢千獨柔彤弓從所貴也凡錫弓矢必行饗禮烹大牢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上公九獻三問勞侯伯七獻再問勞子男五獻一問勞數終而止不得終日故曰一

家父作誦以究王誥

本義云詩三百五篇惟寺人孟子自著其名所謂吉甫作誦皆非吉甫自作之詩所謂誦者豈得以爲詩乎誥訓未嘗以誦爲詩也詩云誦言如醉蓋誦前言而已節南山之不知何人所作家父爲作詩者所述耳

寄矣富人哀此惻獨

本義云寄矣二句言民無祿食天又天害國君既不能恤彼富人而有餘者尚可哀此惻獨而恤之也無可奈

知新錄

卷二

五

何反告富人此窘窮苟且之急辭朱註不取然後世荒早皆賴富人襄助此卽不必注於經而實未嘗無其事也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樛園詩評漢制國有大疑則公卿以下雜議故治河之議不決遂致滔天鹽鐵之議不決遂致瘡夷以至唐之維州宋之靈州皆謀匪一人議匪一日卒至啓吐番之叛開西夏之憂俱謀之不決致之也善乎司馬光曰謀貴多斷在獨此定國是者之準也

胡逝我梁

本義云所謂魚梁者古人於營生之具常不欲他人輒至其所詩屢見之詩曰毋逝我梁谷風小弁皆有之谷風夫婦乖離之詩也其棄妻之被逐者爲此言矣小弁父子乖離之詩也於太子宜曰之被廢又爲此言矣胡逝我梁何人斯有之此朋友乖離之詩於蘇公之被讒其語又然考古人之意於人情不遠谷風小弁夫婦父子恩絕而國家喪何獨於一魚梁而每以爲言假托之辭也詩人取當時俗所顧惜之物戒人無幸我廢逐而利我所有也蘇公之意亦然

大田

知新錄

卷一

辛

甫田之詩曾孫來止是耘耔時大田曾孫來止是收穫時一耕一穫都親看過此方是能知小民之依

瞻彼洛矣

樛園詩評自古都會必居大川之側以四方朝貢漕輓爲易也如在渭之將豐水東注禹貢所列貢道此意可見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

摧古莖字也鄭箋云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則食之以穀

小雅何草

申公曰何草不黃桓王之世伐滕杞唐薛諸國連歲不息周人苦之而作

樛園詩評自菀柳至此多似風體二雅之音響盡矣猶存之於雅者夫子不忍亡周之舊也

又云隰桑亦風也與采芣無以擇也緝蠻而下獨芣葉於燕享之義庶幾之卽漸漸之石苔之華何草不黃不居然變風乎而升於雅夫風可升於雅卽雅已自亡矣况乎其升者又其變焉者也

又云角弓十二篇類國風而列於雅何也雅天子燕享詩也迨其變也而朝廷之上畿甸之間臣工士女雜附

知新錄

卷二

辛

焉臣工之附也蒙天子也士女之附也蒙臣工也相沿失而不知孔子不刪以爲借此以觀世變而立教焉夫雅之降也一降而爲六月再降而爲沔水三降而爲節南山雅降而復爲雅雅亡而亦復爲雅降與亡之極乃轉而爲春秋未始轉而爲王風矣

或云黍離而下非王風乎不知王風指王城言之也王城自有風何與天子之雅哉且降誰降之也時王降之乎孔子刪詩自以其私意而貶天子其何以訓且雅變降而爲風則都人士諸篇音節俱肖風何不斷而升之而待盡於何草不黃也此拘儒之言也周南獨非王畿

甸之詩乎不遂入雅何也當周初盛時雅自雅而已天子有風焉則亦巍然風也與王風并焉也迨後而畿甸之詩始附於雅不然角弓諸什豈惟風變風焉已矣故世之衰也天下之風皆變而天子獨愛其變雅之名由是觀之風之敝也升而爲二雅而雅之敝也不降而爲國風矣

大雅文王

樛園詩評詩之語未有精於文王之篇者也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曰穆穆文王云云曰上天之載云云周公之作易也已窮數矣周公之作禮也已窮政矣其作書

知新錄

卷二

畫

縣縣瓜瓞

樛園詩評瓜陰物在穴亦陰物不遷於岐而卽安於隘隘日與犬戎爲伍其何保大之有幽之有戎難也天贊之也公劉遇狄文王又遇狄則不甯之竄於戎其勢固至於此耳周衰者屢矣而卒以興公劉有狄難而大太王有狄難而益大有狄難而後其國益徙而南有狄難而後其民益厲而憤後世有狄惴惴焉卒削以亡悲夫雍與狄隣至春秋而猶狄秦也古公太王未必爵秩藏

於憲府其如後世會長焉耳今觀其創制規模固已宏遠矣

思齊

樛園詩評王季無特咏也而見於皇矣之篇太姜無特咏也而見於思齊之篇其見之也親親也而無特咏太姜之德降任姒也王季亦然其古人不欺也夫

皇矣

樛園詩評公劉遷邠曰思輯太王遷岐曰懃止王季作邦曰順比安民一念家法相承

又曰舜禹以匹夫崛起誅放竄伐天下安於固然而不

知新錄

卷二

畫

以爲怪至武周始岌岌其不安且嘵嘵欲自白也武成之書皇矣之什皆此志也原數其先世之明德顯功以爲自其祖父之時已宜有天下久矣然天下亦因以不靖八誥撫之而猶恐其不勝也曰天曰帝喋喋不已焉天也帝也後世一切矯誣者固不已借口哉

生民

樛園詩評歐陽嚴氏老泉皆謂履帝者履高辛氏之武以行祭將事齋肅故感動之速鬼神食氣曰歆上章上帝居歆是也以降格有身何必云歆歆如有人道之感

鳧鷖

樗園詩評古者公尸不與祭畢之宴恐雜之兄弟中以
褻也故特舉繹夏曰復殷曰彤周曰繹繹者尋繹而復
舉也旨酒嘉穀卽前禩將之餘滴假享之餘羞也見盛
世重親親篤祖考太平景象

卷阿

召公思去而周公留之以爲鳴鳥之不聞也至召公留
而游於卷阿乃自矢鳳凰之歌猗歟盛歟身相四朝其
造於周豈淺哉

修德用賢是媚於庶人處而吉士惟王所使則是媚於
天子處然必媚於下而後能得媚於上也

知新錄

卷一

書

民勞

樗園詩評讀民勞而後知周之速敝也成王三世而問
水濱四世而天下有車轍馬跡焉七世爲汾矣民力其
詭隨作矣十世而爲東遷自四十九年接乎隱之元年
而入春秋其王歸贈也來聘也錫命會葬也求車求金
也其共主其陪隸而已然則周之爲周也其亡爲最後
而其弱也最先乎

板

樗園詩評板蕩柔桑瞻卬召旻五篇與小雅節南山以
下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弁巧言諸篇其憂譏

畏幾憫時病俗其事其韻格無不肖者乃獨分爲小雅
而僅以篇首之小別之卽別之義胡取也或曰舊也用
舊又焉取夫子刪而定之乎夫小雅未有諸侯之詩竄
其中賓之初筵與抑戒胡以誥也曰賢也春秋紀事之
書紀叔姬卒卒之公弟叔盼卒卒之賢而得書體也詩
非然也志二詩於淇澳不可章睿聖乎且二南豈有惡
焉卽幽風豈宜居變之末也夫天子不賢其詩夷於風
諸侯賢焉其詩進於雅則道固便於纂者也卽謂錄秦
誓焉亦宜在何草不黃與召旻之後而皆在宣王前何
也安知非刺厲王之醺迷也初筵無徵矣徵諸抑而抑

知新錄

卷上

書

非懿也韋昭侯包之言烏足信諸夫懿戒或逸焉吾徵
諸詩序而已

蕩

漢書班固對成帝曰沉湎於酒微子所以告之也或號
或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荒之戒其原多在於酒
樗園詩評帝王仁暴不必身受之然後喜怒生焉風聲
所被民氣如響成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厲王暴虐單
及見方可畏也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終

姪日獻 孫燦正字

燕在閣知新錄卷三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宣城梅文鼎定九

莘墅吳 建長卿

潭濱黃 又燕思

西安馬 建植公 泰校

抑

樗園詩評二雅載衛武詩二何以不錄於衛也武賢者也詩風之頑也菰竹已誌之矣何居而錄於雅且分而配大小云曰此錄秦誓意也錄秦誓以爲王事之近而

知新錄 卷三

伯之脩也且夫子見微焉以爲秦代周也衛武而後日失其序奈何以秦誓例之而非也睿聖之賢文武後莫及者其人非復衛侯也其言非復衛風也詰誓之言削秦誓也將奚錄諸而抑戒亦猶是而已矣其分大小雅也賓之初筵指一節也而抑戒則全體矣且賓之初筵似有爲乎宴享而爲之者也抑戒之詩和而莊是固便於獻納者哉
輯柔爾顏以友君子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想古人接賢士大夫一片精神
桑柔

樗園詩評古今之亂未有如周之亟者也數十傳積德而興也七世而遂亂故以桑柔爲比諸侯蠶食之矣周之於物象瓜也桑也瓜甘則潰桑盛則柔嗚呼所自來矣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樗園詩評歌於王則爲誦誦之詞則爲詩詩之聲則爲風孔碩肆好言申伯德業所致非自誇其能詩也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

鄭康成云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詩言君子是識君子而小人矣

知新錄 卷三

召旻

樗園詩評周南稱周公召南稱召公明化之盛必有關於二公也風終而係以豳雅終而係以召是明化之衰者必有思於二公也

頌

樗園詩評雅之終文王頌之先文王也一也王季周近親也雅別見於他篇而頌則杳然闕也武之頌闕八篇而始及之十八篇而始專及之豈詮次之無義也詩無不韻載芟振古如茲以爲不叶馨寧今韻則清廟句相德廟斯又何說也周頌爲章者一魯商不一周頌皆數

語耳所謂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復見文王焉聖人之言也郊社山川祭之大者也無詩也闕也我將時邁非特舉也且饗田薦脯靡所不舉而獨闕此乎楚茨信南山大田附幽雅矣思文臣附幽頌矣王季無頌君子非之况后稷之始祖哉因其頌思文偶肖於幽而遂移用之而祀后稷之道不尊矣魯頌斷自僖公而下而一言不及周公夫春秋立武宮立殤宮固過何至並其始祖而闕略之此必先有而後逸也宣王敦彼淮浦與高宗奮伐荆楚無異商中興有頌周中興則無非有司失其傳乎

知新錄

卷三

三

清廟

樛園詩評大雅思齊稱文德雍雍在宮肅肅在廟而後德造興焉則駿奔於清廟者來雍雍而止肅肅固其徵也

思文后稷

樛園詩評來小麥牟大麥冬至郊祀惟二麥生易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也故春秋無麥則書來牟之重如此有瞽

樛園詩評武樂六成始作而北出再成而減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

綴以崇天子永觀厥成有可深長思矣

潛

樛園詩評西北牛羊多而魚少雅頌必舉魚明備物也

泮水

樛園詩評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事無所考故不質其爲僖公詩細玩所贊德幾於聖明似非僖公所能當也應是伯禽伐淮夷飲至之燕詩云既作泮宮則知爲蒞國始事矣按左傳僖公十六年冬公從齊侯會于淮而被執明年九月乃釋歸不聞僖有伐淮夷之功也費誓云徂茲淮夷魯人三郊三遂汝則有無餘刑伐淮夷而

知新錄

卷三

四

得志者唯魯公伯禽耳此其歸而獻賦之詞也通典載魯郡泗水縣泮水出焉則知泮爲水名魯侯作宮其上故云泮宮漢儒妄受師說以爲諸侯學宮名泮宮亦無據

閟宮

樛園詩評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於太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始行郊禘史克作詩以誦也按惠公使宰讓請郊於平王王使史角往止之則魯之郊禘非成王賜也明矣夫子感之而云周公其衰夫子何予魯哉既不予則何爲列頌蓋魯比於先代巡狩不

陳風故係於周頌後明魯之從周也但風有褒刺頌則
尚美終是誦者猶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著之以
見僭也然則僭亦可頌乎曰頌之者克詞也列之者子
志也

又云天子之尊諸侯原不得以其屬通之魯之祀也斷
自周公以下以上之先王先公當推而遠之不敢擬於
周也魯祭周公有異數矣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尊用黃
目灌用玉瓚升歌清廟晁而舞大武禘而舞大夏妹東
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蠻夷之樂於太廟言廣魯
於天下也彼有取爾也僖公何居而遠及姜源后稷也

知新錄

卷三

五

哉成風璧妾僖中主耳儼然頌之亡乎人之詞矣

又云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詩故曰周
自隱桓以下不書郊亦不識其廢禮知郊自僖公也毛
鄭以闕宮爲姜源廟毛傳又以新廟爲閔公廟皆非也

鄭衛國風

新城雜錄云吾鄉武城王文定公嘉靖中官吏部侍郎名臣也其文錄議論純正節錄數條於此論鄭衛二
國風曰鄭風二十一篇其的爲淫泆之詞者野有蔓草
溱洧二篇可疑而難決者丰一篇而已其他細衣二秘
於田清人羔裘女曰雞鳴出其東門七篇語意明白難

以誣說至於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籜兮
狡童褰裳東門之墉風雨子衿揚之水凡十一篇序說
古註皆有事可証可據而朱子一切翻倒盡以淫奔目
之而蔽以放鄭聲之一語殊不知孔子論治則放聲述
經則刪詩正樂刪之卽所以放也刪而放之卽所正樂
也若曰放其聲於樂而存其詞於詩則詩樂爲兩事矣
且使諸篇果如朱子所說乃淫泆狎蕩之尤者聖人欲
垂訓萬世何取於此而乃錄之以爲經也耶反正詭道
侮亂聖言近世儒者若馬端臨楊鏡川程篁墩諸人皆
已辨之矣又曰鄭衛多淫聲如桑中溱洧男女戲謔之

知新錄

卷五

本

詩蓋亦多矣孔子盡刪而放之其所存者發乎情止乎
禮義而可以爲法戒者也中間三四篇蓋皆刪放之餘
習俗所傳而漢儒於經殘之後見三百之數有不足者
乃取而補之而不知其爲世教之害也按左傳韓起聘
鄭鄭六卿餞於郊宣子請皆賦子驥賦野有蔓草宣子
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
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宣子曰二三君子數世之
主也可以無懼矣夫餞大國之使而所賦皆淫奔之詩
辱國已甚宣子又何以欺其爲數世之主乎此亦一證
且知野有蔓草亦必非淫詩也棠少時侍先君祠部

公側言及鄭衛國風先君曰木瓜美齊桓也韓宣子聘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思報德也野有蔓草思君子也六卿餞韓宣子子蕢首賦此宣子善之曰吾有望矣豈淫奔之詩而不諱於客乎宋儒泥放鄭聲一語盡卜序而以淫奔目之不知文詞爲詩管絃爲聲鄭聲濫而志淫故在所放非謂緇衣諸什也又云東都之遷子定其鼎犬戎之變父死其難當時列國侯無出鄭右者其係鄭於王後以爲王國所依也棠因武城新城之論與先君大同小異故復牽連及之

邱鄆衛

知新錄

卷三

七

邱鄆衛成王時遷邱鄆之民於雒邑是周盛時已無邱鄆矣季札觀樂只言衛不及邱鄆可知三者是總名也其詩不當分屬此乃漢儒之誤也

魯春秋

左傳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是孔子未作春秋之先已先有魯春秋矣伯禽至孝公三百五十年不應毫無記載是必史失其傳

春王正月劉原父以王之一字爲聖人新意不知三代器款識皆有王其月字樣廣川書跋載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乙亥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爲法不獨魯矣

經文失次

禮記樂記寬而靜至溫良而慈一節當在愛者宜歌商之上文義甚明然鄭康成因其舊文不敢輒更但注曰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書武城定是錯簡有日月可攷蔡氏亦因其舊而別序一篇爲今攷定武成

程子改易繫辭天一地二一節於天數五之上論語必有寢衣一節於齊必有明衣布之下

蘇子瞻改書洪範曰王省惟歲一節於五曰曆數之下攷康誥惟三月哉生魄一節於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下

知新錄

卷三

八

上

朱子改大學康誥曰至止於信於未之有也之下改詩云瞻彼淇澳二節於止於信之下論語誠不以富二句於齊景公有馬千駟一節之下詩小雅以南陔足鹿鳴之什而下改爲白華之什

王文憲

名作

二南相配圖洪範經傳圖重定中庸章句

圖改甘棠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三章於王風仁山金氏本此攷斂時五福一節於五曰考終命之下改惟辟作福一節於六曰弱之下董文清槐改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二節於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之上以爲傳之四章釋

格物致知而傳止於九章則大學之文元無所闕

鳳翔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鶴在陰已下七節

自天祐之一節憧憧往來以下十一節此十九節皆文

言也即亢龍有悔一節之重見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

八節屬於天玄而地黃之後依卦序

顧寧人謂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

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

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

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芣十

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

知新錄 卷三 九

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

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朱子曰月傳

燕燕之前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

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

謂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十月之

妻之云自漢興之初詩移其次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

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數時釋思

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

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耆其六爲恒章次復相隔越儀

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

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
頌各得其所者矣

三禮

日知錄曰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書詩

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是時儀禮春秋皆不列學

朱文公乞脩三禮劄子遭秦滅學禮樂先壞其頗存者

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

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

朱子言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

記便有冠禮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禮以至燕射之

知新錄 卷三 十

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

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

是則儀禮之廢乃自安石始之語類言儀禮舊與五經

宗朝有開寶通禮科禮官用朱子又作謝監獄文集序

此等人爲之介甫一切罷去日謝綽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間聞讀書

聲入而視之儀禮也以時方專治王氏學而獨能爾異

之即與俱歸勉其所未至遂中紹興三年進士第在宋

已爲空谷之足音今時則絕響矣

三加四加五加

冠義云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

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成人者將責其成人之禮焉責成人禮焉者將責其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四者之行於人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禮書云士禮始加緇布不忘本也次加皮弁朝服也三加爵弁祭服也不忘本然後能事君能事君然後能事神所謂彌尊喻其志如是而已若諸侯則始緇有冠緇綏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天子則始玄冠朱組

知新錄

卷三

士

纓次皮弁三爵弁四玄冕五衮冕矣始祝棄幼志順成德再祝敬威儀慎爾德三祝兄弟具成厥德以順成德然後慎德慎德然後能成德也未冠之前筮日筮賓然後設盥帨陳冠冠有官者公服帶靴無官者襴衫帶靴通用皂衫深衣大帶履櫛帶掠以卓子陳於房中酒注盞盤陳於服北櫛頭帽子冠并巾各爲一盤盛之賓揖將冠者立於席右以櫛帶掠陳於席左賓揖將冠者卽席爲之櫛合紛施掠乃降主人亦降賓盥畢主人揖升復出執事者以冠與巾之盤進賓降一等受冠筭執之正容詣將冠者前向之祝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

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乃跪贊者以巾跪進賓受加之興復位冠者適房釋簪衫服深衣加大帶納履出房正容南面若宗子自冠則賓揖之就席賓降盥畢主人不降餘並同良久賓揖冠者卽席跪執事者再以帽子盤進賓降二等受之執以詣冠者前祝之曰吉日令辰乃申爾服承爾威儀淑謹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加之復位揖冠者適房釋深服皂衫革帶繫鞋出房立三加櫛頭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若襴衫納靴禮如更加惟執事者以櫛頭進賓沒階受之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

知新錄

卷三

士

受天之慶贊者徹帽賓乃加櫛頭執事者受帽徹櫛入於房此文公家禮也按文公冠儀云冠者就席受盞先跪祭酒興就席末跪啐酒興降席授贊者盞再拜賓答拜冠者遂拜贊賓贊者少退答拜棠按如此方存古人醮禮之意古適子冠用醴庶子用醢醢重而醢輕也三加三醢蓋一加一醢也又謂酌而無酬酢曰醢醢向質無酬酢酒本酬酢故無酬酢曰醢至於禮書之醢辭亦與文公定本互異棠因此禮久不行於世古人謂之重禮又成人之道非行此禮不能明其義實有不可泯滅者故著於篇觀者詳考焉可也

尙書論

尙書者帝王傳政之書亦卽傳心之書也其大旨在於敬天愛民聖人刪書起唐堯終秦繆荒遠不稽無徵不信取世之彰彰人聽聞者以爲訓誠謂爲政之要不離於此非謂爲政之人盡於此也秦繆爲人較堯舜何啻什伯卽春秋時勝秦繆者亦多矣亦不過重其悔過可與古聖互相發明老泉以尙書論風俗之變如江河之日下謂湯處心已薄而武又其甚者忠之變爲質質之變爲文文之變而又欲反之忠是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予謂不然夫聖賢固無日不以安四海千萬民爲心也

知新錄

卷五

三

孔孟汲汲皇皇無非成已成物如公山之召亦將托足滕文慕爾欲行仁政豈薄於周薄於魯而獨厚於無用之地哉論古者諒其已饑已溺之懷而厚薄之論自可不辯而皎然矣且書之言非盡出於帝王也太康滅德太甲不惠則載其臣下之言若以帝王聖愚爲風俗之變則是堯之風俗變於丹朱舜之風俗變於商均禹之風俗變於太康湯之風俗變於太甲周之風俗變於管蔡而大變於幽王其爲變亦屢更屢息安得謂尙書風俗之變爲江河日下也哉考伏羲後凡十有五氏相繼爲天子神農凡八世蚩尤作亂帝遜居於涿鹿黃帝擒

殺之諸侯推爲天子而降封帝榆罔於潞少昊卽黃帝之子顓頊卽黃帝之孫帝嚳高辛又少昊之孫高辛有子帝摯荒飲無度諸侯廢之而尊堯爲天子堯亦帝嚳之子也堯不傳子而傳舜此三皇五帝也昔人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此說不然不獨三王家天下三皇亦家天下五帝之中亦有三帝家天下也獨堯舜爲古今不經見之事耳若以堯舜傳賢爲厚以湯武征誅爲薄則黃帝降封榆罔亦爲薄堯自立而帝摯廢亦爲薄矣且江河何常日下哉古今此江河異日亦此江河人事極於不忠不孝而止而江河亦自有一定之下也物

知新錄

卷三

三

至於極必變亂至於極必治假若孔子生於六國刪書自周至秦而止則爲變極矣使相仍不反則禍亂相尋當無可窮極又不宜天造漢室俾有文景之風俗以庶幾成康之盛若孔子生於舜禹時刪書自往古至於堯舜而止則爲變亦極矣使相仍不改則子之輩借口聖人又不宜有夏啓承家以廢傳賢之舉而無揖讓之事可知一治一亂有若循環聖賢之心未絕於世上焉者之不能往而不回亦猶下焉者之不能極而不變老泉以江河論書以風俗之變論後世之無聖人皆非明於論政也

周禮

周禮一書或以爲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習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遺亂之書或謂周公未成之書初起於劉歆而成於鄭玄林孝存以周禮爲末世遺亂作十論八難以排棄之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不可行世惟鄭玄徧覽羣經答林碩之難作爲訓註其後唐賈公彥又撰注疏五十卷周禮獨無冬官或以爲散見於五官

文中子最喜周禮一書以爲千載以上聖人未有若周公者焉故居家不廢周禮

知新錄

卷三

五

唐太宗亦喜周禮嘆爲真聖人之作其深知周禮者歟後世用周禮王莽敗於前王荆公敗於後此則非周禮之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禮者之過也

朱子曰胡氏父子以爲是王莽令劉歆撰此書恐不然又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通用天理熟爛之書又曰其所疑者但恐周公當時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方是箇草本

周禮一書先王與民爲生也蓋後世井田廢而民自爲生至於水旱力役困苦之來則民無以爲生夫至於無以爲生仍必輕用其民則犯上作亂無不爲矣

儀禮

朱子曰儀禮禮之根本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又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享之禮莫不皆然又跋其書曰後世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因有可得而推者矣棠謂古禮傳於世有三種儀禮周禮禮記士欲觀禮當從儀禮探討朱子付其門人黃幹十有二卷讀之言禮極有依據

知新錄

卷三

六

大學

大學中庸原先雜在禮記中程氏兄弟始表章之朱子贊盡平生精力然後天下家傳戶誦朱子曰今日讀大學作問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又曰大學是箇胖子要填教他實後來真德秀作大學衍義實本朱子之意而爲之

論語

論語以八寸爲尺紀之不及二尺四寸者約省懷持之便也漢興失亡武帝發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齊魯二河間九篇共三十篇初名傳後孔子孫孔安國教魯

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韓公遺文有答侯生問論語書注云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見於張籍祭公詩辯於洪慶善之說者甚明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作晝子在齊聞韶三月作音浴乎沂以浴作公子在回何敢死死作先雖後人不遵其說然當日爲伊川之學者皆取之

道統

黃幹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于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

知新錄

卷三

七

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

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見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

知新錄

卷三

七

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

至二程子則曰涵義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雖其詳略之不同者愈講而愈明也學者之所當遵承而同守也違乎是則差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

知新錄

卷三

末

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教人者不越乎此矣案按勉齋黃氏爲朱子高弟其總叙聖賢道統最爲詳明學者從此立準復博覽六經諸子而參究其精微庶幾知所趨向矣

陰德陽德

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真德秀曰此義在周禮爲最難通者先鄭氏鄭氏以陰德陽德爲男女之情既未適當而鄭康成則曰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

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此然後陰陽平性情和而能育其類鄭氏之說如此亦未見其必然也此真西山之論也棠攷素問謂牛羊豕犬鴈魚謂之天產天產養精稔黍稷梁麥苽謂之地產地產養形天產爲飛動之物故人之陰氣恐其不揚必食飛動之物作之是以精能養而陰氣不衰矣地產爲五穀之屬故人之陽氣恐其過躁必食五穀之屬作之是以形能養而陽氣不衰矣人之一身原

知新錄

卷三

末

有陰陽二氣精強形壯又恐偏於陰則不中偏於陽則不和是以聖人以禮樂防其陰陽之偏各具中和之氣則與天地同其德矣太宗伯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數句卽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意

爲學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莫不由學而成或謂堯舜孔子皆生知傳稱堯舜禹湯莫不有師孔子自謂不如丘之好學觀書所載數聖人之心傳雖未言學字而無一非學也至說命學於古訓乃有獲又云惟學遜志務時

敏又云惟教學半念終始與於學而學之一字遂開萬古道統之源前此未經見也自高宗與說始言之

理氣

朱子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程子曰有形總是氣無形總是理黃勉齋曰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氣卽是理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分而言之理自爲理氣自爲氣形而上下是也或者又謂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常不足大德必得名位壽理固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天死豈非氣使之然耶

信論

知新錄

卷三

主

信者誠實不疑之謂也本無專屬非如仁義禮智之各有其端故孟子謂仁義禮智爲四端惟信無端或謂信在五常之內豈得謂之無專屬乎曰信爲誠實不疑如不疑此仁不疑此義不疑此禮不疑此智則謂之信也故四端不用信而信在其中此如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土實載此四物春爲木夏爲火秋爲金冬爲水而土實旺於四季矣朱子曰五行之中四者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真實之義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然則離四行四時不見土之全離四德衆善不見信之全矣老子云道之爲物惟恍惟

惚惚今恍其中有象恍今惚其中有物窈今冥今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又云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又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蓋老子之信從恍惚推出之信吾儒之信從物理推出之信從物理推出故四端不言信而信全從恍惚推出故老子言信而信晦嗚呼老氏之學以極無御衆有又抱一無依之信以爲道德之歸此老氏之創見抑知流爲申韓爲後人無窮之害也乎或曰夫子亦嘗獨言信矣民無信不立大學與國人交止於信曰是固然然必先有仁義教

知新錄

卷三

主

化素有以取信於民而民始信其仁信其義而不我棄也若舍夫仁義禮智而僅言夫信是何異尾生之信乎尾生與女子期不仁也率意妄爲不義也不通媒妁無禮也水至而死不智也在尾生何嘗不以爲信乎老子之信何以異於是昔晉獻公有子九人聽驪姬之譖也太子申生縊於新城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盡逐羣公子惟姬之子奚齊及其姊之子卓子留於宮公病召荀息使立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薨立奚齊里克使人殺之又立卓子里克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

息曰吾與先君言矣我欲復言里克殺卓子荀息死之左氏褒之曰詩人有言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以荀息有復言重諾之義夫荀息以復言爲信抑知荀息之復言爲不足重乎夫人之取信於天下後世者必其合乎仁義禮智方足重也夫荀息爲執政之臣苟守之以忠貞必當建論以格君心之非當獻公廢太子逐羣公子屬意於奚齊此取亂之道也荀息許之而使奚齊卓子皆見殺是不仁也身爲執政不能討里克弑君之賊是不義也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乃徒與里克論復言而不爲幼君復讐是無禮也

知新錄

卷三

三

文公在外不知圖立徒從獻公之亂命而使其幼子相繼以死是不智也而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吾不知所爲者何在乎乃徒以復言爲信夫死無益於人國將焉取信繫辭曰履信思乎順夫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吾願天下之言信者不學老氏荀息尾生之屬如土焉旺於四季而已矣

權

君子時中之學全在權字上見孔子云未可與權權字卽是中字人不易知也程伊川曰欲知中庸無如權權須是時而爲中特以筆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

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何物爲權義也又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一廳之中爲中一家則堂爲中一國則國之中爲中初寒時而薄裘爲中盛寒時薄裘便非中矣三過其門不入禹饒之世爲中居陋巷便不中矣居陋巷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便不中矣或曰男女不擾之類皆然曰是也若喪祭則不如此矣楊時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而曰君子而時中蓋所以爲權也棠攷權術之權最不可在

知新錄

卷三

三

於胸中秤錘之權則隨事可以自主有中以爲主而用權以行之則萬事皆有主宰矣莊子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孔子是有心於用世莊子是無心寓物孔權字是用世上見莊權字是不以物害己上見論權雖一而所以用權則不同至老泉說到權術直將權字全說壞也

敬

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恭曰寅曰畏曰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齋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淵履

水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主一無適是存主處謝氏言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尹氏言收斂身心不容一物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爲喻卽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亦親切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做到聖人便不說主敬持敬自然不離於敬也

邵蔡數學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菴南軒東萊象山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

知新錄

卷三

圭

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旨並傳邵蔡二子蓋能發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燦然於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

知命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已能往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耳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訓未嘗不以語朋舊也蘇公頌之孫曰祖父知滄州陸辭上曰

朕屢要用卿輒爲事奪豈非命耶謝上蔡語錄云吾生平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曰他安得胸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作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伊川先生語錄云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迫得之以義不必言命又云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又云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非義則不求此樂天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又其下者也

主人翁

薛文清公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卽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書以自警公持守最嚴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爲之事合理否昔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智曰吾嘗飯牛牛不良搏牛一下君子之過如此其心亦將以自訟乎管寧泛海舟將覆曰吾嘗一朝科首三晨晏起過必在此

以此推之寧之平生無大過舉可知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子敬云惟意與鄰家離婚論者亦以寡過稱之然尙主之嫌子敬不能不恨於是也趙清獻公曰吾畫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所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司馬溫公曰吾平生所爲無不可與對人言者二公之所爲可知矣以上諸公皆是主人翁在室故能寡過朱子謂心要放在腔子裏然則心不在腔子裏皆是無主人翁者也

活處觀理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夫

知新錄

卷三

老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窗前草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闊氣象不患不和平

憂樂說

續自警編云吾輩學道須是打疊得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愠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草弄月

吟風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真有所得大概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若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魏鶴山詩曰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采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履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樂不以憂而廢憂不以樂而忘孔子之樂雖身處困極之中而其樂亦在也顏子之樂雖人所不堪勝之憂而其樂不改也三千之徒鮮或知是曾皙浴沂風雩之樂近之而未全也歷千數百年而程子受學於周子乃令尋孔顏之樂所樂者何事程子有悟於是吟風弄月以歸自周程二子之外能樂此樂者誰歟程子曰時人不識予心樂其所尋之樂歟程子嘗言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此學聖賢之肯綮也朱子之門人有以思量顏子樂處爲言者先生曰不用思量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後見理分明日用純熟不爲欲撓自爾快活今若索之杳冥無朕之際於何可得樂處

知新錄

卷三

老

而今一部論語無限道理所貴學者只在實用功耳他日門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人人有貴於已道理樂去問樂可求否朱曰此難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微而已曰程子謂將身置萬物中並無窒礙何等快活此則顏子樂處此理須是直窮到底萬物爲一始得他日又言學者能尋到極苦澀處方是樂處消息樂無不用功而可得之理聖賢書中所言粗細俱合理會他日又言讀書自樂處未爲有得某所見只是苦處到此廖德明赴潮倅來別告求一安樂法先生曰聖門無此法也然則仲尼顏子樂處學者果易尋乎登山不至其

知新錄

卷三

朱

巔涉水不探其源而侈然以自樂樂其所樂非仲尼顏子之樂處也學者有志周程而尋仲尼顏子所樂之事幸於朱子之言尋之

真實無妄之誠

李邦直曰不欺之謂誠徐仲車曰不息之謂誠程子始曰無妄之誠朱子又加二字真實無妄之謂誠或問李子德曰旣言真實何必又言無妄子德曰公好色一念豈不真實然而妄也

體用

切敬齋曰身行一日不過百里所歷不過十二時心則

頃刻千萬里頃刻千萬歲蓋身則梏於形心則通乎神也

理無形而具於心心具是理而無迹故可謂之虛不可謂之無空則無矣心不虛不能含具衆理所以心體本虛也

孟子求放心不是捉住一箇心來存只惕然肅敬心便在此

心不操卽無主放者馳於外不放者亦入於空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

心有主雖在閭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革百萬與飲水

知新錄

卷三

朱

曲肱一也

未發之前不可無主李延平曰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不可謂之無主也朱子曰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靜只此便是昏了天性不待外物之引然後差也朱子又曰無思時要不如死灰有思時不要邪

靜不是無心又不是忘了也此心仍醒在仍有主孟子所謂操則存操便有主有主則自然醒朱子所謂靜中知覺此知覺不是事來感我而知覺之只是心存則醒有知覺在內未接乎外也然謂之知覺不如只說箇惺

惺字謂之惺惺又不如只說箇操字謂之操又不如只下箇敬字

靜中萬理具足是涵得有動之理故謂之體動時事得其理是著乎靜之理故謂之用體用只是一物以其在靜在動已發未發而言也

程子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蓋未應之時此理全具於寂然不動之中當此之時敬以操存之而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立焉已應之時此理發見於感而遂通之際當此之時敬以省察之即發而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行焉未應靜也體也已應動也用也體即用之所

知新錄

卷三

幸

存用即體之所發非有兩事固無先後之可言亦欲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周子程子皆主靜故曰主靜體立而用行也學者不知遂流於禪寂故靜坐中有箇戒謹恐懼方能本體得立

閑道錄雜鈔

善只是天理二字自其自然曰天自其流行曰命自其主宰曰心心之靜爲性曰仁義禮智心之動爲情曰愛宜恭別著於身爲貌言視聽思之則曰恭從明聰睿行於世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常曰親義序別信書曰降衷詩曰秉彜論語曰仁大學曰明德中庸曰天

命之性孟子曰仁義之心周子曰太極程子曰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曰萬物之一原朱子曰當然之則無非是物也而總不越天理二字盡之天即理也理即善也善即理也理即天也率此之謂道得此之謂德復此之謂學修此之謂教安此之謂聖勉此之謂賢存此之謂君子去此之謂庶民精者精此一者一此博者博此約者約此擇者擇此執者執此擇無不精守無不固愈精愈固愈固愈精是之謂明善本體如是工夫如是而所以一微顯貫動靜徹頭徹尾成始成終者敬也故主敬爲明善誠身之要

知新錄

卷三

幸

善之一字是道理大總括敬之一字是工夫大總括敬者千古聖賢授受之心法

孟子以情証性以情善証性善蓋情即性之發性即情之存因情之無不善則知性之無不善也世人不能見性正緣不能見情錯認情字所以錯認性字若識得這情便識得這性矣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明道曰由其側隱知其有仁伊川曰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晦菴曰要於常運中見太極於常發中見本性觀之四子之證性皆無異旨也

既學孔孟之道便當讀孔孟之書試觀五經四書中有一虛高超脫影響恍惚之語乎

或問心曰性情之主問性曰仁義禮智問情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問道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問學曰明善問其曰曰博學之審問之明辨之慎思之篤行之問五者之要曰主敬問主敬之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凡履所舉皆古今常理聖賢成法既爲常理便是千古不易的既爲成法便是萬世無弊的舍此而言便是異端便是邪說終爲名教之罪人也

知新錄

卷三

壹

告子以食色爲性以欲爲性也只教人縱欲孟子以仁義爲性以理爲性也只教人循理

吾儒一以貫萬異端一以廢百

中者天下之定理庸者萬世之常道唯中故庸唯庸故中鄉愿似中而非中似庸而非庸竊中庸之名者也二氏不中故不庸不庸故不中反中庸之實者也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謂之命必有所賦於人者謂之性必有所以受於天者原是實實落落人人具足物事皆云一切都空一切都無不知天所賦於人者何在人所受於天者何在無所受無所賦何以謂之性何以謂

之命耶性命二字都解說不去矣

朱子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至哉斯言爲後世學者慮至深切矣

老氏竊弄闢關芻狗天地釋氏塵芥六合土苴萬物不敬之罪孰大於是

老氏要無到底無他不得佛氏要空到底空他不得吾儒有還他有實還他實是曰率性是曰循理是曰盡性至命

知新錄

卷三

書

老氏無只無理不曾無欲佛氏空只空理不曾空欲吾儒有的是理無的是欲實的是理空的是欲

韓子在用上闢佛老謂其既無用怎見有體程朱在體上闢佛老謂其原無體安得有用程朱三夫子皆拔本塞源之論而昌黎原道亦大中至正之理也

仙家認器爲道溺於有佛家離器言道墮於無

老氏以氣爲性無理之氣也佛氏以心爲性無理之心也聖人之學心學也卽性學也性者理也無理之性理者善也無不善之理二氏不明善焉能窮理不窮理焉能知性無理二字是他根本上病痛也

吾儒以二氏爲虛無二氏亦以吾儒爲虛無吾儒謂二氏不認自家本來的實有二氏亦謂吾儒不識自家本來的虛無大都二氏持彼之虛無以抑吾儒之實有又借吾儒之虛無以崇彼之虛無不知吾儒之所謂實有彼不得而窺測之吾儒之所謂虛無彼亦不得而混亂之也

吾儒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無極而太極太極生二五二五流行化生萬物老子曰谷神不死是曰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佛氏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物主不逐四時彫

知新錄

卷三

三

宗旨迥然不同不可不辨

吾儒言心便是言理言理便是言心言理便不離氣言氣便不離理故心爲理義之心而非佛氏空靈之心氣爲道義之氣而非老氏精神之氣蓋吾儒之心有理之心佛氏之心無理之心吾儒之氣有理之氣老氏之氣無理之氣吾儒之心之氣不得在天理之外二氏之心之氣不曾在天理之中吾儒心卽理也氣卽理也與理爲一二氏心自心也氣自氣也判理爲二二氏不知天理爲何物吾儒不知天理之外爲何物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是也天

理本有善而無惡唯有善無惡故好善惡惡好惡情也好善惡惡性也聖人代天理物經世宜民是是非非善善惡惡辨之井然而不淆處之秩然而各當賞罰以持一時之平褒貶以維萬世之公皆由此道也釋氏以無善無惡爲本體以好善惡惡爲情識夷是非善惡而一之爲平等爲圓妙纔有辨別揀擇於其間則曰分別心曰人我相儻侗混淆顛倒錯謬操斯術也雖接一物處一事亦有所不能況可以宰世經物而冀其區置咸當乎每見世自命爲豪傑者其身三綱五常之身也其位致君澤民之位也負家國天下之責而復窮年肆力於

知新錄

卷三

三

若曹之說而恬不之返是果無所分別之說竟可以治萬有不齊之天下而無弊耶吾不知其所見安在也

禪家拿來拿去不過一團空氣弄來弄去不過一點靈明天理二字不曾夢見

禪家不著有不着無却著有不無不倚色不倚空却倚非色非空不思善不思惡却思無善無惡

止可以欲爲障不可以理爲障欲是本無的理是本有的本無的始謂之障本有的如何謂之障本無的添一毫是增一重障減一毫是撤一重障本有的一毫也添不得何處增得一重障一毫也減不得何處撤得一重

障既謂之本有便不得謂之障既謂之障便不得謂之本有佛家以本無者爲性以本有者爲障總是本有者本無者辨得不明認得不真耳

沖漠無朕卽萬象森然障在何處萬象森然卽沖漠無
朕障在何處無朕者本自無朕也無容於障也森然者
本自森然也無容於障也豈沖漠無朕之外另有一物
爲沖漠之障乎或另有一物爲沖漠所障乎萬象森然
之外另有一物爲萬象之障乎或另有一物爲萬象所
障乎借曰有之則寂焉必不能沖漠無朕感焉必不能
萬象森然以障故也障沖漠者非沖漠也障萬象者非
萬象也佛氏不以障沖漠障萬象者爲障而以沖漠萬
象爲障彼誠不知沖漠萬象之爲本來之物而欲一切
掃而去之誤以非障者爲障而以障者爲非障也亦終
其身於障蔽而已

知新錄

三

高者入於釋老卑者流於申韓皆是不知循理之故理者大中至正一定不易之天則若能循理焉有二者之病

不待安排無容造作所謂天則也如明聰是耳目的天則忠孝是臣子的天則若視不明聽不聰便欠缺了耳目的天則事君不忠事親不孝便欠缺了臣子的天則視思明聽思聰是復還耳目的天則事親孝事君忠是復還臣子的天則是之謂復性是之謂循理是之謂存心是謂之踐形是謂之盡性是之謂至命聖人教人非求其所本無適全其所固有耳釋氏將這天秩天叙自然恰好的條理都不承認只守著他昭昭靈靈的一點靈明便以爲明心以爲見性杳茫空蕩毫無著落毫無依據終日閉眉合眼都只養成一個癡呆麻木漢以至

知新錄 卷三 素

遺棄事物滅絕倫理病狂喪心無所不至其骨髓上病痛只是認氣爲性而不認理爲性殊不知既無理矣則其所謂性者尙得謂之性乎哉亦誤甚矣

知新錄

美

釋氏只是虛吾儒只是實釋氏只是無吾儒只是有
佛氏曰放之自然體無去住又曰縱心所如無不元妙
吾儒首禁的是放佛氏首要的是放吾儒首禁的是縱
佛氏首要的是縱彼不知這物事操之尚恐至於放何
況於放存之尚恐至於縱何況於縱不患不放不縱只
患不操不存操則儒放則佛矣存則儒縱則佛矣一操
有則失者以得死者以生由此而賢而聖而幾於天矣

一放縱則得者以失生者以死由此而愚而狂而等於獸矣此其關係豈眇小哉

聖賢悟後纔覺得難狂禪悟後翻覺得易

母意母必母固母我只無人欲無人相無我相無前念無後念併無天理矣無人欲實有天理無天理却有人欲此儒佛之異也

佛氏欲空其欲又欲空其理併欲空其空以此爲第一乘爲善知識爲大解脫爲大自在夫空其欲似矣而併欲空其理是空所不當空也既空其理則必不能空其欲尙不能空其欲又何以能空其空哉況彼以氣爲性

知新錄

卷三

袁

是雖云空欲而實未嘗空也以理爲障是卽欲不空理而實不能不空也空者無理也而彼猶以爲頑空空其空者并無無理也而彼自以爲真空頑空者無理盡也彼之所謂不爲理障不爲教縛者也真空者無無理盡也彼之所謂有無不立脫縛變遣者也總而論之彼之所空者理也所不空者欲也空而不空者欲也空而又空者理也彼之所謂真空乃彼之所謂真性彼之所謂真空之性非吾之所謂天命之性也天命之性無欲有理者也天理也善也真空之性無理有欲者也人欲也無善也隨他閃爍翻弄千變萬化只無理有欲四字總

括殆盡更無處躲藏無處馳騁矣

中是經時中是權有物有則是經因物付物是權

易有二義一不易一變易不易者體也變易用也不易而變易體不離用天下之達道也變易而不易用不離體天下之大本也此卽經權之謂也

人得二五之氣以有此形卽得二五之理以有此性氣與理合而有此虛靈知覺之心舉參贊位育神聖功化之極皆賴這物事做出今欲使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而後爲見道是天之所畀於我我之所受於天者悉皆土塊木石贅麗無用之廢物何以謂之萬物之靈乎

知新錄

卷三

聖

伊川曰性卽理也千古之論性者蔑以加矣明道曰情者性之動也千古之論情者蔑以加矣橫渠曰心統性情者也千古之論心者蔑以加矣朱子學問之根源在此

經是一定之權權是無定之經經是權之常權是經之變常變時也經權理也權酌乎時之常權卽經也經通乎時之變經卽權也不一者時至一者理無定者時有定者理不一者以至一一之無定者以有定定之所以先天而天弗違也天下之大經也不一者以不一之無定者以無定定之所以後天而奉天時也天下之大

權也經卽是權權卽是經顧其時何如耳

氣一也有理的氣氣便是理無理的氣氣便是欲

薛文清公讀書錄

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堯典以欽之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則堯舜傳心之要可知矣

書稱舜曰睿哲蓋深則哲淺則否嘗驗之於人其深沉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

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

知新錄

卷三

聖

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也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爲踐形盡性之要

也與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尙茫然而不能察況精微之事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先天圖左半屬陽故乾健兌說離明震動四卦之德皆陽右半屬陰故巽入坎陷艮止坤順四卦之德皆陰此雖先儒所未言竊意其如此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尙名節而不

知新錄

卷三

聖

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尙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爲次也

燕在閣知新錄卷三終

姪曰躋 孫



燕在閣知新錄卷四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洪源洪 澤瞻仁

松明汪洪度于鼎

岑川程 增爽林

長青羅星璐景文 參校

朱子論心

知新錄 卷四

人之一心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物賦形當未感之時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鬼神有不得窺其際固無失之可議及其感物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非如枯木死灰而後乃得爲正也蓋此心之靈爲一身之主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以聽命以供其心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認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孟子所謂求其放心蓋皆謂此又曰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是以聖賢以心御氣而不爲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爲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羨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

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簣之際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若哉

程歐養魚記

程伊川養魚記云書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猶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小者如箸支頤而觀之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入汚池魚於是時其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鈎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

知新錄 卷四

二

吾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爾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爾之命生爾誠吾心爾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歐陽永叔養魚記云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未嘗植物因汚以爲池求漁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具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歸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羣小魚遊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二公之言皆有

淡意一因魚之得其所而思萬類之不得其所一因小魚之得其所而思其大魚之不得其所然皆意不在魚也作文須具此意方妙

象山論學

重滯難得輕清刊了又重須是久在師側久久教他輕清去若自重滯如何輕清得人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棠謂此語於禪道極有理會若是論詩便爲上乘詩貴輕清詩貴靈纔有一些俗意便沉重不靈了

知新錄 卷四

三

疾書錄

宋史稱橫渠先生居南山時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朱子爲先生贊有精思力踐妙契疾書之語以此幸菴彭公茲疾書錄其師法先生嗣關西之教而有得者歟橫渠少喜談兵至潛心至道乃講用古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法咸可措諸事業而弗究厥用云云彭幸菴疾書錄當爲覓之

羅念菴先生規言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夫背不可見

不易動者也常止於不見不動之地則身非我有物不我干千聖之歸藏大業之所由生也榮辱得失恭慢贊毀一切變乎吾前而吾不與知夫然後居上不驕爲下不悖無入不自得天下之能事畢矣故人之恭敬乎我者非於我有加也以勢位權力之在我也以勢位權力在我居人之恭敬而不疑不近於可恥矣乎人之忽慢乎我者非於我有損也以勢位權力之去我也以勢位權力去我惡人之忽慢而不解者不近於可笑矣乎然未有不惑於是者何也惟夫物不我干者無不敬無敢慢敬者自敬吾不媚其敬也慢者自慢吾不受其慢也

知新錄 卷四

四

是謂不爲萬物役是謂至樂是謂立天下之正位

鬼神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

程子曰聚爲精氣散爲游魂聚則爲物散則爲變觀聚散則鬼神之情狀見矣萬物之終始不越聚散而已鬼神者造化之功用也

朱子曰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在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魄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無鬼神又云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

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相感通如卜筮之類心才動即應也

北溪陳氏曰氣長爲陽氣退爲陰其實陰陽二氣只是一氣天地間無物不是陰陽陰陽無不在則鬼神亦無所不有問先儒鬼神造化之迹又曰二氣之良能曰陰陽是氣鬼神是氣之良能流轉活動處故曰良能天地間一禽一獸一花一木有雕斲繪畫所不能就者倏忽見於人間是造化之迹鬼神也

或謂鬼神之有無程子曰吾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爲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或謂朱子鬼神有無

知新錄

卷四

五

朱子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自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爲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

朱子曰風雨日月此晝夜鬼神之迹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於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來或去或聚或散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以功用謂之鬼神卽此便見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律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季路蓋常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熾行講張爲幻莫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休於恐畏胥靡而從之聖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爲英才敏識亦往往習俗崇尚而不以爲異至於其說之

知新錄

卷四

六

窮則曰焉知天地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夫事之妄而不察夫理之真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爲交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僞日滋其間所謂因其說而爲善者亦莫匪私利之流亂德害教莫此爲甚故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與學者反復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辨哉蓋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爲衆說所昧克已以去其私則不爲血氣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攸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

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誑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怵於內一理之蔽則爲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爲一物之誘聞見雖多亦鮮不爲異說所溺矣

西山真氏曰以神示鬼三字言則天之神曰神神妙不測故曰神地之神曰示神有形可見故曰示人之神曰鬼則氣之已屈者故曰鬼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自其生而言之則氣之伸自其老死而言之則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則氣之屈及其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若以造化

知新錄

卷四

七

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皆是凡陰陽二氣流行皆鬼神也伊川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云鬼神二氣之良能皆指陰陽而言今人只以塑的像上畫的像上說鬼神誤矣

程子曰鬼神之說只是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下事只是一個有一個無如杜甫詩是世界上有的故人之心病自相感通所以如此

朱子曰伯有爲厲別是一般道理蓋其氣未盡而強死是以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可謂得鬼神之情狀矣問

既屈之中又自有伸如何曰祭祀來格便是既屈之氣又能伸也問來格魂來魄不當來曰魄也能伸他來則俱來如祭祀報魂報魄求之四方上下便是皆有感格之理又問人之禱山川天地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則是我之有感彼之無曰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又云有子孫在只可謂之散不可謂之無不得其死者結爲妖孽然久之亦散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屬陰氣是能知覺者屬陽合則生離則死魄降於地以從陰魂升於天以從陽所謂各從其類也

知新錄

卷四

八

爲人子孫者盡誠敬以炳蕭祭脂求於陽灌用鬱鬯求之陰魂魄雖離而可以復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鬼指魄此所謂屈而伸也

上蔡謝氏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致生之不知致死之不仁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人是稟陰陽之氣而死氣有聚散而天

地陰陽之理則無聚散所以有感而格也蓋有是理便有是氣也然亦要人看得活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豈真如世間所畫之像乎若一說無亦不可

畏溺冥感

鬼祟之見於人也史傳所載亦往往有之呂后之殺如意也武安之殺竇灌也皆非其罪故垂死之日窮而反本畏心勝而見之者也武帝之溺愛李夫人也明皇之溺愛楊貴妃也常冀其一遇故少翁鴻都道士得構其魂魄溺心勝而見之者也死者之必附生生者之能通死精神意氣有冥感焉

知新錄

卷四

九

歷代治曆

史記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也嘉穀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也侯物禍災荐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復取重黎

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而立義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居無夭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繇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世世相傳為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機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音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

知新錄

卷四

十

於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於疆國破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知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曆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曆及張蒼等咸以為然孝文時魯人公孫臣言漢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曆以為非是罷之今上謂武帝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洛下閭帝運算轉曆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因

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
星度未能詹當作校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
度驗定清濁起五部五行也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
樂弛朕甚閔焉朕惟未能循明也細續日分率應水德
之勝今日順夏至夏當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族爲商
南呂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後
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
逢歲在攝提格在寅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
至

知新錄

卷四

上

漢志曰漢興張蒼首律曆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
始中徵天下通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典領條
奏之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效之於氣物和
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協不協同數者一十
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夫推曆生律
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
遠莫不用焉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
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天之綱
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元始造設合樂用
焉

又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張蒼言
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爲微近然正朔服色未
覩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
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
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
術上迺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服色何
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不改正朔易服色所以
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
時也臣愚以爲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
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

知新錄

卷四

上

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遂下詔以
七年爲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名大典星官射姓
人姓等議造漢歷迺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
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晦朔分至躔離弦望迺以
前代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
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
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
爲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
迺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
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洛下閭與

焉都分天部而閏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
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
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
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
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推算如
閏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
先籍半日名曰陽歷不籍名曰陰歷所謂陽歷者先朔
月生陰歷者朔而後月廼生平曰陽歷朔皆先日月生
以朝諸侯王羣臣便廼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
歷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歷律昏明官者淳于

知新錄

卷四

三

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
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以平爲太史丞

後漢志曰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
日遶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
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甲乙終於六旬日月相推日舒
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
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
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術則有冬有夏冬夏
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
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

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歛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
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
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收攝提遷次青龍
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
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
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
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羸
朒無方莫不結系於此而稟正焉

知新錄

卷四

南

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
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
之形以正黃道以察發歛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
妙萬世不易之道也

虞喜曰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
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
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繞之日近而
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渾天者以爲地在其中天
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
日入地下

宋書漢末吳人陸績善天文如推渾天意王蕃廬江人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曆制渾儀立論考度曰舊說言天體如鳥卵鄭玄云天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以勾股法言之傍萬五千里勾也立八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天徑之數也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里周天之數減甄耀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一度凡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三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分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圓如彈丸而陸續造渾儀其形如鳥卵然則黃道應長於赤道矣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然則績亦以天形正圓也而渾象爲鳥卵則爲自相違背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密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爲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也

王蕃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地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巳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同轉唐志曰曆法尚矣自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事略見於書而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爲曆固已不同而其法不傳至漢造曆始以八十一分爲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龠蓋其法一本於律矣其後劉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蓋傳會之說也至唐一行始專用太衍之策則曆述又本於易矣蓋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也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以合也然其要在於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

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爲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爲曆者其始未嘗不精密而其後多疎而不合亦理之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唐自太初至麟德曆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亦依倣而已朱子曰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今曆法愈密而愈差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踰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曆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會推得定只是移來轉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

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執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流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

宋志宋興百餘年司天數改曆其說曰曆者歲之積歲者月之積月者日之積日者分之積又推餘分置閏以定四時非博學妙思弗能考也夫天體之運星辰之動未始有窮而度以一法是以久則差差則敝而不可用

曆之所以數改造也物銖銖而較之至石必差況於無形之數哉

丘氏曰謹按先儒程氏有言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之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朱子亦曰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等但知曆法揚雄知曆法又知曆理元志曰明時治曆自黃帝堯舜與三代之盛王莫不重

之去古既遠其法不詳然原其要不過隨時考驗以合於天而已漢劉歆作三統曆始立積年日法以爲推步之準後世因之歷唐而宋其更元改法者凡數十家豈故相爲乖異哉蓋天有不齊之運而曆爲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不改也元至元十三年平宋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曆乃與南北日官參考曩代曆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爲曆本十七年曆成賜名曰授時曆尋詔李謙爲曆議發明新曆順天求合之微考證前代人爲附會之失誠可以貽之永久自古及今其推驗之

知新錄

卷四

九

精蓋未有出於此者也

丘氏曰昔之論授時曆曰宋何承天隋劉焯唐傅仁均僧一行之流最爲傑出今以其曆與至元庚辰冬至氣應相較未有不舛舛者而以新曆上推往古無不脗合又曰自春秋獻公以來凡二千一百六十餘年用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授時六曆推算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曆合者三十二不合者十七宣明曆合者二十六不合者二十二紀元曆合者三十五不合者十四統天曆合者三十八不合者十一大明曆合者三十四不合者十五授時曆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事以前代諸曆

推之授時爲密案按前代之推授時者如此今本朝曆命西洋人主之術益精曆益密又授時所不及也

青田論曆

劉青田曰甚矣曆之難言也治曆明時自黃帝堯舜與三代之盛王皆首重之周秦之間閏餘乖次嗣是以後遂失其傳漢劉歆造三統曆始立積年日法爲推步之準漢末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極差有五度餘晉姜岌造三紀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度所在宋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朔望弦皆定大小餘及測景定氣

知新錄

卷四

十

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北齊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盈縮八氣加減隋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非皆平行一度二至後有盈縮唐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制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九服交食之異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宋周琮造明天曆始悟日月會合爲朔併朔餘虛分爲日法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元至元庚辰郭守敬王恂創造簡

儀高表憑其所測實數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夜半後刻數二曰歲餘自宋大明壬寅距今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曆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日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宿九度有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憑金木二星度測日及月食衝驗冬至日躔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二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日食相符四日月離五日入交六日二十八宿距度依實測不以私意

知新錄

卷四

星

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即前所謂三十又所創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細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日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拆爲三百三十六限依梁竦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遂皆不用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率與天道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自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

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總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朏朧定交食其法視古爲密上之賜名授時至今監用之不敢更易然其中間有未善併缺焉者宜修改於後

經天要略

天虛外轉地實中涵地形象天相較如黍博厚載物任土皆中

地與四面環轉皆人所居隨作升降無處非中惟視極星以定四隅或疑環地皆山水環地皆人居得無

知新錄

卷四

星

傾倒之患乎曰試觀夫垣高數仞而蚊虻直行其上不知其側也深山窮谷巨石倒懸而螻蟻依附其下不覺其反也以是知足所樹立無在非下首所瞻仰無在非上所以然者皆一氣渾淪固結而無少間隙也

南北有極是爲天心出入多寡因人所見

居中不動之謂極極者天之樞也故爲天心凡星去極近則小轉去極遠則大轉自極出線分南北爲緯自緯線上界度而東而西爲經人居地面先當明經緯一度爲幾何里今從實測約定二百五十里而差

一度如自南而北相去二百五十里則北極高一度
相去一千二百五十里則北極高五度其自北而南
相去里數見北極之降下亦如之可見南北出入之
多寡皆因人之所居而定也



如上圖北極出地四十度則南極入
地亦四十度其赤道限距天頂亦相
等天頂距北極五十度則天頂距南
極亦五十度其赤道限距地平亦相
等此固順天所定也由此而南北各
二百五十里則各差一度

知新錄

卷四

書

爰測地周爲九萬里圍三徑一三一四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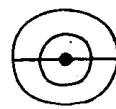
相去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故以周天三百六十度
爲實以二五爲法乘之得地周九萬里又以圓求徑
法三一四五九除之得地徑二萬八千六百零八里
爲徑不及周三分之一地徑既得則以全數折半卽
知地面距地心爲一萬四千三百零四里
迺隨地面切視赤道周地爲圈不偏不倚
人隨所居自極出線至九十度一象限爲南北平分
之軌道是名赤道此道一日一周不高不下爲天正
球無少偏倚乃七政中之定準也

道分內外爰別陰陽十二宮分均度三十

赤道南爲外爲陽赤道北爲內爲陰

太陽所循黃道始名斜交於赤廣狹攸分

太陽之行斜交赤道爲日輪本天與赤道不同極與
地不同心是名黃道道有高卑則視行有廣狹蓋因
與地不同心而人目所見亦不同也說詳後



上圖中一點爲地外一圍爲平視內一
圍爲黃道日行黃道上半弧爲高遲視
行潤若行在下半弧爲卑疾視行狹

截度經天厥名五帶

知新錄

卷四

書

人處地球視日影不同有五分爲五帶其中則自赤
道南北各以二十三度半爲限其下名爲煖帶 若
於午正立表揆日影測影必自射南射北然於一歲
之中必有二日其表無影春秋二分其日無影過春
在北正居赤道乃太陽正過其天頂之日也此帶惟
下望影云云
一又於其南其北每自二十三度半外各截至六十
六度半爲限其下名爲溫帶居南者表影恒射南居
北者表影恒射北歲內惟有一日其影極短然太陽
不徑其天頂矣此帶有二上三帶者是皆太陽有入
有出者也又於南北二方自六十六度半外冬至極

正名為冷帶其下或表影周圍旋轉乃有曰太陽繞其地恒見又有云太陽恒隱其隱見之候久至半年數月不等此帶亦二是則天地其分五帶之異也因是居北極下者夏至太陽高地平上二十三度四面環繞晝夜恒見冬至太陽入地平下二十三度半四面環繞晝夜不見至春秋二分太陽正當地平旋轉其二分前後升降之數遞增遞減此見與不見之大界也若居南極下者見與不見之界必相反

從茲觀測輪次凡九

皆從近日遠日而命名也輪次一宗動二恒星三

知新錄

卷四

三

四木五火六日七金八水九月蓋恒星七曜麗天如寶飾於銅不相通而相包也

宗動左旋諸行右轉察其遲疾乃定高卑

右轉自西而東諸行如蟻之行磨蟻往右磨却帶之

而左轉宗動左一日一周恒星一歲右行五十二秒

西法六十分為一度六十秒一日約行八微半西法為一分恒星不及度之一分一日約行二微半六十

一先土星一歲右行十二度十四分一日約行二分

木星一歲右行一宮二十一分一日約行四分二九

火星一歲右行六宮一十一度二四一日約行三十

一分太陽一歲右行一周一日約行五十九分零八

秒金水與太陽同太陰則二十七日三時六刻零三分而行一周一日約行一十三度一十零分三五以是知宗動最高而不可紀極者也恒次土又次木次火太陽金水又次太陰最卑

惟日軌道統攝於中太陰五星各循其則

七政日為君象居天中循黃道一線行太陰五星出入黃道有緯南緯北之分然其去黃道極遠者不過八度雖極不齊之數總依黃道為準此所以為統攝也

起算有根初從星紀躔次順循環於元界

知新錄

卷四

三

冬至日躔星紀宮丑初度一陽始生即以此起初宮度循次歷玄枵攝降婁為順行天一周仍歸元界交次年冬至太陰五星積算起根俱倣此

春秋二分日在交點冬夏二至視法各殊

問太陽周天恒平行何以氣有盈縮一歲運行無豐歉何以體有大小曰此皆由兩圈不同心故視法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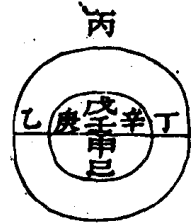
高卑之互異而盈縮大小因以別焉如左圖甲為地

心乙丙丁為宗動天辛巳庚戌為日輪本天庚辛為

春秋兩分戊巳為冬夏兩至人目不在太陽本天之

心壬而在宗動天之心甲見庚戌辛之日多於辛巳

庚所以冬盈而夏縮也日在戊去甲遠在已去甲近故冬大而夏小也若春秋二分日在兩圈之交點正當中行謂平行五十九分後逐日視行參錯不齊此測法所以有加減表也



太陽之體冬月見大去地近其行疾夏月見小去地遠其行遲高則見小而行遲卑則見大而行疾

先推平行次求加減

先查表積平行數而後進求加減太陰五星同一例

知新錄

卷四

七

加減之數準於高卑界限分明乃得真率

日躔加減以黃道有高卑 古法以冬夏至恒謂

太陽在其一點今測不然如甲到太陽從春分辛至

戊行四十五徑度與從已至秋分壬亦行四十五徑

度其時日必等蓋兩心在甲乙線內與丙丁為直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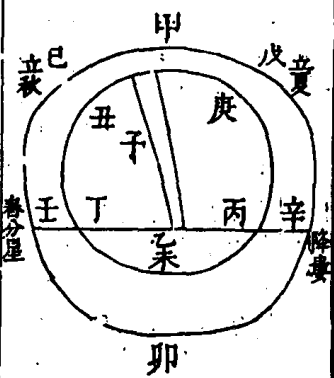
而丁甲丙與辛甲壬兩弧俱兩平分分子甲則所分各

兩弧之行度等其所次時日必等乃春分到立夏立

秋到秋分行度等而時日不等

至秋分為四十六 六日零六刻弱立秋

日五時二刻強 則丙庚丑丁兩弧視徑必不等而不同圈之心必不在甲乙線上



平減高冲按引均度氣各不齊莫相錯悞

前論二圈不同心又兩心不同線有此差錯故推者必均度以求視徑然後變時以求氣策其法置平行

積減高冲得引數以查均數加減於平行為視徑第

知新錄

卷四

七

二卷用 法之理即得視徑則視時可定 另有變 如冬至小寒

月約實行 六十一分一 大寒 約六十一分一 立春 約六十

分一 雨水 約六十分一 驚蟄 約五十九分一 春分 約五

分一 二分 前言二分日正中行五十九分一 春分 約五

分一 二分 前言二分日正中行五十九分一 春分 約五

分一 二分 前言二分日正中行五十九分一 春分 約五

分一 二分 前言二分日正中行五十九分一 春分 約五

分一 二分 前言二分日正中行五十九分一 春分 約五

分一 二分 前言二分日正中行五十九分一 春分 約五

分一 二分 前言二分日正中行五十九分一 春分 約五

分一 二分 前言二分日正中行五十九分一 春分 約五

氣富斟酌而定之也

次論太陰行度縱橫本天中道與地同心

平行圈月之本天即白道也表裏二球之中圈也與地同

心爲本輪心平行之軌道此行右旋一日爲十三度

十一零分三十五秒零一微

定界有二今測尤精從此窺視後有自行

其界有二一以宮次節氣爲界從各初點起算每日

去離若干度分以命太陰之本行度分滿一周則得

二十七日三十零刻一十三分零五秒爲轉徑一以

太陽徑度爲界從合朔起算太陽平行徑度日五十

知新錄

卷四

彙

九分零八秒二十零微月之日行多太陽之日行少

以少減多得一日之相距爲一十二度一十一分二

十六秒四十一微滿一周又逐及於日爲朔策其日

率西曆前後四家大同小異二十九日五十零刻一

十四分零二秒零八微三十九纖四十六芒此係極

密今新曆用此既得平行真率從此窺視太陰之行

有時疾有時遲既爾紛紜無憑布度因想近月四周

有一本輪以別於交道之行即白道故彼名平行此名

自行也

自行之行起於最高從高左旋還復元度

自行輪爲月之本輪乃次輪心即下所論所行之軌

道也此輪有高卑不等不與地同心太陰既隨本天

循交道東行又依此輪月行即轉自東而西從最高處左旋一

日爲十三度零三分五十三秒。五六蓋此行非是

離却本天之行而另爲左旋也測者祇因大陰循本

天右轉一日平行爲十三度一十零分三五零一而

本天上負載小輪本同轉其上之小輪一點即下所

輪在最高一處仍輪左旋者然心從最高起却左旋一日爲十三度零三分五三五

六天上周圍不論大小皆平分三百六十度與本天之行參錯不齊兩行

相較差六分四十一秒故本天平行歷二十七日三

知新錄

卷四

彙

十刻一十三分零五秒而復於元度自行必歷二十

七日五十二刻一十一分五十四秒而始復於最高

也初逆行左向約九十度留順行右向至半周最又約九

十度留復逆行左向至元界最高比周謂之轉周滿一周

爲轉徑分四象限首限曰正轉留逆二限曰正半轉

高三限曰中轉留順四限曰中半轉留最行最高極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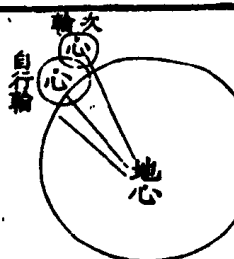
行最卑極疾疾時與交行相合相合也相背逆也遲時與交時相背亦

如五緯之法然此獨言遲不言逆者月行甚疾但見

其遲不見其逆也又本輪從最高左旋而最高極遠

之一點即月字却又右行一日爲六分四十一秒故月

白道交平行圓



知新錄

香

生

月體所麗次輪是依一月一周先從近始

太陰既循本輪而有自行則離最高時其去地心之
遠近空等迨測之又時時不等古曆未詳今密測得

此言次輪
本輪上復有一次輪循本輪左旋而月在次輪之上

又循周右旋也其界向本輪心自行爲最近界之冲

爲最遠凡朔望時月體必在本輪之內最近故朔望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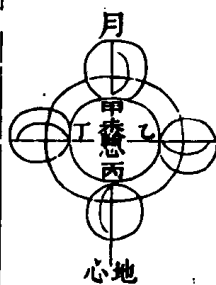
爲起次輪之初界月實行距日九十度兩弦次輪周行

一百八十度遠最月實行距日一百八十度望則次輪

行滿一周最近元界凡月距日一周則次輪行二周是次

輪周之日行度必倍於距太陽之日行度每日得上

十四度二四七三。約一周爲十四日七十三刻零七分有奇半月之率也下圖所切之線卽其界焉



如圖太陰交朔望時在本輪之內如甲乙丙丁正切線上迨去離朔望時不等以月麗次輪又

兩輪錯綜視法屢變初均次均折衷四限

兩輪者謂自行輪及次輪也雖次輪之心總不外自行之輪而月體之循次又與輪心之移本輪參錯不齊視法屢更何以使不齊無勿密合乎故月行若止

知新錄

卷四

精

循本輪之周則或加或減藉一引一均足矣乃於前引均線或時在前或時在後遲疾順逆皆非本輪之本牽則一引一均安能爲之實徑乎今新法以次引月距與實引即大輪心兩數相遇折衷步遠近之間定爲日表二三均數表以查次均而得徑度之真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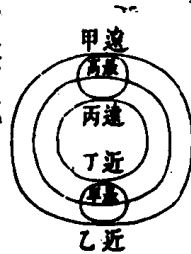
如圖本輪有最高最早次輪有最

連最近分爲四限凡月在次輪之

最遠遠近以去離本輪心言次輪心又在本

輪之最高則月距地心爲極遠如

甲月在次輪之最遠次輪心在本



黃白欲從之變

已上三行不外交輪交之一點黃白同升

次輪不外自行自行不外本天本天之帶兩小輪也
總不外黃道之圈蓋黃道平行與地同心也而斜交
於赤是分高卑白道平行亦與地同心也而兩交於
黃更分緯度五星皆同此其兩交之點一名正交亦曰羅

知難錄

卷四

三

喉曰龍頭一名中交亦曰計都曰龍尾其行自東而
西謂之羅計行度一日為三分一十一秒月行過正
交而在黃道北為陰曆月行過中交而在黃道南為
陽曆月平行距交一順一逆順者月平行一日為十
逆者交行
三度十三分四十六秒當月之在交點也正當中線
太陰五星皆隨黃道而有出入兩道同升無差過此
太陽獨行其最中故名中線
則有差矣

交有不同亦分平自二道相距刻為三等

交有平自二行亦以月距日而測之也密測得朔望
兩弦交均無交減其於朔望後上半弦則為減兩弦

後下半弦則為加因知二道相交之角又非定而不

動其廣狹之行恒十五日為限而其相距之緯度亦

從此定焉蓋朔望月體在本輪之內如前所論次其
輪之最遠

相距之數為四度五十三分三十秒兩弦月體在本

輪之外如前所論次
輪之最遠其相距之數為五度十七分三

十秒半弦策月體正在本輪之界即本輪
之圈上其相距之

數為五度零八分此曆法有大小中之異名也

如圖戊巳庚為黃道圈甲為黃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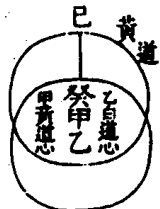
心戊癸庚為白道圈乙為白道心

戊庚為交點乙去甲為五度零八

知新錄

卷四

三



分即癸去巳亦五度零八分為兩
交相距之中數若癸上加一小圈
月行近巳即相距之小數月行遠
巳即相距之大數也

日月近交必有加食食在限中遠近各別

兩道相交之處兩行日適當會合同經同緯人視月

魄正隔日光是為日食太陰距太陽一百八十五度遠

在近交當正衝而入地影月不能受照於日月借日
為光

人視之是為月食日食之與月食各有其限而月食

之數恒多何也凡測日食以日月兩半徑并日月
視徑

約天度小不過三十分十五秒大不過三十二分五
半度十秒兩邊相距緯數自一分以至三十二分五十秒而
食限已盡至於月食則不同以月半徑與地影半徑
併地半影約天度四分之二小則五十八分十五秒大則一度零
四分二十秒兩道相距自一分以至一度零四分有
奇而食限始盡兩限相較則月之入食層倍於日故
月食之數恒多也此以兩距之遠近而別之

人居二所切法參差人在地中測算亦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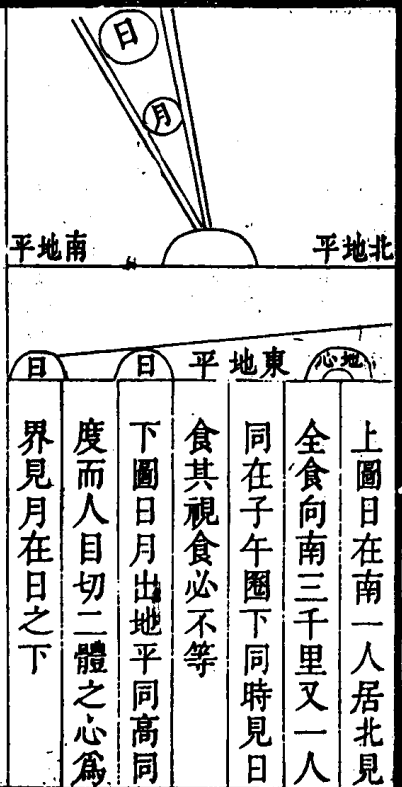
此專言日食也凡日食有見全食有不見食有見
食多寡復有食在南在北之異各各不同總以月距

知新錄

卷四

圖

地近日距地遠人目視月食之掩日有正對斜照之
各異故有見不見及南北多寡之不同此言日食之
分數也至於測食有三一曰平食以日月平交兩平
行在同度也二曰實食是用加減日月平行而為實
徑推得地心月魄日輪參合一直線以為同度也三
曰視食人處地球之上視法不同雖二曜出地平同
高同度而人目所視覺日與月相去恆差而食候亦
有先後之異凡一與二較或差至五六十刻若三與
三較則所差六七八刻此言用測而知時刻之懸殊
也



日大于月視徑相若月小于地食盡有餘

日較月大二十倍理詳四卷測星法下宜其體象不同然其距

地最遠故體象與月恒相等不言實徑而曰視徑者

知新錄

卷四

圖

別其本體而言也若日食既盡隨復還元則月雖距
地最近其視徑亦不能大過於日而使食盡之有餘
至於月食以月入地影故地影為地影全徑小者約
一度二十六分大者約一度三十四分影之大小以月距地之遠近
故是地影兩倍於月故食甚必踰時而後復也又
日食各處視法不同而月食雖人居異所同在暗處
所見食分皆等第時刻有不同焉
明此交食理入精微
次查五緯法準太陰本天平度計日交增
五曜名為五緯者謂其循行黃道時有向南向北出

先論土木均法同例古用一輪今用兩測

二十九年一百二十五日復於元界自行約二十九

三百十四日復於元處自行約十一年三百十六日

歷二十日而及於元界。木星以每年自行際最高五十八秒積十二年而除十一分半故再歷二月

美

兩輪初宮皆從高起自行左循次輪右轉左循初減右

次論火星日爲天心高卑遲疾迥異諸行

準此三者合較鼎分以查切線得減弧均

合上三星同一緯測交有中分緯有定限

金水二星皆隨日行本輪從日高不同倫

伏星輪周伏見凡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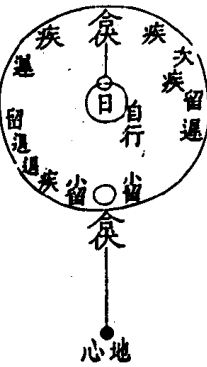
既而見在左與日遠則遲而留留極而退復與日合

成圓結仍復退行退極而遲遲而留在日之右留既

美

而疾復與日合於上如下圖一周有二伏二見其留

際卽上所謂遠一百三十五度之界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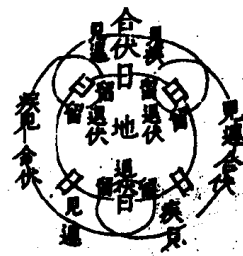


水星一歲周伏見輪較之本天行爲三倍餘遂使盈

縮之迹不爲圓形而爲卵形一周之中本行一度伏見

各六伏之時多或不恒見卽在見界而緯度不遠

緯限遠者十一度有奇 則亦不見凡測算家艱得其
 水星緯多不及六度 真率而西法之測為最密云



如下圖有六伏六見則亦
 有六留六遲三疾三退時
 見其繞日不定焉

緯有二測厥由兩心同異加減始得其真

金水二星隨日周行與日止有合而無衝然有前緯
 後緯

知新錄

卷五

五

已上七政一氣流行精微繁運理法精明設身環遊瓜
 分縷晰移象換形皆得正切

燕在閣知新錄卷四終

姪日尹

孫

燦正字

燕在閣知新錄卷五

豐山王 棠勿翦氏策訂

三韓新治荆熊封

江都朱 濤天奇

松明汪洋度文治

豐溪吳景游哲南 參校

談天

蓋天云天如蓋笠宣夜則云天了無質渾天以形圓裹
 黃為喻方天以火光遠轉為比為蓋天之說者曰星辰
 日月麗天轉運人有遠近天無升沈四清天地之合人

知新錄

卷五

一

見其際目力窮也南方日中則北方夜半東方日中則
 西方夜半背極為北向日為南晝夜易處東西無方八
 方皆南矣渾天則云地上下皆天地在天中天表裏有
 水其轉如車轂不息星也者精發於天體生於地列星
 乃山川之精日月本陰陽之氣天運周計五十一萬
 三千餘里日有發斂之殊月有遲疾之異赤道環平帶
 天體之紘黃道勢斜為日轂之軌必欲考躔離順逆之
 微宜先為渾儀效天之器合諸家言惟渾天儀為正

渾天儀

朱文公曰渾天儀古必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

洛下閤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卽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宋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千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上按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以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游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游儀亦

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聲中之內面又爲小窠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旣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游此其法之大略也丘氏曰自洛下閤造渾天儀之後魏晉以來率因之以爲儀至宋朝熙寧沈括之儀宣和璣衡之制始詳密精緻有出於淳風令瓚之表者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於金元人襲用金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郭守敬乃創爲簡儀仰儀及諸儀表其說以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爲大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量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皆古人所未及爲者其法具載元史而其儀表至今遵用之夫自堯曆象之後而有舜之璣衡所謂璣衡蓋堯之象也舜璣衡之後世加以六合三辰四游愈精愈密然歷代相因千載相承未嘗有改也而改之自郭守敬始

地下天

經天要略云天虛外轉地實中涵博厚載物任土皆中注云地與四面環轉皆人所居酉陽雜俎云開成末永

興坊有姓王者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鳴犬吠喧鬧近如隔壁井匠怪懼街司申金吾韋處仁韋以事涉怪異遽令塞之又周秦故事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能叩之空空如下天狀抑知厚地之下別有天地也棠據此說則知西洋所謂環轉皆人所居不爲無據也

指寅說

劉青田曆存曰北斗七星在紫微宮一四爲魁五至七爲杓五名天衡七名瑤光隨所指以運元化如今寅月雨水後日躔亥宮則斗杓昏刻指斗衡夜半指寅斗魁

知新錄 卷五

四

平旦指寅至卯月亦然至於天運漸移至卯月日躔入亥宮則斗杓昏刻又轉而指丑矣獨不見今之立春至雨水後六日已皆入丑乎久之斗杓歷十二月皆可指寅一寅月斗杓皆可指十二月蓋約二千年轉一宮二萬餘年轉十二宮一周天而復始此推步之術萬世不易者也若人不察而見今之寅月斗適指寅遂認爲一定不易之辰則惑矣

月體如彈丸

臨川吳氏曰古今人率謂月盈虧蓋以人目之所觀者言而非月之體然也月之體如彈丸其映日者常明常

明則常盈而無虧之時當其望也日在月之下而月之明向下是以下之人見其體之盈及其弦也日在月之側自下而觀者僅得見其明之半於是以弦之月爲半虧及其晦也日在月之上而月之明亦向上自下而觀者悉不見其明之全於是以前之月爲全虧儻能飛步太虛傍觀於側則弦之月如望乘凌倒景俯視於上則晦之月亦如望月之體常盈而人之目有所不見以目所不見而遂以爲月體之虧可乎知在天有常盈之月則知人之目盈曰虧皆就所見而言爾曾何損於月哉

月食

知新錄 卷五

五

日知錄云日食月揜日也月食地揜月也今西洋天文說如此自其法未入中國而巳有此論陸文裕金臺紀問曰嘗聞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掩日輪上則月爲之食南城萬寶月食辨曰凡黃道平分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對衝處必爲地所隔望時月行適當黃道交處與日正相對則地隔日光而月爲之食矣按其說亦不始於近代漢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閭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載後漢天文志中俗本地字有誤作他者遂疑別有所謂閭虛而致紛紛之說宋史天文志曰火外明其對必有閭氣大小與日體

同者 靜樂李鱗習西洋之學述其言曰月本無光借日之照以爲光耀至望日與地日爲一線月見地不見日不得借光是以無光也或曰不然曾有一年月食之時當在日沒後乃日尚未沈而出地之月已食矣東月初升西日未沒人兩見之則地固未嘗遮日月也何以云見地不見日乎答曰汝所見者非月也月之影也月固未嘗出地也何以驗之今試以一文錢置於器中前之卻之不見錢形矣卻貯水令滿而錢見則知所見者非錢也乃錢之影也日將落時東方蒼蒼涼涼海氣升騰猶夫水然其映而升之亦月影也如必以東方之月爲

知新錄

卷五

六

真月則是以水面之錢爲真錢也然乎否乎又如漁者見魚浮水面而投叉刺之必稍下於魚乃能得魚其浮於水面者魚之影也舟人刺篙其半在水視之若曲焉此皆水之能影物也然則月之受隔於地又何疑哉

日月

日朔以月與同度月望以日與對廬道交以黃白相貫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日月相會歲凡十二方會則晦已晦則月光方蘇而爲朔晦朔之月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月二弦之月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月望之時人居其下盡觀其明故形極圓虧食者以二

體相會若當朔交會又值經緯同度日必爲月所障當望而月爲日所衝皆爲有食日食在朔月食在望按日食所起自西方而復於東方月食所起皆自東方而復於西方月不行黃道止行黑道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於黃道之內外故謂之九道月一道凡十三次經天則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內外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也或六次入七次出也或七次入六次出各十三次此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時有二十四次皆不與日會惟有二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也於此時方有食也然而有食有不食因

知新錄

卷五

七

日月同道之際道有分數故食有分數或小有盈縮從邊而過故有不食也月質本陽而氣陰故受日之光而不受日之精日之精則其中闇虛是也而望月爲闇虛所射故食也蓋火日外影而中實闇也日質本虛離中虛也月質本陽坎中實也蓋陽以陰爲質陰以陽爲質也王棠曰查曆書言日月食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交則食然有食有不食由分數淺深盈縮之不同太玄經云日常其德三歲不食皆爲無稱之論新曆云天度星差古今不一約定南北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東西亦然以天周三百六十度乘之得九萬里

以三一四五九爲法除之地徑爲二萬八千六百零八里月之實徑爲地徑千分之二百七十六以乘地徑之里數即得月徑爲七千八百九十六里求日徑數地一日五又百之四十三地一數日五倍又百之四三乘地徑之里數以徑里數爲一而以五得日之實徑爲一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一里半或曰地影大於月三倍日大於月二十九倍又曰人知日月形體相等不知日大於月遠甚其去月也亦遠甚故視日徑與月徑略相等而兩地視日食則不等測徑之率西人候得冬至三十一分半夏至減一分有奇爲當天度之半度也今測日行最高爲

高卑測之如月行最高測地影爲一度二十六分月行最卑測地影爲一度三十四分算交食只用各半徑以中線爲界也大小之差爲八分而日距地有高卑地影亦有微差大約較月距地之差爲十七分之一焉又曰月行九道以白道正交行於東西南北四正又各有陰陽二層以八而合黃道故曰爲九也究之道惟一無爲九也又曰日行赤道南則卑而視行狹故爲疾爲多也日行赤道北則高而視行闊故爲遲爲少也日躔春秋二分黃赤之交無多少之分也又曰日出晨夕有視差曆法有五刻七刻十刻之別者此也其故有四一曰日體出入之差一曰升降斜正之差一曰氣映之差一曰光照之差日體大推者以日體心出地爲界而人或以初見入畫爲界矣又日之出沒有斜有正正升者惟日行黃赤之交不必人居地同而皆爲晝夜平分出入皆卯酉正刻若日離赤道出入內外所測各異故向北者夏至之日較南爲更長以日斜升斜降先出後入也冬至之日較南爲更短以日斜升斜降後出先入也至於清濛之氣能映諸曜使之升高若新曆謂日出在地平十八度以內者是爲晨昏之限此限中即所謂日未出而光已升日已入而光未盡也然而太陽行此十八度中各方各宮不等

如前所論離赤道內外遠近南北之人見日體出入先後之異因是知光之影見不可一槩例矣至於極高七十二度已上之處夏月晨昏相切雖至丙夜未嘗黯黑也

日與月會處即爲朔定於每月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上會

正月日月聚會於亥其辰爲蠓皆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

二月 自奎五度至四月七度

三月 自胃八度至畢十二度

四月 自畢十二度至井十六度

知新錄 卷五 十

五月 自井十七度至柳九度

六月 自柳十度至張十八度

七月 自翼一度至軫十一度

八月 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

九月 自氐四度至尾九度

十月 自尾十度至斗十一度

十一月 自斗十二度至女七度

十二月 自女八度至危十六度

西洋測法以子正起算凡子初四刻皆屬前一日子正四刻始屬本日故設初次合朔日月同度在子正刻紀

日甲子至第二朔策歷二十九日外其日癸巳未交甲

午日而月度已過於日則謂之月終小盡若已交甲午

日之子正而月度尚未及於日則謂之月終大盡大則

同一天干小則不同也又月終大小天下不可以一例

觀如兩地測合朔一爲子初刻一爲子正刻其子初刻

則先一日爲小盡其子正刻者爲後一日爲大盡也問

日月合朔後有三日見月二日見月何也曰因降有不

同月離正降六宮則朔後疾見若離斜降六宮則朔後

遲見一因白道在緯南緯北凡在陰曆北則疾見陽曆

南則遲見一因月視行段若視行爲遲段則遲見爲疾

知新錄 卷五 七

段則疾見

黃氏曆日月有黃道者乃黑道二出黃道北青道二出

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竝黃道爲

九道立冬冬至行黑道立春春分行青道立夏夏至行

朱道立秋秋分行白道

陽燄

內典云日光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曰陽燄素問澤中有陽燄注如火煙騰起水面然則陽燄者日光之變化也又按海賦云陰火潛燃顧況使新羅句陰火暝潛燒東坡金山詩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燄照身棲鳥

驚東坡之詩當亦指陰火也。棠窮其理陰火卽陽燄本之於日謂之陽燄見於水中謂之陰火素問所謂澤中有陽燄一語破的。

月光

沈括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此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則正圓也王普又申其說曰月生明之處但見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蔽晦之時亦得見其

知新錄

卷五

三

全明與望夕無異耶朱子曰觀王普所言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使月有盈有虧非死復生也屈子顧兔之問則世俗桂樹蛙死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予讀曆書論月駁曰月面不純一色如斑駁然昔人以爲山河大地之影不然也山河大地之體東西不等月或東或西其影當有變易何得月中之影時時不變乎此有二說一曰月本圓特其體疎密虛實不純密實處凸出故發光大虛疎處凹入故

發光小且非平面不似鏡之光能受全也是故名爲月駁一曰月體如地毯實處如山谷虛處如江海日出先照山谷光甚顯次乃江海故甚微今以遠鏡視之初日光界外別有光明微點次日光長魄消初日所見之點或合於光或較昨加大或魄中更無他點以光先後知月面高卑此其徵矣觀曆書所云知月中黑影非兔亦非山河大地也

月食非地景所隔

曆存云日體大月體小於日三分之一日高月下故日食十分月食則入暗虛行一度又半故月食十五分計

知新錄

卷五

三

日去天月法日以幾千里計而地去月則以幾萬里計日大月以千里計而地大月則以幾萬里計此何以知之以勾股側天及日出入分知之乃南齊書曰日月當子午正隔於地猶爲暗氣所食以天體大而地形小故也此言一出人遂倡議日月與地三者形體大小相似地體止當天一度半而周天當地徑二百四十餘倍日月相衝爲地所蔽有景在天其大如日月光不照名暗虛月望行黃道則入暗虛值暗虛有表裏深淺故月食有南北多少其說非也蓋古人雖有暗虛之說乃月行日度自隱其光與月掩日同非指地景也且如春秋二

分食於卯酉之正日月相望其半如衡地猶在下鳥能蔽之況以布算地大於月數十倍乎宋濂不知作楚客對亦言月食爲地景所隔皆南齊之說啓之也

日食妄言事應

青田集云交食古云同經同緯則食同經不同緯不食古今論交食惟漢最疎處義八卦禹洪範箕子九疇而一日五行漢董仲舒劉向子歆嘗論五行咎徵然而非也日月交食奈何食非其算諸子以事應言豈不謬也孔子作春秋不言事應有深意爾子專言事應而事應皆非如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食穀梁言朔不自食食

知新錄

卷五

古

日也董仲舒以爲言朔不言日惡魯桓公且有夫人禍將不終日也厥後魯夫人淫於齊殺公以法布算是年十月不食乃十一月庚午朔米時日食非十月亦非二日又非言朔不言日與魯夫人淫事何關莊公十八年三月日食穀梁曰夜食也公羊曰食晦也劉向以爲夜食者陰明之衰而奪其光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公將奪其威其後九合諸侯此其效也董仲舒劉歆皆以爲宿在東壁魯分後公子慶父叔牙通於夫人以弑公以法布算是年三月不入食限夜亦不食乃五月壬子朔申時日食非三月非夜食又非宿在東壁魯分與齊桓公

竝通夫人弑公之應何預諸如此類皆望風捉影無端說夢也

日遲疾極差

曆存云爾雅邢昺疏引曆象之說月一日至四日行疾十四度餘五日至八日行次疾十三度餘九日至十九行遲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小疾行十三餘二十四至晦疾行十四度餘此謂近日而疾遠日而遲之說然而非也月道不繫於朔其入朔之初非月之初一乃入轉之初日也月行有疾初遲末率不及於平行自入轉初日行十四度半強漸殺七日適及平行謂之疾

知新錄

卷五

古

初限平行餘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疾日損又七日行十二度微強向之益者盡損而無餘謂之疾末限又七日適及平行謂之遲初限其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自此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復行十四度半強向之益者亦損爲無餘謂之遲末限入轉一周實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六分遲疾極差皆五度四十二分

水火土石

星之在地則爲石石之在天則爲星太剛爲火火之在天則爲日太柔爲水水之在天則爲月少剛爲石少柔

爲土石之在天則爲星土之在天則爲辰自日星之外則皆爲辰自水火石之外皆爲土是辰與土一體也兩者水氣之所化風者火氣之所化露者土氣之所化雷者石氣之所化又曰水氣蒸則爲雲降則爲雨凝則爲雪土氣升則爲霧降則爲露結則爲霜雷生於石電生於火有雷則有電火出於石也電與風同爲陽之極也王榮曰曆書言天只有水火石土水西論山海只言水火氣土邵子亦言在天只有日月星辰在地只有水火石土皆未言及金木是於五行中只有三行矣按邵子皇極經世謂五行之木萬物之類也五行之金出於石知新錄

卷五

五

天星徵應

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議者謂周在中土而星之應在南魯在東而星之應在西齊在東而星之應在北似無可攷然觀傳記所載十二國災祥之應皆有驗王榮曰子丑二宮屬土寅亥二宮屬木卯戌二宮屬火辰酉二宮屬金巳申二宮屬水午日未月此星家論宮如是又寅與

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云今子宮之妖祥占於丑宮之界丑宮之妖祥占於子宮之墟寅宮占亥亥宮占寅皆是本宮不爲災而應於同屬之宮此所謂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如玄枵本子而日月會於玄枵爲丑月星紀本丑而日月會於星紀爲子月折木本寅而日月會於折木爲亥月蠆訾本亥而日月會於蠆訾爲寅月他皆倣此

日出入

沙彌茶國向無人至祖葛尼曾到係日西沒之地至晚日入聲若雷霆國王每於城上取千人吹角鳴鑼擊鼓知新錄

卷五

五

混雜日聲不然則小兒驚死榮按日照縣五鼓日出水聲如雷霆

天地里數日影里數

六安黃氏曰周天每度三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圓周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圓三徑一言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圍直徑之數又二十八宿以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謂四游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天徑中央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

地漸漸而下至夏地下游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而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而下地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日中立竿測景以勾股量之夏至立八尺表景一尺六寸表景千里而差一寸是則天上一寸地下千里言本於周髀之文髀者股也以表爲股相傳本伏羲氏立法自周公受之於大夫商高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鄭玄云凡曰景與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也日斜射陽城

知新錄

卷五

六

則天徑之半也以勾股法言之旁萬五千里勾也立八極萬里股也從日斜射陽城弦也以勾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正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周天之數也案宋時往交州測影夏至之日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遙取陽城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萬里而影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而差一寸也又見公孫崇集諸朝士共觀秘書影同是夏至日其中影皆長一尺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洛南北略

當千里而影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也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衆星燦然皆古所未見大約去南極二十度以上皆見鄭玄之說非也趙友欽曰地中有子午卯酉四向既正則輪盤二十四向皆正然而八方之地各有偏向會三異因話錄地螺或用子午正針或用子午丙壬間縫針以江南地偏以丙壬參之廣雅則云天周六百一十萬餘里天去地一百一萬五千里淮南子論天去地五億萬里禹使大章豎亥步自東極至西極南極至北極各二億三萬餘里又丘處机論北斗斡旋與星河在天皆不入地日亦不入地若日入地

知新錄

卷五

六

則與箕斗折破人強稱星日入地者非楊升菴信之昔之持論不同如此余據授時所測得冬至去地二萬六千二百餘里夏至日下去地五萬九千二百餘里約千里差一度約天徑十二萬餘里天周三十七萬餘里是其數也縱授時所測或有不的不過里數小差大約固不遠也總不出千里上下差一度論之異同可勿疑也極星正其北日影正其南隨處皆有子午卯酉而七政之出入因之指南針亦可勿用至於沈括所疑人至偏北安知北極不直入人上不知縱偏北北直直入人上然渾天斜倚之體自若日行之斜絡天腰與極星去

手

星官

一

二十八宿屬東西南北四方不知皆屬於東蒼龍北玄武南朱雀西白虎人知蒼龍玄武朱雀白虎不知中央土有黃龍故詳書於此

保章氏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也日月星辰謂二十八宿也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也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也事者以詔救政訪序事鄭玄曰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也

御新錄

卷五

星

吳澂曰天星天文星度也步占之法以星為主故曰天星十有二辰經天左旋常度不移不足以見吉凶惟日月五星行乎十二辰之次緯天右轉而日有薄蝕蝕不蝕蝕在暈日旁形點朔望暈氣珥形點之變月有虧盈朧朧而月朧朔而見西方朧月見東方之變五星有贏縮早出縮晚出縮有圓角生芒之變故總言日月星辰之變動變動即所謂遷也順則為吉逆則為凶以天象言則為變動以人事言則為遷二者相參辨之矣以上解天星以志日月星辰變動至辨其吉凶星土十二土也合而言之曰九州九州星土之書雖亡所考者十二國之分載諸傳記災祥所應亦皆可證昭十二年有星出於婺女

鄭神龜曰今茲歲在頤頤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此玄枵為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昭三十二年吳伐越晉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者曰歲在星紀此星紀為越之分星而楊州之星土也昭元年鄭子產曰成王滅唐而封弟叔虞故參為晉星實沈為參神此實沈為晉之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襄九年晉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此大火為宋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十七年星孛及漢申須曰漢水祥也衛顓頊之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此颺普為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鄭語周

御新錄

卷五

星

史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氏火正此鵠尾為楚之分星而荊州之星土也爾雅曰析木為之津釋者謂天漢之津梁為燕此析木為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周之鶉火秦之鶉首趙之大梁魯之降婁無非以其州之星土而為其國之分星以星土而占災祥其應有可徵矣以上解以星土辨九州歲星在木則水為相之類五星順度為祥流逆失度為妖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是謂蛇乘龍梓慎以為宋鄭必飢則言其所屬神龜以為周楚所惡則言其所衝其歲星乖太之應乎昭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而吳伐越史墨謂不及

四十年越其有吳乎以歲星十二年一周存亡之數不
過三紀非歲星順次之應乎以類求之則歲星太歲皆
可參決妖祥之事以上解十有二歲之物色也視日旁
相觀天下之妖祥雲氣之色與眡祲十輝同義左氏所謂凡至分啓閉必
書雲物占法青爲蟲赤爲兵荒白爲災黃爲豐黑爲水
既言辨吉凶水旱又言降豐荒之祲象則亦眡祲敘降
之意蓋水旱之降爲荒年荒年之降爲豐年其敘如此
以上解以五雲至豐荒之祲象十二風者良爲條風從大呂大族之律
震爲明庶風從夾鍾之律巽爲清明風從姑洗仲呂之
律離爲景風從蕤賓之律坤爲涼風從林鍾夷則之律

知新錄

卷五

天

兌爲闔闔風從南呂之律乾爲不周風從無射應鍾之
律坎爲廣莫風從黃鍾之律傳所謂八風從律是也又
法於緹室之中因逐月律管入地之淺深月氣至則葭
灰飛以此察天地之和氣然左氏載師曠歌北風又歌
南風而知晉楚之勝負妖祥之應可決於此乖則異別
則離此天地之不和而爲妖祥也故命之使之有所趨
避以上解以十二風至乖別之妖祥上文五事即敘政敘事之所從此
也政者國之本詔敕政於上則人君知修省之道事者
有司之常職訪敘事於下則人臣知戒警之意君臣交
修厥德政事舉而天降祥矣以上解凡此五物者丘氏以詔敕政敘事

曰所謂五物者日月星辰之變動也星土辨九州也土
有二歲也五雲之物也十有二風也保章氏之職用此
五物以測陰陽之和否察天地之逆順上以詔之人君
使其因災咎而救其政事之乖別下以訪之臣下使其
敘宜事而知其緩急之次第吳氏論之詳矣凡世之星
官所推步占驗者皆具於是焉

星名

今天官家所傳星名皆起於甘石如郎將羽林三代以
下之官左更右更三代以下之爵王良造父三代以下
之人巴蜀河間三代以下之國春秋時無此名也

知新錄

卷五

天

星事多凶

日知錄云淮南王安以客言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
起謀爲畔逆而自剄國除睦孟言大石自立偃柳復起
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而以妖言誅趙廣漢問太史知
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數死大臣卽上書言丞相罪而身
坐腰斬甘忠可推漢有再受命之運而以罔上惑衆下
獄病死弟子夏賀良等用其術以誅齊康侯知東郡有
兵私語門人爲王莽所殺卜者王況以劉氏復興李氏
爲輔爲李焉作讖書十餘萬言莽皆殺之國師公劉秀
女暗言宮中當有白衣會乃以自殺西門君惠語王涉

以國師公姓名當爲天子遂謀以所部兵劫莽事發被誅王郎明星曆嘗以河北有天子氣而以僭位誅死襄楷言天文不利黃門常侍當族滅而卒陷王莽自殺劉焉聞董扶言益州有天子氣求爲益州牧而以天火燒城憂懼病卒子璋降於昭烈石虎之太史令趙攬以天文死孔熙先推宋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江州當出天子而卒與范曄等謀反棄市并害彭城王郭廢言代呂者王故事事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而卒之代呂隆者王尙又言滅秦者晉遂南奔秦人追而殺之劉靈助占爾朱當滅又言三月末我必入定州遂舉兵以

知新錄

卷五

美

三月被擒斬於定州苗昌喬言太祖後當再有天下趙子崧習聞其說靖康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卒以貶死成祖永樂末欽天監官王射成言天象將有易王之變孟賢等信之謀立趙王高燧竝以伏誅是數子者之占不可謂不驗而適以自禍其身是故占事知來之術惟正人可以不學漢書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仲舒下吏夏侯氏囚執賈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賈孟李尋皆京又曰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志蜀漢杜瓊精於術學初不視天文無所論說譙周嘗問其意瓊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親識其形色不可

信人也最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後魏高允精於天文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旣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北齊權會明風角玄象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并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焉案按稽康集引古語云知星宿衣不覆故習鑿齒謂星人日子知星宿有不覆之義然則知星宿者不死即窮故知之不如不知也

歲差

日行天地每一歲差一分六十七秒當六十年差一度如堯冬至日在虛一度漢冬至日在斗二十三度唐冬

知新錄

卷五

美

至日在斗十度宋冬至日在斗二度元冬至日在箕四度漢洛下閎晉何承天約百年差一度唐僧一行大衍曆以八十三年差一度明大統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皆失之過至虞喜以五十年差一度劉炫以四十五年差一度又失之不及元郭守敬授時曆庶爲近之今從新法密察謂六十九年差一度黃氏又曰堯典冬至日在虛昏中昴月令冬至日在斗昏中壁月令季月之中星合堯典仲月之中星茲乃差歲使然也漢唐冬至仍在斗至元東入於箕郭守敬本於實測以天正冬至在子子中虛宿六度太陽東退每百年差十度上距堯約

約四千餘年歲差已五十餘度非惟度移而又辰移次
矣予謂冬至在於子中則斷不可移也康節云冬至子
之半天心無改移以一陽初動為天心故宣尼贊復為
見天地之心是子中一陽來復乃造化之機樞千古不
易者也唐荆川云歲差以氣化漸滴當前遲而後數則
郭守敬謂百年東退一度半者亦不可以為定差也
曆存曰考古歷代歲差之數晉虞喜以天體為三百六
十五度二十六分乃四分之一有餘歲策為三百六十
五日一十四分乃四分之一不足五十年差一度宋何
承天以歲差太速改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

知新錄

卷五

學

半周歲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半百年差一度祖
冲之以四十五年差一度隋劉焯以七十五年差一度
僧一行以八十二年差一度自後諸曆各不同宋曆多
在七十五年上下元授時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
五分七十五秒周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
秒百年差一度半然則授時之法乃六十六年三分年
之二差一度元統謂授時七十年差一度亦非○洪武
間李德芳上疏言洪武甲子元上距獻公戊寅二千一
百六十一年依大統法推之得天正冬至在下巳日午
正三刻比辛巳為元差四日六時五刻或曰獻公是已

未冬至非丁巳差四日六時李之言不謬但以巳未為
丁巳則必修史者誤書也

十二時

日知錄曰古無以一日分為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
日不言時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月二
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不言時屈子自序其生年月
日不及時呂才祿命書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時李虛中
以人生年月日所值支干推人禍福生死百不失一初
不用時也自宋而後乃并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見謝
肇淛五雜俎

知新錄

卷五

學

古無所謂時凡言時若堯典之四時左氏傳之三時桓
六年三皆謂春夏秋冬也故士文伯對晉侯以歲時日
月星辰謂之六物荀子曰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
不勝時亦謂春夏秋冬也自漢以下曆法漸密於是
一日分為十二時蓋不知始於何人而至今遵用不廢
一日之中所以分紀其時者曰日中曰晝曰日晷見
於易曰東方未明曰會朝曰日之方中曰晷曰夕曰宵
見於詩曰昧爽曰朝曰日中晷見於書曰朝時曰日中
曰夕時曰雞初鳴曰旦曰質明曰大昕曰晏朝曰昏曰
日出曰日側曰見曰日逮曰見於禮爾雅曉曰入後曰
二刻半為昏

知新錄

卷五

三

雞鳴日中日晝日日夜夜日入日晷日晷日入日晷日晷
中見於春秋傳曰鼙曰薄暮曰黃昏見於楚辭紀晝則
用日史記項羽紀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
城日中大破漢軍呂后紀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留見相
國產計事日晡時遂擊產彭越傳旦日日出十餘人後
後者至日中淮南王安傳旦受詔日食時上漢書五行
志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晡時食從西北日下
晡時復武五子昌邑王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
日中黃發晡時至定陶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下十刻
乃出旦明入山下是也紀夜則用墨詩之言三星在天
知新錄
三星在隅三星在戶春秋傳之言降喪中而旦是也周
司馬氏以不辨星則分言其夜曰夜中曰夜半曰夜鄉
晨是也分言其夜而不詳於是是有五分其夜而言甲乙
丙丁戊者周禮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
甲乙至戊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何故五更答曰漢魏以
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云一更
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所以然者假令正月
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晚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
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連關盈不至六編不
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
漢書西域傳杜欽曰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天文
志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
太月戊戌甲夜三國志曹爽傳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授

知新錄

卷五

三

刀於地晉書趙王倫傳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鼓聲
為應是也五分其夜而不詳於是有言漏上幾刻者五
行志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又云漏上四刻半乃
頗有光禮儀志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王尊傳漏上
十四刻行臨到外戚傳晝漏上十刻而崩又云夜漏上
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自南北史以上皆然故素
問曰一日一五分之隋志曰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
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無十二時之目也唯曆書云雞
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於丑而下文却云朔旦冬至正
北又云正北正西正南正東不直言子酉午卯漢書五
知新錄
行志言日加辰巳又言時加未翼奉傳言日加申又言
時加卯王莽傳天文郎按杖于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
斗柄而坐而吳越春秋亦云今日甲子時加於巳周髀
經亦有加卯加酉之言若紀事之文無用此者南齊書
始有子時丑時亥時北齊書南陽王
綽傳有景時午時景時者丙時也
左氏傳上楚丘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而杜元凱注則
以為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日夜半者即今
之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
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昃者未也晡時
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

爲十二始見於此考之史記天官書曰旦至食食至日
昃日昃至餽餽至下餽下餽至日入素問藏氣法時論
有曰夜半日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昃曰下晡注王冰以
日昃爲土王下晡爲金王又有曰四季者吳越春秋有
注云土王是今人所謂丑辰未戌四時也
曰時加日出時加雞鳴時加日昃時加禺中則此十二
名古有之矣史記孝景紀五月丙戌地動其蚤食時復
動漢書武五子廣陵王胥傳奏酒至雞鳴時罷王莽傳
至食時賜陳漬耿弇傳人定時步果引去來欽傳臣夜
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寶武傳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
皇甫嵩傳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晉

知新錄

卷五

晝

書戴洋傳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
南折木宋書符瑞志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黃昏時月蝕
熒惑過人定時熒惑出營室宿羽林皆用此十二時
淮南子曰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
於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朝明
臨於曾泉是謂早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臻於衡陽是
謂禺中對於昆吾是謂正中靡於鳥次是謂小遷至於
悲谷是謂晡時迴於女紀是謂大遷經於泉隅是謂高
春頓於連石是謂下春爰止義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
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淪於蒙谷是謂定昏按此自晨明

至定昏爲十五時而卜楚丘以爲十時未知今之所謂
十二時者自何人定之也

素問中有言歲甲子者有言寅時者皆後僞撰入之也

白月黑月

法苑云西方一月分爲黑白初一至十五爲白月十六
至三十日爲黑月

時刻

周禮挈壺氏注漏箭晝夜共百刻刻字始見於此禮記
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注百度百刻也靈樞經漏水下
百刻以分晝夜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節隋書

知新錄

卷五

晝

大文志昔黃帝觀漏水制品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
命官而挈壺氏其職也漢哀帝王莽以百二十刻爲日
宋天監六年武帝以九十六刻爲日每辰得八刻仍有
餘分可知今曆之分九十六刻仍有餘分者亦古法也

晝夜刻

曆存曰日晝夜百刻每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無間南
北所在皆同春秋二分日當赤道出入之中晝夜各五
十刻自春分以及夏至日入赤道內去極近夜短而晝
長自秋分以至冬至日出赤道外去極遠晝短而夜長
以地中揆之長不過六十刻短不過四十刻地中以南

夏至去日出入之所為遠有不及六十刻者冬至去日出入之所近有不正四十刻者地中以北夏至去日出入之所為近長有不正六十刻者冬至去日出入之所遠其短有不及四十刻者授時大都偏北冬至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故晝刻三十八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故晝刻六十二夜刻三十八蓋地有南北極有高低日出入有早晏所以九服不同耳聶壹氏掌漏法若子半之交以朝四刻三刻之一屬前日後四刻三刻之一屬當日所以有夜子也每時為初初刻初一刻初二刻初三刻繼之以正

知新錄

卷五

美

一正二正三正四授時則百刻分為九十六刻八刻為一時亦覺簡便

積餘置閏

閏月者以每月必有中氣若無中氣則謂之餘氣積而為閏如雨水正月中乃在三十日春分二月中却在出月初一日即置閏在正月則此閏正月必無中氣古法測氣定朔皆用平法不按天度盈縮故置閏或前後差一月焉節氣者謂太陽未入其宮而光已及之太陽之光前後各十度即所謂進氣也中氣者謂太陽已到其宮而光正盛即所謂旺氣也中氣必在月中如雨水必在正月春

分必在二月蓋定於是月不可移易者也若節氣則不可拘矣每歲一周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日刻零三分四十五秒每年除月小大約三百五十五六日是三年便少三十餘日矣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

冬至後定閏

冬至後餘一日則閏正月餘二日則閏二月餘十二日閏十二月若十三日則不閏今攷校亦有不盡然

燕在閏知新錄卷五終

姪日同孫燦正字

知新錄

卷五

書

燕在閏知新錄卷六

豐山王 紫初蕭氏彙訂

古欽鮑 斐律菴

西安馬 遇榮公

西安杜 坦子循

西安馬 遠寧公 泰校

十九年七閏

潛室陳氏曰左傳正義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七日有餘月已行天一周至二十九日過半月

知新錄

卷六

一

法二十九日四又逐及日而與之會是為一月十二月百九十九分也而成歲一歲氣周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十二月惟三百五十四日是少十一日四分之一未得氣周細而言之歲正少十一日少弱所以然者一月有餘分二十九日法九百四十分四百七十分為半日合今有四百九十九分是餘二十九分十二月餘分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既得三百五十四日又餘三百四十八分一日九百四十分其二百三十五分為四分日之一今於餘分三百四十八內取二百三十五以當四分日之一仍有一百一十三其餘整日惟有十一日又以餘分一百一十三減之是一年正餘十

日八百二十七分不成十一日故謂十一年少十日

八百二十七分積十九年少二百六十六日六百七十三分

少弱足以當之古曆十九年為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三

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

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

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

必同初章日月運轉於天如人之行步故推曆謂之步

曆步曆之始謂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為始於前更無

餘分以此日為端首即十一月甲子夜故言履端於始

也分一周之日為十二月則每月當三十日餘以日月

知新錄

卷六

二

會為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為此月之正取中氣以為正月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則謂之閏月故言舉正於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以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閏故言歸餘於終也

陰陽詔占

寒暑夏京煥春四氣流行陰陽詔占四變運用非

四氣無以管籥四時非四變無以流通入節八節二分

立夏立秋立冬詔即詔華之詔和暢也又訓詔也接續也占去聲侵占也王棠曰陰陽詔占

之四變氣今言者極少四變氣在甲丙庚壬之宮春氣
猶寒二月驚蟄朔氣值甲而變其氣爲韶計三十日其
日多積天地之啓氣所以變化也既變之後而春分之
煥氣始得以生物矣夏仍春令其氣爲煥五月芒種朔
氣值丙而變其氣爲陰計三十日其時多陰天地之合
氣所以變化也變化之後則夏至之暑氣始得以長物
矣秋仍夏政其氣猶暑至八月白露朔氣值庚而變其
氣爲占計三十日其日多陰天地之沴氣所以變化也
變化之後則秋分之涼氣始得而成物矣冬初秋令其
氣猶涼至十一月小雪朔氣值壬而變其氣爲陽計三
十日其日多晴天地之閉氣所以變化也變化之後則
冬至之寒氣始得以收物矣從變韶氣而後成煥氣從
變陰氣而後成暑氣從變占氣而後爲涼氣從變陽氣
而後爲寒氣韶卽啓氣陰卽合氣占卽沴氣陽卽閉氣
然須地在天之中其氣不偏方能按時遞運故人謂江
北無陰江南無韶西土無占東邦無陽以天度不齊地
氣偏之故耳

崇又按少昊命鳳鳥氏司曆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
青鳥氏司啓丹鳳氏司閉司分司至是春分秋分冬至
夏至今欽天監之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是也獨啓氣閉

知新錄

卷六

五

氣後世未有專司蓋古人於氣之所以生氣之所以收
以爲物之終始有不可苟然者故於暑前之合氣涼前
之沴氣皆不置官獨於啓閉二氣深致意焉此其故可
思也

世運會元

八刻爲一時

十二時爲一日

五日爲一候

三候爲一氣得十五日

二氣爲一月得三十日

知新錄

卷六

四

十二月爲一年

三十年爲一世

十二世爲一運一運計三百六十年

三十運爲一會一會計一萬零八百年

十二會爲一元計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氣候運行雖出天時實有關於人事故春秋雨雪大水
隕霜不殺草等皆書凡以見氣候之失常由於人事
事關乎治亂所以使世之君臣懲懼修省有非泛然
載筆也

百六陽九

靈寶天地運度經云三千三百年為陽九為百六九千
九百年為大陽九為大百六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
百六金天氏之後甲申之歲是天地運度否泰所宗陽
九百六之會至時道德方明聖君受任於壬辰之年

立春元旦定例

康熙丁丑年甲子日寅時正三刻六分立春
三時辰內分上
或少十分或十
一分均派
則不錯

戊寅	巳巳	巳	正二刻十分
乙卯	甲戌	申	正二刻
庚辰	巳卯	亥	正二刻四分
辛巳	乙酉	寅	正初刻八分
壬午	庚寅	巳	正初刻十二分
癸未	乙未	申	正初刻二分
甲申	庚子	亥	正初刻六分
乙酉	丙午	寅	正初刻十一分
丙戌	辛亥	巳	正初刻
丁亥	丙辰	申	正初刻五分
戊子	辛酉	戌	正三刻九分
己丑	丁卯	丑	正三刻十四分
庚寅	壬申	辰	

辛卯 丁丑 未
壬辰 壬午 戌
癸巳 戊子 丑
甲午 癸巳 辰

授時曆要法歌曰授時曆法君要知但以九年舊曆推
月大月小起初一看其初一天地支大月天干五支九
小月天四地八耦月大三十日無差月小分明只廿九
節氣只憑九年曆二十四氣真端的天干三數地支七
熟記胸中須歷歷定時二十四年取逢時遇八君無慮
若依此法箇中推方省陰陽玄奧處較如九年大月初

知新錄

卷本

木

一甲子甲至戊五數子至申九數即以戊申為正月朔
九年小月初一丙寅丙至己四數寅至酉八數即以己
酉為正月朔閏月本來無中氣何勞物外更他圖閏月
從無
中世人諳得神仙術不是愚氓是丈夫又歌曰九年二
月半便是正月一
又一法至後五九盡則春如至後一百零六日為寒食
又云欲知來歲閏先看至之餘小盡除一日若在旬
以望為斷十二日足復
又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此與今時不
合

又九年推曆知立春日若要求立春相衝對食神 天
 于三數地于七便是九年立春日三數七數卽是九年
 後立春日辰又云明朝冬至後數九春在六九頭西洋
 曆春在五九尾

知新錄

卷六

七

先天分二十四氣圖



知新錄

卷六

八

先天圖一日一箇如是道理一月有一箇如是道理以
 至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一箇道理且
 以月言之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也至兌則月之上
 弦初八日也至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虧
 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
 晦三十日也胡氏曰嘗因邵子子半之說推之以卦分
 配節氣復爲冬至子之半至乾之末交夏至午之半此
 三十二卦皆進而得震離兌乾已生之卦也姤爲夏至
 午之半至坤交冬至子之半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巽
 坎艮坤未生之卦也二分二至四立總爲八節每節各

計二卦十六氣每氣各計三卦八節計十六卦十六氣計四十八卦此卦配氣也小雪後陽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陽生三十分而成一晝故爲冬至小滿後陰一日生一分積三十分而成一晝故爲夏至陽積六晝而爲乾乾當四月其中氣謂之小滿者不可久也大則亢矣積陰六晝爲坤坤當十月謂之陽月陽不可無也無陽則純陰用事國家長治而不亂者戒盈滿崇陽而抑陰也王棠曰今人稱二十四氣十二節氣十二中氣也今此處配卦則言八節十六氣而八節之內春分秋分冬至夏至本是中氣而入於八節內初讀之似乎分得不

知新錄

卷本

九

確及詳察本末乃陰陽消長四時流行之大關宜乎稱節與十六氣不同也節配二卦氣配三卦

七十二候

正月立春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陟負冰
雨水獺祭魚候鷹北草木萌動

東風解凍凍結於冬遇春風而解也曰東者東方木

火母也火氣溫故解凍蟄藏也振動也負冰上游而

近水也雨去聲正月中天一生水生木者也獺一名

水狗歲始而魚上則獺取以祭徐氏曰獺祭圓鋪圖

者水象也豺祭方鋪方者金象也候鷹北月令漢書

作鴻鴈北陽氣達而北也天地氣交泰故草木萌生

發動也

二月驚蟄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春分玄鳥至雷乃發聲始電

桃始華呂覽作桃李華倉庚亦作鷽黃鸝也章龜經

曰倉清也庚新也感春陽清新之氣而初出故名又

曰黃鳥又曰搏黍曰黃袍僧家謂之金衣公子其色

黧黑又名鷽黃黃栗留黃鸝兒皆一種也鳩卽布穀

仲春之時鷽喙尚柔不能捕鳥睜目忍飢如癡而化

故曰鷽鷽鳩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春化鷽秋化鷹

如田鼠之於鴽也若腐草雉爵皆不言不復本形者

也方氏曰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仲春之中

知新錄

卷本

十

爲陰陽通中故曰分玄鳥春分來秋分去四陽漸盛

陰陽相薄雷乃發聲乃者象氣出之難也電陽光也

四陽盛長氣洩而光生也曆解曰凡聲陽也光亦陽

也易曰雷電合而章公羊曰電者雷光也徐氏曰雷

陽電陰非也

三月清明桐始華鼠化為鴽虹始見
穀雨萍始生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

時有八風而獨指清明爲節者此風屬巽萬物齊乎

巽物至此時皆潔齊也桐有三種華而不實曰白桐

爾雅所謂榮桐木也皮青而結實曰梧桐一曰青桐

淮南子謂梧桐斷角也生于山岡子大而有油曰油

桐毛詩梧桐不生山岡也今始華白桐也埤雅謂桐與天地合氣者也今造琴瑟以花桐是白桐也田鼠鼯鼠形大而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生田中鴛鴦也說文注云鴛鴦曰鴛母鮑氏曰鼠陰類鴛陽類陽氣盛故陰為陽所化也虹蜺即蜺蜺俗謂之蜺注疏曰是陰陽交會之氣朱子曰日與雨交天地淫氣也虹為雄色赤白蜺為雌色青白也穀雨雨去聲雨其谷於水也萍與水平故曰萍漂流隨風又曰藻曆解曰萍陰物靜以承陽也拂羽飛而翼拍其身氣使然也勝者首毛如勝蠶候也

知新錄

卷六

十一

四月立夏

螻蛄鳴

蚯蚓出

王瓜生

螻蛄好夜出俗名土狗一名螻蛄一名鼯鼠一名穀

音斛陰氣始故螻蛄蚯蚓應之夏小正穀鳴是也有五能不能成一技飛不能過屋緣不能窮木游不能渡谷穴不能覆身走不能先人故說文稱鼯鼠為五技之鼠古今注又以螻名鼯鼠埤雅本草俱以為臭蟲陸德明鄭康成以為蛙皆非也蚯蚓即地龍一名曲蟾曆解曰陰而屈者承陽而伸見也圖經云王瓜生于野田澤墻垣葉似括樓烏藥圓無了缺有毛如刺蔓生五月開黃花下結子如彈丸生青熟赤根似

葛細而多縻又名土瓜一名落蟬瓜今藥中所用也鄭玄以為草華本草作菰蕒陶隱居非之蓋二物異種也埤雅以菰為苦菜鮑氏曰感火氣而苦味成爾雅云不榮而實曰秀榮而不實曰莢此苦菜宜言莢蔡邕以為苦蕒非也鄭康成鮑景翔皆云靡草

葶藶之屬禮注草之枝葉靡細者方氏曰凡物感陽生者強而立感陰生者柔而靡靡草則至陰所生也

故不勝陽而死麥以夏為秋補註小滿者物長於此小得盈滿也

五月芒種

螳螂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螳螂飲風食露感一陰之氣而生能捕蟬又名殺蟲又曰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又曰斧蟲以前足如斧

知新錄

卷六

十一

深秋生子於林木一殼百子至此時破殼而出藥中謂之螻蛄生於桑者佳鵙即百勞本草作博勞而朱子孟注謂博勞惡聲之鳥巢類也曹植惡鳥論百勞五月鳴其聲鵙鵙禽經注百勞不能翱翔直飛而已詩七月鳴鵙周七月夏五月也諸書以反舌為百舌鳥能反覆其舌詩疏謬以為蝦蟇謂蛙屬舌尖向內今辨其非易通卦驗丹鉛餘錄俱作蝦蟇無聲若以五月正鳴殊不知初旬見形後形亦滅矣陳氏謂反舌感陽而發遇微陰而無聲韻會曰夏假也至極也萬物假大而至極故曰夏至鹿山獸形小屬陽角枝

向前稟澤獸形大屬陰角枝向後夏至一陰生鹿感陰氣而角解冬至一陽生麋感陽氣而角解蜩蟬之大而黑色者蜩蟬蛻殼而成雄者能鳴雌者無聲今俗稱蜘蛛按蟬乃總名鳴於夏為蜩莊子謂蟪蛄夏蟬也鳴於秋曰寒蜩即楚辭寒蜩也風土記曰蟪蛄鳴朝寒蜩鳴夕今初秋夕陽聲疾小而綠色俗稱都了是也半夏藥名居夏之半而生補註芒種言有芒之穀可播種也

六月

小暑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始擊 腐草為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知新錄

卷六

車

深則在野而鬪鷹始擊月令鷹乃學習應氏曰殺氣未肅驚鳥始習擊搏迎殺氣也螢曰丹良曰丹鳥曰夜光曰宵燭離明之極則幽陰至微之物亦化而為明詩熠燿宵行另一種也形如米蟲尾亦有火不言化者不復原形也土氣潤故蒸鬱為溽溽俗稱醞醞熱是也前候溽溽而後候則大雨時行以退暑也七月立秋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處暑 鷹乃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涼風禮作育風西方淒清之風也溫變而肅大雨之後涼風來天氣下降范范而白向米凝珠故曰白露降秋金色也寒蟬爾雅曰寒蜩蟬小而青紫者馬氏

曰物生於暑者其聲變之矣處止也暑氣止也鷹義禽也秋金為義金氣肅殺鷹感其氣始捕擊必先祭之猶人飲食必先祭祖也不擊有胎之禽故曰義秋者陰之始故曰天地始肅禾者穀連葉稊之總名又稻秫瓜梁之屬皆禾也成熟曰登

八月

白露 鴻雁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秋分 雷始收聲 蟄蟲咸俯 水始涸

鴻雁淮南子作候鴈自北而來南也燕乃北方之鳥故曰歸養羞以藏美食以備冬月之養也淮南子作羣鳥翔三人以上為衆三獸以上為羣羣者衆也雷於八月陰中故收聲入地萬物隨入也坏音培陶瓦

知新錄

卷六

南

之泥曰坏細泥也禮註坏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瑾塞之也禮註水春氣所為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補註白露者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秋分首陰生于午極于亥故酉其中分也九月寒露 鴻雁來賓 雀入大水為蛤 菊有黃華 霜降 豺乃祭獸 草木黃落 蟄蟲咸俯鴈後至者為賓通書作來賓濱水際也雀小鳥其類不一此黃雀也國語雀入大海為蛤寒嚴所致此乃蜚化為潛也蛤蚌屬之小者菊獨華於陰故曰有也正應季秋土旺之時言其色也祭獸以獸祭天報本也方鋪而祭秋金之義月令作豺乃祭獸戮禽草木

黃落色黃搖落也咸俯皆垂頭寒涼不食也淮南子作俛

十月立冬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開塞而

水面初凝未至於堅故曰始冰土氣凝寒未至于坼故曰始凍雉野雞也鄭康成淮南子高誘俱註蜃爲大蛤玉篇亦然墨子又曰蚌一名蜃蚌非蛤類乎禮註爲蛟屬埤雅以蛤蜊各釋似非蛤類本草云車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氣爲樓臺車螯經曰蜃大者爲車輪島嶼月間吐氣成樓與蛟龍同也則是蛤矣爾

知新錄

卷本

亥

雅翼引周禮諸家辨蜃爲蛤甚明禮注以雉由蛇化之說故以雉子爲蜃埤雅既曰似蛇而大腰下盡逆鱗知之悉矣然復疑之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則亦聞之者耳不若本草龜經爲是卽一物耳大水淮也晉語雉入於淮爲蜃小雪者雨下而爲寒氣所薄故疑爲雪小而未盛也禮註陰陽氣交爲虹陰陽極故虹伏虹非有質故曰藏亦言其氣下伏也閉塞成冬故天氣升地氣降天地變而冬正其位不交則不通故閉塞也

十一月大雪鶡鴒不鳴虎始交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禽經曰鶡鴒鳥也似雉而大有毛角鬪死方已古人

取爲勇士冠名埤雅云黃黑色故名褐據此陽鳥感六陰之極而不鳴郭璞方言似雞冬無毛晝夜鳴卽寒號蟲陳皓與方氏亦曰求旦之鳥皆非也夜旣鳴何謂不鳴邪丹鉛餘錄作鴈淮南子作鴝鵒詩註作渴旦虎威微陽氣益盛而交本草謂荔爲蠶實卽馬薤鄭康成蔡邕高誘皆然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與本草同但陳皓註爲香草附和者卽以爲零陵香殊不知零陵香自生於三月也六陰寒極之時蚯蚓交結如繩水者天一之陽所生一陽初生故泉

知新錄

卷本

亥

動也

十二月小寒馬北鄉鶡始鳴雉雊雞乳征鳥厲疾水澤腹堅十二月初寒尙小故曰小寒月半則大矣鄉音向鄉導之義二陽之候鴈歸避熱今則向北飛至立春皆歸矣禽鳥得氣之先故也冬至天元之始至後二陽已得來年節氣鶡遂爲果知所向也雉文明之禽陽鳥也雉言姤雌雄同鳴也感于陽而後有聲也乳育也馬氏曰雞木畜麗於陽而有形故乳在立春節也征伐也殺伐之鳥鷹隼之屬至此猛厲迅疾也陳氏曰冰初凝水面而已至此徹上下皆凝故曰水澤腹

堅腹猶內也此郎瑛七十二候解也

七修類藁云七十二候呂不韋載於呂氏春秋漢儒入於記月令與六經同傳不朽後魏載之於曆欲民知驗氣序然其禽獸草木多出北方蓋以漢前之儒皆江北者也故江南老師宿儒亦難盡識況陳皓之注多謬說而康成既遠亦有譌處予因是廣取諸家之解并說文埤雅等書而又詢之農牧似得所歸併將二十四氣釋之于稿瑛又嘗解七十二候于天地類矣其文載於管子淮南夏小正汲冢書呂氏春秋經傳通解與今曆互有小異或文事意理殊引而譌

知新錄

卷六

七

未若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曆迥有不同處或古呂令有與今之不同如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鴛下有牡丹華王瓜作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坏戶下有景天華

函史云周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令於諸侯漢宣帝時丞相數采明堂月令論奏之其言曰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漢成哀間多違時令政教益衰後漢明章大臣魯恭陳寵

之倫各條月令迨魏晉大代舉而不精唐貞觀中復修四時讀令之制以時增損且令玄宗易名時令宋景祐初復禮記舊文其唐時令別行詔撰宋時令復不果行夏小正月令傳曰陰陽生物之序王事之倫莫大於月令蓋昉於夏時及周而大備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呂不韋取月各冠其篇曰十二月紀漢戴聖記禮四十七篇因取爲第四篇淮南王安所取篇第亦同故蔡邕以爲令編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曰淮南王作皆非也古紀候之書周有時訓易緯有通卦驗管敬仲有時訓鴻烈有時則

知新錄

卷六

大

同異互出大抵宗夏小正而詳焉

一年二十四氣氣有三候周二十四氣則七十二候備矣一行曰七十二候原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第則同自魏以來始載於曆皆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昔一行譏李淳風專用呂氏春秋今也有取乎月令七十二候之說而分配以七十二卦則月令未可全非也山堂考索章俊戴埴鼠璞云月令陸德明以爲呂氏春秋後人刪爲此記蔡邕王肅以爲周公所作先儒謂太尉是秦官決非周公之書周以農開國猶以時令爲先務使此

書盡出呂不韋之手不應以十二令爲紀各以數篇解釋於後合爲六十一篇太尉因秦官不韋不過改周司馬爲太尉耳大率周公增益夏小正不韋增益周公之書其閒豈無改竄淮南時則訓比呂氏十二紀又有異同此可爲證也

王棠曰七十二候解中猶未精詳如王瓜生夏小正作王黃秀註云卽王瓜一名土瓜苦菜秀夏小正作取茶秀註云卽苦蕒也腐草爲螢夏小正腐草化爲蜋註云蜋馬蛭也蜋讀汧水之汧淮南子八月涼風至月令則七月涼風至八月月令玄鳥歸九月夏小

知新錄

卷六

七

正陟玄鳥蜚註云古人重玄鳥當其至時則祀之故其來書降其去書陟皆尊貴之也蜚者言鳥去則多蟄於島岸土穴閒淮南子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許慎註云賓雀老雀也棲宿人家堂宇之閒如賓客者也月令賓字屬鴈句諸如此類皆當參訂又謂螭螭爲五技之鼠則有不然鳴鴈非蝦蟇固不謬又謂之爲臯類則不然鵲旦作鵲鵲之類乃歸于寒號蟲則非其倫矣雉鳴卽鳴於鼎之類不必雌雄交鳴也月令正月蟄蟲始振夏小正起蟄而二十四氣驚蟄爲二月節載於正月亦屬可疑然月令于二月雷乃

發聲二月後有蟄蟲咸動啓戶始出之句猶可解說若雨水爲正月節氣月令始雨水載於仲春之月淮南子始雨水亦載于二月則氣與候兩不相侔矣此又讀月令者不能不致疑也

節氣長短

康熙

四十七年正月小

巳十三日辛酉戌時正三刻九分正

三刻九分正月節

立春起

十五日內少二時至

雨水

二十八日丙子申時正三刻八分正月中

雨水起

十五日內少五刻五分至驚蟄

正月節氣中氣共廿九天九時二刻一分

知新錄

卷六

七

二月戊寅十四日辛卯申時初二刻二分二月節

蟄起 十五日外多六刻零至春分

二十九日丙午酉時初一刻一分二月中

春分起

十五日外多二時四刻五分至清明

二月共三十日三時二刻零

三月戊申十四日辛酉亥時正一刻六分三月節

明起 十五日外多四時一刻十一分至穀雨

三十日丁丑卯時正三刻二分三月中

穀雨起

五日外多五時六刻九分至立夏

三月共三十天九時八刻五分

閏三月戊寅十五日壬辰酉時正一刻十一分四月節

立夏起 十五日外多七時二刻至小滿

四月丁未初三日戊申辰時正三刻十一分四月中 小暑起 十五日外多八時三刻八分至芒種 <small>四月共三十一天</small>	天三時五刻八分	十八日甲子丑時初二刻三分五月節 芒種起 十五日外多九時 <small>內少一分大約八時七刻十四分至夏至</small>	五月丙子初四日巳卯戌初二刻二分五月中 夏至起 十五日外多九時二刻一分至小暑 <small>五月共三十一天</small>	時二刻	二十日乙未未時正初刻三分六月節 小暑起 十五日外多九時 <small>內少一分大約八時七刻十四分至大暑</small>	知新錄 卷六	六月丙午初六日辛亥辰時正初刻六分六月中 大暑起 十五日外多八時一刻十二分至立秋 <small>六月共三十一天</small>	一天五時一刻十一分	二十二日丁卯子時正二刻十四分七月節 立秋起 十五日外多七時三刻十二分至處暑	七月乙亥初八日壬午申時初一刻二分七月中 處暑起 十五日外多六時一刻至白露 <small>七月共三十一天</small>	刻十二分	二十四日戊戌寅初初刻二分八月節 白露起 十五日外多四時一刻至秋分
--	---------	---	--	-----	---	--------	--	-----------	---------------------------------------	---	------	----------------------------------

八月甲辰初十日癸丑午時初二刻二分八月節 秋分起 十五日外多二時四刻六分至寒露 <small>八月共三十天</small>	六時五刻六分	二十五日戊辰申時正二刻八分九月節 寒露起 十五日內多一時至霜降	九月甲戌十日癸未酉時正一刻八分九月中 霜降起 十五日內少五刻零七分至立冬 <small>九月共三十天</small>	二十五日戊戌酉時初初刻一分十月節 立冬起 十五日內少二時一刻二分至小雪	十月癸卯十一日癸丑午時正三刻十三分十月中	知新錄 卷六	小雪起 十五日內少三時至大雪 <small>十月節氣共二十天</small>	刻十三分	二十六日戊辰卯時正三刻十三分十一月節 大雪起 十五日內少三時五刻二分至冬至	十一月癸酉十日壬午子時初二刻十一分十一月中 冬至起 十五日內少三時六刻十一分至小寒 <small>十一月共三十天</small>	月二十九日四時四刻二分	二十五日丁酉申時正初刻十二月節 小寒起 十五日內少三時五刻二分至大寒	十二月癸卯十日壬子辰時正二刻十三分十二月中
--	--------	---------------------------------	--	-------------------------------------	----------------------	--------	--	------	---------------------------------------	--	-------------	------------------------------------	-----------------------

大寒起 十五日內少二時八刻十四分至立春二十
月二十九日五
時一刻十四分

二十五日丁卯丑時正二刻十四分正月節 立春

一時八刻

初初刻一 初一刻二 初二刻三 初三刻四

正初刻五 正一刻六 正二刻七 正三刻八

一晝夜共九十五刻十五分

此 本朝曆舊推節氣歌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

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又求節氣歌驚蟄五時二刻

求清明十時四刻流立夏一日三時六芒種一日九時

知新錄

卷六

七

周小暑二日二時二立秋二日七時四白露三百零六

刻寒露三日六時至立冬三日十一二大雪四日四時

四小寒四日九時六五日三時交新歲節遇子時加一

日此爲捷法君須記又一年約法云一周年三百六十

五日零三時一月節三十日零五時二刻半月一氣十

五日零二時五刻又有乘除法推算二十四氣時刻云

其法不論何歲何日但以日爲百如十二日則爲一千

二百假如正月十一日亥時正一刻立春則是一千一

百亥算十二如子一丑二之例正一刻是六數再加一

千五百二十五卽十五日二時五刻也共爲二七三三

是二十七日寅時初二刻雨水也欲求二月卽將二七

三三加一五二五卽十五日二時五刻也除正月小盡

去二十九天剩下一三五八則是十三日辰時正三刻

驚蟄也餘倣此今以 曆按之惟元旦日辰與立春日

辰相合其餘不甚合自昔不論四時每日總是九十六

刻則節氣當以十五日二時五刻爲是茲多者至十五

日九時二刻一分少者至十五日內向少三時零六刻

十一分每年皆如是此西洋法也

曆家主日以太陽每日一周主之可計天體及七政四

餘等遲速非一日可談天象也立春雨水等節氣中氣

知新錄

卷六

七

自當從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均停布算晝夜長

短自是日行天道有極南極北之殊今曆晝長則中節

氣日時有加晝短則中節氣日時槩減不思晝長則夜

短晝短則夜長天體未嘗有增損節氣安得有盈縮使

天從日益夏虧冬不獨節中氣有舛竝春夏秋冬四時

當亦不均深用爲疑且遇短候至有一月之閒兩節氣

一中氣兩中氣一節氣者此皆可疑之事也此吾郡中

持子所著節氣說也

不得已論十謬

順治年間欽天監楊有不得已一書論陽若望治曆十

謬謂不用諸科較正順治三年十一月有三節氣二至二分長短夏至太陽行遲寅宮箕三度入丑宮更調背參刪除紫氣顛倒羅計黃道不宜算節氣進曆止二百

六十甲子納音

甲子乙丑海中金	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
仲金之	
丙寅丁卯爐中火	生子此律呂相生之法五
戊辰巳巳大林木	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
庚午辛未路傍土	此遁甲三元之紀甲子金
壬申癸酉劍鋒金	之仲同位娶乙丑隔八生
孟金之	
甲戌乙亥山頭火	壬申爲子即金之孟至壬
丙子丁丑澗下水	子爲木之仲黃鍾之角火
戊寅巳卯城頭土	三元終則左行傳於東方
庚辰辛巳白蠟金	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中
季金之	
壬午癸未楊柳木	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
甲申乙酉井泉水	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
丙戌丁亥屋上土	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于
戊子巳丑霹靂火	癸亥謂裝寅娶林鍾止生
仲火之	
庚寅辛卯松柏木	太簇之類自子至於巳爲

壬辰癸巳長流水	陽自黃鍾至於中呂皆下
甲午乙未沙中金	生自午至於亥爲陰故自
丙申丁酉山下火	林鍾至於應鍾皆上生
大之	
戊戌巳亥平地木	
庚子辛丑壁上土	
壬寅癸卯金箔金	
甲辰乙巳覆燈火	火之
季火之	
丙午丁未天河水	
戊申巳酉大驛土	
庚戌辛亥釵釧金	
壬子癸丑桑柘木	木之
仲木之	
甲寅乙卯大溪水	
丙辰丁巳沙中土	
戊午巳未天上火	
庚申辛酉石榴木	
壬戌癸亥大海水	
甲子乙丑海中金子屬水又爲湖又爲水旺之地兼金	
死于子墓于丑水旺而金死墓故曰海中金丙寅丁卯	
爐中火寅爲三陽卯爲四陽火既得地又得寅卯之木	
以生之此時天地開爐萬物始生故曰爐中火戊辰巳	

已大林木辰爲原野已爲六陽木至六陽則枝榮葉茂以茂盛之木而在原野之間故曰大林木也庚午辛未路傍土未中之木而生午位之旺火火旺則土于斯而受刑土之始生未能育物猶路傍若也故曰路傍土壬申癸酉劍鋒金申酉金之正位兼臨官甲帝旺酉金既生旺則成剛矣剛則無踰於劍鋒故曰劍鋒金甲戌乙亥山頭火戌亥爲天門火照天門其光至高故曰山頭火丙子丁丑潤下水水旺於子衰於丑旺而反衰則不能成江河故曰潤下水也戊寅己卯城頭土天干戊己屬土寅爲艮山土積而爲山故曰城頭土也庚辰辛巳

庚辰辛巳

庚辰辛巳

庚辰辛巳

白臘金金養於辰生於巳形質初成未能堅利故曰白臘金壬午癸未楊柳木木死於午墓於未木既死墓雖得天干壬癸之水以生之終是柔弱故曰楊柳木甲申乙酉井泉水臨官帝旺酉金生旺則水由以生然方生之際力量未洪故曰井泉水也丙戌丁亥屋上土丙下屬火亥爲天門火炎上則土非在下而生故曰屋上土戊子己丑霹靂火丑屬土子屬水水居正位而納音爲火水之火非龍神則無故曰霹靂火庚寅辛卯松柏木木臨官寅帝旺卯木既生旺則非柔弱之比故曰松柏木壬辰癸巳長流水辰爲水庫已爲金長生之地金生

則水性已成以庫水而逢生金則泉源終不竭故曰長

流水也甲午乙未沙中金午爲火旺之地火旺則金敗

未爲火衰之地火衰則金冠帶敗而方冠帶未能斫伐

故曰沙中金丙申丁酉山下火申爲地戶酉爲日入之

門日至此時而藏光故曰山下火也戊戌己亥平地木

戌爲原野亥爲木生之地夫木生於原野則非一根一

株之比故曰平地木也庚子辛丑壁上土丑雖土家正

位而子則水旺之地土見水多則爲泥也故曰壁上土

也壬寅癸卯金箔金寅卯爲木旺之地木旺則金羸又

金絕於寅胎於卯金既無力故曰金箔金甲辰乙巳覆

燈火辰爲食神已爲禺中日之將中豔陽之勢光於天

下故曰覆燈火丙午丁未天河水丙丁屬火午爲火旺

之地而納音屬水水自火出非銀漢不能有也故曰天

河水也戊申己酉大驛土申爲坤坤爲地酉爲兌兌爲

澤戊己之土加於坤澤之上非其他浮薄之土也故曰

大驛土庚戌辛亥釵釧金金至戌而衰至亥而病金既

衰病則誠柔矣故曰釵釧金壬子癸丑桑柘木子屬水

丑屬金水方生木金則伐之猶桑柘方生人便以爲饑

蠶也故曰桑柘木甲寅乙卯大溪水寅爲東北維卯爲

正東水流正東則其性順而川澗池沼俱合而歸故曰

大溪水丙辰丁巳沙中土土庫於辰絕於巳而天干丙
丁之火至辰冠帶巳臨官土既庫絕旺火復與生之故
曰沙中土也戊午巳未天上火午爲火旺之地未中之
木又復生之火性炎上及逢生地故曰天上火庚申辛
酉石榴木申爲七月酉爲八月此時木則絕矣唯石榴
之木反結實故曰石榴木也壬戌癸亥大海水水冠帶
戌臨官亥臨官冠帶則力厚矣兼亥爲江非他水之比
故曰大海水也

六十甲子之納音筆談云一律合五音十二律納六十
音凡氣始于東方而右行故四時始于木傳于火火傳
知新錄 卷六

於土土傳於金金傳於水水起於四方而左行五音始
於金左旋傳於火火傳於木木傳於水水傳於土納音
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於乾而終於坤納
音始於金金乾也終於土土坤也

瑞桂堂服錄云六十甲子納音此以金木水火土之音
而明之也

一六爲水 二七爲火 三八爲木 四九爲金 五
十爲土

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木火土必相假而後成
音蓋木必假土火必假水土必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

三八水音五十此假土也火音一六此假水也土音二
七此假火也

甲乙丙丁戊 甲子乙丑數三十四四金

巳庚辛壬癸 也戊辰巳巳二十三三水

子丑寅卯辰巳 也庚午辛未三十二假火

午未申酉戌亥 爲土音也

九八七六五四

月令廣義甲子納音例 甲子乙丑甲午乙未納音皆

金子午屬庚丑未屬辛從甲子甲午數至庚從乙丑乙

未數至辛皆得七者西方素皇之氣所以納金丙寅丁

卯丙申乙酉納音皆火爲寅申屬戌卯酉屬巳從丙寅

丙申數至戌丁卯丁酉數至巳皆得三者南丹天之氣

所以納火戊辰巳巳戌戌巳亥納音皆木爲辰戌屬丙

巳亥屬丁從戊辰戌戌數至丙巳巳亥數至丁皆得

九者東方九陽之氣故納音木庚午辛未庚子辛丑納

音皆土爲各得所屬午爲乙乙者中方總流之氣故納

土丙子丁丑丙午丁未納音皆水從子午數至庚丑未

數至辛皆得五者北方之氣故納水

納音之說人不易知參考諸家方知本末根據故備書

于此

艮吳坤乾

日知錄云曆家天盤二十四時有所謂艮吳坤乾者不知其所始按淮南子天文訓日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蹏通之維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卯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巳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午則芒種加十五日指未則夏至加十五日指申則小暑加十五日指酉則白露加十五日指戌則秋分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子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所謂報德之維常羊之維背陽之維蹏通之

維卽艮吳坤乾也後人省文取卦名當之爾



案按今之羅盤其干支配搭竝用四維皆本於淮南子計二十四位十干不用戊己者以土藏於四季也十二

知新錄

卷六

三

支全用外用四維在淮南定一年之節氣今堪輿家則用以定山向也

建除家

淮南子天文訓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午爲定未爲執申爲破酉爲危戌爲成亥爲收子爲開丑爲閉漢書王莽傳十一月壬子直建戌辰直定史記日者傳有建除家解縉封事言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種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

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

改月

三代改月白虎通所引尙書大傳之言甚明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月爲正殷以十二月爲正周以十一月爲正夏以十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月矣洪邁曰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卽正月也棠按幽詩七月一篇之中言月夏正言日周正而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三句合三正言之三之日猶之十三月也秦人以亥爲正月漢初亦以亥爲正月漢高帝紀春正月師古注曰凡此諸月知新錄卷六

知新錄卷六

季

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秦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他皆類此叔孫通傳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注曰漢時尙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棠按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皆曾爲歲首是亥子丑寅互爲歲首矣從夏之時自當以寅爲正

雷震

雷者陰陽相薄之氣激而成聲耳世傳擊人有所謂石斧者非也夫氣之墜則爲石星隕亦然不足怪也先儒以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又以

爲陰陽之怒氣人或值之則遭震矣真西山曰雷霆雖威初非爲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乎雷其與日之暵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矣非雷霆欲以殺之也讀此可破世人一切荒唐之論

論衡曰畫工圖雷公狀如連鼓形一人椎之可見漢時相傳若此

旋風

王越字世昌大名人二十六舉進士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鮮貢

知新錄卷六

季

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開景帝閱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後擢副都御史屢立邊功成名將棠謂大廷對策旋風吹其卷落於朝鮮視朝之時顧不異哉以文士而有武功又其傳中所載皆卓卓有可傳宜王弇州爲之歎賞也

蜥蜴吐雹

伊川說世間人說雹是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做則不可耳有是上面結作成底也有是蜥蜴做成底昔聞王參議云嘗登五臺山見蜥

蜴含水吐之爲電及夷堅志載劉法師嘗在隆興府西山見多蜥蜴如手臂大一日無限入井中飲水皆盡卽吐爲電蓋蜥蜴形狀亦如龍是陰屬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爭之時所以下電時必寒今電之兩頭皆尖有稜疑得初開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電字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爲電也

燕在閣知新錄卷六終

姪日戒

孫

虞正字

知新錄

卷六

並



燕在閣知新錄卷七

豐山王 棠勿翦氏棠訂



石門孔尚任東塘

白下顧 惺種紙

上元吳貫勉秋屏

岑川程 庭若菴 叅校

歷年甲子

一甲子黃帝元年

七甲子在堯

九甲子到禹

知新錄 卷七

二十七甲子紂

三十六甲子周定王

四十二甲子秦始皇

四十九甲子漢靈帝

五十五甲子梁武帝

五十七甲子唐太宗

六十二甲子宋太祖

六十七甲子元世祖 至元元年卽宋理宗萬定五年

七十二甲子嘉靖四十二年

七十四甲子 今上康熙二十三年

甲子起於黃帝今康熙五十二年上自黃帝元年起至今共計四千四百六十九年

推運得姤

唐堯元年甲辰至洪武元年戊申計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凡六十三甲子邵氏經世書謂堯得天地之中數考天開甲子至洪武十七年甲子計六萬八千八百八十一年元元明善有曰夏禹卽位後八年而得甲子入午會之初運當姤之初六故推至元甲子爲午會之第十運則今已入第十一運之中乃姤之九三也

曆本後甲子

知新錄 卷七

一

曆日後止留六十甲子其來已久宋至道二年司天楊文鑑建言於曆日六十甲子之外更留二十年太宗云存兩甲子共成上壽使期頤之人猶及見所生之年下司天議之遂爲定式今曆本十二月後只六十年不知何時更定

六更

歸田詩話汪水雲敘亡宋事有點亂傳籌殺六更之句豹隱紀談載楊誠齋詩有天上歸來已六更初讀不知其解後讀代醉編云見蟬精傳云宋內五更絕擲鼓遍作謂之蝦蟇更其時禁開而百官入所謂六更也宋末

祖建隆庚申受禪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官中轉六更殊不審庚與更同音也理宗景泰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宋亡希夷五更之數驗矣六更之由來實本於此

雙日雙日

雙日如初一初三初五之類雙日如初二初四初六之類竹坡詩話云學字不倦可以消日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爲故事自此雙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兼楷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爲勞有樂其心不知身之爲累又唐制天子以雙日視朝及命輟朝

知新錄 卷七

三

放朝皆雙日

子夜

子夜者子時之夜謂半夜也懷鉛錄云其曲最古蓋出於漢世疑卽武帝時夜誦也本辭三更出門去始知子夜變又讀曲歌三更書石關憶子夜啼碑明白如是而舊說是女子名及鬼唱子夜者皆非

月忌

俗以初五十四二十三爲忌蓋三日乃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故民庶不敢用

至元曆節候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節候正月一日二月二日三月
三日四月四日五月五日六月七日八月八
日九月九日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二日
無不應節此亦古今不可多得之事當是強爲牽合容
再查之

龍見而畢龍見而零

左莊二十九年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
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杜氏曰謂今九月周十一月
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已畢戒民以土功事大火心
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謂今十月定星昏

知新錄 卷七

而中於是樹板榦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桓五年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零始殺而嘗閉蟄而烝
過則書杜氏曰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建
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
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始殺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
始熟故薦嘗於宗廟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
薦者衆故烝祭宗廟魏了翁因按此兩龍晨昏不同故
詳記之

上七上九

方秋崖詩上七日爲人雲蒸潤壑春上七二字吾郡人

日稱之見於詩者獨此吾郡正月初九謂之上九古樂
府云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可知上九字當亦有來
歷

張燈

史樂書漢帝以正月上辛祀太乙甘泉以昏時祀到明
徐堅謂今人正月十五觀燈是其遺事七脩藁云三夜
放燈起自唐玄宗謂天官好樂地官好人水官好燈上
元乃三官下降之日宋乾德五年增十七十八二夜江
鄰幾雜記京師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
七十八燈因錢而起春明退朝錄上元燃燈唐以前不

知新錄 卷七

五

常有太宗時三元不禁夜容齋隨筆興國中元下
元皆張燈至淳化元年始罷中元下元燈

地老鼠

元宵烟火有地老鼠其來已久齊東野語云穆陵初年
上元日燕恭聖太后有地老鼠徑驚太后太后拂衣徑
起罷宴意頗疑怒穆陵恐甚遂監繫排辦巨璫黎民謝
罪太后原之

上巳

癸辛雜志上巳當作十干之巳古人用日列如上辛上
戊上丁之類無用支者如首尾卯則上旬無巳矣沈約

宋書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已沈佺期詩九重馳道
出三已禊堂開三已二字新展上已三月十三展重九
九月十九皆唐文宗事吳才老韻補古已午之已亦如
已矣之已史記已者言陽氣之已盡也鄭玄夢孔子告
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則支干皆作矣聲
而上巳之巳則從十干之巳

楊柳圈

柳圈唐高宗幸渭水被除賜羣臣細柳圈辟厲今世清
明孩童帶柳圈是其遺風也

卯月婚娶

知新錄

卷七

六

古禮成親取建卯月故詩三星在戶又曰挑之天天三
星心宿也在卯宮第三有尊卑夫婦之象

挑菜

武陵遺事二月一日謂之中和節唐人最盛宋人宮中
排辦挑菜御宴先是預備朱綠花斛繫以紅絲上植生
菜薺花宴後后妃皇子貴主婕妤以金篦挑之有賞無
罰以次每斛紅字爲賞黑字爲罰上者則真珠玉杯金
器北筵環珠翠領抹次亦鉗銀器翠花綴帛龍涎御扇
筆墨官窰定器之類罰則舞唱吟詩念佛飲冷水吃生
薑之類用此以資戲笑棠謂罰吟詩而與念佛吃冷水

吃生薑同一科條詩何不幸哉

浴沂

閻百詩曰浴沂非澡身也曲阜亦有溫泉但在縣南七
里流入於沂非沂水有溫泉也朱子蓋以韓昌黎李翱
疑裸身川浴之非禮方註浴爲盥濯被除忽又接曰有
溫泉焉是仍以爲浴將青天之下白日之中點與童冠
十餘人羣而浴乎抑將狂者獨浴也竊以時有伯子尙
譏其同人道於牛馬後如阮籍至憎之比裸袒於被髮
聖門高弟豈宜至此何讀集註者竟未聞一致疑邪大
全辯載一說曰浴沂如後世上巳日迎流盥手略潔衣

知新錄

卷七

七

以除垢非裸浴也莫春卽幽風春日載陽時益夏正也
說堪羽翼又沈約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論語莫春浴沂
古有斯禮今三月上巳被於水濱蓋出此亦以浴爲被
濯賈公彥疏周禮歲時被除曰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
浴是也何嘗定以浴爲澡身也

寒食

冬至一百五日謂之寒食據曆在清明前二日是日冷
食相傳爲介子推人謂之百五節又曰熟食節曰冷烟
節曰禁煙節曰冷節俗尙菱糕棗糕杏粥乾粥今之太
原上黨自冬至後一百五日皆絕火食故魏武有冷食

三月餘老少不堪之患等語因禁寒食又傳斷火三日冬至一百四日五日六日也其事起於周舉唐時盛興之又云周舉令人溫食或云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心爲大火懼火盛故禁之此寒食龍禁之忌所謂禁烟未必爲子推設也

寒食墓祭

古無墓祭之文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墓祭以時祭祀光武間詔有司拜掃以爲榮曹公祭喬公墓文寒食祭始此開元敕寒食上墓五代莊宗每年寒食出祭爲破散韓魏公墓祭用寒食及十月一日

知新錄

卷七

烏飯

零陵總記烏飯謂之青精飯又名黑飯又名青飯

伏

周時無伏至秦德公始作伏祀初伏以狗禦蠱漢郊祀注曰六月伏日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升迫于殘陽故爲藏伏因名伏日也曆釋曰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

八蜡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者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

祭司嗇祭百種之種以報嗇饗農及郵表畷郵表畷與

約於井田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

之迎猫爲其食田鼠也迎虎謂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

也祭坊也坊從與水庸水庸水庸也曰謂土反其宅水歸其壑

昆蟲母作草木歸其澤鄭玄曰八蜡先嗇一司嗇二農

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張載曰八蜡

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百

種八百種者百穀之種舊說以昆蟲昆蟲爲害不常祭

知新錄

卷七

難用狂夫

月令命國難難與王棠曰欽俗巖鎮春月舉春事凡持

鏡鉞散飛錢皆是大家故舊董其役填街塞巷舉國若

狂稍單寒者不得與焉每用訕笑後讀周禮方相氏掌

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

以狂夫四人爲之以其陽疾有餘能勝陰慝也觀此則

知此日雖狂周禮所不禁而又嘆古人用意深遠卽狂

夫亦在所不棄此陰陽消長之機未可爲俗儒道也

風雨雷雲

周禮有風師雨師漢以丙辰祀風師於戌地已丑日記

雨師於丑地宋人兆風師於西郊祀以立春後之丑日
兆雨師於北郊祀以立夏之後申日以雷師從雨師之
位皆各爲壇其雷師之祀起於唐天寶五載詔曰發生
振蟄雷爲其始畫卦成象成物效靈氣實本於陰陽功
大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久列於常祠惟此震雷未祭
於羣望其已後每雨師宜以雷師同壇明朝于風雨雷
之外又加以雲合爲一壇案考後世民間祀風祀雨祀
雲者從無一人而雷祖殿則各處有之雷之像可塑而
風雨雲則無像難塑也

禱而不祀

知新錄

卷七

十

穀梁亦曰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
又云鬼神禱而不祀夫鬼神者所以福斯民者也譬諸
父母焉其子不哺而已乃日餘膏粱心必不安禱而不
祀體鬼神之心也今禱矣又從而祀之矣鬼神有知其
能下咽乎故穀梁謂禱而不祀真是深體鬼神之心禮
通人情於此可見今人必謂不祀爲褻神是不知大侵
之禮也人君食不兼味亦此意

祀典

祭法四坎壇祭四方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
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又

曰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
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
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載祀典秦始皇祀舜祭禹祀黃
帝漢興禮廢先王祭法不傳秦多淫祀武帝用方士言
淫祀益盛逮後七百餘祀一歲一萬七千祀漢成帝時
匡衡罷五時及陳寶祠復言方士所祠六百八十三其
二百八所應禮其餘四百七十五不應請罷奏可漢高
祖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立靈星祠以歲時祀以牛
案考漢本祀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稷配靈星按漢舊

知新錄

卷七

十一

儀脩復周家舊祀后稷常以八月爲民祈農報功魏孝
文大和間祀堯舜禹及周公惟用清酌尹祭至隋始定
爲常祀祀用太牢祀於所都之地隋則祀堯以契配祀
舜以咎繇配祀禹以伯益配祀商湯以伊尹配祀文武
以周召配祀漢高以蕭何配用太牢唐天寶六載祀三
皇伏羲以勾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配五帝
少昊以蓐收配顓頊以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堯以
義仲義叔配虞舜以夔龍配始置廟牲用少牢七年又
詔置廟祀三皇以前帝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
氏燧人氏宋太祖二年祀高辛廟堯廟舜廟夏禹廟商

湯廟周文武廟漢高祖漢光武及唐太宗廟四年又詔大吳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武漢高祖世祖唐高祖太宗十有六帝各給守陵五戶長史春秋奉祀商太戊武丁周成康漢文宣魏太祖晉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十帝各給三戶歲一享泰始皇漢景武明章魏文帝後魏孝文帝唐玄肅憲宣梁太祖後唐莊宗晉高祖十五帝各給二戶三年一祭周桓王靈王景王威烈王漢元成哀平和殤安順冲質獻魏明高貴鄉公陳留王晉惠懷愍西魏文帝東魏孝靜唐高宗中宗睿宗德宗順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

知新錄

卷七

主

昭宗梁少帝後唐末帝三十八帝止禁樵採棠按崇祀歷代帝王此宋太祖之德意但曹興司馬懿卽帝位以篡得國何可以與成康爲伍朱溫更不足道秦皇暴虐亦在可商若劉先主不得與操懿朱溫比且不在三十八帝之內取舍不能無遺恨也查北朝五代之陵皆禁樵採南朝未及豈當時詔祀之時吳蜀猶未平耶明洪武間帝王陵廟每三年出祝文香帛遣太常寺樂舞生往所在致祭所祀者伏羲媧皇神農軒轅少昊顓頊高辛堯舜夏禹商湯商中宗高宗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光武魏文帝唐高祖太宗

憲宗宣宗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元世祖凡三十六帝又詔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召公太公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十七人其中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其去取各有意非若唐世祀其君卽以臣配食也但春秋時名將極多皆未言及旣錄諸葛則漢壽亭侯關羽亦可附名臣之列且歷代追封何以亦不及也唐玄宗天寶七年詔歷代忠臣義士

知新錄

卷七

主

孝婦烈女德行著於史籍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忠臣十有六人傳說箕子微子比干管仲晏嬰羊舌叔向季孫行父子產樂毅藺相如屈原霍光蕭望之丙吉諸葛亮也義士八人伯夷叔齊泰伯季札段干木魯仲連申包胥紀信也孝婦七人周太姜太妊太姒魯大夫妻敬姜鄒孟軻母漢陳宣孝婦曹世叔妻大家也烈女十有四人周宣王齊姜衛太子共姜楚莊王樊姬楚昭王女宋共伯姬梁宣高行齊杞梁妻趙括母漢班婕妤好馮昭儀王陵母張湯母嚴延年母淳于緹縈也棠按此舉實創從前所無然在史漢多有遺漏矣宋太祖詔

前代功臣烈士有司詳其優劣以聞有司言孫臏晏嬰
公孫杵臼樂毅曹參陳平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蜀
主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房玄齡長孫無忌魏徵李靖
李勣尉遲敬德渾瑊段秀實等二十二人勲德高邁趙
簡子齊孟嘗趙奢丙吉唐高士廉唐儉岑文本馬周八
人爲次南燕慕容德唐裴寂元稹三人爲次詔孫臏等
置守冢三戶趙簡子等各二戶悉蠲其役慕容德等禁
樵採棠考宋之有司所品等第不合人心且先主亦不
宜入於功臣之列裴寂元稹一輩人前代不知凡幾有
司以一人之見妄爲品次可笑也抑因有墓乎不然何

知新錄

卷七

甫

以若是真宗時詔祀周公旦立廟曲阜哲宗時黃裳請
詔天下所在祠廟略敘本末如圖經命曰某州祀典從
之棠考黃裳所言極有灼見後世當依此法果如是則
不當祀者不得濫祀矣徽宗時詔不在祠典毀之乃毀
一千三十八區朱文公嘗云秋仁傑壞了許多廟只留
泰伯伍子胥其鬼亦不能爲害這是他見得無這事物
了大約人心向邪其鬼便盛云云後代又有唐睢陽廟
宋時崔府君廟金陵有蔣忠烈廟卞忠貞廟曹武惠劉
忠肅衛國忠肅等廟明季歲時敕命致祭明朝開國功
臣廟則祀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及夫馮

國用耿再威丁德興張德勝吳禎康茂才茅成胡大海
趙德勝華高俞通海吳良曹良成吳復孫興祖二十一
人此外有真武廟壽亭侯廟五顯天妃之廟皆載在祀
典前代所有亦不廢棠考五顯廟蘇州最盛後爲祟一
方湯撫軍毀之投其神像於湖此舉亦如狄公真千古
快事再

本朝祀典有所損益棠未經見未敢妄錄容俟查補

五帝

五帝之名本乎五行天有五行分司化育以成萬物後
之王者取象於天法五行以治天下故有太皞配木炎

知新錄

卷七

圭

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之說其實五行
爲天之分見言一天而五行在其中矣周禮司服主祀
昊天上帝又祀五帝家語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
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
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
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
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死而配五
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
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
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

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

知新錄

卷七

本

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尙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尙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騶牲用玄殷人用水德王色尙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尙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騶牲用騂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尙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尙黃舜以土德王色尙青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龍氏兼食於社而樂爲稷神異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

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棠按各帝王或以木德王或以火德王或以土德王或以金德王或以水德王而所尙之色有青赤黃白黑之不同而所以治天下之經綸者則無不同則知所尙之色亦以取五行相生之序爲相承耳後人拘拘於太皞等配五行則泥矣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司化育以成萬物此一語盡之矣且所尙之色又各有不同周人以木德王色宜尙青而周人尙赤說者曰木次火木家尙赤者以木德義之著脩其母兼其子也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宜尙白而夏后尙黑亦脩母兼子之義殷人

知新錄

卷七

七

以水德王宜尙黑以脩母兼子之義考之宜尙青而殷人尙白說者曰避土家之尙青也竟以火德王色宜尙赤而尙黃者亦脩母兼子之義也舜以火德王宜尙黃脩母兼子則宜尙白而尙青者何也說者曰土者四行之主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水色尙青者是以水家避土土家尙白也以是考之則所尙之色各有權宜非若後世拘於一隅也歟穀子曰五運有二說鄉衍以相勝劉向以相生自伏羲至顓頊以木火土金水相承漢魏以還共遵劉說也

五祀不言祀行

周官天子之祀曰門曰戶人之所出曰中霤人之所居曰竈曰井人之所養杜佑曰門戶中霤竈井五祀所以報德也今國家之制立春祀司戶立夏祀司竈季夏土用事祀中霤立秋祀司門立冬祀司井白虎通太玄之數冬爲井禮記月令冬祀行或曰井卽行也蓋行爲井間道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祭井卽祭行也井便於汲水故曰人之所養豈非井間道乎今世庶人祭里社鄉厲併得祭竈而不言戶中霤門井豈舉竈以槩之耶按門與戶會典祀文略無異同宜去其一而更增行朱子謂是道路之神程氏以爲寧廊

知新錄 卷七

六

見虬翁隨筆

五祀見於周禮儀禮禮記月令以爲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則以爲門井戶竈中霤儀禮雖士亦用五祀門與戶人所出入也中霤人所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也竈祀於夏井祀於冬戶祀於春門祀於秋中霤土用事祀於中央月令所謂行人不言及漢晉魏之五祀井皆與焉隋唐參用月令五祀祭行唐天寶後亦祀井不祀行蓋行神較於始行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

左傳五祀

左傳五祀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

曰亥冥土正曰后土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亥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後又五祀與此不同

舍采卽釋菜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合國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太胥春入學舍采合舞舍音釋采音菜鄭玄曰若舜命夔典教胥子死以爲樂之祖神而祭之當春以學士入學宮始入學必釋菜

知新錄 卷七

七

禮先師也茱萸繫之類呂大臨曰釋菜之禮禮之至簡者也不在多品貴其誠也其用有三每歲春合舞則行之一也月令云仲春命樂正合舞舍菜是也始入學則行之二也文王世子既受器用幣然後舍菜是也始教學入學者則行之三也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常服玄冠今加服皮弁示誠敬也棠按釋菜只言先師不言先聖釋奠則言先聖先師也

陳耀文云呂氏春秋仲春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註命樂官正率卿大夫之子入學官習舞也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贊神也周禮春入學舍

采合舞秋訟學舍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此之謂也此云習舞釋菜鄭云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夫臨祭豈方習舞釋奠豈獨用菜乎棠按此知釋菜又有采帛之說故並錄之

釋奠

凡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而天子亦然陳澧曰諸侯受封始立學其事重故釋奠先聖先師四時之教常事耳故奠先師不及先聖也以立學釋奠用幣四時不用幣也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陳澧曰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尸無飲食酬

知新錄

卷七

三

酢等事主於行禮非報功也又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於學以訊讎告陳希道曰訊者問其首讎者截其耳必告者以學文德之地也熊禾曰釋奠有六始立學一也四時釋奠通前五也王制師還六也棠考釋奠與釋菜不同歐陽修曰釋菜無樂釋奠有樂無尸陳陽曰小有釋菜以食爲主大有釋奠以飲爲主

祭丁

月令仲春之月上辛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陳澧曰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菜之禮告之先師也馬晞孟曰用丁者爲文明故也今

世祀先師謂之祭丁本此

初獻亞獻終獻用三人

唐貞觀時詔祀先聖先師於國學皇太子爲初獻國子祭酒爲亞獻司業爲終獻先以儒官爲祭主於是中書奏云按禮凡學春釋奠於先師註云官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祭學者習其道故儒官可以釋奠於其師又非國家行禮所以言先師不言先聖至於春秋合樂祀先聖先師則是天子之事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爲初獻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諸州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

知新錄

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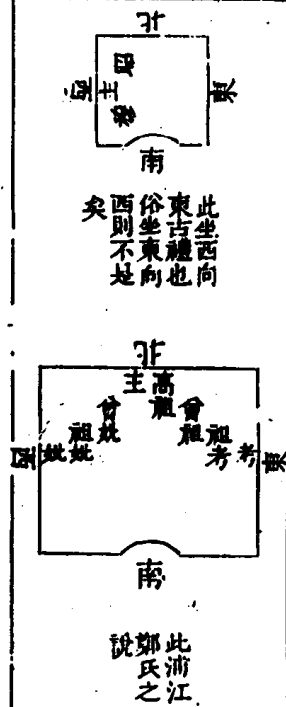
三

爲初獻丞爲亞獻無博士則以主簿爲終獻棠按後世則初亞終總用一人查之古禮祭主用一人爲正

王文成公論廟祭

文成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向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以西爲向之說誠有所未安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祖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

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何卑
 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法行但恐民間廳事多
 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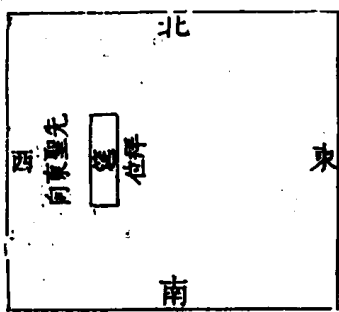
知新錄

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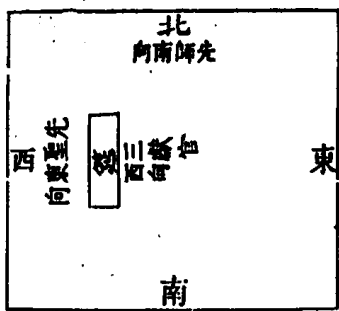
七

歷代祀孔子方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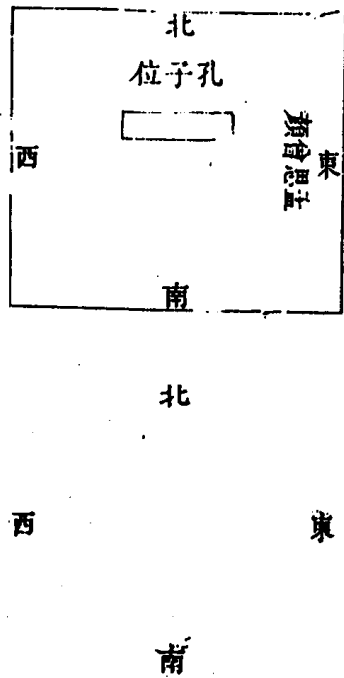
漢時方位



唐開元禮



宋尊孔子爲王



先東位只有顏孟王安石配享在西
 後革去加曾子子思皆在東位西向
 也禮配享宜列東西此亦當改正

知新錄

卷七

七

孔聖祀典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此祀孔子之始

漢平帝元年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追謚始於此

漢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

代之樂 此後世祀孔

魏文帝黃初二年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

子祀

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

淵配 漢釋奠之祀始見於此

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三牲祀孔子七

年皇太子親釋奠於太學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用晉故事更舞六

佾設軒懸之樂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敎有司行薦享之祀有司薦享孔廟

此始於

北齊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

四門博士升堂助敎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後世朔望行香之禮

隋制國子學每四仲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州縣則春

秋月釋奠後世春秋秋仲月釋奠始於此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廟各一所

知新錄

卷七

七

唐太宗貞觀二年房玄齡等謂武德中以周公爲先聖

孔子配享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孔子故

晉宋梁陳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請停周公

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從之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

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

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

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

配享尼父廟堂此先儒配享之始案按後代濫祀實自貞觀起

唐高宗追贈孔子爲太師總章元年贈顏回爲太子少

師曾參爲太子少保配享孔子廟

唐玄宗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

立侍準禮授坐不立請據禮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

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何休等二十二賢

猶當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子猶不霑配享之餘望請

列十哲於二十二賢之上曾參孝道可崇準二十二賢

從享詔顏子十哲等宜爲坐像悉令從祀曾參特爲坐

像坐十哲之次

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贈顏子爲兗國公

閔損等九人爲侯曾參等七十六人爲伯此孔子封馬王之始

知新錄

卷七

七

端臨曰禮記釋奠於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奠先師

謂如禮有高堂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自

後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者本鄭氏唐貞觀時遂以

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爲先師配食孔子夫聖作之者

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

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莫如子思孟子必如是而後可

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今舍是不錄而乃取釋經之諸

儒以二十二人言之獨子夏無以議左丘明公羊高穀

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

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

為該洽而義理間有舛舛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議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又况戴聖馬融之貪鄙則其素履固當見損於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弟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與與李元瓘雖言之而僅得升十哲曾子齊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餘賢多有不需享祀蓋拘於康成之註而以專門訓詁為盡得聖人之傳也案考七十二賢開元間已封為伯豈亦列像廡下不得從祀乎

五代周太祖幸曲阜謁孔廟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禮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師得無拜之即拜奠於祠

知錄

卷七

七

前

宋太祖詔廟門立戟十六

宋真宗幸曲阜有司定議肅拜帝特再拜又至墓奠拜

追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顏為公費侯閔損以下皆為

公卿伯曾參七十六人皆為侯左丘明以下為伯尋以

犯聖祖諱改玄聖為至聖文宣王案考真宗初欲追謚

為帝太常李清臣言孔子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稱

帝故第增美名曰玄聖以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母感黑

帝而生故曰玄莊子曰恬澹玄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為

稱明弘治間亦有議尊孔子帝號者何燕泉亦主此議

以為周之天子稱王秦漢以來天子稱帝宗支稱王是王卑於帝大聖在天之靈不以此為輕重而尊崇之典不得不隨代而致隆

仁宗天禧中祀孔廟以三公行事後又差獻官二員不

遣三公非復舊禮祭酒司業博士三獻之意三獻禮已詳初獻亞

獻終獻用三人內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陳陽曰釋奠習舞與聲而合

六代之樂北齊以太牢釋奠孔子設軒架之樂六份之

舞唐開元用宮架之樂宋朝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

用判架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有

知錄

卷七

七

歌而無舞亦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

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荀况揚雄韓

愈並從祀此孟子配享之始左丘明二十二人之外今又加荀揚韓三人

徽宗崇寧四年從司業蔣靜之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

服九章此宣聖用天子冕旒之始

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政和二年封王安石為王配

享臨川伯王雱從祀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

王執鎮圭用王者之制

理宗淳祐元年詔加周汝頤張載程頤程頤封爵與朱

熹並崇祀孔庭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不

宜從此周張二程
未從祀之始

景定二年加張杖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

度宗咸淳二年以顏曾子思孟子配孔子升顓孫於十哲又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先王安石配享坐對顏子西坐東向至是革去增入曾子子思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制孔子號曰大成

元仁宗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

元文宗至順元年加封顏回爲充國復聖公會參廊國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

是年又加孔子之父母封爵又以董仲舒從祀洪邁曰

知新錄

卷五

宋

自唐以來相傳以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黜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此也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之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於一堂之止况又祀無絲點鯉於庭其先則崇子而抑父夫爲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

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熊禾曰宜別設一

室以齊國公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棠謂古禮之祀先聖先師原爲有道者有德者之教人也使道德不足以教人則不得列於祀典之中祀典者原不必議及其人之父其人之師也從祀之說古無其事事始於唐孔門之高弟得以從祀者亦以其人道德雖不及孔聖之純粹而其

知新錄

卷七

宋

後世之帝王略去君臣之分而爲之致祭者無非崇其德而重其垂教於萬世也從祀者使靈爽有知亦莫不欣欣自喜得入道德門庭也即使子居父之上師居弟之下爲父者亦莫不自慶其子之有道德爲師者亦莫不喜弟子有道德此何嫌何疑而必較父子於飲食爭師弟於几筵乎且古今之品論無不以從祀爲榮朝廷之祭典原不爲一家而設使會黜之後人先祀曾子而後祀曾黜顏路之後人先祀顏子而後祀顏路則是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矣今自朝廷祭先師起見此乃天下之公議安得以父子之故而亂道德之源流乎至於坐

席原以致後人尊崇道德之心非有揚抑於其間也使必於父在堂上子在廡下師在正南弟則傍列則是顏路曾點孔鯉可以躋而上之豈不與有道有德而能教人之說互相訾謗乎熊禾謂宜別設一廟以齊國公南面居中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方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審若是顏路與曾皙反不得與從祀之榮孔鯉舍父避子而居他室反足以安其靈耶至於孟子之父非孔子高弟原不在祀典此又畫蛇添足矣洪姚曹三氏之說皆主於一偏不將祀有道祀有德一語為主傷生枝葉而自謂曰明人倫教民孝子皆無取焉再顏子

知新錄

卷七

手

子思並南面之說查無考據只有西向今則皆左右列矣

洪武三年革去揚雄從祀禮部更定釋奠禮爲高案其豆籩簠簋悉代以磁器舊列簋豆於地宋蘇東坡謂古者坐於席故簋豆之長短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以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如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食也案考孔子廟自唐塑像其祭筵歷代皆在地下至明洪武始爲高案云

是年革去天下神號詔曰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

宜仍舊洪武十七年敕月朔望祭酒行釋菜禮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

正統中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元吳澄從祀

成化時侍郎周洪謨建言釋奠孔子用登歌堂上堂下之樂咸備初用六份是後用八份從之

弘治九年追封宋儒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

明時建言者屢以歐陽脩蘇軾孫復胡瑗爲請又有言

羅從彥李侗者議皆不行以其無功於經也苟況戴聖

馬融王弼杜預屢有建言請革者朝廷不從

嘉靖時王氏良知之說盛行御史請王守仁從祀孔廟

知新錄

卷七

圭

不報

本朝親幸孔陵行禮追崇之典過於前代衍聖公子孫世襲孔門弟子及宋儒後人世襲皆有五經博士孔二人顏一人曾一人孟一人仲一人朱二人程二人東野一人周一人張一人端木一人閔一人邵一人言一人此則超軼往古爲千秋不朽盛事矣考古有配享絕無從祀之典有之自唐始祀七十二弟子於闕里在漢安帝時已然唐太宗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

十二人配享尼父其先唐高祖以孔子爲先聖顏回配享爲先師太宗所舉二十二人子夏是孔子弟子餘則非也是孔子七十二弟子得從祀者只二人唐玄宗時以李元瓘言列十哲於二十二賢之上曾參轉居十哲之次宋神宗時以孟子同顏子配享又加荀况揚雄韓愈三人大觀二年又加子思從祀理宗又加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景定二年加張栻呂祖謙度宗以顏曾思孟配享升顥孫師於十哲加邵雍司馬光從祀先以王安石配享既加曾子子思卽削去王安石元時加董仲舒許衡從祀而七十二子在宋末亦得列於廡下

見於餘冬序錄

顏曾思孟

顏子唐玄宗太極元年贈太子太師宋真宗封兗國公會子唐玄宗贈太子太保宋理宗封郕國公

子思宋度宗封沂國公

孟子宋神宗封鄒國公

宋時王安石配享先左顏右孟安石在顏下未幾安石女壻蔡卞當國謂安石不當在孟子下遷安石於右與顏子對而移孟子位第三次顏之下遂左列顏孟而右列安石蔡卞意未已優人有以藝諫於殿下者設一大

言之士薄宣聖顏賜爭之皆不勝于路爭之亦不勝然後設爲公冶長有繫其首而叱之曰汝何不一爭且看他家女壻云云蔡卞聞之遂意阻南渡後安石罷配享其右遂虛元朝增曾子子思亦列於左

考正祀典

何燕泉餘冬序錄云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子一人東漢時雖當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二子得號天下自是始並從祀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至此而絕筆於七十二人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鄒單家語不載

而別有琴牢陳亢懸豐當此三人之數然今世傳家語止得七十五人史記所有鄭國申黨顏何家語不載而載薛邦申續又史記之所無也杜佑通典載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又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根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懸豐今家語作懸豐字子象禮記檀弓篇縣子疑卽其人而祀典今不及焉家語薛邦字子徒申續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此則邦卽國也續卽黨也與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者之訛爾論語釋文申根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黨字周家語云申續

當在弟子列宋儒嘗辨其誤春亦嘗有私議謂不當祀而重祀之失則不容一日而不正者弟子姓氏之可信莫可信於家語執家語以定封祀豈復有前失哉先儒從祀孔廟起太宗朝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三人代用其書垂於國冑故於太學祀之卜子夏自聖門高弟此不暇論左丘明公羊高穀梁亦有經傳之功非後世可擬若高堂生而下一十八人其所述作不越掇輯篇章訓詁文義而已而俱在侑食之席蓋當時之所取者在是故漢有醇儒如董仲舒而不及焉子書儒家有公孫尼子者漢志以爲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爲孔子弟子

子史記云樂記公孫尼子次撰李義文選註載沈約云樂記取公孫尼子馬聰意林引劉歆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也公孫尼子蓋不啻公穀比而親受業於孔子之門其言可補六藝之文非有功於聖經者耶唐宋後來封爵俱不及者失之於不詳考耳公孫尼子見於信史諸書灼灼如此樂記緇衣之出其手無疑於此復疑將以誰信哉載聖之徒其相去也遠矣忽立言之人弗祀而祀諸傳錄訓解其言之人事理不倒置乎然則公孫尼子在今日右文之朝不可以不祀也或曰唐宋時已失議而今驟舉之殆非所宜春聞有其舉之莫敢廢之

語矣未聞缺典之不可舉也董仲舒至明太祖朝加封從祀英宗朝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吳澄之祀旋舉焉祖宗於漢宋儒者且拳拳如此則懸竄公孫尼子之封祀行於今日闡幽發潛以詔天下後世豈非聖朝一盛事哉此明朝何孟春考訂詳載餘冬序錄不識明季後來祀典可改正否棠按元史至順間董仲舒已從祀尊崇先聖先賢 本朝極盛如朱子升堂陪祀侔於十哲如東野端木閔言邵周張後人皆爲五經博士則表章遺賢不能不望於 本朝議禮諸公也

先師不宜立像

知錄錄

卷七

孝

古人有重有主有尸春秋已後不關有尸之事尸禮廢而像設焉宋玉招魂始有像設君室之文漢文翁設孔子坐像足斂在後屈膝當前若今之跪蓋古人以股着足脛謂之坐唐玄宗時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李元瓘言準禮授坐不立請據禮文合從坐侍於是詔顏子十哲等宜爲坐像丘瓊山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異教用之無足怪也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祀聖人法也後世不覺其非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

之巧拙即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太祖高皇帝毅然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夫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若謂既已搏土爲之一旦毀之以爲泥滓似乎不恭太祖高皇帝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程頤論人家祖宗影

知錄錄

卷七

孝

子有一毫不類則非其人況工人隨意而爲之哉嘉靖九年詔革先聖塑像有司依違多於殿後添砌一墻不肯毀像皆不曉禮制耳棠查南京明時已遵制立主後

晦翁跪坐拜說

初錢聞詩作禮殿時朱晦翁移書言宜如開元禮於祭時設主不爲塑像不從又言像用燕居服鑿石爲臺席地而坐免匍匐就食之譏亦不從其後晦翁作跪坐拜說寄鹿洞諸生大略言古者坐與跪類儀禮曰坐取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漢文帝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成榻當膝處皆穿諸所謂坐皆跪也然記又云授坐不立

莊子云跪坐而進人蓋以膝隱地伸腰及股危軀而不
安者跪也以膝隱地以尻着地而體便安者坐也此跪
與坐之異也詩曰不遑啟居釋之者曰啟者跪也爾雅
曰安者安也釋之者曰安定之坐也夫啟爲跪則居爲
坐矣安爲安坐則跪爲危坐矣又大祝九拜杜子春釋
奇拜曰拜之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以先屈一膝
爲雅拜則餘拜皆竝屈兩膝明矣肅拜者拱兩手而下
之至於地也頓首者頓其首於手上也稽首者却其兩
手而以首至地也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今成都郡學
所存漢文翁禮殿刻石諸像皆膝地危坐兩膝隱然見

知新錄

卷七

天

於坐後帷裳之下九足證云

燕在閭知新錄卷七終

姪日象

孫

燦正字

燕在閭知新錄卷八

豐山王 棠勿翦氏棠訂

寶應王式丹樓村

廣陵郭元鈺于宮

宣城程元愈偕柳

岑山程振箕學莊 叅校

鄉賢

唐荆川先生以鄉賢事答學中書云鄉賢之祀關閭巷
萬口公論關國家彰瘡大典非勢位可得而干非子孫
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干則魯國之祭鄉先生於社者

知新錄

卷八

一

當太牢於三桓而不當太牢於一栖栖伐樹削跡之人
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皆當奉其祖父以
從祭於社與祭於大烝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當
大書特書叔紇之名於鄭僑吳札之上矣故曰稱天以
誅之稱天以諡之此臣子事其君親如事天之心而不
敢以一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僕不能自謀
而能爲人謀乎草草亮之

鄉賢一事 國家之大典明季凌夷故荆川謂不足重
輕以羅念菴一事附於回書後謂羅念菴以吉水鄉祠
駁維所祀非類恥其父與之同列一日入城拜宮牆奉

其主以歸此仁人孝子事親如天之心亦事死如生之心也鄉黨自好者未死時必不肯與鄉里無賴爲伍死而魂氣有知何獨不然乎云云棠謂羅念菴之事乃過舉也夫人生砥礪名節言坊行表足爲人所矜式得邀崇祀亦事之至榮者乃以所進之人不合已意將官壘已進之主奉之以歸此不情之甚也夫官壘國家育賢之地鄉賢人所瞻仰謂人不已若並崇祀亦未可之此則過於子貢欲去告朔之意固茲記之

高禩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禩

知新錄 卷八

二

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陳滸曰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乃嫁娶之候媒氏之官以爲候後王以簡狄事而立郊故燕至爲祈嗣古有禩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故亦謂之郊禩禮記注云高禩者先禩之神也又高者尊也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則高禩求子之祭在商時已有之朱子曰古者立郊禩益祭於郊而以先媒配變媒言禩者神之也鄭康成以簡狄吞乙卵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祀此說非也夫簡狄從帝祈郊禩是先有媒神矣路史云女媧佐太昊禱於神祈而爲女媧正姓媧職婚姻是曰神媒註風俗通云女媧禱祀神祇

而爲女婚姻置婚姻行媒始此棠謂先媒之神爲女媧無疑今世有夫人廟求子奔競不絕則女像之設亦有由然也

清異錄云朱起見女妓寵寵緊心不忘精神恍惚道逢青巾携藥藍者熟視起曰君有急吾能濟寵訴心曲青巾笑曰世人陰陽之契有繾綣司總統其長官有氤氲大使諸夙緣冥數當合者須鴛鴦牒下乃成伉儷之正婢妾之微買笑之歡率由一道以神靈扇授起後訪寵以扇自蔽人皆不見青巾蓋仙人也棠謂此言更爲虛妄因人不識氤氲大使之由來故備書之

知新錄 卷八

三

社稷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於新邑馬融曰言社則稷在其中詩序載芟春籍而祀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陳道祥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効故祭社必及稷周禮地官大司徒設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野之所宜木遂各以名其社與野賈公彥曰勾龍生爲后土官死配社而食契爲堯時稷官死配稷而食名爲田正曰主者山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所謂宜木者卽松柏栗是也朱子曰古人以木爲社主使神依焉後世易之以石祭天

爲天子所獨社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祭亦尊父親母之義也祭天以氣祭地以血以地陰也故禋廟祭天則兼地血祭社則兼稷也古者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通天地之氣陳道祥曰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衆人之社有一人之社有失國之社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陰此失國之社也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契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窮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國語云神農之子名柱作農官因名農也共工氏以水紀官在炎帝之前太昊之後共工後世之子孫爲后土

矩齋錄

卷八

四

之官能治九州故祀以配社之神按諸說或謂勾龍爲后土之官或謂共工氏之子名后土或謂共工氏後之子孫爲后土官不一其說總之社以祀土神也或謂契爲堯時稷官或謂厲山氏之子名農或謂神農之子名柱作農官其說亦不一總之稷以祀穀神也在古人社與稷皆有配享也張南軒先生曰今州縣祭社當築一壇於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爲不經塑爲人像又配之夫婦褻瀆甚矣棠攷宋時已有屋矣夫社非亡國之社豈宜有屋至於社之所宜木亦宜講究今皆置之不問在宋已配夫婦今則社公社婆之外又復有社子

社孫不但無配享亦全不及稷失古人之意遠矣

家語五帝第二十四曰重爲勾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之子曰契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棠按五祀乃上公之神不得稱帝以五祀不及五帝也夫五帝乃金木水火土之神且不得與天地並乃不識者以祭社爲祭地是以上公之神與天地並列安有是理乎魏王肅曰土與火水木金俱爲五行是地之子也以子配母不亦顛倒失尊卑之序也

城隍

矩齋錄

卷八

五

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記曰秦城百二斬華以爲城因河以爲津而祀華於華州祀河以臨晉良以建方立國有設險之助焉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而後世專藉城郭池隍以爲固然則城隍之祀其卽山林川澤之祀而推焉者也

易曰城復于隍則是復溝之土所以爲城也鑿池之土所以爲郭也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周禮掌固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其於祀典經史不載宋姚鉉唐文粹始載李陽冰當塗縣城隍廟記則唐世已有城隍之神矣范文甫嘗問伊川曰城隍祠如何曰城隍不與土

地之神社稷而已張南軒治桂林見土地祠令毀之曰此祠不經況自有城隍在或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贅也然載在祠典今州縣社稷甚正陸游曰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儀在他神祠上元草廬先生吳澄記江州城隍廟後殿則曰江右列郡以漢潁陰侯灌嬰配食豈以侯嘗定豫章諸郡而然耶歷代雖尊崇至明太祖爲尤盛初封京城隍爲帝開封臨濠太平和滁以王府城隍曰公州曰侯縣曰伯後三年革去封號止稱某府某縣城隍之神又命造木主其塑像昇置水中取其泥塗壁繪以雲山守令到任

知新錄

卷八

木

先與神誓按周禮有司民之祭詔封其神爲鑒察司民其寓此意也耶又以五月十一爲誕辰城隍非人鬼安有誕辰謬妄極矣洪武四年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禮於社有配食祝融勾龍皆得侑享主祭其配食之意歟相傳燕都城隍是文丞相蘇州城隍舊姓白又云蘇州城隍是明高祖像杭州城隍胡總制又云周御史總皆好事者爲之也

土地

土地祠宋前已有張南軒治桂林見土地祠令毀之曰此祠不經棠攷古無所謂土地者禮有地祇又有社而

五祀之中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冬祀行季夏之月祀中霤記云室中土神也然則屋中之土地者其中霤之土神也必矣朱子亦有土地文後世人亦通祀而維揚大家土地則供於廳門之外大門之內此亦中霤之遺意也夫有室中土地又有一方土地又有都土地總皆後世造作既已有社庶人得以通祀又何必紛紛如此

東嶽治鬼

三代以上無仙論元成以上無鬼論仙論起於周末鬼論起於漢末鹽鐵論云古者庶人魚菽之祭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於五祀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

知新錄

卷八

七

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則出門進香之俗已自西京而有之矣自哀平之際而讖緯之書出然後有如遁甲開山圖所云泰山在左元父在右元父知生梁父主死博物志所云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之孫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長短者其見於史者則後漢書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古辭怨詩行云齊度遊四方各繫泰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陳思王驅車

篇云魂神所繫屬逝者感斯征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
云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應璩百一詩云年命在桑
榆東嶽與我期然則鬼論之興其在東京之世乎見日
知錄

唐玄宗封爲天齊王宋真宗加帝號東嶽曰齊天仁聖
帝自後儼然人形垂旒端冕又立后殿於其後陳淳曰
不知何山可以配而爲夫婦且泰山惟魯公可以祀今
在在州縣皆立東嶽行祠亦失於講明之故丘瓊山曰
自有此天地卽有此山川有此山川則有所以主之者
是所謂神也世俗以三月二十八日爲嶽神初度夫天

知新錄

卷八

八

一生水凝而爲山其所以凝而成形也豈有時日耶又
有感於釋氏地獄之說謂人死其鬼必經嶽祠考掠其
說尤爲不經明制則去其所封之號然所在行祠迄不
能毀

地獄

地獄之說本於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
之倫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寓言
而意已近之矣於是魏晉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附之
釋氏之書昔宋胡寅謂閻立本寫地獄變相而周興來
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爲之祖

魏志大司馬曹仁欲攻濡須州中蔣濟曰賊據西岸列
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地獄
乃佛家之言當時人言已如此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
替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
修建塔廟云爲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
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叱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
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
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

知新錄

卷八

九

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勸善而懲惡也苟
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李
丹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
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
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
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
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
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買田營墓而葬之乎彼
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
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

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馬神廟

易說卦乾爲天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駁馬能食虎豹震爲雷其于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詩所謂顙傳所謂坎爲水其于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丘濬曰易以明陰陽其取諸物也無所不有於馬獨詳焉孔子于坤既以利牝馬之貞取象而于大畜又取乾之象以稱馬天地間動物莫健于龍而馬次之龍非可畜之獸而世不常有以地用論之健而不息

知新錄 卷八

十

莫如馬也故大畜之馬謂之良馬稟純陽之氣坤之牝者雖其陰質而所以爲性者則從一而不變亦有健德存焉良以馬之健者屬乾而牝則屬坤坤者乾之對言馬於坤明其爲乾之配也是以雜卦之中八卦所取之物惟一二見獨於馬凡三取之於物惟取一體於馬則其質之良齒之老形之瘠色之異性之偏無所不見以馬之爲物於畜中最健人世不可無而有天下國家者必畜之以爲治具者也棠按兵部古人謂之司馬誠以兵非馬無以卽戎國非馬無以駕輅文事武事皆不可闕然者也以司馬名官良有以也吉日之首章曰吉日

維戊旣伯旣禱孔穎達曰伯者長也馬之祖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天駟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晉天文志曰房四星亦曰天駟爲天馬朱子曰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周禮馬祖之外又夏祭先牧始養秋祭馬社始乘冬祭馬步神爲馬又巫二人醫四人吳澂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馬疾若有犯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棠按一馬也周官不輕視如此可想見古人馬政之重明制春秋遣太僕祭馬神之外又命州縣皆立馬神廟不曰馬祖而曰馬神蓋統馬祖先牧馬社馬步而言之也

知新錄 卷八

十一

巫

祈雨以巫其來久矣周禮司巫若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曰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鄭澐曰吁嗟其聲以求雨謂之雩魯僖公亦以巫尪舞雩不得雨欲焚之後世不獨求雨凡疾病皆用巫此亦有本攷周禮女巫凡邦之火裁歌哭而請卽其義也今巫一道世無其傳此在後世勝前世之一事

求雨

古人求雨用巫故大旱則舞雩鄭澐曰雩者吁嗟其聲以求之謂也此蓋求於天求於山川無所謂雷師雲師

雨師之文也後世無巫而用方士相感不以誠而以術用符咒指斥怒罵幸而得雨則歸其功於符咒此亦祈雨之變局也今將俗傳求雨法開列於後

神農求雨書云甲乙日不雨爲青龍東方童子舞之丙丁不雨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巳不雨爲黃龍中央壯者舞之庚辛不雨爲白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閭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

廣州記云鬱林郡百姓殺牛祈雨以牛血和泥泥石牛背祠畢天雨石牛背泥盡即晴

知新錄

卷八

士

又淮南子作土龍以致雨

又董仲舒曰旱則取五蝦蟇置之社中池方八尺深一尺春則池方七尺夏方五尺秋方九尺冬則如春具酒備陳告

酉陽雜俎云李杞以蛇鬚四頭置於二甕實以水木蓋泥封令十歲小兒執小青竹晝夜擊其甕一日即雨

倦遊雜錄云取蜥蜴或蜴虎置於水甕皆可得雨又董仲舒本傳云祈雨則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注云如閉南門內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也

又有祀五龍法甲乙日擇東地建壇取土造青龍長史

齋三日詣龍所汲水設香茗不用樂不用巫長史日再至虔禱云

行香捻香

古人求神於陰陽無所謂後世之香郊特性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註云臭氣也灌地降神以秬黍合鬱金香爲之謂之鬯鬯既成和鬱金之汁先求諸陰而灌以圭璋取玉氣也棠按此即今人灑酒於地之義也蕭音蒿炳燒也取此蒿及牲之脂骨合黍

知新錄

卷八

圭

稷燒之使其氣達於牆屋間羶薌即馨香棠按此薌即黍稷蒿與牲之脂骨之香非後世之所謂香也宋濂曰今用薰香代之爲簡又洪武十七年詔朔望日郡縣官以下詣學行香朱子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捻香不當叩須只直上捻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是宋時已捻香矣今日行香是行時香在手者捻香是取香捻入於爐內焚之皆去古遠矣蓋古人之祭各有所向虞人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臭即氣也氣有陰陽用秬黍和鬱金香爲鬯酒酒灌地是以臭而達於陰求神於陰也用香蒿及脂骨與黍稷燒使其氣達於牆屋是以臭

而達於陽求神於陽也今以焚香爲敬不復知求於陰陽之義矣

解土

周之季世信鬼脩祀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可求解除之福以取踰世之壽今世治房宅工畢必祀神名曰謝土漢時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王充論衡云夫土地猶人之體也頭足相去以萬里數人民居土上猶蚤虱着人身也蚤虱食人肌膚猶人鑿地賊地之體也蚤虱有欲解人之心人安能知之乎夫

知新錄

卷八

古

人不知蚤虱之音猶地不能曉人民之言雖屬戲談亦至當不易之理

擬水

三國志注魏書曰甲午春祠魏武令曰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爲敬未聞擬水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接近世祭祀盥手皆是擬水而不盥不及魏武遠矣擬水二字新

焚紙錢

焚紙錢之說唐王琬傳曰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琬乃用爲禳祓則是喪

葬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琬始矣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怪問之曰冥器之義也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徽廟朝高峰廖用中奏乞禁焚紙錢有云嘗怪世俗鑿紙爲錢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不知何所據依無非荒唐不經之說要皆下俚之所傳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李珂松牕百記云世既是安人死而爲鬼其安又可無身心耳目口鼻之實而六習常不斷顛倒沉迷豈復覺悟方其具酒殽列冥器鑿楮象錢印繪車馬而焚之以安塞安也蓋嘗原其本初

知新錄

卷八

五

恐瘞錢爲死者之禍及世艱得錢易以紙錢自後公襲至唐而焚之其來久且遠而廖高峰遽欲絕之以塞妄費且夫子謂死葬之以禮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是夫子不欲遽絕而以有無之中言之惟邵康節云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最爲通議

紙馬

古者祭祀用牲幣秦俗牲用馬淫祀浸繁始用馬唐玄宗實於鬼神王琬以楮爲幣今俗用紙馬以祀鬼神雖因王琬亦前世馬之遺意也

神道設教

今世塑神像及齋醮等事皆謂之神道設教狂惑之人竟以河圖洛書皆謂以人力爲之而假託神明以爲幻化之術是以後世矯誣誕誕無所不至殊不知此四字本之易易曰觀之象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程子曰不薦謂不使誠意散也天道至誠故曰神道天之運四時無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體天之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矣案攷後世將此四字錯會意了不求於至誠而求於空虛不求本身之

知新錄

卷八

未

德而求於土木之神主深可爲太息也

土木論

柳柳州曰有之而恥言者子羽是也無之而不言者土木是也今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舉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間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大捧土揭木而致之殿廊之上蒙以綬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王棠曰今世庸夫不知致力於民而喜致力於神往

往捧土揭木以爲象而置之廊廟之上蒙以綬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夫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嗚呼非事土木之人則事土木之神和光同塵滔滔皆是而獨切切焉鯁鯁焉與不知之徒矯語聖人之道其不遭詬厲者鮮矣安免其不唾棄哉

倪岳會正祀典

釋迦

老子

紫微

九天應元

王靈官 金闕玉關

張天師

東嶽

真武

知新錄

卷八

七

白來說倪岳上疏云釋迦牟尼文佛與三清三境天尊謹按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明帝時其法入中國其曰三世佛以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並其真身而三也實一身耳歷世皆事佛梁最甚而得禍最酷道家以老子爲師所謂三清者倣釋氏之身而爲之尤爲謬朱子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失而又失者也況莊生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由此言之實無所據宋徽宗傾心崇奉道教可謂至矣卒之身陷北庭雖歷代尊崇不合祀典

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按象緯爲萬星所宗正統初
年建紫微殿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立帝象臣按古大
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祖宗以來南郊大祀
內壇已有合祭之禮今爲像於祀典無據宜罷免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按傳記有陰氣凝聚陽氣在
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
斧鬼鼓火鞭怪誕之誤此乃道家所言又以六月二十
四日爲天尊示現之日故朝廷遣官致祭今考南郊合
祭已有報德之舉定於六月於義何取像設名稱並皆
罷免

知新錄

卷八

大

梓潼帝君宋僖宗封濟順王咸平中封英顯王景泰五
年勅賜文昌宮以二月三日爲誕辰今議得道家謂梓
潼爲孝德忠仁顯靈於蜀宜廟食於蜀京師不合祀至
於文昌星與梓潼無干合而爲一誠出傳信天下文昌
宮宜折毀

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按張道陵字輔漢光
武時生於吳以符治病白日上昇唐贈大師中和四年
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時加封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
大觀二年冊號正一靖應真君子孫歷代相傳皆有封
號按宋朝邵伯溫聞見錄云張魯祖陵造作符書授其

道者出米五斗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位相付
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
不能制就封魯漢寧太守此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爲
天師天寶時詔稱漢天師生辰正月十五子孫宜祀於
其家在京祭祀乞罷之

大小青龍之神按明道爲上元主簿茅山池有小青龍
如蜥蜴人以爲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大小青
龍之神非龍也乃蛇也宜罷免

東嶽太山之神以三月二十八爲萬壽聖節按太山在
魯已有常祭南郊亦合祭萬壽聖節合罷免

知新錄

卷八

九

北極佑聖真君按傳記真武神也真武卽玄武避諱爲
真位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形似之故
作龜蛇於下靖康加號助順曰佑順助聖真武靈應真
君圖記言靖樂王太子也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以
道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白日上昇天上帝命鎮北方
披頭跣足統攝玄武之位此道家荒誕國朝太祖太宗
以有陰佑皆爲立廟後靡費浩煩宜爲裁革

崇應真君姓薛氏諱堅西蜀人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
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而玉樞火符天
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薛真君傳授符法國朝永樂中杭

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爲大德觀封薛真人爲崇恩真君靈官爲隆恩真君此皆宋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傳會無可考信但創建一時難便廢毀所有袍服祭告之禮宜罷免

金闕上帝玉闕上帝按福州閩縣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真人卽金闕玉闕二真人也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証封江王知諤封饒王常提兵平福建父老戴之圖像以祀考國朝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遇疾弗豫百藥罔效禱之輒應於是大新廟宇加號真君廟額名洪

知新錄

卷八

手

恩靈濟宮成化時加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帝仲曰九天玉闕總督罡神洪恩靈仁惠弘靖上帝按維皇上帝主宰於天兄弟稱帝偕擬可知有功於閭閻宜祭更祈革帝號省繁費又國朝封其父真人爲真君後又封高上神主慈悲聖帝母又加安寧護國恭靖元君金闕妃玉闕妃皆封元君總因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崇至於如此今按神之父徐溫乃五代時誤國專權殺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城隍之神按易坎卦有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國朝以五月十一日爲誕辰夫城隍本非人鬼安得有誕辰

謬妄極矣至於南郊祀壇已有合祭之文煩賓之禮亦宜罷去

崇按以上祀典嘗謂不得大儒爲之釐正惑亂民心莫可收拾偶讀皇明經濟錄見倪岳於祀典一疏逐事詳其本末有關世道誠非淺鮮故爲節略書之使當世曉然明白不致以瞽奪瞽亦正人心之一端也

• 壽星

通典曰周立壽星祠在下社四時奉焉禮記月令八月命有司秋分享壽星於南郊唐玄宗勅有司置壽星壇祭老人星及角亢十宿則壽星之祀在古所不廢也

知新錄

卷八

圭

女神

山川之主皆以婦人爲神約略記之不一而足大約以乾爲父坤爲母坤地道故其神爲女人像如漢書郊祀歌有媼神之文是也此不足異異在注爲某某之女某某之妻羣然相信而不之悟也楚詞有湘君湘夫人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以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江妃二女也或曰堯之女也禹廟會稽水經注言廟有聖姑禮樂緯云禹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河伯水神夫人姓馮名夷巫山神宋玉之寓言也而水經注以爲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雖水宓

如陳思王之寄興也而如淳以爲伏羲之女漢書音義 念山

啟母天問之襍說也今少室有阿姨神謂爲啟母之妹武后封爲玉京太后金闕夫人神溪小姑爲蔣子文第三妹并州妬女爲子推之妹一見揚炯之碑一見李邕之詩汾陰后土祠爲婦人像武后時移河西梁山神像就祠中配焉讀亂甚矣太山之頂碧霞元君宋真宗所封人以爲太山之女也不知何所考據而元劉遵魯漢島記曰廟中神妃相傳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又黃河有娘娘廟各路有夫人廟高祿有夫人神稽之於古更僕難書矣

知新錄

卷八

圭

文昌

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錄古人言文事必用文昌棠按獨孤及曰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文昌不獨文人當祀武人亦當祀也後人以梓潼之神姓張名亞字霧夫亦名文昌帝君亦言文亦言武然取義不本於文昌星所謂文者因化書中有天帝命張掌天曹桂籍桂籍者月中攀桂爲得第之象非因文昌取義也所謂武者張戰没人爲立廟又唐玄僖二宗入蜀梓潼之神擁護

宋時復顯靈異於是武人爭祀亦非因文昌宮內有上將次將之星而取義也然則何以謂之文昌也曰梓潼之神九十七化其功蹟自周至宋皆見於扶鸞所書乩詩皆七言律其封爵並諸語有文昌等字其序則曰淳熙其續序則曰紹熙乃李姓所作亦天曹中人亦皆乩語事似不根語亦有不可盡信者然錄善懲惡足以勸化愚頑而爲仙爲佛爲文昌等語皆可存而不論也

梓潼帝君

梓潼帝君蜀劍州人姓張諱亞又諱善勲一云字霧夫仕晉戰歿爲神人爲立廟唐玄僖二宗入蜀神爲擁護

知新錄

卷八

圭

宋後復顯靈異其墓在隆慶府有梓潼水來朝宋淳熙時人扶鸞帝君下降自書九十七化帝君自爲之序其續序乃與帝君同聯天府之李姓者所作乃紹熙間降乩語帝君詩一化一首凡七律九十七首皆述自周至宋時事其事逸茫其理難測至於六十三化之前躬爲七曲張王又歷世皆以忠盡命血食於蜀又言遇老子授丹自後五通俱足又云老子言西方之教法將盛行當來中國爾宜信之云夫以梓潼爲文明之主自以儒道設教乃或言仙或言佛何哉二十化之間陰德已多上帝賜爲君山主宰治洞庭何以二十一化之中一

動測忍之心又墮凡胎也三十化上帝以爲雷山大仙
三十一化爲蜀北門山主又屢世陰德不宜六十四化
復爲高祖之子如意母子罹禍此皆不可解者七十三
化掌桂籍八十一化護衛唐僖宗入蜀封爲濟順王八
十三化證佛果號安樂不動地遊戲三昧定慧王菩薩
釋迦梵証如來何以八十八化又爲張浚也張浚富平
之敗豈爲菩薩爲如來者不能先知之乎八十九化帝
君奉玉音加秩有曰文昌者教化之本原又曰惟文昌
司祿主職貢舉與君張某九十餘化之行藏編諸冊書
又曰恢龍漢之圖書闡鸞臺之典則特加金闕昊天太
知新錄

張仙

更異豈天位亦有相傳耶不然何以云十九也諸辭有
文昌等字又所居之宮在紫微垣文昌宮故世亦謂之
文昌帝君也其化書宋末時始因乩語流傳是以疑信
互半至於誥語言上相言大師言都督府言真人言真
君言先生言慈尊言天帝言教主言菩薩言如來叢雜
之甚不審後世恬然不以爲異相與尊之奉之又崇而
篤信之然其所傳感應篇陰騭文戒士子文惜字紙文
皆有關於世教宜其爲人尊奉不替也

世人皆言張仙能令人得子嗣按張仙卽梓潼帝文昌
九十七化中亦言其事蜀北郭張生本張宿婁胎產於
張氏在蜀持彈古男子生懸弧矢又祀高禰禮於所御
者帶以弓鞬弓衣也皆生子之兆授以弓矢眉山蘇氏以玉環易
彈因生軾轍後世求子者爭禱而祀之櫟園書影云四
川邛州北崇真觀後有挾仙樓昔有仙人張遠霄往來
於此每挾彈視人家有災者爲擊散之此其故居也世
傳張仙乃遠霄也棠謂皆屬無根之語存而不論可也
乩
按乩與稽通古作乩宋祁言蘇頌頌云有乩虞氏初不
識乩字後得楊備古尙書釋文乃知稽古作乩開元以

稽易古文便將乩易稽矣方氏通雅曰乩當是叶說文引洪範七叶疑釋海註乩必定反是又以乩爲叶矣筆談載通典西戎用芋卜謂跋蕉卜師曰廝乩是以草卜而稽疑也是乩者卽稽意也非如今之所謂乩也

後世之以乩傳者所託多上真名氏語多凡鄙間有絕佳者其術幻妄矣然而非幻也凡上知不墮趣下知不及趣有悟而未徹有煉而未就及用弘取精之士皆依焉沉淪而偶現逍遙而修聚皆實際事也第其所言人間未來休咎半驗半不驗何也人非上智安能預識未來而乃責之才鬼難矣

知新錄

卷八

美

天翁名姓

諸臯記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卒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既到玄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爲上卿侯改白雀之胤不產於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爲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棠按世祀太山神俗稱能掌生死故此傳會言之文昌化書有上天開化十九年之說則天亦有傳代之事可爲噴飯

無怪乎張劉之說紛紛也道藏云日姓張名表字長史月姓文名申字子光天翁姓劉又姓張皆不經之語

太一

史記天官書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爲太一常居周禮註昊上帝又封禪書毫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此太一之

知新錄

卷八

老

祠所自起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河圖之數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鄭玄註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地神疑作北辰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坤宮又自此而震宮既又自此而巽宮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乾宮自此而兌宮自此而艮宮自此而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終於離宮也後漢黃香作九宮賦南齊書高帝紀按太一九宮占歷推自漢高帝五年至

宋順帝昇明元年太一所在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九宮者一爲天蓬以制冀州之野二爲天內以制荊州之野三爲天衡其應在青四爲天輔其應在徐五爲天禽其應在豫六爲天心七爲天柱八爲天任九爲天英其應在雍在梁在揚在兗天衡者木也天輔者亦木也故木行太過不及其肯在青在徐天柱金也天心亦金也故金行太過不及其肯在梁在雍惟水無應宮也此謂以九宮制九分野也山堂考索漢立太一祠卽甘泉泰畤唐謂之太清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宋朝尤事重太一之祠以太一飛在九宮每四十餘年而知新錄

卷八

天

一徙所臨之地則兵疫不興水旱不作在太平興國中太宗立祠於東南郊而祀之則謂之東太一在天聖中仁宗立祠於西南郊而祀之則謂之西太一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福宮而祀之則謂之中太一

玉皇大帝

古人言天言帝總之一天也舜類於上帝湯用玄牡告於上帝武王告於皇天后土其意一也初無所謂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報祭曰類禘其告神明之事備矣亦未言及五帝也其說僅見於周禮曰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揚復曰天帝一也以氣之所立言則隨時隨方而立言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一天也鄭玄分爲六天又以北辰爲昊天上帝五帝卽大微宮五帝座星所謂靈威仰赤熒怒白招拒叶光紀含樞紐是也繆安不經王肅以爲五人帝者則曰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亦非所指蓋天猶性帝猶心五帝則心之仁義禮智信隨感而應者也或問朱子曰帝卽天即帝何也曰爲壇而祭謂之天祭於明堂故謂之帝祭天壇則不屋明堂則屋而不壇以形體稱之則曰天以主宰稱之則曰帝漢儒不諳此義旣曰昊天上帝又曰天

知新錄

卷八

天

皇大帝又有太乙感生帝唐宋諸帝實神安祀而方士因塑上帝像各立名目或曰金闕或曰玉皇以皇而加之玉以闕而加之金世俗之所重而尊崇於帝天之上後世因循不克挽正不知尊之者適所以棄之也此皆出乎禮之外者也明初只祀昊天上帝餘一切革去未幾卽崇祀如前

岱嶽碧霞元君

馬端臨通考岱岳絕頂有玉女池池側有玉女石像泉源壅濁據此玉女是石像而池水不清矣宋真宗登封先營頓泉忽湧出清此可鑑味甚甘美王欽若請浚治

之像頗摧折詔易以玉石卽成上與近臣臨觀復鑿石爲龕而祭之據此玉女像是玉石而池水清矣李諤瑤池記謂黃帝建岱岳觀嘗遣七女子雲冠羽衣奉香火以迎西崑真人據此則岳神當是西崑真人矣碧霞元君無所考其爲西崑真人無疑元君名爲天孫織女星亦爲天孫或卽織女耶李白遊岱岳詩玉女四五人飄飄下九陔不知何據然玉女在唐已有而宋時益踵事增華耳

三官

三國志註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東方有張角漢中知新錄 卷八 幸 有張脩脩爲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常按道家三官之神本於此

壯繆事跡雜記

關羽字長生改字雲長當時有范長生亦事昭烈至李特時猶存年一百三十歲豈關壯繆先字長生後因同范而改耶
關公祖石磐父道遠並公三世皆述春秋奇甚然無徵不可信 國朝張大本有墓銘言其事

關公生辰四戊午張飛四癸亥攷之史年月日皆不能合按漢靈帝光和元年爲戊午四月庚戌朔則戊午乃四月初九日也六月己酉朔則戊午乃六月初十日也次年己未閏正月其五月節不可留至六月明甚則是光和元午有戊午月無戊午日矣
關侯墓有三一在四川成都府城南萬里橋乃昭烈招魂葬衣冠處一在湖廣當陽縣城西北五里章鄉卽遇害處孫權所葬一在河南洛陽縣城東南十五里孫權送首於洛曹操所葬

知新錄

卷八

幸

陳光大中智顗禪師至自天台宴坐喬木之下夜分忽與神遇云願捨此地爲僧房請師出山以觀其用指期之夕萬壑震動風號雷繞前劈巨嶺下湮澄潭壞材叢仆周匝其上輪奐之用則無乏焉
僧智者傳云僧名智顗陳光大中自天台歸渚宮望當陽見山上有紫雲念彼當有勝地入山山林幽深可以卓錫卽止焉夜半山空月明見二神人接武而前師問曰長者爲誰少者爲誰答曰吾是漢前將軍關雲長也此吾子三郎也曰何所爲來曰吾鎮荊州父子忠義之氣死而不散憑依此山師曰道人欲於此卜築以奉佛侯曰善哉願捨此作道場言訖不見遂立侯祠此佛家

以關公作迦藍之始

湧幢小品云宋崇寧中蚩尤作祟解州鹽池水溢道士張靜虛攝關侯之神治之池鹽如故而關侯見形於禁廷於是加封拓祠按崇寧爲宋徽宗年號徽宗好道封關公爲崇寧真君此道家立趙溫關馬之始

梵語云伽藍摩此云衆園圖者生植之所佛弟子居之取生植道本聖果之義故昔人謂寺爲伽藍楊銜之有洛陽伽藍記皆紀寺也自玉泉點化之說出以侯入伽藍可笑之甚又馬趙溫關馬馬是馬伏波趙溫生於何時著何功德而與壯繆爲四帥不知未有壯繆時馬趙

知新錄

卷八

圭

溫止三帥何以作上帝儀衛也壯繆以一人而釋氏入之伽藍道家列之四帥壯繆將在釋家坐乎抑同三帥立乎或坐或立議論紛紛可嘆世人愚昧不覺也

周暉金陵瑣事云明太祖既定天下建廟雞鳴山以事諸神獨遺關侯夜夢一巨人面赤長髯手握刀謁陸前曰臣某某也陛下建廟何獨遺臣上曰卿於國家無功神曰陛下戰鄱陽湖時臣統陰兵千萬相助何謂無功上遂建侯廟又特賜英靈坊以表之

帝京景物略云成祖征木雅失禮至幹難河擊敗阿魯台軍前每見沙濛霧霧中有神前驅其中袍刀仗貌色

乃關公也獨所跨馬白先是一居民蓄白馬傳車駕北發日馬晨立庭中不動不食脯時則喘汗定乃食回蹕事聞乃勅崇祀

崇禎紀略云宮中每年冬底上書符召仙或召將以來歲事叩之無不應者至是年召之不至良久玄帝下臨乩云天將皆以降生人間無可應召上再拜叩問降生意欲何爲尙有未降者否乩答曰惟漢壽亭侯受明厚恩不肯降生餘無在者書畢再叩不應矣棠按此事與續夷堅志載唐素咸淳十年度宗大慚素伏壇太乙宮神遊天門張真君言上帝勅命不許受宋國章奏事同

知新錄

卷八

圭

一荒誕然紀略既具其說故備載之

宋司馬知白關侯印記紹興中洞庭漁者獲印競以爲金報於官納長沙庫中時有光焰更不敢安移文荆門送還公廟淳熙四年將獻於東宮是夕印留方丈光發於函輝燭楹庶亦異矣哉寺有仁宗皇帝所錫龍角二物與此印同藏名山永爲鎮寶焉余與元菴爲方外遊悉所經見故得而詳之時大宋淳熙五年三月

宋洪邁漢壽亭侯辨荆門玉泉關廟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歸廟中又復州寶相院以建炎二年

於土中得一印其環並背俱有文曰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又邵州守黃沃叔啟復買一鈕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謂皆非真漢物且漢壽乃地名不應去漢字聞嘉興王仲言亦有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五年受印亦不應在二十年云

程敏政云漢壽縣名在犍爲漢壽封邑亭侯爵也東漢之制有縣侯有鄉侯有亭侯今去漢而以壽亭爲封邑誤矣

來集之云考漢壽凡有三處四川葭萌縣先主改爲漢壽此在建安二十五年後非關所封必矣湖廣武陵縣

知新錄

卷八

壽

實漢義郡之索縣後漢之臨沅縣順帝改爲漢壽至晉仍之漢地理志晉地理志皆名漢壽而晉潘京武陵漢壽人也三國吳潘濬武陵漢壽人此則順帝所改建安五年去之未遠或卽此乎名勝志載荆州有漢壽城又云古荆州刺史治有漢壽亭卽曹操表封關處此爲近之

程敏政論壯繆辨後主三年九月追諡關羽爲壯繆侯三國志云先主時惟法正見諡後主時諸葛功德蓋世蔣琬費禕亦見諡至是關張馬超龐統黃忠趙雲皆得追諡時論以爲榮予按繆穆古通用若秦穆公魯穆公

在孟子漢穆生晉穆彤在史皆爲繆宋岳飛諡武穆意與此同今乃以爲惡諡如諡法武功不成曰繆蔡邕獨斷名實過爽曰繆豈理也哉若果爲惡諡則史不應云追諡之典時論以爲榮也

考諡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禮記大傳以序昭穆古本作謬左傳穆多作繆是穆繆古文皆通

麥城之役公穆然而就冥若無問者垂五百年而始爲開皇一顯於玉泉之利又垂五百年而爲崇寧再顯於蚩尤之戰自是而又垂五百年公若以一身化億兆身而應天下天下以億兆心爲一心而超公其卹捍之靈

知新錄

卷八

壽

與供奉之虔略相等蓋上而后王君公下而紅女嬰孺近而都掖遠而魑結侏儸之鄉無有不心儀公者今不稱王稱帝定之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曰將軍侯者何昭烈所命也高皇帝所著令申也文見漢五志宋時江南諸郡無侯廟止吳郡子城有一關廟而各郡立廟之盛則自破倭顯靈始

徐階云昔韓昌黎推尊孔子以爲徧天下惟社稷與孔子爲然按史侯葬於漢建安二十四年至於今千四百歲矣褒贈之典代以益崇而廟祀亦徧天下與孔子等何其盛也

關帝贊三分天下直道而行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
亂臣賊子懼殺身以成仁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塞乎天
地之間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君臣也兄弟也朋友
之交也充類至義之盡也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是以聲
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舊作新改
棠按壯繆事跡有可信者有不可盡信者世人推崇無
與爲比故備述其由來俾論古者可攷焉

關公追封

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侯爲忠惠公又封崇寧真君大
觀二年加封爲武安王宣和五年加封爲義勇武安王

知新錄

卷八

美

宋高宗建炎二年加封爲壯繆義勇王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封爲英濟王勅曰生立大節與
天地以並傳沒爲明神亘古今而不朽荆門軍當陽縣
顯烈神壯繆義勇武安王名著史冊功存生民一方所
依千古如在凡有禱於水旱雨暘之際若或見於蓀蒿
悽愴之間英烈言言可畏而仰廟貌奕奕雖遠益新爰
啟王封仍加美號豈特顯爾神威德之盛亦以慰此邦
父老之情尙祈靈聰服我休顯可特封壯繆義勇武安
英濟王

元文宗天曆元年加封爲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

洪武元年復侯原封漢壽亭侯卓識定謨猶孔子之去
王爵稱先師皆千古不朽之論

明世宗嘉靖十年復侯原封漢前將軍假節鉞

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差太監李恩捧九旒珍珠冠龍
袍玉帶金牌上書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
關聖帝君十有六字齋至正陽門關廟建醮三日頒知
天下劉道開曰是時各刻黃紙一張余時十四得見其
金文自封侯之外並封夫人爲九靈懿德武肅英皇后
長子平爲竭忠王次子興爲顯忠王將軍周倉爲威靈
忠勇公賜左丞相一員宋丞相陸秀夫右丞相一員宋

知新錄

卷八

老

將軍張世傑其道壇朗靈上將三界鹹魔元帥以宋忠
臣鄂王岳飛代其釋教伽藍崇寧護國真君以唐忠臣
鄂公尉遲恭代優人搬演不許仍扮關帝以恣褻竇違
者地方官治罪劉若愚蕪史云神廟時掌道經殿太監
林朝最有寵關侯封帝號乃朝所請也加封帝號建醮
文曰切念朕躬奉天御世尊爲億兆之君法祖保邦位
稱神人之主精勤圖治默賴神庥凡有護國之靈悉證
尊崇之祀恭惟明神生前忠義振萬古之綱常身後威
靈保歷朝之泰運除邪輔正聖德神功保國康民福幽
利顯既贊乾元之化宜崇帝號之封所傳經懺足以師

世法人用發誠心頒賜帑金印造特命全真道士周宏
真等齋請前去安供名山鎮定方隅肅清中外以今萬
曆四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加封三界伏魔大帝之號自
今伊始永安帝位不在將班鑒觀萬天巡遊三界悉清
人鬼之妖全消未萌之患方方闡教處處開壇永昭定
亂之神功安享帝君之尊奉其道壇朗靈上將三界馘
魔元帥以宋忠臣鄂王岳飛代其釋教伽藍崇寧護國
真君以唐忠臣鄂公尉遲恭代默護國家永垂宏佑是
故特命全真道衆啟建祈天慶賀醮典三晝夜藉此經
懺之功祈釋民物忒厄清時豐歲佑國寧邦伏願位鎮

知新錄

卷八

奏

丹天暗助皇圖之景運咸加海內殄除庶域之妖氛庶
使萬靈振伏三界肅清朝野晏安海宇樂昇平之化邊
陲鎮靜四方無干擾之虞凡茲歲月悉荷神功
明熹宗天啟四年太常寺少卿盧大中題請萬曆封天
尊帝君神號出自特封未經知會臣等故臣等無由奉
行今廟貌儼然帝像而稱謂尚屬侯封用是題請奉旨
稱號着遵皇祖

本朝順治九年題准三界伏魔神威遠鎮天尊勅封忠
義神武關聖大帝順治十六年僧道忞歸山世祖章
皇帝命巧匠以旃檀香雕關侯勒馬聽風像被以金甲

飾以珠寶三年始成賜忞作山川之鎮

燕在開知新錄卷八終

姪計甲

孫

正字

知新錄

卷八

奏



燕在聞知新錄卷九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新安汪 薇棣圖

梅莊吳 松綺圖

槐陽程休徵根柢

江都高 侃若 參校

泗州大聖

劉元城先生杜門屏迹不妄交遊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爲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棠按宋孫奕季昭示兒編云泗州大聖傳和尚何國人也

知新錄 卷九

隋書西域傳有何國

神舟

徽郡春初必賽神爲舟以送瘟或曰瘟神即張許二公事屬荒誕黃黃生有神船八章錄出以示羣迷其詩曰刻木爲舟束帛爲人首尾象龍綵繪如真 彼何神斯曰唐張許以身殉國廟食千古 二公有言死爲厲鬼蓄穢羣醜以報天子 末俗傳謠謂神司瘟於以像之虎眉生噴於以舟之陸海揚塵 伐鼓鳴金揚徽樹幟有其事之無敢或廢廢則召災疫癘斯至 惟神正直妖孽曷與就人求食邪祟或憑 神道茫茫愚俗蚩蚩

舉國若狂誰與正之 我時往觀猶然齒齠是用作歌以諗妖誕見一木堂四言詩

七姑

俗正月十四日請七姑以灰簾爲人稱之則重又有箕姑竹姑葦姑鍼姑鍼姑魏文帝美人薛妃善鍼繡故祀以下巧又正月十五日請紫姑姓何字麗卿爲人妾妻妬殺之於廁天帝命爲廁神後人於廁中祀之東坡文集有子姑神傳又有三姑問答善吟詠即其人也又有戚姑相傳戚夫人是也按七姑定卽戚姑之訛

金龍大王

知新錄 卷九

二十

金龍大王姓謝名緒晉太傅安裔金兵方熾神以威曉憤不樂仕隱金龍山椒築望雲亭自娛咸淳中浙大饑損家貲飯餒人所全活甚衆元兵入臨安擄太后少主去義不臣元赴江歿尸僵不壞鄉人義而瘞之祖廟側大明兵起神示夢當祐聖主時傳友德與元左丞李二戰徐州呂梁洪士卒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元大潰遂著靈應永樂間鑿會通渠過洪溝無不應於是建祠洪上隆慶間大司空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流司空爲文責神河塞如故會司空有書史以事過洪天將暮遇伍伯擒以見神神坐廟內詰問書史曰若嘗入胡

得無禮河流塞亦天數也豈吾爲此厲民爲語司空吾已得請於帝河將以某日通矣若掌書不敬當罰書史訴不得受朴去以告司空已而河果以某日通於是司空祇事神益虔自後屢著靈異不能盡悉

天主教

明萬曆中西洋人利瑪竇與其徒湯若望羅雅谷奉其所謂天主教以來中國其所事之像名曰耶穌手執一圓象問爲何物則曰天天不能自成爲天如萬有之不能自成爲萬有必有造之者而後成天主爲萬有之初有其有無元而爲萬有元起形與聲不落見聞乃從實

知難錄

卷九

三

無造成實有不需材料器具時日先造無量數天神無形之體大及造人其造人也必先造天地品彙諸物以爲覆載安養之需故先造天造地造飛走鱗介種植等類乃始造人男女各一男名亞當女名厄穢以爲人類之初祖天爲有始天主爲無始有始生無始故稱天主焉次造天堂以福事天主者之靈魂造地獄以苦不事天主者之靈魂人有罪應入地獄者哀悔於耶穌之前並祈耶穌之母以轉達於天主即赦其人之罪靈魂亦得升天堂天堂惟諸佛爲魔鬼在地獄中永不得出問耶穌爲誰曰卽天主問天主宰天地萬物者也何爲下

生人世曰天主憫亞當造罪禍延世世胤裔許躬自降生救贖於五千年中或造天神下告或托前知之口代傳降生在世事蹟預題其端載之國史降生期至天神報童女瑪利亞胎孕天主瑪利亞怡然允從遂生子名曰耶穌故瑪利亞爲天主之母童身尚猶未壞問耶穌生於何代何時曰生於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天主教門人李祖白者著天學傳槩謂初生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孫聚居如德亞國此外東西南北並無人居考之史冊推以曆年在中國爲伏羲氏卽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爲中國有人之始此中國之初人實如德亞之苗

知難錄

卷本

四

裔自天祖東天學固其所懷來也是以唐虞下迄三代聖賢垂訓往往呼天稱帝夫有所受之也豈偶然哉又謂天主耶穌謀反事露正法同益釘死十字架上天地人物俱証其爲天主天証如太陽當空而食地証全地皆震驚動萬國人証無數死者物証如石塊自破帷帳自裂等若望有圖像進呈可據甚荒誕不根載於揚長公先生不得已中先生持論甚正與若望極相水火其書亦翻清進呈然天主之教終不可得而廢也

鬼帝

唐孫光憲云僖宗朝有滑能某品甚高有一張小字年

十四來謁滑與之夾張隨手應之通黃寇犯關僖宗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張曰不必前邁某非某客天帝命我取公著某滑驚愕奄然而逝昔顏回卜商爲地下修文郎又李長吉爲帝召撰樂府豈斯類邪所言天帝者非北極高皇大帝也按真誥北方有玄天黑帝又號鬼帝世人有大功德者北帝得以辟請召某之命乃鄧宮帝君乎與真誥髣髴故竝及之然皆不足信也

神燈廟

姚江有神燈每歲春月初昏無風雨遠望火光數點起自太黃山東嶽廟前已而跨江南北散漫數十百點多

知書錄

五

至萬億燦然若繁星明滅聚散參差不定漸移而西至夜分隱隱向白山沒俗傳三月旣望爲嶽神誕辰此其下降之徵草木子云成都聖燈山簡州天光觀衡山聖燈岩巨崖神燈若明州天童山高麗太白山數處皆聖燈時現蓋山之精英之氣發爲光怪爾衆按聖燈卽姚江神燈皆天地鬱蒸之氣吾歛靈山亦然

禁術

抱朴子曰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術者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校弓矢皆還自向賀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蠱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之物乃多作勁木白梃於是官軍以白梃擊賊善禁者果

不復行擊殺者萬計棠謂禁術其初造之時蓋深惡夫刃之與毒有害于人也其操術誠仁者也乃以資山賊是以謂之妖也妖賊不死於刃與毒而皆死于白梃善禁術者安所用乎天生此術往往愚民爲之鼓惑結黨聚衆以亂鄉曲莫不抵於死亡可歎也夫

聖水

魏青龍三年壽春農民妻自言爲天神所下命爲登女營衛帝室飲人以水及以洗瘡或多愈者于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及帝疾飲水無驗於是殺焉今世妖民往往以聖水愚人其術相傳蓋自漢已然矣

知書錄

卷九

六

識緯

凡識緯之書皆言將來之驗識者緯也言其義纖微也緯者經也緯有七緯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又錄書識云亡夏者桀蓋識書出于夏時周宣王之世有厭弧箕服之語卽其識也而張衡以爲起於哀平之世王莽攝政假稱符命以惑衆因而篡位光武誅莽復崇信而表章之最爲光武之病光武每事俱以識定嫌疑桓譚曰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今諸巧慧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可不抑遠之哉帝後

有詔會議靈臺所處日吾欲識决之譚然良久門臣不讀識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欲斬之良久乃解蓋光武未中興時其先有以赤伏符上者故帝篤信之夫異端邪說間有驗者豈足以取信哉劉歆信之公孫述作亂東都儒者傳而習焉乃有引之以釋九經者歐陽修請詔儒臣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卒不果行今若遵歐陽所言刪去讖緯亦絕邪歸正之道也

呪詛

呪詛本祝詛俗作呪詛詩大雅侯作侯祝作音詛祝音畫訓怨謗也書無逸篇否則厥口詛祝是也周禮詛祝

知新錄

卷九

七

掌盟詛之祝號詩小雅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犬豕雞刺其血以詛盟孔氏曰詛小於盟鄭註大曰盟小曰詛是則誓於鬼神又非怨謗也左傳季武子作三軍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是也左傳祝有益詛亦有損則呪與詛又分爲二一說祝爲吉祝詛爲惡祝故說文謂祝爲祭主贊辭而詩工祝致告禮祝以孝告亦與怨謗之義別蓋祝本有二解今世祝字作吉解呪字作惡解梵書譯音不譯義呪在印度曰佗羅尼譯漢語曰明日呪曰真言皆是也唐貞觀中西城獻胡僧善呪術能生死人大宗令人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傳奕曰此邪

法也若使呪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呪奕略無所覺須臾胡僧倒地若有所擊更不得蘇出隋唐嘉話宋陳仲微爲莆田尉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過寺其徒文揭其事以爲冤旦暮呪詛莫省爲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其僧無疾而死出宋史本傳可知呪詛之說出於邪術夫邪豈能害正哉

何見鬼

嚴鎮有張孟鐸不知何術而言事甚效人號爲張見鬼按主蜀時有何奎術數通神人號爲何見鬼唐時遂寧

知新錄

卷九

八

有馮見鬼似有所覩言事如神有林泳者謂安有生人而終日見鬼不信其術馮于是言林陰事林乃慚懼

靈姑

今世有婦人腹中作聲能知人吉凶俗謂之靈姑無知女婦皆信之此事之最不足據者按後唐明帝微時宿雁門逆旅逆旅媼方娠帝至不具食腹中兒語曰天子至宜速具食聲聞於外因親奉庖爨且道娠子腹語事帝曰老媼遂言懼吾辱耳棠謂靈姑腹語即因娠子腹語之事而以誑愚人也

神樹

郿原避地遼東得遺錢拾以繫樹枝而繫錢者多因謂之神樹原悲其由已而成遂辨之王棠曰韓昌黎作木居士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可知凡事不可不慎之始也

金佛

霍去病過焉者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曰西方金人爲祭之主西方屬金今金佛是也漢明帝夢金人傳毅曰身毒有其道者號曰佛得無是乎於是遣使身毒圖其形此中國有佛之始

佛書入中國

知新錄

卷九

九

佛書不自白馬載經始來中國其先周時已入中國人爲築高二臺故知秦之先已有其書隋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遭秦火是以湮滅劉向列仙傳云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二人已在佛經漢哀帝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口傳浮屠經明帝時傳毅對帝之言皆是佛書使自明帝時始來毅安能先知其旨故知漢時其書始廣而其教則自周秦已然矣

寺院

漢明帝以佛爲六卿之職故其廟曰寺與鴻臚等寺同院者與局院同明帝欲於東都門創白馬寺此寺院之

始也

觀世音

觀世音之先有佛名觀世音教觀世音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卽授以佛名爲號楞嚴經又云世界因動有聲因聲有色因色有香因香有觸因觸有味因味知法六根妄想妄想成業性故十二區分由此輪轉獨觀世音從聞根入者以受害之源在因動有聲也聞根返源則六塵皆解脫矣蓋六根中見鼻舌身知五根皆不能獲圓通惟有耳根從聞中入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救世一切苦是以觀世音之名徧十方界也

知新錄

卷九

十

寺門四金剛

寺門金剛各執一物俗謂之風調雨順手執劍者風也執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也執蛇者順也獨順字思之不得其解升菴藝林伐山云執蛇者蜃也蜃形似蛇而大與蚌蜃同物異音耳

彌勒佛像 三道寶階 佛足跡

宋釋法顯佛國記晉義熙十二年法顯方圓長安云陀羅國昔有羅漢以神足力將一巧匠上梵術天觀彌勒菩薩長短色貌還下刻木作像前後三上觀然後乃成像長八丈足跌八尺齋日常有光明諸國王競與供養

今現在然則今日之彌勒佛像乃匠工三上天而後模得之者與他佛像不同又云天竺諸國嘗有佛遺跡此亦欺世之談與蜀之五丁足跡華山西施足跡同一荒唐也又云佛從天上下時化作三道寶階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右邊執白拂而侍天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邊執七寶蓋而侍諸天無數從佛下佛既下三階俱沒於地餘有七級現後有阿育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看下至黃泉根猶不盡王益信敬即於階上起精舍當中階作丈六玄像精舍予謂佛以清淨為教金銀七寶則全是富貴習氣當不應

知新錄

卷九

主

佛經諸名義

爾爾此皆釋氏欺人之言夫佛行任隨心何必有階何必有級從天下地步步從階上行亦殊苦矣曰七寶曰金曰銀者以世人嗜欲過盛故言此以聳動愚頑耳
大通 天眼通 宿命通 漏盡通 慧解 三明 解脫在心
阿闍黎 正弟子過失也 五衍即五乘 一人二天三聲
六度 日精進五日戒三日忍辱四 三幡色空二
也觀 二諦 俗諦真諦忠孝 阿 無 攝多羅 上三 正 藐
也三 正 菩提 也猶云無上正等正覺也 心經 波羅蜜
多到彼 摩 法 迦羅 時 達摩 法 南無 歸命 信

佛也 菩提 覺 菩提薩 生也 阿羅漢 離諸 惡也 彌
勒慈氏 維摩詰 淨名 婆羅門 梵志 解支 獨覺
比丘 乞士 上乞法 禪那 靜慮 般若 慧 三昧 正受
瑜伽 相應 般 也 涅槃 出 煩惱 宰堵坡 塔 茶毘
亦云 闍維 焚燒 僧伽藍 衆園 娑婆 堪忍 羯磨 法
辦事 剎那 迅速之 阿蘭若 閑靜 俱 猶 八關
齋 一不殺 二不偷 三不淫 四不妄語 五不
飲酒 六不坐高廣大床 七不着花鬘鬘珞不用香
油塗身薰衣 八不自歌舞不往 五辛 一葱 二蒜
臨不遇中食此八戒名爲八關齋 五辛 一葱 二蒜
云胡安或云雲臺或 袈裟衣 離染服 出世服 離
塵云 消痰 衣制煩 健推 凡有一箇銅鐵名者皆
蓮華服 關色服 健推 凡有一箇銅鐵名者皆
板木砧 鑊有聲可以集衆者皆 阿 無鼻 救地 最下 獄
名健推 指鑊指鐘指鼓皆可用 阿 無鼻 救地 最下 獄
拘局不得 蘭若 處 雞園 家處 梵言吃栗多
唐言賤人 鹿園 在羅茶 雁堂 爲佛作堂 鶯嶺 佛
居 祇洹 林樹名梵 奈苑 香城 香界 佛 花界
蓮宮 香阜 寺 香宇 上 金界 金地 福界 皆佛
仁祠 後漢 須彌山有青鸞伽藍 楞伽 此云不可往
能到此 沙彌 慈悲之地也 六塵 色聲香 一切
佛皆有 三身 一者法身謂圓心所證二者報身謂萬善
所感三者化身謂隨緣所現今釋迦牟尼佛者法身久
證報身久成今之出現蓋化身耳 妙記 頭陀 卽杜多猶

人誤以杜
多爲頭陀

三昧卽正定亦云正受圭峰云不受諸受名爲正受遠
法師云夫稱三昧者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
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
徹 和南 和南卽中華之拜也僧家用
而淨化帟中非僧亦用和南

道家貞一儒家致一釋家三昧言一卽有二遂至於三
言三卽昧在其間

四諦苦集滅道是也 苦生老病死集骨肉
財帛滅滅道修行 經云見苦斷
集因滅脩道

聘六通之神騁乘五衍之安車
知新錄 卷九

三緣第一爲了自己輪回生死二爲紹隆三寶三爲六
道四生皆令解脫

五濁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
四觀觀生如石女之懷兒觀住如陽焰之翻浪觀異同

浮雲之萬變觀死猶狂花之謝空
四大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毛髮爪齒皮肉筋骨腦

髓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涎沫津液淚精氣大小
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精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

身當在何處 經
七聖財人生世間禍福從口生當護於口甚於猛火猛

火能燒一世惡口能燒無數世猛火燒世間財惡口燒

七聖財七聖財一信二精進三戒四慚愧五聞捨六忍
辱七定慧七者能資用成佛故名財 報恩經

慈雲欲卷慧日將昏
維摩經以不思議爲宗金剛經以無住爲宗華嚴經以

法戒爲宗涅槃經以佛性爲宗
千千重數故曰三千千過復千故曰大千

心燈夜炳意蕊晨飛
早起諸天食日中三世佛食日西畜生食日暮鬼神食

佛制斷六趣因令同三世佛食
知新錄 卷九

開熙寺元有釋迦藕絲袈裟爲千載之異物爲賊劫分
與其妻當時手指節節墮落 微戒錄

陳思王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岫裏有誦經聲清道淡
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歛襟祇敬有終焉之志

卽效而則之今梵唱皆植依擬所造 異苑
齊僧辯能作梵契等音義云契之一字猶言一節一科

也
四姓 刹帝利 王婆羅門 高行 毗舍人 此土 首陀 卑下 隸之屬

望僊貫休詩夜雨山草濕爽籟雜枯木閑吟望僊傷清
絕過於玉

雞園也昔有野火燒林林中有雉入水漬羽以救其焚
或云卽雞頭摩寺

須達長者施園祇陀太子施樹爲佛說法之處又云布
黃金卽祇陀太子園建精舍爲佛居之處

諸大乘經爲滿字無欠少之義小乘諸教悉爲半字義
未圖故云半字涅槃經

瑜伽之建寶塔百鬼助以日工雀離之起浮圖四天扶
其夜力 乾陀國都城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

步所謂雀離佛國也

舍利卽骨身有三種骨舍利色白髮舍利色黑肉舍利

知新錄 卷五

五

色赤菩薩羅漢亦言三種若是佛舍利推打不碎若是

弟子舍利推擊卽破矣

如來

多陀阿伽陀翻爲如來金剛經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
爲如來此以法身釋又第一義名如正覺名來此以報
身釋成實論云乘如實道成正覺故名如來此以應身
釋道院集要云本覺爲如今覺爲來故曰如來佛書雜
說云如者來之體來者如之用

釋迦牟尼

卽能仁寂默也能仁是姓寂默是字姓從慈悲利物字

取智慧冥理利物故不住涅槃冥理故不住生歟

菩薩

卽菩提薩埵也經疏釋菩提名佛道薩埵名成衆生天
台解云用諸佛道成就衆生故名菩薩也

釋

僧家不用姓而稱釋起於衛道安以爲大師之本莫過

釋迦乃以釋命氏

北宗南宗

神秀師事五祖弘忍弘忍演器異之謂其懸解圓照張
說嘗問道執弟子之禮退謂人曰禪師威德巍巍王霸

知新錄 卷五

五

之器也初神秀有同學慧能者其行榮相埒住韶州廣
果寺神秀作書邀之能以南中有緣竟不渡嶺而死天
下乃散傳其道謂神秀爲北宗慧能爲南宗有問六祖
頓漸二義六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
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祖滅後二十
年間曹谿頓旨沉廢於荆吳嵩嶽漸盛行於秦洛師入
京天寶四年方定兩京南能頓宗北秀漸教

金地藏

金地藏能詩喜時人紀事云新羅國王子也至德初落
髮航海隱于九華山今世所稱地藏王菩薩是也

塑佛

劉元字秉元善塑佛像元世祖建大護國仁王寺凡兩都名刹有塑土範金搏換爲佛出元之手天下無與比所謂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像也搏換又曰脫活京師語如此

佛經乃文人所作

昔去蕪在日嘗言及楞嚴曰此房宰相所作非真佛語也近觀分甘餘話云前輩常云諸佛經多出六朝唐人文士之筆觀唐貞觀中令玄奘法師譯諸經有釋經之士又諭有不穩當處隨即改正則所云出文士之筆信

知新錄

卷九

七

然棠謂西域之有佛經如中國之有六經而梵音與中華之語音則異故佛經必翻譯而後成今文使六經傳布外國外國亦必翻譯而後得其解義稍模糊則失旨意然則今之經文爲文士翻譯其爲失其旨意者多矣宋天聖八年中散大夫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權判吏部流內銓上護軍瑯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實食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王隨撰首楞嚴經疏序云般刺譯其義房相筆其文而長水沙門于瘡釋此經十門分別於八傳譯時年下云大唐神龍元年中天竺沙門般刺蜜諦於廣州制止道場譯先是三藏將梵本汎海

達廣州制止寺遇宰相房融知南詮聞有此經遂請對譯房融筆受烏長國沙門彌伽釋迦釋語則是今之楞嚴出於彌伽釋迦之釋語而房融秉筆而書之者也夫字三寫而全失其形安知房融之筆能合彌迦之意而彌迦之語又能一一盡如佛語乎因讀分甘餘話書此以爲文人捉筆之一証

袈裟

袈裟梵音迦羅沙曳云不正色也字本作袈裟又爲毳毼又爲迦沙西域記云覆腋衣竺道祖云魏時作此衣綴於左邊祇支上今所謂七條衣是也又七條曰鬱多

知新錄

卷九

八

羅用三種極壞之色青也黑也木蘭也青是銅青色黑是雜泥色木蘭卽樹皮色皆不正之色也葛洪撰字苑改爲袈裟正韻引內典以毛爲之正字通謂釋氏戒殺必不緝毛爲衣况僧服離塵衣無垢衣毛則不能無垢塵也不達物理互相承譌棠謂西域極寒之地僧服毛衣不得謂之犯殺戒况佛可以白牛糞泥壁可以酪充腸有垢無垢豈在毛上字書引証緣由未爲不是則天朝僧法朗等賜紫袈裟僧之賜紫自天后始然與袈裟命名之意遠矣李群玉惱僧自證詩云常聞天女會玉指散天花莫遣春風裏紅芳點袈裟古夫子亭雜錄云

架字從木作去聲必有依據

藝林伐山云袈裟一名水田衣又名稻畦被王維詩吃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又王少伯詩云手巾花氎靜香被稻畦成一名無垢衣一名忍辱鎧一名去穢衣一名無塵衣一名逍遙服

傳衣

曹溪今有金縷僧伽梨衣衣似今羊羖褐衣而間以金縷有云是釋迦佛所遺有云是達磨所遺有言是武則天所賜郭青螺云考達磨傳法慧可命之曰我傳汝法並授汝僧伽梨寶鉢以爲法信惟恐後世不信其師承

知新錄

卷九

九

汝宜持此爲驗以宗其定趣吾沒後二百年衣止不傳後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弘忍曰受命之人命如懸絲此後傳法毋傳衣鉢於是竟止不傳慧能坐化後肅宗慕其道詔取衣鉢就內瞻禮代宗卽位夢尊者請還衣鉢卽詔使臣持還曹溪傳衣之始末如此達磨長逝自梁至今約千餘年而衣貯曹溪完備如故夫金石之刻其質本堅如周之石鼓秦太山碑晉鐵柱之類是也而金縷甚脆草木之生如孔之檜子貢之楫老之栢漢之松是也而金縷無根然歷千年不壞是豈無尸之者耶嗟乎庾嶺之爭惠明不能

舉肅宗之取唐宮不能留寶鉢之碎魏莊渠不能並碎其衣故今宇內千年之物獨此衣存棠謂佛法之傳在法不在衣紛紛議論皆在衣不在法以指指月月不在指上指上覓根由終是鑿舟求劍也

佛號

曜仙原始祕書曰胡稱佛爲牟尼者謂德同仲尼也喪門曰比丘者謂德同孔丘也女喪門曰比丘尼者謂德同孔丘仲尼也李止園云西域人言西方有佛三尊一爲仲尼一爲金佛一爲活佛若然則佛國亦重孔聖人耶

知新錄

卷九

辛

月齋十齋日

唐武德元年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斷屠十齋日一八四五八三四八九十是也釋家謂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月五月九月照南瞻部州故唐朝此三月不行刑不上官不屠宰後代皆循其教妄誕可笑

僧尼

漢時陽城侯劉俊等出家僧之始也劉俊之女及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念珠

數珠梵語鉢塞莫梁也瓦釜漫記念珠乙百零八粒十

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準一歲之義

數珠有一百零八者棠謂楞嚴有佛說神咒令人誦一百零八徧誦云誦咒百八表滅百八煩惱也然則百八之數亦表滅百八煩惱之意

清異錄云和尚市語以念珠爲百八九乘休見人執念珠則喜曰手中把諸佛窖子未見有墮三塗者也

永隆雨

明太祖最喜僧常將僧皆埋於土僅留首在土外命曰鐘頭會有一僧鐘一首復生一首如是數十次太祖

知新錄 卷九

圭

始已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沙彌至者三千餘人中有冒請者帝怒命皆戮之吳僧永隆請焚身以救免帝允之永隆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侍曰煩語陛下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乃秉炬自焚異香逼人羣鶴舞於龕頂太祖乃宥三千人時大旱以所遺香禱雨即應上曰此真永隆雨也製詩美之查明高祖時高僧叠見奇異之事頗多蓋由高祖不信佛法故佛教亦作仙家伎僧伎倆也

沙門

其先本喪門謂僧死其徒守塚門而居也晉時惡喪字

改曰桑門梁以沙爲僧家塔塚又曰沙門

塔影

塔影僧家以爲神異梁武帝疑之乃置一木於地環以小房皆用窓眼試之其木影果倒懸於房內方知天光倒射之影非靈異也輟耕錄云平江虎丘閣版有一竅當日色清朗時以掌大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於此見之但頂反居其下耳此因有象可寓非幻出者松江城中有四塔西曰普照又西曰延想西角超果東南曰興聖夏監運家乃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挂有一塔影長五寸許倒懸於西壁之上不知從何而來然不

知新錄 卷九

圭

常有或時見之焉又不可曉也西陽雜俎云揚州東市塔影忽倒沈存中謂大抵塔有影必倒福州萬壽塔成都正法塔蜀州天目塔影皆倒或在天窓或在廊廡而影正數尺亦難以理推也金陵瑣事云牛首山禪堂右傍門隙內塔影倒置射紙上陰暗皆有呂涇野太史辨其塔尖自門孔中透入故有影未知是否又邢有都邢太史乙鳳公之猶子有夙悟登姚允吉樓望見長干浮圖曰此影可射而入也遂爲閉窓戶止留一指頂大隙斜對日光處塔影宛然人矣棠謂此理終難窺測如吾所居之地名曰巖鎮有南山社樹極大故老云其影落

於休寧某氏之樓相隔四十里此更不可解也

剃頭書

投簪落髮出世舟航又曰落髮除煩惱又類要云覆以慚愧之衣落其煩惱之髮然則髮爲人煩惱之根耶或曰素問謂爲腎之華在髮王冰註云腎主髓腦者髓之海髮者腦之華腦減則髮素草木子云血之榮以髮煩惱乃血氣所使不留血氣所使煩惱自然無也然僧家性氣未因髮之有無爲增減也金色女白文殊聽我出家非以自剃髮爲出家若能發大精進爲除衆生一切煩惱是名出家非以阿蘭若獨坐思惟名出家能於汝

知新錄

卷九

筆

生死流轉中以定惠方便化令解脫是名出家人有勸劉淨翁捨俗出家黃山谷謂淨翁在家出家無俗可捨戲作頌云淨名龐老總垂鬚君幸元無免破除心若出家身若住何須更覓剃頭書

元朝帝師發思八

讀書後云帝師發思八史云八思已又曰八馬皆誤也其制詞稱名班彌怛拔思愛其文始全而賜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聞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蓋自有釋氏以來其光顯尊重未有過焉者也心印不如達磨神足不

如圖澄開敏不如羅什記臆不如一行不過小持法咒唄而已而猥被世祖之寵秉華夷釋教之權不亦幸哉

佛法如燈籠

元大德間僧膽巴者爲帝欽敬太子病瘕薨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耶荅曰佛法譬猶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棠謂佛法如燈籠此語趣甚然則人亦安用事佛耶

黑衣

南史云沙門惠琳文帝喜其論議權倖宰輔賓客填咽

知新錄

卷九

語

孔顗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棠謂唐有白衣宰相不意復有黑衣宰相也又稱佛門有曰黃面夫子見宗炳明佛論有曰毗曇孔子見稱慧嵩法師有曰東方聖人見伽藍記曇漢爲西域讚歎三者皆引佛歸儒可爲一笑也

布施

布施二字見於佛經而莊子外物篇云儒以詩禮發冢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是布施二字周時已有此語

佛光

廬山文殊臺每日不時現佛光見則能照人影甚奇續高僧傳有僧智藏宿靈曜寺夜暫用心見有金光照耀一室問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施虹玉與凡次家兄在黃山慈光寺殿中宿亦見有金光照耀一殿人皆稱爲佛光施謂山出殊砂山體屬火故湯泉亦作殊砂香氣此乃山川蒸鬱之氣逼迫而成此說頗有理智藏所云僧家欺人伎倆不足信也考楞嚴經迴佛慈光向佛安住之語故黃山取名慈光楞嚴又云猶如雙鏡光明相對其中妙影重重相入名迴向心等語案詳經中迴向之說必由妙力方能如是乃山中遊覽者常常

知新錄

卷九

壹

見光可知不因妙力亦能如是也楞嚴十地又云淨極明生名發光地予謂此理不獨在人山亦有然黃山一塵不染可云極淨則發光之說其亦此意也乎

涅槃

道宣法華經序云闢圓明之界廣納於無邊開常樂之門普該於有識又云圓明如來之藏常樂涅槃之界如來世尊既自證得廣說妙法開方便之門示真實相令諸有情普皆悟入故金剛經云所有一切衆生之類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智度論云涅槃城以空無相無願爲門注云拘尸那城北阿利羅跋提河此譯爲

有金河河畔有娑羅林如來於此娑羅林中入於涅槃多心經注梵語涅槃此云無爲楞伽經云乃不生不死之地一切修行之所依歸佛說施燈文云願一切衆生皆得涅槃微妙光明至涅槃者有微妙光明人誤認以爲死非也案謂世之愚人妄言涅槃皆此種語誤之也

泥洹

遠法師泥洹論云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唐法林破邪論云佛有真應二身權實兩知三明八解五服六通神

知新錄

卷九

貳

力不可思議法號心行處滅其道也運衆聖於泥洹其力也接下凡於苦海

水懺緣起

佛祖統紀謂知玄法師自成都謁僖宗優禮之賜號悟達尋歸九隴定中見菩薩摩訶說法言訖即隱俄見一珠入玄左股隆起痛甚上有冕錯二字玄知夙業即右膝安卧而逝世言玄之前身漢州三學山知鉉法師臨終感病與玄正類及攷神僧傳知玄邂逅一僧患迦摩羅疾候視無倦至別僧曰子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隴山相尋二松爲誌後玄居安國寺僖宗禮之賜沈香

座忽膝生人面瘡眉目口齒俱脩以飲食餵之則開口吞啖因憶僧言入山尋訪二松之間佛寺儼然故僧出迓甚懼遂留止宿告以所苦曰無傷也山有泉旦灌之卽愈及明至泉所方掬水際瘡忽人語曰未可也公不讀西漢書乎曰讀曰既讀之寧不知袁盎殺晁錯乎公卽益後身吾乃錯也累世求報于公而公十世爲僧戒律精嚴不得其便今公受賜過奢名利心起故能害之而迦諾迦尊者以三昧法水洗我我去汝不爲怨矣玄乃掬水洗之痛徹隨絕而復蘇遂愈因顧寺無覩矣玄因卓錫其地述水懺三卷觀二本所傳雖一知玄前身

知新錄

卷九

七

袁盎而其事無一同者第其爲冤報則一耳

寄庫

寄庫之說徽俗婦人更信凡作佛事多燒紙錢名曰寄庫查通考載云十月十五爲下元節是日進梁國主與押番臣僚望木葉山奠拜用番字書狀同焚云寄庫木葉山在蔚州馬蘭峪外諸山國初三衛地也龍舒云通覽佛藏無陰府寄庫之說譬如有人不爲君子之行交結賢士乃寄錢司理院獄子處待其下獄則用錢免罪豈下謬哉

佛曲

永樂四年迎西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師車駕往視無拜跪禮合掌而已五年啓建法壇於靈谷寺薦祀皇考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十有四日卿雲天花甘露甘雨舍利祥光青鳥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栢生金花徧於城都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施繞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稱賀自是上潛心釋典焉後御製佛曲並刊佛經以傳東甕陳建曰番僧善幻無亦其幻也歟棠按今世佛曲乃永樂所作永樂英武之主其敬信佛法實因祥異屢見按頌佛曲之後五色圖光彩雲滿天雲中見菩薩

知新錄

卷九

七

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凡頌佛曲之處皆有祥應此其理實有不可知者學者信道不篤必爲所愚是以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

見在佛不拜過去佛

宋太祖幸相國寺至佛前問當拜否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上微笑而頷之遂以爲定制後行幸焚香不拜也

闕道敬人

邵堯夫見佛老像不拜伊川遊僧舍命後生坐莫背佛像門人曰先生闕佛今何敬也伊川曰平日所闕者道

也今日所敬者人也且佛亦人耳想當時亦賢於衆人者故闢其道而敬其人

僧犯色戒

晉書云符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卽遣呂光西伐龜茲光與什同來堅爲姚萇所害姚興迎入長安待以國師禮嘗講經艸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僉障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天竺僧耶舍

知新錄

卷九

義

秘密教

胡僧以咒術迷人令男女交合磨臍過氣演種善根傳佛子佛胎之說謂之秘密教又按元時胡僧哈麻等進房中運氣行淫之術號演揲兒法元帝皆習之今傳西域有歡喜佛像人爭奉之此皆不可致詰也

老子非異端

弁州云按太史公傳老子謂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聃字伯陽周守藏室史也居周之衰迺遂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又云老子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養壽也又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于段干宗之後假仕于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太傅其本末甚明然自太史公言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寡功道家宗老子而儒者宗孔子孔子之教蓋萬世人主取則焉而其徒不明兩家之

知新錄

卷九

辛

始所合遂抑紂老子以爲異端而老子之徒其庸鄙詭誕者觀西來之跡宏奇高大炫耀一世遂不暇與吾儒辨而更竊漬其餘瀋以求與之角而並傳蓋豔釋迦之稱累劫則謂在伏羲爲鬱華子在祝融爲廣壽子在神農爲大成子在軒轅爲廣成子在少昊爲隨應子在顓頊爲赤精子在帝嚳爲錄圖子在堯爲務成子在舜爲尹壽子在禹爲真行子在湯爲錫則子在周始爲老子夫軒轅之世廣成居崆峒千七百年而其後猶未已也遠者姑亡論已前是而爲廣壽爲大成後是而爲隨應爲赤精又何人耶且堯舜禹非異代也一時而爲三子

何遷逝之速耶三代以還賢公卿非乏紀也又何爲而不一及也乃至謂老子生於商爲周文王守藏史曰燮邑子武王時遷柱下史成王時守故官爲經成子遂西遊流沙康王時復歸曰郭叔子昭王時復西邁云云蓋又傳會化胡經之說也奇釋迦之有三十二相及七十二好相則亦曰七十二相八十好相也偉釋迦之長丈六尺則亦曰丈二尺也不知孔子九尺六寸人以爲長從而異之若丈二尺而人不怪且駭者未之有也且史何以不載也夫老子異人也其化而爲太上靈真至尊也又奚必借西方之事而矯飾之然至儒者之所抑絀

知新錄

卷九

聖

而指爲異端者又可笑也老子往往皆格言其體至虛而不無其用至大而能泯其跡精以治躬粗以治天下取之固逢原矣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知言哉君子之于世甚無樂乎其名也仁義也孝慈也忠臣也其名不得已而有之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者絕其名復者復其實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謂倚伏貞勝造物若誘人而使之盈蓋使理國繕身者於張強興與之際懷然而思警也非以導人巧也夫不得老子之所以立言不

解其文義而妄爲之闢苟卿氏所謂賤儒也

辨老

或云老子在越爲范蠡在齊爲賜夷子又爲陶朱公按此三人卽范蠡也范與越王囚於石室嘗屎飲尿亦以其矣子復被戮於楚何不行其術以自免乎追天地經云老子託幽王皇后腹生卽幽王之子也幽王爲犬戎所殺何不行術以救君父乎化胡經云老子在漢爲東方朔漢武窮兵疲役中國豈不知兵者不祥之器而爲之諫諍乎總皆爲其術者推崇過甚故紛紛欺誑如此

張天師

知新錄

卷九

聖

弇州云天師一傳蓋因世譜而作其牽合傳會不可言請得而條辨之其云和帝卽位聞其有道以三品印綬徵是時漢未有三品也徵爲太傅封冀縣侯此又因卓茂事而傳之者也太傅位三公上大邑通侯豈平世而遽及草野且此豈細事而史冊之不載也神符所受能執筆一遙書而千萬鬼衆俱死又能使之活則一時西川之屬太上固願指請之而有餘又何必縱之爲害至極而假手天師制之也陽都之人多浚山窮谷王法所不及施故天師以便空攝之彼地卽生齒亦不過數萬耳何以有三萬六千種外道也夫一畫而能殺鬼太上

知新錄

卷九

七

實授之而又責其過當殺氣穢空者又何也張魯以漢中降魏封侯善終史傳甚明而云不受封爵白日昇天且曹子建著論稱其時道術之士甚詳而不及魯魯子衡隗俱無所謂奇術者而况上昇也且豈有子女十餘輩累代昇天而無一紀者自晉世而昭成而椒而仲同而迥而符而子祥而通而仲常而光而順而士元而修而湛而秉一而善而季文而正隨而乾其壽高者皆百歲小亦不下九十何至乾曜召見之後子孫之壽皆與常人等蓋前代系數不明而又少則不得不以壽彌縫不明則可以影響故也大要與鎮南而後其印劍符

籙雖存而未必一一修持其修持者未必一一皆驗至宋真宗之世頗好其事以故稍稍出而應之然亦無可以聳動者至宣政而虛靜先生繼先出其僞儻變幻君臣各相競爲文彩而其後人因之有世譜耶真誥雖時時稱天師第呼之曰陵耳亦不甚重之王棠曰古之所謂佛老者佛與老氏之學也世說云二郝奉道二何奉佛世說注云郝情與弟曇奉天師道則是天師爲道教者則自二郝始也李膺蜀記曰張道陵避瘡病於丘社中得咒鬼術書遂解使鬼法入鶴鳴山自稱天師漢熹平末爲蟒蛇所喻其子衡奔走尋屍

無所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生糜鶴跡置石崖頂至光和二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衡爲系師衡子魯爲嗣師以法惑亂天下爲叛漢之賊臣然則今之所傳張道陵者乃蛇腹之餘贅耳

相傳宋時林太守送張天師於獄中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朱子嘗謂門人言張者一時人皆信之而林獨能名其爲賊其所奏必有可觀其疏今不傳其事不知當時何施行也元之世正一教主天師尊寵甚至明太祖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命去其舊稱俾爲真人秩正二品按天師二字見於莊子徐無鬼篇黃帝將往具茨之山遇牧馬童子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漢張道陵僞以爲號

知新錄

卷九

七

天師玉印法劍

宋周公謹雲烟過眼錄云三十八代天師張廣微所藏有玉印一鈕其文曰陽平治都功印法劍一口玉靶靴上兩面皆有篆字二行十餘字劍長四尺許兩面皆細篆金作法篆其一面畧記有風圖四卯月內有兔春夏秋冬其下三台北斗其一面字不能辨最下作雲電二字劍兩面俱有鋒銛無缺蝕蓋自漢到今千七百年累代所持以立教者止此二物耳

宮觀

宮者天帝所居之室與帝王宮闕同皆稱曰宮觀天子居上以臨下之所也黃帝內傳西王母授帝白玉元始真容置於高觀之上周穆王尚神仙召尹軌杜冲居終南山尹真人草樓之所因號樓觀此道觀之由來也下望上曰觀音上視下曰觀音

五君栢梓文

大老君

西海君

東海君

知新錄

卷九

美

真人君

仙人君

右五君栢梓文十五字予所見者已裝治成帙不得詳其形製五君之旁有栢各三徑三寸餘其中者圓若碑碣之穿上下二棧則增福不勻亦有闕其一者藏碑若歐趙皆所無有復不見於諸家雜說中殆莫知為何物獨武陽黃伯思長膚作洛陽九詠其瞻上清一篇中云窪梓五兮石栢九饗西后兮殿東后所注甚詳今併錄其詞云瞻邛阜兮北睇眇瘳題兮雲際羌胡為兮斯宮肇先唐兮六世唐初北邛有老子廟開元末廟北別

建玄微觀後 日上清言 蕊殿兮穹崇桂棟兮椒墉綺疏晃兮杲

日瑤鐸韻兮會空裁雲冠兮紛羽袂颺為車兮鶴為驥暖羣真兮飛駟悉雲從兮仙李日旂兮霞旆騰玉

虬兮沛艾欵祖祀兮肅祇璩璫瓊章兮綵繡唐明皇朝

詩官有 煥妙繪兮秀發五龍儼兮千鶴列悼雨駿兮璫

蒙隨一掃兮烟滅官壁有吳道玄畫即杜甫稱五聖

有吏以其故暗刻而更畫森羅妙絕之迹一旦掃鬱地矣李西臺見中得數像真齋壁後為大水所沒鬱

梁子兮翠枝樛藏史西兮麗紺牛度函關兮伐邈木

何為兮此留殿後有古木相傳名梁子木老窪梓五

兮石栢九饗西后兮殿東后若胚渾兮自然差渺茫

知新錄

卷九

美

兮難究官中有方石上列圖穴五號穴九俗謂之九

西海君字與漢人隸法同其穴大老君真人君東海君

世所作以祠真仙耳圖者代梓樛者代栢就石為之

若窪尊之類或云晉世仙人白仲理作此栢翠兮梨

鍊丹非也蓋字登類漢世鍊不類晉體 紅金井露兮玉橙風思少陵兮不可再得吟乎山之

側又東觀餘論載政和中黃君瞻上清瑗語云此碑

帙有五君栢梓文故書于右且云欲考栢梓所以者

觀此可知也宣和殿藏碑錄以為漢碑而名之曰真

人君石樽刻石與四老神祚机刻石同帙良由此石

就其上有器物之狀以祀五君故或謂之栢梓或謂

之石樽而黃君之辭可據始知是洛陽上清官中之

物其文唯大老君三字最大蓋尊老子也西海真人
大字却是似晉人筆札豈鐫刻有工拙乎六經無真
字獨於諸子見之延熹中蔡邕作王子喬碑及仙人
唐公碑文皆有真人之稱矣

道品

道家厥品有三一者老子無爲二者神仙餌服三者符
籙禁厭

養壽

神仙傳彭祖曰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冬溫夏涼不
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質幽閑娛樂不致思

知新錄

卷九

七

欲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
八音五色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
能斟酌者反以速患夫遠思疆記傷人憂喜悲哀傷人
快樂過差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
人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

嚙酒救火

樂巴正旦救成都火成武丁於周听坐嚙酒救臨武火
海圖澄於石虎坐救幽州火後漢葛憲嚙酒厭齊國火
樊英亦救成都火邵信臣于丞相匡衡坐含酒救南陽
火予謂水火之災雖曰天道亦由于人事也嚙酒救火

世安有此事術士神其術遂疑以傳疑耳

麻姑

傳稱麻姑爲王方平妹考麻姑壇祠記乃顏魯公所撰
趙道一倚之作蔡經傳中有云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
以五百餘年又說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及姑
取米擲地變爲丹砂方平笑曰姑故作少年戲也吾老
矣不復喜作此狡獪變化而方平傳云平東漢之東海
人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大夫桓帝時主太尉陳耽家
三十餘年尸解而去其終始不過二百歲何得老于麻
姑且各人本傳亦竝無兄妹之語總之神仙紀載類皆

知新錄

卷九

吳

荒唐幻術雖有綜實則離耳

丘長春真人

丘長春見元太祖於西域雪山之陽戒以太怒則傷身
大喜則傷神太思慮則傷氣而惓惓以節色慾爲首旁
及保國愛民用賢薄賦之事太祖性貪淫好殺獨于長
春歎賞不已呼爲神仙錫以便宜金虎符領天下道教
或謂長春能呪水生金蓮花元祖是以信之長春之徒
不能遵其教往往侵占寺刹以爲宮觀或改塑三教像
以老子居中孔子居左釋迦居右或孔釋皆侍立四傳
至蒙奇皇帝用少林僧裕奏辨審得道士李志常等義

隋焚化胡等經斥道士爲僧者十七人還佛寺三十七所又至薛禪皇帝再焚諸道經復僧寺二百三十七所塑像悉令改正而道教屈矣昔寇天時諫之以符籙法佐拓拔世祖世祖因而盡廢釋氏僂僧人寇悔而諫之則無及矣嗚呼其祖爲醫其弟子蓄毒以殺人其師亦烏得無罪哉

灰袋道士

酉陽雜俎記灰袋道士張口如箕五臟悉露然舒虛寂傳中見之又皆瞿天師乾祐弟子必有一誤

張果

知新錄 卷九

美

張果字宙初開白蝙蝠精也葉法善既以太極紫微左仙卿降謫其格高果遠甚何以一泄果宿因遽殞絕耶

燕在閭知新錄卷九終

姪日就

孫

燦正字

燕在閭知新錄卷十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秀水朱彝尊竹垞

婁江倪 遇元夫

梁安黃 袁處實

岑川程渭航子蟠 泰校

八仙

世所傳八仙宋以前未之聞也其起於元乎委巷叢談遂成故事始則鍾離公權嘗爲偏將從周孝侯戰敗入終南山遇東華王真火得道至唐而始一出度純陽自

知新錄 卷十

一

稱天下都散漢呂洞賓崑父讓嘗舉進士不第墮正陽真人得道在五季及宋時化跡甚著而又與正陽度劉海蟾已又度王重陽及何仙姑張珍奴之屬張公諱果隱恒岳中條山見召於唐開元帝與葉靜能諸公比而果最爲長者自言堯時官侍中識其爲混沌初分白蝙蝠精也藍公采和不知何許人恒持三尺木拍板行歌至濠洲乘雲去韓湘子爲昌黎公從子開頃刻花現藍關詩事甚著曹國舅者宋丞相彬子皇后弟少而美姿安恬上及后重之求雲水出家朝賜金牌行天下遇純陽得道何仙姑零陵市人女也純陽以一桃與之食其

半遂不饑頗能談休咎老而解化姓趙而名何今以名行耳又有何仙姑開元中解化合在純陽前李公者裨官俱不載訛語諱元中開元大曆人也於終南山學道四十年陽神出舍爲虎所殘得一跛丐亡者而居之人不得知也此八仙之大較也老則張少則藍韓將則鍾離書生則呂貴則曹病則李婦女則何或云張韓呂何曹漢藍李爲老幼男女富貴貧賤也

上見百一錄及金州雜稿

林靈素

讀書後云余讀宋史林靈素傳怪其誕幻甚夥而無他奇術今覽此傳則又甚矣中間有與史不合者故記之

知新錄

卷十

二

傳言靈素本名靈蘊靈素者宣和所賜名也其所稱以術召致劉后事比之少君致李夫人尤怪偉史云靈素謂蔡京爲左元仙伯王黼爲褚慧而今云蔡京乃北都六洞魔王第二洞大鬼頭童貫則飛天大鬼母勸帝誅之又云與張虛靜侍帝晏游禁中見元祐奸黨碑因與虛靜各俛首致敬上詩云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帝翌日以示蔡京京惶恐乞出而已靈蘊居通真宮密室人所不能入京探知其有黃龍帳金龍牀朱紅几案以爲僭妄而疏論之上卽與京掩入其室則明牕淨几別無一物

京乃伏罪而至云卽時致西王母降于其室則又誕也史言大水犯都城靈素竭其術不能退而傳云水自太子致但請太子拜之當自退其後復上疏云臣初奉上帝命爲陛下去陰魔斷妖異崇大道贊忠賢今蔡京鬼魁童貫國賊任以重權付之兵衛國事不修奢華太甚切忌丙午丁未兵馬長驅腥血萬里兩宮天眷不能保守因乞骸骨歸鄉降詔不允至冬全臺攻之靈素卽日封閉賜物攜一童子步出國門帝賜宮于溫州居之明年八月朔攜奏疏托溫州守上授弟子張如晦偁而化去先於郭外相墓令于穴下更開深五尺見龜蛇卽下

知新錄

卷十

三

棺見五色氣候蓋土卽走至百步外俄而山崩石裂不知所所在帝聞而震悼賜文而祭之其官曰高上神霄玉清府右極西臺仙卿雷霆玉樞元明普化天師洞明文逸契元應真傳道輔教宗師金門羽客冲和殿侍宸行特進太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食邑八千七百戶實封三千戶賜紫玉方符通真達靈元妙護國先生云至淵聖卽位索取元賜七寶珠尋墓所不可得復有雷電蛇獸之異淵聖大驚使使賜御香設醮致謝封爲通真達靈真人據此傳稱爲尙書左僕射趙鼎請後所撰似必有據而史辭第云食邑實封云云

不知政和官制無封邑也

渡河漸羣

北齊寶泰母期而不產有媼教之曰渡河漸羣生子必易從之生泰胡文恭宿詩猶餘仙媼漸羣水幾見星妃度鞮塵

水仙

分廿餘話云水仙之名甚美馮夷爲河伯名曰水仙伯牙從成連之海上作水仙操陶峴泛三舟於江湖吳越閒號爲水仙他如雜妃湘君之屬皆水仙也乃盜賊如孫恩流毒會稽吳興數郡後勢窮投海死其黨亦稱爲

知新錄

卷十

四

水仙甚可笑也棠按西湖有水仙王祠旣曰仙而復加之曰王此如五君杯棹真人君仙人君一樣文法

遊月宮

龍城錄開元六年中秋夜明皇與申天師元之遊月宮寒氣逼人露下沾衣見一大府在玉光中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少前見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舞於廣庭大桂樹下音樂清麗無比龍城錄又云葉法善與明皇游月宮聞奏樂上問曲名曰紫雲曲也上記其音調歸爲霓裳羽衣之曲雜說云羅公遠中秋夜侍玄宗玩月取拄杖化爲銀橋請上同登至大城闕曰此月宮也見

仙姝數百歌舞及回却步其橋隨步而滅明皇雜錄云

中秋夕葉靜能邀上遊月宮及至寒凜特異上不能禁靜能出二丹上服之寒退又云是夕上與太真及葉靜能遊月宮見龍樓雉堞金闕玉扉照耀後西川奏其夕有天樂過以上諸書或言同申天師或言同羅公遠或言同葉靜能語不相孚事不經見定屬子虛烏有之事此不過後人好異喜新妄相記載以尊崇異術耳怪異錄云明皇是夕夢游月宮聞上清之樂因以玉笛製紫雲回之曲予未讀怪異錄心疑其事而無說以破之及見夢遊二字一旦豁然如夢方覺此一夢字真可破千古之疑

知新錄

卷十

五

古之疑

龍從火裏出

蘇文忠云心動則氣隨之而作腎溢則心血隨之而流如火之有煙焰未有復返於薪者也今吾寂然無所引於外火無所麗勢必從水水火合則火不炎而水自上所謂龍從火裏出也

符水呪病

符水呪病最爲妖術轉相誑誘往往爲國家之禍愚民無知動爲所惑甚至大吏亦爲所迷不可不察也昔漢靈帝時有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自稱大

賢良師呪符水以療病徒衆十餘萬皆著黃巾爲幟其原皆起於符水呪病近世朱神仙亦張之流幸斬於武昌是後此風稍息伏讀律文有曰凡假托邪神書符呪水託鸞禱聖一應左道亂政之術爲首者絞爲從者流可謂嚴切而愚民好怪是在有司時爲覺察耳

漸耳

酉陽雜俎曰俗于門上畫虎頭書聲字謂陰司鬼名可息瘧癘也段成式曰儼逐疫鬼立桃人滄耳蓋滄耳卽慄也陸仙曰裴漸隱居伊水時有道士李君善視鬼見漸於伊水上寓書博陵崔公曰當今制鬼無過漸耳然

知希錄

卷十

六

則漸耳卽裴漸也語皆荒唐不足信

金丹

山家清事云金取乎剛丹取乎一不剛以戒慾不一以存誠豈金丹乎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牝之門耳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內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牝戶無所抵觸則精不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于一身而後於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息調心靜則天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久而不爲物奪自可以漸入天道過此又欲三峰黃白之術此愚夫也何足以道蓋自古來未有貪財好

色之神仙也

燒煉

佛臍丹書

南京守備太監劉瑯貪婪而好講爐火有方士每稱帝命以動之饗其財無算瑯有玉縑環方士令獻於玉帝因竊之而去時人爲詩笑之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縑環明弘治閒中官李廣以燒丹被寵謝文正公上疏曰宋徽宗崇信道流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顛覆至于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

知希錄

卷十

七

清龍虎宮神藥祖師皆聞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云云洛陽人相傳明道先生嘗憩一寺夜聞察察聲燭之乃鼠于佛臍中銜一書取視乃丹書也先生如其法鍊月餘人見其屋有火往救非火也因不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卽成金或諷令服食先生曰吾腹中安可著此一道人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簪矣或謂明道不過欲證此理棠謂不然夫佛臍安得有丹書卽有丹書明道亦不如法燒鍊數月此乃後人借名以神其術不足信也

五禽八禽

五禽戲出自華陀云吾有術焉爲五禽戲體中不佳便爲一禽之戲 虎 鹿 猿 熊 鳥王周詩消閒信五禽道經又有熊經鳥申鬼浴猿躩鵠視虎顧鵠息龜縮謂之八禽

布氣

東坡云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爲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而溫也若之蓋嘗遇得道異人于華嶽下云

天地閒一賊

知新錄

卷十

八

明道先生語錄問神仙之說有之曰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閒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閒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

天下豈有仙人

秦皇漢武極好神仙後世言神仙者不絕其流禍實惟二人攷漢武卽位至年七十方罷諸方士每對羣臣歎曰鄉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

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棠歎世之愚惑者燒金鍊藥垂白不休及至老死仍不覺悟故舉好神仙之最久無如武帝而其不年乃曰天下豈有仙人因將此語摘出用以警世使知久好者如武帝亦復如此其亦可以廢然自返也夫

召鶴

本草有云降真香出黔南伴和諸雜香燒煙直上天召鶴得盤旋其上注按仙傳云燒之或引鶴降謙星辰燒之甚爲第一度錄燒之功力極驗然則今日道士之設醮請鶴皆香所致也

知新錄

卷十

九

戶樞不朽

華陀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爲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得一禽之戲子謂今人富貴之後動必乘輿血脈何得流通飲食何得消化是以往往得病戶樞不朽四字非良醫不能有此語

青姑白姑血姑

抱朴子云欲得長生腸中清欲得不死腸無屎○凡人
身有三尸蟲常以庚申日上告天帝記人罪過上尸好
寶物中尸好五味下尸好色慾一名彭倨一名彭質一
名彭矯此三尸狀如小兒長三四寸人既死遂出作鬼
如人生時形象衣服長短親人見之謂是亡人實非亡
人靈也欲得去尸成道必制聲色名利飲食尸能千變
萬化隨欲而歸令人嗜患口深制之法在庚申日夕不
眠以守之令不得訴天帝三守庚申三尸振挾七守庚
申三尸長絕太玄鑊湯煮而死矣令爾精神安令五藏
恬和不復擾擾上尸一名青姑中尸一名白姑下尸一
名黃姑

卷一

名血姑彭爲尸之姓又三花聚頂精也氣也神也

三魂七魄

性理大全云魂爲木魄爲金是金木之數也洛書九宮
之位三居於東東爲木主藏魂者肝也七居於西西爲
金主藏魄者肺也太微靈書云人有三魂一曰爽靈二
曰胎光三曰幽精常呼念其名則魂安人身也第一魄
名尸拘二名伏矢三名雀陰四名吞賊五名蜚毒六名
除穢七名臭肺此七魄之名身中之濁鬼也

杏核丹

杏核丹取白花益母草去泥沙不用水洗不見鐵器用

石杵白搗汁三宮碗硫黃去黑脚淨三兩研極細末同
汁入沙罐煮煮乾添汁儘汁三碗煮乾須初伏時烈日
曝晒夜向月露無月不必露防夜雨儘三伏四十日內
好天晒露爲度每用杏核一枚磨破尖頭挖去杏仁入
水銀一錢再入製硫一分削小薄片降香掩口青布線
十字紮好外鹽泥糊裹如胡桃大記口向上陰乾鍊用
大香爐盛熟灰按一窩放末香一把又按一小窩安放
泥裏杏核再用末香掩蓋手按微緊鬆撒一尖發火尖
上上下下計末香三合香燃煙盡灰冷取出得銀一錢可
見鹽池硝關任意傾瀉

煉丹

卷十

十一

煉丹務須僻靜之處忌雞犬生人煉之人必須澄心淨
慮毋生二念守候丹爐稍不如式其丹即飛

每日取辰巳午未四陽時餘時不煉

急急如律令

袁紹檄豫州曹操檄江東將校部曲其末皆云如律令
李善注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呂延濟謂賞賜一
如律令之法二說小異然大槩皆近之今道家符呪類
言急急如律令蓋竊此語李濟翁資暇錄乃謂令讀爲
零律令雷邊捷鬼善走故云如此鬼之疾速其說怪誕
不足信竊謂急急如律令本符錄中不經之言唐詩中

用之見寒山子集中古文中用之見於昌黎祭江龍文可知此語相傳其來已久登列詩文則爲怪事咄咄昌黎何亦兒戲如此也

彼家我家

見聞錄云徐文貞公於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本日寅時奉肅皇帝密諭云汝茲所對敷以衷言夫神仙笑法官正以己之神未靈却乃自生謗怨且太上修積不知多少歲月彼仙者光將已鍊成了後呼喚風雨此係秘端汝克知之曰不可輕用若次又費去是不惜命何謂修仙又修仙事在二氣親乃能結胎我自去秋二氏各

知新錄

卷十

事

一御至今十數月未幸一御繼因左患益加懼懷然果盈宇宙不過二氣外無一妙也題臣適以修煉之士不可輕用神氣上奏伏蒙密諭臣恭捧讀仰惟皇上於修仙之道已深造其精微如臣臆說不足論也但此義在道德經所謂蓄心印經所謂存守蓋已先發之惟神仙者知而能行衆人不能行耳其二氣親之功夫臣愚昧不能通曉然觀參同契所論似只是煉自己身中陰陽二氣使交媾凝聚至于益加懼懷此則修仙之真基且目下于却疾便可取效者也謹具題以聞本日申時奉說汝謂果懼懷則是却病之本也然金石燥有害草品

止可療常疾內虛或損仙丹亦不能起也至于身中已煉此又絕難亦是成事之者目今必還仍借彼家以資我家方可爲仙修玄聖榔梅歌云大道不離夫與妻焉非二氣決不能成大道也至於我之左患非止病後夫廢理有乘害者所以服藥貼膏只拔去寒邪而受害仍資符水云題伏蒙聖說臣恭捧讀皇上謂金石燥有害草品止可療常疾內虛或損仙丹亦不能起此至言也身中已煉委爲絕難目今必還仍借彼家以資我家仰惟聖見允當但此工夫亦甚不易蓋對景難于忘情急流難于把舵須直有水火不焚水火不濡手段乃能之

知新錄

卷十

事

此玄聖榔梅歌之云所以惟玄聖能行之也蒙諭左患有害乘害者仍資符水云臣謹以仰悉今不知各處所進及中剛等所書孰最靈驗臣無任瞻繫之至謹具題以聞本日亥時奉答汝問中剛等書符某有驗竝無一奇不過依式畫成且如道士既不事父母不贍妻子何不專心教法口我是清微一篆無能曰我是靈寶一事不知徒以吟詠爲上道法不知齋法不講今惟幾個法士略可耳太上戒律初不同釋後世一法繩之至如仙妙委第一難對景無心故曰仙人鐵心釐失斤悞怕人汝謂亦甚不易是矣禮部之論可語于春芳常例二字指

年終說的非開常題伏蒙答諭臣恭捧讀始知今之道士其有名無實如此然亦豈特道士哉翰林官之于文章中書官之于字太醫院之于醫皆此類耳蒙諭仙妙委第一難臣以爲不難則亦不足以爲仙妙惟知其難而慎持之庶可免釐失斤悞也蒙諭可語於春芳常例二字指年終說的非開常臣謹欽遵俟春芳明早來領諭語之謹具題以聞嘉靖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西時奉密汝以我密諭切身大事重謝然宮中無一老成女子內侍未宜論此等今三瑞俱二數我自忽感父天恩示非二悉外皆他物也金丹亦虛名和資卽金丹也

知新錄

卷一

古

我自壬戌秋御三氏至昨四月十一日方一御者左患大得益自飲燒酒回煖活落未有力昨因得彼真氣遂通健已安七分多天恩可不深感也夫以恣淫貪色喪命之具他每名曰修補何曾分補而兩失焉題臣通奉諭以事關聖躬具謝茲又奉密諭荷蒙皇上俯鑒下情臣益不勝感激之至臣惟仙之與凡其懸絕不啻天壤然其辨却只毫釐皇上以仙行求仙是以兩得而世人以欲心求仙是以兩失此豈可以竝論哉臣曾蒙賜諭云仙人鐵心釐失斤悞怕人臣已仰知皇上之于仙修有真見有定力矣臣不勝欽服謹具題以聞右皆肅宗

手札下徐文貞公亦密對不刻文集中味語意肅皇帝志在長生半爲房中之術所誤文貞委曲條答雅寓規諷世以爲文貞贊立不知公之苦心如此棠按儒釋道俗謂之三教而談房術者亦揚揚然以有道自居道乎道乎吾末如之何也已

改元

前代以符應改元此乃最陋之政漢武四十餘年改元十一宋仁宗亦四十餘年改元者九武氏在位二十二年改元十七至明朝惟於卽位踰年方改年號以爲人無二始帝無元年真萬古不易之論

知新錄

卷十

書

三教

白虎通曰王者設三教何將欲反正道也三正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授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此三代之教也漢自桓帝設華蓋以祀老子浮屠至晉其教始盛元帝東遷三教峙立而夏商周三教之名人皆不知反以儒釋道爲三教也

忠實文

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此其大較也然忠

之時何嘗無質何嘗無文質之時何嘗無文何嘗無忠文之時何嘗無忠何嘗無質若必以忠質文劃分三代則是膠柱刻舟之見而非精于論古也卽以周言周以忠厚開基忠則其顯焉者也禮儀威儀其文也先進禮樂其質也若以文勝屬周抑知周亦監于二代乎老泉謂風俗之變由忠質至文其勢至便乃望文而反之忠也如移江而行之山也誠若是則自周至秦漢以迄于宋老泉之意以爲無忠矣無質矣然則乃謂之文乎不謂之文乎彼以爲周末文勝也夫成康之後甫及百年諸侯叛亂朝賀之儀亦缺矣何從有文且天子下堂而知新錄

而矯正之使之不卽於偏則得矣若以老泉謂文之後不能復有忠質則是輕於論後世而竝謬於論三代也是不可以不辯

王者不臣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不臣三何也謂三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不臣三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尙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子無窮故不臣也春秋曰紀季姜歸于京師父母之于子雖爲王后

尊不加于父母加王何王者不臣也人譏宋三世內娶于國中謂無臣也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

故不臣也尙書大傳曰正朔所不

加卽君子所不臣也又白虎通王者有暫不臣者五謂祭尸受授之師將師用兵三老五更世爲諸侯有暫不臣也不臣祭尸者方與尊者配也不臣受授之師者尊師重道欲使極陳天人之意也故禮學記曰當其爲師則不臣也當其爲尸則不臣也不臣將帥用兵者重士衆爲敵國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不臣三老五更

者欲率天下爲人子弟禮曰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王者
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
面而治棠謂前之三不臣在前代後人以客禮待之此
仍存忠厚之意至于后之父母則大不宜后雖與君匹
敵然其權總在於君使以女爲后而使王者不臣則驕
泰僭妄之禍頃刻至矣曹瞞王莽以后父自尊國事至
不可問至于夷狄不臣非不臣也如不來王則亦不臣
之而已後之五誓不臣者尸不臣師不臣三老五更不
臣固也至于將帥不臣此款最妙歷觀往古用兵爲內
臣掣肘轉勝爲敗多矣如漢高用韓信任其施爲亦可

知新錄

卷十

大

見誓不臣之妙術獨世爲諸侯亦有誓不臣之時此語
亦當斟酌夫待之有禮小有過寬恕之可也若以爲世
爲諸侯而亦以誓不臣之禮施之吾恐今之不臣者君
之暫也他日竟不臣者諸侯之常也細看春秋時便知

封禪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馬端臨曰太
史公作封禪書以爲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引管
仲答齊桓之語以爲古封禪有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
三代皆有之蓋出于齊魯陋儒之說詩書不載非實事
當以文中子之言爲正

絕地天通

呂刑王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呂祖謙曰當
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于
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潰亂此妖之所以興
人心之所不正也舜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
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
嚴幽明之分云丘瓊山曰後世不信人道而信鬼道
不行正術而行邪術棄經典之所載而信異端之所爲
蚩蚩之民心無所立而邪俗之徒協之以福害誘之以
福利如漢之五斗米賊宋之喫菜事魔元之彌勒出世

知新錄

卷十

大

皆是假神以作亂也明主知其然絕在地之民使人不
得以妖術以格夫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
其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是則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者也棠謂今世之扶鸞降聖追魂攝魄等術極宜申令
禁止使民心不致惑亂不求無望之福精白乃心絕去
覬覦亦教化之一端也

兵刑合一

後代有兵部又有刑部在虞九官惟言刑不言兵兵蓋
在刑中帝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黃琮
曰虞時兵刑之官合爲一而禮樂分爲二成周禮樂之

官合爲一而兵刑分爲二故蠻夷滑夏亦以命臯陶也
棠按漢書志刑罰而不志兵亦是雜兵於刑罰而言也
所謂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作五刑大刑用
甲兵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以甲兵爲
大刑是甲兵特爲刑中之大者耳所言鋸與鑽鑿等件
當是肉刑所用又按仲康命胤侯掌六師兵司之設當
在有夏之世周之時兵出于農至秦漢兵農遂分至于
今不變然則兵柄之重在後世尤爲切務也哉

六官

六官惟太宰宗伯不言司徒司馬司空以
知新錄 卷十 聖
太宰總御百官宗伯祭祀鬼神非人所主故也

鄉飲

禮記曰鄉飲之義主人拜迎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
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
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
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崇敬則不慢
不慢不爭則遠于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呂
大臨曰因鄉飲酒而射則謂之鄉射鄭氏謂三年大比
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率其吏與其衆以禮賓之
則是禮也三年乃一行黨正每歲國索鬼神而祭祀則

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則黨正因蜡飲酒亦
此禮故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大比賓興賢能二
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
鄭玄曰正齒位者鄉飲酒義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
十三豆七十四豆八十五豆九十六豆是也農隙之時
敬民尊長養老以見孝弟之道棠按今所存者獨鄉大
夫飲國中賢者一條而已按禮記鄉飲酒三條皆主賢
者能者而蜡飲則云正齒位明太祖詔曰鄉飲酒禮敘
長幼論賢良是尙賢兼尙齒也且又曰別奸頑異罪人
主者不發覺全家移出化外此禮在明何其盛哉然因
時苟且爲守者不能選擇執法者又未有移出化外之
事虛文應事徒托之空言可歎也

重本抑末

國之本在民民以食爲天故歷朝皆重農明制農民許
著紬紗商賈止許絹布農民之家有一人商賈亦不許
著紬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商賈不許重本抑末由來
遠矣然農民餬口不給那得問及紬紗又明制教坊司
伶人服綠色良家帶用絹布女妓無帶伶人婦不帶冠
子不穿褶子所以賤之如此今 國家服色制度井井
不紊而有司不克遵行似于尊卑一體商賈尊于大官

農民賤過重僕本末不講安能還朴返淳此亦在位者所宜加意也

兄弟不相為後

日知錄云商之世兄終弟及故十六世而有二十八王如仲丁外壬河亶甲兄弟三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未知其廟制何如商書言七世之廟賀循謂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禘而已徐通亦云若設兄弟六人為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禘唐書禮樂志自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睿玄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為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

知新錄

卷十

七

為後不得為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復入太廟禮官舊史亦但言禮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潁川豫章府君宣帝之曾祖潁川府君宣帝之祖惠帝崩遷豫章元帝即位江左升懷帝又遷潁川位繼七室其貴五世後皆復祔元帝時已世蓋從才協以兄弟為世數故也又遷潁川潁川府君宣帝之祖惠帝崩遷豫章元帝即位江左升懷帝又遷潁川位繼七室其貴五世後皆復祔元帝時已又遷潁川潁川府君宣帝之祖惠帝崩遷豫章元帝即位江左升懷帝又遷潁川位繼七室其貴五世後皆復祔元帝時已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開元初奉中宗別廟禮升睿宗為第七室官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為限而無常數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何休解公羊傳文公二年躋僖公謂惠公與莊公當同

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據大禘如此則廟中昭穆之序亦從之而不易矣

鄭萬斯大本之立說謂廟制當一準王制之言太祖而下其為父死子繼之常也則一廟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為兄弟相繼之變也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匠人營國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則知同廟異室古人或已有通其變者正不可指為後人之臆見也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然則賀循之論可為後王之式矣

金孫立子

知新錄

卷十

七

周公承成王命誅武庚乃求微子以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仁賢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卒嫡子早亡立其弟衍為微仲禮曰微子舍其孫肅而立衍是也又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于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肅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棠謂明太祖使立成祖而不立建文亦必無當日殺戮之慘惜當日無敢以此言進者

用宗室

日知錄曰漢唐之制皆以宗親與庶姓參用入為宰輔
出居牧伯者無代不有漢孝昭始元二年以宗室無在
位者舉茂才劉辟疆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疆守長
樂衛尉孝平元始元年詔宗室為吏舉廉佐史補四百
石師古曰言宗室為史者皆令舉廉各從本秩而依廉吏選之為佐史者例補四百石唐玄宗開
元二十五年五月辛丑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宗正薦
四從叔前奉天令知正四從叔前祁縣令志遠五從弟
雜陽尉過六從弟酸棗丞良五從弟武進尉肅五從姪
鄭縣尉瞻五從姪前宋州參軍承嗣皆授臺省官及法

知新錄

卷十

宗

官京縣官詔曰至公之用本無偏黨惟善所在豈隔親
疏四從叔知正等咸有才名見推公族秉惟清之操兼
致遠之資朕每慮同盟不動于德常縣右職以勸其從
先委宗卿精為內舉量能考行歷在踰時名數則多升
聞益寡光膺是選諒在得人固可擢以清要遷于臺門
將觀志于七子冀藉名于八人書不云乎九族既睦平
章百姓凡今懿戚可不慎與違道漫常義無私于王法
修身效節思豈薄于他人期于師先勵我風俗深宜自
勉以副明言天寶三年正月詔皇五等以下親及九廟
子孫有材學政理委宗正寺揀擇聞薦憲宗元和二年德
年詔略同

宗貞元二年八月以睦王府長史嗣號王則之為左金

吾大將軍謂宰臣曰朕不欲獨用外戚故選宗室子有
才行者獎拔之昭宗乾寧二年六月丁亥朔以京兆尹
嗣薛王知柔兼戶部尚書判度支兼諸道鹽鐵轉運等
使制曰支度牢籠之務弛張經制之宜當擇通才俾繼
成績俞曰叔父膺予簡求匪私吾宗示張王室故終唐
之世有幸相十一人鄭王房有林甫回鄭王房有程石
王房有適之吳王房有而舊史贊之曰我宗之英曰畢
觀惠宣太子房有如柔而舊史贊之曰我宗之英曰畢
與勉宋子京以為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
道惟唐不如此格於是為宗屬者未抵皆溺於富貴

知新錄

卷十

宗

妄自驕矜不知禮義至其貧者則游手逐食靡事不為
名曰天枝實為棄物宋時凡宗室之不肖者俗呼為廢太尉曹回所謂今
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
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六代論正有明當日之
事也崇禎時始行換授之法而教之無素舉之無術未
見有卓然樹一官之績者三百年來當國大臣皆畏避
而不敢言至天子獨斷行之而已晚矣然則親賢並用
古人之所以有國長世者後王其不可察乎明宗室自
天啓二年開科得進士一人朱慎荃列名奄案為宗人
輩崇禎中得進士十二人惟朱統錦起家庶吉士官至

南京國子監祭酒而其始館選時尙有以宗生爲疑吏部尙書王永光曰旣可以中翰卽可以庶常遂取之其他換授甚多然當板蕩之際才略無聞此皆平昔不教不學之所致也金史密國公璿世宗子越王永功之子也天興初國事危急曹王出質璿已臥疾求入見哀宗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璿奏曰聞訛可曹王名欲出議和訛可年幼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宣宗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有急則投之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休矣於是君

知新錄

卷十

三

臣相顧泣下哀宗雖亡國之君而其言有足悲者章宗防制刻削兄弟而其禍卒至于此豈非後王之永鑒哉明英宗實錄載景泰三年七月甲辰陝西布政司言秦愍王子故庶人尙姘男女十人皆未有室家請如詔于軍民之家自擇婚配從之時其長女年四十長子年三十六矣此去開國八九十年太祖之曾孫而怨曠之感不得上聞已如此又況數傳而下者乎嗚呼閭閻蔡之失道而作常棣之詩以親其兄弟此周之所以興懲吳楚七國之變而抑損諸侯至于中外殫微本末俱弱此西漢之所以亡也杖杜作而晉微角弓刺而周替可以

爲後王之殷鑒矣

登聞鼓

古者設諫鼓立榜木將以達下情也周禮太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鄭注窮謂窮而失職者來擊此鼓以達于王此則登聞鼓之由來也登聞鼓起于魏晉間事見世說

黃麻白麻

敕舊用白紙唐高宗以白紙多蠹遂改用黃除拜將相制書用黃麻紙其或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所以有白麻黃麻之異然唐書稱敕書爲白麻者甚

知新錄

卷十

七

多又道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謂之青詞青黃白皆以紙命名也

正始

正始年號起於魏之少帝維時名士風流盛于雒下王弼何晏之徒以莊老爲宗蔑棄禮法自此而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朱書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

始中人南齊書袁粲言于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在其爲後人企慕如此然而國亡於上教淪於下放達遺譏清言誤國謂非正始之爲害乎

世臣

孟子論故國必曰有世臣之謂古者有世臣無世官如伊尹伊陟巫咸巫賢皆是世臣世官春秋時變局也如魯三家晉六卿強大不可制君弱臣橫國非其國矣

諫坡

唐制自諫議大夫進遷始爲給事中而龍道中兩省供

知新錄

卷十

漢

奉官之立班也諫議在給事中之上裴吉爲諫議供奉班中共譏之曰僂你上坡却須下坡言遷爲給事則在下也故世呼諫議爲諫坡蓋含元殿前龍尾道坡坨甚高人主左右侍奉宣傳應對不可暫闕每御含元殿宰相及兩省于未索扇之前則立欄檻之前及扇開使侍立于香案之前以便應對故皆在坡上

鐵券

鐵券形如瓦高尺餘闊二尺券詞黃金鑲嵌唐賜與錢鏐王者中有云長河有似帶之期太山有如拳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免卿九死子孫三死或犯

常刑有司不得加責錢謝表云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川之誓鐫金作字指日成文屈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囑念皆曰必恕必容而臣子爲心豈敢傷恩傷愛謹當日慎一日垂戒子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賈禍云云又有謂鏐後名其居曰殿改元官屬稱臣神月貫休以詩投之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錢愛之教改十四爲四十休謂吏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遂飄然入蜀觀此則武肅未嘗不踰越也

草殉葬

知新錄

卷十

漢

殉葬本戎狄之俗秦武公始用之按史記武公卒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黃鳥之詩所以作也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嗚呼秦之不仁亦甚矣漢武帝時多取好女數千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用事不知禮正皆以後宮女置于園陵大逆天心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宣帝時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班固謂衆庶葬埋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大臣循故事之罪自後相沿及明天順帝臨終遺命勿以嬪御殉葬按明朝自洪武來皆以妃嬪殉葬至景泰之變猶然迨英宗方

始革去自後累朝從之嗚呼英宗可謂仁君也然英宗在正統間行事與天順間絕不相侔由於北狩之後人情險阻莫不備嘗故復位之後克行仁政如此

去揭帖

今世與人爭訟每每命訟師作揭帖顛倒是非簧鼓惑衆此二字在明朝臣下密啓亦名曰揭帖泰陵卽位諭劉東山曰事有當行罷者卿可揭帖啓朕公對不敢又曰臣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敕陛下宜法祖宗事可否外付府部內諮內閣可也如用揭上下俱有弊

知新錄

卷十

事

天子爲人臣作碑文

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及宋太祖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神宗作韓魏公神道碑

不禁中表聯姻

中表婚姻古無禁例在昔劉范鄭王潘楊朱陳皆世爲婚媾如晉太子圜娶懷羸蜀費觀娶劉璋女溫嶠娶姑女爲繼程之才娶老蘇女此皆姪娶姑女者也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姪其從姑鍾瑾之母乃李膺之姑膺以妹妻之張鎰以女倩娘妻外甥王宙劉振

以女無雙妻外甥王仙客此皆甥娶舅女也明初嚴禁有已聘見絕有已婚復奪婚姻之訟終歲不已朱文恪公上疏曰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以姑舅之子若女竝兩姨之子若女法不得爲婚姻以致讐家訟議律不精禍乃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婚者有禁若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謂姑舅兩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屬若無尊卑之嫌古人不以爲非禮成周之時王朝所與婚者不過齊宋陳杞四國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至于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後世如謝崔盧楊朱陳皆世

知新錄

卷十

事

爲婚媾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以舅之子娶姑之女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盛之女待制夫人卽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也願下羣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簡風俗可厚朝廷是之

留中不下

今世本章有留中不下者此四字漢時已然諸臣請定三皇子位文稿詳明在史記三皇世家內

招安

治盜賊固用招安然首惡不可赦若有歸順卽俾之以官則人孰不樂爲賊乎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

將相奇謀只是招招安之害其來久矣元末凡有賊卽招安不加之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羣不逞之徒紛紛相繼而起而元亡矣宋秦觀之言最爲中竅曰平盜賊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蓋招降與窮治是矣凡盜賊中必有梟傑者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標擄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旣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羣民見彼污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鋼金木束手知新錄 卷十 聖

英宗節儉

明英宗嘗謂李文達公曰朕願飲食衣服隨時無所揀擇今雖穿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頓首曰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宋文憲公濂蒙太祖寵眷殊衆而公居恒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棠謂帝王公卿不必如此尙

且如此今人綺麗相習動輒輕賤布衣豈不爲有識者所笑夫儉美德也況從來天下士只在布衣中又非儉字足以盡之

明太祖拜褥用布心

明太祖拜褥心用布蓋以足所履處不可用紵絲綾絹若今世竝紵絲綾絹亦鄙賤而不用不必天子卽庶民之家亦用裝花與錦在在皆然是皆不知節儉所以富貴之家不數年便中落竟坐奢侈之病前明太祖創業一統錦衣玉食何所不可而于拜褥中心愛惜如此棠爲特書夫書使人知所效法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知新錄

卷十

聖

立高岡無處平地

成祖時阿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黃淮曰狼子野心離其黨則易制併爲一則難圖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處平地所見唯目前耳陳明卿評曰立高岡者無立平地者亦少今人只一味行險僥倖耳棠謂黃語固見透事情而成祖並高岡一語足爲千古處事之祕訣凡遇事物之來必雖置身於事物之表然後事之前後左右莫不洞悉事之成敗始終無不燭照非特歷事卽作詩文亦然此語開發人不少也

拔山拔河

王棠曰讀楚重瞳力拔山句嘗念山何可拔以爲造語新異及讀景龍文館記云中宗幸梨園命侍臣爲拔河之勢以大麻絙繫十餘小索以力弱爲輸時七相二駙馬爲東朋三相五將爲西朋韋巨源唐休璟以年老隨絙而踣不能起帝以爲笑樂不識當時何故取拔河二字然人主治天下當用德不當用力拔山拔河徒資後人笑柄也

爲父母贖男女

昔有太中丞爲閭撫時凡貧民男女自賣者令官吏捐

知新錄

卷十

書

資以原價贖還其父母此最難行之事按唐太宗曾遣杜淹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贖貧民男女自賣者還其父母棠謂此事在帝王或可行且非博施安能濟衆兼恐紛擾累民非徒無益也若謂見人賣子女動惻隱之心爲之獨助此盛德事有何不可假如二三歲已鬻于人至十七八歲以原價取贖或已經婚配強使分析此則強橫之舉非特有傷盛德矣

慈幼局

宋淳祐七年創慈幼局乳遺弃小兒民間有願收養者官爲倩貧婦就局乳視官給錢米如令棠按此爲宋時

創舉近日維揚商家有育嬰堂歷年全活莫計其數此真盛德之舉也

百工

考工記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新民器謂之百工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飲攻金之工築爲冶戛鑿栗量段錫桃劍攻皮之工函鮑鞞韋裘設色之工畫纁鐘染筐幌絲刮摩之工玉柳雕矢磨搏埴之工陶瓦旋爲先儒謂天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加之以及玉設色則爲八

知新錄

卷十

書

材水火之材不能自爲材以此六材運用成之所謂百工飭化八材是也禮記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鄭玄謂土工陶旒也金工築冶皂栗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鞞韋裘也惟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棠謂考工記與曲禮六工名稱異而意則同獨草工設色之工不相合先儒謂禮記所去爲殷制則草工尙質設色尙文其殷與周之所以不同歟

皇伯考

魏孝莊帝追尊其父彭城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

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爲伯
考臨淮王或表諫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
中興南頓立春陵之寢元帝之于光武疏爲絕服猶身
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于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
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
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所奪及金德將興宣文受
寄自茲而降世乘盛權景文二王實傾曹氏故晉武繼
文祖宜於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僞又臣
子一例義彰舊典殆稀失序致議前經高祖德溢寰中
道超無外肅祖雖敷格宇宙猶曾奉贊稱臣穆皇后稟

知新錄

卷十

孝

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竝筵嫂叔同室歷觀
墳籍未有其事又表言爰自上古迄于下葉崇尚君親
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若去帝稱皇求之古義
少有依準不納日知錄曰先朝嘉靖中追崇之典與此
正同襲典午之稱名用孝莊之故事蓋竝非張桂諸臣
之初意也

明朝世次

洪武二十四子東宮與親王位下各擬二十字一字爲
一世臨時擇選一字配以爲雙名文祖之下以高瞻祖
見佑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靜迪先猷是也洪熙

諱高熾宜德諱瞻基正統諱祁鎮景泰諱祁鉅成化諱
見深弘治諱佑樞正德諱厚熙嘉靖諱厚燦隆慶諱載
至萬曆諱翊鈞太昌諱常洛天啓諱由校崇禎諱由檢
弘光諱由松攷永樂支下二十字爲帝者凡十餘人爲
代者只十世

知新錄

卷十

孝

燕在間知新錄卷十終

姪日沐

孫

燦正字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一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莘聖吳 蘭芳友

雉皇姜 畊自芸

洪源洪 斌孝儀

洪源洪 鶴奇西亭 叅校

創業之君不利長子

海陽程子止云自古創業之君不利於長子

高辛氏顓頊長子帝繫不善崩弟堯代立

堯長子丹朱不得立立舜

知新錄 卷十一

舜長子不得立立禹

湯長子太丁未立而卒

周太王長子太伯未立

文王長子伯邑考不得立

秦始皇長子扶蘇不得立

漢高帝長子惠帝立而絕

光武長子東海王不得立立明帝

魏武長子曹芳戰沒立文帝

孫堅長子策無後立權

孫權長子和不得立立休



司馬懿長子師無子立司馬昭

宋武長子義符廢立文帝

劉淵長子和廢四子聰代

劉曜長子胤前沒虜

符健長子萇戰死立次子

石勒子弘爲虎廢

石虎子邃宣俱僂

慕容儁前子死立次子

慕容垂長子令被殺立次子

蕭高祖長子武帝立一世而絕從子繼立

知新錄 卷十一

梁武帝長子昭明早逝次子簡文代

陳武帝長子死於江從子蒨立

北齊神武長子澄弑次子洋立

周文長子立而廢少子武帝立

隋高祖長子勇廢次子煬帝立

唐高祖長子建成僂次子太宗立

梁太祖晃長子友文墜馬死少子友貞立

後唐太祖克用長子落陣亡少子存勗立

明帝長子從勞僂從厚立

楊行密長子涯廢次子立

南唐徐溫長子知訓以亂死義子知誥立

蜀王王建長子元膺僭次子衍立

南漢劉隱闕王潮子俱不立立弟

孟知祥公主子在唐不得立立景

宋太祖長子德昭自殺弟太宗立

宋太宗亦自作創始長子元佑不得立立真宗

契丹阿保機子東丹王不得立立次子德光

金阿骨打子蒲盧虎不得立立弟吳乞買

元太祖長子先沒立次子憲宗

元世祖長子先殛

知新錄 卷十一

三

明高皇長子懿文太子先殛

自古及今創業之主其爲嫡長子而得傳位及後人

者僅禹子啓也亦異矣

布衣天子

明英宗嘗曰朕願節儉朕卽布衣天下未嘗不以朕爲

天子也索謂天子心在生民錦衣玉食不以爲過安得

下同於黎庶然其語自可傳

立皇帝

四川巡撫林見素上疏言劉瑾逆謀中有云自古姦邪

弑逆之賊如趙高石顯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程弘志

劉堯明宗愛蘇佐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

誨有一大惡可危人主而破敗人國者劉瑾皆備之矣

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曰兩皇帝宋皇帝劉皇帝又曰

坐皇帝立皇帝陛下不視朝劉瑾西南向倨坐鴻臚寺

唱各官叩頭而題奏下某部某敕某酒飯皆其言語各

官起鴻臚寺喝向東作揖故謂劉瑾爲立皇帝也疏中

言瑾滔天之罪令人髮指而寫立皇帝之形容如在目

前彼甘爲瑾羽翼者獨何心哉

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 大慶法王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

知新錄 卷十一

四

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明正德帝自稱爲威武大將

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訝少卿黃輦上疏諫

曰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

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

康陵又好佛自稱爲大慶法王外廷聞之皆欲切諫內

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頃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

法王與聖旨等禮部尙書傅珪佯爲不知執奏爲大慶

法王者敢並至尊書襲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崇思名

之不正莫如明正德帝不親正臣喜近宵小遊幸經年

海宇騷動而天下得以晏然不致改步亦數君子維持

之力也昔明皇吹笛下鶴語侍人奉上帝命爲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會妃子宋徽宗詔道籙院略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西胡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今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策朕爲教主道君皇帝直是前後一轍

撒金錢

明景泰時開經筵諸臣講畢命中官撒金錢於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二講官常拾以貽之職者病其棄嫌名臣錄云宣德中李時勉爲侍講學士嘗曰宣廟懷金錢至史館撒之於

知新錄

卷十一

七

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以袖中餘錢賜之則金錢故事其來久矣棠謂學士賜金錢誠國家之美事撒之於地以賜則近於賜內侍矣咄咄時勉正立不阿誠不可及也已

禁說謊

謊俗說字按說音荒妄語也說文云夢語也亦作荒上聲故語言無根者皆謂之說謊明太祖最恨人說謊即位之後於午門外立一紅牌上書官員人等說謊者斬八字可知爲人立身最要誠實故明太祖刻之於木如此明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又置鐵牌立於官門上鑄

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視官員說謊所繫尤重故不以木刻而以鐵鑄王振弄權鐵鑄之牌便不知所在所立紅牌明末仍存事見皇明資治通紀

青瑣

漢給事七夕入青瑣門拜青瑣者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師古曰爲連瑣文而青塗也故給事所拜在此門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裛青名曰青瑣天子制也後世有格子門飾以紅卽爲朱綴塗以青卽曰青瑣門格再重當是兩板相合對縷成文使中空而以紗帛漫幕其內是爲夾格也漢世已皆僭

知新錄

卷十一

六

用不復知爲漢初天子之制此雍錄中語也棠按夾格今隨在有之

南牙北門

四字本指南北禁軍言也宇文士及謂太宗曰南衙羣臣面折陛下此則指朝臣之預正衙者德宗初張涉薛邕以賊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賊動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此非欺乎此南牙北司之分也

銅人

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時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見於臨洮始皇以爲已瑞銷天下兵器

作金人十二以象之三輔舊事曰鑄金狄立阿房殿前師古曰卽翁仲也黃圖曰金人十二立於宮門坐高三丈或云坐或云立所言立者猶言設此金也黃圖言坐爲是金人之外更有一臺三尺董卓鑄爲錢其先漢興自阿房移置長樂宮大夏殿大夏殿者始皇所造漢魏春秋曰漢明帝鑄翁仲坐司徒府前其意本之秦亦坐而不立矣英雄記曰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董卓而銅人毀天下大亂有以也魏明帝欲徙洛陽載至霸城重不可致便留之霸城漢蒯子訓傳曰人有于長安東霸城見子訓與一老公共摩挲銅人曰適見鑄此

已近五百年按子訓生於漢末金人在長樂未至霸城又漢武帝於建章甘泉所鑄者人旣持盤盤又加杯是爲捧盤金人廟記曰漢武帝卽建章作神明臺上有承露盤和玉屑服之以求仙三輔故事云盤高二十丈長安記曰仙人掌大七圍以銅爲之魏文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注因留於霸城故長吉有金銅仙人辭漢歌此漢世建章之銅人也黃圖曰甘泉宮通天臺上有承露盤仙人捧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元鳳間自毀椽桷皆化龍鳳隨風雨飛去此則甘泉之銅人也班固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塵之混濁鮮頰氣之清英

張衡西京賦曰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藥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凡此皆賦武帝所鑄也武帝又鑄銅物於上林則有飛廉觀飛廉神禽也建章則有鳳闕所謂上觚稜而棲金爵是也龍樓門則有銅龍金馬門則有銅馬栢梁臺則有銅柱黃圖曰漢明帝五年至長安取諸物置之西門以爲平樂觀董卓悉銷以爲錢細考前後當是漢明帝移徙非魏明帝也魏明帝鑄翁仲則不謬

入閣

六典宣政之左有東止閣右有西止閣入閣者由此而入也兩儀殿左右有東西閣門而兩廊下亦有日華月華門其曰閣者卽內殿也非真有閣也若求閣以應古語則誤也歐陽文忠五代史李琪傳曰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入正衙者聞傳不坐卽退獨大臣奏事日至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卽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曰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

不可罷而朔望入閣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日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以見羣臣日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衛有

仗紫宸便殿也謂之入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候朝於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爲重至出御前殿猶之入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其皆不能正也歐文載入閣之制甚明然亦有可疑者貞觀元年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

知舊錄

卷十一

九

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則貞觀中已有入閣之制不待開元間退御紫宸受朝乃云入閣也又德宗制自今後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羣臣相見是則德宗五月朔旦未嘗退避宣政也元宗時優人以伎術得服緋而設說以求賜魚者元宗曰魚袋者五品以上入閣則合符汝則不可也故武后時崔神慶上疏曰今五品以上佩龜者爲別敕宣召恐有詐妄故內出龜合然後應命又六典曰魚符以備別敕宣召則是時宣敕不於正殿而於便殿已云入閣矣則是入閣之語已先乎開元矣按宋庠之論曰唐制每遇坐朝日卽爲入閣

及其叔世務從簡易正衙立仗遂廢其後或有行人所罕見乃復謂之成禮不知庠之所語何所據予又卽庠語而細推之其鋪陳入閣次第自含元以至宣政紫宸皆在大明宮中者東內也其喚仗入閣與歐公同而太宗時已有入閣之名則庠之言亦遂不啻語及也予案六典西內太極殿卽朔望受朝之所蓋正殿也太極殿之北有兩儀殿卽常日視朝之所也太極殿兩廡已有東西二上閣則是兩閣皆有門可入入已又可轉北而入兩儀也是太宗時已有入閣之制予又有疑者通典敘述隋制有曰隋文帝欲斬大理吏來曠少卿趙綽

知舊錄

卷十一

十

固爭帝乃拂衣入閣綽又矯言欲理他事帝命引入閣綽曰臣本無它事而謬言求入死罪會獻皇后在坐命賜綽酒據此言卽是隋時已有入閣之名唐初仍之而已旣曰拂衣入閣則閣在殿內故曰謬言求入也旣已入閣而獻皇后在坐則是深在宮中也因其語以想其制則是人主燕坐之地皆可名閣也歐宋二公所指唐世之謂閣者其在東內則爲紫宸其在西內則爲太極而往古之謂便殿者皆閣也縣甫本唐實錄舊語而記諫官隨大臣奏事不言入閣但言入內是內殿皆可命爲入閣也本朝宮殿不與唐制相應如紫宸殿自在太

極殿東偏不可與唐制參論又唐會要天祐二年敕自
今月五日後常朝出入取東上閣門或遇奉慰卽開西
上閣門則天時此制遂廢蓋東立者隨東仗而入西立
者隨西仗而入兩閣皆是百官分入趨朝之路無由兩
班並入東閣而西閣獨否此可想天祐間殊失入閣之
制語出雍錄

兩廂

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廂師古曰正官之東西室皆曰
廂廂言似廂篋之形量錯傳吳楚反景帝問袁盎計安
出盎請屏人錯趨避東廂按此則正殿兩旁皆廂也車

知新錄 卷十一

士

之有廂卽其義也詩曰東有牽牛不可以服箱箱卽廂
也叔孫通傳著長樂朝儀百官班定皇帝輦出房房卽
廂也唐志元日大朝會皇帝步出西序門扇合升御座
扇開夫唐之出序卽漢之出房也相如傳青龍輶轡於
東箱象輿婉蟬於西清師古曰西清西箱清淨之殿也
上文皆謂殿旁之房也宋世名爲朵殿取花枝旁出爲
義如書之翼室以鳥翼爲室也皆從東西廂展轉而立
名也語出雍錄

果恩

程大昌云鏤木爲之其中疏通可以透明或爲方空或

知新錄 卷十一

士

果恩之制今世門屏鏤明格子亦是其遺意也

馳道

秦本紀注曰馳道天子道也漢甘泉去長安三百里而
馳道亦綿亘其間也漢令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不
如令沒入其車馬故江充爲直指使自公主以及太子
家使凡行馳道者嘗用此法取其車馬沒入之則馳道
有禁尙矣班固西都賦云披三條之廣路漢紀云成造
爲太子當處桂宮適被急召出龍樓不敢橫絕馳道西
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程大昌曰龍樓門桂
宮之門也作室門未央宮之別門也桂宮南面有龍樓

門未央北面有作室門兩門相對不敢對趨馳道故必迂回避礙望西趨南至直城門遂可自馳道外至此法不應避故曰得絕也其曰還入作室門者言初時可以取徑法不得行必如此而後可入故曰還入也棠按街衢有門之地即可橫絕可以徑行若謂中有馳道不許妄行則是街衢之相爲東西者皆不可通矣長安三百里皆能禁之乎總以有門之地來往不禁過門則有禁矣龍樓與作室對峙馳道在中故不敢橫絕此漢沿秦之屬禁後世則不然矣

屈膝

知新錄

卷十一

主

窗戶上環紐卽古金鋪之遺意北方謂之屈戌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屈膝當是屈戌

行在所

襄十四年會於向云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注行之所在亦設朝位魏了翁曰按此如孟子所謂朝廷棠按後世駐蹕之所皆曰行在所其義本諸傳注

輦

古無所謂輦春秋左傳曰大路昭其儉也杜預曰大路祀天車也按路之大者以木爲之周時有玉路有繁纓

以爲之文飾有鸞和以爲之音節古時以木爲之車至商時有輅之名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故孔子有乘殷之輅之說也秦用金根車用金而飾又謂之輦以爲人君之乘後世相沿遂以人君所乘爲輦古人以人牽車秦始皇去其輪而昇之以人代畜後世平民用輿其端實兆於此

鹵簿

知新錄

卷十一

鹵

三輔黃圖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大駕則公侯奉引大將軍驂乘大僕御屬車八十一乘作五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垂豹尾豹尾以前皆爲省中備千乘萬騎祠天於甘泉備之葉夢得曰大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斷已有此名唐人謂鹵摺也甲楯之別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爲前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按晉人凡用兵爲大將皆稱鹵簿又不專在天子也唐制人君舉動必以扇出入則撞鐘庭設樂官道路有鹵簿鼓吹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號衙內五衛一曰供奉仗二曰親仗三曰勳仗四曰羽仗五曰散手仗又天子將出太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庭侍中奏請中嚴有司陳鹵簿諸位以次陳殿庭既外辨太僕卿升執轡乘輿以出天子升路太僕

卿綬綬黃間侍郎前奏請發鸞駕動警蹕鼓傳音玉金象木革五路皆有副車有指南記里鼓等十二乘輿有相風行漏腰輿輦有大輦方輦小輦以旗計者二十有七有青龍白虎辟邪應龍之類以隊計者七有青游朱雀步甲持鉞之目以兵計者自金吾果毅飲飛至衙門左右廂凡大駕一千八百三十八人分爲二十四隊列爲二百十四行仗則有黃麾仗細仗儀刀仗受仗衛則有親勳翊衛散手衛儀物有曲直華蓋六寶香燈大繖雉尾障扇花蓋朱畫團扇之屬戎器有鉞戟弓箭橫刀釋稍儀刀班劍黃鉞楯櫓弩黑蓋甲之屬服飾有平巾幘緋緋備大口袴朱綠綬綬紛武弁朱衣革帶赤綦襖紫縵帶之屬鼓吹有柷鼓金鉦大鼓長鳴鑼鼓太橫吹笛簫簫簫大角之屬凡五部七十五曲宋志宋初因唐五代之舊其殿廷之儀則有黃麾大仗黃麾半仗黃麾角仗黃麾細仗凡正旦冬至五月一日大朝會大慶冊受賀受朝則設大仗月朔視朝則設半仗外國使來則設角仗發冊受寶則設細仗其鹵簿之等有四一日大駕郊祀天饗用之二曰法駕方澤明堂宗廟籍田用之三曰小駕朝陵封祀奏謝用之四曰黃麾仗親征省方還用之周必大曰宋承五季搶攘之後鹵簿踳駁爲甚

於是知制誥范質張昭等正其繆鑿參定典氏已而禮儀使陶穀奏言金吾諸衛將軍暨押仗導駕等官服皆以紫於禮未稱請按開元禮威用繡袍至若執仗之士舊服五色請以黑爲先而青赤黃白以次分列用協五行相生之序凡馬步儀仗總萬有一千二百二十有二人悉以紵縵文代采畫之服稽諸會要始造於乾德四年而告備於開寶三年越明年謁款園丘實始用之想夫釋稍前驅五路增副里以鼓記車以南指雞翹豹尾天矯婀娜公卿執事前導後陪細仗大角壯其容幟蓋繖扇備其飾此治世之鉅典華夏之偉觀也丘氏曰此宋朝儀仗之制其用人之數大駕鹵簿總用二萬六千一人法駕三分減一鸞駕又減半黃麾仗又減於鸞駕

班劍儀刀

班劍儀刀皆木爲之漢朝服帶劍自東晉多虞皆以木代宋齊謂之象劍設朝列班之劍也儀刀者備威儀也

鳴鞭

鳴鞭之制唐及五代始有秦漢未聞考周官條狼氏報鞭趨辟則唐制亦其遺法也

曲蓋

古今注曰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

謬門

宋時東華門直北西與內東門相直時謂之謬門而無楊張平子東京賦所謂謬門曲榭者是也薛綜注謬曲屈斜行集韻謬字或作移以爲宮室相連之稱棠按今府縣衙門有正門有旁門旁門卽謬門也自漢以來相傳最久人只知其名而不知其義故記之

蚩尾

今宮殿鴟尾之鴟非鴟也乃蚩字漢武帝作栢梁殿恐

知新錄

卷十一

七

有火災乃飾以蚩尾蚩蓋海獸之名水之精也可以厭火今作鴟殊誤

天子殿前松樹藥樹

唐以前殿庭皆植松入閣賜對官每立東階松樹下殿門之外復有藥樹晉魏以來凡入殿奏事官先有御史一人立殿門外搜索而後許入謂之監搜御史元微之詩曰松間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宋時始不監搜

平天冠

古冕有十二旒旒十二玉前後共用玉二百八十八宋

時冕申貴人呼爲平天冠共用北珠百四十五顆麻珠四千五百九十顆調珠八千六十四顆或用玉或用珠冕冠可爲至重

平天冠俗稱也漢官儀天子冠通天冠蓋取至誠上通於天之意通典宋加於上爲平天冕前圓後方垂十二旒其上平正故謂之平天也

賜孔雀翎

分甘餘話 本朝侍衛皆於冠上帶孔雀翎以目暈之多寡爲品之等級武臣提督及總兵官亦有 賜者後文臣督撫亦或蒙 賜得之以爲榮

知新錄

卷十一

八

離宮

天子之居爲正宮其外皆離宮漢都長安若未央則其創爲至長樂則因秦而加葺兩宮初成朝諸侯乃至長樂高帝登假亦在長樂則長樂旣爲居又受朝無異正宮矣自惠以後人主皆居未央而長樂奉母后則長樂亦命爲離宮而未央爲正宮矣甘泉在長安三百里外方士輩多云古帝王之所嘗都故武帝立朝邸其上藩侯夷曾有來朝亦皆受之於此若常制則類以五月往八月還蓋避暑耳他如建章桂宮皆離宮矣黃圖曰漢畿千里內外宮館一百四十五所班固西都賦曰前乘

秦嶺後越九嶷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
區秦離宮三百漢武往往修治黃山長楊步壽之類秦
有之漢亦有之爲此故也見雍錄

阿房

始皇三十五年渡渭南立上林苑中建阿房名其用則
曰朝名其方則曰前殿言其高廣之制則曰上可以坐
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庭中可容十萬人記其絛亘則
闔道八十里直抵驪山人行橋上車行橋下也然而名
爲朝宮而朝者來自何方則所不載獨有磁石門以磁
石累門期以吸脅胡人隱刃名曰却胡門此卽北入之

知新錄

卷十一

太

門也求其地則在鎬水趨渭之處黃圖宮秦惠文王所
造史記云始皇也然考首末始皇之世尙未竟功二世
曰先帝爲咸陽故廷小故營阿房爲室堂未就會上崩
罷其作者復土鄠山鄠山事大畢阿房弗就則是章先
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如始皇二世旣復舉役而周
章百萬之軍已至乃赦驪山徒使往擊之阿房名義不
一漢書又有阿城之名師古曰言殿之四阿皆爲房也
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山阿爲房也又曰以其近
咸陽未有名故且號阿房阿近也史記阿房未成宮成
欲更擇令名之故天下謂之阿房宮諸說惟史記之

知新錄

卷十一

平

說爲近也二世固曰先帝營阿房室堂未成則與史記
合夫四阿皆有房而中無室堂八十里闔道則是四阿
之房矣長安志曰阿房三面有牆南面無牆周五十里
崇八尺此卽阿房屋已不存而餘牆尙存者也漢吾丘
壽王舉籍阿城以南入之上林則單稱阿城不稱阿房
是或楚火後屋不存而城在也唐高祖取長安太宗自
阿城入則阿城轉爲地名矣杜牧賦中可疑曰覆壓三
百餘里隔離天日按自渭水直抵南僅可百里橫計則
卽郭杜以至漣水亦無百里安得云三百餘里又曰王
子皇孫輦來於秦爲秦宮人有不得見三十六年始皇

西京宮殿

顧寧人曰漢西京宮殿甚多讀史殊不易曉三輔皇圖
敘次頗悉以長樂未央建章北宮甘泉宮爲綱而以其
中宮室臺殿爲目甚得體要但其無所附麗者悉入北
宮及甘泉宮下則舛矣今當以明光宮太子宮二宮別

爲一條爲長安城內諸宮永信宮中安宮養德宮別爲一條爲長安宮異名長門宮鉤弋宮儲元宮宣曲宮別爲一條爲長安城外離宮昭臺宮大臺宮扶荔宮蒲萄宮別爲一條爲上林苑內離宮宜春宮五柞宮集靈宮鼎湖宮思子宮黃山宮池陽宮步壽宮萬歲宮梁山宮回中宮首山宮別爲一條爲各郡縣離宮別有明光宮不知其地附列於後而梁山宮當并入秦梁山宮下則區分各當矣

歷代都雍總論

雍錄云漢隋唐皆都渭南雖位置遷改而相去不踰三十里周秦自初興以至遷滅屢東屢西紛紜不一予

知新錄

卷十一

於是立渭爲經而取都地列於渭旁則如指諸掌渭之源出隴西鳥鼠同穴山稍東則受秦水秦水者天水郡水也秦始封於此也故曰西垂又東則大散關水入之又東爲陳倉縣秦文公於此得寶雞故名縣及至武功縣則受斜水矣褒斜二水介嶺嶺而分南北此之斜卽二水之北派斜逕武功而東入於渭也又東爲釐縣卽后稷始封之釐卽郃也所謂有郃家室者是也又東逕雍縣大興縣秦惠公之故居祈年棗泉皆在是也又東爲雍縣城南則秦德公居焉秦漢五峙皆在其地又東

合漆水爲岐水大王立都渭北而兼跨周原故合兩地而稱岐周也又東逕槐里縣南卽周懿王所都也古名大丘則爲畜牧之地耳至秦改名廢丘以示周世不復興也項羽所立三秦此爲雍王張邯之國也廢丘對東則澇水自此入渭矣而秦之上林包澇水而對廢丘故水經謂爲上林故地也其曰故者秦舊也以別於漢武之所廣也渭又東則受豐水豐水卽周文王所都也又東北行則漢便門橋橫亘其上此時渭方自西南來未全折東故便門橋得以橫絕而徑達興平也又東則爲鎬水鎬卽周武王所都蓋與豐都東西對立又東逕磁

知新錄

卷十一

圭

石門阿房之西門也又東逕漢渭城之南則秦咸陽矣秦咸陽孝公所都也在漢長安西北角故漢書紀高帝項羽自霸上而入秦都皆曰西上咸陽也漢都長安其城在渭之南面咸陽之東南也隋都亦在長安實漢城東南十三里隋文名其爲大興唐高祖因之遂以爲都宮朝城市悉用隋制第易名而已唐都城先統於雍州京兆府最後始名上都也高宗時於大興城之東北別建大明宮故號東內而大興遂名西內也西內卽唐太極宮也別有興慶在太極東角又名南內也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言雍州之境西南則包黑水而東距奠

河也莫河龍門河也堯都冀州龍門河正在其西故曰西河也黑水遠矣在唐爲小勃律以及交廣皆是若流沙則又出葱嶺之西也五代帝都在禹貢雍州之境纔十之二三而予全舉雍名如堯都平陽而遂該括全冀名以冀方非失實也秦嘗名其都爲雍縣唐嘗名其州爲雍州皆本禹貢也雍壅也四面有山壅塞爲固也潘岳關中記曰秦西以隴關爲限東以子午關爲界二關之間是爲關中此說未盡也函關秦所立矣而鳳州之散關隴西之隴關商州之武關原州之蕭關藍州之燒關其名皆已先秦而出秦又自命其國土爲關中則凡地在四關之內者當繫關以爲之名也若專指函谷一關則不該矣故顏師古曰自函谷以西總名關中三輔皇圖曰三輔者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武帝改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中是爲三輔郡皆有都尉又曰京兆在故城南冠里馮翊在故城內太上皇廟西扶風在夕陽街北此其麻治之所也唐通以關內道爲畿內而中置京兆府立尹以治之城中立兩縣一隸萬年一隸長安亦倣漢意也武帝思子宮在湖湖渭南也萬歲宮在汾陰汾陰河東也岐周在鳳翔府西五十里鳳翔府東至唐都三百一十里渭水至雍州

岐陽縣與漆水杜水三者合會爲一而岐水本名未改太王所邑在岐水之北岐山之南古語山南爲陽水北爲陽故詩曰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而後世又名其地爲岐陽蓋山水皆可名陽也岐水之南有周原焉詩所謂周原膺膺是也太王初基在岐後跨渭而南兼有周原始改號周故孟子曰文王生於岐周也水經曰岐水南五十里有邵亭邵公采邑又有周城周公采邑史記文王伐崇侯虎而作豐邑崇國在秦晉之間蓋龍門河之西也伐崇之後卽遷都於豐豐水西有豐宮長安志曰其宮今在鄠縣靈臺靈沼靈園皆屬其地靈臺遺址貞觀時尚在故魏王泰括地志曰辟雍靈沼今悉無據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也武王繼文雖改邑於鎬而豐都元不移徙如伐商作洛大事皆步自宗周而往以其事告於豐廟不敢專也鄠在豐東二十五里故可步往也徐廣王輔錄左傳曰康有鄠宮之朝是亦循武王宗豐之意也鎬水出鎬池在長安縣西北水八里水經注曰鎬水上承鎬池於昆明池北武王自豐徙都於此相去二十五里鎬京亦名宗周諸家皆言自漢武帝穿昆明後鎬京故基淪入於池無復可究獨梁載言十道志出鎬池三名元趾在昆明池北始皇毀之

詩曰彪池北流浸彼稻田則似別有彪池也水經曰郭水北流與彪合池也王公所傳則異曰彪流浪也而世傳以爲水名又平陰道中山鬼反壁曰以遺鎬池君者指武王都鎬而言之蓋借伐紂之義以警秦也秦都咸陽在府西徼北四十里本杜縣地至唐咸陽縣則在秦都之西二十二里名雖襲秦地非故處古語山南曰陽水北曰陽陽日也日出天東曠景斜射凡山之南面水之北厓皆先受照秦之所都蓋舉其義則在九峻山之南渭水之北名爲咸陽不爽矣若細推求則秦之朝宮苑殿固在渭北而秦都實跨渭水兼踞渭南不得名

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則冀闕也者亦其寫放宮室之一歟漢長安城在龍首山上周豐鎬之東北也龍首山來自樊川其初由南向北行至渭濱而始折轉向東漢之未央據其折東高處爲之張衡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抗者引而高之之謂也三秦記曰舊傳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成迹也唐大明宮亦就其趨東之龍以爲之址故正殿之名含元者高於平地四十八其北行之勢垂坡東爲平原卽龍首原原有六坡隱起平地隋包據六坡爲都城名曰大興大興殿所據卽東垂之坡自北而南第二坡也唐高祖太宗建都因隋之舊特易名耳至高宗至龍首山東北角別爲大明宮又有含元殿又北有宣政殿又北有紫宸殿此三殿南北相沓皆在山上至紫宸又北爲蓬萊則山勢盡矣故可引水以爲蓬萊山池此其大略也漢高帝都長安因其縣有長安鄉而取之以名也地爲秦興樂宮卽長樂宮高帝改修而居之本秦之離宮亦不爲城張衡西京賦曰繚垣繚繚四百餘里華清宮繚垣周乎麗山是其例也唐之禁苑極爲廣袤亦僅有垣墻而已漢書元鼎元年起栢梁臺三輔舊事云以香栢爲之香閣數十里三秦記曰上有銅鳳名鳳闕漢武

作臺詔羣臣二千石能爲七言者乃得上名栢梁體
黃圖曰長楊宮在整屋縣東南三十里本秦舊宮漢修
飾之宮有垂楊因名五柞宮與長楊相去八里因有五
柞樹故名中間有青梧觀以梧名射熊館卽長楊宮門
也黃圖曰長楊宮門曰射熊館秦漢遊獵之所也漢書
曰武帝好自擊熊相如從至上林上疏諫元帝亦幸長
楊成帝大誇胡人以多禽獸載檻車輪長楊射熊館令
胡人手自搏之楊雄上長楊賦合此數者言之乃知長
楊在上林苑中而射熊館乃在宮門之臺上搏獸射熊
必在此館爲其館在門上凡獸可前人力可及也是故
言長楊宮必及射熊也 未央在漢城西隅而長樂乃
在東隅也元和志曰兩宮相距中間正隔一里此一
里卽武庫樗里子墓介乎其中黃圖曰長安城經緯皆
三十二里則城中四面縱廣三十二里又曰未央周回
二十八里圍三徑一則每當九里而贏也長樂周回三
十里用三一法度之則每面亦當七里近也兩宮橫亘
城之自爲十六里其在都城之內東西自占半城矣
賈誼傳上方受釐宣室蘇林曰未央前正室也武帝爲
寶大主置酒宣室東方朔曰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
法度之政不得入焉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晉灼曰

未央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殿在前殿之側齋則居之
淮南子曰武王殺紂於宣室漢亦用古也耶 漢書章
邯使長史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師古曰凡言司
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司馬司馬主武事
故宮之外門爲司馬門應劭曰司馬門者宮內門也司
馬主兵禁之意師古曰衛尉入屯衛候司馬主衛士每
面各二司馬故四面八司馬也太公與梁王共車入朝
不下司馬門釋之効奏之如淳曰宮衛令諸衛出入殿
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司馬門內則
爲禁中孝元后父名禁避諱改禁爲省中 黃山宮在
槐里縣南漢惠帝二年起東方朔傳曰武帝微行西至
黃山宮 元和志曰秦回中宮在鳳翔府大興縣西孝
文十四年匈奴入蕭關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
武帝四年行幸雍通回中道遂出蕭關應劭曰回中在
安定平高有險阻子按應顏謂在安定良是匈奴所燒
之宮不在雍亦不在甘泉若在雍境則雍縣已被兵豈
僅有覘報而已孟康曰此地有山險武帝宮也孟康之
說不是文帝時回中之宮已爲匈奴所殺豈武帝另修
有宮也耶 皇子陂在萬年縣西南秦葬皇子起冢於
陂之上故曰皇子陂隋文帝改爲永安陵杜甫詩天寒

皇子波或書皇爲黃誤 昆明池漢武帝所鑿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武帝欲通西域爲昆明之所閉隔聞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鑿此池習水戰期以伐之中有樓船上建樓櫓又有戈船上施戈矛四角悉垂幡旄旄葆麾蓋照燭涯涘其始鑿也因以習戰久之乃爲遊玩之地耳三輔故事曰池周三百二十頃長安志曰今爲民田長安志引水經曰交水西至石碣武帝穿昆明池所造石闕堰縣西南三十二里昆水用此堰也唐初堰未廢中宗時安樂公主爲請昆明爲已有帝以民資蒲魚不可其請則是圖經之作當在文宗之後也 封禪

知新錄

卷十一

三

書曰霸漣長水滢滢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祀郊祀志曰文帝出長門亭若見五人於道遂立五帝壇如淳曰長門亭名也亭以門爲名而非城門之門也亦如鴻門之類然則門之取名長也其取之長水之義歟竇太主獻長門園武帝以爲長門宮陳皇后以妒廢處於此司馬相如作賦者是也後因姚萇據有長安人以萇諱改長水爲荆溪水而圖經又謂長安城門無名長門者不知長門乃亭名非必有門也宋次道既辨之而韋述所著兩存不廢故見者難於遽明也 漢承明殿曲臺殿皆在未央宮中側有宣室殿故諸臣待

詔承明應劭曰曲臺秦皇所置漢書大射於曲臺晉灼曰天子射宮漢書又云成帝行幸曲臺張晏曰曲臺在長安臺臨道上如此則不在宮中深邃之地矣 桂宮有明光殿神明臺蓬萊山在未央北宮有壽宮有明光宮太子宮明光宮有三一在北宮南與長樂相連者武帝大初四年起卽王商之所指借欲以避暑者也別有明光宮在甘泉宮中亦武帝所造燕趙美女三千充之至尙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則近明光殿建禮門內得神仙門神仙門內得明光殿省中省中皆胡粉塗壁以丹漆地謂之丹墀尙書郎握蘭含雞舌香奏

知新錄

卷十一

三

事此之明光殿約其方向必在未央正官殿中不與北宮甘泉設爲奇玩者比則臣下奏事之地也建禮門神仙門明光殿此三名呂圖及長安志皆無惟長安志有神仙殿而無神仙門至歷代官名之書則於後漢門名有建禮堂此之所載明光者東都之殿耶 唐貞觀七年帝從太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帝奉觴上壽曰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安自矜大臣所不取也漢至貞觀幾八百年離亂甚多理自不存又劉聖公傳王莽敗惟未央宮被焚又魏帝虎建武十一年發梁雍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又隋文帝移都大興因其遺址

增修宮側未央池漢武庫又構里子之墓用是推之則雖多更喪亂必謂高帝遺迹可慕故葺治此不廢絕之因也建章宮爲王莽所毀取其材以立九廟唐敬宗寶曆二年修未央宮掘地得白玉牀其長六尺武宗因游畋至未央宮見其遺址詔葺之總三百四十有九間作正殿曰通光東曰韶芳亭西曰凝思亭立端門其內揭未央宮名命翰林學士裴素撰記按長安志未央自有通光殿此亦采舊名也大興立名傳者不一或曰隋文帝封大興見長安記或曰宮之太極殿本大興村故名或曰隋文夢洪水浸沒都城故改營大興洪水者高帝名

淵故也
見通鑑兩京道里記曰楊帝夢太子勇領徒持兵問楊廣何在帝遂幸洛陽終身不敢留長安然韋述謂本大興村立名其說近之蓋嘗有僧坐大木曰此後當爲宮殿也大木卽在大興殿基上亦如漢高帝因長安鄉名而立爲都名也唐有浴室殿在紫宸殿東石林葉氏曰學士院北屏者浴室之南便於應召長安志有浴室門浴室殿浴室院溫泉在臨潼縣南一百五十步在麗山西北十道志曰泉有三所其一處卽皇堂石井後周宇文護所造隋文帝又修屋宇并植松栢千餘株貞觀十八年詔闢立德營建宮殿御湯名湯泉宮太

宗臨幸製碑天寶六載改爲華清宮於驪山上益治湯井爲池臺殿環列山谷天寶四載置會昌縣卽於湯所置百司及公卿邸第焉華清宮東北向正門曰津陽門東西曰開陽門西面曰望京門南面曰望京門津陽門之東曰瑤光樓南曰飛霜殿御湯九龍殿亦名蓮花湯七聖殿宜春亭重明閣四聖殿長生殿集靈臺朝元閣老君殿玉石爲鍾樓明珠殿笋殿觀風樓闕雞殿按歌臺毬場連理木飲鹿槽丹霞泉羯鼓樓祿山亂後罕復遊幸唐末遂皆墮廢溫泉在驪山與帝都密通自秦漢隋唐皆常遊幸惟玄宗特侈卽山建宮百司各有寓止

自十月往至歲盡還宮又緣楊妃之故其奢蕩特爲章著大抵宮殿包裹麗山一山而繚牆周徧其外觀風樓下又有夾城可通禁中白居易作歌以爲後鑒然詩不得其實華清宮本太宗溫泉宮也天寶六載始名華清而楊妃入宮以太真得幸已在三載則華清未名而妃已先幸今云春寒賜浴華清池始是初承恩幸時此已誤矣又曰七月七日長生殿此地乃齊宿禮神之所本非寢殿又未嘗七月至驪山則白歌皆不審也杜牧詩亦曰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元宗亦未嘗六七月幸華清進荔枝亦不在幸山時案白長恨歌以

陳鴻所傳驪山事爲敘則白詩皆鴻所傳而爲之蓋王質夫用鴻勸白爲之而鴻亦謂得之傳聞非元宗本紀所載也然事有不必執泥者觀風殿有複道可以潛通大明則微行閒出亦不必專在十月也唐記有荔枝香曲曰貴妃生日譙長生殿南方適進荔枝因以名曲則荔枝熟時亦自可幸驪山也高祖初初蓬萊宮至上元二年延英殿當御座生玉芝則是初有大明卽有延英殿顧召對宰臣則始於代宗代宗以苗晉卿年老蹇甚聽入閣不趨爲御延英此優禮也按六典宣政殿西上閣門之西卽爲延英門門左卽延英殿故陽城欲救

知新錄

卷十一

書

陸贄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殿閣上疏伏閣不去也按朝於宣政殿卽名入閣而延英又便殿之在西偏者無閣可伏也其曰守閣者西上閣之西卽是延英殿門故守此閣乞開延英以受其對也南部新書記唐制凡內有公事商量卽降宣付閣門開延英卽此可見凡對延英必自閣門而入也僖宗時嘗易延英之名以爲靈芝殿其必因上元所產之芝而制爲美名及自蜀還仍名延英當代宗時獨晉卿許對延英羣臣初無許預之例正元七年詔每御延英令諸司長奏本司事則官許對延英矣八年葛洪本正衙公私事德宗詔今後有奏宜

延英門請對勿令正衙奏事則羣臣皆得乞對延英獻宗時元稹爲拾遺乞於延英訪問也其後諸州刺史遇延英卽入陛辭則是外官亦得詣延英矣元和四年御史臺奏延英開日郡臣不得前知云則是凡開延英初無定日御宣政殿臨時奏請也錢希白之言曰此內有公事商量卽降宣付閣門開延英閣門翻宣中書並賜正衙門則臨時不可預擬其日矣至天祐元年詔今後每月許一五九開延英如有公事中書門下具勝中奏請開延英不計日數前此未有也若宰臣奏開延英其來已久韓皐爲御史丞常有所陳必於紫宸未嘗

知新錄

卷十一

書

請便殿上謂之曰我與卿言不盡可來延英與卿從容元和五年張茂昭舉族歸朝故事雙日不坐是日特開延英唐制天子以雙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皆得引對是有爲而然非常制也龍尾道者舍元殿前正南升殿之路也賈寅中談錄云舍元殿前龍尾道自平地凡詰曲七轉由丹鳳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兩垠檻悉以青石爲之至今石柱猶有存者兩京雜記曰舍元殿左右有砌道盤上謂之龍尾道元會來朝者仰觀玉座如在霄漢殿前螭頭蓋玉塔扶欄上壓頂石刻爲螭頭之狀也唐都城中有三內皆嘗受朝惟

大明宮有螭頭爲其據高而道峻故兩旁有石扶欄欄有石柱其上壓頂石則刻螭以文之王仁裕自蜀入洛過長安記其所見曰含元殿前玉階三級第一級可高二丈許每出一石螭頭東西鱗次一一皆存猶不傾墊第二第三級各高五尺蓮花石頂亦存階兩面龍尾道各六七十步方達第一級花磚微有虧損予詳其說而詳其制蓋含元殿南疏階升殿凡爲之大層自下而上其下兩層皆培土鋪磚爲坡陀斜道不疏小級其鋪磚處逶迤屈曲凡七其轉故自丹鳳門北望則如龍行而垂其尾其義亦因龍首山而爲之名也其培土處合爲

知新錄

卷十一

臺

一階而階上所鋪磚道則分而爲兩可以引班對上故仁裕曰階兩面龍尾道各六七十步也其兩畔亦有石欄石欄柱之頂止刻蓮花不刻螭頭矣此兩層之上又有一大層則仁裕之謂第一級矣與殿墀相接高二丈制度不同下兩層列不爲級謂之小級兩旁扶欄有石柱壓柱橫石即刻螭首左右二史所立則直第二螭也此皆含元之制而宣政紫宸唐志未載其制唐志曰天子御正殿起居郎舍人分左右立有命則俯陛以聽退而書之夫正殿宣政殿也既曰俯陛則是命出墀上人立墀下又曰若仗在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第二螭

首和墨濡筆即坳處夫內閣者紫宸殿也第二螭首者紫宸前自上而下第二小閣橫頂之飾也坳處即闌石之窪陷而確不盡平者也唐之三殿合二者而求之紫宸之螭首志已明載而二史之在宣政又云俯陛乃可聽命則陛峻必有石螭自可因事想制矣唐制每遇朝日左右史皆入分立赤墀之下李肇國史補曰兩省謚起居爲螭頭以其立近石螭也張次宗傳文宗始詔左右史立螭頭下韋絢初除右史中謝置筆札於玉階欄楯之石趨而書辭拜舞焉蓋三殿也者南北相垂先含元次宣政又次紫宸皆在龍首山上古記龍首山近渭

知新錄

卷十一

臺

處高二丈今含元殿墀高於平地四十尺則四丈耳是含英雖高未據極也故其後爲宣政爲紫宸地轉北則階愈高升殿不能不爲峻道此螭頭不待察而知必有也又北爲蓬萊殿又有蓬萊池其禁苑又在東內苑之北東內苑有龍首池池上有龍首殿謂此水從龍首來故名也龍首渠在平地池亦當在平地不在山上矣大明宮地太極宮之後苑東北面射殿也地在龍首山上太宗初於其地營永安宮以備太上皇清暑九年正月雖常改名大明宮太上皇仍居大安不會徙入龍翔三年高宗染風痺惡太極宮卑下故就修大明宮改

名蓬萊宮取殿後蓬萊池爲名至三年四月移仗御蓬
萊宮之舍元殿二十五日始御紫宸改咸亨元年改蓬
萊宮爲含元殿長安五年又改爲大明宮宮南端門名
丹鳳則在平地矣門北三殿相沓皆在山上平紫宸又
北則爲蓬萊殿北有池亦名蓬萊池則在龍首山北平
地矣六典曰大明宮在禁苑之東南其西接宮城之東
北隅夫其宮城正西乃與大明宮之東北相接則凡大
明一宮皆在太極宮之東北也故長安志敘載其地比
太極宮承天門則退北三坊取此三坊地而中析之以
爲六坊中六坊地以爲丹鳳中門正街西有橫街可以

知新錄

卷十一

業

達於承天南卽朱雀正街矣其餘百司庶府居民第宅
悉仍大興都城之舊無所更易故東內大明宮雖曰初
營而朝市仍隋舊無所增移也 龍首山首枕渭之南
岍尾達樊川首高尾下在漢長安城南逶迤而北至建
章宮上下乃始折北而趨東漢世未央宮在折北向東
之地其基已高故宮殿皆出長安城上張衡曰疏龍首
以抗殿也未央又東龍首愈增高而唐大明宮尤在高
處故含元殿基高於平地四丈含元之北爲宣政宣政
之北爲紫宸地每退北輒又加高至紫宸則極矣其北
遂爲蓬萊殿殿有池則平地矣大明之東有苑苑有池

龍首渠水自城南而注入於此則可見其不在山上矣
惟其三面皆低而大明之基獨高故長安志曰大明宮
北據高原南望爽塏望終南如指掌在京坊市可俯而
窺也未央本亦高不減大明惟其取土爲城故殿基稍
低三秦記曰長安城池皆黑壤今城赤如火堅如石關
中記曰取山土以爲城也括地志曰山首在長安故城
中自漢築長安城及營宮殿咸以堙平其餘卽今宮城
太倉以東也按括地志太宗子魏王泰所爲也作志之
時唐止有西內卽太極宮未有東內其謂餘山之在太倉以
東者其後大明宮據以爲基也說皆相應也若太極宮

知新錄

卷十一

業

在未央之東南大明宮之東北而遂卑溼不爽蓋其基
在南舍山而就平地也 宜春之苑漢史凡三見其實
只兩耳曰苑者地在下杜曰宜春宮者卽下杜苑中宮
也皆秦創也曰宜春觀者則在鄠縣漢武帝之所造也
東方朔傳曰武帝東遊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
城東南卽唐曲江也子嬰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相如
從武帝獵長楊還過宜春奏賦以哀二世其賦曰臨曲
江之陞州望南山之參差又云弔二世持身之不謹兮
墓蕪穢而不脩按此則二世之所葬相如之所取賦漢
之曲州唐之曲江皆在下杜之宜春也其苑與宮秦創

而唐因之也至於宜春觀乃秦上林故地水經曰澇水逕漢宜春合漢陂入渭說者誤合爲一則失之遠矣曲江本秦之醴州至漢爲宜帝樂遊廟亦名樂遊苑亦名樂遊原地最高四望寬敞隋營京城宇文陞以地高不便故鑿之爲池以厭勝之又引黃渠水穿城而入故隋世爲芙蓉池且爲芙蓉園也劉餗小說曰園本曲江文帝惡其名曲改名芙蓉韓愈詩曰曲江千頃荷淨平鋪紅葉蓋明鏡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後賜寧申岐薛王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卽此被褰帝幕雲布車馬填塞詞人樂飲歌詩南卽紫

內苑之北也禁苑廣西面全包漢之都城東抵霸水其西南兩面攙出太極宮前與承天門相齊承天門之西南排立三門昔禁苑之門曰光化曰芳林曰景耀皆南向此西內太極宮及宮北內苑禁苑地望之詳也高宗卽太極宮東北取苑地是大明宮其廣袤亦及五里五里之東向有餘地可以爲苑故大明東面有東內苑苑中有龍首殿龍首池也此內東苑者包大明宮之東面而向南直出與大明宮城之丹鳳門相齊其苑之南亦有三門延政門在正南太和門在東左銀臺門在北此苑之北亦抵禁苑是漢唐三宮之別而唐世三苑之分

也唐都城三重外一重名京城內一重名皇城又內一重名宮城亦名子城子城之內入殿者爲殿門

燕在閭知新錄卷十二

豐山王 棠勿翦氏棠訂

古歛曹志宏浚源

潭濱黃宗義蓮坡

洪源洪慎行若山

新安汪德齡汝錫 參校

汴梁宮

廉訪使楊文憲公煥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常作汴故宮記云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史宴於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爲纂其大槩云皇城南門外南薰

知新錄 卷十二

南城之北新城門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右曰東上閣門左曰西上閣門皆南嚮東

知新錄 卷十二

二十

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祇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卽投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峰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仙韶院院北曰湧翠峰峰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曰蓬萊殿殿長生西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州殿殿長生之南曰閱武殿閱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祇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秘書監秘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門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

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祇肅門祇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尚廐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尚食局局南曰官苑司官苑司西北曰尚醢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撤合局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典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官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不錄觀其制度比土階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

知新錄

卷十二

三

珠壁華麗之室則無也公又有錄汴梁宮人五言絕句一十九首今記數句於此歲歲逢元夜金蛾鬧簇巾見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又一首人間多聚粟不到九重天長被黃衫吏花攤月賜錢

南渡官殿

陳隨應南渡官門記云杭州治舊錢王宮也紹興因以爲行宮皇城九里入和寧門左進奏院玉堂右中殿外庫至北宮門循廊左序巨璫幕次列如魚貫祥曦殿朶殿接脩廊爲後殿對以御酒庫御藥院慈元殿外庫內侍省內東門司大內都巡檢司御厨天章等閣廊回路

轉衆班排列又轉內藏庫對軍器庫又轉便門出拱殿五間十二架修六丈廣八丈四尺簷屋三間修廣各丈五朶殿四兩廊各二十四殿門三間內龍墀折檻殿後櫺舍七間爲延和殿右便門通後殿殿左殿隨時易名明堂郊祀曰端誠策士唱名曰集英宴對奉使曰崇德武舉及第班授官曰講武東宮在麗正門內南宮門外本宮會議所之側入門垂楊夾道間芙蓉環朱闌二里至外宮門節堂後爲財帛生料二庫環以官屬直舍轉外密子入內宮門廊右爲贊導春坊直舍左講堂七楹扁新益外爲講官直舍正殿向明左聖堂右祠堂後凝

知新錄

卷十二

四

華殿瞻策堂環以竹左寢右齊安位內人直舍百二十楹左彙齋太子賜號也接繡香堂便門通繹已堂重簷復屋昔楊太后垂簾於此曰慈明殿前射圃竟百步環修廊右博雅樓十二間左轉數十步雕闌花甃萬卉中出秋千對揚春亭清晝亭前芙蓉後木樨五質亭梅繞之由繹已堂過錦膳廊百八十楹直通御前廊外卽後苑梅千樹曰梅岡亭曰冰花亭枕小西湖曰水月境界曰澄碧牡丹曰伊洛傳芳芍藥曰冠芳山茶曰鶴丹桂曰天闕清香堂曰本支百世祐聖祠曰慶和泗州曰慈濟鍾呂曰得真橋曰洞庭佳味茅亭曰昭儉木香曰架

雪竹曰賞靜松亭曰天陵偃蓋以日本國松木爲翠寒堂不施丹腹白如象齒環以古松碧琳堂近之一山崔嵬爲觀堂爲上焚香祝天之所吳知古掌林修每三茅觀鍾鳴觀堂之鍾應之則駕與山背芙蓉閣風帆沙鳥履鳥下山下一溪縈帶通小西湖亭曰清漣恠石夾列獻瑰逞秀三山五湖洞穴溪沓豁然平朗聳飛翼拱凌虛樓對瑞慶殿損齋緝熙崇正殿之東爲欽先孝思復古紫宸等殿木圍卽福寧殿射殿曰選德坤寧殿貴妃昭儀婕妤等位宮人直舍蟻聚焉又東過閣子庫肅思殿儀鸞修內人作翰林諸司是謂東華門此上二記宋

知新錄

卷十一

五

之宮闕槩可見矣

元李宮殿

至元四年正月城京師以爲天下本右掖太行左注滄海撫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冀朔方峙萬歲山浚太液水派玉泉通金水縈畿帶海負山引河壯哉帝居擇此天府城方六十里里二百四十步分十一門正南曰麗正南之右曰順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東曰安貞北之西健德正東曰崇仁東之右曰齊化東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美西之右曰肅清西之左曰平則大內南臨麗正則正衙曰大明殿曰延春閣宮城周回九里三十步東

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丈輓甃至元八年八月十七日申時動土明年三月十五日卽工分六門正南曰崇天十二間五門東西一百八十七尺深五十五尺高八十五尺左右朵樓二朵樓登門兩斜廡門闕上兩觀皆三朵樓連朵樓東西廡各五間西朵樓之西有塗金銅幡竿附宮城南面有宿衛有廬凡諸宮門皆金鋪朱戶丹楹藻繪彤壁琉璃瓦飾簷脊崇天之左曰星拱三間一門東西五十五尺深四十五尺高五十尺崇天之右曰雲從制度如星拱東曰東華七間三門東西一百十八尺深四十五尺高八十八尺西曰西華

知新錄

卷十二

六

制度如東華北曰厚載五間一門東西八十七尺深高如西華角樓四據宮城之西隅皆三朵樓琉璃瓦飾簷脊直崇天門有白玉石橋三虹上分三道中爲御道鑄百花蟠龍星拱南有御膳亭亭東有拱辰堂蓋百官會集之所東南角樓東差北有生料庫庫東爲柴場夾垣東北隅有羊圈西南角樓南紅門外留守司在焉西華南有儀鸞局西有鷹房厚載北爲御苑外周垣紅門十有五內苑紅門五御苑紅門四此兩垣之內也大明門在崇天門內大明殿之正門也七間三門東西一百二十尺深四十四尺重簷日精門在大明門左月華門在

大明門右皆三間一門大殿乃登極正旦壽節會朝之正衙也十一間東西二百尺深一百三十尺高九十尺柱廊七間深二百四十尺廣四十四尺高五十尺寢室五間東西夾六間後連香閣三間東西一百四十尺深五十尺高七十尺青花石礎白玉石圓礪文石甃地上籍重茵丹楹金飾龍繞其上四面朱瑱窓藻井間金繪飾燕石重陛朱闥塗金銅飛雕冒中設七寶雲龍御榻白蓋金縷褥並設后位諸王百寮怯薛官侍宴坐床重列左右前置燈漏貯水運機小偶人當時刻捧牌而出木質銀累漆窰一金雲龍繞繞之高一丈七尺貯酒可

深六十尺高如其深門之外有庖人之室稍南有酒人之室麟瑞門在西廡中制度如鳳儀門之外有內藏庫二十所所爲七間鍾樓又名文樓在鳳儀南鼓樓又名武樓在麟瑞南皆五間高七十五尺嘉慶門在後廡寶雲殿東景福門在後廡寶雲殿西皆三間一門周廡一百二十間高三十五尺四隅角樓四間重簷凡諸宮周廡並用丹楹彤壁藻繪琉璃瓦飾簷脊延春門在寶雲殿後延春閣之正門也五間三門東西七十七尺重簷懿範門在延春左嘉則門在延春右皆三間一門延春閣九間東西一百五十尺深九十尺高一百一十三尺重屋柱廊七間廣四十五尺深一百四十五尺高五十尺寢殿七間東西夾四間後香閣一間東西一百四十尺深七十五尺高如其深重簷文石甃地藉花毳褥簷帷咸脩白玉石重陛朱闥銅冒楯塗金雕翔其上閣上御榻二柱廊中設小山屏床皆楠木爲之而飾以金寢殿楠木御榻東夾紫檀御榻壁皆張素畫飛龍舞鳳西夾事佛像香閣楠木寢床金縷褥黑貂壁帳慈福殿又曰東煖殿在寢殿東三間前後軒東西三十五尺深七十二尺明仁殿又曰西煖殿在寢殿西制度如慈福景耀門在左廡中三間一門高三十尺清瀨門在右廡中制

度如景耀鍾樓在景耀南鼓樓在清灝南各高七十五
尺周廡一百七十二間四隅角樓四間玉德殿在清灝
外七間東西一百尺深四十九尺高四十尺飾以白玉
甃以文石中設佛像東香殿在玉德殿東西香殿在玉
德殿西宸慶殿在玉德殿後九間東西一百三十尺深
四十尺高如其深中設御榻簾帷褥威儀前列朱闌
左右闌二紅門後山字門三間東更衣殿在宸慶殿東
五間高三十尺西更衣殿在宸慶殿西制度如東殿隆
福殿在大內之西興聖之前南紅門三東西紅門宮各
一線以磚垣南紅門一東紅門二後紅門一光天門光

知新錄

卷十二

九

天殿正門也五間三門高三十二尺重簷崇華門在光
天門左膺福門在光天門右各三間一門光天殿七間
東西九十八尺深五十五尺高七十尺柱廊七間深九
十八尺高五十八尺寢殿五間兩夾四間東西一百三十
尺高五十八尺五寸重簷藻井瑣窗文石甃地藉花毳
褥懸朱簾重陛朱闌塗金雕冒楯正殿縷金雲龍樟木
御榻從臣坐床重列前兩傍寢殿亦設御榻褥威儀
青陽門在左廡中明暉門在右廡中各三間一門翥鳳
樓在青陽南三間高四十五尺驂龍樓在明暉南制度
如翥鳳後有牧人宿衛之室壽昌殿又曰東煖殿在寢

殿東三間前後軒重簷嘉禧殿又曰西煖殿在寢殿西
制度如壽昌中位佛像傍設御榻針線殿在寢殿後周
廡一百七十二間四隅角樓四間侍女直廬五所在針
線殿後又有侍女室七十二間直廬後及左右浴室
一區在宮垣東北隅文德殿在明暉外又曰楠木殿皆
楠木爲之三間前後軒一間盤頂殿五間在光天殿西
北角樓西後有盤頂小殿香殿在宮垣西北隅三間前
軒一間前寢殿三間柱廊三間後寢殿三間東西夾二
間文宸庫在宮垣西南隅酒房在宮垣東垣隅內庖在
酒房之北興聖宮在大內之西北萬壽山之正西周以

知新錄

卷十二

十

磚垣南關紅門三東西紅門各一北紅門一南紅門外
兩旁附垣有宿衛直廬凡四十間東西門外各三間南
門前夾垣內有省院臺百司官侍直板屋北門外有甯
花室五間東夾垣外有宦人之室十七間凌室六間酒
房六間東北西門外基置衛士直宿之舍二十一所
爲一間外夾垣東紅門之直儀天殿弔橋西紅門一達
徽政院門內差北有盤頂房二各三間又北有屋二所
各三間差南有庫一所及屋三間北紅門外有臨街門
一所三間此夾垣之北門也興聖門與聖殿之北門也
五間三門重簷東西七十四尺明華門在興聖門左肅

章門在興聖門右各三間一門興聖殿七間東西一百尺深九十七尺柱廊六間深九十四尺寢殿五間兩夾各三間後香閣三間深七十七尺正殿四面朱縣瑣窗文石甃地藉以毳褥中設展屏榻張白蓋簾帷皆線繡爲之諸王百寮宿衛官侍宴牀重列左右其柱廊寢殿亦各設御榻褥咸備白玉石重陛朱闌塗金冒楯覆以白磁瓦碧琉璃飾其簷脊弘慶門在東廡中宣則門在西廡中各三間一門凝暉樓在弘慶南五間東西六十七尺延顯樓在宣則南制度如凝暉嘉德殿在寢殿東三間前後軒各三間重簷寶慈殿在寢殿西制度同

知新錄

卷十二

七

嘉德山字門在興聖宮後延華閣之正門也正一間兩夾各一間重簷一門脊置金寶瓶又獨脚門二周閣以紅板垣延華閣五間方七十九尺二寸重阿十字脊白琉璃瓦覆青琉璃瓦飾以簷脊立金寶瓶單陛御榻從臣坐床咸具東西殿在延華閣西左右各五間前軒一間圓亭在延華閣後芳碧亭在延華閣後圓亭東三間重簷十字脊覆以青琉璃瓦飾以綠琉璃瓦脊置金寶瓶徽青亭在圓亭西制度同芳碧亭浴室在延華閣東南隅東殿後傍有盤頂井亭二間又有盤頂房三間畏吾兒殿在延華閣右六間傍有簷花半屋八間木香亭

在畏吾兒殿後東盤頂殿在延華殿東版垣外正殿五間前軒三間東西六十五尺深三十九尺柱廊二間深二十六尺寢殿三間東西四十八尺前宛轉置花朱闌八十五扇殿之傍有盤頂房三間庖室二間面陽盤頂房三間妃嬪庫房一間縫紉女庫房三間紅門一盤頂之制三椽其頂若筍之平故名西盤頂殿在延華閣西版垣之外制度同東殿東殿之傍有庖室三間好事房二各三間獨脚門二紅門一妃嬪院四二在東盤頂殿後二東西盤頂殿後各正室三間東西夾四間前軒三間後有三椽半屋二間侍女室八十三間半在西東妃

知新錄

卷十二

七

嬪院左西向半在西妃嬪院右東向室後各有三椽半屋二十五間東盤頂殿紅門外有屋三間盤頂軒一間後有盤頂房一間庖室一區在凝暉樓後正屋五間前軒一間後披屋三間又有盤頂房一間盤頂井亭一間周以土垣前闢紅門酒房在宮垣東南隅庖室南正屋五間前盤頂軒三間南北房各三間西北隅盤頂房三間紅門一土垣四周之學士院在閣後四盤頂殿門外之西偏三間生料庫在學士院南又南爲鞍轡庫又南爲軍器庫又南爲庖人牧人宿衛之室藏珍庫在宮垣西南隅制度如酒室惟多盤頂半屋三間庖室三間萬

壽山在大內西北太液池之陽金人名瓊花島中統三年修繕之至元八年賜今名其山皆疊玲瓏石爲之峰巒隱映松檜隆鬱秀若天成引金水至其後轉機運澗汲水至山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仰出然後出東西流入於太液池山前有白玉石橋長二百餘尺直儀天殿後橋之北有玲瓏石擁木門五門皆爲石色內有隙地對立日月石西有石棋枰又有石坐床左右皆有登山之徑縈紆萬石中洞府出入宛轉相迷至一殿一亭各擅一景之妙山之東有石橋長七十六尺濶四十一尺半爲石渠以載

知新錄

卷十二

事

金水而流於山後以汲於山頂也又東爲盤固奇獸珍禽在焉廣寒殿在山頂七間東西一百二十尺濶六十二尺高五十尺重阿藻井文石甃地四面瑣窗板密其裏徧綴金紅雲而蟠龍矯蹇于丹楹之上中有小玉殿內設金嵌玉龍御榻左右列從臣坐牀前架黑玉酒甕一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爲魚獸出沒於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又有玉假山一峰玉響鐵一縣殿之後有小石笋二內出石龍首以嚵所引金水西北有廡堂一間仁智殿在山之半三間高三十八金露亭在廣寒殿東其制圓九柱高二十四尺尖頂上置琉璃珠亭

後有銅幡竿玉虹亭在廣寒殿西制度同金露方壺亭在荷葉殿後高三十八尺重屋八面重屋無梯自金露亭前複道登焉又曰線珠亭瀛洲亭在溫石浴室後制度同方壺玉紅亭前仍有登重屋複道亦曰線珠亭荷葉殿在方壺前仁智西北三間高三十八尺方頂中置琉璃珠溫石浴室在瀛洲前仁智西北三間高三十八尺方頂中置金寶瓶園亭又曰膳粉亭在荷葉稍西蓋后妃添妝之所也八面介福殿在仁智東差北三間東西四十一尺高二十五尺延和殿在仁智西北制度如介福馬潼室在介福前五間牧人也室在延和前三間

知新錄

卷十二

事

庖室在馬潼前東浴室更衣殿在山東平地三間兩夾太液池在大內西周若千里植芙蓉儀天殿在池中圓坻上當萬壽山十一楹高三十五尺濶七十尺重簷圓頂蓋圓臺址甃以文石藉以花茵中設御榻周闢瑣窗東西門各一間西北廁堂一間葦西向列甃導龍以居宿衛之士東爲木橋長一百二十尺濶二十二尺通大內之夾垣西爲木弔橋長四百七十尺濶如東橋中闕之立柱架梁於二舟以當其空至車駕行幸上都則留守官移舟斷橋以禁往來是橋通典聖宮之夾垣後有白玉石橋乃萬壽山之遺也犀山臺在儀天殿前水中

上置木芍藥隆福宮西御苑在隆福宮西先后妃多居焉香殿在石假山三間兩夾二間柱廊三間龜頭屋三間丹楹瓊窗間金藻繪玉石礎琉璃瓦殿後有石臺山後闢紅門並立紅門三三門之外有太子幹耳朶荷榮殿殿在香殿左右各三間圓殿在山前圓頂上置塗金寶珠重簷後有流杯池池東西流水圓亭二圓殿有廡以連之歇山殿在圓殿前五間柱廊二各三間東西亭二在歇山後左右十字脊東西水心亭在歇山殿池中直東西亭之南九柱重簷亭之後各有侍女房三所所爲三間東房西向西房東向前開紅門紅門內立石

知新錄

卷十二

宮

以屏內外外築四垣以周之池引金水注焉棕毛殿在假山東偏三間後盤頂殿三間前啓紅門立垣以區分之儀鸞局在三紅門外西南隅正屋三間東西屋三間前開一門史官虞集曰嘗觀紀藉所載秦漢隋唐之宮闕其宏麗可怖也高者七八十丈廣者二三十里而離宮別館綿延聯絡彌山跨谷多或至數百所嘻真木妖哉由余有言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則苦人矣由余當秦穆之時爲是言俾見後世之侈何如也雖然紫宮著乎玄象得無棟宇有等差之辨而茅茨之簡又烏足以重威於四海乎集佐修繕世大司將作所疏管

關制度爲詳於是知大徑庭于古也

明南京北京宮殿

朱國禎曰南京宮殿作於吳元年先十二月甲子日興工所司進圖悉去雕琢奇麗者門曰奉天三殿曰奉天曰華蓋曰謹身兩宮曰乾清坤寧四門曰午門曰東華西華玄武大略已定登極前一月御新宮以卽位祭告上帝十年改作大內午門添兩觀中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奉天門之左右爲東西角門奉天殿之左右曰中左中右兩廡之間左文樓右武樓奉天門外兩廡曰左順右順及文華武英二殿至二十五年毀燬本內金水

知新錄

卷十二

宮

橋又建端門承天門樓各五間及長安東門二門而西宮則上燕居之所也太祖集諸地師數萬人卜築大內填燕尾湖爲之雖決於劉基實上內斷基不敢盡言也二十五年後知其悞乃爲文祭光祿寺龜神云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事按古有緒惟宮城前昂中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且廢興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鑑朕此心福其子孫云云此真大聖人心腸故文皇北都享國長久文皇初封於燕以元故宮爲府卽今之西苑也靖難後就其地亦建奉天諸殿十五年改建大內于東去舊宮可一里悉

如南京之製而弘敞過之卽今之三殿正朝大內也此得地孤盡處前挹九河後拱萬山正中表宅水隨龍下自辛而庚環注皇城繞異而出又五十里合於潞河余過西華門馬足恰恰有聲俯視見石骨黑南北可數十丈此真龍過脉處出西直門高梁橋一帶望之隱隱隆隆可七十里天造地設至我明始開天壽山又足以配帝王萬萬世之傳寧有極哉既遷大內東華門之外逼近民居喧囂之聲至徹禁衛未暇經理又殿成卽遇災以奉天門爲常朝之所故諸宮闕及各衙門皆未備至宣德七年始加恢擴移惠華門於河之東遷民居於西

知新錄

卷十二

七

之隙地正統初木植已積三十萬餘他物稱是五年三月興工六年九月三殿兩宮皆成十一月朔御殿頒詔大赦次日復御殿頒曆又次日文武羣臣上表致賀而兩都規制始大備矣永樂十八年三殿工畢上召編刻博士胡喬卜之布算訖跪曰明年某月某日午時當燬上大怒囚之至期獄卒報以午過無火胡服毒死卽午正三刻也殿果焚上甚惜之今查三殿之火在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庚子日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丙申奉天等殿門災是日申刻雷雨大作戊刻火光驟起由正殿延燒至午門樓廊俱盡次日辰刻始息越十餘

日上諭以永樂殿災尚有門代今滿區一空禁地可乎殿庭無不復之理當仰承仁愛母實直爲忠於是禮工二部言正朝重地亟宜修復但事體重大工費浩煩容臣等會同勘議上曰當先作朝門并午樓爲是殿堂卽隨次爲之明年七月大朝門等工成四十一年九月三殿成時上性嚴急諸臣竭力從事隨宜參酌須彌座缺壞者補之柱小者束之短者梁之始得集事旣成工部請額諭曰朝殿太祖名之成祖因之今只仍祖定惟天字當出奉字上敬天作基可也於是部臣謂當爲橫匾天字居中兩傍稍下相對上復以爲不雅取洪範字義

知新錄

卷十二

七

改奉天殿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華蓋殿爲中極謹身殿爲建極仍直匾順書文樓曰文昭閣武樓曰武成閣左順門曰會極右順門曰歸極東角門曰弘政西角門曰宣治又改乾清右小閣曰道心旁左門曰仁蕩右曰義平改太祖以奉天名殿此自來所無其名之正亦自來所不及方幸汴梁卽築奉天臺今在藩司治後蓋太祖心與天合故念念在茲不敢忘世宗旣改大禮志羣臣力爭遂改郊改廟一切變易從新并改殿名大臣隨聲附和舉朝皆震懼不敢言穆廟立應詔陳言者每有復殿名一欸時亦不從今劫灰已久未暇議及日後

工完聖明深念祖德仍奉天之舊可也兩宮之災則正德九年與萬曆二十年各一次旋即葺復而今新宮尤偉蓋工部以殿材移用故也若在世廟時亦必易名矣南城在大內東南英皇自北歸居之其中翔鳳等殿石欄干景皇帝方建隆福寺命內官悉取去爲用又聽奸人言伐四圍樹木英皇甚不樂既復辟悉下內官陳謹等四十五人於獄令鎖項修補完備各降其職尋增置各殿三年十一月告成正殿曰龍德南門曰丹鳳殿後鑿石爲橋其後疊石爲山曰秀巖山頂正中爲圓殿曰乾運又其後曰圓殿引水環之左右刻以亭館雜植奇

知新錄

卷十二

七

花異木其中春暖花開命中貴陪內閣儒臣宴賞世廟中復臨幸余備史官丁酉八月遊其中得悉勝概石橋通體皆盤雲龍勢躍躍欲動東爲離宮者五大門及殿皆南向每宮殿後一小池跨以橋池之前後爲石壇者四植以栢松最後一殿供佛甚奇古左右圍廊與後殿相接其制一律想做大內式爲之太祖欽定所謂盡去雕鏤存樸素者梳粧臺大內後苑山石宣宗廣寒殿記詳矣傍有所謂梳粧臺者相傳起于遼之蕭后考之遼史望氣者言女直有天子氣甚旺遣使跡所自起乃一小石山玲瓏奇特時女直方臣于遼遼多所需索因請

此山自行輦取許之乃大發人夫鑿而載之鑿之夜山鳥皆悲鳴卽以其石築臺此臺與山之所自起也其後益以艮嶽當是金完顏亮以前事宜皇止以艮嶽立論當時閣臣宜密奏補所未足而竟寂寂豈畏宣皇英明不敢言抑原味其來歷故然耶

崇書秦漢隋唐宮殿及汴梁南渡宮殿隨又錄虞伯生元季宮殿茲補錄朱國禎所論明南北宮殿用成一書嗚呼禾黍興懷古今一致安用是喃喃哉不知按圖索駁駁固難求以跡思名事皆陳列懷古者讀其書神遊其境不致歎憑弔之無由是則子纂輯之意云耳

知新錄

卷十二

七

仲長統論大位

仲長統曰夫人待君子然後化成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任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養食者爲清旣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成熙者未必不由此也誠哉至言今世居大位徒藉清高之名而庶務不理者多也開虛僞之名五字人或知之失天

地之性五字人見不到此真伐毛洗髓之論士君子不素位而妄言清高者當亦廢然而近矣

量如天地

人識量褊淺皆由未學若能知得道體量界自然宏大程氏遺書最說得好云人有斗筲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有天地之量斗筲之量固不足算如鍾鼎江河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量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

知新錄

卷十二

圭

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鄧艾年七十位三公處得甚好及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被符堅報至不喜歸折屐齒終強不得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不同其爲恂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益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只是識量不足也

相度

讀書鏡云李沆爲丞相秉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抵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生訕怒隨馬後肆言曰居大位而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妨賢路寧無愧乎公於馬上蹶蹶再三曰某屢求退奈上未允不敢去耳終無忤意富弼字彥國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彥國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彥國曰天下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及爲相嘗語子孫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爲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便矣朝廷用人專論才德而獨

知新錄

卷十二

圭

於輔臣又責以相度二字蓋相地道也婦道也地欲耐物婦欲耐家不然佛氏所謂蝦蟇禪一跳卽倒耳

美則歸君

晏子之使魯也景公與大臺之役晏子歸而諫止其君矣出而鞭朴其役夫速臺成焉聲譽歸之君災禍歸之身君子所以歎也子罕之相宋也爵賞君行之刑戮身行之君當其美臣受其惡宋君所以歎也是以子路治蒲簞食壺漿以饋餞者夫子使子路止之非止由之行仁也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將焉用之

秤停

劉器之嘗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嘗見馮當世言及熙寧初與陳陽叔呂寶臣同任樞密陽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秤停事每事之來必秤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也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器之因極言秤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二字不可不詳思熟講也寶臣即惠穆公也此出朱趙善璫自警編案謂諸葛公云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低昂秤停云者即無低昂之謂也秤非停不見其平停非秤不得其要此二字捨一不得也或曰停調停也作調

知新錄

卷十二

金

停解更有作用在棠思既能如秤又能調停非有經有權者不能爲人如武侯可矣

厚德

北齊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邵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范蜀公榮求盧公多遜與李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告昉昉不信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爲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涑水記聞王太尉薦寇萊公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曰卿稱其美

彼專談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又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儉德化人

唐楊綰始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隍爲當時第一卽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騁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見聞靡然自化不可勝紀昔公儀休爲魯相無所變更百官自正食祿者不敢與下民爭利蓋其儉德清望足以動人如此

知新錄

卷十二

金

大耐官職

向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真宗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悄無一人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旣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

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太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為何如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為富貴莫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

文正寬厚

王文正公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惟啖飯而已家人問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

知錄錄

卷十二

卷十二

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想于公曰庖肉為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為饗人私食公曰盡一斤可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

雅量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為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復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

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歎服公寬厚不已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傍侍兵他顧燭然公鬚公遽以裘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大分故小人少忌之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日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

知錄錄

卷十二

卷十二

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棠謂間氣與正氣不同伊川謂魏公是間氣可知仍有不足在

夏忠靖公器宇靚深閭廓不見涯涘嘗有從吏污公金織賜衣懼而逃者公曰污可浣何懼為吏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於是卿大夫雅量推公第一知者蓋比公于王子明韓稚圭之度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不與人較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薛文清公曰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達賢錄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內集呂正獻掌記曾文靖雖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彙范文獻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爲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已用世規模須至推誠心布公道集謨慮廣忠益不惟資人輔已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薰習漸漬逮乎數世乃爲先知先覺職分當然達賢錄棠未見元朝之書當不至湮沒無聞有志之士務爲搜訪以廣其傳亦培養人材之一助

知新錄

卷十一

戒更革

劉元城論本朝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沆之所云大似失言然有深意沆嘗云祖宗時經變多矣所立法度極是穩便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其法雖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趙韓王爲相置二大甕於座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卽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實無補萬一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法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勅局浮食是

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不看詳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時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陪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知揅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于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見矣或

知新錄

卷十二

老成人

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誣乎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足以貽千古之訕

老成人

元人爲宰相須福德才量四者兼脩之說誠亦前人所未道也然君子所務亦惟曰德才量而已而福不與焉史漸曰忠厚近迂濶老成若遲鈍先王終不以此易彼者蓋老臣舊德功業已見于時間望以孚於衆商功利

謀殿最難不若新進者至於雍容廊廟天下想聞其風
采足以廉頑立懦敦薄勵偷如太山喬嶽初無運動之
勞而功之及人厚矣蕩之什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謝枋得曰三代以上國有大事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
國任舊臣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無
侮老成人盤庚所與也曰汝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周
王所以訓也棠攷國家不可一日無老成人昔李固謂
樊英黃瓊楊厚等免歸一日朝會諸侍中竝皆年少無
一宿儒大人可備顧問爲可歎息如固之奏此豈少年
浮薄者之所能測識哉至於庶民之家以老成爲遲鈍

知新錄

卷十二

三

往往相與忽之是以風俗日趨於下流而莫之救矣

愛名

宋范文正上晏元獻書曰夫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
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
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
去矣

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循吏行事本人情而不泥乎大法於訓誨之中每存寬
厚之意漢卓茂之所言所行者是也昔卓茂爲密令勞
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不忍

欺之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
亭長爲從女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
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爾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
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
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敵人矣凡人之
所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隣里長老尚
致愧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
威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
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
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茂笑曰

知新錄

卷十二

三

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
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
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忍辱負重

孫權以陸遜爲鎮西將軍諸將不相聽從遜按劍曰主
上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
負重故也棠按忍辱二字是立身大本領古來能忍辱
者成大事不能忍辱者債事屈指數陳不可枚舉蓋能
忍辱方能負重非徒忍辱而不負重者可得而籍口也

經理流民

成化初年陝西至荆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通藏聚爲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弗率令者皆發戍邊衛當盛夏渴死疫死者不可勝計國子監祭酒周洪謨憫之乃著流民說略曰昔同修天下地理志而見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僞置滋縣於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僞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爲右都御史李賓淡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時賓乃援洪謨說疏上之上可焉命右副都御史原傑往蒞其事傑受命馳至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原附籍爲良民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會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設郡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爲商州而析其地爲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陽汝

州之地爲桐柏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卽鄖陽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於鄖陽以爲保障之計經畫已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彝而好德也曩脇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稅先以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於版籍之間反側蒼生安枕於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因薦鄖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堪代已任總治三才上悉從之擢道宏爲大理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進傑右都御史尋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上卒漢南諸郡縣之民聞之莫不流涕皆爲立祠焉傑山西陽城人湖廣通志曾氏熙曰惟荆襄迤西多長山大谷土壤腴沃物產富穰寒者易以爲衣饑者易以爲食此天地自然之利也利之所在民必趨之往歲流民潛聚去而復來固其所也爲政者奈何違天地之利而拂民之性乎原公置立州縣安集流移亦惟因其利而利之順其性而導之耳昔周公懲殷頑民遷於濟邑戒長民者不忌於凶德君陳繼治之未嘗忿嫉於頑比年以來山陬屯

聚新附土著之民莫不相生相養安於無事之天非獨
流民與州縣之利實國家萬世之利也按流民之患自
古有之而制置之術莫不善於西晉莫善於原子英此
舉西晉流民失處遂致李特據有已蜀首亂天下成化
劉千斤李胡子之亂流遁百萬其不爲西晉者毫髮昔
江統徒戎論不庸於時識者至今爲恨周文安流民說
獲用於君相如響斯應又得原子英以推行之遂臻保
施安集之效子孫黎民永孚於休鴻雁之什周宣王不
得專美矣究一時明良聽言惟賢籌國安民之美浹可
爲世法故著之

知新錄

卷十二

書

收豪傑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然則盜賊之
內豈無豪傑蓋此輩平時不能於制科取功名又不甘
鬱鬱牖下遇竊發之徒便爾出身入夥此其間不先有
以安之則釀禍必熾若在太平之日自可無虞若在擾
攘之會不可置而不問也旨哉富蘇秦三公之言也富
弼言於仁宗曰訪得多有凶險之徒始初讀書卽欲應
舉及其長立所學不成雖稍能文不近舉業仕進無路
心常快快頗讀史傳粗知興亡以至討尋兵書習學武
藝因此張大胸臆遂生權謀每遇災祥便有竊議自負

知新錄

卷十二

書

所圖甚大蔑視州縣既不應舉又不別營進身往往晦
名詭姓潛跡遁形乃與其徒密相結扇此輩散在民間
實多縱無成謀亦能始禍要在得而廢之使所謀不成
乞命臣寮可委者多方採訪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澤遺
逸薦於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蘇軾言於仁宗曰夫
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
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臣願特爲京東西
河北河東陝西五路別開仕進之門古者不專以文詞
取人故得士爲多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趣百川
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
鯢鯢爲之制願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
其人才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薦其才
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
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
之黨可得而籠取也軾又代淮南轉運使李琮言於神
宗曰揚雄有言御失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敵而班固
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遇
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言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
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世
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與盜賊何異臣

切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帝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爲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臣願陛下精選青郛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濰密淄齊魯濮知州諭以此意使

有盧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蹄躡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爲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爲可深慮也哉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爲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爲羣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俊之士固有文武縱橫之間無不可者惟魯少文獨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橫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椎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棠謂國家處擾攘之日誠如三公之言也先事預防收攬豪傑則黃巢張士誠可不販私鹽張榮亦必不爲阡能草書檄樊若水必不量江面張元吳昊亦不爲夏人所用黃師宓亦不立僂氏之謀徐伯祥亦不引交人入寇矣

吏事

張芸叟云初遊京師見歐陽公多談吏事疑之曰學者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吏

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臨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乃復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編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此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居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亦是當時一言之報也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是時老蘇父子間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

知新錄

卷十二

看

子瞻亦以吏能自任或問之則答曰我於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棠見今之負文名者喜言文章恥言政事故舉昔之名賢以相勸勉潤身及物非是兩途不可不深致意也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二終

姪日午孫

校

國

本

藏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三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荊州徐 閔磐石

新安汪 訖乃宣

梅莊吳瞻麓錄機

古欽朱 珣與白 泰校

禮樂因時而變

莊子言先王之迹若芻狗又言三皇五帝之禮樂法度猶相槩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夫禮樂法度應時而變者也其言初以爲創論然看自古及今更革不一

知新錄

卷十三

一

如三禮之冠昏喪祭樂之源流法度之屢變有一合於古者乎應時而變四字真千古不易之論莊子言雖洋洋放恣而洞達世務識力直越時流後人泥古以非今真不知明夷之學者然又不是鄉愿一流世務至變而此心有不變者存總要曉得源頭方爲有本之學

先賢論政

續自警編云袁安爲河南尹政尙嚴明然未嘗以賊罪鞠人嘗稱曰凡學士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銅人於聖世吾所不忍爲也安後世爲上公史稱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杜祁公衍嘗言今之

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不恕也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之不暇情不慎者論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杜之所存足以繼邵公矣韓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摺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虫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則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官奈何錮之於盛世韓之言又卽袁之所言者也范文正公初爲叅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事患諸路監司不良取簿覲每見一人姓名筆勾之以次更易

知新錄

卷十三

三

富公曰范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范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遂罷之韓忠獻公執政用監司或非其人崔公孺曰公居陶鎔地宜造化爲心造化者以蛇虎害人之物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公改容謝焉執政誠有袁杜韓之仁恕又當知范公之所當去與公孺之所論者而後可

忠臣不避好名之嫌

宋田況知制誥因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爲非意在遵守常法況退而著論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自致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光昭宗

宙不能隱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謙弱自守不爲恢闕睿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可得耶夫爲人上者志於有爲名非所當嫌也薛季宣未除大理正時言近時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惟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事不立夫上之取下亦作其好名之實而已好名則畏義人臣好名雖未能一一誠於盡忠亦決不爲不忠之事陳垣爲太常博士嘗屢以書告丞相史彌遠欲其警悔修飾彌遠召垣問曰吾甥殆好名耶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

知新錄

卷十三

三

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宋蔡襄告其君曰忠臣引君當道論事惟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則土木之人皆可爲矣至於巧者不然事難言則喑而不言特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是則好名非忠臣而忠臣不可避好名之嫌也爲人上者其有鑒於此乎張忠恕言近世險佞之徒於凡直言正論率指爲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爲者非也若首萌逆億厭惡之心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此危國之鴆毒是則好名歸過雖其自爲者之非而爲人上者不可以見疑也言者其又可逆億其君之厭惡而自

沮乎范純仁貶武安軍永州安置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亦謂其好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昔張子孝矜嚴好禮雖遇妻子若嚴君焉人或謂之詐子孝曰我則誠詐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善乎先儒謂三代而下惟恐人不好名者意蓋如此朱子嘗爲門人述胡安國言朱子發雖脩謹皆是僞爲范濟美應云子發誠爲詐如公却是至誠文定知新錄

卷十三

四

遜謝云某何敢當至誠二字濟美却戲云子發是僞於爲善公却是至誠爲惡也朱於范之戲而稱之者其微意不滿於胡之議可知

立身自有本末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子儆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少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三公而毀其高節耶肅引陳後主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囑引皆不許族子密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

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棠謂今人能守此八字省却多少葛藤一有艷美便爾攀炎逐熱蠅營苟苟無所不爲直抵於身名兩敗此顧愷之之定命論爲能獨見其微也

曾南豐引格言

曾南豐耳目志曰無以嗜慾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世以爲劉高尚道人語劉卞功字子民濱州人弱不好弄及長築室於環堵之後圃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徽宗聞其名數遣郡縣辟致問馳近侍召之對曰吾有嚴願困

知新錄

卷十三

五

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嘗問以修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已心田又云以手捫胸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嘗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百姓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未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舉世之通患以政事殺民雖能官有不自覺者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當時其有感於王安石之事乎

王梅溪真西山論屬邑詩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曰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

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袍一體親旣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吹散作十分春二詩真有萬物一體之意今日令尹與邑宰會飲可亦有此懷抱否

四事箴

律已以廉

真西山曰凡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污便爲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

知新錄

卷十三

六

王臞軒曰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苟有一毫之點污卽爲終身之玷缺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黃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爲榮千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撫民以仁

真西山曰爲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王臞軒曰古者於民饑溺猶已饑溺心誠求之若保赤子嗚呼入室笑語飲釀嚙肥出則敲朴曾痛痒之不知

人心不仁一至於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誰甘小人而不爲君子

存心以公

真西山曰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當理不可得也

王臞軒曰厚嫺姬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於秉鈞開誠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蝕之大道康莊偏見窒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生暗

范事以勤

知新錄

卷十三

七

真西山曰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之風流嫺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

王臞軒曰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凡縷絲與顆粟皆民力平爾供居焉而曠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餐炎汗浹背日不辭難警枕計功夜不遑安誰爲我師一范一韓

論廉

古之以廉課吏治非獨苞苴不事已也周禮以六計弊

吏治必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兼此六者則廉始全廉善廉敬廉正廉之仁也廉能廉法廉辨廉之公與勤也舉一廉而仁與公與勤皆在其中自後世清介之士以廉視廉而不知善也能也敬也正也法也辨也不在廉之外也惟守一廉作威任性視人民如草芥置情理而不問囂囂焉以廉鳴於世此所以流於刻薄寡恩而不之悟也故棠以王臈軒四箴表襮於世叅之以周禮六計使人知四事箴雖曰四事其實一廉足以盡之彼徒以不要錢爲廉而不留心於善能敬正法辨以爲廉其於吏治失之遠也

知新錄

卷十

八

不要錢

揚州太守某極清而無爲有稱其清於李督撫者李問狀曰只飲揚州一口水李曰吾今令善雕一木偶人坐揚州堂上連一口水不飲不更清乎遂論調映碧先生曰督撫必李三才也棠謂爲大吏全貴有才德有德以感化人有才以理衆務方於地方上培養許多衆務沉氣方於朝廷間鼓舞多少人材正不必以不要錢三字橫在心頭便任性大膽做去蓋一任性必行人不可行之事其勢必流於偏執往往不可挽回其爲害有甚於貪吏故予論大吏全在有德有才上講究徒恃清無益

也漢張湯何曾要錢然言其人未有不切齒者此其故可思也揚州太守清而無爲猶筭好一邊李督撫論調者想亦在才德上講究也

太守事見湧幢小品

忠介清正

謝肇淛云近代海忠介之清似出天性然亦有似詐者疾病之日人往伺之臥草薦上無席無帳以婦人裙蔽之二品之祿豈不能損數釐置一布帳乎不然直福薄耳唐盧懷慎妻子凍餓門不施箔引席自障昔人已辨其非矣李嶠爲相臥布被青絨帳則安明皇賜以茵褥錦綺則通夕不寐或亦海忠介之類忠介身後誠無餘

知新錄

卷十

九

財近來効顰者家藏餘鏹而外爲纖蓄之態欲併名與利皆襲取之視海公不啻天壤也王棠曰伯夷清易柳下和難清是絕俗一路和而不失正非大力量不能也黃叔度若干頃陂澄不清淆不濁淆之不濁易耳澄之不清此地難到也

治天下匠

文武殊途儒釋異教若人主重武重釋使守正不阿者無權術以處之措詞之間稍有不善必至拂人主之意不但無益而且有害者多矣昔元太祖時有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得幸詔王晉卿曰本朝尙武明公欲以文

進何也王曰治弓尚須弓匠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
太祖聞之喜此妙在以一匠字卑夏人而亦以一匠字
卑自己先使夏人不致有操戈之怒而治天下與治弓
懸殊之隔已卓然明白於天下此太祖之所以喜也元
世祖命廉希憲受戒於國師廉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
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此孔子之
戒也上喜此妙以戒字尊釋氏而即以戒字自尊使人
君必有何戒之問而爲臣爲子忠孝之大節卽炳彰於
天下此世祖之所以喜也然此二事非一匠字一戒字
不能挽狂瀾於既倒可知經權權字不可不講

知新錄 卷十三

十

許劉

中書左丞魏國文正公魯齋許先生諱衡中統元年應召
赴都道謁劉文清公諱諤謂曰公一聘而起母乃太速乎
荅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間徵劉先生以爲贊善大
夫未幾辭去又召爲集賢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乃曰
不如此則道不尊名友曰兩家都有是處都有不是處

講師三昧

東坡嘗謂李廌曰范淳夫講說爲今經筵講官第一言
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燦然乃
得講師三昧也

黃白異議

三國志曹公令曰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
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搗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
王商忠義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爲黑欺民罔君者
也三國志註魏略曰王脩爲司金中郎將陳黃白異議
云云又晉書云此天公憤憤無皂白之徵按黃白黑白
皂白其意相同今則朝廷有論黑白大臣其義蓋取諸
此

諫論

知新錄 卷十三

七

樂不在具能諫之名而在操能諫之實不在有諫諍之
迹而在泯強諫之形君於臣素有以洞悉其心臣於君
亦有以周知其隱彼此相悟於無心亦相通乎情條卽
或溺於情欲之私偶有不可告語之處一見偉人碩德
之容而畔道之機已潛消默化而不自覺此固臣子未
諫之前而人君素有以知其實者然也孟子曰惟大人
爲能格君心之非此之謂也至於諫則以口舌爭聽而
從者十不得一不聽而誅戮貶斥相隨者往往八九鳴
呼此又在諫之不得其位與諫之不得其時諫之不得
其人也故善諫者度其位審其時論其人舍是則不諫

譬日蝕在天觀之在人童子曰日何不全瞽者曰日安有不全老者曰日全不全予視之老者昏矇矇仰而眇日五色炫然目皆盡裂而不得不全之數謂童子曰爾胡妄舉而扶之夫童子固當扶也彼不論日月之相蔽度數之牽纏而舉至全者而曰不全扶之誠是也雖然爲瞽者難爲老者不益難乎在童子則論非其人在瞽者則論非其位而在老者則可謂不得其時矣若人君則不然眼如黑豆若瞽者觀事昏憤如老者彼不揣時不度勢疎且迷之小臣言人之不敢言行人之不肯行而究又不得肯諫之所在其遭誅戮有甚於受扶也

知新錄

卷十三

主

童子也庸何疑乎必也據可與言之位而諫者與受諫者非瞽目之人得大有爲之時而言者與聽言者非老朽之質有童子論日之情而又能實疏其日蝕之理三者合而諫道行乎其間矣且夫人君之喜怒如風雨之驟至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彼以至尊而臨其臣下謂惟我意所欲爲一旦遭逆鱗之舉固拂然怒况人君舉動乖張彼亦未嘗不自知其非也往往處於驕佚之地勢位薰心包荒自昧以爲天下之人其庶幾不審吾之失德也其臣子或有發其隱衷反以爲沽名爲市美爲彰君之過不然者人不及知人不及言而彼何言之鑿鑿

若是也夫如是者身危且姦佞盈廷日左右於君前無一道德之事而諫臣欲以驅奸逐佞冀人君之一悟君卽縱不殺我爲左右者何肯須臾忘也此則論人論位論時之不可不急講也明矣老泉之言曰以蘇張之說佐以比干之心方可謂之諫臣予曰不然蘇張乃戰國小臣之事若大臣者危言正行以道爲行止可則進不可則退倘屈其心爲詭詞諛說以傾人主口有短長腹多鱗甲此豈大臣之謂哉夫言行者人之所視爲坊表者也操術不正而曰能以比干爲心吾不信也爲大臣者具可諫之位而不遇可諫之時不遇可諫之人倖倖

知新錄

卷十三

書

然強言直諫則是以身爲試耳死而無益矣不若明哲之爲得當矣雖然君臣之際亦難言耳相悟以言不若相悟於無言操能諫之實又能泯其強諫之形則得矣予是以謂諫爲臣道之末焉者此也

解怒不可觸怒

餘冬序錄云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羣臣皆曰仁君也翟璜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非仁君也文侯怒翟璜趨出次至任座座對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璜之言直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乃復召翟璜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怒

中期徐行去人爲說秦王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
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
成有一縣後二日司空段喬執其吏囚之囚者之子走
告封人子高子高見喬自扶上城曰美哉城此大功矣
子有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而以罪戮者未之有
也子高出喬夜解其吏之囚者而出之夫善救人者必
先解人之怒而示之以其所樂聞然後其言不勸而自
行也若此者非夫善救人者耶漢田蚡繫灌夫罪至族
實嬰上書武帝言夫名冠三軍乃天下壯士非有大惡
不當誅而蚡盛毀夫所爲橫恣嬰度無可奈何因言蚡

知新錄

卷十三

南

短上使簿責嬰悉論灌夫支屬嬰垂市宣帝以蓋寬饒
怨謗下吏議鄭昌上書頌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
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
義之節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直道而行多仇
少與臣幸得從大夫之後不敢不言上不聽寬饒自刎
北闕下呂伯恭云解人之怒須是委曲順其意慨彼不
是然後徐以言語解之其怒方息若他人正說彼不是
我却以爲是是激之也田蚡正怒灌夫而實嬰乃言夫
名冠三軍宣帝正怒蓋寬饒而鄭昌乃言猛獸在山藜
藿不採故二人卒不免死吳張溫被斥還郡將軍駱統

表理溫曰溫洪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議論之辯
卓礫冠郡偉燁耀世世人未有及者論才可惜言罪可
恕孫權不納裴松之以爲權既疾溫名盛而統方驟言
其美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此皆不善救人者
霍光以車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下王平
徐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光言丞相素
有守持而爲好言於下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言
愚以爲丞相故用事不可棄光於是不及千秋史臣謂
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唐穆宗時崔發殿
中中人囚繫獄不以郊赦原蠲諫發勃張仲方倫中救

知新錄

卷十三

道

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殿中中人誠大不恭然
其母八十因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
宜矜念上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恭亦
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釋其罪逢
吉之言委曲正如延年救千秋者吳曾云止罵所以助
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
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觀上數事具驗之矣
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令其子恕至登聞鼓
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
色動人詢其故不答其後子由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

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之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正是激宣帝之怒耳寬饒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乃再許之是益怒也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劉器之嘗云是時救東坡者宜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畏義疑可止之春茲錄以告諸思進言而救人者語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雖獨力亦當自爲害公之事於戲諒中雖一念

知新錄

卷十三

宋

不可妄發人能以此語存諸心庶幾所宅者厚而其發也不薄矣

人臣不宜私結親王

私結親王律有明禁走傍徑者不知利害往往自蹈危機此皆不知義之所在今書數事備觀覽焉宋英宗時王廣淵入集賢院司馬溫公言廣淵奸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卽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掌州錢穀私有求假悉力應之及卽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元世祖每稱塞哇施之能不忽木門

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常陰資朕財用不忽木曰是所謂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爲若何帝急揮之曰卿止朕失言元世祖欲定太子未知所立以問阿魯渾薩理卽以成宗對成宗數召阿魯渾薩理不往成宗撫軍北邊世祖遣奉皇太子寶於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卽位語阿魯渾薩理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事朕惟卿雖召不至乃知卿得大臣體

倉卒用智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

知新錄

卷十三

七

大閱方出軍衆忽高呼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譴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尙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筆攪水中盪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也卽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詐語共折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曰今夜誠寒亭壞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折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折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皆所謂智也小如文潞公幼年之浮越司馬公之擊麋

亦皆於倉卒之中有通變之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卓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樣三百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辛幼在長沙欲於後庭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唯瓦難辦幼乃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日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以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

知新錄

卷十五

七

仰至矣炳乃率吏輩携竹籬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人皆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一戰破寇

正德中秦藩三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朱寧江彬及倖宦輩皆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不可許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弗拒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私念草制恐遺後虞不草恐忤上不可測遂引疾蔣冕亦繼引疾梁文康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耶於是上震怒內臣督促甚急公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

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與王王得地母收聚姦人母多養士馬母聽狂人導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母忽上覽制駭問若是其可慮其勿與事遂寢公不顯言而托詞悟主有回天之力焉

三原王公恕一日出朝有狂夫向之呼萬歲入部延屬僚諮之妻駕部曰昔張忠定行三軍呼萬歲公曰止勿言卽回戒閹人謝賓客反覆思得數策明早請妻駕部語之妻不答公乃曰當時忠定何以處之曰亟下馬呼

知新錄

卷十五

七

萬歲公喟然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之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無事終日思而不足子於倉卒中卽能舉忠定事爲告恕不能及也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筆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欽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囊自隨津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之背曰籠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尙在此追者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與俱還此皆臨事免厄此上皆續自警編所載案謂臨事用智跡近於詐君子所不尙然

使無術以自解直爲人魚肉耳有經亦貴有權有識者會心當自不遠也

僞書遺害

蔡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初上入爲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公爲一人及上卽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意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曾二公因爲上言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爲鑒也臣猶亦敢曰或聞蔡襄文字尙在禁中陛下曾觀之否

知新錄

卷十三

宋

上曰文字卽不曾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臣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其僞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僞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有疾忌臣者乃爲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羣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其僞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爲信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

錢唐以身衛道

尙書象山錢唐貌魁梧善飲食元末隱遁山谷年將六旬見四海定於一赴京敷陳王道先獻一詩其詩曰大明洪武元年春春雷一聲天地響龍飛在天雨如膏太地山河真氣象山人昔住海東山山形如象山色丹丹山之南有白日山人隱遁山林間一朝雲氣蔽白日天昏地暗人變顏人人變顏心鐵黑山人鐵心仍鐵肝山人名不掛唇齒山人不與人相似吳江江上吳山青吳山有城高百雉好風吹步上京師鐵杖麻鞋見天子天顏悅憚天開明謹身殿中承聖旨致君堯舜端有時山

知新錄

卷十三

宋

中事業當如此詩既稱旨授刑部尙書明年己酉孟冬洪武讀孟子節文欲去其配饗卽上疏諫先是有旨來諫者當射殺之唐置棺袒胸堂受射洪武見其諫甚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配饗得不廢後人贊曰引棺絕粒箭當胸誓死扶持亞聖公仁義七篇文莫盡見旒手戴繪成龍批鱗旣奮回天力沒齒終成衛道功那得洪恩徧寰宇泮宮東畔置祠宮按洪武時命脩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爲主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爲輕之類皆刪去名孟子節文

陸納率素溫公真率

續自警編云晉陸納爲吳興太守至姑熟解桓溫因問
溫公酒可飲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
肉不過十觔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
足言後伺溫間曰外有微禮得之遠郡欲與公一醉以
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彧在坐及受酒惟一
斗鹿肉一梓客至驚愕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
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溫及賓客並嘆其
率素此事吾於奉已待賓之法深有取焉今人飲饌務
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向口蓋無幾堆盤累
碟深杯大瓢祇以厭飲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
馬溫公言其先公爲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
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有止
於脯醢菜羹器用蕤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
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
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
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
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夫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
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
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潞公有詩云
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庾郎貧范和之云盍簪既

屢宜從簡爲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
樂爲具更微誰笑貧諸公極救弊復古之意此又見之
今人盡少思乎此事惜福養財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之
以貽諸同志者

治蛙聲

大德間仁宗在潛邸奉太后駐懷孟苦羣蛙喧終夕無
寐翼日太后傳旨喻之曰吾母子方憤蛙忍惱人耶自
後毋鳴至今人云此地有蛙而不鳴又傳天師有符能
止蛙鳴棠按周禮蠲氏掌去龜鼃焚牡鞠華者不以灰酒
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虫無聲蛙也龜也鼃也壺涿
知新錄

氏掌除水虫以炮土之鼓鼓也以焚石投之若欲
殺其神則以牡樺榆木也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神龍也
又土性沉克水也以榆木爲幹縱橫以象齒貫之所謂
午貫也水神感其氣而死淵雖深必有陵矣此說載之
周禮若果有驗凡駐蹕於水虫有聲之處職事者亦
當留意也金華宋景濂謂許遜鑄鐵柱以鎮蛟穴卽沈
牡樺象齒之意予謂蛟性畏鐵各從其所惡而擊之實
同一意也

脫屣上殿

輟耕錄云古人易履履至階必脫履著鞮而入禮戶外有二履是脫履而入者也漢賜劍履上殿是不賜則不敢著履而上殿明矣諫不行則納履而去納結也言納履則在外明矣是脫履而入者也王喬入朝雙舄化鳧先至是脫舄而入者也古者堂上皆有席所以著鞮爲宜況鞮又從韋乎又按鄉飲酒云脫履揖讓如初升堂疏云凡堂上揖行禮不脫履坐則脫履理固然也由是觀之凡宗廟堂室之間行禮亦必不脫履矣夫降而脫履然後升坐禮也其後賓與主酬酢之時皆在兩階之間又須降而著履復升於階酬酢之禮畢又降而脫履

知新錄

卷十三

舊

復升於坐也古人禮繁如此今何略也

棠按左傳衛侯輒爲靈臺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輒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設設也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執其手曰必斷而足林注古者見君解鞮是衛侯惡其不解鞮以爲無禮也輟耕錄只言脫履未及解鞮故併附之

宋時宰相書名不書姓

宋諸勅惟宰相書名不書姓唐諸勅宰相複名者皆不出姓惟單名則出姓蓋以爲宰相人所共知不待書姓而見

諾字

世說王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嘆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潘遠紀聞云凡諸侯賤奏皆批曰諾齊高帝使江夏王學鳳尾諾蓋諾字有尾若鳳也

閹人寺人

日知錄曰閹人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太宰之於王不惟佐之治國而亦誨之齊家者也自漢以來惟諸葛孔明爲知此義故其上表後主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

知新錄

卷十三

望

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攸之禕允三人於是後主欲采擇後宮而終執不聽宦人黃皓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可以爲行周禮之效矣

中官阿丑

成化時太監汪直擅權有中官阿丑善恢諧每於上前作院本有東方朔諫諍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酗酒如故又一人曰駕至酣亦如故又一人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避帖然傍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者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時王鉞陳鉞媚直結爲死黨丑復作一人持雙斧踰牆而

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使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鉞
陳鉞上微哂焉時保國公朱永掌十二團營役官兵治
私第丑在上前作儒生誦詩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
曰八千兵爭之不已丑徐曰汝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家
蓋房子矣又嘗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爲探人先
得一人問姓名曰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不用一
人曰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得一人
問其姓名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諸如
此類亦衰世諫道之一助也事出皇明通紀

君臣逸樂

知新錄 卷十

樂

南齊王儉傳載高祖曲宴羣臣人各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季文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聖德事吾何以堪之唐中宗引近臣宴集令各獻伎爲樂張錫爲談客娘舞宋晉卿舞渾脫張洽舞黃鵬杜元琰誦婆羅門呪李行吉唱駕車西河盧藏用效道士上章郭山惲誦古詩鹿鳴蟋蟀未畢李嶠以詩有好樂無荒之語止之夫齊爲開業之君以將相而下同於伶優此齊德之不長也唐之君臣狂縱至於如此夫安得不亂哉續自警編云李嶠身爲輔相不以諫而反以郭山

惲所誦爲諱其用心是何等狗彘也宋謂南齊與唐事相類一王儉一郭山惲能於極委靡中誦賦誦詩當其時者罔不謂俗物來收人意而君臣荒樂勢不可遏得此二人詎非狂瀾之砥柱哉

有所挾

姦賊之臣多有所挾如許敬宗李義甫爲相則挾武后以制其君而武氏因之以禍國崔嗣柳璨之爲相則挾朱溫以制其君而朱溫因之以篡位至若秦檜自北庭回主和戎之議則於誓書明言毋得擅易宰相此又挾警怨以要其君也此見宋學士真西山語棠謂誓書明

知新錄 卷十

樂

言毋得擅易宰相卽此一語迄今猶令人捧腹也

大無工十空經

鄭思肖字所南惡子昂受元聘與之絕疾時囑友唐東嶼書一牌位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其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嘗著大無工十空經空字去工加十則宋字也其實大宋經三字造語奇澀莫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

補銅匠

川中補銅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銅至

州邑不過三日即去或復來夔慶有欲學補者即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者至即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識之皆呼爲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復索錢錢稍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即出錢買酒飯自飲食嘗寄宿蕭寺中忽夔州市中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學補者屏不得聞二人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決不可復相見已竟莫知其所終蜀之峨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遺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

知新錄

卷十

哭

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雪菴和尚

雪菴和尚名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即不殺謫戍窮邊不死於道死於邊者又幾萬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法爲僧西南走重慶重慶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里墟中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柏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有力亟爲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昕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經乾卦也景賢曰

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誦誦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踪跡然又不肯顯言則恐和尚走去以故婉解之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棄儒經乃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云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即拉樵收豎入飲飲半酣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焉而寐和尚頎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密然意氣渙發又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

知新錄

卷十

哭

文壬午爲御史不數月帝遜位和尚固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四十餘年尚未敢顯行於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爲監察御史

官員額數

皇明資治通紀洪武初錦衣衛官二百一十一員至正德末年增至一千七百餘員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年官有定數臣博考前古光武中興鑒前世官冗之弊裁省四百州縣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

武官一萬八千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明成化弘治時武職已八萬合文職計共十萬矣職員極冗未有甚於此時供億日乏所以民用益困也案按裁冗員是經國要務省一官卽省民一害此語良然

元朝官制

草木子曰元太祖立中書省以總庶務立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糾彈百司世祖常言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臂兩手的此其立臺之旨歷世遵其道不變謂之臺綱庚申帝御極爲相者皆用其弟爲御史殊失養猶捕鼠畜狗防姦之意

知新錄

卷十三

幸

六部尙書

明太祖革前代中書省而設六部蓋得周公六官之意自周後明前無有所謂六部者按六官乃天地春夏秋冬也今之吏戶禮兵刑工是也其中有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之分四部皆言司而吏部言冢宰禮部言宗伯獨不言司何也鄭玄曰司者各能一官冢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宗伯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也案推宗伯之職不獨祭祀鬼神鄭特主其重者言之祖宗之禮天地山川之禮皆可以鬼神二字包之如天子禮非臣下所得而主而禮之有宗不得舍此而他

有作爲故宗伯之職除冢宰之外此職爲重 本朝吏禮二部屬官選用亦與他部不同

六部異名

梁鵠爲選部尙書故今稱吏部爲選部又詮部吏部之屬 戶部又稱農部魏有農部郎中魏有左人右人後又稱戶部爲人部又民部版部皆戶部之屬 禮部內有祠部膳部 兵部之屬有庫部駕部 刑部天寶初改爲憲部其屬有比部 工部之屬有水部虞部 蕭穎士子爲金部有直諫之風金部卽戶部掌庫藏財貨

小儀中儀

知新錄

卷十三

幸

唐人禮部員外謂之中儀主事謂之小儀鄭谷寄人詩仙步徐徐整羽衣小儀澄澹轉中儀

經筵侍講不坐

石林燕語云唐制宰相對正衙皆立而不奏事開延英奏事始得坐非尊之也蓋以論事難於久立宋朝范魯公爲相當禪代之際務從謙畏始請皆立則今經筵官初皆得坐者非以師尊之亦以講讀難久立故也太宗幸國子監召李覺講賜坐太祖召王昭素講便殿賜坐此一時特恩非講官例也乾興後始立熙寧後呂申公王荊公吳冲卿等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爲六經言先王

之道講者當賜坐因請復行故事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等以爲講讀官曰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且侍讀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應分爲二申公議遂格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當講時則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

執金吾

金吾鳥名也漢武帝更中尉名爲執金吾師古曰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辟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洗馬

洗馬原先馬二字前漢書太子太傅屬官有先馬國語勾踐親爲夫差先馬先之也去聲今韻書作蘇典反上聲字又作洗

九寺

漢以來九卿所治之府謂之九寺後魏始有三府九寺之稱初不連官號以官名寺自北齊始蘇氏演義曰寺者司也官有所司存許慎曰寺從乂從寸掌法度之所乂者手象如手持尺寸以度其典章耳

崇禎四十二相

崇禎朝川人不一一朝共四十二相何其多也

周道發	何如寵	溫體仁	錢象坤	鄭以偉
張至發	程國祥	徐光啟	吳宗達	李標
成基命	錢龍錫	謝陞	黃士俊	蔡國用
楊嗣昌	范景文	周延儒	吳姓	劉鴻訓
王應熊	魏照乘	錢士升	林鉞	賀逢聖
孔貞運	姚明恭	范復粹	薛觀	劉宇亮
何吾騶	文震孟	方逢年	傅冠	蔣德璟
方岳貢	張四知	陳演	黃景昉	丘瑜
李建泰	魏藻德			

巡撫

知新錄

卷十三

臺

明制每年遣御史一員以巡按其地今巡按革去獨以御史爲巡撫查御史監察郡縣起於秦漢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後又置監察御史武帝始置部刺史不復用監成帝更爲州牧未幾復爲刺史唐置巡察使尋改按察使後又改採訪處置使又改觀察使有兵戎之地則置節度使宋初置轉運使是監察御史部刺史州牧巡察使按察使採訪處置使觀察使節度使轉運使雖異名而同一官也今轉運使專司鹽務按察使專司刑名而皆屬巡撫右副都御史之下至於州牧刺史爲知府之通稱而知州亦妄稱州牧則後世相傳之謬矣

布政

布政起於明時司設布政參政叅議各二員皆分左右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臨邊則專命大臣有事分遣大臣以巡撫無事則不設巡撫惟責任於布政今巡撫則久任於外布政惟征收丁糧此外無所責成絕無承流宣化之意矣

五經博士

漢人有專門之學故漢武置五經博士凡有疑義博士得以敷陳經術後世有其名無其實

御史風聞言事

知新錄

卷十三

書

凡事在隱微關係社稷形狀未著一發則事不可一子瞻所謂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終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故貴於風聞言事也若捕風捉影吹毛吹疵以此邀名其害不小故魏廷尉袁翻奏請凡涉風聞者悉不斷理誠哉仁人之用心也棠按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起於武則天此最不善後世遵行為故事其遺害不淺也

喉唇

尙書乃喉舌前人皆用作喉唇文選沈約碑獻替帷展實掌喉唇宋文帝目送王華等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掌喉唇宋趙伯符表曰無宜復司喉唇宋孝武曲水聯

句臣偃曰喉唇廢職方思讓裴子云長吏部有喉唇之任作喉唇用者極多不能悉載

官街

官街之名當時選曹務存資歷開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街亦曰頭銜如人口街物取其連續之意如馬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絕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卽其義也

知政

今之知府知縣考之前代有帶學士銜出知某府事者

知新錄

卷十三

書

此知字春秋時已有之襄二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杜注曰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遜之傳內知政字非一襄二十年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桓公五年王奪鄭伯政注曰不使知王政後世官制上加知字本此今泛曰知府知縣殊失命名之意也

明援府縣品秩

明太祖實錄縣以稅糧之多寡分爲上中下三等上縣知縣從六品中縣知縣正七品下縣知縣從七品府亦以糧多寡分三等上府秩從三品中府秩正四品下府秩從四品是以明初有三品知府六品知縣今品秩不

分稅糧十萬石與三萬石以下之縣無異此亦當宜釐正也

黃堂

郡志云吳郡平江太守所居之堂即春申君之子爲侯君之殿也因數失火塗以雌黃故名黃堂

知縣

茂宰是縣今因卓茂爲令故曰茂宰也知縣者非縣令而使之知縣中之事知猶管也杜氏通典所謂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是也唐姚合爲武功尉作詩曰今朝知縣印夢裏百憂生唐人亦謂之知印其名始於貞元已後其初

知新錄

卷十三

美

尙帶一權字白居易集有裴克諒權知華陰縣今至於普設知縣則起自宋初以五代縣令素皆昏老無能不任驅策天下之邑率皆不治建隆三年始以朝官爲知縣結銜曰以某官知某縣事今則直云某縣知縣文複而義舛矣

髯須主簿

古今注羊名髯須主簿李景爲眉山主簿其制略云旌其忠藎之心委以髯須之職是以羊相戲也

教官

教官之職將以表率多士乃猥以資格不論賢否望其

知新錄

卷十三

壽

弗信也生徒弗信也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爲成德之君子身師尊之以教於郡邑如以資格授之則耄鄙之夫以學官爲餬口之地教訓之員名存實廢矣朱子云須是罷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爲之未四十不得任教官此上數條言皆可採若以不識字者漫爲師長殊失古人尊師重道之旨矣

吏曹用孤貧有志行者

江南爲富庶之地官茲土者非必盡賄賂公行也其源皆出於吏曹而此吏曹者其先家業充足爲無知魚肉侵漁不得已借吏曹爲避風雨之計殆其後舞弄文法

詐偽蜂起挾官害民牢結膠固而不可破挽回世局必須如漢第五倫其人方能使耳目一新另開生面五倫遷蜀郡太守蜀吏富實掾史家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瞻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昧抑絕文職修理

五房

今世書吏有吏戶禮兵刑工六房宋熙寧詔中書五房皆以士人爲之以呂微仲爲都檢正孫巨源吏房李邦直禮房曾子宣戶房李奉世刑房棠按獨無工房豈於周禮一書缺冬官而散見於他官者乎

知新錄

卷十五

變

才力不及

明季成化前考察天下官員其沙汰之名有曰老疾曰罷軟曰貪暴曰素行不謹四者而已吏部尙書李裕奏言謂遲鈍似軟偏急似酷二者於老疾不同而復無所屬宜創立才力不及名目通前爲五朝廷從之自後遂爲定制今本朝八法有才力不及一項實自李裕始也

鬻爵

秦始皇令百姓納粟一千石拜爵一級漢文帝時從鼎錯之說令民納粟得以拜爵除罪後漢武帝成帝安帝

皆賣爵爲荒旱也靈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石又私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此則藏之於庫矣唐肅宗時納錢百千與明經出身不識文字加三十千此又賣科第矣宋孝宗詔曰鬻爵非古制也今除歟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裕於衆聽取旨補官餘一切住罷後世則納粟捐馬得以補國子生鬻及學校竟有爲令而不知字者其作弊實始於秦

告身

告身卽後世割付之類唐肅宗時庫無蓄積專以官爵賞功諸將皆給空名告身有至開府特進者爵輕貴重知新錄 卷十五 變 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應募入官一切衣金紫自古名器之濫未有如唐肅宗者

納馬納粟

納馬納粟得入國學此弊漢唐已然然維持風教首當革除有心國是者自宜深致意也明季謝鐸疏曰科貢所以清入仕之途選之科貢尤恐未精奈何大開捷徑如納馬納粟之徒若謂有資國用殊不知得其利者未十一而受其害者幾千百今日之納馬納粟卽他日鬻爵賣官此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必有以此策進者如再行則明倫之堂爲錢穀交易之地臣願深鑒

前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節縮而此策斷不可行此所謂塞徑以澄國學之源也其先景泰四年生員伍銘願捐米八百石入監讀書五月令生員納米入監比前例減三百石開封府敎授黃鑾奏曰納粟拜官衰世之政乃有之未聞以納粟爲貢士者臣恐書之史冊將取作俑之譏天順五年令生員納馬二十匹補監生

生祠

漢書萬石君傳石慶爲齊相齊人爲立石相祠于定國傳父子公爲縣獄吏郡中爲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漢紀樂布爲燕相有治迹民爲之立生祠此後世生祠之

始

知新錄

卷十三

脫靴

湧幢小品云去任官百姓脫靴起於唐崔戎歷今遂爲故事卽貪酷吏亦用此法然必有名者方懸樵樓亦直道之未泯也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三終 從煙日上 孫 綱正字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四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新安鮑 開孝宜

新安汪 誠收庭

桂林洪肇楸特懋

桂林洪肇模鑄先 叅校

頌德政

風俗之壞在於不立廉隅而最無恥者士人頌有司德政如去任後立德政碑之類蓋其初爲有司爪牙夤緣爲奸不可深詰至於頌大臣德政尤爲不可昔湯巡撫

知新錄

卷十四

在吳下凡頌德政者直斥之而他爲大吏者卒不得望其肩項可知善爲政者亦不僅在德政之有碑也明太祖祖訓有云凡官員士庶人等敢有上書陳言大臣德政者務要鞫問情由明白處斬本註云如漢王莽爲相操弄威福平帝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莽佯不受吏兵上書頌莽功德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遂至威權歸莽傾移漢祚明條意亦同此蓋其初頌德政之心不過逢迎在位之意此意一萌必致于喪名敗檢而在上位者不僅無益而且有損而在下位者徒爲小人不識廉恥皆可歎也

晉書南陽王模爲公師藩等所攻廣平太守丁邵率衆救模模感邵德敕國人爲邵生立碑唐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唐武后聖曆二年制州縣長吏非奉有敕旨毋得擅立碑劉禹錫高陵令劉君遺愛碑序曰太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以金石刻縣令以狀申於府府以狀考於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實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具所紀之文上尙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舊唐書鄭瀚傳改考工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

知新錄

卷十四

二

刊石紀德者瀚探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迹遂露人服其敏識是唐時頒官長德政之碑必上考功奉旨乃得立宋史言太祖建隆元年十月戊子詔諸道長貳有異政請立碑者委參軍驗實以聞冊府元龜宋璟爲相奏言臣伏見韶州奏事云廣州與臣立遺愛頌璟嘗爲廣州都督夫碑所以頌德紀功臣在郡日課無所稱幸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書能濫承恩施見在樞密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敕廣府節停從之時鄭州百姓亦爲前刺史孟溫禮樹碑因是亦命罷之張籍送裴相公赴鎮太原詩明年塞北清蕃落應建生祠請立碑

今則不必請旨貪污之吏無不有碑不及唐宋遠矣然隨立隨毀徒爲有識訕笑廣平不欲成彼諂諛可云善舉爲人頌德政者能無面帶十重甲乎

五教三綱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此就一人之所處而言之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此就男女而統論之何以不言朋友也晏子善與人交視交道易故不以交道垂訓也又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

知新錄

卷十四

三

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惟兄弟夫婦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不可違于理而妄作臣所以共君而不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猶當守以正此三者乃三綱也所謂君綱父綱夫綱是也自古無兄綱姑綱朋友綱之類故五教不列姑婦蓋婦人不能自主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故不立綱至于兄弟朋友彼此相去不遠不立綱也

養道教藝

師以三德教國子又教以三行此學校之譽髦所以不同也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又教之六儀祭祀之容賓客之容朝廷之容喪紀之容軍旅之容車馬之容朱子曰五禮吉凶軍賓嘉六樂雲門大韶大咸大夏大濩大武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等是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贏朒方程勾股吳徵曰祭容穆穆皇皇賓容嚴恪莊矜朝容濟濟翔翔喪容纍纍顛顛軍容暨暨諸諸車容匪匪翼翼養以道則表裏俱善矣又有大胥

知新錄

卷十四

四

致諸子入學舍采合舞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徵其未至令觸罰其不敬者撻其怠慢者夫如是安得不成就人材哉

教由樂始

六樂保氏已教之矣而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五帝也以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以樂語教國子以樂舞教國子即六代也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此知五帝之教無不自樂始所以舜命典樂必兼教胄子之事成周以掌樂之官司之古人陶冶之功最深也舜與周皆樂官兼教導之事漢太常典樂兼教育之任

亦此意然六代之樂已失其故矣不獨漢時後世教胄子皆無陶冶之功不過章句訓詁之學人才不能及古實由于此

三安

大學之教也先學安弦安詩安禮有是三安而後能樂學是以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樂能親師信友而始終不渝看游字聖人未嘗禁玩物適情中可以養心未嘗不悟道妙而且不致于苦後世教人徒事佔佔視也畢畢數也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才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而不知其益也是以業雖

知新錄

卷十四

五

終而去之必速

句讀 句投

示兒編云句讀字自漢有之周禮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邦之事蹕若今之衛士填街蹕也鄭康成注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句絕讀徐音豆韓退之師說云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洪曰讀音豆馬融笛賦云觀法于節奏察度于句投注投徒關切句投猶章句也其字畫異而音訓同也

養蒙

易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童稚之時人欲未起不知所以養之則踰閑越德無所不至是以商之三風十愆先具訓於蒙士周之正事彝酒豫誥教于小子穆王以聽言格命告于幼子童孫古昔聖王無不以蒙養爲兢兢然非師無以養養蒙之師顧不重哉蒙不養無以成人養非師無以成德

師友

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相在得民太司徒以本俗六

知書錄

卷十四

九

安萬民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太宰司徒皆重師儒朋友可知師儒朋友不可輕看然古之師友其權發之于上故師友之權重後世師友只以功名爲念除制科之外所謂養道教藝如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六儀之類絕口不言師友之道雖未絕而師友之權甚輕幸賴一二老成淑德相與講學以傳程朱之業使孔孟源流不至渙散而世之人率嫻笑之吁古之師友朝廷重之今之師友鄉黨棄之此學問之所以不古若也

論衡以錢喻學東坡以錢喻意

王充論衡云手無錢而之市決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

無學亦猶手中無錢東坡誨葛延之作文法曰人之所須取之於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與充語同

舜孝

舜之事親千古第一孟子推舜之心以爲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故必至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豫章羅從彥曰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陳瓘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君子弑父常始於見其親有不是處爾嗚呼罪已而不非其親仁人孝子之心怨親而不反諸已亂臣賊子之志或謂孟子言舜亦曰怨慕何也曰不然人只知怨之爲怨不知舜之怨是憂惟順于父母足以解憂故怨通以成其慕也

就度譽究畜

援神契舊唐書禮志曰天子孝曰就就之爲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

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爲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爲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爲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

邴原論君父

魏略曰太子爲五官中郎將燕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紛或父或君邴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詰

邴原

卷十

八

之于原原惇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棠按原之此論古今不易之理帝舜竊父而逃以天子之尊而不易其親則從親建論宜矣又灼艾集云鄭克敬嘗奉使復命賜宴不食飲光祿卿以問上詰其故曰今日臣父歿忌不忍食酒肉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鈔五錠如鄭公者真可謂識得源頭者矣

望南雲

陸機思親賦指南雲而寄欽陸雲賦云眷南雲以興悲江總詩心逐南雲去今人知望雲爲思親不知望南雲

亦思親也

趙苞

程子云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遂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棠觀程子之論知凡游移于君親二者之間皆非也故特標出使人知親重於君孟子論舜爲天子一節已先程子言之矣

尊親論

知

卷十

九

五帝三王之事其各書紀載類多浮夸不根大抵古人好以神道設教而後世之踵事增華者往往以偏隅之臆見竄名曩哲不知日復一日訛以傳訛遂使古昔之大聖皆污蟻于俗儒之口此不可以不辨即如父母之生子或見于瑞應或見于夢徵然必世緒相承未有舍父而獨言母者詩含神霧曰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此言母不言父也女登爲少典正妃游華山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尚羊生炎帝此言龍感也河圖握拒云地祇之女附寶大電繞斗樞星耀感附寶生黃帝此言星感也春秋元命包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

意感生少昊氏此言夢與星接感生也世紀云蜀山氏女景僕爲昌意正妃謂之女樞有瑤光之星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于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此言星感也宋符瑞志云堯母慶都出觀三河有赤龍負圖陰風四合赤龍與慶都婚有娠生堯此言龍婚也世紀云瞽瞍妻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此言虹感也吳越春秋云繇娶有莘之女名曰女嬀于砥山得慧苒吞之意若爲人所感因妊剖脅而產禹帝王紀云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而生禹此言流星又言慧苒也河圖又云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生湯金樓子云成湯母感狼

知新錄

卷十

十

星之精又感黑龍而成此雖氣感星感龍感之不同于父總無與也至於姜源履大人跡如有人道有身而生棄太任夢長人感已而生文王皆于父無與此皆前代帝王之生星分恭布如此其一轍也但不知所感之時何人言之何人見之使他人代言之則感於何生使已言之閨闈之耻古今一致何得帝王之母與龍感與虹感與星感與氣感與人感與跡感皆不自秘密而言之津津若是更奇者此若是其感也彼亦若是其感也置夫道而不言置父道而不問子掩卷爲思之子之于父不可忘也妻之于夫不可置也感之一字不可以告人

也聖人之言不可侮而況五帝三王之母何可戲也此必周末秦漢之際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爲惜帝王之不作標曩昔之神奇又或獻諛之臣揚扞失實一人造之衆人迎而和之成一家言流傳各異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五帝三王爲人倫之至極豈容此無父之論哉予故著其說摘其疵以告天下後世著述亂倫之輩曰有父在

知新錄

卷十

十

文帝母薄姬召欲幸之對曰昨夜夢青龍據妾背上曰我是也是貴徵吾爲成之一御而生文帝大抵三王五帝事想亦如此後世神其說者遂難其根可歎也故竝書于文之末幅用補証千古之疑自許

孝行旌異議

續自警編云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垂涕瘞之文帝救旌其門爲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爲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況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放麋不忍君子羨之況子孫乎巨陷親于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于泯矣其孝

可以訓乎或曰苟爲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爲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微倖于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然則宋文帝敕旌世通門爲孝行非可以爲法也國初青州日照縣民汪伯兒者母病割脇肉以食不念禱于岱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豈可斷爲長子三年服全而

母病醫治不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臥冰割股亦聽其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明太祖之識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棠謂此議極正故仍表而出之

孝字卽古學字

楊慈湖訓學文曰按學古字爲孝孝卽今學字一字而兩音者固多蓋古所以以孝爲孝音又爲學音者予以見古人始造字意以謂學者孝而已矣自孝之外無他道時有古今學無古今于孝之外復求學是有二道有二性也無乃不可乎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之

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事長則順朋友不信非孝戰陣無勇非孝斷一木斬一草不以其時非孝仁者仁此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信者信此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夫道一而已矣名雖不同學則無二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斯乃先聖一貫之道也棠謂孝與學字有別孝字作孝者從子諧爻去聲爲季而小篆謂從老省作孝說文季專訓倣效誤也朱謀埠以季爲古微字韻會教作效以季爲教本字亦非然楊慈湖以孝卽學之訓亦有不可磨滅者

不祥

家語孔子對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爲俗之不祥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肖事長賤而不肖事貴不肖而不肖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武王勝殷得二俘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俘對曰吾國有妖畫見星而天雨血一俘對曰此則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棠按古人論妖祥在根本上說今人論妖祥在事物上說

訓子遜恩

知書錄

卷十四

書

國家旌表例止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而已至於父之訓子亦得邀朝廷恩眷此在昔先民所未有也今攷洪武間有王某康熙間有于某皆特膺盛典誠爲遭逢之獨異故將二人事實備著於後續自警編云王軫嘉興人五倫書已載其家書事示勸萬世今恭錄詔文次謝表終家書焉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起草萊削羣雄懷安中國之務欲天下承平邇者諸郡官吏不畏法度之嚴奸弊疊興御史臺管勾宇文桂因事被問囊中所藏書信百封盡取目之悉是浙右儒吏獎譽之言或是或非皆欲禍人中間亦有私托求進者嗚呼昔元之初

得天下人材皆務實學故賢能由公道而進後元之失

天下世俗皆尚虛名故賊私于權門而用朕多涉艱難備知此矣其立法未嘗不嚴而用法未嘗不審然賊吏貪婪如蠅蚋之趨朽腐螻蟻之慕腥膻噫若是者豈非慈父之失教于平日者邪抑其子之不孝不聽父之訓邪今於百封書中得一善教其子者係浙右登科舉人王軫之父家書意望管勾宇文桂轉達平涼子之任所書未發朕偶獲見之書中語言諄切教以忠孝子之賢否雖未可知然薄俗中有善於爲人父者如此誰能出其右哉勸善懲惡實有國之善治其令中書遣人齎朕

知書錄

卷十四

書

詔諭往詣其家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椒五觔絹十疋以旌其賢令有司除本戶雜役依舊應當里長其弓兵不須再役洪武四年閏三月日布衣臣王某言伏蒙聖恩賜臣詔書並銀絹椒藥謹上表稱謝者伏以聖明御極自慚無補于涓埃詔命臨門忽沐分霑于雨露輝生蓬華歡動鄉閭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德厚道高功崇業廣智勇天錫聖敬日躋任賢使能與堯舜之心同大賞功罰罪如天地之德無私端居九重之中明見萬里之外伏念臣性資愚陋學術迂疎分甘老于山林名敢求并簪紱牧子近義方之訓承恩

忝科甲之榮大邑分符深佩選掄之重安書寄遠勉加
忠孝之全俾恪守于廉勤庶少酬于知遇何冀上聞于
天闕過承下逮于星輶白金光照于聖書黃絹春生于
筐篚芳椒助養上藥扶衰豈期枯朽之餘遽拜駢蕃之
賜征徭特免喜懼交臻臣瞻仰清光鈞陶聖化心同犬
馬願摭報効之誠景迫桑榆忻睹太平之盛謹奉表稱
謝以聞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洪武四年閏三
月日布衣臣王某自舊年十一月初二日南潯別後至
今年凡四得書鎮江高郵寧陵鄭州者餘一書不知寄
何人必浮沉矣五月十一日汝兄會采至剛于德清書

知縣錄

卷十四

七

中簡略不知從者及同遊俱無恙否且言歲中可至任
不知果然乎本家德清之役已辦兩箇黃冊里長及歸
安甲首皆不擾而辦里長不赴京倉此甚良法也正擬
安靖幾時十二月間本縣又定新市弓兵分管十二都
但辦什物勾捉軍人至今不得安息所費亦不少也家
中上下俱無事儻欲學家雖在彼稍安詳度可否然後
來取恐川途迢遞或轉遷不常跋涉勞頓我今稀年又
一老景侵尋儻則朝廷容侍親則上章求歸父子相見
以盡餘年若宛轉仕途相見無日矣人說有分俸之例
不審有否如得分祿以養亦足爲榮若彼處關支則不

必也凡事須要清心潔已以廉自守食貧處儉儒者之
常慎勿以富貴爲念古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
正當以此言爲受用也治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
爲本處已當以謙敬學業更須勉力暇日即以性理之
書及羣經留玩自然所學無邪更須熟讀新律自然守
法不惑飲酒當以康節先生爲法不可縱恣忠定之事
律許則行否則不可干其紀也此後儻有的便可買附
子一二枚州椒鹽三升起稅而來餘物非所覲也臨川
奴世生俱無疾但諸子未出痘疹爲憂耳浙西米價極
廉由者一分一升可見太平之時矣道路遠作書不能

知縣錄

卷十四

七

詳盡洪武年月日付書男軫康照間誥授光祿大夫三
等阿達哈哈番襲職四次加三級致仕封光祿大夫都
察院左都御史鑲紅旗漢軍都統加四級從翁于公于
總河之繼父也居常善教子天子褒嘉寵錫徧諭八
旗命教子當如子某從翁歿于曾代友作祭文云翁
年週甲子未有嗣謂再從弟田髮如翁老矣可悲也
以翁子爲繼爾意者之何當是時太翁之意已有屬矣
弟以他子對太翁曰某某爾家嗣也無繼職理然吾見
是兒頭角崢嶸一如唐虞道正言行正事他日卿兄亦
竟之志庶幾教此子以表見乎夫下吾之光爾之光吾

族光矣弟唯唯時河憲年三十太翁教與孺子無異河憲自爲令爲牧爲守爲觀察督理下河巡撫直隸加官保擢都憲以及督河道也受賜白金黃韁靴緞貂馬羊免種種而御書卷御袍褂親射雉兔之賜優禮有加焉太翁不啻身親其事娓娓數千言郵書督誨不少倦河憲在日月之際得膺天眷隆渥之所由來未非太翁之教不若是當爲撫軍時賜馬太翁曰執鞭恐後攬轡澄清在此行也賜甲第京師又曰登其堂戴高履厚在在皆君恩顧名思義觸物引譬類如此太翁一生爲人家國不異視以爲報國卽是承家 天子悉公意傳至乾清門賜貂裘披領朝服命以所賜物徧示八旗曰教子當如于某一時都下傳爲異數共詫歎亘古所無也如太翁者言行灼灼在人耳目足可爲人矜式乃歲華之不畱任三花之盡落瞻仰者何能不致恨于無窮乎雖然教子者自古迄今實繁有人然聞之當寧特加獎借飾論中外使人人做法者斯則太翁所獨也嗚呼太翁之教子自足千古矣棠按古今善教子者不可更僕數而二人獨聞之 朝廷此非遭逢之至倖乎王以家書邀主知予以繼父邀 帝眷意外之遇先後同揆是不可以無傳也

關屬

傳曰孔子家兒不識讎曾子家兒不識鬪化使然也正人君子此二字皆用不著所重在自修不在責人惡言入耳唾面自乾皆是犯而不校的道理昔周四罵人人亦不怒此一種不易到亦不宜學至于鬪字是武夫所爲糾糾之態文人所當首戒灌夫罵坐且不可況鬪乎

割肝割股

真西山到任極崇風教有黃章取肝救母吳祥取肝救父各行支賞承信郎周宗強割股療親疾用旗幟送歸家進士呂洙女良子割股救父隨卽痊愈立懿孝坊自

類書

卷十

七

爲之記棠謂如此等無明太祖處之得宜也自警編云洪武時民有禱母病愈殺子以祭岱嶽者上怒逮究治杖戍命禮部定議自今臥冰割股不在旌表之例著爲令宣德時有割肝女者上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割股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況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繼子

無子繼嗣不得用異姓必先同父同祖次及大功小功總麻如無許擇立又必名分相當不得亂其昭穆陳淳

曰神不享非類民不祀非族後世理義不明多取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陰已絕矣春秋郕子取莒公子爲後故孔子書曰莒人滅郕非莒人之滅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此論極爲切當蓋宗族共一氣脈可以感通然則繼嗣者其可舍宗族而他謀乎按莒乃郕之外甥

家事治

齊家治國古人原是一串說家不治安能治人子木問范武子之德于趙孟對曰夫子之家事治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今士大夫家事不

知新錄

卷十

筆

治者多矣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居家理卽家事治意此六字殊不易言

同居

史記商君治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又言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漢桓帝時更相濫舉時人爲之語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當世猶知以分居爲恥也今人子壯則分居又無秦法倍賦之事恬然不以爲恥此世風之弊也唐肅宗時百姓別籍異財虧敗名教達者有禁宋太祖詔荆蜀不許民祖父母父母在子孫不得別財異居太宗真宗皆有

嚴禁教民厚俗之意真可爲法也

兄弟相殘

許荆爲桂陽太守民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訟判對之歎曰吾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

蘇瓊爲清河太守有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瓊召而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而失兄弟如何因下泣普明兄弟叩頭引咎遂復歡好古今兄弟構釁者指不勝屈書此二事以二家能改過敦倫而許蘇又能行其教化皆有足欽者焉

知新錄

卷十

筆

新安離別

徽郡好離家動經數十年不歸讀晉司馬晞傳有云晞未敗時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晞果徙新安則知此風自晉已然蓋新安居萬山之中土少人稠非經營四方絕無治生之策矣

干祿

干祿二字聖人雖不言而早麓之詩詠文王之德有云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豈弟樂易也在文王干祿原無害但要干祿中有樂易方是文王之干祿不是世人之干祿也大章言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注言盛德必享于祿

壽而福澤不降于淫人今世千祿之輩大約皆詩注之所謂淫人能於千祿豈弟四字思之便許他千祿不妨趨時

淮原道云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掇非爭其先也爭得其時也故聖人不貴尺之寶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鹽鐵折刺云沐浴露雨梳櫛扶風禹蹙洪水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不顧而暇耕乎史記云吾聞時難得而易失也客寢處安殆非就封者也故太公夜衣而行犁明至國有萊侯來伐與之爭管丘孟子云雖有鐵基不如待時可知時不知趨時

言行

夫子言必信行必果爲小人孟子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爲大人其論互相發明言行固當信果然必于信果則于道反有所害如荀息必死夷卓之難是言必信矣子路死孔惺之難是行必果矣

懸錢斷塊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于壁用盡卽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五十每月朔取錢一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挂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以竹筒貯

用不盡之錢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是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來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姜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鹽風味矣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千錢泰然曰何用許多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

知書錄

卷十四

三

乃敢食肉定非廉吏自爾見疎韓忠獻公僊布衣時與李康靖公若谷同遊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爲門客尤敬待公每公至卽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早訪事見莊敏遺事夫太守禮門客雖猪肉亦不常食今人學問不及古人又不肯自安淡泊貪一時口腹之樂日復一日至于薪米亦不能措辦此自貽伊戚也因書前賢懸錢斷塊諸事以爲處貧之一助造物忌名

白居易云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以向者竊時之名已多又欲竊時之富貴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

陳搏嘗戒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惜名之將成有物敗之故晚節果以侈飾遂喪令聞棠謂侈飾自宜敗名卽貧賤之名造物亦不輕與請看前代得名者非困乏卽壽夭如樂天者真世不多見者也然又無子可見造物寧與人富貴必不與人名

能言鸚鵡

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直能言鸚鵡也朱文公云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卽能言鸚鵡也薛敬齋曰名利關誠是難透上蔡所謂能言鸚鵡者真可畏也

缺陷世界

丞相李沆厭榮利所居甚陋堂前藥闌壞亦不問夫人戒守者勿葺以試沆沆終不言夫人曰藥闌壞亦不問何也沆笑曰安可以此動吾念哉又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爲缺陷世界我安得皆圓滿如意必求稱足邪終不聽噫人能如此存心安有爭競之念世界自缺陷如先生者謂之圓滿可也

簡易

郭仲晦謂劉信升曰處事當以簡易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況于人乎棠謂今人不能自立者皆在于不簡不易不簡則緒多不易則苛刻緒多則耗精耗財如蠶自縛何時有舒展之日苛刻則舍易求難失其本性緣木求魚終無實效不但責人難卽自處亦無退步然欲用此二字必先要有識力有識力又在見理明

勤謹和緩

劉安世初登第與二同年謁李若谷參政李曰若谷自知書錄卷十
守官以來嘗持四字曰勤謹和緩或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實未達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來且道世閒甚事不是忙後錯了

忍

張無垢曰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于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于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或又問當官臨事之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奸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于己其害呂舍人本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

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
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
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于事理爲世人法非空言也王
沂公會嘗云喫得酸醋三斗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
事也

韓魏公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

尹和靖曰莫大之禍皆起須臾之不忍

或問呂榮陽公希哲爲小人所冒辱當何以處之公曰
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冒何者爲辱自然無忿
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

知新錄

卷十四

論

是若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學須反己若人不是必與之較自己先不是了大舜待
弟象總不見象之不是是以能感化得他若必事事責
象象是傲人如何肯相下莊子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
之命也惟有德者能之誌公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
處安脚淵明詩云怒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胸來勿與
競事過心清涼人能涉世皆如此作想方是善討便宜

清高

風俗通潁川黃子廉者每飲馬投錢水中後漢書范滂
嘗有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姊追還之里中芻糶

更相怒曰言爾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吾菜乎范

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儻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
歸典略程堅清潔居貧諸姬共漂更相呼食或不食者
相謂曰女非程謀伯乎何爲不食人食沐德信嘗過姊
姊爲設食而不留吳攻樊城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使
食答曰否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漢書韓康伯採
藥名山賣于長安市中不二價三十餘年有女子從康
買藥守藥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
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遂入霸陵山
中棠謂黃之飲馬投錢過于立異范沐子姊或留錢或
不食亦過于清矯程之不食人食又勝于范沐然皆是
好名之士韓不二價名根未除便在于此避名入山斯
得矣

戒貪得

金藏于土則草木不生人猶草木積金之多則生意斬
絕子孫必微身亦不能永久且貪其金以成富不顧民
窮盜起天下瓦解則所積之金必不能獨守也況金乃
用世之物流行于天地之間不可積積則必生奇禍是
以倉庫盈滿則爲盜賊之媒良田美宅子女玉帛之多
則起奸臣豪室兼併之欲更有恃其富盛自入于法以

取滅亡者蓋一以貪爲心則精神思慮盡惑于利欲之中日以消耗其清明之氣雖有子孫亦必癡愚理也且至絕命之時空手而去積金何益哉莫若去其貪心一惟造蒼生之福則克昌厥後身亦不罹災禍矣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餘亂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怪石名品俱爲洛城有力取去李所云者祇足貽達人笑耳昔晉桓玄欲以謝安宅爲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宅邪玄慙而止唐嗣曹王舉將帝取張柬之襄陽園

知新錄

卷十

苑

閻馬葬諫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驚乎臯謝之二公遺業後人思其功德得以暫保與李贊皇之泣告便有天壤之隔矣石家金谷園其身不能守馬家玉杯地身後不能留諸如此類不可勝數唐魏徵第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其後嗣不能守白居易以爲言朝廷贖而賜之朱邵康節天津之居本官地熙寧初法當斥賣榜三月人不忍買司馬溫公諸人爲集錢買之然則身苟富德不必潤屋爲子孫計也宋人記趙韓王宅園經畫造作侔于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肩

論爲常歲時惟廝養擁奢負鉅者于其間而已夫人生于天地間寓也所寓勢不得久而又不能安其所寓人生亦何苦求飾所寓爲哉

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吾屋也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西郡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誰獨障吾游者豈有諸已而後爲樂邪俸賜之餘宜以贖宗族若曹遵吾言毋致隔遠此上諸事續自

知新錄

卷十

苑

警編已載棠會爲四兄作壽序述四兄之言曰吾自五十之後淡然漠然與造化相忘于無言乎雖貧賤而心常逸世人雖居尊席厚而心常勞且天地之江山未嘗謂我貧也而吝而不與之游四時之花月未嘗謂我賤也而吝而不與之賞名卿巨室之園林彼不暇游而嘗供寒士之展先賢名士之壘寶人不及知而最娛我輩之情我竊造物之無窮者多矣況神可爲馬况可爲輿無更駕之勞有自然之趣必規規焉鰓鰓焉攀援歎美以自役其心志亦殊覺多事矣蘇子不云乎是身如虛空萬物皆我儲我抱此志而已他又何知焉數語與前

賢論議相符故于戒貪得之後牽連及之

耳視目食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尙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耳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出溫公集

不妄語三字一個信字

張忠定公詠問李叟曰百姓果信我否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秀才只此一個信五年方得成元城

增新錄

卷十四

羊

劉忠定公力行不妄語三字至于七年而後成一張忠定一劉忠定或五年或七年可見力行之難原不易也

束修束脩

束修者謂束帶修飾也漢延篤曰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梁商曰王公束修厲節蓋言束帶修飾之禮猶云曉得穿衣時便以成人自屬不自甘于菲薄也修字從彡解治飾也與束脩不同束脩之問不出境與自行束脩以上則指脯贊也脩字從肉解以脯爲贊也

瓜牛廬

焦先字孝然自作一瓜牛廬楊沛字孔渠亦作瓜牛廬皆三國人松之謂瓜當作蝸先等作舍形如蝸牛故謂蝸牛廬

寬于一天下

杜牧贈宣州元處士云蓬蒿三畝居寬于一天下潘興嗣逍遙亭用其語云寬于一天下原憲惟桑樞棠謂寬于一天下五字可爲匾額華門圭竇之間心胸能爾許大便不爲境所窘矣

矯廉失義

柳子廉過姊飲而默置錢也范史雲看姊病設食而留

增新錄

卷十四

羊

錢去也沐德休過姊爲具餐而望望然去之論主道則沐姊賢而郝范否乎不能具賓禮也論弟道則郝范廉而德休潔乎弗能盡悌道也然以一飯而使弟留錢以一飯而必不受之爲潔以姊之親而弗爲一飯之留三氏者皆孟氏之所謂甥也

酬幣侑幣

詩幣帛筐篚注曰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正義曰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昭五年楚薳啓彊曰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注宴飲以貨爲好衣服車馬在客所

無孰食爲殮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賓至逆勞之于郊去則贈之貨賄棠案今日餽贈之禮人亦知之至于送酒勸飽有幣不但無其事其命名之義亦鮮有知之者

借物寓意

公孫弘舉賢良國人鄒長倩贈以生芻一束素絲一襪撲滿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繡倍繡爲升倍升爲紵倍紵爲紀倍紀爲縷倍縷爲襪此自少迄多自微至著也士

知新錄

卷十四

學

之立功勲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襪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粗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歟故贈君撲滿一枚又曰勉作功名以俟嘉舉後漢漢陽太守龐參侯郡教授任棠棠不與言但以筵一大本水一盤致于廳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參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韮一本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吾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魏郡太守陳異敦賢下士嘗詣郡人尹方方披頭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

異曰披頭者欲吾治民如理髮也洗盤者欲吾清如水也抱小兒者欲吾之愛民如赤子也因遂行其志焉前一事借物寓言後二事借事寓意古人規勸托物留連或致意于事跡之中或相感于不言之外不似後代一味諂譽而已

撲滿

撲滿今隨在有之俗謂之悶葫蘆土器用爲藏錢之具錢可入不可出滿則碎其器而錢始出焉漢公孫弘爲賢良國人鄒長倩贈撲滿一枚云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有入竅而無出竅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

知新錄

卷十四

學

有聚斂而不散者將有撲滿之患撲滿二字取名甚奇亦甚確警戒愚頑正復不少不惟高明鬼瞰而已

磨兜鞭

磨兜堅秦人座右三字銘謂謹言也鄧州西有穀城城門石人刊其腹云磨兜鞭慎莫言李敢立書于坐隅曰摩兜堅宋學士作箴亦曰摩兜堅摩字磨字堅字鞭字各有不同予謂當以磨兜堅爲正

欬器

孔子觀于魯有欬器焉孔子曰吾聞古之欬器者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

覆虛而歎孔子喟然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真德秀曰欽器古之遺法自三皇五帝有之所謂有坐之器也天下之理至于中而止故列聖相傳以中爲大法而製器亦象焉日陳于前是亦几杖有銘之意也棠謂挹水注欽器之中人人知之挹水而損之則人不知也後世之失德者皆不知挹而損之道故特表而出之

布衾

知新錄

卷十

書

范太史祖禹作布衾銘記云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于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殮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于物澹無所好惟于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滿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注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簪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云云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

師公之儉云范太史集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禍辱旋臻取易舍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食蒞世師模紆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奢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通志論

交道之所以難者不難于二人而難于一人或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言二人也同聲同氣方有相應相求之感言一人者何居曰易之同人先號咷而後笑是必九

知新錄

卷十

書

五求六二而後六二能應于上也又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夫天下之志百人千人萬人不等也而夫子繫辭斷之以二人此二人者其一我也其一人也人者天下也百人千人萬人不等而爲一人一人之志不得通我爲通之天下之志不得通我爲通之有能代我通天下之志我則任人以通之總而論之人也合我而論之二人也而其權歸之君子故子曰二人者一人也其在古昔帝王得良弼相與以有成者皆合于易之所謂同人于野也然此在上位而爲君子者也若處下位則世之所稱管鮑者爲巨擘矣管鮑之交世人率竝稱之

予則謂爲管子易爲鮑子難何也管子才人未知之繼
使知之見其分財自與跡近才貪謀事困窮跡近于越
三仕三逐跡近于不肖三戰三走跡近于怯幽囚受辱
跡近于無恥乃鮑子知其貧知其不利知其不遭時知
其有老母知其能顯名此則鮑子之獨照也管子曰生
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管之頌鮑真感恩刺骨之言鮑
之頌管繁未之見可知管之志鮑能通之鮑之志管未
能通之也于是慨歎古今天下大矣彼管子之才何代
藏有能略其跡而鑒其微未聞有繼鮑子之高踪者抑
士之輝不揚奇人之色未繼困厄明時巖穴束縛滅後

鮑子

卷十

七

不見顯者何可涯量嗚呼悲矣若鮑子者目力之明不
謂與日月爭光也哉此則在下位之爲君子也予故因
交道之難不難于二人而難于一人者此之謂也

朋友忠告

鄒浩元符中爲諫官以諫立后事得罪謫新州其友田
晷迎諸途浩出涕晷正色責曰使志完隱然官京師過
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橫海之外能死人哉昔東坡
在惠與參寥書云貶所便過一生也恨其餘瘴癘病人
北安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
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昧其言是何等胸次盡之所

知新錄

卷十

七

言卽坡公之言也坡公可謂善處憂患者矣繼鄒謫新
州者紹興中有胡邦衡或問朱子胡在新州十七八年
何爲不死朱子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
人志完之行晷又有言曰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
爲者未止此也此言有助人百尺竿頭更進之力周益
公必大在後省坐檄奏武樞張說出復入及爲翰林學
士客皆往賀羅頌獨委書勸公無恃一節高衆爲無規
名益高則天下所望益大欲其屏紛華事簡素凡孟子
所謂得志不爲者皆置度外蓋卽晷之所以勸志完者
邦衡之行朱子謂李彌遜乃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
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來喪名節未必非斯言有
以入之眷又記宋人雜錄云忠簡貶時李似之侍郎彌
遜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
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守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
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遠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
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
能作爲大事七曰天將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
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
學必明心記問辨說皆餘事則是李亦未嘗無奉策邦
衡之言也觀諸公所言皆得忠告至意出餘冬序錄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五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江都郭嗣齡述堂

閭門張 潛果園

秦潭程御龍翼山

小溪項道昕脩渠 衆校

假人書千人澤

有士人贗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蔡心疑之然士頗豪與三千緡因回書遣四兵送之併致果物於魏公士至京謁公以其故請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恐不足以了

知新錄 卷十章

公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子弟有不然者公曰士能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亦不凡矣至關中夏竟官之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見孫詞氣甚非乞客因爲補學職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孫篤學公甚愛之明年解去後十年聞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卽昔日索遊孫秀才也公嘆曰貧累太矣倘因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將猶汨沒而不見也棠謂前之假書者是任俠一流假之不已可以作



賊孫明復皇皇千人固是不得已倘干之不已便成乞客矣晉人有嗜利者或語之曰足當自己予正恐乞客之不知足而不已也然在上位者當如韓魏公與文正公而在下位者則不可假人書並汲汲道路干人不已也

子畏虛心

唐子畏長於文衡山自請北面隅坐其書云非面伏乃心服也項它七歲爲孔子師子路長孔子十歲詩與畫寅得與微仲爭衡至其學行寅將北面而走矣寅長於微仲十閱月願例孔子以微仲爲師求其俯首以消鋒

知新錄

卷十五

二

渣滓之心非微微爲異亦使後生小子欽仰前輩之矩丰度微仲不可辭也袁郎中嘆曰真心真話誰謂子畏徒狂哉

非木非石無思無爲

袁和叔曰非木非石無思無爲楊敬仲深愛此語蘇子由曰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者也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爲矣又曰貴真空不貴頑空頑然無知木石

是也若真空則猶之天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榮爲日星滄爲雲霧沛爲雨露轟爲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榮嘆一生妄思妄爲究之與木石無異因書此八字懸於座右用以自儆更與同志共勉焉

道三箇好

龍州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真西山喜誦之蓋好佞惡直人之常情直言買禍在昔不免故萬事道好不特司馬德操爲然卽夫子亦有危行言孫之說真西山喜誦亦有感而然也

知新錄

卷十五

三

士有五瘴

宋梅摯官嶺表有云士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稅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晨昏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囊此貨財之瘴盛揀妻妾以娛聲色此帷簿之瘴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疾疾者殞雖在輦下亦不能免何但遠方而已哉鄉浩謫新州其友田畫迎諸路浩出涕畫正色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東坡在惠與參寥書云貶所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

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合三公之
論觀之田與蘇胸次通達善處憂患而梅推勘入裏更
得治瘴之源頭

唐制舉科

唐時取士制科不一有志烈秋霜科幽素科詞擅文律
科岳牧舉詞標文苑科蓄文藻之思科抱儒素之業科
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科文藝優
長科絕倫科拔萃科疾惡科龔黃科才膺管樂科才高
位下科才堪經邦科賢良方正科抱器懷能科茂才異
等科文以經國科藏名負俗科文經邦國科藻思清華

知新錄 卷十五

四

科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道倖伊呂科手筆俊拔
超越輩流科直言極諫科哲人奇士逸倫屠釣科良材
異等科文史兼優科文儒異第科博學通議科文詞雅
麗科將帥科武足邊科舉澤自舉科不高未達沉迹下
僚科博學宏詞科多才科王霸科知謀將帥科文詞秀
逸科風雅古調科詞藻宏麗科樂道安貧科諷諫主文
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文詞清麗科經學優深科
高蹈丘園科軍謀越衆科博通文典達於教心科諳洞
韜略堪任將帥科清廉守節正直可稱堪任縣令科孝
悌力田閭閻於鄉閭科通墳典達於禮教科詳明正術可

以理人科才識充茂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以從政
科軍謀宏遠材任將相科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詳明
吏禮達於教化科軍謀宏達材任邊將科軍謀宏遠堪
任將帥科立名凡八十有餘僅目爲詞賦取士則非也
揚升庵謂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
衰葉石林立論亦然皆非也詩之盛衰係於才與學不
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
出焉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况唐所傳
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皆非省題詩也石林升菴輩
皆未考唐之科額不同如此

知新錄 卷十五

五

王文恪公制科議

王文恪公制科議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可謂正矣密
矣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
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行之百五十年宜得
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如有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
文詞終有愧於古亦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
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
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
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卽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
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

皆是焉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前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義既通則策論可無矣乎習矣近來頗尙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於學問而精神竭矣不能復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埃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

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埃易也

武舉

武舉起於武后時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垛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鎗翹關負重身材之選唐選舉志云武舉選用法不足道然郭子儀大勲亦自武舉異等中出可槩言不足道乎宋孝宗時始命武舉廷試依文舉給黃牒榜首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又唐人選

武將不但用武臣亦於文吏中求今

本朝於康熙甲午科選士亦許文員應武舉試亦此意也又武學在宋仁宗時富弼已言之至神宗時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今則文武生員共一學矣

生員數目

郡縣有學始於北魏獻文時而生徒亦有定數唐制京都學生八十上州六十中州五十下州四十京縣五十上縣四十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下縣二十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明朝府縣廩膳四十州

學三十縣學二十增廣不拘數特人才常養不宜拘於定數如松江之華亭江右之臨川里數至七百里漢中之平利廣右之恭城止一二里生徒之數如一似不均平

本朝分上中下彷彿唐制焉

科場字號

今日科場字號用千字文宋時亦有字號皆臨時另造字號皆字學所不經見者嘉裕中溫公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於直言敢諫科試卷內有匣毡兩號詞理高絕而毡字號對事與所出差舛因以匣字號為第

知新錄 卷十五

三毡字號為第四初考官以為不當朝廷又差官重定後從初考官毡字號遂不入格溫公抗議爭之朝廷乃降一等收錄乃蘇子由卷匣字毡字人所未見其他字號當亦皆如此類耳

搜檢夾帶

搜檢一事在唐已然夾帶之徒於今為盛予謂讀書者必先立品而待士子者亦宜有禮節以重其事而後可以養其廉恥而為道義之歸必若露體搜檢夾帶是士子一出即受辱矣善乎李揆之立論也唐開元末李揆擢進士第當時主司多不考實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揆

謂藝不至者雖在文史之圃亦不能摘詞請於廷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書本於牀而引貢士而謂之曰國家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予謂李揆真探源之論士之夾帶有司之搜檢皆求末不求本者可嘆也金史泰和元年省臣奏搜檢之法雖嚴至於解髮袒衣索及耳鼻殊失待士之禮移刺履傳初舉進士惡搜檢煩瑣去之蓋世宗初年故大定二十九年已嘗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為之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從之棠謂此舉亦屬兒戲科場大事非開浴室真可軒渠一笑也

倩人

知新錄 卷十五

九

今之考試常倩人代筆此二字見之三國志陳思王植年十餘歲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

庭筠為人作文

凡人有才思不自用以取功名而為人場中捉筆其人功名必不利按唐書載溫庭筠才思神速多為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溫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鄭之授方城尉按溫集有開成五年書懷百韻詩云賦分知前定寒心畏厚誣又云欲就欺人事何能遣鬼誅開成在大中之前幾二十年其不平之氣已如此豈少年

卽有爲人所指摘耶本末如此宜乎功名之僥蹇也

匿年

今世考試有已冠未冠二項乃有已冠而仍作未冠者謂之匿年按魏志司馬朗年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捐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按此則匿年之說其來已久

糊名

糊名之制起於宋時陳彭年其弊延至於今日如謄錄彌封一切之制隄防關節未爲不是然就文衡論只得

知新錄

卷十五

十

一日之才情棄取雖嚴難悉生平之實行冊府元龜云唐憲宗元和二年敕自今以後州府所送進士如迹涉疎狂兼虧禮教或曾爲官司科罰或曾任州府小吏一事不合入清流者雖薄有詞藝並不得申送如舉送以後事發長吏停現任及已停替者殿二年本試官及司功並貶降則是唐時考試兼務實行不僅於文詞也考唐吏部試選人亦糊名令學士考判武后以爲非委任之方罷之此則糊名曾用之選人而未嘗用之於貢舉也是以才如溫庭筠以士行被黜詩如羅隱以識諷不第皆以文行互論也宋白傳陳彭年初舉進士輕俊喜

謗主司白知貢舉惡其爲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居近侍爲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爲白設也山堂考索王旦傳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旦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彭年惶恐而退是時范仲淹蘇頌並欲罷彌封謄錄之法使有司先考素行以漸復兩漢選舉之舊本傳惜乎柄國政者未及施行而流弊相延不已也畫樓錄云彭年子彥博守汀州以贓敗杖脊流海島其孫遠兄弟發彭年冢取金帶分貨抵罪此則天之報施不爽耳

容齋四筆曰唐世科舉之柄額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

知新錄

卷十五

十

有交朋之厚者爲之薦達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或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弟子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曰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據言此四子皆可以當首薦而極論者期於有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弘登科記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

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
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貞元八年陸
登第公典焉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繇
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
王皆與謀焉陸相待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為美
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按摭言云貞元十八年權德
輿主文陸修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於修權公凡三
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者貞元
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
汾侯雲長韋紆沈起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

知新錄

卷十五

主

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貞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
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
邠下放李紳三年又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摭言合

巡鋪

宋太宗時詔禮部引試分差官廊下察視勿容私相教
授此巡鋪之始也又真宗時命喬希顏等始為巡試鋪
又仁宗時始有巡鋪官今時謂巡風是也

關節

杜陽雜編云元載姬薛瑤英載惑之薛之父亲宗本兄從
義以構賄賂號為關節

看榜 南宮

長安志尚書省之南有吏部選院亦曰南院選人看榜
之所也唐世選法與後世異每遇選時別出本曹治廡
之外於南院舉選事正舉時選門閉防請托也黜陟既
定即曰選門開院外另有列榜之所告以留黜也故其
所亦謂之看榜禮部亦附尚書省前一坊別有南院
即貢院也長安志曰四方貢舉所會後世用淡墨書進
士榜又列四字曰禮部貢院亦唐之遺制也有詩曰才
到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月盡難成則以貢院為南宮也
其列榜之地亦謂之看榜又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用

知新錄

卷十五

主

淡墨說者曰名第者陰注陽受用淡墨示鬼神迹也
世傳大羅仙放榜於蕊珠宮故曰蕊榜又張洎賈郎中
談錄云賈君常問放舉人榜貢院字用淡墨題書何也
對曰聞諸祖父說李紆侍郎將放舉人命筆吏書吏暴
卒令史王昶終其事昶被酒揮染不能加墨逮明張榜
始覺無及矣一榜之內字有二體自後因模法之遂成
故事摭言曰書時用黃紙四張以毡筆淡墨書之

五經中式

崇禎甲戌科福建顏茂猷作五經全卷禮部左侍郎林
紆具疏奉旨准與謄錄時文文肅領易力請中式正主

者溫體仁堅拒不允亦具疏奏請奉旨准列正榜前
名茂猷遂在會元李玉用之前以後丁丑楊重熙癸未
馮元履譚貞默等皆以五經中式

本朝順治乙酉法若貞以五經疏請奉旨准作舉人
康熙戊辰查嗣韓林文英亦五經奉旨賜進士壬午
有莊令與俞長策二人亦疏請特賜舉人遂有旨以
後願作五經文字者聽自後五經中而掄元者多矣癸
巳萬壽各省定額外另加中五經者二人

燒尾

燒尾之說見於唐書俗謂虎豹變人惟尾不化必以此

知新錄

卷十五

高

燒之乃能成人如人之拜官必樂餌燕客乃能成其榮
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於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為相
以食貴百姓不足獨不進此以獻食天子為燒尾也韋
嗣立入三品趙彥昭假金紫崔湜復舊官中宗令於興
慶池燒尾此則天子賜食臣下為燒尾也又云士子初
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治酒饌音樂宴之
為燒尾此則親朋慰賀為燒尾也燒尾二字命名甚奇
同歲即同年

今之同榜者謂之同年漢晉時謂之同歲後漢書李固
傳云有同歲生得罪於冀風俗通云南陽五世公為廣

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又云與東萊太守蔡
伯起同歲又云蕭令吳斌與司徒韓演同歲三國志魏
武帝紀云公與韓遂父同歲孝廉漢敦煌長史武班碑
云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郎署孝廉
柳敏碑云縣長同歲健為屬國趙臺公晉書陶侃傳侃
與陳敏同郡又同歲舉吏唐時謂之同年唐憲宗謂李
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
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明季則私恩結
而朋黨興矣

門生天子

知新錄

卷十五

金

唐時風俗之敝楊復恭謂昭宗為門生天子

見日知錄

門生報恩

後漢書樊儵傳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謂年
少能有為報恩之日長也此近日陋習不謂當時已然

甲科

杜氏通典進士有甲乙二科武德以來第進士惟乙科
舊唐書玄宗親試敕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綰
傳玄宗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為之首登乙科者三
十餘人隋書李德林傳楊遵彥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
科按甲乙丙三科見於漢書儒林傳歲課博士弟子甲

科四十人乙科二十人丙科四十人今世不分甲乙丙
皆曰甲科棠謂一甲進士爲甲科二甲進士爲乙科三
甲進士爲丙科則與古人相合矣

孝廉

漢元光元年令郡國舉孝廉一人元朔元年詔曰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閭郡而不
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其與
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棠謂此舉後世
亦當行名曰孝廉不孝不廉者不得入也不舉有罰則
士之興起者多矣

進士

進士

進士

古者鄉之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於選士之秀者
而升學曰俊士此二者皆謂之造士由選士而爲造士
用之爲鄉遂吏由俊士而爲造士大樂正論其秀穎者
升諸大司馬是謂之進士司馬辨論官材然後官之任
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後世進士之名其原蓋出
於此而置進士科則始於隋煬帝大業元年始

前進士

曲江有慈恩寺進士及第謂之前進士排名於慈恩寺
謂之題名大譙於曲江亭謂之曲江宴或曰及第後題

未及第時題名卽添前字故詩曰曾題名處添前字其
相推尙如此棠按進士及第則添前字是爲進士時已
題名矣蓋唐時爲進士而不及第者多也今日稱官衙
必曰前進士某此自唐已然唐韓儀記知聞近過關試
詩云短行軸了付三銓休把新銜惱必先今日便稱前
進士好留春色與明年

進士題名碑

進士題名碑舊建於國子監大成門東吳鱗潭先生爲
祭酒時稽考舊碑明永樂至崇禎凡七十八科碑僅存
三之二

進士題名碑

進士題名碑

進士題名碑

本朝制科始丙戌碑亦列焉厥後十七科未之繼也吳
祭酒謀於朝伐石鳩工暨之又令吏掘地偏索獨永樂
碑不見一日宮牆傾羣吏譁曰永樂碑得矣於是前後
井井用全一代之制又於啓聖祠中得元牌三一爲正
泰貢試名記蒙古色目漢人列三榜皆有正副一爲至
正題名記蒙古色目爲一榜狀元朶列圖漢人南人爲
一榜狀元文允中皆無榜眼探花一爲至正國子中選
題名記蒙古賜正六品色目賜從六品漢人賜正七品
亦有正副夫八比取士士不由進士者率無由顯達於
時此題名碑之不可不立也乃立而復湮沒非吳公整

頓後將何考焉按元朝氏族蒙古有七十二種色目有三十一種金人有三十一種漢人有八種高麗女直契丹渤海皆在漢人內

四甲五甲

偶見宋寶祐四年登科錄賜進士文天祥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有六百零一人賜開宴立題名碑凡有五甲查文信公爲一甲之首計二十一人謝枋得爲二甲之首治賦凡四十人陸秀夫治賦是二甲二十七三甲凡七十三人四甲凡二百四十八人徽州縣縣有奚雷發歙縣有陸夢發字大約婺源有俞世宗五甲凡二百

知縣錄

六

十三人歙縣有黃雷利住休寧有治賦治春秋治詩書治易治周禮不等今時人言進士至三甲止矣抑知宋世有四甲進士五甲進士乎

朱晦菴先生同年錄

宋紹興十八年二月十二日敕差知貢舉邊知白同知貢舉周執羔丞及參詳點檢試卷等官十八十九二十日引試詩賦論策三場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引試經義論策三場四日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八人釋褐四月二十六日依令賜錢一千七百貫四

月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黃甲敘同年五月初五日起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鄉國公五月日立題名石刻於禮部貢院賜狀元王佐等聞喜宴於禮部貢院

第一甲十人

王佐初奏董德元第一陳孺次之王佐又次之揭榜之日朝典以有官遜王佐居首董德元初以有官遜佐而恩例有加故特敘有還以厚勤勞事帝王代拜南郊陳孺以下至何欽凡十人

第二甲十九人

知縣錄

六

第三甲三十七人

第四甲一百二十二人

第五甲一百四十二人晦菴先生居是甲第九十名又特奏名一人俞舜凱

宋制科分五等

宋石林燕語云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二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中蘇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大直爲考官胡武平所駁欲出落復降爲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

而已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棠所見登科錄凡二本一甲二甲皆具名字豈自子瞻之後上二等不虛其位乎宋登科錄獨朱紫陽文相國二錄今仍存詎非以人重乎

殿試

起於武則天

滿狀元漢狀元

順治中滿人漢人分爲二榜壬辰滿狀元麻勒吉漢狀元鄒忠倚乙未滿狀元圖爾宸漢狀元史大成康熙庚戌科以後則滿漢人同一榜皆試漢文矣

請出分
甘餘節

知新錄

卷十五

半

狀元

葛立方云今之新進士不問科甲高下唱名出皇城例唱狀元莫知其端唐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作詩云春來無處不聞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則新進士例呼狀元舊矣武林舊事云宋理宗時狀元等三人賜酒食五盞餘人各賜泡飯朝謝之後拜黃甲敘同年擇榜中年長一人狀元拜之後擇年少者一人拜狀元今按此禮不行久矣

榜眼

榜眼二字初不知何所起宋史陳思讓傳思讓之孫若

拙以進士甲第爲京東轉運使拜刑部郎中知潭州若拙不願遠適太宗怒黜知處州移知潭州勤政治然寡學術時人以第二人爲榜眼若拙素無文故人謂之瞎眼榜云可知榜眼二字起於宋初

探花

揮塵錄云李昌武宗諤之子昭遘十八歲昭遘之子杲卿杲卿之子士廉三世皆以是年爲探花郎秦中記云唐世進士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爲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人被罰按此則少年得售者謂之探花非指第三人及第爲探花也南

知新錄

卷十五

至

唐近事云進士榜出便期集院狀元請一人爲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主樂兩人一人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也小科頭二人第二部也常宴小科頭主之大宴大科頭主之今世探花亦無探花之事亦不復主茶但空其名而已

庶吉士

永樂癸未登會榮榜進士第所取四百七十三人太宗文皇帝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賜名庶吉士入文淵閣燕閒之頃親臨問時舉僻書疑事以驗其學庶吉士之選起於此

翰林院

玄宗時初制翰林待詔後又制翰林供奉分掌制誥後改供奉爲學士後宋制亦如之乘輿行幸兼備顧問有所獻納或對或奏唐玄宗又置侍讀侍講真宗又置翰林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唐又置史館修撰掌修國史宋脩纂國史又置編修官檢討官無所謂翰林院明代皆入於翰林院內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禮漢有太史公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成周有左史右史漢有起居注唐宋有起居舍人著作郎之屬皆史官之分名也明季國史用修撰編修檢討而以大臣爲之總裁

翰林

卷十五

五

本朝起居注朝廷論才優用亦給於翰林院焉

翰林不由科第入

明制翰林必由科第選

本朝不由科第賜入翰林者指不勝屈按宋時熙寧間韓維以賜出身特除翰林學士崇寧中林彥振以賜出身用韓例亦除翰林學士可知額外恩榮在宋已有此事

翰林告假

按廖道南詞林記謂宜依祖宗時故事入禁中侍燕閒承顧問上以儲材蓄德爲教則下必以涵養進修自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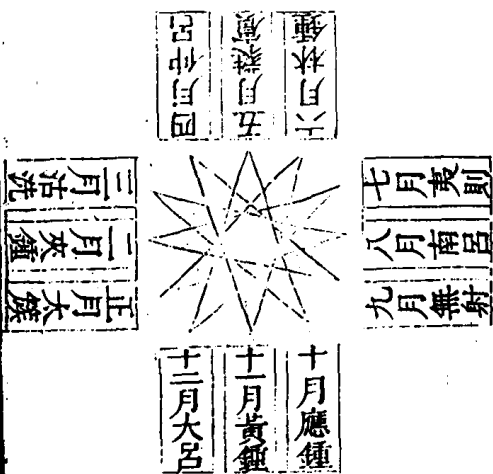
不惟人才造就而君德贊輔亦攸賴焉不然其流弊必至如弘治中學士李東陽程敏政之教庶吉士至院閱會簿悉注病假而去乃賦一絕云回廊寂寂鎖齋居白日都消病曆餘竊食大官無寸補綠陰亭上勘醫書今康熙五十二年詞林科道凡告假者盡令致仕積年流弊爲之一洗視弘治時之廢弛不啻天壤之隔矣

翰林

卷十五

五

律呂相生圖



太師註曰黃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賈釋云黃鍾在子一陽爻生爲初九林鍾在未二陰爻生得爲初六者以陰故退位在未故曰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也林鍾又上生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沽洗之九三沽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仲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婦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同位謂若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俱是初之第一夫婦一體是象

知新錄

卷十五

律呂說

夫婦也異位謂若林鍾上生太簇之九二二於第一爲異位是象母子也但律初生者爲夫婦呂所生者爲母子十二律呂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云律娶妻而呂生子也

律呂說

聲律之道與陰陽合其氣與歲時合其變化與天地合其德何以言之揚子雲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聲以情質律以和聲聲律相協而入音生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謂之八音聲和音諧是謂五樂日謂甲巳爲角乙庚爲商丙辛爲徵丁壬爲羽戊癸爲

宮辰謂子爲黃鍾丑爲大呂寅爲太簇卯爲夾鍾辰爲沽洗巳爲中呂午爲蕤賓未爲林鍾申爲夷則酉爲南呂戌爲無射亥爲應鍾淮南子曰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則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天地之道也所謂與歲時合其變化者此之謂也唐六典云協律郎掌和六律六呂以辨四時之氣八風五音之節陽爲六律所以統氣類物仲冬爲黃鍾孟春爲太簇季春爲姑洗仲夏爲蕤賓孟秋爲夷則季秋爲無射陰爲六呂所以振陽宣氣季冬爲大呂仲春爲夾鍾孟夏爲仲呂季夏爲林鍾仲秋爲南呂孟冬爲應鍾凡律管之數起於九以九相乘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角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以爲角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還相爲宮以生其氣焉漢志云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京房受學於焦延壽云六十律相生之法陽下生陰陰上生陽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月令章句曰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於是鑄金作鍾以主十二月之聲然

知新錄

卷十五

律呂說

後以放升降之氣鍾難分別乃截竹爲管謂之律以別聲之清濁焉所謂與陰陽合其氣者此之謂也夫能與陰陽合其氣歲時合其變化豈非與天地合其德乎故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槩於六律聲有清濁故協以宮商形有長短故檢以丈尺器有大小故定以斛斗質有輕重故平以鈞石是以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正而十二律定矣十二律定而萬物之根本立矣十州記云武帝時月氏國王遣使獻書曰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于呂連月不散閩浮國將有好道之君矣按此則知律呂之學外國亦所深諳律

知新錄

卷十五

美

呂之效還方亦能感應則律呂誠不可不急講也

樂

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詩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夫子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可見禮樂樂字士君子自少至老終身不去朱子云樂有五音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蠲其渣滓義精仁熟而自和順道德程子曰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樂之一字不講已久周之末季人已不復言樂案謂漢興至於今其中士君子即砥

節礪行於先王禮樂教士之典全不置念故人之邪穢渣滓皆不能蕩滌消融性情偏執不能得中和之氣故學校雖設不能化人皆由於禮樂樂字數千年無一人言及也且今之樂皆鄭衛之音不能養其耳徒能亂其耳不能養其目徒能炫其目不能養其性情徒能荒其性情不能養其血脉徒能耗其精神

楊廉論元聲書

李公律呂書卽其黃鍾三寸九分算之由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太簇增九分由大簇至二月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姑洗增

知新錄

卷十五

美

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回十一月黃鍾減九分所增九分所減亦皆九分惟黃鍾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鍾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尙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尙強大呂林鍾固宜加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於此乃見執事書

高文所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
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
對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所謂喉齶舌齒唇
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一一拈出以示人
可謂得其三昧矣今以司馬遷黃鍾九寸上下相生損
益之黃鍾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大簇減三分奇大
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
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蕤賓至林鍾增二
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
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增二分奇應鍾至黃
鍾所增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算之不差毫
忽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
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
二分奇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
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且陽氣
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
氣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
其亦背馳之甚哉謂司馬遷之差處正在於此李書之
得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宮羽之舛此清濁之逆施正
由黃鍾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廉嘗見欽

人鮑泰希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曆大槩氣朔八十年
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
書所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制中氣之交亦有定制如冬
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朱
子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度然
則鮑子豈非一定之法哉鮑書謂郭守敬之法未是而
本朝乃勝國之書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不得其傳如
李書則鍾律自漢以來亦不得其傳此二人之獨見如
此謂非天授不可也廉於西山蔡氏書嘗爲之律呂算
例於郭守敬法亦嘗爲之綴算舉例然不過爲二家註
脚亦終於聚鐵成錯耳李鮑二書獻之闕下其所係豈
細故哉云云

樂辨

棠按李敦授文利有律呂元聲書文中言李公當卽其
人鮑希止有天心復要一書不知持論與今西洋者何
如容再參之

樂之爲道五音俱備考之於周禮參之以註疏又詳載
其宋儒之議論有謂五音之有緯者則棄而不用其說
紛紛愈是臆度故爲反覆詳辨載之於篇以備論樂者
一考証焉周禮一書多出於漢儒手稍得傳聞卽傳會

之按大司樂所載大祭樂如奏於圜丘者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此不言商也奏於方澤者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此不言商也奏於宗廟者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此不言商也止用宮角徵羽四音考文帝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一百八十兩目皆盲獻其書乃周官之大司樂其樂之旋宮不相管攝太簇爲徵又復重出數百年之簡編出於瞽人之手其爲殘闕錯亂不必言矣鄭氏注曰祭尙柔商屬金剛也故不用商先儒爲之說曰周以木德王商之金能尅木故諱不用商宋儒又言鬼

知新錄

卷十五

辛

神畏銅商屬銅故聲之屬商律者不用樂志諸書按圖有正聲有子聲有變聲正聲者本宮之聲也子聲者正聲之半也太簇在少商調卽黃鍾之商也用其半故謂之子聲故謂之少商圜丘方澤宗廟三處之樂皆就其本聲而未言及子聲變聲也詳其子聲則知商聲未嘗不用也熊朋來謂大司樂未嘗無商而闕商音者不用於起調與畢曲也棠謂周禮大司樂分樂而序黃鍾均均以祀天神太簇以下五均以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饗祖妣蓋調五聲兼八音而有之鄭氏泥於圓鍾爲宮以下三段降神之樂只有宮角徵羽四聲而無商音與

上祀樂不同是以後儒又附會五德不知此乃圜丘方澤及禘祫三大祀降神之樂也降神之後方合樂而奏故此圓鍾爲宮三段有六變八變九變若他祀樂則無此數註中所謂以聲類求之是也且降神之樂取義與六樂不同圓鍾得房心之氣是爲大辰帝之明堂故首奏之以降天神函鍾與鬼之分是爲天社坤之門戶故首奏以出地祇黃鍾虛危之宮是爲宗廟故首奏以迎人鬼各以其類以合神明之德卽鼓鼗孤竹雲和之類亦與八音稍殊原爲降神而作也推之旋宮相生次第原不相合朱晦翁亦嘗非之而未明言其故嘗推旋宮

知新錄

卷十五

辛

圖起黃鍾宮至夾鍾爲羽凡五十五律而調畢奏一闕復起宮音以七聲按之大不踰宮細不踰羽羽上生宮音調不諧故黃鍾以應鍾爲變宮收之上生無射之宮然則起調以羽入調以宮或亦貞元相生之序乎或謂聲氣之生出於人心三大祀者天陽爲健純粹以精數奇而圓其知大始圓鍾陰律以帝之明堂奏之以導和氣次黃鍾太簇姑洗居子寅辰始於一陽極於三陽陽明用事相間各一律律遞減寸吹之而和調俱合宮象天德也地道柔剛含弘光大數偶而方萬物資生林鍾得坤之本位生南呂南呂陽八而上生姑洗四維之氣

已備以姑洗律長於南呂故生而先用法地道也人者參天兩地兼陰兼陽相得有合順物成章黃鍾起於虛危其位屬子子與丑合間以大呂太簇寅氣寅與丑合和以應鍾黃鍾律之始應鍾律之終四德無所不統立人道也合三樂凡十二律以足十二辰之數圓鍾六變一天之始五天之中也函鍾八變二地之始六地之中也黃鍾九變人參三才三三而九也春既四律故音取四聲而無商聲其實奏曲時五音及變聲子聲高下相從當無不備否則不成律矣鄭氏謂不用商以祭尙柔先儒謂周以木德恐商金尅木又謂鬼神畏銅皆爲不

知新錄

卷十

律

根之論熊朋來謂唐以土德王不知去角而仍闕商宋亦循周闕商此皆偏五德之說而不明制樂之本也近代俗樂無徵調此亦如謂大司樂之無商皆偏於一隅也古人謂之旋宮旋宮者潛宮也以遞相生爲旋其實太和元氣潛行於十二辰之內黃鍾潛行於十二律之中無時間斷唯是管長聲濁高下難諧故有半聲變聲以合其節使不用變聲半聲則何足見聲音之變化故必合子聲變聲乃足以成律也周之樂縱不言商而商音實寓於子聲變聲之中可嘆後代皆謂周棄商而不用豈非周禮之誤鄭註誤而後代誤以益誤也耶或謂

周以木德王故祭用黃鍾之羽起調祭地用太簇之羽起調卽宗廟亦用黃鍾之羽起調羽水也水能生木起調皆水又謂古制樂起調於宮宮者十二律之君也黃鍾者君律也羽柔物君弱臣強已兆於此後代亦宮聲起羽沈存中曰君臣民不可相凌事物則不必避予謂周用羽而君弱後代何以仍用乎且周伐殷時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赤色先儒又謂周以火德王則是周又不獨以木德王矣或謂周之樂歌載於三百篇以四聲等子韻合之則宮商徵羽而無角聲以沈約四聲論之則五音有平止入而無去聲朱晦翁言三

知新錄

卷十五

律

百篇中可被管絃者止有數章則當日之取音必別有說昔賈牟賈問樂於孔子孔子曰有司失其傳久矣在周已失況於今日且當日樂器與取音未必與今相合惟有尙書聲依永律和聲六字最爲緊要歌咏樂章安能盡協宮商歌者自當隨律高下故貴於憑律以和其聲此半聲變聲所不能無也總之纖緯之言在周未聞五德之說實無足據不用商必用羽此皆昧於樂理非通方之見也予合前賢議論而爲之折衷於此

七始七律七音

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

也古之神瞽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資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咏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陽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仲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太元經曰六始爲律六間爲呂注陽爲

知新錄

卷十五

音

始陰爲間子爲律丑爲呂也是律只有六卽始只有六也安得有七始七律哉晏子曰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又有七音之說按武王伐紂自午至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因謂之七音也後周明帝時裴敬上書以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爲正調之首及武帝讀史書見武王作七始又欲廢八懸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爲調首長孫紹遠奏曰天子懸八百王共軌下逮

周武甫脩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後竟廢八懸七紹遠疾中與齊樹書云古先聖殊塗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順守專用干戈事乖揖讓反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易之典且廢黃鍾之位是祿去王室用林鍾爲首是政出私門也云云按周武以木德王故祭天用黃鍾之羽起調祭地用太簇之羽起調卽家廟亦用黃鍾之羽起調或謂起調於宮宮者十二律之君也羽柔物君弱臣強已兆於此是七音七律七始始用於周而後代因之也然裴敬謂大舜欲聞七始則七始之說非徒

知新錄

卷十五

音

不起於周實起於舜之前故舜欲聞之也昔賈牟賈問樂於孔子孔子曰有司失其傳久矣夫在周已失其傳而况今日哉

七音

蔡元定曰宮與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安世房中歌所謂七始華始是也尙書大傳曰七始者黃鍾之外七音皆可旋爲宮始也棠按五聲者正聲也二變聲不比於正聲但可以濟五聲

之所不及然有五聲而無二變不可以成樂也

舞

朱嘉徵曰舞之不傳蓋久矣鄭漁仲通志謂與六笙同無聲歌當時工師以譜奏相授者近是傳武仲舞賦序歌以咏言舞以盡意咸池天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也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考六藝之文舞有二名曰雅舞曰雜舞孔文舉表云激楚陽阿至妙之容夫舞者容也容以象德故揖讓者先文舞征伐者先武舞吳季子觀樂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招箭曰德至矣哉雲門而下其名存其容亡獨大武之制

知新錄

卷十五

樂

可考武始而北出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樂記曰武王之事也隋制雅樂其舞亦六成云是謂雅舞只朝廷用之周禮樂師掌教國子小舞宴私亦用之梁武帝嘗報沈約書韓鐸巾拂古之遺風上世樂飲酒酣必自起舞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起舞是也復以舞相屬所屬者代起舞漢灌夫起舞以屬田蚡晉謝安起舞以屬桓嗣是也是謂雜舞上下宴通用之周用六代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內惟大濩大武爲武舞其餘皆文舞又有六舞以教國子曰帔舞羽舞皇舞主祭祀旄舞干舞此兵舞也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秦本紀改大

武舞爲五行漢制雅舞文武二舞也太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太宗廟奏昭德之舞世宗廟奏盛德之舞

三舞無歌光武帝廟奏文始五行五德之舞東平王蒼獻其辭魏受禪改武德舞爲武頌文始舞爲大韶五行舞爲大武仍其初名魏武廟奏武始舞文帝廟奏咸熙舞烈祖廟奏章斌舞三舞無辭所傳者昭武舞歌蓋改漢巴渝舞也四篇述魏德並於太祖廟奏之王粲辭雲翹育命之舞漢迎氣於五郊也魏改雲翹舞爲鳳翔育命舞爲靈應無曲辭雜舞者公莫巴渝槃舞鞞舞鐸舞拂舞白紵也初見於方俗後寢陳於殿廷又周有綴樂

知新錄

卷十五

樂

散樂秦漢宴會所奏率非雅舞魏晉流風並以四舞用之宴享宋武帝以雜舞合之鐘石後魏北齊參以戎伎從此諸舞彌盛抑彌衰矣隋世去鞞拂人無所持近於人舞妖冶登堂非復教國子人舞之意矣古六舞皆雅舞無辭雅舞有歌辭自東漢武德舞始雜舞古亦無歌辭雜舞之有歌辭自聖人制禮樂篇見鐸舞公莫舞歌見巾舞淮南王篇見拂舞蓋西漢始也巴渝鞞舞有辭自魏始拂舞白紵自晉始或曰江左古辭也

舞說

舞樂之興始於黃帝而山海經不根之論則以爲天與

帝爭神帝斷其首乃以乳爲眼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
又曰帝俊八子是始爲舞孟頻引教坊記云昔陰康氏
次葛天氏元氣肇分災沴未弭民多重腿之疾思以通
利關節是始制舞是謂舞出於陰康氏也呂氏春秋曰
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則多壅闕故爲作舞以宣導之
是謂舞出於陶唐氏也周用六代之樂越取黃帝以謂
始舞而周禮六舞五曰人舞注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
祀星辰則舞之卽今世之舞也棠謂舞之所始折衷於
周當自黃帝獨孟頻所引呂氏所論皆以爲弭疾宣導
之助是舞爲驅疾如藥石之祛疾也於樂乎何有且民
有疾民自舞之已有疾已自舞之已已之疾不能已民
之疾已民之疾不能已已之疾於樂更何與焉不知樂
之器有鍾管鼓磬羽籥干戚之不同而樂之文亦有屈
伸俯仰綴兆舒疾之各異樂之文者舞是也一耀於目
一觸於耳其爲宣導通利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可知
已民之疾卽可已已之疾已已之疾卽可通爲已民之
疾相感於微有潛消默化而不自覺者此神之至和之
至也今樂之器非復古昔而樂之文亦多有不同是無
舞則無樂無文則無舞問有舞者問其器則有不明不
備之感問其文又暗於象德象功之儀聞孔廟有舞字

知新錄

卷十五

樂

之說此事在唐已然王建宮詞云羅衫葉葉繡重重金
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時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然
舞太平萬歲四字亦非古意也乃梨園之輩以手袖爲
威儀此則周禮六舞之一所謂祀星辰則用之者吾不
知後世何以獨取此也

知新錄

卷十五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五終

姪孫 龍光 孫 煥正字

樂

燕在閭知新錄卷十六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廬州先 著遷甫

岑川程夢星泚江

江都程式莊高崢

新安江 瑞天玉 叅校

舞字

嘗聞孔廟祭丁時奏樂舞大哉孔子四字初謂事不經以爲近於兒戲後讀唐人王建宮詞云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時分兩向太平萬歲字在

知新錄

卷十六

一

當中因知唐人舞樂舞出太平萬歲四字則知舞字之制其來已久不獨孔廟然也

舞金梳

唐張祐詩春風南內百花時道唱梁州急遍吹揚手便拈金梳舞上皇驚笑悖悖兒此悖悖兒唱急調手舞金梳將以進酒也在晉魏時飲酒亦有用杯盤起舞者晉書云晉世寧舞杯盤魏子建妾薄命云主人起舞盤盤然則舞金梳卽舞盤盤舞杯盤之意

音樂

吳下能音樂者王侯家競相徵聘亦有由此得官者勢

焰赫赫卽清廉大吏亦莫可誰何此亦世風之弊也昔漢元帝子定陶共王能知音帝數稱其材史丹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應李微高子匡衡可相國也陳應李微當時知音者匡衡元帝相也棠謂今日之敏而好學溫故知新者皆糠粃不飽如陳應李微一輩罔不得時而駕此亦音樂極盛之會也安得史丹輩建論朝端使知論材在此不在彼則有裨世教關係不少也

季札不知樂

季札觀樂人皆謂能聽聲以察時政故知其興衰也子

知新錄

卷十六

二

謂不然夫文王化行南國故周南召南咸被其化何以云猶未也邶鄘爲衛所滅故二國被康叔之化乃未幾邶鄘皆爲楚所得札未知也至於齊誦美太公稱其國未可量乃呂太公之地未幾而爲田太公所得札未知也至於晉爲三家分其地札雖有幸於三族之語而聽樂云何憂之遠也子謂不然使晉能憂遠國不敗矣至於鄭謂其先亡乃齊晉亡而鄭猶存亡者不亡矣魏爲晉獻所滅札又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明者不明矣若夫秦聲只稱其大而季札觀樂後秦日盛一日至秦始皇凡三百四十年至于一統札未知也且各國之聲皆

有美哉二字或至矣哉思浚哉廣哉一句至秦獨無夫
三百年富強之國中原鮮有敵者豈美出鄭衛下乎此
又所不可解者歌王歌曲歌小雅歌頌札只論其大槩
不涉時政獨歌陳札曰國無王其能久乎後果爲楚所
滅余因前輩謂札觀樂預知興亡故著論於此孫明復
文王論
以猶有憾三字謂季札不知樂若文王猶
有憾則孔子何以謂之至德語有灼見

閔蔡審音

孔子晝息而鼓琴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聞夫
子之音清微而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
欲心之所爲發也沉則貪德之所爲施也夫子何感若

知新錄

卷十

三

斯乎於是同入問焉夫子曰然吾有之向見狸方取鼠
欲其得之故爲是音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以閔子
夫子曰可以聽音矣後漢蔡邕在陳留隣人有以酒食
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客彈琴於屏邕至門前聽之曰
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將命者入告主人自追
問其故莫不撫然彈琴者曰向見螳螂方向蟬蟬將去
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
爲殺心而形於聲乎邕歎曰此足以當之嗚呼意存於
中而音形於外薛敬軒曰履霜而知堅冰之將至羸豕
而知踴躍之有孚故凡事必謹於微微不謹必至於著

矣

匏土二音

舊唐書云笙女媧氏造列管於匏上內簧其中今之笙
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匏音矣宋葉少蘊避暑錄云大樂
舊無匏土二音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填亦木爲之
元史又云匏以竹爲之夫土鼓樂之始也陶匏祭之大
也國語伶州鳩曰匏竹利制又匏以宣之瓦以贊之今
之樂匏土棄而不用八音於是乎僅有六矣元熊朋來
五經說曰八音之有笙宜以竹稱而乃以匏稱是所重
在匏也古者造笙必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竹漢太學槐

知新錄

卷十

四

市各持方物列磬懸匏八音之匏於卦爲艮於風爲融
於氣爲立春匏音嗽以立清闕之則清廉者鮮矣匏音
正則人思敬不正則忠敬者鮮矣爲禮樂之官者尚申
請而改正之

琴

范仲淹問琴理於遵度答曰清麗而靜和潤而遠琴是
矣通雅曰敫泛琴聲也樂書曰絃合聲以作主彈分律
以配臣九歎有彈緯楊升庵謂緯卽徽徽卽曄也志林
曰嵇康琴賦云間遼故音痺絃長故微鳴所謂痺今俗
云敫聲敫音鮮見羯鼓錄兩絃之間遠則有敫故曰間

遠絃鳴云者今之所謂泛聲也絃虛而不按乃可按故曰絃長而微鳴也吳曾引晁無咎云浮雲柳絮爲泛聲輕非絲重非木也喧歌百鳥羣忽見孤鳳凰爲泛聲中寄指聲也胡元瑞曰琴譜有疊獨謂二指後先齊下也棠合諸說知古之所謂泛聲卽通雅所謂放嵇康所謂痺是矣按痺勞也說文勞病也以痺形容琴聲湊得琴理而泛聲之說或以爲浮雲柳絮或以爲間遠絃鳴又以兩絃之間遠則有放則此移聲遠引相連貫處皆謂之泛聲也喧歌百鳥鳴忽見孤鳳皇泛聲中寄指聲是獨響者爲鳳皇鳴浮雲柳絮者爲泛聲也今世謂虛指

知新錄

卷十六

琴

者爲泛聲是皆不知放痺之義矣

月琴

武后時蜀人蒯朗於古墓中得銅器似琵琶而圓時人莫識之元行冲曰此阮咸所造命匠人以木爲之行冲以其形似月聲合琴名月琴杜祐以爲晉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彈與此同因謂之阮琴臞仙曰蓋咸一人之物也自南宋之後不復有聞矣今僅千載而無傳焉予因見竹林七賢圖繪因相其形出一已之制度而製之名曰臞仙月琴臞仙者嘉靖年間親王也

瑟

古人無故不去琴瑟韓非子外儲說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鼓瑟乎曰不也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棠按古人言琴必言瑟又何以稱焉漢郊祀志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已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又禮圖舊云雅瑟二十五絃常用者十九絃頌瑟亦二十五絃製各不一今世琴言者甚多而操瑟者寥寥矣

五十絃

五十絃之說按漢書郊祀志有五十絃之文東坡云其絃五十其柱如之要亦有所本按錦瑟二字出周禮樂

知新錄

卷十六

六

器圖雅瑟二十五絃頌瑟二十五絃飾以寶玉曰寶瑟

繪文如錦曰錦瑟

鼓

鼓之爲道其應無窮小擊則聲小大擊則聲大不撞不鳴鳴之理未嘗不具也管子云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音快也房司空注云險易猶否太言天地否太應德而至如杙鼓然棠謂擊鼓小道耳管仲於中看出天地可見古人往往於事物上觀理又攷三禮圖古人於鼓之布置大小多少尺寸皆有不同夏后氏謂之鼓足鼓有足也周人縣鼓而建鼓用大木貫之用殷法也射之

所用也又有鼗鼓賓至搖之使奏樂也又有雷鼓貫八面懸之祀天神靈鼓貫六面懸之祭地祇路鼓四面享宗廟又鼗鼓軍旅用鼗鼓鼓役事鼗鼓鼓金奏此上諸鼓或立木或架其大小尺寸布置總不同於今之所用也

鼓一通角一疊

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角十二聲爲一疊

鼓吹

鼓吹軍中之樂也非軍功不用陳蔡徵爲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有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王奔

知新錄

卷十六

七

州觚觚錄言先朝之制惟總兵官列營始舉炮奏鼓吹嘉靖後巡撫乃放而行之今則士庶人皆用矣

琵琶

推手向前曰琵琶却手向後曰琵琶一說自下而上曰琵琶自上而謂下曰琵琶漢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之遠思慕故國使知音者載琴瑟箏筑空侯之屬作馬上之樂名琵琶又蔡文姬十八拍云琵琶出自胡中緣琴翻出皆未言及明妃後人賦昭君如老杜千載琵琶作胡語皆以爲明妃事用之矣古用鴟雞筋爲絃石爲槽鐵撥高麗以蛇皮爲槽木爲面象牙爲捍今之製同高麗

東坡詩轉關渡索動有神蔡寬夫詩話曰轉關六么言聲調間婉也渡索謂音節繁促也其琵琶字作婆韻琵琶作匹讀則見於白樂天小庭見月詩菱角執笙簧谷兒挾琵琶音婆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又云忽聞水上琵琶聲琵琶音匹類說云呂與鍾離會武夷山謝英妃撫長離呂阿香憂圓腹注長離畢篋也圓腹琵琶也

樂府雜錄真元中敎坊康崑崙彈琵琶爲第一手而莊嚴寺僧善本者下撥聲如雷其妙絕入神崑崙奏且誨崑崙彈一調子聽之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善本俗姓段臣小年初學琵琶於隣舍女巫

知新錄

卷十六

八

處授一品該調子後仍易數師段精鑒之妙如此段奏曰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敎詔許之後盡段之藝

琵琶亦作枇杷

樂器琵琶漢劉然釋枇杷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杷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時因以爲名也昔人謂千文枇杷二字不可分開引此則可分矣然予謂枇杷當有從手從木之分

笛

笛同遂周禮笙師註杜子春云遂乃今時所吹五孔竹

遂三禮圖橫設而有五孔後乃增爲六又增爲七舊字彙分笛遂爲二誤也按簫竹管也陸氏曰長三尺詩左手執簫是也似笛以和衆聲今十番先吹笛而後衆樂隨之亦古人吹簫之意又簫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詩仲氏吹簫是也古人笛與簫簫有分今則混而爲一矣

振技

振技手循笛孔也馬融長笛賦振技抑隱行入諸變按拏按減遞相乘適俗本譌作簫笏當從手不當從竹

打十番

知新錄

卷十六

九

王大將軍敦在武帝前時其言伎藝事王自言知打鼓吹於是振袖而起揚榼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旁若無人鼓吹是軍前所需有鼓亦有吹者如今之十番人執一器而曰打十番者亦以打鼓統之也故知打鼓吹卽打十番之由起

簫

簫編小竹管爲之管長短不齊象鳳之尾故曰鳳簫郭璞謂簫一名簫莊子人簫則比竹是也臨川王氏曰簫大者二十四管長一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一尺二寸今二十四管之簫與十六管之簫樂器中備者甚少獨

吹洞簫洞簫者簫之無底者也簫之名則是而簫之制則非矣又笛部舜樂書作簫韶先儒謂卽簫管之簫

拍板

度曲有拍板通雅曰拍板今拍之始也本無譜唐明皇遣黃幡綽造譜乃於紙上畫兩耳以進上問之曰但有耳道無節奏也韓文曰樂句卽拍板也研北雜志曰趙氏獨子固未仕元醉歌樂府執紅牙以節曲牙卽板也

頭管

簫頭管是也一名道人笳管一名威簫以竹爲管以蘆爲首宋太宗時三太妃升座進酒庭中吹威簫以衆樂

知新錄

卷十六

十

和之故教坊謂之頭管也以其首吹故曰頭也今世十番以笛先起然後衆樂隨之亦當日頭管之意也唐九部夷樂有漆威簫胡部安國樂有雙威簫銀字威簫又馬融笛賦云裁以當適註適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爲適

唆哪

近樂器中有鎖吶音納而正德時詞曲作唆哪蓋皆後起之名故字體隨人所書也資治通紀論曰正德間劉瑾雖伏誅而宦官之勢猶不已往來如織擾害人民呵列武夫吹打號頭故楚人王西樓作一詞曲以譏之曰喇叭唆哪曲兒小腔兒大眼見他吹翻了這家吹壞了那

家蓋言百姓之家致於困窮皆此宦豎往來之故也

徵段

唐有傳奇宋有戲曲諱詞說金有院本雜劇其實一也
元朝院本雜劇始分而二之院本則五人又謂之五花
爨弄或曰宋徽宗見爨國人來朝衣裝褻履巾裹傳粉
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爲戲又有猷段亦院本之
意但差簡耳取其如大猷易明而易滅也其間劇淨有
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王棠曰今世有爨段二字
疑起於此

胡部

知新錄 卷十六

七

唐禮樂記曰自周陳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隋文始分
雅俗二部入俗樂二十八詞是也又有曲出於胡部此
名胡部之始也筆談曰外國之聲前自別爲四夷樂唐
玄宗之時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自此全失古法以先
王之樂爲雅樂前世新聲爲清樂合胡部爲宴樂

胡部諸調

筆談曰宮商角爲正聲徵羽爲變聲加變徵則從變之
聲已潰矣隋鄭譯始調具之均展轉相生爲八十四調
清濁混淆紛亂無統竝創爲新聲自後有犯聲側聲正
煞寄煞偏字旁字從半字之法然則今胡部諸調皆源

於鄭譯

曲調餘聲

曲調餘聲按樂府有所思一首有妃呼稀三字是也而
樂府內如伊那阿收中吾羊無双等句皆是餘音後世
紛紛不一而足也

六么

通雅曰丁度云么乃詞令名有六么詞正字通云六么
本於骰子之小點又讀書通云舞曲有六么東坡詩連
娟六么趁蹋鞠香毵三疊繁陽關琵琶曲有六么樂工
進曲錄其要者後轉爲綠腰六么云

知新錄 卷十六

七

又東坡詩轉關六么動有神蔡寬未曰轉關六么句言
琵琶聲調閒婉也

合生

合生卽院本雜劇也唐書武一平傳曰中宗宴殿上胡
人襪子何懿唱合生而歌言淺穢平一上書曰比來妖
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賢歌詠
舞蹈號曰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閭巷按此則知唐玄宗
梨園之戲又本於此

都盧

漢時有都盧巴俞角觝之戲西域傳云巴俞二洲名都

盧乃戲伎之名體輕善緣高有跟挂腹旋之名按今歌舞有時腰着地旋轉如飛當即腹旋之遺法也又梁羊侃妾孫荆玉能反腰貼地銜席上之珍今演劇扮歌舞皆能反腰貼地

歌

元人謂歌之節奏有停聲有待拍有偷吹有拽擗字真句篤依腔貼調又能抑揚頓挫頂疊梁換繁行牽結敦拖鳴咽推欵九轉搖欠漫透方爲絕技棠謂古之善唱者昔人推韓秦娥沈古之石存符想亦不能過是也

鮑老

知新錄

卷十六

七

魁樞本喪家樂漢時嘉會用之唐時窟僞子唐戲之首舞也卽傀儡是也漢高因平城陳平秘計造木偶人用機關舞於陣間樂家翻爲戲顏氏家訓曰古有禿人名郭好恢諧戲謔今云傀儡郭郎有詩云鮑老當年笑郭郎笑他舞袖大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舞更郎當袖轉長

雲韶班

演戲而以班名自宋雲韶班起考宋教坊外又有鈞容直雲韶班二樂宋太祖平嶺表得劉氏閨官聰慧者八千人使學於教坊初賜名蕭韶部後改名雲韶班鈞容

直軍樂也在軍中善樂者初名引龍直以備行幸騎導淳化中改爲鈞容直後世總稱爲班也

淨旦末丑

懷鉛錄云古梨園傳粉墨者謂之參軍亦謂之詭詭音靜廣韻詭妝飾也今傳粉墨謂之淨蓋詭之訛也扮婦人者謂之狽音旦又音達又與獺通南華經云獺獺狽狽以爲妻束廣微云獺以獺爲婦蓋喻婦人意遂省作旦也蒼鵠謂之末者末北方國名周禮四藝之樂有鼗東都賦云僛僛兜離罔不畢集蓋優人作外國裝束者也一日末泥蓋倡家隱語如爆炭崖公之類省作末又云

知新錄

卷十六

七

末泥色主張引戲分付副末色打諢又都城紀勝雜扮或名雜旺又名鈕元子又名扳和乃雜劇之散段多是借裝爲山東河北村人以資笑今之打和鼓撚梢子散耍皆是也今之丑脚蓋鈕元子之省文古杭夢遊錄作雜班扭元子扳和

雜劇三甲

白水潛夫武林舊事宋雜劇三甲內有戲頭有引頭有次淨有副末有裝旦少不過五人多不過八人按今世有生有外有丑宋時末則今日之生也

宋教坊

武林舊事云宋聖節祇應人有雜劇色十五人歌板色一人拍板色三人簫色三人箏色六人琵琶色五人嵇琴色三人笙色十四人箏色三十二人笛色四十八人方響色六人杖鼓色十人大鼓色四人舞旋色一人又有弄傀儡六人雜手藝九人女厮撲十人築毬軍二十四人百戲二十六人百禽鳴二人棠按色者色目也即今之名目也歌板鼓板與拍板有別簫用三人而笛用四十八人重笛音之清也方響即今之雲鑼箏箏即今之頭管杖鼓小鼓不同於大鼓女厮撲扮女人相撲當即白打之類百禽鳴能爲百鳥音如今雜揚郭貓兒

知新錄

卷十六

七

之類

乾淳教坊樂部

樂部有雜劇色歌板色拍板色琵琶色簫色嵇琴色箏色笙色箏箏色笛色方響色杖鼓色大鼓色舞旋色等名而每色內除歌板色外又有衙前教坊前鈞容直和顧等人和顧之名不解其義然當時又有謂之振和者當是和顧中之尤者也然總不離音樂者近是

唱情

杭州錢書玉善聲每一演劇同人無不移情蓋其行止動靜無非情無非曲有難以語言詮者樂天問楊瓊一

首云古人唱歌兼唱情今日唱歌惟唱聲欲說向君君不會試將此語問楊瓊子謂楊生不得見今之會此意者其惟書玉乎

唱楊花

今有唱楊花者其事見北史時有楊花者本名白華胡太后幸之華懼禍遁去太后思之作楊白華歌使宮人連臂踏歌之柳子厚有楊白花詩

吳越聲邪

音律今日以吳越爲勝而越稍遜於吳所謬者以土音說白未免潔玉遺點耳白樂天云吳越聲邪無法用莫

知新錄

卷十六

七

教偷入管絃中誠哉是言今可恨不但偷入管絃正明演入詞曲此則鄭聲之尤者

西廂疑義

風欠酸丁

文魔秀士風欠酸丁欠有音要遂使人不知其義蕭淑蘭劇云改不了強文撒醋饑寒臉斷不了詩云子日酸風欠棠謂欠作欠伸之欠亦可

葫蘆提

葫蘆提糊塗也

宋太祖惡陶穀草部乃日只是檢舊本依樣畫葫蘆耳後人以爲葫蘆提本此

遂易前因

張生寄書有云夫人以恩成怨遂易前因查因字與姻通用逸雅姻因也南史王元規傳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敢輒婚非類此以因為姻張生書以姻為因

縫口

縫口撮合山縫合唇撮合山媒人渾名縫口縫合唇立想皆妙

迭簪

怒時節把書生來迭簪歡時節把侍妾來逼臨迭簪跌簪擲簪顛暗擲暗言其苦也

大小車

知新錄

卷十六

七

量着這大小車如何載得起大小非謂車之大小謂車之多少也藍采和劇出來的偌大小年紀北人鄉語盡然如邵康節云程明道兄弟大小聰明是也俗本不知改之可笑

顛不刺

顛不刺的見萬千不刺北人觀語顛卽顛倒猶言沒頭緒也不刺二字隨字可襯如舉案齊眉劇破不刺碗兒是也萬曆四年張江陵當國將太祖南京所藏寶玩取上京師中有顛不刺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見石光所以為寶也著西廂劇文以顛不刺為美女

之名不知何據見金陵瑣事

打當

打當去聲卽打點也

周方

周方周旋方便也

惹的心漾

惹的心漾心蕩也元詞花柳中使人心漾

既不沙

既不沙猶云若不然如搦頭巾劇既不沙怎無個收拾慈悲黃梁夢劇既不沙可怎生轉轉舞廳

知新錄

卷十六

七

湯他一湯

湯去聲金線劇休想我指尖兒湯着你皮肉湯作蕩便不是今俗亦有此語

四星

今夜凄凉有四星舊謂二分半為一星四星十分也徐天池云製秤之法末稍存四星隱語下稍也兩世姻緣劇我比卓文君有了上稍沒有四星可証

金粉

西廂記看消了六朝金粉漸減了三楚精神看消諸本妄改作香銷王伯良又改作消疎漸減諸本妄改作清

減徐天池又改作玉減皆不是王本改金粉爲膳粉謂金粉無出唐顧璵詞金粉小屏猶未掩安得無出耶

鵲伶淥老

西廂鵲伶淥老不尋常北詞伶俐謂之鵲伶或作胡伶或作鵲鵲或作鵲伶淥老謂眼也亦作淥老亦作六老老是視字如身爲軀老手爲爪老是也鵲伶二字不端指眼隨在可用如宋方壺詞鵲伶惜惺惺王和卿詞假聰明逞胡伶是也

男寵

柔曼之傾意非獨女色亦有男寵焉自晉太康之後男

知新錄

卷十

七

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以至夫婦離絕多生怨曠王義方彈李義甫疏云義甫善柔成性狡猾爲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泊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遂階通達而沈約懺悔文云追尋少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事雖排豁淇水上宮誠無云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此實生死牢寘木易洗板棠按今日之嗜男色者能如休文之悔者少矣今日之爲男寵者不但多金且致高位今昔皆然良可深嘆

簡閱

周禮太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王昭禹

曰坐作進退不講則不知刺伐擒縱不習則不能春以教振旅夏以教茷舍秋以教治兵冬以教大閱此所謂簡其能也棠按禮有六禮軍禮其一也丘氏曰軍禮有五王安石謂以用其命爲主以合其志爲終竊以爲有大師之禮以用其衆有大均之禮以恤其終然無大田之禮以簡擇之則亦無以別其材力之強弱技藝之能否心志之離合而致之用焉故必有大田之禮以簡其能然後知其力而任之而以興大役合其志而一之而以建大封是知五禮皆不可無而大田之禮尤爲其切要者也

知新錄

卷十

七

周禮大司馬中仲音春教振旅開振整其衆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平其列如戰之陳陣音辨鼓鐸鈎鏡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吳澂曰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先王因四時之田以教民戰而春日振旅者取兵入之義以收其衆而使之就農也以旗致民謂植旗而期民於其下也鐸鈎鏡皆似磬而大小異鐸其至大者鐸以通鼓鐸以節鼓鏡以止鼓丘濬曰守國之備全在素有以教之因蒐狩而習之因祭而行獵用獸以試術目熟旌旗耳熟號令坐以待作以起進而前退而後疾而趨走徐而緩行分疏而散開急數而屢進聞鼓

而興聽金而止一旦用以田獵者而施於行陣用以殺獸者而施之敵人必不倉皇失措也

中夏教菱舍草止如振旅之陳羣吏數車兵徒步讀書述事為書合驗辨號名之用帥謂將軍以門名縣鄆

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

兵葵曰帥六軍之帥也門所居之門公邑間田謂之縣小都謂之鄙大夫謂之家鄉謂六鄉野謂六遂菱舍之

教乃憲法專以辨軍之夜事蓋休兵偃師之時宿火而寢月固無見銜枚而處耳固無聞也將以鼓鐸而警之

知新錄 卷十

則所聞必亂將以旗物而揮之則所見必昧於是專以號名為尚而號名又必外假者所以防姦細及間諜等

事丘濬曰所謂振車徒讀書契如今之人按簿籍以點名也觀其所謂辨軍之夜事可見古人教戰不徒教其

畫且教其夜不徒教其行兵而又教其止息此所以舉無廢事而兵無敗陳也歟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日月諸侯載旗交龍軍吏載旗熊虎師都謂孤卿載旛通帛鄉遂載物雜帛郊野載旐龜蛇百官載旗鳥隼各書其

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彌田如蒐田之凜吳

徵曰禮春夏不興師秋乃出兵之時也陳旗物所以作戰也辨其用者有所將者有所畫無所將者無所畫

中冬教大閱大閱兵前期先大閱羣吏謂鄉師戒衆庶修戰濔虞人山澤萊所田之野為表除去田田之日司

馬建旗於後表第一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鐃各帥其民而致致之大質明天正弊什旗誅後至者什旗而

誅乃陳陳列車兵徒步如戰之陳皆坐使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

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植所車徒皆作也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第二乃止三鼓捷其口

知新錄 卷十

羣吏弊旗又什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鐃車聚足徒趨及表第三乃止坐作如初乃

鼓車馳失而徒走也及表第四乃止鼓戒三閱鼓以三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退至第乃止坐

作如初遂以狩田吳澂曰仲冬農暇故教大閱以簡車馬習戰陳尤詳於三時萊所田之野謂芟除田野以便

馳驅也表所以正行列者於百步而立一表三表則三百步又五十步為一表則四表總三百五十步左右之

廣當容三軍其步數隨軍多少可矣建旗後表之中謂第四表之中央也質明弊旗謂期衆之至須早故明以

仆旗後至者誅皆坐以當聽誓也陳前謂南面鄉表也
中軍爲中軍將也令鼓者鼓以作士氣也鼓人師帥旅
帥也司馬謂兩司馬振鐸以作衆也及表乃止謂自後
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振鐸掩者掩鐸之口而振之所
以止行息氣也又二鼓而車驟徒趨及表乃止謂自第
二表前至第三表也又三鼓車馳而徒走及表乃止謂
自第三表前至四表也鼓戒謂戒攻敵也每鼓一閱則
車一轉徒一刺至三而止象敵服矣鳴鐸且却謂軍退
則卒長鳴鐸以和衆鼓及表乃止謂自前表至後表而
止也棠按大閱之名獨歸之冬者以春爲務農非治兵

知新錄

卷十六

三

之時故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春教振旅不亂用其衆
也夏以芟止爲義而教以夜戰之事秋以治兵而教以
晝戰之事冬則農事已隙舉春夏秋三時之所教而並
舉焉故謂之大閱也春所辨在鼓鐸鐸鏡夏所辨者在
號名秋所辨者在旗物三者缺一不可不可三時各習其一
故冬大閱皆合而行之合則貫通不致錯亂此先王教
閱之法不全於後世也

左傳隱公五年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
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
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杜預曰蒐

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
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四時講
武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謂始治其事入曰振旅謂禮
畢整容而還也歸而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
林堯叟曰昭文章昭著也君大夫士車服旌旗各有文
章明貴賤謂田獵之制貴者先殺所以明君大夫士庶
人之貴賤辨等列謂辨上下之等第行列坐作進退皆
是也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列趨敵之義還則少者在後
殿師之義皆所謂順也棠按周禮與左氏可以互相發
明左氏言三年而治兵此杜預所謂三年大習也周禮

知新錄

卷十六

三

中秋教治兵本秋獮也而教者乃治兵之事當成周時
田獵之禮每年四舉不曰田實而曰軍實正所以習戰
也及說到昭文章順少長習威儀等項可知教習武事
關係不小非僅從禽爲樂而已

東漢制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
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
以鹿麋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騶送陵廟還宮
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肆兵習戰陳之儀斬牲
之禮名曰貍劉兵官皆肆孫吳兵法六十四陳名曰乘
之丘濬曰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

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陳進退名曰乘之而東漢所肄者乃六十四陳蓋六十四陳卽八陳演之爲八八六十四也所謂龜劉卽武帝時太初二年令天下五日之腰也腰音劉劉殺也蓋欲習戰陳之法先斬牲以爲禮也唐制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請講武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除地爲塲四出立五表又別塲地於北廂南向爲車駕停觀之處前三日尚舍奉御設大次及御座於塲地建旗爲和門如方色都塲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采牙旗旗鼓甲仗威儀悉備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大將被甲乘馬教戰隊之法凡戰

知新錄

卷十

五

爲陳少者在前長者在後不還則反還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在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爲後行旗臥卽跪旗舉卽起聲鼓卽進鳴金卽止講武之日皇帝乘革輅至塲所兵部尚書介冑乘馬奉引入自都塲北和門至大次在位者皆再拜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引蕃客立於大次四方觀者立於都塲騎士仗外四周然後講武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於其南北面以聽大將誓左右三軍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警衆諸果毅各

以誓詞告其所部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從皆行及表擊鉦騎從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從起反表乃止東軍一鼓舉青旗爲直陳西軍亦鼓舉白旗爲方陳以應之大南軍亦鼓舉赤旗爲銳陳東軍亦鼓舉黑旗爲曲陳以應之大東軍鼓而舉黃旗爲圓陳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爲直陳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爲方陳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銳陳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爲曲陳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爲圓陳以應之凡軍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爲陳以應之每變陳

知新錄

卷十

五

二軍各選刀楯士五十人挑戰第三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爲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爲勝敗之形每將變陳先鼓而爲直陳然後變從餘陳之法五陳畢兩軍俱爲直陳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從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其初侍中跪奏請觀騎軍騎軍皆如步軍之法每軍各八騎挑戰五陳畢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投旅侍中奏禮畢乃還棠按此五行陳也用五方之色而所謂方圓曲直銳李靖謂實因地形使然非必謂銳陳以曲陳應之圓

陳以直陳應之方陳以銳陳應之曲陳以圓陳應之也然彼此相制亦不外是周禮夏官敘振旅司馬以旗致平列陳如戰之陳中夏敘菱舍如振旅之陳中秋敘治兵如振旅之陳蓋一歲四舉唐制天子惟仲冬一舉季冬則府軍教閱宋太祖太宗亦為講校雖歷代相承不廢而所謂一歲四舉三年治兵之說皆不能行竝因田獵以講武事皆非古人順少長習威儀之意且所謂九軍八陳六花之遺法亦無有能道之者蓋其演武無軍實可數皆是虛文應事至於田獵不拘時日亦無古人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之說有心國是者當亦於周

知新錄

卷十

禮

禮一留意焉

兵法言左右

兵法云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此古今用兵之要無度無局便不能軍矣左傳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為左拒祭仲足為右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五承彌縫車戰五人為伍杜預曰司馬法二十五乘為偏此亦言左右也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與華氏戰於赭丘鄭師亦願為鶴其御願為鵠此意亦言左右也花鑫曰凡陳之道蓋左以為牡設右以為牝此言左右也宣公十有

二年為教為宰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是則前後左右竝中軍也桓公八年楚子伐隋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携矣是亦言左右也宣公十二年郟之戰樂武子曰楚軍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註十五乘為一廣此則車戰分左右也司馬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乘副李靖曰楚子乘廣狹輾而戰皆周制也特用一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一乘步卒七十人車士三人二

知新錄

卷十

禮

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陳祥道曰險野人為王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坐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足以衝突止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託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矣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皆人也偏則車也杜預注云有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尤大者二十五乘之偏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成公七年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是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

軍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也古者戰車大約左右

皆如此昭公元年晉申荀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大原

崇聚也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增十人也

其車必克困諸扼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爲行五

乘爲三位爲五陳即兩伍專參偏也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

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

薄之大敗之又兩甄陳名左傳將獵爲兩甄置左右司

馬註兩甄猶兩翼甄音堅李靖曰雖舍車而法在其中

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

千萬乘皆然曹公新書云改車北車五人前拒一隊左

知新錄

卷十六

陳法

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藏養五人樵

汲五人此荀吳之舊法也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

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凡車中乘將吏二人多倣

此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

騎隊兼乘車而出也臣西討數千里此制未敢易蓋古

法信可重也按李靖六花戰而言不易古法可知古人

變化總不離前後左右也攷左拒右拒左北右牡左驤

右轅左廣右廣左角右角左驤右驤左翼右翼即今之

左營右營皆是進退有度左右有局之遺意耳

陳法

通典黃帝制陳法

周禮夏官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平列陳如戰之陳

中夏教茷舍如振旅之陳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

司馬讓茷八陳

諸葛亮八陳圖

李靖六花陳

李靖曰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

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間地此所

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

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紛紛紜紜亂而法

知新錄

卷十六

陳法

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

一也此李靖之論黃帝兵法也通典司馬讓茷曰五人

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

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

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

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

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

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爲八陳八陳各有千九十四

人八陳各減一人以爲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

蘇軾曰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

爲軍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陳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陳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丘氏曰兵者有四正四奇皆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是曰八陳故以正合爲奇勝也大抵穰苴之法卽古司馬之法其隊伍營壘坐作進退之度皆有所本世謂之穰苴陳法陳法者所以訓齊士卒使其上下如一前後左右進退周旋如身之運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也此蘇氏丘氏之論穰苴兵法也杜牧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夔州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八行爲方陳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端也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用六數司馬懿四十萬步騎不敢決戰知其能也朱熹曰陳圖自古有之周官所謂如戰之陳蓋是此法握機文雖未必出於風后所作然由來須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湫處所以水不能漂蕩丘濬曰亮生致孟獲七縱七擒獲觀營陳嘆曰公天威也司馬懿行營壘嘆曰天下奇材晉桓玄見魚復平沙上壘石八爲行相去二丈凡六十四絕謂爲常山蛇勢說者謂玄妄言嗚呼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心息悟後世徒

妄說蘇氏之言有自哉此杜朱丘三人之論八陳也案謂諸葛八陳出斜谷兵少用六數亦本之司馬穰苴可以八陳亦可爲六陳也唐太宗問李靖曰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對曰臣所本諸葛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圖是成六花俗所號耳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爲六武侯之舊法焉此李靖之六花陳也宋仁宗曰黃帝始置八陳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造八陳圖此卽九軍陳法也後至韓擒虎發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亂通知其法頗多改造六花陳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知曉之大抵八陳卽九軍九軍者方陳也六花陳卽七軍七軍者圓陳也蓋陳以圖爲體方陳者內圖而外方圓陳則內外皆圖矣故以圖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三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之陳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侯軍各一軍爲二虞侯軍左右軍各二軍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陳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陳本出乎一法而已止則曰營行則曰陳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陳爲奇也此宋仁宗總

論黃帝諸葛與李靖之陳法也棠攷古人出師必立營陳無營則止無以自守無陳則出無以應敵周禮大司馬有四時之教今周之制不能詳悉兵家所傳雖有書恐亦未必盡能得黃帝武侯李衛公之舊法然其立言則亦有本也蔡元定言譬如十分雄壯之人與一四五分力人爭打雄壯人只有力而四五分人却識相打法對副雄壯之人更不費力故識得陳法討幾許便宜朱子論古來許多陳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又言握機文未必風后所作蘇氏論八陳云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說者又謂李靖與太宗論六花等語乃宋阮逸假托

知新錄

卷十

論

論耳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

八者乃八陳之名李靖曰古人祕藏兵法故詭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而爲八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之別後誤傳詭設物象俯止八而已乎五行陳本因五方色立名方圓曲直銳寬因地形使然朱子曰八陳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

飛虎翼蛇鳥風雲之數各爲一陳有專於戰鬪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獨孤及曰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爲陳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憊神不忒故八陳所以定位也衝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幡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棠按龍虎鳥蛇卽古人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之意孔穎達謂此明軍行象天而作八陳法朱玄青白四方宿名中立北斗以斗未能指十二月軍行之旌旗法之象天之怒也則八陳之風雲天地龍虎鳥蛇其亦法天之

知新錄

卷十

論

意也歟

戰車

鴻濛之世渾厚敦龐至蚩尤強暴黃帝與之戰於涿鹿之野始開後世戰鬪之端其時用戰車與否不可得而詳也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蔡沈謂有戎車必有革車戎車卽馳車所謂戰車也革車卽輜車所謂藏器械財貨衣裝之車二車謂之兩陳櫟謂一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戎車合虎賁其數萬人也詩六月宜王北伐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秦風小戎儀也收斂元戎乃兵車之大者車殺輪馬披甲衝輓之也

皆有劍戟所謂陷軍之車朱子以爲車之前鋒小戎亦戰車較元戎差小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平地任載則軫深八尺小戎則軾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後收也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軾輿後四尺謂之一等戈秘柄也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迪著戈于車斜倚也崇也于軾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于戈四尺謂之三等受長尋人尺尋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謂之四等戟常日尋崇于受四尺謂之五等舊也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之數棠按受戟矛皆插車之旁六等總算一車之高下也車軾四尺戈之秘有六尺六寸宜高于車軾六尺六寸矣

知新錄 卷十

乃曰建而迪則高于軾四尺矣人長八尺則高于戈四尺矣受長一丈二尺又高于人四尺矣戟一丈六尺又高於受四尺矣此戰車五兵之制也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句之句矣然後受擊之戈戟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父矛守戈戟助以長衛短以短救長今車制不言弓矢弓矢乃乘車之人所佩也又按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二十四人居左二十四人居右居前者戰左右者挾轅常相更番後二十五人爲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厠養樵汲者行則以車爲衛居則以車爲營一車之外

又有副車以備不測棠攷考工記與司馬法有以車中戰者有以車外戰者車之制度雖同而用時有不同者故周禮中車所掌建太白殷之旗名以卽戎車僕所掌乃五戎之副是以有戎車之萃猶副也廣車之萃闕車布闕之車萃萃猶屏也輕車師之車之萃所謂萃者有一戰車又有一副車以備不虞也戎車乃元戎廣車乃橫乘之車楚人二廣本此萃車兵在車中而戰者輕車則輕捷爭先者此棠所謂車雖一而用有不同也馬端臨曰兵雖曰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至戎狄之侵中國雲合鳥散輕進易退於是乎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標疾遂至舍車而用徒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大槩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敵何當有堂堂正正之舉乎棠攷古者車制每一乘用四馬駕人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二十五爲一甲凡三甲用七十五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綏此利於守而不利於戰當列國之時車戰已非古制至秦漢之時則不復用雖衛青有武剛車晉馬隆有偏箱車亦不過爲載物之具而已堂堂正正四字實不能言掩人不備以

知新錄 卷十

奇取勝便爲兵家要訣蓋罷候置守之後天下一家車戰二字不但不能言亦不必言矣宋真宗時吳淑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平居猶必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虞何況當虜之戰陳禦突騎之輕慄而無蔽護哉夫人之被甲所以蔽護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乘之甲鎧也夫鱗介之蟲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豈可使肌肉居外而鱗介反在內乎夫用車以戰亦一乘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陳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出兵擊之不懼胡騎之陵突也至和中有郭固車戰法嘉裕中有章詢陳脚兵車治平中有費懷信

知新錄

卷十六

車

萬全車李綱又上車制圖王大智造霆電擊車然皆不見用李綱所言其法用統制官張行中所創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京東西路製造而教習之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爲陳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卽布方陳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爲可用按李綱之策平原曠野可用邊塞之間則有

不宜又魏勝創爲如意戰車上爲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穗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鏃列陳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陳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斲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礮車在陳中施火石礮亦二百步兩陳相近則陳間發弓弩箭礮近陳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陳則出騎兵兩嚮掩擊拔陳追襲少却入陳間稍憊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爲解脫計按此皆以意爲之非復古戰車之制然苟宜於戰陳司馬亦宜採擇焉

知新錄

卷十六

車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六終 姪孫輝祖 孫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七

豐山王 棠勿斯氏彙訂

荆南熊開楚蔚菴

錫山王 賚傳巖

白下周 儀確齋

岑川程 遵賔華 叅校

有脚之城

李賢曰敵之所以輕侮我者惟恃弓馬木能拒馬不能避箭牌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戰車能避箭又能拒馬此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兵法謂是車有巾有蓋爲先

知新錄 卷十七

驅焉而戰車又勝於武剛車以有火鎗得取勝之道也此前代所未嘗有也近來不能取勝此乃用之不得其法耳用火鎗者須要遮避其身以壯其膽然後發而皆中若畏其箭手足失措雖即發鎗不暇取中車之四圍箱板內藏其人少留銃眼上開小牕長一丈一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眼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共長一十六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能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還避我勢自張我威益

振可以橫行無礙不但固吾圉也

運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

成化間余公子俊爲總督尙書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成周之世如臨衝之伐崇墉檀車之走匈奴偏廂車之平突厥亦皆效其遺意未嘗不成功也臣今奉命以來熟知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臣等議得爲車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繼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闊之處以鹿車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

知新錄 卷十七

二

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營自衛以俟若使賊勢合衆對壘彼用弓矢一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隨處起其伏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軍營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乃其圖本其一下兵車營周圍用車五百輛每輛較長一丈二尺拽車者每輛十八鹿角柞五百則肩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共用五千五百人之上車外濠闊深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一萬五千人之上禦賊萬餘其二擡兵車營周圍外層

用兵車五百輛拽車者每輛十人裏層用鹿角柞五百副肩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營內可容馬隊并官軍一萬五千之上可禦賊千餘人其三下椿繩營周圍用椿繩五十副每副椿十二根繩十條長五尺闊一丈椿繩外濠深闊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二千之上可禦賊二三百餘其四擡椿繩營周圍椿繩五十副每副椿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步軍一十二人持之共用六百人內可容馬隊官軍二三千之上可禦賊二三百餘凡器械神鎗以竹爲翎神砲以木爲尖以鐵鎗俱可致三四百步每步隊十人駕拽戰車一輛輜

知新錄

卷十七

二

用繩二條圓牌旗一砲四車箱內安其三虎尾上安其一火桶二各藏火箭十枝砲上用狼頭送子馬子圓石子并一窠蜂鐵彈碎石子包定火藥每馬隊則圓牌五神鎗五砲二鹿角柞連繩鐵鎗及鑊各二斧及薊錐各一其鑊銅皮灑脫火鑊火藥與步隊同此中原之長技也

論兵

春秋時用兵皆有節制後世惟諸葛孔明與李靖爲知兵孔明死司馬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以正出奇最爲得法制之意不務僥倖于萬一也如韓信軍修武高祖卽於臥內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尙未知之此

則無節制者也周官之法坐作進退莫不有節果能信賞罰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戒浸漁而又使士卒畏將勝畏敵愛將勝愛身則一可以當百行師何患不勝哉

出奇制勝

曹瑋知鎮戎軍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乃驅所掠牛羊緩驅殊失部伍虜伺瑋兵無部伍遽還襲之瑋緩行得地利處卽止知虜將近使人諭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疲且休憇士馬虜方苦疲欣然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馳矣于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捷棄牛羊而還謂諸將曰吾知虜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

知新錄

卷十七

四

其復來幾行百里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敗之

盪陣

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宋書顏師伯傳單騎出盪孔覲傳每戰以刃楯直盪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陳書高祖紀盪主戴晃徐先等後周書侯莫陳崇傳王勇傳有直盪都督楊紹傳有直盪別將晉書載紀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盪十盪十決無當前唐書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者曰跳盪盪舟蓋兼此義

伏兵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患之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也伏兵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孔穎達曰前謂第一伏逆其前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衷戎師謂戎師在三伏之中棠謂用兵埋伏已見於此

知新錄

卷十七

五

楊么之舟

紹興五年岳飛破楊太么一名於洞庭太負固不服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橦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人挑之賊來則草木墜塞車輪不得行賊奔港中又爲筏所拒太計窮赴水死丘濬曰舟之大者非風不行而行風必以帆帆之製非弱葉與竹篾則布爲之以火箭射之無不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楊么之舟以輪激水雖無風亦可行巧思者師其意可也

海師

日知錄曰海道用師古人蓋屢行之矣吳徐承率舟師自海入齊此蘇州下海至山東之路越王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奔淮以絕吳路此浙東下海至淮上之路漢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討公孫淵秦苻堅遣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右運襲和龍唐太宗伐高麗命張亮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趨平壤薛萬徹率甲士三萬自東萊渡海入鴨綠水此山東下海至遼東之路漢武帝遣中大夫嚴助發會稽兵浮海救東甌橫海將軍韓說自句章浮海擊東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

知新錄

卷十七

六

劉裕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廣東之路隋伐陳吳州刺史蕭瑱遣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吳此又淮北下海而至蘇州也公孫度越海攻東萊諸縣侯希逸自平盧浮海據青州此又遼東下海而至山東也宋李寶自江陰率舟師敗金兵于膠西之石臼島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東也

師或輿尸凶

用兵之道責有專任易師之辭曰師貞丈人吉程頤曰丈人者尊嚴之稱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六三師或輿尸凶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程

曰輿尸衆主也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棠按趙盾爲將而令出趙穿荀林父爲將而令出先穀焉往而不敗後世復用太監監軍是以萬不能取勝昔唐九節度之師不用統帥雖李郭善用兵猶不免于敗況其他乎此皆輿尸凶之驗也

建置團營

于忠肅公建置團營疏曰議得各營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爲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官一員每千人把總一員每五千人立把總都指揮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最

知新錄

卷十七

七

各量其才器高下而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五隊點視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却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姓名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責仍比較弓箭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爲獎勵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爲兵者知將帥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于調遣前項團操軍士十萬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賊寇侵犯止調該

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于期會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辯強弱不知號令逐漸湊合者不同庶幾可以取勝又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軍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圍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峙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必謂我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火炮火銃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勢衝動又以太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

知新錄

卷十七

八

大刀劔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退縮者卽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之勢如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武藝外仍令馬步官軍務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爲戰鬪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捷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措至于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城堅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賊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

求況賊之去來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敵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功也

辨旌旗

曲禮前有水則載音戴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音鴟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鄭玄曰載謂舉于旌首以懲衆也禮君行師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所有所舉各以其類象孔穎達曰王行宜警備善惡必先知之又軍陳卒伍行則銜枚無喧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人衆難以周徧故舉類視之左傳所謂前茅慮無是也青旌謂畫爲青雀千旌上舉示之

知新錄

卷十七

九

軍士望見則知值水也鳶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前有塵埃則畫鵠于旌首而戴之不言旗從可知也鴈行列與軍騎相似故前有車騎則畫鴻于旌首而戴之虎威猛兵衆之象若前有兵衆則舉虎皮于竿首摯獸猛而能摯謂虎狼之屬貔貅是獸亦有威猛若前有猛獸則舉貔貅皆欲衆見以爲防也棠攷宋曹翰遣五駿騎爲斥候授以五色旗人各執一前有林木則舉青旗煙火則舉赤旗賊寇則舉白旗陂澤則舉黑旗丘陵則舉黃旗立名不同而意則一也曲禮又言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玄以四

獸爲軍隊招搖星在北斗杓端急堅也繕讀曰勅又畫招搖星于旌旗上以堅勅軍中之威怒也孔穎達曰此明軍行象天而作陳法也朱崔等四方宿名招搖北斗第七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軍行法之象天之怒也棠攷周禮中軍建大白旗以卽戎今世中軍必建七星旗亦本此意四宿則隨四方之色獨標北斗于中軍皆是奉天行令之意

五兵

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吳澂曰五兵戈戟鉞矛夷矛也五盾千櫓之屬周禮戎

知新錄

卷十七

十

二刃柄長六尺六寸及如杖無刃長丈二尺戟三刃長一丈六尺會遠也會矛句兵也長二丈夷傷也夷矛與酋矛相類長二丈四尺上銳而旁有句鄭玄曰戈今之句子戟也古之兵器無過三其身又桃人爲劍臘廣二寸有半賈公彥曰臘謂兩面各有刃也吳澂又謂上之五兵乃車戰之五兵而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月令季秋之月天子田獵以習五戎鄭玄曰五戎卽五兵弓矢及矛戟也棠攷天文獨有弧矢之象而戈戟及矛無其星則知人之生也必懸弧矢是知矢之爲用大矣車戰五兵不言弓矢而弓矢未嘗不備步卒

五兵則言弓矢而去夷矛而五兵之外有劍有刀有盾有弩戈戟主于刺而爰用以擊矛用以句或云小戎公予其形三隅如今之虎又然則能句又能刺也敵遠用弓矢稍近則以矛句之句之至則或擊或刺短兵相接始用刀劍此三代以前之兵用也後世無車戰惟用騎用步卒有鎗有刀有弓矢有盾而無古之矛戟及弩矢苗或用弩或用刀此亦古人之遺製也

鎧

鎧開上鐵甲也兜鍪鞬鞬皆首鎧也少康子杼始作甲費誓曰善穀乃甲謂穿徹之甲有斷絕皆使穀理穿之

知新錄

卷十七

士

言細縫如穀之相連也考工記函人為甲以革為之經典皆言甲胄秦漢以來始有鎧有兜鍪用鐵為之王莽傳禁民不得挾弩鎧

甲

考工記曰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合也謂上旅下旅之中皆有札一葉為一札以犀兕之革為甲堅者其札長故其屬少革之短者其屬多故有七六五之分合者以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革裏肉取其衰合之甲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為容服者之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札葉也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圍凡甲鐵不擊則不堅擊熱也已敝則撓敝者過于熟也撓曲也凡察革

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窳也眡窳也窳小孔也眡其裏欲其易也易和易孔小則窳眡其朕欲其直也欲其條直而窳之欲其約也內使有約束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視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齡也齡齒之貌也眡其鑽空而窳則革堅眡其裏而易財更也財材也更眡其朕而直則置善也秦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光明也衣之無齡則變隨人身也也棠攷古之甲其壽能至三百年後世用銅用鐵用革者少矣銅鐵質重又易澀鏽又與衣性不相合且易裂綻不耐久不審後人何以不遵考工也

弩

知新錄

卷十七

主

黃帝始作弩周禮夏官有四弩李陵傳發連弩諸葛損益連弩一弩能發十矢六韜曰陷堅陣敗強敵以大黃參連弩飛鳧電景矢自固註云飛鳧以鐵為首電景以銅為首周禮六射之目其二曰參連謂前一矢後放三矢連續而去也吳越春秋云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後漢書云弩射以參連為奇棠謂古人入學射而教以參連故文武皆能射今世古法盡廢文人射且不知況參連乎漢志有望連弩射法十五篇鼂錯言于文帝曰勅弩長戟射疏及遠匈奴之弓弗能格也故漢兵器以弩為上是以軍有彊弩將軍積弩將軍之號武帝

元狩二年李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矢下如雨漢矢且盡廣令持滿毋發而廣以大黄射其裨將數人大黃者當卽六韜所謂大黃參連是也服虔曰黃肩弩也晉灼曰黃肩卽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說者謂古時西蜀弩矢雖多大者不過連弩十矢謂之羣鴉一矢謂之飛鎗通呼爲摧山弩當是諸葛遺製又唐有伏遠宋有神臂今其製皆不可攷惟恃弓矢而弩置不復言有心者能攷其名而思其意亦攻守之一助也

馬先生

知新錄

卷十七

三

三國時馬鈞巧思絕世傳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見諸葛亮連弩曰未盡善也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于樓邀縣溼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常則以斷絲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瓠數十飛之數百步矣名友曰此用火砲之漸也古以石後以火古以弩後以輪武侯用連弩馬先生用機輪愈變而愈精其後不至于用砲不止也嗚呼其亦不仁之甚哉

砲

砲本作礮俗作砲古人火攻因風縱火無所謂火藥卽

礮亦古人用機運石飛之致遠亦無所謂火藥也後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亦謂之礮小者謂之銃銃字韻書所無蓋俗字也砲大者謂之將軍其類亦不一宋魏了翁讀書雜鈔曰左旂動而鼓杜注曰旂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執以爲號令陸釋曰旂古外反又古活反又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砲敵若按陸氏說如今砲架之類徐鍇謂諸書爲旌旗惟許叔重潘安仁賦謂之駁砲字有作駁者亦有從石者了翁之言如此是春秋時旂卽砲架也棠按唐肅宗時王去榮以私怨殺縣令當死肅宗以去榮善用砲免死又考李光弼曾作砲

知新錄

卷十七

三

飛巨石一發能擊二十人是唐時用砲非謂火藥也按宋太祖開寶二年馮義昇岳義方上火箭方眞宗咸平元年馬軍都頭石歸宋進木羽弩箭入鎧甲則鋒去而箭留牢不可拔五年石普言能發火毬火箭又宋曾公亮編武經有虎蹲旋風之砲蒺藜霹靂之毬是火毬火箭火砲宋時已有後魏勝創如意戰車又有弩車砲車砲車在陣中施火石可二百步其火藥用硝石硫黃柳炭爲之硝之名本草已有張仲景方用爲劑是硝漢時已有然何以宋已前不見用于兵營也又有神機火鎗永樂中平南交人所製益精命其法監造大

將軍總神機營按砲宋已有不甚利害元用西域人亦思馬所造世祖攻襄陽未下亦思馬置砲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煥以城降後元每戰用砲皆有功是宋時所製不及元人也夫百五十斤之砲元時始見于史其製出自西域元時始入中國蓋西域人本石砲之意實以火藥而更巧爲之也故砲字從石不從火夫天下最不仁之器莫過于砲而摧軍陷陣亦莫過于砲爲將者非不得已萬不可輕易用之也

鄭億翁心史云元人砲本得之宋回回國甚猛于常砲

知新錄

卷十七

七

至大之木就地立穿砲石大數尺墜地陷入三四尺欲擊遠則退後增重發之欲近反近前棠按今世之所謂大將軍者卽此砲也

兵字

日知錄曰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註引司馬法曰弓矢圓及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

左氏傳公十八年

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

槍格

槍刻木爲刃也槍步項切邦去聲升菴絳韻收格云卽棒也說文云格祝也卽今木杖又星名史天官書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梧石氏星贊曰槍格八星備非常之變也棠按今之所謂槍格卽星所謂槍格也皆備非常之變也

諸葛銅鼓

蜀雅云此鼓蠻人最貴之上鼓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以鼓響爲上下藏鼓二三面者卽雄視一方每擊鼓高山諸蠻雲集則出掠掠多益以鼓爲靈所鑄皆奇文

知新錄

卷十七

七

異狀相錯蟠僅可辨者雕螭刻鸞間綴蝦蟇其數皆四桂海志云銅鼓製自馬伏波棠按此鼓近世多有價亦不昂鼓之氣運亦終矣予曾見數面僅與廢銅同價可悲也

燔翳捐褶

崔琰字季珪曹公征并州留琰傳文帝于鄴世子仍出田獵琰書諫曰袁族富強公子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德斯之志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世子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騫而陵險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世子報

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以壞矣褶亦去焉云云按褶音集袴褶騎服也字書又云衣之在上者則如今短馬夾是也翳以隱射也潘岳射雉賦序以講肄之餘暇習媒翳之事是也翳褶二字人不常用

夜士

夜士卽今之巡夜者周禮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鄭玄曰夜士主行夜徼候者

櫟

周禮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櫟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

知新錄

卷十七

七

胥而賞罰之註宿宿衛也互行馬以斷夜行者櫟執柝以守門閭而傳更者粥謂羨卒也今世所執柝以巡夜卽古人執櫟之遺意或謂互以斷竹則今鹿角之類

鑿鑿鼓

後魏李崇爲兗州刺史村置一樓懸一鼓盜發則擊鼓諸村聞之皆擊鼓以守要路俄頃之間聲聞百里有盜竊卽便擒治唐舊制京城內金吾昏曉傳呼以戒行者馬周建議請六街鼓號之曰鑿鑿鼓惟兩京有之

街子

芝田錄牛僧孺帥維揚杜牧在幕中每夜遊公以街子

數輩潛隨以防不虞後牧以拾遺召公戒之牧始隱諱公取一篋皆街子草報云杜書記平安街子非在官之人當是街道中之巡夜者街子二字亦新

五刑

五刑之名始見虞書而五刑之目則見于周禮呂刑曰蚩尤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惟作五虐之刑則五刑又不始于虞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墨刻剕而罪五百劓剕其罪五百宮丈夫割勢女子幽閉罪五百剕剕其罪五百殺罪五百呂刑曰墨罰之屬千剕剕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三百五刑之屬三千止

知新錄

卷十七

七

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呂祖謙曰比周禮所增皆輕刑宮所損二百大辟所損三百輕罪多于前重罪損于舊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漢書志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獻帝時議者欲復肉刑孔融議曰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可知刀鋸鑽鑿皆肉刑所用之物文帝十三年下令曰蓋聞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何治

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謂黥劓而奸不止其咎安在乃

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媿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

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

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其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

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爲

民父母之意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其今罪人各以輕重

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今棠按五刑皆肉刑孝文詔謂

有肉刑三而注家謂黥劓斬趾三事但詔中斷支體是

指斬趾割鼻刻肌膚是指黥終身不息是指宮刑只不

言大辟當是肉刑四何以言肉刑三也且景帝元年詔

知新錄卷十七十九

云孝文皇帝除宮刑重絕人之世則知文帝已除宮刑

正與詔相應不識何以言三也景帝時赦徒作陽陵者

死罪欲腐者許之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

皆坐腐刑當是死罪之情輕者亦用之也不然何以復

用宮刑也至于除黥而易以髡鉗除劓而易以笞三百

除斬趾而易以笞五百除宮刑而獨無以易則知宮刑

雖除而仍用以代大辟之輕者不然相傳五刑至漢文

只有四刑矣按笞爲爲五刑始于此墨劓剕宮大辟古

之肉刑一旦而除其四無斷支體刻肌膚又使生息不

絕其祀文帝此舉可稱至德也景帝時因笞者有至死

而笞未畢因減笞數三百笞二百二百笞一百孝武時

張湯趙禹之徒條定律令作見知故縱之法即後世之連坐也

禁罔寢密律令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零九條一千

八百八十二事決事比此以例相比況也一萬三千四百七十

二事丘濬曰漢祖入關約法三章蕭何于李悝所造篇

益爲九篇叔孫通增至十八篇至武帝時用酷吏增三

百五十九章觀呂步舒治淮南獄死者數萬人民不聊

生甚矣國之不亡亦幸爾成帝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

三千大辟之罰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

百萬餘言奇請他此曰以益滋其穢滅死刑及可斷除

知新錄卷十七二十

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注云奇請謂常文之外別有

所謂以定罪也它比引他類以比附之不主正律也和

帝時廷尉陳寵之子忠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又上

除蠶室刑解賊吏三世禁錮等事皆得施行棠按蠶室

一刑至此方除可知文景雖除而當世仍用也此棠前

所謂以宮刑而處死罪之輕者是也此後除蠶室一刑

不用矣隋之前死刑有五曰磔絞斬梟裂流徒鞭笞兼

用至隋始定爲笞杖徒流死唐初有罪者斷右趾太宗

以肉刑久除不忍復屠玄齡謂笞杖徒流死爲五刑於

刑足是六刑于是復除笞刑五十一至五十杖刑五六

十至一百徒刑五一年至三年流刑三千里至三千里
死刑二絞斬所謂梟首輓裂鞭等皆不用後世相沿至
于今不易至于刑具六經言之者少獨易之蒙卦言桎
梏桎足械梏手械也坎上六繫用徽纏寘于叢棘索三
股曰徽索二股曰纏言繫縛有罪之人囚于叢棘之中
叢棘如今之棘寺也舜典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孔穎
達曰重則鞭之輕者朴之益稷曰撻以記之卽朴作教
刑也後世笞刑始于此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罷民害
人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
中國鄭玄曰圜土卽獄城也棠謂此獄城在中國之外

知新錄

卷十七

七

非上叢棘比周禮掌囚凡囚者上罪桎梏音拱而桎中罪
桎梏下罪桎鄭玄曰桎者兩手共一木也桎在手兩手
各一木桎在足兩足各一木賈公彥曰五刑之人三木
之囚重者三木次者二木下者一木漢景帝六年定箠
令筆今世謂箠長五尺其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
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後世五板一換人畢一罪乃更笞
者得全如淳曰當笞者笞臀然則先時笞背也棠按用
竹始于此唐制凡杖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
徑三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
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死罪絞而加紐官品勳階

稍次者鎖禁之輕罪十歲以下八十以上廢疾侏儒皆
頌音繫繫以待斷宋太祖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
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
脊杖十八二千五百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
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徒一年半脊杖十
五徒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
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
笞刑五十十臀杖十下四三十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
七下常行官杖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
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攷宋因唐制每流

知新錄

卷十七

七

加杖又配役是五刑之中用徒流杖三刑矣按自景帝
定箠令之後晉魏南北用刑各有不同至隋文帝定爲
笞杖徒流死之後凡前代考訊之具若大棒束杖車輪
輾底之類盡除不用刺面之法卽古人黥刑漢文革已
久五代晉天福中又復行凡流罪必刺配宋太祖亦行
之實爲仁政之累故前人謂制只五刑宋有六刑刺面
是也元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六
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年數杖數相附麗而爲加減
流則南人遷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南方湖廣之鄉死
刑有斬無絞極惡有凌遲處死之法凌遲處死前代或

有然不著于刑著于律自元始其笞與杖數必七以元
世祖有天饒一地饒一我饒一之語其初欲輕刑後人
承誤如杖一百宜只九十七反加至一百零七耳明制
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釐訊杖大頭徑四
分五釐小頭徑三分五釐以上以刑爲之長俱三尺五
寸枷以乾木爲之長五尺五寸頭闊一尺五寸死罪重
二十五斤徒流杖有差紐長一尺六寸厚一寸索長一
丈錄重二斤笞杖皆削去節目如式然後用之不許用
筋膠諸物裝釘比宋爲輕後酷虐之吏刑具有夾棍腦
枷銘鐵之類實傷天地之和其事起于宋但不知何人
知新錄 卷十七 雷

作俑耳

典獄配天

呂刑王曰典獄非訖于厥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
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又曰嗚呼敬之哉官
之官伯諸侯族同姓異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
天相民作配在下棠攷前言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茲言
今天相民作配在下則典獄之官乃配天者也人君知
獄官可以配天則于命是官也必不敢輕人臣知獄官
可以配天則于居是官也必當守敬曰敬之哉者卽舜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意穆王雖好遊然帝王心法之

傳仍可想見此夫子所以有取于呂刑也

噬嗑三三震下離上

易噬嗑亨利用獄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
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
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初九履校滅
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
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
遇毒位不當也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
艱貞吉未光也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
厲无咎得當也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
知新錄 卷十七 雷

明也繫辭下傳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
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
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
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
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
滅耳凶程子曰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噬嗑而齧
之則得噬聖人以卦之象推之天下之事有彊梗或讒
邪間隔于其間則天下之事不得合當用刑法小則懲
誠大則誅戮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又曰不云利用刑
而云利用獄卦有明照之象利于察獄也朱子曰卦以

知新錄

卷十七

七

陰居陽位雖不當位而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又曰初九上九無位爲受刑之象中四爻爲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爲屢校滅趾之象止惡于初故得无咎程子曰剛爻與柔爻相隔剛柔分而不離爲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能照則無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六五以柔居五爲不當用獄者全剛則傷于嚴暴過柔則失于寬縱五六爲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道也王棠曰易經字字皆不苟下用獄之道而曰利刑罰何利之有哉然懲于此而戒于彼民心帖然不亂爲利莫大焉然必六五爲治獄之主位剛而體柔于治獄方爲得中不然則徒好殺一以剛爲主則亦不仁之甚矣何得爲得中哉雷動也電明也有威而又能明此雷電合而章之意用獄而又明察此方爲明罰勅法也苟不章則不明不明則不中不中則大不利矣故必明其罰所以整飭其法也今之用獄者不知用獄而曰用刑不知柔居剛位而曰剛居剛位不知有電只知有雷不知有明只知有動夫安得章安得中安得利安得如先王之明罰勅法乎至于一卦之六爻皆當言刑獄而聖人于

知新錄

卷十七

七

大傳只言初九上九二爻以初九與上九無位爲受刑之人中四爻則爲用刑之人而于初九則斷曰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此福字說得妙屢校滅趾在小人何福之有較之荷校滅耳有滅身之凶則爲福也多矣故曰无咎夫聖人爲民造福旣敘彝倫錫君子此終身之福茲明刑罰又養小人以全身命之福也中四爻以噬嗑之難易爲斷獄之吉凶皆是奇文字字從噬嗑上取象皆要貼用刑者會意六二中正用刑之人秉初爻之剛而無柔便不能即得小人之情如噬膚鼻未有不爲之掩者然在用刑者无咎也六五處不當位小人亦即輸情聽政者如噬腊肉連筋帶骨不能遁口如遇毒然此雖小吝亦无咎也九四以剛居柔治難治之獄如噬乾肺肺乃筋骨之至堅者乃又是乾的豈易噬哉然不慮其食之艱而又能貞固而守之必至下咽而後已則其樂如得金矢故曰吉也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用刑之象故有此象金取其堅矢取其直訟者辭理不直執義不堅不聽也言治獄者艱難久之而略得其情也然仍曰未光者情雖得而其事仍未章明必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方謂之光如六五得光矣以柔居剛雖不當位然在用刑之人剛柔得中如噬乾肉

不似噬膚之滅鼻不似腊肉之遇毒不似乾姊之艱難噬而能噬如得黃金小人之情無不盡露不僅金矢之得已也故曰得當也按初九屢校滅趾象曰不行也上九荷校滅耳象曰聰不明也或謂不行禁止其行不明爲其無所聞知棠謂初九與上九正是先王明罰勅法處凡人犯法皆所行不正屢校滅趾使之不妄行也耳無聞知以致滅身故何校滅耳警其聰不明也易言何校滅耳而大傳釋之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則推其極而言之也又按校連木爲桎梏謂之校滅趾之意當是受刑者拘足之木如桎是也何校滅耳當是令之木

知新錄

卷十七

七

柳看荷字當在頸上起義又按賁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朱子曰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旅之象曰山下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程子曰明不可恃故戒於慎豐之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程子曰離明也昭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雷電交至明震並行二體相合故曰皆至洪邁曰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于大象者凡四焉噬嗑旅上卦爲離豐賁下卦爲離離明也聖人知刑獄爲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爲主後世付之文法吏何邪中孚之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

死朱子曰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棠按卦象言獄者五卦噬嗑豐賁旅中孚也噬嗑賁豐旅皆有離象而噬嗑豐則兼取震賁旅則兼取艮蓋獄貴明非震則無威非艮而輕于用刑中孚則取巽兌先儒謂中孚全似離兌以議之巽以緩之本乎至誠之心存乎至仁之意則在人無遺恨矣聖人于刑獄之事言之不足又重言之其慎刑之意可謂深且遠矣呂刑王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夫獄之道非屈于權勢之威則屈于賄賂之富不爲威屈不爲利誘故易之系獄

知新錄

卷十七

七

擇言在身純于天理則元命在我而克配享矣治獄之道說到配享儼然與天爲一此治獄之極功也爲人臣者體乎君爲人君者體乎天總之一公而已

比律

律書中比律奸吏恃此能害陷人漢光武時桓譚上疏曰今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義所欲陷則予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查比律古人有之呂刑曰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武帝時其決事比一萬三千四百七

十二事成帝詔又有奇請他比之語奇請謂常文之外別有所謂定罪也它比引他類以比附之不主正律也和帝時陳忠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際但此弊古今爲害若不用比法律文又不能皆載是在執法者之平允也

肉刑是中刑

仲長統曰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于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于死哉夫雞犬之撲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于罪者也殺之則

知錄

卷十五

刑

甚重兇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生殺安得不過謬乎案謂肉刑之制原以懲罪不至死者且使人見立法者之如是因而畏法相戒俾不即于罪戾其爲功甚鉅今無中刑俾攘竊者浸假而至爲大盜淫奢者漸積而至于滅倫賄賂得以公行誤傷可以漏網人人敢于爲惡其勢不抵于殺身不已長統忠復中刑亦是探源之論

五刑只一死刑除肉刑有二死刑

五刑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是也文帝除肉刑只除劓斬趾斷舌三項而宮刑不與焉斬趾有左右之分文帝時

當斬左趾者易之以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當劓者笞三百漢仲長統政論曰當時笞撻者往往致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民皆思復肉刑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罰無異幸而不死不可以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以致平也案謂五刑唯梟首一刑爲死罪文帝時笞撻致死不論即斬右趾者棄市言之是五刑之內只一死刑而除肉刑反有二死刑也

桎陰

桎陰宮刑也桎擊也尚書呂刑蚩尤始淫爲劓刵桎黥

知錄

卷十七

事

救律

律條歷代相承損益無幾觀唐宋刑統可知敕令則世自爲格宋人救重于律斷獄用敕敕中所無方用律朱子嘗病之元笞杖十減其三笞當止四十七杖當止九十七及後斷獄七下至五十七用笞六十七至一百七用杖則是反加十也明初刑亦重洪武末年始定新例刑官有所據依輕重歸一後又申明大誥罪死外笞杖徒流俱從減一等論然法外遺奸則不免有條例之議條例者輔律之不逮也律中所無方用例

元代笞杖刑

元人笞刑七下至五十七杖刑自六十七至一百零七何以止于七也葉靜齋草木子曰元世祖定天下之笞刑杖刑原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後每笞杖刑減三下

錦衣衛

明時錦衣衛一官極不宜設既有三法司又增錦衣衛使大臣受辱刑罰失中國運不振未必不由于此旨哉霍文敏之疏也其言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兼刑獄越介冑之職侵刀筆之權不亦甚乎光武尙高節名節之士滿東都以扶漢鼎宋祖敦廉恥刑罰

知新錄

卷十七

七

不加衣冠忠義之士爭死沒世今喪廉恥賤節義者衆也顧不在所養乎士夫有罪下之刑曹辱矣顧使官校常衆執之脫冠裳以就鎖桎屈禮貌以聽武夫剛氣由此折盡矣使有重罪或廢或誅可也乃暮脫汚獄朝立清班解下拘繫便披冠帶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伏願自今錦衣衛勿治刑獄士夫有罪宜誨宜廢宜誅宜贖勿加笞箠弗加鎖梏以培養廉恥以激勵節義此于世道甚非小補姜編修西溪薦舉入史館分撰刑法志極言明三百年詔獄

廷杖立枷東西廠衛縶紲之害其文亦痛切淋漓

三木

三木桎梏也重刑兼用其三輕者一而已矣桎兩手共一木也今世謂之手肘桎一手一木兩手兩木桎足械一足一木兩足兩木易荷校滅耳校亦桎梏之類但在頸上故曰荷校此不在三木之內今世謂之枷而范滂傳註謂頭手足被枷桎曰三木大約荷校使其無所聽聞桎與桎使其不能執物桎使其足不能行也

祥刑 佳兵

傳記錄

卷十七

七

書經曰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蔡沈曰刑凶器而謂之祥刑刑期無刑其祥莫大焉吳徵曰刑而曰祥蓋慈良惻怛詳審謹重主之以不忍行之以不得已所以謂之祥也夏侯曰民本質未嘗不善其陷于罪惡非本然也故民曰嘉師刑雖主于刑人然刑奸宄所以扶善雖曰不祥乃所以謂之祥也故曰祥刑民之犯刑無非惡也而謂之嘉師刑本不祥之器而謂之祥刑能以惡爲嘉以不祥爲祥而後知用刑之道矣棠謂此與佳兵同意

夾棍

夾棍之說唐世未聞其制起于宋理宗之世當時天下

之獄不勝其酷以木索竝施夾兩股名曰夾幫又豎堅木交辦兩股令獄卒跳躍于上謂之超棍合二者思之當卽今之夾棍也幫音邦

板子

板子古謂之箠舜典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後笞刑始于此按朴用木爲之若今之木棍笞死者甚衆漢景帝定箠令以竹爲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臂母得易人畢一罪乃易人笞者獲全棠按古之一寸合今之六分六末薄半寸合今之三分餘母得易人則無後世五板易人之例今世箠知新錄

笞

卷十七

法

法未有明文若依此行亦仁政之一也如淳曰當笞者笞臂然則先時笞背也

拶

正字通云舊註音縲竿也今指刑讀若管拶卽拶之譌又拶字贊入聲相排迫也莊子罪人交臂歷指註卽今背剪拶指也俗讀作斬韓昌黎雪詩崩騰相排拶龍鳳交橫飛

酷刑名目

武后時用胡人索元禮治獄而俊臣之徒效之有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覈爲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脈

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及鳳凰曬翅驢駒拔概仙人獻果等名或倒懸石繩其首或以醋灌鼻胡寅曰武后時酷刑出于佛氏所說地獄之事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也自南北朝至唐末有用以治獄者且佛之言在冊知之者少至閻立本圖地獄變相于繪畫而慘酷之吏知巧由是滋矣吁亦不仁之甚矣武后時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刻吏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摺脅籤爪懸髮垂耳刻害支體糜爛獄中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不勝楚毒自詎耳願陛下察之天寶時李林甫爲相

知新錄

卷十七

法

用吉溫羅希夷爲御史煅鍊成獄無能自脫時人謂之羅鉗吉網理宗時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或斷薪爲杖格擊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并施夾兩股名曰夾幫或經繩于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或反縛跪地短豎堅木交辦兩股令獄卒跳躍于上謂之超棍痛深骨髓死者無數至度宗時雖累詔切責不能禁止而國亡矣棠按此等刑罰皆出于五刑之外有心國是者禁止考試之吏不用淫刑則順天心而延國脈不爲無補也查定百脈突地吼死猪愁鳳凰曬翅驢駒拔概仙人獻果懸髮之類今之步快獲大盜未經官斷先用私刑詐其財物往

往用之至于夾幫超棍腦箍之類酷吏亦用之律文只言訊杖而近世不拘細事皆用夾棍此亦淫刑之大病也

打十三

元人笞刑自七下至五十七杖刑自六十七至一百零七從無所謂打十三者而元曲有打十三之說必有所自查宋制徒刑有五徒一年者脊杖十三杖刑有五杖六十者折臂杖十三是打十三者乃徒刑與杖刑之極輕者也元人曲皆述前代事故所引乃宋時制度耳

治獄營私

知新錄

卷十七

羣

訟必有辭先訴者一人之單辭兩造具備則獄有兩辭矣惟清明中正則斷獄方無偏徇之弊呂刑曰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呂祖謙曰家云者出沒變化于兩獄之中以為囊橐窟穴者也棠謂今世之吏莫不私家于獄之兩辭然呂刑呂註之所謂家者皆指貪污之吏徇徇一家之辭以為營私之地也乃近世貪污者苟兩辭皆富兩造皆得遂其欲焉是又營私之極橫者也

庚死

漢律飢寒死獄中為庚死說文束縛桎梏為與與庚

通

皮場廟

龍飛紀略謂明高祖嚴于吏治有貪酷令許里老解赴京師剝皮問罪于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皮場廟又于公座旁各置一貫蠶剝皮之袋欲使其常接于目而警于心也

十惡

隋定律令置十惡之條多采齊之制而損益焉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及

知新錄

卷十七

羣

故殺人獄成者雖赦猶除名棠按十惡之名起于齊而著于隋前此無有也而殺人不在于十惡之內謀反大逆及叛大不敬此四者犯于朝廷惡逆不孝不睦內亂此四者犯于家庭不道不義此二者犯于人倫未不睦不義之事世固多有抑知已犯于十惡之條乎故舉而出之使讀者增媿焉

罪人不及家屬

自秦始有夷族之刑一人犯罪延及一家而且及母族妻族此最不仁之甚也魏孝文帝制一人逋亡閭門充役崔挺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閭

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不亦哀哉孝文善之遂除其制棠按崔挺之言造福不小博陵之崔後世寢盛蓋有天平云

父子相夷兄弟相賊

康誥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夏蔡沈曰大憝卽上文之罔弗懲言寇攘奸宄固爲大惡而大可惡矣況不孝

知新錄

卷十七

孝

不友之人而尤爲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于如此苟不于我爲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夏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蘇軾曰商人父子兄弟以相殘虐爲俗周公之意蓋曰孝友民之天性也不孝不友必

知新錄

卷十七

孝

王作罰刑茲無赦則民將避罪不暇而父子兄弟益相忿疾至于刑殺而後已雖大夏擊痛傷之民不率也棠按蔡氏之論過于嚴蘇氏之論過于寬昔魯有父子相訟孔子寘之狴犴三月俟其悔而出之其意亦與蘇氏同蓋父子兄弟之訟不與凡訟同務須教化申令曉諭再四再三若仍怙然不悟然後寘之法能通蔡蘇二家之意而行之民德未有不歸厚者

地訟

周小司徒凡地訟以圖正之蓋當時先王量地制邑卽有地圖在于官府民有訟卽于圖正之今各縣黃冊專

管一縣之稅民間賣地買地必先于黃冊掛號一年一造繳于庫亦即古人之意也特職其事者往往上下其手以致爭訟不息而地訟之爲累在新安爲尤多

燕在閩知新錄卷十七終 姪孫開寅 孫 知新錄

燕在閩知新錄卷十八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新安汪 芹適園

雲門吳瞻泰良齋

岑山程 皆脩馭

環山方 愉北山 叅校

慎刑獄

書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云刑濫則懼及善人律文斷獄失於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失出輕於失入蓋寓此意唐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近來刑網稍

知新錄 卷十八

一

密何也德威曰是在君上今日失入無罪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按漢書班固云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而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後魏高允詳刑平允以爲獄者民之命也常嘆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蔘先亡劉項之際英布封王經世雖久猶有刑餘之衆況凡人能無咎乎爲士師者尙其有警於斯

恤刑

舜典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孔穎達曰此經二句舜之言也舜既制此典刑又陳典刑之義以勅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朱子曰多有人解恤字作寬恤之義某之意不然若作寬恤如被害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又曰今之法家多惑於報應禍福之說故多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反得釋是乃所以爲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所謂欽恤云者正以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幸免而無罪者

知新錄

卷十八

二

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法故凡罪之當殺者莫不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既云奏裁則大率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侮法而受賂者耳何欽恤之有棠按恤字蔡傳無解朱子謂恤不是寬恤孔氏正義在朱子之前已解爲憂念丘瓊山謂正義深得帝舜之心然非朱子詳明其說人皆作寬恤解矣恤字本文又有作謚字者又有作靜字者皆不作寬恤解是書於後

古文尙書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此今世卹刑所由起

也而伏生今文以卹爲謚漢儒傳之而太史公本紀云惟刑之靜哉靜者謚也自古論刑取其要惟靜之一言爲至

赦

易解太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程子曰罪惡而赦之非義也故寬之而已舜典曰青災肆赦朱子曰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此法外意也呂刑五刑之疑有赦周禮司刺曰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亡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旻三赦曰蠢愚案攷古人之所稱赦不過如此而已後世不問罪之大小槩從

知新錄

卷十八

五

蜀除全失古人制赦之意武侯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在蜀赦不妄下管仲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煩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秦始皇始大赦漢高在位十九年九赦文帝在位二十二年四赦景帝十六年五赦武帝五十五年十八赦昭帝十三年七赦宣帝二十五年十赦成帝二十六年九赦哀帝六年四赦未有過三年不赦者姦民亦何幸哉光武時吳漢病車駕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王符曰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赦苟悅曰夫赦者權

時之宜非常典也。匡衡陳元方鄭康成曾不語赦。劉景升父子歲歲語赦無益於治。三代以下稱賢者唐太宗太宗曰古言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棠按歷代受命有赦改年號有赦獲珍禽奇獸有赦河水清有赦刻章璽有赦立皇后有赦建太子有赦生皇孫有赦平叛亂有赦遇災異有赦有疾病有赦郊祀有赦行大典禮有赦或三歲例一赦或一歲一赦或一歲再赦以上諸赦皆思邀福不知福未邀而無罪者銜冤之氣未升罪惡者耽耽之勢復起。天道福善禍淫豈如是乎。因舉赦之由來與後世諸名流論赦之得失略見於篇使當國者一覽焉。

知新錄

卷十八

四

贖罪

舜典曰金作贖刑或問朱子曰贖刑非古法歟曰古之所謂贖刑者贖鞭朴耳夫既以殺人又使以金贖則有財者皆可以殺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所以屏之四裔流於遠方彼此兩全之道也。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六兩曰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倍而差五百鍰也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六百鍰也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六百鍰也閱實其罪

罪蔡氏本朱子之意謂舜典所謂贖官府學校之刑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今穆王雖大辟亦與其贖必是穆王巡遊財匱乃為此權宜之術。夫子錄之蓋以示戒也。馬端臨謂財者人之所甚欲奪其欲以病之使其不為惡耳非利其貨也。棠謂閱實其罪仍有可疑則許其贖貧者無鍰則不能自贖也。呂刑此說不及虞書罪疑惟輕四字。漢惠帝元年令民有罪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棠謂古之贖刑朱子謂不贖死罪今以有錢可以免死又因之得官此法之最不當者。武帝時令死罪人入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宋朝贖法惟以待輕刑重罪不贖後世亦踵而行之而贖罪罪銀往往假公用以肥已然為害甚微死罪不得望贖勝於漢時多多矣。

知新錄

卷十八

五

市朝

史記孟嘗君傳曰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孟子若撻之於市朝是也。蓋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有大刑扑罰。

頂顙有釘

死屍無傷必頂顙有釘塗其迹耳。此至元姚忠甫公所斷並罪及縣尹丁之妻事。縣尹不能知其妻。云妻是再醮夫死亦是頂顙有釘

九族

九族本身上下九代喪服小記所謂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說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釋爲父子孫而杜元凱乃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謬矣路史曰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也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已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已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已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爲五也已之祖自己子

知新錄

卷十八

六

視之則爲曾祖王父自己孫視之則爲高祖王父已之孫自己父視之則爲曾孫自己祖視之則爲玄孫故又上推以及已之曾高下推以及已之曾玄是所謂以五爲九也陳氏禮書曰已之所親以一爲三祖孫所親以五爲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玄與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親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此所謂上殺服適子三年庶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適孫傳重者也適子者無適孫則長子在則曾孫宜五月而與玄孫皆總麻三月者

知新錄

卷十八

七

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報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加齊衰曾孫卑也故服總麻此所謂下殺服祖期則世叔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期周道親親至重者莫如期其服同於子父之兄弟進而爲期其兄弟之子進而爲服同於祖父故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從世叔則疏矣加所不及故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總麻此發父而旁殺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曾祖兄弟總麻高祖兄弟無服此發祖而旁殺者也同父至親期同祖爲從大功同曾祖爲再從小功同高祖爲三從總麻此發兄弟而旁殺者也父爲子期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期者以其猶子而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乎

三年之喪

日知錄曰今人三年之喪有過於古人者三事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荀子同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禋徙月樂王肅曰是祥之月而禋禋之明月可以樂矣又曰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

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閔公二年公羊傳曰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白虎通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後漢書陳忠疏言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淮南子飭喪紀高誘注紀數也孔安國書傳太甲篇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鄭玄謂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為二十五月中月而禫則空月為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為二十七月與王肅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為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以為禫在二十七月其年四月禫祭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為禫在再月其年二月禫祭晉武帝時越騎校尉程璜贊成王肅駁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為六微三駁博士許猛扶鄭義作釋六微按三年問解三駁以二十七月為得並見鄭書禮志

知新錄 卷十八 八

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今從鄭氏之說三年之喪必二十七月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卯改晉所用王肅詳禮二十七月而後除其過於古人一也儀禮喪服篇曰疏衰衰齊牡麻經冠布縗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禮記雜記下篇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曰此謂父在為母也喪大記曰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又曰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

父在為母為妻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服問曰三年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徐師曾集注曰三年之喪謂父喪也期之喪母喪也賈公彥喪服疏所云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喪服傳曰禽獸必父喪既除而遺母喪乃得伸三年也

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禫矣今從武后之制亦服三年之服自唐以前禮制父母三年心喪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天后上表請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從之玄宗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請復其舊上已申而禮殺也則天后后改服齊衰三年請復其舊上下其議左散騎常侍褚無量以履冰議為是諸人爭論連年不決七年八月辛卯赦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

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數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服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聖也俗情庸淺不知聖人之心一系其制誰能正之二十年

中書令蕭嵩改脩五祀復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從之按父在為母齊衰三年起自開元禮然其時盧懷慎以母憂起復為兵部侍郎張九齡以母憂起復中書侍郎郭同平章事郭王守禮以母憂起復左金吾衛將軍郭休二人則明皇固已崇其文而廢其實矣今制父在為母斬衰三年按太祖實錄洪武七年九月庚寅貴妃孫氏薨命吳王橈服慈母服斬衰三年以主喪事教皇太子諸王皆服期乃命翰林學士宋濂等修孝慈錄立為定制子為父母為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為其庶母皆齊衰杖期十一月壬戌為書成此則當時別有所為而未可其過於古人二也喪服篇又曰不杖麻屨者婦為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檀弓上不杖麻屨者婦為舅姑之喪夫子誨之髻曰爾母從從篇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曰爾母從從

爾爾母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正義謂以其為期之喪而殺於斬衰之服喪服小記曰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今從後唐之制婦姑亦服三年宋史乾德三年判大理寺尹拙言及儀禮喪姑服期近代時俗多為重服聖加裁定古射親仁浦等奏曰按禮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舅姑與父母一也而古禮有期年之說至於後唐婦姑三年之喪竊以三年之內凡筵席存豈可夫居於中婦被綺為夫有三年之服於舅姑止服期年是尊夫而卑舅姑也孝明皇后為昭憲太后服喪三年是尊夫而卑舅姑也今婦為舅姑服並如後唐之制三年齊斬一從其夫詔從之何孟春餘冬序錄引唐李治論曰喪傳婦為舅姑齊衰五升布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服後門庭尚素婦服青緣衣以俟夫之終喪習俗以婦之服青緣謂其尚在喪制故因循亦同夫之喪紀再周而後吉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據狀稱堂兄至女適李氏婿見居喪今時俗婦為舅姑服三年恐為非禮請禮院詳定下詳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若謀曰開元禮五服制度婦為舅姑及女子適人為其父母皆齊衰不杖期蓋以為婦之道專一不得自達必繫於人故女子適人服夫以斬而降其父母喪服篇曰女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傳曰為父何以期也婦人不祔新也婦人不祔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從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祔斬者猶曰不祔天也洗聖格言歷代不敢易以此論之父母之喪尚止舅姑之服無容三年今之學者不本其義輕重參酌以成俗則元禮玄宗所脩布在有司頒行天下伏請正議以明典章李若之論可謂正矣宋朝詔錄錢乾道三年詔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斬三年遂為定其過於古人三也皆制宋人蓋未講服青緣之制故也其過於古人三也皆後儒所不敢議非但因循國制亦畏宰我短喪之譏若乃日月雖多而哀戚之情不至焉則不如古人遠矣

王棠曰二十五月二十七月在親之服即稍加增亦何不可然古人服制不可過也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所謂心喪喪之實也無其實而必又加增二月此鄭玄之失也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從月樂孝經援神契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堂邑令費鳳碑菲五五縗杖其未除洪氏曰菲五五五月巴郡太守樊敏碑曰遭離母憂五五斷仁是也在鄭玄據服問中月而禫之文謂中月者注云間一月也又攷期之喪十三月而祥間一月為十五月而禫三年之服為再期二十五月而祥亦宜間一月而禫故曰二十七月也二說在禮記時行之已自不同矣至於服之分斬齊蓋家無二尊母不能敵父也父在為母期而為人子者心喪之實仍然三年故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子之志原欲三年屆於禮制而為期使父於三年之內復娶子之志不得違矣賈公彥喪服疏云父卒子在服中母又卒為母仍服期必父服終而遭母喪乃得服三年是父雖死子服未終母之服仍厭於父也此皆統於一尊之說也自則天尊母之後齊衰期改為齊衰三年高宗行之後世不知行心喪之實徒博終三年服之名然猶有斬齊衰之異至明太祖削去齊

斬之分父與母皆作斬衰三年統於一尊之說自後無一人言及可慨也舅姑之服禮止於期然心喪之實亦必三年故論出妻者有曰與更三年喪不出喪服小記曰婦人爲夫與長子其餘則否喪服傳婦爲舅姑十五月而禫之後門庭尙素婦服青練衣以俟夫之終喪大常博士李岩議曰開元禮婦爲舅姑及女子適人爲其父母皆齊衰不杖期蓋女子適人服喪以斬而爲父母期者婦人不貳斬也婦人有三從之義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父母之喪尙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伏請正牒以明典章蓋當

知新錄

卷十八

五

時於舅姑亦有行三年者故李岩議之如此宋乾德二年始詔舅姑之服齊衰三年後世遵行不復知有青練衣之說至於父爲子綱母所以降期未爲妻綱母不能敵父徒崇禮制之隆不審心喪之實殊不知古人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心喪之實實未嘗有也此皆後人務名不覈實之過也

三年服不分齊斬

洪武時詔定三年喪服應奉奏曰母懷終十月乳哺三年該斬衰三年父暫有腹育之恩寢則處乾推濕該齊衰三年朱升奏曰父天也母地也地無天不生萬物人

無父不生其身止知有母不知有父非盛世禮也上命定父母皆斬衰三年案謂喪禮之失由來久矣至此並無齊斬之分更是千古異事洪武帝一時更制或不能諫然後代名流疊出何無一人念及此乎因書於此使有志三禮者共嘆焉

生氣接續

朱子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要接續精神古人覺龜用牲血又恐龜久後不靈又用些子生氣史記龜筮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也是將生氣接他古人立尸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案按今人立

知新錄

卷十八

五

神主題主之時必先書某人之神主其主字空上一點不書必延一顯達者加一點成主字又取珠筆使紅使神有所依憑想亦是借生氣接續之意然於古意失之遠矣

死生說

死生亦是身分上妄見既見自心淨前五欲進之生死亦一例耳此心原不隨身受生死則現今生時是因緣會合虛妄名生我心不受生緣起非有也異日死時是因緣別離虛妄名死我心不受死緣滅非無也不貪生而怖死亦不厭生而求死知者於生死之際如吹劍毛

稍一擬議便爲業縛此佛家之說若以儒家實理參之便全無把鼻矣

復

復望死者復活也亦卽剪紙招魂之意莊子所謂求亡子竭竭負建鼓亦此意孔叢子抗志篇將軍文子之內子也復者曰皐媚女復子思聞此中此氏之字也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注人死則遣一人持死者之上衣曾經服者左執領右執腰升屋招呼曰某人復凡三次乃捲衣降覆於尸上名曰復喪大記云服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秋人設階小

知新錄

卷十八

禮

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禴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於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升於乘車之左轂而復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神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惟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畢者美稱也以其內子故曰媚女也棠按復禮今世行者甚少其禮亦不可不知特紀於此

重主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注始死未作主以

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復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周人作主徹重埋之正義曰按士喪禮云士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也者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以下無主春秋孔悝爲祔主鄭駁異義曰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復作主者謂既虞之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作主案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重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桑主其義不異故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左氏說

知新錄

卷十八

禮

天子九虞十六日祔而作主謂桑主許氏謹案左氏說與禮同鄭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卽作主也故此注云埋重之後乃作主也其卒哭之祭用主也必知然者以卒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喪故知與虞異也知縣之廟者周主重徹焉明殷之作主重不徹焉主之與重本爲死者入廟重既不徹故知重隨死者縣於廟云去顯考乃埋之者謂今死者世世遞遷至爲顯考其重恒在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既遷無復有廟故顯考謂高祖也其遷早晚左氏以爲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烝嘗禘於廟杜

服皆以爲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爲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鬯人廟用鹵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三年作僖公主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親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其主之狀范甯云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儀禮注重以木爲之長三尺棠按周時士有重無主今世士有主無重

尸

爲王父尸爲君尸孔疏天子至士皆有尸特性是士禮

知新錄

卷十

七

少年是大夫禮並皆有尸云云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故祭統云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爲子行父北面而事之注云子行猶子列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雖取孫列皆用卿大夫爲之故既醉注云天子以卿鄭箋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天子既然明諸侯亦爾故大夫士亦用同姓嫡者曾子問云無孫取於同姓可也又鄭注特性禮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皆有尸也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

姓但卜吉則可爲尸案曾子問祭成人必有尸則祭殤無尸若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正用男之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只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若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士師職文用出師者略之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許叔重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魏了翁曰祭天有尸恐是爲所配者爲尸此語足破古今之疑案按此禮在周末已不能行然其源流不可不考也

知新錄

卷十

七

七七誤用虞禮

虞禮今人多不行葬之日日中爲虞或墓遠總不出是日遇柔日再虞乙丁巳辛癸諸日也遇剛日三虞甲丙戊庚壬也墓遠途中遇剛日且缺之至家行可也鄭氏曰骨肉歸於土魂氣則無所之孝子爲其傍徨三祭以安之劉氏璋云既葬虞其神氣之返祭以安之且爲木主以憑依焉故謂之虞主古者虞主用桑既練易以栗今便作栗從簡也又按天子九虞以九日爲節諸侯七虞以七日爲節大夫五虞士三虞春秋末大夫借用七虞今日逢七日必祭七七凡四十九日得七祭皆因虞

禮而誤用之也明朝大臣論祭亦用七七或曰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四十九日而後七魄散故曰七七

七七

死後逢七日用浮圖言此夷狄之禮也唐時已有之昌黎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書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污我如昌黎者自信之篤可云至死不變者也日以七數之即今世之逢七日設齋醮是也

喪杖

古者喪無二主則無二杖故夫為妻杖則其子不杖矣

杖

杖

杖

父為長子杖則其孫不杖矣雜記曰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按古禮無杖則不能成喪女子在室無昆弟父母死則女子杖姑在為夫杖必其無子也母為長子削杖必其無父也無主之喪則用婦人杖今世有子死為其父者不但不杖且不答拜一任其孫主持失之遠矣按杖之制本以扶病後即以杖為主喪者之用

蔬菲

居喪謂之蔬菲蔬菲二字甚新菲者菲飲食也蔬者不食肉也隋書姚察傳有蔬菲二字堂邑令費鳳碑云菲五五緣杖其未除三年之喪再期可矣五五者五五二

十五日也

孤露

魏晉間人以父亡為孤露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少加孤露趙彥深見母自陳幼小孤露亦謂之徧露孟浩然送莫氏甥詩曰平生早徧露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至所生之日二親若在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仍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棠發幼無父曰孤不知連露字何意其亦霜露之感耶晉魏人語如此者極多

孤子哀子孤哀子孤哀孫

知錄

卷十八

老

性理大全家禮注云母喪稱哀子父母俱亡稱孤哀子承重者稱孤孫哀孫孤哀孫朱子曰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溫公所稱蓋因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重之也且從之亦無害棠按古無分孤哀者至宋時始然

孝弟

崔龜從字玄告太和二年改太常博士龜從長於禮學時饗宗廟於敬宗室祝板稱皇帝孝弟龜從議曰臣嘗詳孝字載考禮文義本主於子孫理難施於兄弟按禮記卜虞之文子孫曰哀兄弟曰某於祖禰則理宜稱孝於伯仲則止可稱名又東晉溫嶠議宗廟祝辭於孝字

非子者則不稱傍親且言敢告當時朝議咸以爲宜今臣上考禮經無兄弟稱孝之義下徵晉史有不稱傍親之文臣謂饗敬宗廟宜去孝弟兩字制從之

兆域

春秋緯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以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按今樹松柏者不必天子與諸侯也而樹藥草者則槩未之見想古人當有取義也

殯室

今人死未葬先將柩移於城外高曠之地置磚瓦營造

知新錄

卷十八

葬

謂之厝室亦謂之殯室濠梁人謂之殯宮查揮麈錄云紹興初昭慈聖獻皇后升遐欲建山陵外祖曾公議以謂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卽歸附矣宜以殯宮爲名僉以爲當從之棠按殯宮之名始見於此殯宮之名又見於廬子駿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後世庶人所謂厝室者宜以殯字爲正否則稱殯宮可也

葬

唐太宗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陰陽雜書呂才皆爲之序其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代聖人易之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

也欲使人不得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

其復土事畢長爲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鬼神之宅

朝市遷變豈得先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逆知於地

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

吉凶之義暨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近

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重賄莫

不擅加防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

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

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

上四時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

知新錄

卷十八

葬

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爲妖妄傳曰王者七日而殯

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

乃逾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端欲使同盟同執

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爲常式法旣一定不得違之故

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有

定期不擇年月其義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

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

蓋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

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

則葬不擇日其義二也禮記又云周尙赤大事用日出

殷尙白大事用日中夏尙黑大事用昏時鄭玄注云大事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尙不擇時之早晚春秋又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卽日出而棚不壞其室卽日中而棚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棚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旣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爲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問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夜半此則交與禮違

知新錄

卷十八

聖

今檢禮傳葬不擇時其義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壽延促亦由墳隴所招今按孝經云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窮苟德不建而人無據此則非論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絕祀於荆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兆域旣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

不絕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考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居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安葬一定更不回改冢墓旣成曾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誑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茶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筭繭而受弔問或云同屬忌於臨曠乃吉服而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

知新錄

卷十八

聖

也
鶴林玉露曰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木生於山草長於地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蕩爲遊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旣葬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皆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

係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爲營
仇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爲之也若如璞之說璞既精
於風水矣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
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
身而後世方且信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
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
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
身之句至宋時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
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
貴於唐而賤於今耶宋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

知新錄

卷十八

書

祖父皆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其先皆火化也是
豈因風水而貴哉棠按不信風水者論議極多無如此
辯析條暢故錄之

葬論

司馬溫公葬論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
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
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
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
无常地亦无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壠之形勢
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

係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
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
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
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
可不令人深嘆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其藏
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
仁者見而殮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
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
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
背禮遠法未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

知新錄

卷十八

書

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
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
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
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
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大
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
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
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
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
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

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墳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有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擴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項爲陳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

葬書

卷十八

五

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月日司馬光述伊川先生葬說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塿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其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戚所奪不爲耕犁所及

一本謂五患者

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五患既謹則又鑿地必四五尺遇石必更

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矣至於年祀遠邇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決之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啟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盧子駿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曰客有自濠梁來者余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濠俗好巫而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斷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殯宮焉雖

葬書

卷十八

五

在城郭而爲之有土木槨槨棺槨巍然者有棺槨分柝骸骨縱橫者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吾忍不導之耶下令曰某月有限限到其家不掘地葬者笞二十鰥寡憊獨力不任者絕嗣無主傍無近親者刺史以俸錢爲營之訖事人無犯令野無殯宮焉盧子曰異乎哉劉公今日能以禮導邦人且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奈何宿昔濠之人不藏其父子昆弟耶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奈何夙昔濠之人不以禮葬其父子兄弟耶又曰延陵季子葬其子仲尼觀之曰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奈何宿昔

濠之人喪其父母昆弟不葬於土中耶又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奈何宿昔濠之人不歸其父子昆弟之形於地耶今刺史彭城劉公教生者以禮示之日月信也恤死者以仁除其暴露義也合此智以成之難乎哉余聞客之所言不浹旬適至濠上因書以備太史氏采錄焉危氏漳州義阡記曰人死曰歸葬曰藏歸者復其所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故先王制禮喪葬有期下至於士則踰月而已何濠之爲子若孫者乃有不葬之俗耶其親死往往舉其柩而置之僧寺是蓋始於荀簡中則因循久則忘之矣嗚呼已則忘之矣而不知虛廓

知新錄

卷十人

美

冷殿之間寒聲泣霜弱影弔月其望於子孫一旦之興念者猶未已也蓋嘗命官僚覈其事近城之五里乃有十瓦棺合二千三百有奇爰擇於城之西南北高燥地立爲義塚三每所大爲之城既封覆以青莎使如舊壠前塗白堊書其有名氏者庶幾子孫循來祭享也訖事郡人合辭以請記余曰義之名立其死於不義而後見也此其不義果起於誰乎曰僧人其作俑者也是間層山疊林梵宇無數廊廡間類爲土室其入如竇黯然無光斯皆誘愚俗以來殯者也彼棘人者舉其親而卽安於彼死者一入杳無葬期使其子若孫良心陷溺不復

知新錄

卷十人

美

知有天理之正人道之終此有識者之所深恨也原道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近因爲令下諸浮圖必使盡改其室以爲僧房不改則鞭其人而俗之籍其田而公之蓋治盜之法治其藏者此法常存則誘者始有所畏死者始有所歸矣是爲記棠按子之於親不可解於心者也生事死葬禮之必然乃惑於陰陽之說使其親之遺體暴露於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故書溫公之論使人不拘陰陽書伊川之說使人不擇地方位不決日吉凶書劉公之善政使爲守者以葬人之親爲急務書危氏之說使爲僧不得私受人寄棺人能參考四家之言其於人倫天理當亦曉然自省也已

葬說

葬迎生氣之說周之前無所考見於周禮則有冢人墓大夫冢人辨王侯之兆域墓大夫掌邦墓之地域先王之葬居中餘以昭穆爲左右其意與宗廟略同死於兵爲無勇投之塋外以罰之戰有功居王墓之前昭穆在中特爲表異以榮之國之民有私地域凡有爭墓地者墓大夫聽其辭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自後世有龍穴沙水之說於是葬之前後左右皆有拘閼往往相爭競訟獄不已抑知古人之兆域卽天子亦

有昭穆公之葬而昭穆之中又有留以待有功者乎昔者周公薨成王葬於畢祔於文武從周之兆域也或詢曰若是則氣不聚子孫之受蔭者微矣曰是不然南軒曰體魄已降和氣在上故立之主以致其精神之極藏其體以竭其深長之思此古人明於鬼神之情而篤其孝愛之誠實墓祭非古也先王亦從而許之然必立之尸者乃所以致精神而示饗之者非體魄之謂觀南軒之意知體魄不能饗則體魄不能蔭可知矣且父之於子生與死詎有異乎以生者之精神不能強爲之蔭乃死藉之體魄無知之土反能蔭之乎況骨無痛癢之知

知新錄

卷十

孝

而冢又非棲神之地乎禮葬必郭北郊死者北首豈北方皆有生氣乎孔子合葬其親於防遇雨而墓崩弟子脩之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蓋非之也文王之墓爲水患見棺之外和以大雨不襄事周公曰先王欲與羣臣百姓相見也次日畢事是古人於日辰亦無所禁忌也然則葬親如周公孔子亦可矣豈周公孔子反出後人下乎或曰周公邦域天子爲民相地建置與後世之自置其地殊等故訟獄之來不能不盛於昔此皆迎生氣之說誤之也誠能致思古人立主立尸之道以推求逝者之精神則必不於體魄已葬之中妄致邀夫

無故之利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今世無諸侯大約皆大夫與士揆之周制總不出三月之中何期後世或經年或經數十年風雨霜露灰釘剝蝕皆置之不問乎考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晉郊誅母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卽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唐時鄭延祚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顏真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天下聳動宋王子韶以不葬父貶官劉曷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今之秉國鈞者或商確於限月限年之例或斟酌於服官貶奪之條否則依子思未葬卽踰三年亦不除服

知新錄

卷十

禮

庶人人知警無有不葬其親者矣作葬說

元朝葬禮

草木子云送終之禮元朝官裏用椁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大小合爲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爲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園寢之地深埋之則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誌遺跡豈復有發刷暴露之患哉誠曠古所無之典也

管氏指蒙

管輅指蒙是隋蕭吉唐李淳風袁天綱等注書云月角珠亭四星而滿室金玉龍苓虎窟雙官而夾道旌旗鬼

鼠辛酸雖艮丁而何益日對孤寡縱辛丙以爻爲注云
四壘謂火壘水壘土壘爲壘雙宮謂雙法忌雙宮陰陽
相夾枝幹相錯也艮山丁水辛山丙水乃吉地也使相
與命不好得吉地亦無益相與命好不得地亦佳李淳
風云八分相八分命八分墳與宅爲二十四分乃全吉
也棠按管氏指蒙之書與李氏之注因知今人勞心堪
輿于二十四分之中只圖謀得四分究之又不必得卽
得矣使無相命與陽宅亦毫無利濟人何苦執迷哉

五鬼克應

管輅論墳云八卦象吉凶九疇陳禍福春秋記災異而

知新錄

卷十八

墓

不書其應後符讖言應而反致其戒且有何理以推孟
仲季之三子又况曆家仲先季季先孟而長中少則亂
曆家之法也先號氏羸氏之所不語而行五鬼抽岐而
言天其可憑力不可致同氣而生如掌之指三長兩短
可不加減其分寸惟不替先人之祀是爲昌熾之墳五鬼
謂甲寅丙壬長子位乙辛丁癸次枝頭乾坤艮巽當三
子第四冊尋長位求若然則坎離震兌四位之宮皆不
用長與四同次與五同三與
六同第七子則無着落乎

廬墓

孟子言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曲沃
衛萬曰古人爲廟以依神無廬墓之事門人旣不得奉

其廟祀而但廬於冢上以盡其情此亡於禮者之禮也
漢以來乃有父母終而廬墓者不知其置神主何地其
奉之墓次歟是野祭之也其空置之祠堂歟是視其體
魄反過其神也而慙者以此悖先王之禮僞者以此博
孝子之名至於今而此風猶未已也且孝如曾子未嘗
廬墓孔子封防旣反而弟子後至古人豈有廬墓之事
哉日知錄

羅一峰起復疏

修撰羅公倫成化二年進士對策萬言中引程正公言
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

知新錄

卷十八

墓

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公不從爲修撰會南陽起復公詣
私第言不可復上疏曰倫才識庸下學問粗淺頃承天
問賜對大廷猥蒙聖恩親置首選每自感勵思酬獎遇
凡聖學大要君道急務朝廷關失紀綱廢弛官吏貪酷
生靈愁苦風俗弊壞士氣萎靡兵戈擾攘饑饉薦臻提
其綱領疏其節目狀其情實探其根源爲萬言書獻於
陛下以舒天下之望以酬陛下之恩願筮仕未久諳練
未浹而又廟堂大臣百僚庶衆必有憂臣之所深憂言
臣之所欲言行臣之所欲行臣以疎遠驟進之人恐蹈
冒言越職之罪是以心雖懷憂口不敢言口雖欲言時

未暇及此臣之罪亦臣之分也近者李賢遭喪之時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風化所繫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臺官有知義理不顧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常是用緘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若緩所繫甚切由前數事臣既未暇陳由此一事臣又未敢論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非陛下求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之夙願也雖越職忤義君子所嫌未同而言聖人不與然先王立制時政有失庶人工藝猶得匡諫況臣備員近侍蒙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寫悃憤臣之忠也惟陛下亮之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真可爲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非中華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

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有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孔氏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黻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

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者也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
盡孝於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
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
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
之時金虜盛強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
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
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
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
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

知新錄

卷十八

孝

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
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
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圓則水隨
以圓孟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諫則臣隨以直君好諛則
臣隨以佞臣直則忤旨多忤旨多則惡心生惡心生則
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不保其祿不愛其身乎臣
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愛心生愛心生則寵愈固位愈
可安矣誰肯不固其寵不安其位乎陛下誠能於退朝
之暇清閑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
懷放納降禮尊延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

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
亂諷風俗之盛衰容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
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旨之
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
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
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
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
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
議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
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誠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

知新錄

卷十八

孝

復尤諉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
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
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
下之重任何所關耶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
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
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定天下之大議耶
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
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
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
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信謹論足以俾朝廷之闕失耶

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預爲已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爲諛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其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略爲虛辭一不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戀祿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初無與其妻起復於父初無于其子今或館舍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

知新錄

卷十八

孝

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已者未有能直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羣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已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慙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

下成風靡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溥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掇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選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況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廢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

知新錄

卷十八

孝

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言事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令終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天下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子視顏爲不

忠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
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臣言
一出犯者皆忤衆怒羣猜將無不至不曰狂生妄議未
諳國體則曰腐儒迂談不達時宜不曰矯激干名希求
進用則曰道理雖是窒礙難行近年以來類爲此語阻
塞言路折挫士氣臣雖愚昧豈不自知言忤於人殃及
於已議出於今禍貽於後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朝廷
下負所學取議於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昧死爲陛下
言之惟陛下矜賜優容使讜言日進曲加保護使士氣
日振則天下幸甚謫提舉福建市舶司是臺省少起復

知新錄

卷十八

聖

者明年召復官改南京尋饒疾歸隱居金牛山閉門受
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白沙詩曰青天白日人千
古五典三綱疏一通近世起復之弊不必大臣卽微員
僉謀起復故棠備書羅公此疏使未仕者得以自警戀
位者知有方向也

異姓子爲所養父母

魏時或爲四孤論一賣子者一棄溝壑者一生而父母
亡無總服親一俗忌五月生子不舉者有人收養應爲
後與否王朗謂收捐拾棄救垂絕之氣而肉必死之骨
可謂仁過天地思逾父母崔凱謂宜服齊衰期方之繼

父同父者庾敷之謂所養自有後而本宗絕便當還本
宗而服所養期若二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依爲人
後服於本親例降一等按儀禮無服開元禮亦無服宋
以後養母有服養父無服宋律謂養同宗及三歲以下
遺棄之子者與親母同然有養母必有養父不應獨無
養父之服竊疑人子不幸爲異姓收養宜當養父養母
並服爲安今律爲養母服不及養父

繼父不當制服

父死母嫁人謂之繼父儀禮同居齊衰不杖期不同居
齊衰三月開元禮並今律文同惟傳玄與袁準立論不

知新錄

卷十八

聖

同傳玄曰父無可繼之理此焚書之後俗儒妄增也袁
準曰此則自制父也亂名之大者

師喪無服

朱子曰師弟子亦朋友之類喪服記止言朋友麻非略
師弟子也師弟在朋友一倫之內晉時弟子爲師齊衰
三月摯虞言仲尼聖師止弔服加麻心喪三年無服詔
從之宣度死門人張文明制杖應劭曰子貢請服夫子
如父而無服今人乃爲制杖同之於父夫三月且不可
而況爲杖乎應氏駁之是矣漢時人好虛名故喪服雜
亂無紀小戴禮心喪三年儀禮無服開元禮並今律文

同

五服皆爲衰說

堯峰文集云斬齊大功小功總麻五服之服通謂之衰雖弔服亦謂之衰鄭玄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又五服之衰一斬四緝三山楊氏喪服圖衰裳之制五服皆同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惟子爲父母用之旁親則否此先王之禮然也蓋衰之爲言摧也明孝子有哀摧之心也夫哀摧之心凡在五服中者莫不有之奚獨孝子亦曰孝子之於父母視旁親有加戚焉非謂旁親而遂可以不哀摧也然則五服之服通謂之衰宜矣顧

知新錄

卷十八

三

近世士大夫自大功之喪而下舉無有服衰者皆非知禮者也按喪服傳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無受或牡麻經纓布帶有受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經或牡麻經又記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又襍記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醕不能食食鹽醕可也此大功小功爲衰之明驗也鄭玄云總麻布衰裳而麻經帶又周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此總麻爲衰之明驗也自朱子家禮明集禮孝慈錄莫不仍之顧律令大功以下言服不言衰非不爲衰也省文也士大夫亦無有服功衰總衰者此近世薄於旁親而然夫豈

先王之制與

朱子喪服議曰溫公書儀大功以下從俗禮非是惟高氏送終禮其說甚詳當更討論訂正劉垓孫曰書儀斬衰古制而功總又不古制此卻可疑但使吉服不古而凶服古亦無意思今俗喪服之制下用橫布作欄惟斬衰用不得觀此言則自宋以來功總已不復有衰矣然孝慈錄卻遵家禮衰冠姑附以備考又按前明時功總及弔服猶仍宋制俗之麻白大襴今遵本朝服飾亦不復有服者矣

繼母如母

知新錄

卷十八

四

同之中有殊者存焉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此不同者也母出則爲母服期繼母出則不服母嫁亦服期繼母嫁不從則不服又不同者也爲繼母服三年於禮爲加服非正服也史糜有言繼母與已無名徒以親撫養也故亦服之如母也由是言是不敢殊者孝子之文也不能不殊者孝子之情也

母黨之服

禮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宗無二統外氏亦無二統前母之子不服後母之黨則後子不逮事前

母者亦如之也故鄭玄謂外氏不可二也庾蔚之亦謂若服繼母之黨則亂於已母之出故也禮慈母與繼母同喪服小記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則其不服繼母之黨宜也後世亦有爲繼母之黨服者虞喜曰縱有十繼母惟當服次其母者之黨此說近是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八終 姪孫重煥 孫炯正字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九

豐山王 棠勿翦氏纂訂

宣城梅 庚耦長

漢陽陶 嶽甄夫

新安程 煒彤友

環溪朱天植挺生 叅校

期功喪去官

日知錄云古人於期功之喪皆棄官持服通典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攷之於書如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揚仁以兄喪去官譙玄以弟

知新錄 卷十九

服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陳實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又風俗通云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憂不行劉衡碑云爲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琅琊相憂即日輕舉園令趙君碑云司徒揚公辟以兄憂不至則兄喪亦謂之憂也曹全碑云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則弟喪亦謂之憂也度尚碑云除上虞長以從父憂去官楊著碑云遷高陽令遭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則從父從兄喪亦謂之憂也陳重傳云舉尤異當遷爲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則姊喪亦謂之憂也

古人凡喪皆謂之憂其父母喪則謂之丁大憂見北史李

傳王純碑云拜郎失妹寧歸遂釋印綬晉陶淵明作歸
去來辭自序曰尋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
職則已嫁之妹猶去官以奔其喪也晉嵇紹傳拜徐州
刺史以長子喪去職則子之喪亦可以去官也後漢末
時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
亦頗有改者晉泰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
舉博士韓光議以宜貶又言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
仲爲孝廉有期之喪而行甚致清議而潘岳悼亡詩曰
壺壺期月周戚戚彌相慙又曰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
車是則期喪既周然後就官之證今代之人驟於得官

知新錄

卷十九

二

輕於持服令晉人見之猶當恥與爲伍况三代聖賢之
列乎漢人有以師喪去官者如延篤孔昱後漢書劉焉蜀志
竝見於史而荀淑之卒李膺時爲尚書自表師喪則朝
廷固已許之矣其亦子貢築室於場二三子羣居則經
之遺意也與

期功不奔喪

記曰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先是唐宋元百官聞祖父母
伯叔父母兄弟喪俱得奔喪洪武實錄二十三年除期
年奔喪之制自後本支不恤敦倫者少未必不由於此
有服者不得借吉易服

唐書李訓傳文宗召見訓以衰麓難入禁中令戎服號
王山人宋史蔡挺傳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挺時
有父喪聽以衫帽入則唐宋有喪者不敢假公服也今
人謁官長竝奔走富貴之家皆易服趨事世風澆薄至
於如此

宋丁憂起復先授武官

宋舊制文臣丁憂起復必先授武官蓋用墨線從戎之
義示不得已也故富鄭公弼以宰相丁憂起復初授冠
軍大將軍餘官多授雲麾將軍子謂起復古無此例不
得已如宋制先授武官仍有仁孝之意後代非不得已

知新錄

卷十九

三

亦爲起復去古益遠先已不孝後安望其忠乎古人移
孝作忠恐不如是

墓祭

閻百詩曰東郭墻間之祭是墓祭也東漢建寧五年蔡
邕從車駕上陵謁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魏文帝黃初
三年詔曰古不墓祭自作終制曰禮不墓祭此言既興
後世紛紛皆以墓祭爲非古余謂孟子且勿論請博徵
之成陽靈臺碑慶都僊殿蓋墓於茲名曰靈臺上立黃
屋堯所奉祠非墓祭之見於集乎韓詩外傳曾子曰椎
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非墓祭之見於子乎周本

紀武王上祭於畢畢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見於史乎
周禮家人凡祭墓爲尸非墓祭之見於經乎更有可言
者孟子之前孔子卒葬魯城北泗上魯世世相傳以歲
時奉祠孔子家豈有非禮之祭而敢輒上聖人之冢者
哉案按春秋戰國時皆已墓祭秦始皇起寢陵殿於墓
側漢因之不改四時上飯是秦漢皆墓祭不墓祭之說
起於蔡邕蓋謂宗子去國庶子無廟故墓祭如宗子不
去國則可以入廟而祭故謂古時不墓祭不知廟祭者
魂氣也墓藏者體魄也仁人孝子所均重也

祠堂

知新錄

卷十九

四

伊川曰庶人無廟可立影堂文公曰祠堂者以伊川謂
祭不用影故改其名程子謂用影若多一莖鬚便是別
人

開墳

管子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二政曰開久墳案謂
開墳不是達陽氣恐墳內有水也後世拘於陰陽一歸
土便永不啟視使有水何從見乎

豫凶事

晉陶淵明自作輓詩祭文唐白樂天辛秘李棲筠王績
嚴挺之柳子華衛大經李人行皆自撰墓誌顏魯公在

蔡州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朱翌曰生前作誌謂
之達亦可謂之近名亦可處死若顏魯公可也明朝楊
文貞生前有少師楊公傳王直作又有東里先生小傳
陳賞作又有東里楊公小傳梁燾作成化末年南京吏
部侍郎王僊爲三原王端懿公作傳曰大司馬王公傳
而太醫院判劉文泰乃奏以爲估直文泰雖正罪而公
亦從此失位矣策哉生曰未死而自爲之猶之可也若
惠公仲子未死而天王先歸其賻尤爲無謂左氏曰豫
凶事非禮也左傳昭二十年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
賜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子之皆未死而賜謚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五

及墓田尤可笑

暖孝

暖孝之說最爲無禮不意宋時已有此言宣仁上仙東
坡爲禮部尚書與禮官及太常關決諸禮事忽有旨下
光祿供羊酒若干欲爲太后妃皇后暖孝東坡上疏以
暖孝出於俚俗王后之舉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旨遂
罷

借吉

世俗服中娶親謂之借吉淮揚俗語謂之孝裏起此無
禮之甚者孔帖云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

言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爲左衛將軍許主下降
蔣父上疏以爲墨緣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禮
違人情不可爲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母之請又意殊
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爲少對曰但
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
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爲晚請茂宗如禮使帝更三思之
會太常博士韋彤諫曰婚禮主人凡筵聽命稱事立文
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
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
也故夫義婦聽父慈子孝昔魯侯娶服晉墨緣緣金

知新錄

卷十九

七

革事則有權變安有釋緩服表冕裳去聖室行親迎以
凶續嘉爲朝廷來法疏入帝逆其言促行前詔然心嘉
父有守棠按此事民家且不可行况帝王乎歷代皆不
嚴禁是以相沿成風有心世道者隆孝弟而厚風俗斯
爲急務也

帝王陵寢

洪武年間令所在有司祭三十六陵陳州伏義陵趙城
縣媯皇氏鄆縣神農延安府軒轅曲阜縣少昊滑縣高
陽高辛東平州堯帝寧遠縣舜帝會稽縣太禹滎河縣
商湯王內黃縣商中宗陳州商高宗西安府周文王武

王成王康王漢高祖咸寧縣漢文帝西安府漢景帝興
平縣漢武帝長安縣漢宣帝孟津縣漢光武富平縣後
魏文帝三原縣唐高祖醴泉縣唐太宗蒲城縣唐憲宗
涇陽縣唐宣宗鄭州周世宗鞏縣宋太祖太宗真宗仁
宗會稽縣孝宗理宗順天府元世祖扶風縣隋高祖陵
有司亦祭不在三十六陵之內

舜陵二妃墓辨

永州志舜陵在九疑山一名永陵禮記檀弓舜葬蒼梧
之野史記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歸葬零陵之九疑家
語亦然岳之洞庭有君山其上爲湘妃墓古今相傳爲

知新錄

卷十九

七

堯之二女舜南巡溺於湘江二妃從征偕溺死而神遊
於洞庭之湖故湖有黃陵廟以祀二妃詳具秦博士之
對始皇也王逸遂以湘君湘夫人爲二妃劉向張華鄴
道元羅含皆信其說後人竝述無異辭在昔楚靈王作
章華之臺壅漢水以象舜陵漢時劉表又建二妃墓在
黃陵廟西秦皇漢武皆望祀焉宋置守陵五戶明朝布
在祀典仍建廟簫韶降下命有司六月六日致祭
舜南巡在堯未殂落而舜攝政之時舜年二十以孝
聞三十堯妻以二女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
六十一踐位凡五十載陟方乃死是舜之死一百一

十歲耳安得有南巡溺死事或曰安知舜南巡之後不復南巡耶予曰不然巡狩大典天子溺死大事受終復巡狩而溺死尚書自當紀載且舜踐位之後惟責成於岳牧九官垂裳恭己而已安得復南巡說者又以尚書陟方乃死陟方爲巡狩不知陟者升也方乃死者釋陟爲死也蘇東坡謂陟方猶升遐乃死爲章句竹書紀年帝王之死皆曰陟尚書在位五十載陟作一句方乃死作一句其義自明也考竹書紀年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陟方岳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四十九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觀竹書帝居

知新錄

卷十

九

鳴條語與孟子卒於鳴條合五十年陟語與尚書五十載陟方乃死合可知舜無溺死之事夫信漢儒不如信孟子爲正今山西平陽府卽古河中地解州安邑縣西北二十里有鳴條岡舜墓具在孟子舜卒於鳴條此爲不易之論竹書云鳴條有蒼梧山舜崩遂葬但鳴條無蒼梧山葬於蒼梧一語史記禮記竹書皆附會之辭朱子粵西舜祠記謂舜蒼梧無明文可據是亦疑之矣豈鳴條之野當日亦有蒼梧之號耶山海經云蒼梧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舜以唐封丹朱卽今平陽則古蒼梧卽爲鳴條可爲一証

黃陵廟之二妃爲湘君爲湘夫人歷代皆謂爲堯之二女司馬光詩云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巡狩迢迢跋湘水最有灼見夫不復巡狩彼洞庭安得有堯女墓哉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未明言誰之女也郭景純曰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且旣謂之堯女安得復稱湘君因引禮記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之文說二妃不從固是然舜亦未葬蒼梧也景純又曰帝舜之配不應降附小水爲夫人當以此二女爲天帝之女然天帝之女亦不應降於水爲夫人也羅長源曰此二女當爲舜之第三妃癸此氏

知新錄

卷十

九

所生者是舜之二女也一名宵明一名燭光案山海經有云舜妻癸此氏生二女處河大澤其靈能照百里然未明言洞庭也長源豈以河大澤卽指爲洞庭耶陳士元江漢叢談謂湘祠爲舜之二女黃陵廟爲癸此氏引山海經之言爲實竹書云舜卽位三十年后育卒后有娥皇也葬於渭帝王世紀云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均舜崩後隨子封於商故曰商均商州有女英塚今平陽蒲州有蒼陵谷亦有娥皇女英塚絳州鼓堆祠有石刻亦曰舜之二妃渭也商也蒲也絳也必有一實皆非楚地則岳之湘君湘夫人

非堯之二女也明甚郭璞謂是二神此語不謬謂爲天地之女則荒謬無根羅長源謂是癸比氏之女此說或亦有之昌黎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好事之流以山海經所言遂神其說未爲不可但以黃陵墓爲癸比氏則訛以傳訛又不必矣

天下稱蒼梧者三一粵西蒼梧在今梧州一洞庭蒼梧在今岳州一東海縣有蒼梧山在今海州贛榆縣粵西已不待辯海州附會竹書註海州之說語亦穿鑿且紀載祠墓絕無可考惟洞庭蒼梧之說至今膠固牢不可破疑耀謂是山西平陽府解州西北二十

知新錄

卷十九

十

里有鳴條岡見存舜墓而徐鑒天引山海經謂舜與丹朱墓不相遠可爲平陽鳴條之一証千載疑團渙然冰釋故予另爲排攢其說俾考古者共訂焉

文帝霸陵

漢文薄葬人皆稱之晉愍帝紀盜發霸陵金玉綵帛不可勝計是文帝之陵亦遭掘矣鮑溶詩云儉風本是張廷尉霸陵一代無毀發白樂天詩云驪山脚下秦皇墓一朝盜掘墳陵破可憐寶玉歸人間暫借泉中買身軀奢者狠狠儉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回首向南望漢文墓在霸陵原讀鮑白詩則似霸陵未曾發也不

何故

疑塚

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有詩題之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認疑冢人生用智死卽休何有餘機到丘壠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不知直教盡發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陶九成曰此亦詩之斧鉞也王棠口老瞞塚竝不在七十二若如此詩又被老瞞瞞過矣

俗說朝天宮是明太祖墓處此訛言也帝王大度斷不如是元朝帝王無陵寢其伎倆與瞞同

知新錄

卷十九

十

宋陵寢毀廢始末

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授經養母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真珈勢談樂人窮驕極淫十二月十二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押焚其齒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聞之痛憤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秀行貨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焉唐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耽虎事露奈何唐曰子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斷

文木爲匱復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絕地爲藏爲文而去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美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哀陵骨云云唐收骨後又於宋嘗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塋問饒形南面欲起語野鷹尚屯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颺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悅龍掛茅宇老木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劈歷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

知新錄

卷十

七

骨四山風雨鬼神驚一杯白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前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其帖落誰家珠昆玉匣又成埃班竹臨江首重圓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余客錢唐熟其事唐至今無恙云云此雲溪羅有開先生所撰傳也遂昌鄭明德先生書林義士事蹟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卽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孝兩家斯足矣

番僧左右人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杯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東青是唐作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鳴哽不知其帖落誰家起句與前全不同後三句相仿稍易數字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起二句不同後二句同前易數字餘七首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陽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溪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蟻蟻不敢近

知新錄

卷十

七

移來此種非人間會識嘉年應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劈歷一聲山石裂前一首全不同後一首首易數字少數句又齊人周草窗先生諱密有癸辛雜識一書所記又不同云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八月楊髡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福僧開號西山者成於演福寺剗僧澤號雲夢者初僧聞欲媚楊髡遂獻其寺旋又發親王冢多得金玉以此起發陵之想澤一力贊成之俾太寧寺僧宗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爲名告詞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及凶黨如沈照磨之徒部令人夫發掘時有中官陵使羅執

者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爲澤痛箠協之以刃令人
逐去大哭而去遂先啓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刳取
寶玉極多惟理宗之陵所藏尤多啓棺之初有白氣亘
天蓋寶氣也理宗之屍如生其下皆籍以錦錦之下承
以竹絲細簾一小廝攫取擲地有聲乃金絲所成或曰
含珠有夜明者乃倒懸其屍樹間瀝取水銀如此三日
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髏可以
厭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陵使置棺製衣收斂大痛
垂絕隣里爲之感泣是夕聞西山皆有哭聲凡晝夜不
絕至十一月復發徵欽高孝光丑帝陵盡韋吳謝四后

知新錄

卷十九

十

陵初徵欽死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於金人欲歸梓宮
凡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宗親奉迎易總服
萬於龍法殿子宮一時朝野以爲大事論功受賞先是
選人楊偉貽書執政乞奏聞命大臣取神視之最下者
斷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卽承之
以柳仍納衾冕輦服于柳中從之至此被發掘欽徽二
陵皆空無一物徵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一枚而
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不欲逆詐亦以慰一時
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高宗陵
骨盡化略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硯一隻硯爲澤所得

孝陵亦蛻化無餘止頂骨小片內有玉甕瓶一副古銅
甕一隻亦爲澤所得昔聞有道之士能蛻骨而仙未聞
竝骨蛻者真天人也若光寧與諸后倭然如生羅陵使
亦如前棺斂后悉從大化可謂忠且義矣當與張承業
同傳陵中金錢以萬計皆爲屍氣所蝕如銅鐵狀以故
諸凶棄而不收往往爲村民所得間有得貓睛異寶者
一村翁於孟后陵得一髻其長六尺餘其色紺碧髻根
一短金釵取以歸以其帝后之遺置一佛堂奉事之凡
得金錢之家非病卽死翁恐函送龍洞中此翁今富矣
方移理宗屍時澤在旁以足蹴其骨隨覺奇痛一點起

知新錄

卷十九

五

於足心自此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亡
聞得志且富後道間爲人屠而鬻之愷與楊髡分贓不
平已受杖死尚有允在據此說則與雲溪所傳歲月絕
不同棠謂前人論議訛以傳訛細讀三家其真偽未嘗
不露於紙上可參考而得也攷元以丙子下江南雲溪
羅傳中云戊寅丙子去戊寅僅三年耳新朝草創楊髡
恃恩得以施其慘毒周雜記中言乙酉丙子去乙酉已
十年當不得有此事及讀宋景濂高季迪楊維禎王逢
原諸集然後知甲申桑歌爲相與楊髡爲表裏使僧嗣
古妙高言毀陵事桑歌可其奏云云然後知事屬乙酉

知新錄

卷十

言戊寅年非也周雜記中言八月起謀十一月復發徵
欽高孝等陵雲溪傳中言十二月唐與少年等合謀日
期相隔不遠可不必辨唐傳云楊髡帥其徒頓蕭山發
趙氏諸陵寢棄骨草莽間唐以白金具酒肉飲諸少年
願收遺骸其瘞先竄他骨易之文木爲匱黃絹爲囊約
少年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事訖酬飲
諸少年戒勿泄觀此可知有諸少年併力於時林義士
與羅陵使皆各有道路非唐一人爲之也至於絕句與
冬青行林唐互見然林以銀賄僧有云餘不敢望得高
孝二家足矣故詩有雙匣親傳竺國經之句雙匣指高
孝竺國指所賄之僧不曰骨而曰經隱詞也又一詩云
行到蘭亭更鳴咽不知真帖落誰家此則林義士哀諸
陵之失所矣若云唐詩則按文索義多有不合如唐既
與諸少年襄事何得云不知真帖落誰家且無賄僧之
舉何得云親傳竺國又非高孝二陵何得云雙匣詳詩
意斷爲林作無疑當是後人見唐有此盛舉遂誤將林
之事牽合書之耳或又謂高孝骨歸葬于東嘉杭去嘉
有千餘里冬青恐枯瘁不能致於東嘉會稽去杭止隔
一水疑是唐義士詩予謂嘉杭相隔不甚遠遠冬青何
得難致彼時林既賄西番僧得有高孝二之骨恐事

知新錄

卷十

七

漏泄潛歸東嘉亦理之必然者且林無唐與少年易骨
之謀一泄禍且不測因是知癸辛雜記謂高孝二陵屍
骨皆化非真化也西番僧利林之賄而又樂潛藏二陵
之金玉故爲是說以愚楊髡耳彼羅陵使爲澤痛垂救
死不暇逃於草莽安從知其底蘊耶事定後以爲高孝
無屍妄曰悅化而載筆者又曰天人抑知高孝二陵之
骨伏魄東嘉相無恙乎因此推之諸陵之骨唐與少年
已絕地爲藏高孝之骨歸然東嘉徽欽之骨魂飄沙漠
羅陵使所焚之骨諸后或在內其餘則唐與少年所易
之骨也嗚呼不有唐林不遺失者少矣予細攷諸書然
後知宋諸陵之骨皆得歸土故於三書之後附記論說
使留心考古者更互証焉
棠書後見明成化時華亭彭先生諱璋者言宋諸陵事
輟耕所載不詳當甲申桑歌爲相與楊髡相表裏嗾僧
嗣古妙高上言欲毀諸陵明年桑歌矯制可其奏實利
其殉寶也又哀諸帝脩建白塔於杭故宮曰鎮南以厭
勝之截理宗頂以爲飲器未幾楊髡事敗飲器歸於宮
以賜帝師當發陵時義士唐與林陰相躬拾不盡遺骨
葬別山中植冬青爲識之謝翱亦有托麥詞作冬青引
云云又珏有羊兒年犬兒月露塵一聲天下裂其後至

正十九年己亥張士誠遣張士信守杭壞白塔斃城塔
亡而元亦亡洪武元年高皇帝遣主事谷衷義卽北平
索伙器於西僧汝納鑒藏浚惠詔應天府尹瘞諸鳳臺
高座之西北明年乙酉上覽浙省進宋陵圖遂命啓瘞
南歸藏諸舊陵云棠先以理宗之首失去爲未了之案
及讀此方知理宗之首亦得歸土而浚恨髡胡極惡元
政凌夷欽敬明太祖之規模作用高出羣倫萬萬也

岳墓

岳武穆有孫爲僧將廟與寺毀廢鄭明德爲作疏語中
有云賜墓田棲霞嶺下建祀祠秋水觀西落日鼓鐘長

知新錄

卷十九

六

爲聲寃於草木空山香火猶將薦爽於淵泉豈斯云
葉靖逸詩云如公少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子昂
詩云岳武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
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
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林清源先生
曰孤塚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

謚

古人謚法謂有聲譽必取其最重一事以彰之其法始
於周公禮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
於行也鄭玄云壹讀爲一謂雖衆善卽以一大善爲謚

耳棠攷周人卒哭而諱將諱而謚郊特牲死而謚今也

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鄭樵謂古無謚謚起於周周謂
有爵死乃請謚於天子後但死卽有謚亦未嘗請於天
子皆其子孫自爲謚故曰今也棠攷後世私謚已起於
春秋之時曲禮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呂大臨曰父
之爵不當謚以已爵當謚而作之是以已爵加其父欲
尊而反卑之非敬其父也棠攷此說是父無爵不得以
已之爵而妄作父謚今世祖宗受封贈爵雖加而不敢
爲謚亦古人之意若無爵而有德行則門人弟子皆爲
私謚此則與加爵作謚不同矣元人追封皆請命於天

知新錄

卷十九

六

子則犯加爵作謚之譏非曲禮之意也檀弓公叔文子
卒其子請謚於魯君魯君謂爲粥與饑謂之惠以死衛
君謂之貞聽政而交四鄰不辱社稷謂之文謚曰貞惠
文子此三字謚也棠按前代有爵謚必由天子天子之
謚由於臣子名曰幽厲雖臣子不能爲君諱夫幽厲周
之天子臣子不敢私畏天理也可見古人謚法之嚴秦
人以爲臣議君子議父始爲除去然人臣之謚仍如前
自漢至晉猶公道在於人心昔賈充弑君病時自憂謚
傳從子謨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充卒以外孫爲嗣
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卽養

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鄭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武帝不從謚曰武棠謂秦秀爲晉之臣充之不忠諱而不言只以絕血食一節言其不孝而謚曰荒武帝雖改爲武而當時議論皆傳之於史妙在不忠之名自不可掩而不孝之荒又復傳於後世此謚法之所以足重也北魏鄭義爲人貪鄙尚書謚曰宣詔曰博文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改爲文靈唐許敬宗卒袁思古曰敬宗棄子於荒綴嫁少女於夷貊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戴至德謂王福峙曰高陵公任遇如此何以謚繆王曰昔何曾

知新錄

卷十九

年

既忠行孝以日食萬錢秦秀謚之曰繆敬宗不逮曾繆不負許氏矣宋朝夏竦卒仁宗以東宮舊臣賜謚文正司馬溫公以疎爲大邪謚以正不足以掩其惡有傷國家之至公因改謚文莊宋陳執中卒韓維上謚議謂執中居大位不能正典禮之失以爲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請謚榮靈程伊川曰朝廷至要莫先於謚法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待此勵世風也棠按前人賜謚大都擇其所長而略其所短梁肅有言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天緯地之文孟武

伯寧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之文管夷吾有反玷不得謚曰敬魏徵昧於知人蘇瓌不能操守二人皆謚文貞以魏之立言正告蘇之封詔阻邪不可以一眚掩大德也肅之所言固是然罪多功少之人使錄其功則罪不彰彰其罪則功盡沒用二字謚必得一抑一揚方能得一生之梗概如何曾忠孝以飲食奢侈謚之曰荒則偏於惡矣周初用一字後用二字或三字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諸子以一字不足以紀其實於是有文忠文成景桓宣成武之謚唐時參用其法以魏徵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忘身

知新錄

卷十九

年

近貞廢一不可故曰文貞二字皆美謚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忌近褊言謚失其審正言貞則遺其褊狹故曰貞褊棠謂必如此方得古人褒貶之意夫春秋褒貶謚法亦然有抑有揚最爲諦當若德行純粹功及生民爲當代之全人則舉其重者謚之一字足矣後世所傳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今文尚書有大藏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與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其說紛紛不一自古謚法先請於天子唐宋則太常掌謚元時太常不掌謚洪武初年惟武

臣有謚永樂中文臣始得謚 本朝大臣有謚皆出於朝廷然皆有美無惡而庶人有德行者不能上達往往爲之私謚焉

私謚

私謚非古也後世之有私謚始於漢之陳文範今弟子欲尊其師子弟欲尊其父兄率有私謚昔張橫渠卒門人擬謚爲明誠以質程子程子以問司馬公公復書引郊特牲檀弓之言不許也今橫渠謚曰明公乃後世追尊者

繆穆通用

新書

卷十九

重

謚法布德執義曰穆武功不成曰繆然古人穆繆通用秦魯皆有穆公史作繆而昭穆亦有作昭繆者漢關侯謚壯繆宋岳飛謚武穆非繆皆惡謚也武穆後改謚忠武

岳忠武謚

江止菴遺集云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其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詞聞者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暗申與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惜

孔明之志與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較以或殊在秉心而不異垂之典冊何嫌古今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并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也當稱忠武爲宜理宗時謚忠穆

文信謚忠烈

趙弼作文山傳赴義之日大風揚沙天地晝晦咫尺不辨連日陰黑宮中皆秉燭而行羣臣入朝亦燭炬前導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保中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洒掃柴市設壇以祀之丞相字羅行初莫禮忽狂旋旋地起

新書

卷十九

重

吹神主於雲霄中隱隱雷鳴如作怒聲天色愈暗乃改前宋右丞相信國公天果開霽按正史文集皆不載此事傳疑可也信公至明朝景泰中謚忠烈人未知見州稿

贈官之始

莊元年天王追命魯桓昭七年追命衛襄注如今之哀冊定九年齊侯得敵無存之尸二隧之與之犀軒與直蓋注隧衣也比殯三加襚浚禮厚之犀軒卿車直蓋高蓋疏無存賤人蓋初以士服次大夫次卿服犀軒是卿車明矣三隧終以卿服襄十四年四月鄭公孫蠆卒赴于晉六月晉侯請于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又

張安世傳宣帝封賀冢注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魏了翁曰按此乃贈官之始

以恩回贈得及祖及外祖

唐制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雖異姓亦及之如權德輿以檢校尚書恩乞及其祖贈禮部郎中戶部尚書楊于陵請回贈祖贈吏部郎中是以恩回贈其祖者也又如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張懿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爲吾賢帥自義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於祖母是以恩回贈其外祖者

知新錄 卷十九

書

也此例極多

覃恩移贈

覃恩贈祖父古今通例考唐李德裕遇覃恩當追贈祖父乃乞迴贈其兄故楚州刺史工部侍郎德修爲禮部尚書宋范文正公少孤三歲母適朱氏感朱長育及貴用南郊所加恩祈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朱李攸正公昉請以郊祀覃恩追贈本生父故工部郎中超爲太子太師母陳謝氏爲鄭國夫人王沂公會歐陽文忠公修幼育於叔皆祈恩追贈此上或移贈本生父或移贈兄或祈贈叔父或贈撫養義父皆唐宋之異典

本朝覃恩亦有移贈之例本生父母輟自己應得之封可以移之生母非嫡繼亦得移之至於贈兄贈叔則今時所未聞也

疏河

李氏東陽曰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漢以後決無常時治法亦異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國朝凡決後爲張秋都憲徐有貞治之有捷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顧開之耶使者至徐出示二壺一一竅一五竅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此白公昂之親得於見聞者也白公既從疏議故兩省之民咸立之

知新錄 卷十九

重

漕渠

禹時都於冀三面距河粟達河而止左傳秦饋粟於晉自雍及絳故曰汎舟之役吳開溝於楊自江達淮今邗江是也皆不過一時之役自後秦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青徐瑯琊負海之郡轉輸河北率三十鐘致一石六斛四升爲鐘漢高帝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十萬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城朔山轉漕甚遠其臣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用粟多旣增百餘萬石又增四百萬石又增六百萬石裴耀卿主運漢以來運數之多莫踰於此然沿河置倉隨地轉運江船

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故劉晏歲運一百一十萬石而無升斗溺水汴宋漕法分爲四路京東之粟歷漕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宋真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縣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呂梁灘積之險至理宗時于堽城作斗門堰以遏汶流益泗漕以餉邊軍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河至新開河由大青利津諸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從東河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效伯顏始創海運與濟州河並行未幾又行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御漳河名會通河夫汶河

知新錄

卷十九

水

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實自元始然河渠淺澁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明初海運如故永樂徙都於北亦嘗行之九年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塞淤者三之一可濬之以通漕朝廷乃命尚書宋禮往治用潘策役夫三十萬二十旬獨租一百十萬石浚黃河故道用侍郎張信圖策與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自祥符魚王口至中濬下二十餘里殺水勢又用老人白瑛計於寧陽築堽城壩橫亘五里遏汶水東流盡出於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爲二水四

分南流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相地勢高下修水閘以時啓閉便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七而達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一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河淮於是漕運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湮廢漕渠之功宋公爲鉅平江伯陳瑄永樂時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建議造淺艦二千艘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浦引入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浚真州瓜州通潮鹽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而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

知新錄

卷十九

水

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建倉緣河築堤以便人行所謂海運者本前代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白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樵洄以故糧多湮沒歲損米若干而挽卒又往往溺死故漕渠在江淮間者稱陳功爲大在齊魯間者稱宋功爲多究之皆末務也探其本必復溝洫之政然後河患可平漕法可廢

賈讓治河三策

漢哀帝時騎都尉平當使領河堤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浚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待

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自古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遊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莽月自定難者將曰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答難曰今潁河十

知新錄

卷十九

策

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姦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可從淇口以東爲石堤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填淤加肥一禾麥更爲秔稻二轉漕舟船之便三民田適治河堤亦成此誠國富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墳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

下策棠按西漢治河議論不一或築堤以塞之或開渠以疏之或隄林竹而下以石或聽其自決以殺其勢或欲徙民居放河入海或欲穿水門以殺水勢或欲隨河流所注之地或欲尋九河故道以今觀之總不出賈讓三策而後世所行者只在中下二策講究焉

伊婁河

瓜州得名本以瓜步山之尾生此一州蔡寬夫詩話潤州大江本與今楊子橋對岸而瓜州乃江中一州耳今與楊子橋相連矣舊唐書齊澣傳潤州北界隔江至瓜步尾行滙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爲風濤漂損澣乃移漕

知新錄

卷十九

策

路於京口塘下直渡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達揚子縣又立伊婁埭官收其課伊婁埭卽今之瓜州閘也

浮橋

詩大明篇曰親迎於渭造舟爲梁杜預謂爲河橋此卽後世之浮橋也聯比其船以板加於上也春秋昭公元年秦公子鍼奔晉造舟於河今蒲坂夏陽浮橋是也爾雅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舟郭璞曰造舟比船爲橋維者維連四船方者併兩船特單船也併木以度棠攷後世簞筏卽古人所謂泚但用

竹用木不同耳晉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
河橋於富津議者以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必不可
立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唐開元九年新作蒲
津橋鎔鐵爲牛張說曰河有三橋蒲津居其一舊制橫
絕百丈連船千艘辨修竿以維之繫圍木以距之開元
十二年俾鐵代竹取堅易脆結爲連環鎔以爲伏牛立
於兩岨禁連於河中單鑣以特船牛以繫纜亦將厭水
物奠浮梁

黃河入淮

熙寧中河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

知新錄 卷十九

爭

於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
清河入於海此黃河入淮之始然特支流由汴入泗至
清河口入淮耳元至正四年久雨決堤水勢北浸安山
沿入會通運河用都漕運使賈魯議疏塞並舉挽河東
行復故道南匯於淮又東入於海歐陽玄曰治河一也
有疏有濬有塞順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
因而濬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又曰賈
魯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
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岨之功視南岸爲難
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並

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余闕曰河嘗橫
潰爲患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其勢未可以力勝也禹
之治水自大伾而下則析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爲九河
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
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
之故道失矣而西京時受害特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
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
何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爲屯氏諸河其河後入千乘而
德棗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者是其委
之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偶合於禹所治河者

知新錄

卷十九

爭

由是而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時河
又南決南渡時又東南入於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
以爲之委故今之河患與漢武帝時無以異自宋南渡
時至今元謂殆二百年河旋北其勢然也此元時余闕之
言也按元世祖命其臣篤實者西窮河源得其源於吐
蕃朶思甘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
爲澤登高望之若星宿然胡言所謂火敦腦兒也其地
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
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之崑崙殆爲近焉自西而
東合諸河水其流寢大東北流分爲九渡行二十日至

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卽崑崙也繞崑崙之南折而東而北而西復繞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始入中國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東北流至蘭州北繞朔方上郡又東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又折東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析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礪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跡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二三百里恒被其害方禹之導河其河蓋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繼決於

知新錄

卷十九

聖

瓠子又决館陶遂分爲屯氏河二河相竝而行元帝永光中河水始分流於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又决於平原則東入齊人青以達於海下流與漯川爲一宋熙寧十年河又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决入渦河以合於灌舊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達濟寧州界明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决滎陽東過開封城之

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入於淮焉自後遷徙不常而總之以淮地爲壑至

本朝司事者見河勢涵湧恐有防城郭惟决下河堤听是以下河之民流離奔竄遭水患而死者無算今黃河之水浸尋已入於邗江矣河水高於淮城數丈惟恃堤听以爲護衛恐不急治必有淮民其魚之嘆總而論之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執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於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亦隨之卹民患者烏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

知新錄

卷十九

聖

禮曰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竝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諸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參漏矣恐一决不可收拾東南財賦之區關係不少賈魯之疏濬塞三策在水不狷獫時可以濟事若積雨水漲則難措治惟有賈讓上中二策合而用之則有益民生不淺也

海運

秦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東萊二縣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在朔方率三十鐘六斛四斗爲鐘而致一石是以

一百九十斛而得一石漢孝文時賈誼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鑿道數千石輕致輸或乃越諸侯而遂調均發微至無狀也秦人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也此則孝文時亦然矣武帝元光用大司農鄭當時議穿渠以漕運元封元年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漢高帝時山東之粟漕運不過數十萬石而已唐

知新錄

卷十九

書

都關中漕運東南不過二十萬石元史伯顏獻海運之言江南之糧至京師多至三百萬石用朱清張瑄之策也唐人亦轉運東吳梗稻以給幽燕見于杜甫之詩然不過給邊方之用用以足國則自元始其初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自上海至楊邨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自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大萊州大洋入界河舟行風迅自浙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明代永樂間仍海運自會河通始罷海運

黃河清

漢桓帝延熹七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明年帝崩靈帝以解濟亭侯入繼隋書言齊武成帝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後十餘歲隋有天下隋煬帝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十二年龍門河清後二歲唐受禪金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黃河清臨洮人楊珪上書亦引襄楷之言後四歲宣宗立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黃河自平陸三門積下至孟津五百餘里皆清凡七日而明太祖興

知新錄

卷十九

書

至先朝尤驗正德河清嘉靖以興王卽位泰昌河清崇禎以信王卽位見日知錄元順帝至正辛丑黃河五百里皆清凡七日河魚歷歷大小可數順帝聞之不樂侍臣曰河清王者之瑞何爲不樂帝曰傳云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後洪武帝龍飛於江淮按洪武之興異於他帝故河清亦有不同也

耕蠶

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君皮弁素幘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歲既畢也盡矣世婦率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繅以爲黼黻文

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不較者乎

養蠶室

湖地宜蠶新絲妙天下每蠶忙時必有小鳥連叫曰澈山看火其聲清澈可聽蠶畢則止餘地無之蠶室煖育者倦極常有火患作繭用帚以禾艸爲之長尺有咫大可一握散布登蠶其上有至二三重者名曰上山湖絲惟七里者尤佳較常價每兩必多一分蘇人入手卽識用織帽段紫光可鑑其初收也以衣衾覆之晝夜程其寒煖之節不使有過過則有傷是爲護種其初生也則以桃葉火災之散其上候其蠕蠕而動澌澌而食

然後以鵝羽拂之是爲攤鳥其既食也乃熾炭於筐之下并其四周剉桑葉如縷者而謹食之又上下抽番晝夜巡視火不可烈葉不可缺火烈而葉缺則蠶饑而傷火致病之源也然又不可太緩緩則有漫漶不齊之患矣編徑曰蠶薦用以圍火恐其氣之散也束枯曰葉墩用以承刀惡其聲之著也是爲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則摘眠一二日而起起則餵是爲初眠自初而之二自二而之三其法盡同而用力益勞爲務益廣是爲出水蓋自此蠶離於火而葉不資於刀矣又四五日爲大起大起則難難則分箔難早則足傷而絲不光瑩難遲則氣蒸而蠶多濕疾又六七日爲熟巧爲登簇巧以葉蓋口貼巧驗其猶食者也簇以葉覆曰冒山濟其不及者也風雨而寒則貯火其下曰炙山晴煖則否三日而闢戶口亮山五日而去籍曰除托七日而采親爲落山矣凡蠶之性喜溫與惡寒熱大寒則悶而加大火熱疏而受風蠶房宜早卑則溫蠶簇宜高高則爽又其收穫時須在清明後穀雨前大起須在立夏前過此不宜也至於桑葉尤宜乾而忌溼少則布挹之多則箔晞之能節其寒煖時其饑飽調其氣息常使先不踰時後不失期而舉得其宜一時任事諸女僕又相與起率勵咸精

其能故所收率倍常數傳者始而驚中而疑終而信也
其後益加講求爲法愈密所產益良前後幾二十年歲
無敗者時謂得養蠶術焉見朱國禎湧幢小品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九終 姪孫兆衍 孫燦正字
知新錄 卷十九 黃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岑川程文蔚豹南

新安程 佶自閑

廣陵姚 恭樗巢

黃海江 汪滄臣 泰校

王文恪憺母傳

憺母者蜀之魚鳧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黃帝
時有神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憺憺然也號曰憺
母母爲人柔婉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不售母雖婦人

知新錄 卷二十

一

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大庇天下寒士俱懼
顏也自此管葛時人莫之許會黃帝時西陵氏位長秋
後宮之屬未備母以布衣進於帝曰妾願以其不才之
身充下陳執筐筥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使一旦
得備箕帚願願捐吾軀列吾腸以報方今黑帝起於北
爲嚴刑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經營之可不戰漸消三
年之後變隆冬爲陽和如妾之意且欲爲陛下定禮樂
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彝藻采以黼黻皇猷使天下觀
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屬后曰是所謂王臣蹇蹇
匪躬之故者也母有巧思而拙於自防后寵日甚而後

宮皆妒之曰是所謂蛾眉不肯讓人者耶母曰侍后三
俯三起帝憫其勞也封爲長桑君母常請於后曰妾侍
巾櫛食恩多矣後當吐而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殖后視
之如已出親爲之浴上賜洗兒錢既而卜三宮世婦之
吉飼之密室旣成厥家世婦以見於后肌肉玉雪衣裳
縞然后竦然改視爲副禕禮之旣而有譖之者曰母小
人也避涼附炎且其性殘虐拯物多矣后怒請帝加炮
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母怡然受
之不變徐曰吾固願刳吾腸以報雖就鼎鑊其甘如飴
后愈怒於是聚其族抽其筋以頒賜天下旣而悔曰不

知新錄

卷二十

二

可使母無嗣乃留其子子遂飛去自相夫婦其類益蕃
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之蜀封以五畝之宅使食邑焉
至以其功配后稷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者也其後
歷代帝王莫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嘗禮之以爲天下先
及尹鐸爲晉陽欲遵以爲治簡子不可乃止其後秦用
之卒滅六國

吳匏菴續傳

母蜀之蠶叢人後徙於湖自洪荒時孕月精而生生凡
二種其一曰禾公宅於土負愁泊泊然自長自化人拾
而吞者充飢日三四進不能捨至倚爲命后稷氏主之

一宅於樹憺憺然有頭目嘴微黧多足而肉身上下渾
圓鄰於長桑因食其葉號曰憺母黃帝氏主之方生時
纖細而裸數甚繁亦隨人意聽其多寡性不喜風坐密
室加暖則滋蕃育旬日間三覺三眠覺則食綠葉細細
環轉至盡晝夜不少停薨薨有聲獨避其梗久之肥白
狀如水晶一日自請於帝曰妾素有經綸之志比玄冥
氏歲歲挾大風示威妾雖辱能禦之彼以栗吾以溫彼
以勁吾以軟差足相勝況久食大官乘輅自效此其時
矣帝曰相從久未忍舍汝投荒也然母性時急時嬾不
自持邑邑請老帝曰凡養者必有以用曰來遇汝厚皇

知新錄

卷二十

三

后親率六宮保汝長汝寢不得安食不得下咽上林之
樹盡禿而遽舍朕辭去可乎曰固也必有以報然非獨
辭而已將丐陛下下一枝之棲自相結聚以基太平之業
且陛下血戰數十年涿鹿之功最大及今製黼黻文章
光運中天而妾亦得與禾公並耀功烈不亦可乎帝曰
然則何計而可因進曰陛下柴望之餘儘有餘東願斷
之長尺有咫置妾於顛重累可三可四妾願盡吐胸中
所有團爲雪宮投之沸湯中看有細而浮者引之挂於
軸軸轉不休麗盡則止惟陛下所用而妾殘軀或委糞
土或飼鳥獸皆無所惜帝愴然從之而皇后深念宮中

充下陳者甚多如母靜而不喧婉而不嫵盤旋不噬且互枕籍不苦凌壓卽好嚼祇木葉樹芽無腥羶滋味之奉一旦盡族靡爛大可憐乃留十之一置楮上次日生子纍纍不知其數又挾二翼栩栩欲飛或曰此蛾眉也行且惑人后疑之然見其臃腫烟粉零落度非帝所喜置不復較而收其子藏之曰此又來歲上林之蠹也於是灑掃宮內外置酒酣宴行賞而帝一日視朝取軸示羣臣太史院進奏夜來文星見一經一緯牽牛織女指日渡河帝喟然曰昔儻母嘗有此言恨不留之聽其虞淵以沒也語未既軸上發白光貫斗長經天殿門外聲

知新錄

卷二十

四

然有聲一神人冉冉而下自稱曰孫襄俯伏衣皆渾錦無痕奏狀請軸而觀曰此臣母家所毓也以瑩潔無類爲體五色變化爲用被萬方包裹萬彙爲功業而又歸本於素素者質也天體也君道也臣道也今陛下應昌期開太素臣請得受而絡之緒之勒以抒貫以梭提以玉甲覆以晴雲七日畢工以獻如期帝大集廷臣召入捧几而上時西域貢昆吾之翦東海進冰綃之筋女媧氏方煉補天之石卽以命之躊躇隨手而成太陽在左太陰在右山龍華蟲各以次列會南郊帝齋宿五鼓起披之上衣下裳露冕執大圭肅拜香氣凝靄洋洋臨格

禮成還宮肆赦盡發餘軸賜丞相以下各有差次日兩廟父老進請分餘纁祀爲神世世修職貢許之於是與后稷氏大會議封爵禾公曰穀城君賜姓米儻母曰錦城君賜姓文秩比上公祿萬石禾之弟曰黍麥豆稷粟儻之弟曰綿葛褐芋麻爵次之祿五千石其族散處四方皆遍民得依倚出入通祀於家曰司倉之神曰司篋之神以多爲貴陳陳相因而不者一粒一絲無所著議者或有不均之嘆乃二人實無趨避意曰我爲勤者所得其若惰者何於是衆協然趣之每歲大豐而冠帶衣履獨江南甲天下

知新錄

卷二十

五

帝籍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按先儒謂籍者借也天子執耒而後借民力以終之用以供上帝之粢盛棠謂民以食爲天故天子元旦卽爲祈穀之舉天子爲民率先民安有不務農乎而且有田畯之官以督民耕防交爭通水道相地勢高下視土地所宜種皆田畯爲之躬親教飭以定其準而閭閻莫不興起致力於農事後世無田畯之官地多蕪穢不治在上

者亦無責成稍遇荒年民卽逃散此皆農事之不講究也

又按大田甫田諸詩皆言曾孫竊謂當是天子籍田一曰曾孫來止是言耘耔之時再曰曾孫來止是言收穫之時一耕一穫主祭者皆親閱歷其事此方是能知小民之依

五畝爲雙

溫庭筠詩云招客先開二十雙雙五畝也二十雙一百畝也唐書南詔傳官給田四十雙爲二百畝也輟耕錄則謂一雙爲四畝

知新錄

卷二十

六

牛耕

井觀瑣言云宋景文公筆記曰古者牛帷服車書曰肇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吾宗夾漈先生亦云求之六經古牛惟以服車不用於耕否則用以祭祀又否則如田單縱火齊王蠹鐘而已以牛爲耕秦漢以上未聞也按孔門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馬羣亦字子牛而古犂字亦從牛故上虞李衍爲牛耕不始於漢棠查山海經云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賈誼新書載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可知牛耕不起於趙過而趙過勸民牛耕故歸功

於過云耳

秧馬

東坡秧馬歌引云廬陵見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譜文旣溫雅事亦詳實惜其有所缺不諧農器也予昔遊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以榆棗爲腹欲其滑以楸桐爲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髀雀躍於泥中繫束藁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僮僕而作者勞佚相絕矣史記禹乘四載泥行乘橈解者曰橈形如箕槌行泥上豈秧馬之類乎作秧馬歌一首附於禾譜之末云云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七

救荒

范文正公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公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矣吳中喜競渡好爲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卹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敘所以宴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

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爲令既已卹饑因之以成就民力此先王之美澤也

范公堯夫知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椿粟麥濟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則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時一路薦饑耕牛殺盡五穀絕種官儲有限方懼未有以繼會是秋蓬生蔽野而結實如粟可食所收狼戾民食之餘公令官糴所收尙不貲又於鄰路市耕牛穀租計戶口分貸蕃漢人戶兼以人力墾耕布種甚廣遂太

知新錄

八

有年或言公廩貸過多而無活人之實朝廷疑之遣使按治民間之爭先輸官比使至無負者

趙清獻公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湧貴餓死者十有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飢死者公治民所至有聲在成都越杭尤著

文潞公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糴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斗斛以糴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

餓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

陳文惠公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公曰吾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欵已有欽嘆之意公翌旦卽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卽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

知新錄

卷二十

九

之上坐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糴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今索公裳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蘇兵部者充陝西轉運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飢殍京東轉運使司亦無以爲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者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府如數與之仍奏於朝時同職謂者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奈何移之別路者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鄰之義

生民皆係於君無內外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
贏賑恤耶若苟有饋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
甚嘉之

崇思救荒之策莫善於長平倉特守今因循有名無實
以致臨時不得其用今觀有宋名臣於救荒一事有經
有權故備書於左使覽者仰彼芳規用相則倣必不致
臨變募富民出穀禁牙行長價數端而已

常平法卽周禮遺意

續自警編云惠民之法莫善於長平司馬溫公曰此三
代聖人之法非李俚耿壽昌所能爲也陳止齋回周禮
知新錄卷二十

十

以年之上下行斂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
則斂恐穀賤傷農也卽常平之法矣孟子狗彘食人食
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斂蓋狗彘
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殍凶歲也
法當散之由此言之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
之政特廢於衰周耳真非耿李所能爲也

常平說

天有雨有晴歲有豐有歉久雨豐者歉時晴歉者豐時
雨歉者豐久晴豐者歉田列高下時分寒暑天不能一
一而安全之乃有一術能助天地之力所不及可以雨

可以晴可以豐可以歉可以高可以下可以寒可以暑
不出乎吾心之所推暨而能挽蒼生億萬之命厝之於
衽席之上履之如太山之安曰常平一策而已施之極
博濟之極衆萬姓可以遵行堯舜可以不病特無人實
力其事遂使常平之名空設而平者不得其平昔漢宣
帝時歲豐稔耿壽昌奏諸邊郡以穀賤時增價糴入貴
減價糴出名曰常平宋淳化亦行之於京城四門造倉
貯之亦名常平意誠善也然後世皆行而僉未足爲小
民之依此其故何也世之大吏爲天子任一方之寄率
皆身家之念過切其於蒼生不過文飭耳目而已而有

知新錄卷二十

十

司任事視如傳舍且於常平之資中飽囊篋及於歲歉
莫可誰何民無藜藿士無糠覈起視常平顆粒不見此
不得其平者一也惟有勸輸以爲善策或以勢壓或以
強欺致使富民倒廩傾困不安其土夫國無富民國之
不幸也所募無幾而使人情惴惴有逝將去女之嫌此
不得其平者二也居恆不重農桑凶歲只務禁價禁價
者法令之所爲也民之趨利如流水而可以法令行之
乎且價不禁則商賈集集不求賤而自賤價禁則商賈
裹足裹足則愈禁而愈貴民無所食大亂興矣此不得
其平者三也古人餘三餘九今不問有餘矣賤穀不糴

貴則糴以貴入何能以賤出雖曰常平於民易濟此不得其平者四也夫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在上者不以民之天爲天而徒以不得其平之事妄以爲救荒之策此所謂底其葉而傷其枝究之枝傷而本不可問矣今夫常平者較之三年而如是較之九年而亦如是較之三十年而無不如是者也不則不謂之常平糴熟之時增其價而糴之增者不使其至賤至賤則不平矣荒歉之時減其價糴之減者不使其至貴至貴則不平矣今則不然務常平者此方糴出卽於彼爲糴入不補直於至賤之時而競爭於乖刺之歲廣爲採買此不惟

知新錄

卷十

五

不能救荒且使遐邇聞聲不貴皆貴是欲求平而永不平矣嗚呼此則誰之過歟或曰庚桑楚在畏壘無所事而畏壘大穰何居乎常平也曰庚桑楚遊乎天而今之任事者遊乎人惟知利欲是嗜而且唯唯盱眙謂能操振作斯民之任是如畏熱而就南畏寒而赴北而欲寒熱之遽已也難乎哉

救荒不可遲

朱子嘗言於孝宗曰臣曾見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也其言深切可爲後來之鑒棠謂今日有司惟知理簿書不惜百姓水旱災

傷往往不肯申達至及萬不得已縣上之府府上之大吏動經旬月方達於朝廷及至行下檢勘又多疑慮因循輾轉方有發廩之令而飢餓者已無及矣卽有沾惠十不得一蘇東坡書曰朝廷厚設儲備熙寧中本路截發及別路撥來錢米并大荒放稅及虧却課利益累百鉅萬然於救荒初無絲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蘇東坡此扎朱子言於孝宗嗚呼不但熙寧救荒之失自古及今罔不皆然是在有司實於爲民馳傳赴告監司以生靈爲急懇切敷陳庶不蹈熙寧之故轍也乎

饑餓

知新錄

卷十

五

韓子家有常業雖饑不餓淮南子寧一月饑不一旬餓以二說推之饑餓有分而餓甚於饑也

辟穀諸方

太平廣記辟穀方曰晉惠帝永寧二年黃門侍郎劉景先過太白山遇隱士傳得此方後人用之多驗用大豆五斗淨淘洗蒸三遍去皮用大麻子三升浸一宿漉出蒸三遍令口閉右二味先將豆搗爲末麻子亦細搗漸下豆同搗令勻作團子如拳大入甑內蒸初更進火蒸至夜半子時住直至寅時出甑午時曬乾搗爲末乾服之以飽爲度不得食一切物第一頓得七日不餓第二

頓得四十九日不餓第三頓得三百日不餓不問老少但依法服食令人強壯容貌不憔悴如渴研大麻子湯飲之滋潤臟腑若要喫別物用葵子三合許研末煎冷服開導胃脘以待冲和取下其藥如金色任喫諸物並無所損前知隨州朱頃教民用之有驗序其首尾勒石漢陽軍大別山太平興國寺尊生八牋辟穀方曰黑豆五斗淘淨蒸三遍曬乾去皮秋麻子三升溫水浸一宿去皮曬乾各爲細末糯米三斗煮粥和前二味合搗爲團如拳大入甑蒸一宿一更發火蒸至寅時日出方纔取出甑曬至日午冷乾再搗爲末用小棗五斗煮去皮

曰生服松栢葉用茯苓骨碎補杏仁甘草搗細爲末取生葉蘸水滾與藥末同食博物志曰荒亂不得食可細搗松栢葉水送下以不餓爲度粥清湯送下尤佳每用栢葉五合松葉三合不可過度山居四要方曰杜仲茯苓甘草荊芥等分爲末糊丸如桐子大每服數丸卽喫草木可以充饑止有竹葉與甘草不可同食食草葉有毒惟鹽可解黃山谷煮豆帖方黑豆一升按極淨用貫衆一斤細剉如散子同豆慢火煮之翻覆令展盡餘汁爲度簾取黑豆去貫衆空心服七粒食諸草木枝葉覺有味可飽多能鄙事千金方曰白麵六斤蜜香油各二斤茯苓四兩去皮甘草二兩生薑四兩去皮乾薑二兩炮右爲細末拌勻搗團作塊蒸熟陰乾爲末每服一匙冷水調服可飽百日其麵以絹袋盛之可留十年尊生八牋大道丸方黑豆一升去皮貫仲甘草各一兩白茯苓莪朮宿砂仁各五錢右五味剉碎用水五升同豆熬煎火須文武緊慢得中宜至水盡揀去藥取豆搗如泥作雞頭子大入有蓋磁瓶密封每嚼一九可食百般苗葉終日恣飽雖異草殊水素所不識者覺甘甜與進飯同王氏農書辟穀休糧方白麵一斤黃蠟四兩化開白茯苓一斤去皮右三味爲細末打糊攤成餅先清齋

一日食一頓七日不飢再食一頓一月不飢若要食飯
葵菜煎湯服一鍾如無葵菜荻苓湯亦可救荒本草休
糧養道方白麵六斤香油二斤蜜二斤乾姜二兩滾水
泡生薑四兩去皮甘草二兩白茯苓四兩黃米三升右
爲細末和成一塊切作片蒸一時陰乾爲末先喫飽飯
後服此藥一茶匙淨水送下若服至一盞可一月不飢
要解藥力葵菜煎湯服之仍舊食飯仙娥清玩食生黃
豆法方取槿樹葉同生黃豆嚼之味不作嘔可以下咽
每日食豆二三合可度一日

此上皆辟穀方特書其尤者以備參考恐逢天災流行
知新錄 卷二十 七

之日無所得食勢必骨肉分離或食草根或食樹皮或
取紅泥白土俗呼爲觀音粉者暫時果腹往往旋即傷
生因書於此俾知諸方可以辟穀亦不幸中之幸也

戶口

天下戶口之盛歷代稽考莫甚於隋大業唐開元宋慶
曆而明朝嘉隆之間爲更盛隋書戶八百九十萬七千
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唐開
元時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
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十唐天寶十三載戶九百六萬
九千宋慶曆間戶一千零九十萬四千四百三十四明

洪武中戶一千零六十五萬口六千零五十四萬弘治
十六年戶九百一十一萬零口五千三百三十三萬嘉
隆戶一千一百一十三萬四千口五千五百七十八萬
三千今

本朝疆宇之廣戶口之盛古無與京當爲訊明補入
仁宗嘗問孝肅包公極歷代編戶多少之數公悉考以
對以爲三代雖盛戶莫可得而詳前漢元始三年人戶
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後漢光武兵革之後戶四百
二十七萬零六百永壽三年增至一千零六十七萬晉
武帝平吳之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南北朝少

知新錄

卷二十

七

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
萬七千五百唐初戶不滿二百萬高宗元年增至一百
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年九百六萬九千一百自安史
之亂乾元之後僅一百二萬武宗會昌中增至四百九
十五萬五千降及五代四方竊據各數十萬太祖業隆
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開寶間加至三百九萬五百
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五十一萬真宗五年又加至
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陛下御宇以來天聖七年戶
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近又增至一千九十九萬四千
四百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

黃冊

戶口紀載名曰黃冊昔齊高帝曰黃籍人之大綱國之政端也自頃民偽已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紀死叛停私而去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弊其各獻嘉謀以爲科算以革私弊可知古之黃籍卽今之黃冊也又查唐開元制凡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三年一造戶籍冊以黃名就始生而統言耳

魚鱗圖冊

知新錄

卷二十

六

洪武時命浙江及蘇州等府造魚鱗冊先是覈實天下田地兩浙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親鄰佃僕謂之貼脚詭寄久之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上聞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設糧長履田畝圖其田之方圓田之四至書其主名謂之魚鱗圖冊今按各處皆無獨吾郡徽州及蘇杭等府有之黃冊與吏胥往往上下其手遺害至今未已也

某都某圖

周後宋前必書某縣某鄉某里人如史記老子楚苦縣

厲鄉曲仁里人宋宗慤母夫人墓誌涅陽縣都鄉安衆里人是也蕭山縣志曰改鄉爲都改里爲圖自元始嘉定縣志曰圖卽里也不曰里而曰圖者以每里冊籍首列一圖故名曰圖是矣今俗省作圖謝少連作欽志乃曰圖音鄙左傳都鄙有章卽其立名之始趙宦光亦曰都鄙本作圖俗誤讀圖是又一說也

銀米出入數

王鏊震澤長語記正德以前各處稅銀馬草折銀各稅課銀各鈔關船料入京糧銀共二百四十三萬建內庫預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軍餉及折糧共六十六萬六

知新錄

卷二十

七

千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各邊銀四十萬兩若有聲息則加添四五十萬兩聖誕千秋等節用二十九萬兩親王王妃公主及天下王府銀盤水灌儀用三十萬兩每年出數總計二百餘萬兩其災傷蠲免賑濟營膳征討冊封不在此數正德以來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北直直隸派夏稅秋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餘石而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武職十萬餘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餘各項祿糧得數千萬出多入少故軍餉常缺聞

之崇禎末年國用匱乏爲尤甚考唐李吉甫嘗撰元和國計錄宋蘇轍嘗作元祐會計錄皆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使人主知其多寡有無不致輕耗民財也

唐青苗錢

唐天寶間制曰每歲庸調八月徵收農功未畢難以濟辦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二十爲限至代宗則稅天下地畝青苗錢以給百官俸田一畝稅錢十五所謂青苗錢以國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徵之也遂爲後代豫借之始宋王安石青苗法與此不同

安石青苗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平

韓琦判大名府時朝廷行青苗法衆議皆以謂不便臺諫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中外無復言公慨然上疏乞罷其法條例司疏難頒下及令進奏官指揮本院將中書劄子頒行天下公再奏曰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即將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之唯舉大槩用偏僻曲爲阻難及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君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至再有辯列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善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幸

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原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賒賁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賁買物唐賈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辯之以國服而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廬之田而貸萬錢者則期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廬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蓋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廬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因而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尙過周禮一倍則制

置司所言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亦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之人且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候民急求則依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利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上始得疏意已大悟亟欲罷去王安石引疾在告唯叅知政事趙抃等對上論欲罷之意抃乃曰此主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

知新錄

卷十

重

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聞者惜之未幾御史中丞呂公著亦言青苗法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欲別坐事令出既又曰公著言韓琦近有章疏朝廷亦當聽納自古執政與凡臣若生間隙至有舉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只此可以逐矣公著遂坐誣大臣欲舉晉陽之甲罷知蔡州諫官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之今貶公著誤也公既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明坐所因公益皇恐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章四上神宗遣內侍李舜舉慰諭之乃止

王荆公與呂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

太平及薦申公爲中丞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不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荆公之喜怒如此蓋孫覺莘老嘗爲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爲申公也

蘇松田賦

丘濬大學衍義補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其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據諸司職掌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

知新錄

卷十

重

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五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爲重其糧額比天下爲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府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臣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時未立太倉州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曰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每畝三斗宋時均兩浙田每畝一斗元入中國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高皇帝受命天下田稅亦不過三升五升最下有三合五合者獨蘇松二府之民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請言其故國初籍沒土豪田租有因爲張氏義兵而籍沒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沒者有司不體聖心將沒入田地一依租額起糧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何也田未沒入小民於土豪還租朝往夕回而已一爲官糧各倉送納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四五石納一石者以致累年拖欠按宋華亭一縣卽今松江一府紹熙時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二百餘石景定中賈似道買民田爲公田益糧一十五萬八千二百餘石宋末官民田地糧共四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量加圓斛元大德間沒入朱清張瑄田後至元間又沒入朱國珍管明等田一府稅糧至有八十萬石迨至季年張士誠又併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來松江一府稅糧共至百二十餘萬石然每年拖欠自永樂時已免數百萬石宣德時又免拖欠數百萬石徒有重稅之名殊無徵收之實願閣下轉達皇上斟酌取舍輕其重額此則

國家有輕稅之名而又有徵稅之實矣

官田自漢以來有之宋史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爲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侂胄置安邊所凡侂胄並其他權倖之田皆爲官輸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處張晞顏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丞相買似道主其議行之有司以買田多爲功有謬以七八斗爲石後佃人逃散取償田主六郡之民多破家矣而平江之田獨多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別領於官又張士誠之大尉等官皆出自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入版圖皆按其租簿沒入之又富人沈萬山以事破籍沒後改平江爲蘇州故蘇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知州况鍾所奏之數長洲等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餘石其中民糧止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餘石官糧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餘石是一府之民田僅官田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則一石奉詔減十之三猶爲七斗是則民間之田一入於官而一畝之糧化爲十四畝矣此固極重難

通之勢始於景定迄於洪武而徵科之額十倍於紹熙以前者也然猶官自官民自民田也景泰二年從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楊瓚之言將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輕租之家及歸併則例四年詔直隸巡撫李敏均定應天等府州縣官民田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泐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民田之五升起科者乃代官田而受無涯之累事之不平莫甚於此當日爲此說者亦處於勢之莫可如何經理國是者其克念之也哉

知新錄 卷二十

奉

按景定間買似道當國買民田爲官田不過予以告牒會于見宋史皆虛名不售之物逼而奪之民者慧出民愁自亡其國迄今民受其害將五百年備書源委有心經術者尙垂覽焉

蠲免錢糧

江南有田之家皆佃戶耕種一遇蠲免貧民未得沾恩富者愈富貧者益貧矣按元史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時成宗即位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免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

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明朝宣德十年五月乙未刑科給事中年富亦有此請此真厚下之政恩澤方能周偏也

羨餘

國家取賦稅於民原有定例乃爲吏者往往因朝廷急於財用輒進羨餘此皆聚斂之臣不知大體有識恥之宋時王質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獨不進羨餘彭思永亦爲荆湖北路轉運使時大司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爲獻公曰哀民取實吾不忍爲亦無所獻宜和問知密

知新錄 卷二十

奉

州郭奉世進羨餘萬緡于詔劾奉世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恤大計不顧他州進通用之財邀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姦主計近臣首開聚斂之端漫不可長士論譴之

糞鑿錢

歐公歸田錄云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十餘人蒞事於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餼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爲餐錢羣牧司領內外功監使副判官比他司俸入最優又歲收

糞鑿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語曰三班喫香羣牧喫糞也棠按宋時糞鑿出入皆有租稅征求至於如此可發一嘆也

海王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此隱情也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唯官山海乃可耳何謂官山海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何謂正鹽筴也正稅也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之利而王其業也

知新錄

卷二十

素

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也此其大曆也層鹽百升而金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也升之鹽二爲升當米六合四勺也五十也分半合爲強而取之則一金之鹽得五十合而爲之升加一強釜百也升加二強釜二百也鍾二千之鹽釜七百六十八斤爲鍾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萬萬乘之商日二百萬男大女食鹽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

六千鍾也今文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爲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女也六十以上爲老男五十以上爲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

知新錄

卷二十

素

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鉋若其事立大鋤謂之行服連所以載作羊昭輦居玉者大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錐器人挽者輦反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爲強而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強而取之五六爲三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強而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強而皆准此而行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升音事無不服籍者宋按貢鹽載於夏書掌鹽見於周禮其時但以供用不籍爲利至管子計人口食鹽大男每月五升鹽十二兩

十分之一爲升是每升約一兩二錢餘五升合得六兩之數每月五升是每日令食鹽二錢矣彊者十取一之名也合其數而籍以錢是每人每月取鹽稅錢三十文矣今之計口受食其原本於管子其後桑孔之徒祖其餘法苛取無遺管子其作俑也夫老男老女謂之諸君小男小女謂之吾子稱謂甚奇

兩淮鹽課

明初鹽課俱於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永樂時供邊悉以鹽課每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以富商大賈於近邊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且商

知新錄

卷二十

五

人有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立堡保歲時豐盈商有運鹽之利而邊儲無匱乏之虞天順成化間甘肅寧夏每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於是更立課法課銀四錢三分支鹽一引是利八倍於昔矣戶部以爲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於戶部而商賈耕稼積粟皆爲無用棄業而歸邊地遂復荒蕪千里沃壤仍爲荆榛如欲安邊足用宜復太宗之鹽法此嘉靖時詹事霍韜之疏也或又謂戶部尙書葉淇淮安人鹽商與之親識謂葉曰鹽商赴邊納糧價少而

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與淇相厚淇遂奏准商人引鹽輸銀戶部一時戶部皆以爲利而不知壞邊地之田法至於今不能整理矣

鹽法

明時鹽法之壞由於太監奏討官鹽一萬二千引而奏討之內中間夾帶極多沿途害民是以官鹽壅棄今世鹽法無奏討之患無太監夾帶之虞愈於明制多多矣昔東坡以帶私鹽被劾去官而石曼卿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載私鹽二船至壽春托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網寬曼卿亦不爲所忌於是市中公然賣學士鹽此又不可爲法矣

知新錄

卷二十

五

鹽販

煮鹽一事國家財賦攸關然近海窮黎亦借此爲衣食之計法太弛則無以考成法太急則必激變而爲賊司國計者所當留意也昔唐黃巢與王仙芝俱販私鹽元張士誠亦販私鹽由在上厚斂不已在下者俯仰無資於是釀爲唐元之大禍使鹽雖禁而仍留有餘以與貧民則其禍亦必不至此也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鹽運使宋文贊言江陰通泰爲江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

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來往無常
集慶花山賊凡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討後竟假手
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棠按鹽徒以重利能致
人死命我用有生路之人以禦之此所以多不能制少
也夫鹽徒如此可不爲之消禍於未然乎

白圭治生

白圭樂觀時變嘗曰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
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棠按越
絕書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
康三歲處火則旱凡十二歲一饑一白圭趨時若猛獸驚

知新錄 卷二十

圭

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
鞅行法是也是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
足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棠
謂治生小事而非智勇仁強不能有濟治世又豈易言
哉

當舖

今以銀錢質與人與貨物質銀錢皆曰當此字極有意
義查正韻當舖合也又敵也抵也漢高紀云傷人及盜
抵罪則今謂之抵當者正言貨物與銀錢價相合可以
相當而抵敵也廷尉處斷罪人亦曰當凡底皆可稱當

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瓦卮有當君
渴將何以飲曰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
爲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洩
其羣臣之言猶玉卮之無當也然則今日之抵當取義
者正言有貨在質如卮盛水而不漏也

惹肆雞肆

呂僧珍族子以販惹爲業欲求州官僧珍曰汝等自有
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惹肆耳事出南史此言惹
肆之人不安分也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自業里人謂
之雞肆言若雞之因剔糞而有所得也家資巨萬有士

知新錄 卷二十

圭

陸景賜過會見無所不有問曰主人卽如此樂何不罷
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二三年奴婢死亡牛馬散失復
業已來家園稍遂分合如此事出朝野僉載此言剔糞
富民之過於安分也今吳下業糞者至殷富仍不易業
與長安富民無異彼以爲奴婢死亡牛馬散失皆停廢
剔糞之由故自以爲分定抑知死亡散失事之偶然非
剔與不剔耳爲羅會者當守富民之分不當守剔糞之
分今遭際時會致身通顯詢其出身乃有出於惹肆之
下者剔糞富民仍不自思被濯可爲三嘆也

聚寶盆 聚寶碗

吳興民有沈秀者家財累鉅萬有盆曰聚寶能益財爲洪武造都三之一又爲犒軍帝曰匹夫犒天子軍亂民也宜誅馬后諫曰妾聞法也者所以誅不法也非所以誅不祥民富敵君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將苗之未有不法以犯吏辟陛下何煩上釋秀流之雲南瘞其盆於城下因名爲聚寶門巴東下巖院主僧得一青磁碗於水際攜歸偶折花供佛前花卽滿碗中更置少米經宿亦滿投之金銀及錢皆然自是院中富盛後主僧年高取碗擲江中謂其徒曰吾老且死汝等寧能謹飭自守乎棄之所以滅爾罪戾也或曰化金屬飛去此出外史

知新錄

卷二十

蕭

搜奇子謂主僧果能棄於江中其識便在沈秀之上沈以聚寶盆致富亦因此取禍

斤賣祠廟

劉忠肅公摯在南京幕府會司農寺行新令盡斤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都關伯廟歲爲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二貫公嘆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公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耶張公矍然因託公爲奏曰關伯遷此商丘主祀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爲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

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詳酌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神宗卽日批曰辱國瀆神此爲甚者速令行下更不施行神宗自用安石新令頻頻如斤賣祠廟等事非忠肅維持豈不千古貽譏

錢

太公始鑄錢錢圖函方輕重以銖古者以貝爲貨交易者惟貝而已自太公始用錢但錢內無字周景王時鑄大錢文曰寶貨國語注作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外郭曰肉內後世論錢大小以小者爲重大者爲母子母相

知新錄

卷二十

蕭

權之說所自出也按秦世鑄八銖錢太重漢初鑄榆莢錢太輕武帝罷三銖錢鑄五銖錢得輕重之宜元帝時貢禹欲不用錢用布帛及穀然布帛不可以尺寸分裂也吳孫權鑄當千錢太貴不行仍有四銖有半兩有赤仄有鵝眼綖纒荇葉之不同而後世仍用五銖錢唐之開元亦得其中五銖與開元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唐高祖武德四年廢五銖鑄開通元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太公錢輕重以銖古之二十四銖合今之一兩計一錢重二銖半以下古秤比今秤重三之一則今一錢爲

古之七銖以上凡造一錢用銅一錢至今行之無異議
宋開寶中錢文曰宋通元寶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歷
代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以年號有寶字故也

御書錢

前世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既
成以賜近臣王元之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烟唯擁琴
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錢字

李之彥云嘗玩錢字旁上著一戈字下著一戈字真殺
人之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貝豈非賤乎

知新錄

卷二十

書

大萬

匈奴傳歲費以大萬注大萬數百萬也言漢朝每歲之
費

烏寶傳

元時高則誠有烏寶傳傳曰烏寶者其先出自云云至
寶棄祖業云云由是知名寶性輕薄柔默善隨時舒卷
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凡寶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老
稚婢隸無不忻悅且重扁遠字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
也然素趨勢利其富室勢人每屈輒往終身服役弗厭
其屨人貧氓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

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者

若此常客於田氏寶竭誠與交田氏沒有商民者亦若

田氏父之爲也遂挈其族往依焉然其爲人也多詐反

覆不常凡達官勢人無不願交而卒皆爲利敗事故廉

介者不與寶交是時有某某有某某皆能濟人

苟得寶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時譽咸歸於寶云

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某某皆顯仕自變而爲烏氏則

變許亦可知矣使生於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

寶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寶之罪

哉王棠曰此指當時寶鈔也予少時曾見之今不復有

知新錄

卷二十

書

矣夫鈔既不行何以關津仍曰鈔重鈔輕哉

元朝不用錢

元世皇以錢幣問太保劉秉忠對曰錢用於陽楮用於
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陛下龍興朔漠君
臨中夏宜用楮幣若用錢幣四海將不靖遂不用錢棠
謂錢幣歷世不廢元時用楮不用錢此元之所以亡也
然考元末年造至正通寶錢海內大亂劉秉忠不幸言
而中亦異事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終

姪孫士俊 孫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一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金壇王 澍蕸林

晉陵唐祖命聽翁

岑川程 鍾應

潭濱黃 景夢堂 蔡校

傳別

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其四曰聽稱責以傳別註成成式也傳別券書也稱謂貸之以物責謂責其所償此乃後世券契文書之始非交易也後世交子會子楮鈔其用雖不同而以空文質實貨其原已兆于此

知新錄

卷二十一

飛錢

唐時本用錢商賈至京師錢重難携唐憲宗令商賈委錢于進奏院及諸軍使輕裝趨四方合券乃給其錢名曰飛錢宋太祖時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此如今之會票宋後有交子會子並楮錢鈔等項則以無用之紙竟買有用之物宜其百姓日貧相趨為盜而不已也

交子

宋真宗時張詠鎮蜀蜀人鑄鐵錢錢重不便貿易設質

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二年為一界而換之二十年為十界謂之交子棠按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七日聽買賣以質劑劑音茲質大市有知見也劑小市有契券也交子非借券也以楮為幣也然獨用于蜀耳後世會子鈔皆以楮為幣其端實兆于此

會子

宋高宗紹興三十年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又謂之錢引又謂之關子又謂之關會其實一也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輪左藏庫其意與交子同而更名會子也總皆以紙為重資也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交鈔

金循宋四川交子法置交鈔自一貫至十貫五等謂之大鈔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謂之小鈔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其後罷七年之限字有昏者方換之交鈔之制外為闌作花紋中書貫例左書號右書料其外篆書偽造者斬告捕者賞衡闌下書中都交鈔庫准尚書戶部文移及納錢換鈔納鈔換錢等官司四圍畫龍鶴為飾宋之交會用徽池紙印文書字于上金元鈔皆桑皮等造為鈔而印以字紋也元後又造中統元寶鈔以千計者四等以百計者三等以貫計者二等每一貫同交鈔一

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元寶鈔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至元間又造至元寶鈔錢久未行至是又造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錢並用以實鈔法而海內大亂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矣有明亦用鈔禁不用銀恐有闕于錢鈔後亦不行

金

漢時不重金故賜臣下黃金多至數百斤王莽末年省中尚有六十餘萬觔貨殖傳不言黃金故金多而用之如泥沙也後代重金故金少宋太宗時杜鎬曰西漢賜予悉用黃金而後代爲難得之貨何也鎬對曰當是時知新錄卷三十一主

銀紀

古之財各物主之銀在所緩也今之財銀主之各物在所緩也古者布帛菽粟錢刀等物皆謂之財舜南風之歌云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長養萬物所指非一不謂銀也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注云財泉穀也亦不言銀也唐虞之時金爲幣戰國分爭逮夫秦漢之際言金者紛紛矣而皆未及于銀禹貢荆揚皆貢金三品謂金也銀也銅也雖言銀而獨及于荆揚則

不爲幣可知漢書云黃金一斤值錢萬銀八錢爲一流值錢千大抵飾觀之物非若錢爲民間流通者漢書又言秦并天下幣爲二等珠玉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武帝時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于縣官縣官空虛于是言利之臣請造銀錫爲白金及五銖錢銀爲民用始于此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曰白金三品重八兩者圖之其文龍值二千差小而方者其文馬值五百又小而橢之其文龜值三百當是時銀八兩值一千文以龍值二千民趨利如流水坐奸鑄金與錢罰法百餘萬人京師更鑄

知新錄

卷三十一

四

赤側錢一當五白金民不實用終廢不行維時安息國在月氏西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焉又云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爲幣王莽時造六幣有金幣銀幣龜幣貝幣布幣帛幣然銀幣亦創見旋卽廢惟泉布流通古今不改魏時始改用絹晉索輔曰古者以金貝爲貨蓋息穀帛量度之耗也制錢則通易不滯大始中河西荒廢不用錢裂疋以爲段數像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于是復用錢唐時有租庸調之說租山穀庸出絹調出綸不以銀爲正供也蓋古人菽粟布帛大較以有易無百貨流通四人交利此非謂金

銀在所不重也金銀不常有故民不通用若當時專以銀爲重則唐憲宗之詔胡爲乎來哉唐書云憲宗元年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于鼓鑄銀者無益于生人其天下採銀坑竝宜禁斷而通典則謂交廣之域以金銀爲貨張籍詩云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蓋記異也可知唐之用銀者獨蠻州耳前代相沿皆以爲無益生人之物而棄之宋仁宗時諸路輸緡錢福建二廣許易以銀江東仍帛也金史食貨志云銀舊例每錠五十兩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時低昂夫食貨志言截鑿則先未截鑿可知也言隨時低昂則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五

不流通可知也元光二年寶泉日賤銀價日貴至哀宗正大間民于是只知用銀市易盡如福建二廣矣嗚呼孰知至今日相仍不變乎曾考明太祖八年見金銀之爲市易也古所未見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爲貨交易違者治其罪有告發者以物給之大哉王言一變元人惡習惜乎立法未嚴諸臣不能恪遵聖意使民不得任土作貢以致財匱民散底于淪亡此亦前明之弊同元一轍有識者所當發憤也按銀之爲幣起于漢武再見于新莽安息國有銀錢後流通于下者獨交廣相沿于福建而金元則澹焉矣漢書錯曰珠玉金銀衆貴之者以

上用之也爲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此誠探原之論然當時珠玉金銀用之于上致奸民有奇貨之居非若今日用于天下使銀爲朝野之嗜使今日用金用珠用玉皆如用錢人未有不以爲奇且異也何獨至于銀而恬然安之且今之財既不同于古之財矣抑知受銀之害有更異乎古之民菽粟布帛卽謂之財養生以此國賦亦以此或有指銀而謂之曰此財也不知也亦猶今日以玉以珠示農夫曰此財也不知也彼非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六

不知玉也珠也以爲飾觀之物非財也知之無益也其視銀亦猶是也當是時民得肆力于畝畝之中凡在位者克稱其職卽欲以賄自恣小民無金玉賄于何有故稍足自立必不至瑣屑于升斗丈尺之間以自炫其貪橫之習何也桑地不生銅私家不鼓鑄金銀民所不事所有者布帛菽粟耳是以爲吏者能醇良而民亦克修其業今也不然農家俯仰所給非銀錢不能市南畝未克有秋往往指田爲質及登場收穫之日算子母而償逋滯已踵相接也未及官賦費煙已不起矣而在位者晏然不覺徒以催科爲賢察私金銀之藏不露貪橫之

跡上下相蒙不可收拾其害必至于臣背其主民去其鄉逃亾而爲盜賊者不可數勝抑知由于不以布帛菽粟爲財而以銀爲財之所致乎嗚呼銀之爲害流毒才四百餘年有心復古者能使今之財如古之財則斯民也豈有異于古之民乎吾不知卑財之風何日再見于天壤也

季春頒冰

函史云季春之月司燠以火見出火民咸從之蓋始鼓鑄陶冶頒冰傳以爲火出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前啓冰以薦不畢頒王棠曰古人于天時之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七

遷變如陰陽水火之不齊必思預有以防之今伐冰之家亦不知用冰爲何事古道不行于今不獨冰爲然矣

冰說

調陰陽順四時爲先世之所極重而今時之所極輕者莫如冰幽風詠鑿冰春秋書無冰月令記開冰凌人職屬天官歲十二月斬冰三凌冬有事于冰也春治冰春有事于冰也夏頒冰夏有事于冰也秋刷冰有事于冰也凡外內饗之膳饌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鑑賓客共冰大喪供夷槃冰此則冰之用也王氏注謂藏冰將以備暑而亦所以達陽出冰雖以禦暑而亦

所以助陰此則深知冰之可調陰陽也而予曰順四時者何居昔者申豐對季武子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苗霜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無愆陽無伏陰卽前達陽助陰之論而春與秋則人所忽者棠謂天下之患蘊于此必發于彼傷其源必竭其流冬無愆陽冬無害也陽氣初生而未達陰氣伏匿而未疏積寒鬱結之勢至春而發爲淒風淒風者愆陽之所生也夏有伏陰夏無害也陰氣將絕而無助陽氣旁薄而昭宣蘊隆蓄積之勢至秋而發爲苦雨苦雨者伏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八

陰之所成也秋之害伏于夏春之害伏于冬故在天則有雷震霜雹在人則有降疾天札凌人繫于天官者竟所以資參贊之理也是知冰之爲用至大而幽風春秋月令暨周之凌人皆在所不忽也自常人論之謂不過膳饌酒醴祭祀賓客喪禮之必需而已豈知上足以法天時下足以防人患而關係有如是哉戊子己丑水潦爲害疫氣時行思及古人凌人之掌申豐之論有關天時人患不少故又著冰說俾有心國是者一觀覽焉

水官辨味色潛合

許敬宗云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

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予謂合而分人易知潛而出非辨味與色烏得而知之陸鴻漸嗜茶于天下之水性輕重清濁甘淡皆能歷歷分別其等第嗚呼古人用以治水陸子用以治茶今世乃欲求一別水味以治茶之陸子又不可復得豈不深可歎也夫

太西水法

海水鹹性重有力故海中之舟入水較定尺寸一入江水則船深尺許江水力薄不勝任不及海水之有力也又云凡山中取水極易人之血脈一氣周流凡看土山其下必有石如無石則不得成山也有石其下必有空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九

虛之處凡空隙皆有氣有氣則有水不定有源方有水也氣卽水之源也

溫泉

溫泉之擅名無如驪山其香潔者莫如黃海之湯泉溫泉著名隨在多有最多者莫如福建閩誌書閩地凡三十二處

管子水地

管子水地篇曰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流通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積

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槩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幸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爲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集于天地藏于萬物產于金石集于諸生故曰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堅而不撓義也廉而不剝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取通皆見精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十

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制以爲符瑞九德出焉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臟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臟已具而後生肉脾生隔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于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察于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于粗粗也察于微眇故修要之精是以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凝寔爲人而九

竅五慮出焉此乃其精也精粗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也伏聞能存而能亾者著龜與龍是也龜生于水發之于火于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龍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于天下欲上則凌于雲氣欲下則入于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聞能存而能亾者也或世見或世不見者生蠶與慶忌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故疾馳以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生于螭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士

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之精也是以水之精粗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生人與玉伏聞能存而能亾者著龜與龍或世見或世不見者蠶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而管子則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萬物莫不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爲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洎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濁最絕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

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憊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蟹黃水

宋周輝清波雜誌云醞法言人人殊故色香味亦不等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事

醞厚清勁復繫人之嗜好泰州雪醪著名惟舊蓋用州治客次井蟹黃水蟹黃不堪他用止可供釀紹興間有呼匠輩至都下用西湖水釀成頗不逮有詰之者云蟹黃水重西湖水輕嘗較以權衡得之輝向還鄉郡飲所謂雪醪亦未見超勝豈秣米日損水泉日增而致其然抑醞法久失其傳大抵今號兵厨皆有此弊不但秦之雪醪也

水性強弱

蒲元傳諸葛孔明命蒲鑄劍言蜀惟江水爽烈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不任淬刀劍或以涪水

雜江水輒能辨之

八功德水

西域有八池其泉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
蝕八蜀疴故名八功德水方輿勝覽云梁天監中有胡
僧寓于蔣山山中乏水時有麗眉叟相謂曰予山龍也
知師渴俄而一沼湧出後有西僧至云西域八功德水
已失其一似竭彼盈此也自梁以來人飲之可以愈疾
按此則南京蔣山下之水真爲名勝之區也

惠山泉脈通京師

芝田錄云李德裕在中書飲惠山泉毗陵至京師置通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五

鋪號水通有僧謁曰常州水脈與京師一眼井相通李
以爲荒唐僧曰昊天觀常住庫後是也李乃以惠山泉
與昊天水暗記同味不異于是停其水通

水有五色

博物志水有濁有清河淮濁江濟清南陽有清冷之水
丹水汝南有黃水華山南有黑水天下之水類皆五色

折洗惠山泉

宋周輝清波雜志云輝家惠山其泉可至于汴都但未
免瓶盎氣用細沙淋過則如新汲時號折洗惠山泉

天台竹瀝水

天台竹瀝水味在惠泉之上江鄰幾雜記云蘇才翁常
與蔡君謨鬪茶蔡用惠山泉蘇茶小劣改用天台竹瀝
水煎遂能取勝取天台水用竹梢屈而取之

三冷

類集云江水至金山分爲三冷李德裕取金山中冷水
劉伯芻水晶以中冷爲第一陸羽以爲第二水記以揚
子江南冷水爲第一蔡祐竹牕雜記石排山北謂之北
瀝蔡肇詩中冷之西古石排

廣陵濤

枚乘七發觀濤于廣陵之曲江世爲揚州府治元至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五

正年間省試羅刹江賦試者三千人獨錢惟善思復以
錢塘江爲曲江遂聞于時楊廉夫避之時號曲江處士
錢塘江干有廣陵侯廟朱竹垞太史有詩其詩序謂曾
子固撰越郡趙公救災記中有廣陵斗門合之伍子之
山胥母之場疑義可析也其詩曰昔聞江月松風客賦
證錢塘是曲江不見郊關廣陵廟靈風長拂舊旂幢又
云曲江卽浙江曲與折義均也江都更名廣陵在元狩
三年時枚乘久卒不因見之于文是枚乘之廣陵爲浙
江明矣

假泉水

朱國楨云家居苦泉水難得自以意取尋常水煮滾總入大磁鍋置庭中避日色俟夜天色皎潔開鍋受露凡三夕其清澈底積垢二三寸亟取出以鐔盛之烹茶與惠泉無異蓋經火煅煉一番又汜露取真氣則返本還元依然可用此亦修煉遺意而予創爲之未必非水經一助也棠按此說若果善家居行之亦易易事且可省舟楫之費故爲標出

水之輕重

揚子江水並惠山泉稱之一升重二十四銖杜康泉二十三銖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五

龍池

隆慶坊舊宅相傳有龍池其事不根皆後人爲之辭耳六典曰宅有井忽湧爲小池周十數丈常有雲氣或黃龍出其中至景雲中復出水其流浸廣里中人移居遂鴻洞爲龍池開元爲離宮後增廣遂爲南內其正殿名大同殿又有龍池殿皆主此池也長安志曰龍池在龍門南本平池自元宗垂拱後因雨水流潦成小池後又引龍首渠波分溉之日以滋廣至景龍中彌亘數頃常有雲龍之祥後因謂之龍池又曰龍首渠者隋城外東南角有龍首堰隋文帝自北堰分漚水北流至景

樂陂西北分爲二渠其西渠自永嘉坊西南流經興慶宮呂圖亦著漚水入興慶池路則是興慶之變平地以爲龍池者實引漚之力也六典所紀全沒導漚之實而專以變化言矣六典本張九齡所撰李林甫繼之重加注以奏大約諂辭皆林甫也昔武后改新豐縣爲慶山縣其說曰后時嘗因雷雨湧出于一山故以爲名兩京道里志曰慶山湧出初時六七尺漸高三四百尺此爲人力無疑其時有給事中魏叔璘者戲言曰此平地生骨堆耳后聞之賜魏死南部新書曰天后時有獻三足雞者或言一足僞天后笑曰但令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真僞古今符瑞大槩如此不獨龍池也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六

飛渠

宋都汴城內有大水二一自北趨南直貫都城者汴渠也一自西而東亘郡城者京水也太祖欲通京水使東下以達五丈河而中閒有所謂汴渠者焉實與京水交冲而京水高于汴渠若決京注汴則必隨汴南流不能東出故必于京水會汴之地架空設槽橫跨汴而其制如橋而金水河之水乃自西橫絕以東注于五丈河也宋朝所謂惠民河是也京水亦名金水河水經言昆明源流有所謂飛渠當卽此意也按陝西未央宮據龍首

山爲基龍首之在渭濱者本高四十丈故未央殿出長安城之上然漢城之水取諸昆明而昆明之水武帝嘗堰壅沈水以及樊杜諸水入之水之入池而又北出也其下爲三渠一注青門又至清明門合王渠以入于渭第二枝自都城西面南來第一門名章門者于其旁設爲飛渠是名滄池此池之中有漸臺滄池下流循殿之北向東而往逕石渠天祿閣桂宮北宮長樂宮皆用此水也未央地勢高而此水能西面而轉北以行是行乎未央山背窪下之處也滄池下流有石渠者礎石爲之以導此水自此以往凡水既周徧諸宮自清明門出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七

城是爲王渠王渠猶御溝也玉渠與漕渠合而北入于渭第三枝則揭水陂也自南而北徑趨建章先爲唐中池周四十里已而從東宮轉北則爲太液池其中又有漸臺卽建章宮漸臺也漸臺下流入渭亦名滴水本沈水傳寫沈誤爲沈沈又誤爲滴或曰滴水聲也非水也棠按長安城與汴城皆無水而水長流不竭皆飛渠爲之因書始末于此

滄浪

閻百詩曰集注滄浪水名殊非蓋地名也當云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曰滄浪漢水流經此地遂

得名滄浪之水云善乎宋葉夢得言大抵禹貢水之正名可以單舉者若漢若濟之類是也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若黑水弱水之類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若滄浪之水是也滄浪之水四字成文未可直曰滄浪似預爲朱子正其謬誤者

慎火停水

石林燕語云陳希夷將終密封一緘付其子使候其死上之既死弟子如其言入獻真宗發視無他言但有慎火停水四字而已或者以爲道家養生之言而當時皆以爲意在國事祥符間禁中諸處數有大火遂以爲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六

先告之驗上以軍營所聚居尤所當戒乃命諸校悉書之門故今軍營皆揭此四字棠謂慎火停水四字用在養生受用不小

火

燧人氏鑽木取火令人無腹疾故曰燧人

宋無忌

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無忌魏志安平太守王基家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管輅曰宋無忌之妖非妖咎之徵也唐志牛僧孺爲武昌節度使立宋無忌廟祀之以禳火災唐韋建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導從數

十詣韋曰公將鎮鄂渚僕所居頽毀非公不能葺治及至訪無忌廟其像卽夢所見者遂新之

四時改火

古人四時改火故周禮有司火氏掌四時變火火各以時則民疾可救唐長安清明尙食內園官小兒子殿前鑽火前得者進上賜絹三疋金碗一口都人聚門外以觀朝野鄭重仍有古人之遺意其火取榆柳之火賜近臣順陽氣也宋朝惟賜大臣後則不行矣棠竊謂古人四時變火原以順時除疾非是則不取火可知火之爲道星相續無有已時至變火之時方將舊火任其自

知新錄

卷二十一

火

熄而以新火任事韋莊所謂內官初賜清明火是也今則不論四時並不論清明日日取火時時取火不用木取火用石取火將古人木生火之說棄而不用先民所謂滅棄五行宜乎年壽之不久若也

隋書云王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表請變火曰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在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使視之果故車軸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茅火氣味各有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願于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

回祿

國語云內史過曰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亾也回祿信于聆隧左傳昭十八年五月宋衛陳鄭皆火子產使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鄩注回祿火神正義云玄冥祭修熙不知回祿祭何人按楚之先吳回爲祝融或云回祿卽吳回也

丁壬

左傳梓慎曰水火之母也正義云陰陽之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爲壬妃是水爲火之雄莽傳注張宴曰水以天一爲牡火以地二爲牝故火爲水妃韓

知新錄

卷二十一

辛

陸渾山火詩丁女婦壬傳世婚

龍火

天下之火皆畏水水尅火也惟龍火不畏水謝肇淛五雜俎云龍火與人人火相反得濕則燄得水則燔惟火投之則反熄此所謂以火攻火也

六書

六書之義象形爲首形不可象而指事事不可指而會意意不可會而諧聲聲無可諧而後假借計玉篇諸部及六書略字多不能踰三萬而諧聲得二萬一千是諧聲居六書之十九矣漢字有字無聲者矣番字則皆諧

焉老師宿儒窮年細繹而時有訛誤乃知字學之難也
三代之前則左氏韓子三代之後則揚雄許慎最號精
數通博猶不達六書之義況其他乎六書以象形象事
象意象聲爲四象假借借此者也轉注注此者也四象
以爲經假借轉注以爲緯經有限而緯無窮者也故一
字而十餘用一字而十餘音引申觸類而天下之能事
備矣三十六字母之切韻也天地自然聲焉蓋以牙齒
舌喉唇而得之者也私智無所損益矣

杜壹釋响嶸碑

惟帝曰獻翼將朕胤水降陸谷島濤丙音化行禹身度川

知新錄

卷二十

圭

畝高深與莫長蛇封豕空岳麓巴伯益功刊析道岡舛
庶丘皋既宅華恒泰衡帝念功舉虔崇申禋冠佩逾從
南曷豐食衆別昆孽萬物合正民鮮鼠喪

岐陽石鼓

雍錄云元和志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石
形如鼓其數十蓋記周宣王田獵之事卽史籀之迹也
正觀中吏部侍郎蘇勉記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
雖歲久訛缺遺迹尙有可觀紀地理者不曾記錄尤爲
可惜按記此言則世人知有岐鼓自唐而始歐文忠雖
甚重其筆畫謂非史籀不能爲開元後張懷瓘韋應物

韓退之直云宣王之鼓然無確據寶泉曰岐州雍城南
有周宣王獵碣十枚竝作鼓形歐文忠曰十鼓之文可
見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識過半韓詩所謂牧童敲火
牛礪角年深豈免有闕訛就其文之可曉者言之有曰
我車旣攻我馬旣同者車攻語也有曰有魚維何維鯉
及鯉何以標之維楊及柳則兼記田漁也語與車攻詩
合字體又爲大篆而猶又宣王之史歸諸宣王無怪其
云然也然古事有可參例者五子之歌卽大禹貽後之
訓伊尹之三風五愆又皆成湯之本語也此乃世臣子
孫舉揚先訓以明祖述之首耳則鼓語偶同車攻安得

知新錄

卷二十

圭

便云宣詩也左氏昭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陽
之蒐杜預注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岐陽在扶
風美陽縣西北杜預之爲此言雖不云鼓而成蒐之岐
陽者卽古鼓地也其爲成王之田之漁也歟宣王詩曰
四牡麗麗駕言徂東以方隅言東則自鎬出洛也岐在
西三百餘里安得云徂東也更攷刻石皆謂起于秦當
秦皇議刻山也其羣臣上議已曰古之帝者猶刻金石
以自爲紀則斷石與刻金其所自來已在秦前古之刻
金者如湯盤桐鼎其最著也今此鼓石爲之旣已不可
攷擊而專著事辭故人莫明其用然而武臣職政于策

策豈爲用器乎古人托物見意不主于物而主于所勸之詞故在盤在鼎在策皆無間也田漁必用衆致衆必用鼓因其鼓之入用而斲石象之因以記事是其托物爲久正與鏤金刻金共一意也故秦臣之言銘刻遂兼金石也後漢橋元之廟有石鉦石鉞石鼓而蔡邕銘詞則曰是用鏤石作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勒公文武之勳焉所謂勳者蓋橋嘗克平鮮卑三者皆軍器故同爲一辭則古來識事于石豈必專爲鼓形顧岐陽田漁其用在鼓因用以著辭而他器自可類推也或曰史籍宣王時人篆似史籀曰晉人有衛常者其論書也曰宣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書

王時史籍始著大篆或與古同或與古異則知史籍之體名爲大篆亦取古文而斟酌用之非猶自創也

石經

疑懼云自有史經以來鐫于石者有十四種而始之者東漢也世鮮有能詳者故論列焉○漢建寧間蔡邕以八法書書石經而其文則諫議大夫馬日碑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鳳等奏求校定者也洛陽記曰石經五部碑凡四十六板三行分樹于太學之前西行周易尚書公羊傳共碑二十八板時十六板存十二板毀南行禮記碑共十五板

悉毀然尚有可讀者東行論語三碑而二碑毀矣是蔡邕所書四十六碑此時毀者已十八板而存者尚有二十八板也然亦止周易尚書論語禮記公羊傳五經而已隋志乃云鐫刻七經皆邕筆豈建寧石經至隋時尚有七而記洛陽者未及見邪七經之外皆不書豈其力有未及邪方仁聲泊宅編石經跋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而邕所書石經乃八分仁聲誤以爲三體不知三體者乃謝承書也東漢書儒林傳註熹平四年又詔謝承書五經鐫碑乃古文篆隸三體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列與邕碑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書

不同水經注又云漢光和六年刻石鐫碑載五經立于講堂前余按建寧熹平光和皆獻帝年號建寧四年熹平六年光和六年是十六年之中三書石經矣然熹平石經雖知爲謝承之筆而不知所書爲何經光和石經非惟不知經爲何經書爲何體即書者亦不知其爲何人矣豈邕既書七經之外未書者熹平續書之熹平未書者光和續書之邪若然則東漢石經蓋十有七矣夫邕之石經八分也承之石經三體也光和之石經不知其書爲何體然三石經想亦不出五與七之外其間必有重書而其文亦必有互異者今三石經皆以無從考

據唐經籍志又有蔡邕金字論語二卷而隋經籍志則一字論語二卷卽金字本不言作者姓名後人遂以唐史爲誤然其書久已亦窮經博古者之一憾也○魏陳留邯鄲淳嘗書三字石經于漢碑之西亦卽漢之三體也然亦未詳其爲何經正始中又有一字石經江式曰魏嘗立二字石經其蹟已亡亦皆未詳經爲何經筆爲何筆一字二字之爲何體也○晉裴顏嘗奏修國學刻石寫經○唐開成元年鄭覃奏言宜準漢舊事鑄石太學示萬世法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之凡九經共一百六十卷亦不知爲何人書大曆中司業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書

張參又承詔校定五經鑄石太和七年又敕唐玄度覆定石經竝孝經論語爾雅爲九經凡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則開成九經未收孝經論語爾雅而九經不知何經卽太和九經孝經論語爾雅外其六經者亦不知爲何經也但太和字體大乖師法名儒宿學多不窺焉是唐有兩石經也李陽冰又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後不果其所稱六經豈卽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傳禮記及周禮邪今秘閣所藏有孝經二冊乃唐玄宗八分書天寶四年國子祭酒李齊古摹勒上石者完好如故蓋宋榻也○僞蜀相母昭裔嘗取唐太和本琢石于成都

而文與唐本小異孝經論語爾雅則廣政甲辰張德劄書周易辛亥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政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公羊穀梁二傳則宋皇祐間田元均補刻孟子宋宣和間席叔獻補刻皆未著書者名氏閱統志宋紹興間席益嘗刻禮殿聖賢圖于成都石經堂豈益卽叔獻邪春秋傳亦未知爲何人書而于祥字皆闕其畫此必孟蜀時筆也○宋至和元年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石經又以上所書論語刻石國子仁宗又命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作篆隸二體刻石于太學兩楹楊南仲書周易十書十三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書

詩二十春秋十二禮記二十時與南仲同書者草澤章友直殿中丞張次立也國子王洙乃言刻石經已十五年矣止完一孝經耳尚書論語見書鐫未就乞促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紹興十三年內出御書左氏傳及史記列傳周易令臨安知府張澄刊石十四年又出御書尚書毛詩十六年又出御書論語孟子皆刻石立于太學然御書間有困倦輒令憲聖吳后代書與御筆毫不可辨是紹興石經未必皆高宗筆也然趙宋御筆高宗最勝而憲聖能亂其真亦彤史中之希有乎第自古鐫石者惟經而紹興獨鐫史記列傳此亦腐史于載特達

之知也

石有生長

漢青衣尉趙孟麟羊寶道碑乃磨崖也洪适隸釋謂此碑崖石增長字體失真集古錄云李陽冰書絹雲三碑篆刻最細瘦世言此三碑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耳

蘭亭

蘭亭一百一十七刻宋理宗內府所藏每有內府圖書鈴縫玉池上後歸賈平章又後在錢唐謝氏又傳至陸國瑞內名有舊梅花新梅花二種姜白石先生褉帖偏

知新錄

卷二十一

筆

傍考云

永字

無畫筆

和字

口下橫

年字

懸筆上

在

字

在反

歲字

有

殊字

挑脚

流字

內

字

下

趣字

波略反

欣字

久右一筆

作草

抱字

已開

死生

亦大矣

亦字

是四

感字

一筆

未嘗不

不字

下反挑脚

右法

略舉其大槩

亦可以觀

天下之

蘭亭

矣

蘭亭

矣

五字

損木者

湍流

帶右

文

子有損也

淳化

法帖

澄陽

帖

鼎帖

碑匠

家本

大觀大清樓帖

三山木本

慶曆長沙帖

長沙新刻本

二王府帖

蜀本

黔江帖

長沙別本

臨江戲魚

廬陵蕭氏本

淳化脩內司帖

東庫本

北方印成本

紹興監帖

亮字不全本

北方別本

烏鎮張氏本

利州本

武岡舊本

武岡新本

福清李氏本

福清本

絳本舊帖

烏鎮本

彭州本

資州前十卷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卷

本本字十卷

又本本字十卷

劉後村論帖曰開帖為上

十

絳帖

次之

二十

臨江

又次之武岡

又次之

大觀

尤妙

武岡

佳者可亂絳

臨江佳者可亂閭潭

乃僧希白

所模有

江左

風味

希白

工于摹字拙于尋行

數墨文

理錯繆

然則雖

工其如

難

讀何其字比之淳化

帖為勝

東坡

推潭

帖勝

閭帖

又楷伯秀所記

江南

李後主

命徐鉉

以所藏

古今

法帖之祖

馬傳慶

說

此帖

本唐

保大年

摹上石

題云

保大

七年

倉曹

參軍

文炳摹勒校對無差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
令將書館所藏增作十卷而石本復以大斷缺然閣帖
于各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
聖旨模勒上石此侍書王著筆也然則劉衍卿所云祖
石刻豈卽南唐時帖乎今世言淳化閣帖用銀錠椶聚
木板刻趙希鵠云用李廷珪墨澄心堂紙打楷之不汚
手又傳仁宗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錄卷尾無
篆書題字所謂祖石刻豈卽此歟

淳化帖爲法帖之祖在宋已有三十二本其間刻搨互
有得失真多矣淳化祖刻當時已不易得劉潛夫得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李

李瑋家賜本謂直數百千其重如此況後世乎無錫華
中甫有六卷相傳爲閣本行次多寡與今世傳本皆不
同

昔趙文敏公求古閣帖凡三易而後完自政其後謂雖
墨有燥濕輕重匠有工拙皆爲淳化舊刻然則子昂所
得固非一類也

臨河序

右軍蘭亭序膾炙人口而世說注則云王羲之臨河敘
曰永和九年云云今人言脩禊帖言蘭亭序人皆知之
一言臨河未有不茫然也人所易忽故表而出之

千字文

梁書周興嗣次韻王羲之書千文宋史李至傳言千字
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命周次韻一以爲
王一以爲鍾又蕭子範傳亦製千字文是千字文有二
卷矣淳化帖有漢章帝書百餘字皆同興嗣千字文中
語東觀餘論曰此書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錄書者
集成千字中語耳歐陽公疑以爲漢時學書者多爲此
語而後村劉氏遂謂千字文非梁人作誤矣黃魯直跋
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昔
人謂千字文內重一絜字一女慕貞絜一絜扇圓潔蓋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李

絜字音結則與潔通若音協則爲絜矩之絜今不作絜
矩用則與潔同意故謂之重也按千字文中無烈字當
是女慕貞烈

子敬帖

世說子敬病篤請道士上章法應首過子敬曰不憶餘
事惟省與郗家離婚子敬前妻郗曇女也按獻之法帖
云雖奉對積年可以爲盡日之歡常苦不盡觸額之暢
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之偕老豈謂乖別至此諸懷
恨塞實深當復何由日夕見姊邪悲咽實無已已唯當
絕氣耳伯思云此當是與郗家帖也此語誠然棠謂舍

妻稱姊亦可悲也已

秘閣帖三卷真偽

黃伯思跋秘閣法帖三卷後云此卷偽帖過半自庾翼後一帖已上李春等十七家皆一手偽書而韻俗筆弱濫廁諸名迹間始予觀之但知其偽而未審其從來及備員秘館因彙次御府圖籍見一書函中盡此一手帖每卷題云做書第若干此卷偽帖及他卷所有偽帖皆在焉其餘法帖中不載者尙多竝以澄心堂紙寫蓋南唐人聊爾取古人詞語自書之爾文真而字非故斯人自目爲做書但錄其詞而已非臨摹也國初論次法帖

知新錄

卷二十一

聖

時如王著輩不悟其非但采名雜載而帖可勝歎哉今刊此卷內一手偽帖于左

庾翼後一帖 沈嘉 杜預後一帖 王循 劉超

司馬攸 劉環 劉穆之 王劭 紀瞻 王廙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壺

右十五家并庾翼杜預後一帖皆一手偽書

庾亮 庾翼前一帖 杜預前一帖 謝伯璠 王徽

之 王凝之 王操之 王渙之 索靖 王坦之

謝莊 平遠 王恬 王曇首 孔琳之 王僧虔

右十四家并庾翼杜預前一帖皆真帖

章草卽行書

淳化閣帖漢章帝書有辰宿列張等字米云偽帖黃伯思刊誤云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似此者但謂之草猶古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當在草書之先然本無章名因漢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目焉今此帖卷首偶列章草便以爲漢章帝誤矣然此書亦前代作但錄書集成于文中語耳米芾以此辯之未中其病黃庭堅云疑只是蕭子雲書之最得意者棠謂千文不起于漢後人集字而曰漢章帝誠可嫻笑杜伯度善章草訛而爲漢章帝書皆可噴飯章草卽今之行

知新錄

卷二十一

聖

書

隸楷源流

正字通云隸書晉衛恒傳隸者篆之捷也通雅小學大略曰秦有大篆小篆符書蟲書摹印署書及書隸書大篆十五篇周宣王大史史籀著也所謂秦篆卽小篆也秦官獄繁多以趨簡約下杜人程邈爲獄吏得罪繫雲陽獄獄中作篆始皇出之爲御史使定書世人以邈徒隸謂之隸書新莽時甄豐改定之愚考隸書卽今楷書淳化帖有邈天得一以清一則甚明黃伯思皆以爲偽然體本楷式後人摹倣耳徐鉉嘗言買魴作三蒼之書

皆爲隸字隸始廣而篆猶微其誤以八分爲隸則自歐陽修集古錄始自是凡漢石刻皆目爲漢隸東魏大覺寺碑題曰隸書今楷字也周興嗣千文曰杜蘗鍾隸唐孫過庭草書譜曰元帝專精于隸書伯英尤工于草體二美王逸少兼之此以真行書爲隸也八分者書苑云蔡琰言割程邈隸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篆二分取八分于是爲八分書或曰蔡邕有八體分其二也漢石經乃邕八分書李陽冰云始皇時王次仲制八分書蕭子良云漢靈帝時上谷王次仲與秦人同姓名作八分書宋洪适又爲隸釋唐六典校書郎正字所掌字體有五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書

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小篆印璽旗旛用之四八分石經碑碣用之五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用之據此說舊註沿韻會引程迥任玠諸說仍未詳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爲今真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出陸放公老學庵筆記查隸書程邈所作或曰王次仲所作李陽冰曰王次仲所作以當時隸字少波勢乃增之字方八分遂以爲名據此則先有隸而後有八分矣蔡文姬曰割程邈隸八分取二分割李斯小篆二分取八

分故名八分則與陽冰字方八分之說又異此亦是先有隸而後有八分如蔡邕所書石經卽八分也鍾元常善八分有隼尾波今泰山銘卽是此體是隸無波勢八分有波勢大同小異今之所謂真書楷書卽古隸書是也孫過庭謂元常精于隸書卽今傳力命宣示二帖蕭子雲啓敕旨以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遂悟隸式子雲之論與溫庭相合趙明誠金石錄云隸者今之楷書亦曰真書是隸書卽今真書無異而隸與八分相別亦不過有波勢無波勢耳歐陽公謂八分與隸爲一攷其源流八分本從隸出亦不大誤隸也八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書

分也真書也皆一體而稍異者也黃長睿曰自秦易篆爲隸漢世去古不遠當時正隸之體尙有篆籀意象魏晉以來元常士季及王世將逸少子敬輩始創作小楷皆遷就漢隸運筆結體尙圓而雅淡其字率扁而弗攢今傳世者若元常力命宣示二表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石而古隸典刑具存至江右六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而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也惟陳隋間正書則結字漸尙方不尙圓然猶依倣漢隸一二唐初亦爾也及歐陽率更虞永興出乃易方爲長以就姿

媚後人競效鍾王楷法彌遠而漢隸遺意無復存矣是八分與隸及楷唐以前皆作一體唐以後隸與八分爲一體而楷遂自爲一體矣故今之楷全無隸意則歐虞壞之也

飛白

劉禹錫嘉話飛白始蔡邕邕在鴻都見匠施聖帝遂創意爲之梁蕭子雲工書武帝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宋仁宗萬機之暇無所流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爲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形物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

知新錄

卷二十一

臺

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爲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爲奇絕又出三百點外棠謂蔡旣創意爲飛白何得云飛而不白右軍字最飛騰何得云白而不飛今人謂乾筆書字中有空白者爲飛白若依點字立論凡三百有餘則飛白又是單書邊廓而空其腹者

論書法

寫字要血骨肌肉四者俱全又要間架有結構有形勢而緊要在運筆有肘運有腕運肘爲一手之總腕爲十指之總不腕運而運指下矣下筆有偏鋒有中鋒筆

知新錄

卷二十一

臺

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妙無出于鍾王今觀二家之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千祿書字是也矧歐虞柳顏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復晉魏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糾正天然不齊魏晉書法之妙良由各盡字之形勢而以私意參之耳

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背有向隨字形勢橫直畫者字之體骨欲其堅正勻靜有起有止所貴乎長短合宜結束堅實撇捺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

欲其堅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而顏柳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則有力轉不欲滯滯則不道然真以轉而後道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故翟伯壽問于米老曰書法當何如曰無垂而不縮無往而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與今人不同者正在用筆精妙故也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書

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折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欲其曲直圓而有力屋漏痕欲其無起止之跡皆不必若是筆正則鋒藏筆偏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屬焉人能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披一拂皆有三折一撇又有數樣一點欲與畫相應兩點顧自相應三點者必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又如口字當泯其稜角以寬闊圓美為佳心正筆能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皆名言也大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

當審其輕重搶駐處必宜于著力折鋒搭鋒為下筆之妙切筆揭筆為收殺之權筆捺則肉自肥圓筆提則筋骨有餘力為骨之道憑指力之提縱生血之道賴水墨之和勻忌軟勁之失均喜威嚴之敦厚勿輕濁以阻礙務均布而安平變換迴旋迎送取接措邊傍而合軌振氣象以生神筆法之妙于斯為盡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書

張旭云寫字要筆法間架骨格態度筆法間架者書法之根本此為體也骨格態度者書家之源流此為用也體用渾然方圓脗合中道方纔是書故曰筆法熟而筋力勻結構精而間架正要活潑要生動小心布置大膽落筆筆假我意妙合天然自然神運飄逸體用皆有態度矣

索靖云凡大字難于縝密而無間小字難于寬綽而有餘豐南岳云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此古人所傳用筆之訣也雙鉤懸腕者食指中指圓曲如鉤與拇指相齊而撮管于指尖則執筆挺直大字運上腕小字運中腕不使周視于紙則運筆如飛讓左側右者左肘讓而外居右手側而中運常使筆管與鼻準相對則行間直下無散斜之患虛掌實指者指不實則顛掣無準掌不虛則窒礙無勢三指齊撮于上而第四指拉筆管

于下俯仰進退無不如意則筆在畫中而左右皆無病矣

褚遂良云用筆鋒須透過紙背此何等氣力大都蒼古皆從筆力中來

古人云忙中不及作草足見草字之難必先具神理于胸中而後心忘手手忘書妙合天然方稱草聖

古人作草字如作真斷不苟且其相連引帶皆輕其點畫處皆重變化多端未嘗亂其法度唐太宗云行行若紫春蚓字字如縮秋蛇惡其無骨也

撥鐙提捺真行相通留放鈎環勢態迥別換轉圓暢屈

知新錄

卷三十一

美

折便險點綴精粹挑剔枯勁波趨映帶飛度飄颻流注迴盤紆引窈繞頓之以沈鬱奮之以奔馳逸之以翩翻激之以峭拔或如篆籀或如古隸或如急就或如飛白每筆皆成其形每字各異其體書法之妙盡于此矣

智永世南得其寬和之量但少俊邁之奇

歐陽得其秀勁之骨而乏溫潤之容

褚得其鬱壯之筋而鮮安閒之度

李北海得其豪挺之氣而失之疎窘

柳顏得其莊嚴而失之板

旭素得其超逸之興而失之怪

過庭得其逍遙之趣而失之儉散

蔡襄得其密厚之形但失于嫵重

黃庭堅得其提頓之法但知執筆而伸脚挂手體格埽地矣

趙孟頫得其溫雅之態然過于妍媚

蘇宗顏而過于肥

米若風流公子染患癰疣馳馬試劍而叫笑旁若無人

楊少師書法破方為圓削繁為簡

此上皆前人論斷

董論書法云柳誠懸書極力變右軍法予近學柳方能悟用筆古淡處自今以往不得舍柳而趣右軍也又云

知新錄

卷三十一

中

楊少師書書簡淡一洗唐朝姿媚之習宋四大家皆出于此蓋與趙集賢書如甘草甘遂之相反也又云古人作書皆以奇宕為主絕無平正等勻態自元人遂失此法所謂字如算子便不是書搖筆須念此自然超乘而上又云書家以險絕為奇此竅惟顏魯公楊少師得之趙吳興弗解也今眼目皆為吳興所障耳

王棠曰前輩論書法如撐急水灘頭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又謂學古人書當取其神不當摹其形此如成佛後折骨還父折肉還母方是未生前本來面目不然終是寄人籬下也楞嚴經云無日不明明因屬日是故還日

暗還黑月通還戶牖墜還牆宇緣還分別頑虛還空鬱
浮還塵清明還霽種種差別見無差別諸可還者自然
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人能于八還之外悟出不汝
還處則字學直通三昧矣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一終 孫壻洪梯 孫燦燦正字
知新錄 卷二十一 畢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二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鹽城顏 敏鑄菴

山陰楊 賓可師

連水程 鑒真江

古歛江宜儒汝爲 泰校

元和脚元祐脚

元和間柳公權善書劉禹錫詩柳家新樣元和脚元祐
間黃山谷善書后山詠徐仙書肯學黃家元祐脚注徐
清蓬萊女官詩效謝體書效山谷棠謂皆用脚字奇今

知新錄 卷二十二

人謂某字是某人真跡想此意也用脚字獨見二公

古肥今瘦

張長史云獻之古肥張旭今瘦棠謂肥瘦皆是病獻之
肥中有骨旭則過於瘦矣要之字貴有骨與其肥也寧
瘦

古磚隸書

崇禎庚辰閩人陳衍著一書載一則驚門僧貫一見小
皮陀有光連三夕發之得古磚背刻隸字四行文曰草
雞夜鳴長耳大尾子頭銜鼠拍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
海水生女滅雞十億相倚起年減年六甲更始貫一記

之按此識草雞長耳大尾合成鄭字謂芝龍也子頭銜鼠甲子叛以甲子亡故云六甲更始生女十億合成姚字謂總督啓聖滅臺灣也可謂驗矣見尤艮齋雜記

朝字八音

朝音昭旦也朝鮮國居東方日出之地故名又音潮人君聽政之所又魚韻音除急就章向夷吾竺諫朝易林赤帝懸車廢職不朝叔帶之災居於汜廬又叶音朱王逸九思望舊邦兮路遠隨憂心悄兮心勤渠魂莞莞兮不遑寐目眇眇兮寤終朝又尤韻音轉韓愈祭穆員外文罔有疑忌惟其嬉遊草生之春鳥鳴之朝又御韻音

知錄

卷二十一

三

注漢書叙賈誼傳賈生矯矯弱冠登朝遭文叡聖屢抗其疏疏去聲又有韻音胃漢韋孟在鄒詩微微小子既考且陋豈不牽伋穢我王朝又嘯韻音棹陸雲夏府君誄既穆其積英風彌邵天子有命曾在是朝叶下耀是一朝字凡有昭潮除朱朝注胃棹八音也

二十字作三樣寫

漢汾陰宮鼎其蓋銘曰汾陰供官銅鼎蓋二十枚二十字作十鼎銘曰汾陰供官銅鼎二十枚二十字作明其末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廿一器之銘字三見而三不同

匈字干字淡字

右軍帖有匈中淡悶干嘔轉劇食不可強匈與胸通伯思云足下各如常帖亦唐人所作初月帖差勝中云淡悶干嘔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溼之干今以淡作痰以干作乾非也據此當亦非後人所作

刺齒肥

史記蔡澤傳吾持梁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爲齧肥二字如五十以學易當作卒也

蔗字

今人謂妾生子爲庶出宋神宗問呂惠卿曰蔗字從庶

知錄

卷二十一

三

何也曰凡草木俱正生惟蔗橫生蓋蔗出也故從庶

正字

今人交際通名刺其東面用正字此事不知起於何代觚不觚錄云故事投刺通書東面皆書一正字萬曆丙子入朝投刺皆不書正字爲江陵諱也棠謂春王正月正字當讀去聲董仲舒策正次王王次春顏師古音去聲當時避始皇諱讀若征今通刺可不用正字而相沿不易又若矯當時之禁忌而故爲之犯之耳

別字

後漢書儒林傳識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

鄙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爲此字而誤爲彼字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

讀書不識字

樂菴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忠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造作名字

孫休吳主權六子即位後立子璽爲太子休詔曰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璽璽音如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四

湖水灣澳之灣字音音如迄今之迄今子名璽音如觥次子名相音如莽次子名冠音如褒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棄避普告天下咸使聞知裴松之謂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易則生亂今制不典之音違明詔於前修垂唾駭於後代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絕滅按則天亦自造名字同一可笑也

名字

古人有名有字亦有以名爲字者晉安帝德宗蔡興宗王僧儒郭子儀李嗣業張巡孟浩然田嗣承等是也有

以一字爲字者如范睢字叔項籍字羽陳勝字涉公孫弘字季鄭當時字莊顏師古字籀是也有以三字爲字者屈無爲字無不爲張天錫字公純嘏桓玄字神靈寶是也

姓

宋有百家姓明編修吳沈作千家姓凡一千九百六十八姓尚有遺者

名字互用

焦氏易林申公顛倒巫臣亂國劉琨答盧湛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丑

卿慢沈約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古詩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此上皆名字互用

二名只用一字

班固賦發還師以成命今重醉行而自耦定四年祝佗其載書止潘岳關中詩紛紜齊萬齊萬年亦孔之醜班固

賦巨滔天而混夏王莽字巨君王逸九思管束縛兮桎梏百

貿易兮傳賣音驚百惜誓來革順志而用國惡來此皆

二名用一字者又有兩人而一氏一名者如曹勃曹參

管嬰管仲周魏周勃魏其驃衛驃騎將軍霍周賈莊周

喪父事母有柴穎之行高柴穎夷叔伯夷夷史之直伯夷

史宰貢宰我子貢程杵程嬰公孫杵白之類不一而足

漢宣帝重辭賦

詩賦一道最足娛人性情而無知者往往以爲淫靡不急漢宣帝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悅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大哉王言足以破千古腐儒之陋考唐宋皆以詩賦取士王安石去詩賦易經義而道君時御史李彥章建言以詩賦

知新錄

卷二十二

六

爲元祐學術意在黃秦晁張四學士而竝効及前代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真可笑之甚維時定律今者何執中凡習詩賦者杖一百此千古一時奇事竝記於此

韻學源流

聲韻之書自魏晉已有李登之聲韻呂靜之韻集周研張諒段弘王該李概夏侯詠等各有成書多有至四十卷少亦三四卷惟沈約所撰四聲譜見於隋書僅一卷則已亡之其非全韻可知唐四庫書目不載唐初用爲章程者只陸法言切韻其後孫愐邠正爲唐韻宋陳彭年再修廣韻丁度定集韻景祐以還行禮部韻略紹興

間毛晃之增韻出向之廣韻久而漸廢然分韻二百六

部未改也淳祐中平水劉淵始并爲一百七韻曰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今世所存皆劉氏之韻非沈約之書也大約韻之失不在二百六部之分而在劉氏一百七韻之合自二百六部未合門存歸於魂吞恩歸於痕未嘗在元韻而勤斤等字則自屬殷部也今吞恩不歸於痕存不歸於魂而皆屬於元韻勤斤殷欣等字不歸於殷而歸於文韻此劉淵之失也古人立韻雖嚴而通用則廣如真至仙爲部十四皆可通用故人文字不至牽率而有乖其性情亂之自劉淵始

知新錄

卷二十二

七

屠緯真云沈約韻書至不可解在昔一東與二冬三江與七陽四支與五微八齊六魚與七虞九佳與六麻十一真與十二文十三元與十四寒十五刪二蕭與三肴四豪八庚與九青十蒸十三覃與十四鹽十五咸無不相通約悉取而分之果何見哉子按今所傳竝非約本乃平水劉淵所爲耳蓋卽禮部韻畧而併其通用屠所指卽淵韻郭美命刻韻經云有四聲譜乃約故本與淵不同其上平有九咍十八痕下平有二十九凡上聲有十六混十九賺去聲有八祭十代十七焮入聲有十六昔而今韻無之此段出虬峰筆記

離騷

漢孝武帝時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孝章時班固賈逵改易前疑又各有章句行世王逸謂義多乖異事不要括因更作章句嗣後洪興祖晁無咎周少隱林啓辰黃長睿莫不抽思吐藻各有論議然當世遵循者惟朱子集註近代則有汪玉卿陸昭仲洪虞衡吳維則而散見於評閱者天啓間蔣石林定本已謂有七十二家矣蟬聯而起實繁有人然於賡理穿插起伏之故靈均幽愁立說旨趣之所在率皆闕然不詳及夫文章離合虛實之間往往離其所合合其所離虛其所實實其所虛

知新錄

卷五十一

人

於是不揣固陋訂之註疏參之經傳摘騷之文証騷之義庶於後人少有裨益云如看離騷經必先分其段落看其章法段落與章法分清疑難之處自能迎刃而解如帝高陽之苗裔兮至紉秋蘭以爲佩句先作一段開首叙祖父之所自出與楚同姓日月降生名字錫予而又佩香草以象德是內美與修能皆有足稱者想靈均握筆時何等鄭重掩卷思之謂當再叙功勳方不負祖宗天地生我之意乃此後皆凄風苦雨寄綿邈之恩於荒忽之境彭咸水居與之同趣真可爲三歎也洎余若將不及兮至來吾導夫先路作一段言日月遷流春秋

代謝非僅自傷蓋亦悲君焉一曰恐美人之遲暮又曰不撫壯而棄穢君臣之際何其綿綿也導夫先路是屈子初念亦是此書入題大綱目昔三后之純粹兮至反信讒而齎怒是第三段堯舜導道卽導三皇任賢之道也屈子前言導夫先路故奔走先後於君側也黨人不導先路使君幽昧而行及於險阻夫幽昧則不似堯舜之光大險阻則不得路而窘步此皇輿敗績之由此屈子之中情也信讒齎怒謂之何哉此上十六句以三后堯舜桀紂前王爲興亡樣子以道路徑步險隘踵武喻盛衰之由又是此處小章法前言導夫先路引出此段

知新錄

卷五十一

九

此用信讒齎怒四字生出無數文字來此後作三小段一股傷靈修之數化一股哀衆芳之蕪穢一股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至願依彭咸之遺則又作一段此段大意言余情信芳雖貧不悔雖死不悔不周於今必合於古故以彭咸取則焉彭水死屈亦水死故此之願依彭咸之遺則結句云吾從彭咸之所居屈子書中言彭咸凡七見奇在此句後接下四段皆以死自明總是彭咸遺則句推行出來墜露朝露之墜於木蘭者落英落字卽我落其實而取其華之落言摘落之英夕餐之也不過形其清潔不妄貪求故願領不怨耳玉

露謂落爲始落英卽初英也意頗牽強魏文帝謂屈子悲老之將至思餐落英以延年此則斷章取義矣宋王楙謂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而隕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屈子借以自喻憔悴於楚澤之間也此則不詳文氣其謬更甚王荊公用殘菊飄零歐公以詩譏之荊公聞之以爲歐九不學之過羅鄂州爾雅翼言落英句靈均自有意予謂諸人索之過甚皆不免支離其說耳此下四段皆以死自明長太息至雖九死其未悔言爲民進諫雖死不悔是一段悲靈修至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言君心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十

浩蕩黨人譏間寧奄忽而死流離而亡必不從時是第二段驚鳥不羣至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言死於直道不合於今必見許於前聖是第三段悔相道之不察至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言欲隱而終不隱寧出招尤雖體解不變其志是第四段此四段皆以死結而所謂死有淺深次序不同九死俗所云九死一生也溘死奄忽而死猶云不得志而死也死直則因直而死體解則甚言之猶云支解也第四段內先伏遊目四方一句以鬱邑之意發爲荒唐之想因生下重華陳詞周流上下靈氛巫咸九州相女等文此文是文

章針線綿密處女須至判獨離而不服是一段女須畀原之詞非真有此語屈子臨文生巧借以明已意之不然衆不可以戶說至就重華而陳詞是一段屈子中情非世人所知其姊安從知之前云彼堯舜之耿介今不言堯而獨言舜者以舜之塚在楚地也外遭黨讒內遭奚詈故於重華致詞啓九辯與九歌兮至落余襟之浪浪一段陳舜之詞也向舜言故所言皆舜後事跪敷衽而陳詞兮至吾將上下而求索爲一段言已陳詞於舜舜亦知吾心矣又思從蒼梧至平縣圖上下求索以冀明君之一遇得行中正之道總皆是設言也吾將上下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十一

而求索妙甚引起下文飲余馬於咸池兮至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是上索朝吾將濟於白水兮至世溷濁而嫉賢好蔽美而稱惡是下索上索中帝閭亦是譏者之流措思趣甚下索中言及高辛之簡狄少康之二姚筆墨皆極奇幻總言明君難遇借美人以寄意也於是作一過文云閨中既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有此四語方能承上啓下通體靈變閨中遠如高丘無女有娥二姚不得遇是也哲王不寤如帝閨怨子是也哲王不可貼楚王講文氣是雙承此文原爲楚無明君故從上下求索

界限井井若貼楚說是楚王又在天上矣閨中哲王不分低昂求閨中即求哲王也索荊茅以莛簞兮至爾何懷乎故字作一段此靈氛占卜告原之詞也世幽昧至謂申椒其不芳作一段此原因靈氛之言而自念以答氛之詞他處皆以蘭芳自比此處屈原以玉自比言黨人草木之美惡且不能察安能察玉乎故曰豈理美之能當欲從靈氛之吉占兮至告予以吉故作一段言靈氛吉占巫又降亦告予以吉也曰勉陞降以上下兮至使百草為之不芳作一段此巫咸告原之詞前原陳詞於舜舜未命其求索也出自原意故曰吾將上下而求

知新錄

卷二十一

王

索而求索之中有令帝閨命蹇脩托鳳皇貽下女令鳩為媒理弱媒拙等語此則靈氛勉其遠逝而無狐疑又言孰求美而釋女巫咸勉其升降上下求樂獲之所同又云苟中情其好脩何必用夫行媒可知前之上下求索出自原意後之周流上下出自靈氛巫咸之意前用媒此云何必用媒語氣相對而大意只勸其及時自勉以古人針芥相投者慰之故下文駕飛龍後只言周流無一攀援字面是離騷前後大不相同處解者依文敷衍或曰雷同或曰是遊仙皆於文氣未細心研索也何瓊佩之偃蹇兮衆憂然而蔽之至芬至今猶未沫作一

段此原因巫咸之言自念而答巫咸之詞原前答靈氛之言言黨人謂蘭不可佩謂申椒不芳此答巫咸不過踵其意暢言之再前答靈氛之詞言黨人草木尚不知豈能知理玉之美此答巫咸之詞首言瓊佩衆人不知結言惟茲佩之可貴是二段答詞皆以玉自比也但答氛語畧答咸語詳氛咸告原是一意原答氛咸是一意也至於蘭椒何得變化若謂變化則莫好修之句與余以蘭為可恃今其義未免自相矛盾且此段與前察艸木其猶未得句互相發明予故謂蘭蕙變化譏人視之以為變化非彼自變化也椒椒句略一頓其義自明至

知新錄

卷二十一

王

於蘭椒舊註以為指子蘭子椒然則揭車江離等又何所指朱子辨証與玉卿蒙引言之極詳和調度以自娛今至吾將遠逝以自疏此段原聞氛咸二人之言既以答之乃將往而求女之詞也求女即求君之意升降上下咸之詞也原依其說故曰周流上下遠逝而無狐疑氛之詞也原依其說故曰遠逝自疏上文靈氛之吉占又曰巫咸告予以吉故此言靈氛不言巫咸省文也飛龍駕車非復人間駕馭皆設言也原何曾周流上下原何曾遠逝也說者謂原真欲遠逝吾恐靈均笑人相隔萬重雲矣上陳詞於舜之後曰吾將上下以求索此依

氛咸之言曰吾將遠逝以自疏章法照應絲毫不亂適
吾道夫崑崙兮至僕夫悲余馬令轡局顧而不行是收
局一段原從氛咸之言求女不遇之詞也侍衛車騎之
盛道途之艱杪在假事寫得逼真筆墨幻甚神高馳之
遡遡是此段扼要語神指西皇少皞以金德王金屬西
方故曰西皇流沙赤水皆在西西皇矩矱必與屈子相
同故欲西皇涉予屈子在沅湘思舜則在西便宜告西
皇也乃西皇高馳遡遡則與氛言執求美而釋女咸言
何必用夫行媒皆不應矣西皇不應高馳乃竟高馳氛
咸告吉一案徒然托之空言神遊四荒上升赫赫之皇

天下瞻祖父之故國百端馳想渙然冰釋此時如夢方
醒已不勝嗚咽矣杪在自己不言從僕夫傳出僕夫不
言從馬思鄉傳出馬與僕如此則屈子可知幾層襯筆
含蓄正意便爾文情雙絕亂曰數句只以水死自決篇
中求君求女上下周流皆是寓言故亂詞一字不及曰
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此是屈子離騷大結穴亦是屈子
一生大結穴

漢樂府

漢武以前郊祀詩歌闕如也郊祀樂府至武帝乃定前
後數十年間自製凡十有九章雖詞旨異於雅頌而煌

煌一代之制亦有可觀覽焉班馬撰述言人人殊或謂
采詩夜誦又謂舉司馬相等數十人造爲詩賦以合
八音之調然觀其詩義皆武帝所欲言者非臣下所得
爲且操觚之士逡巡囁嚅亦不能有其雄略也太史公
樂書云今上卽位作十九章令延年次序其聲通一經
之士不能獨知其辭集會五經家相與其講習讀而後
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夫太史公武帝時人也觀
其揚扆如此爲漢武作無疑獨是此歌當時如師古李
奇應邵晉灼服虔孟康如淳臣瓚張晏韋昭蘇林諸君
子博聞強記淹串百家僉抽腹笥傍證曲引後學終不
能無疑況是歌在武帝之時通一經者望崖而返何居
乎求多於後之人棠性異泉明好思誤書不能解者必
淫思七日妄窮其旨趣偶傷足閉門却掃翻閱漢郊祀
歌因按武帝時事商確祀典排攢其意義牽合證據絕
不依傍前人因命子曰秩錄一通亦存一家注疏云耳
漢樂府郊祀歌十九章按先只有練時日帝臨青陽朱
明西顙玄冥惟太元天地日出入九章歌於祠壇其後
得天馬次爲歌亦用在郊祀中尉汲黯諫曰王者作樂
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亦爲歌協於
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則知當時歌於宗廟亦

用之不獨郊祀矣其元鼎五年得鼎汾陰因有景星之作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因有齊房華蓋等作元狩元年獲白麟因有朝隴首之作大始三年獲赤雁因有象載輪之作前後二十年間事後皆載入歌共十九章可知十九章之說太始末年方論定其註家不載根源故多不可解說予久已詳爲訂正刊布今更將日出入一章注解附列於後

日出入

肅若舊典肅敬也若願也春秋朝日秋暮朝月此常禮見朝日夕月舊典錄日出入安窮武帝好長生因朝日指此他本無此句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七

安窮言不時世不與人同人之處世爲時甚短日之時能窮也時世不與人同世無有終窮故不與人同也論時勢語似奇而理確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此我字武帝自謂也春夏秋冬乃四時如故人安得據而有之四時不息日能與之無終窮泊是春夏秋冬日能有之矣○說至此不怪漢武求仙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泊止也如往也孔安國曰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停水曰池言中國不能窮日之出入惟海邊可測即使往東南西北之海于停水之處徧觀之以爲是何者爲是耶○是邪謂何四字搖動靈活之甚然細思吾知所樂獨樂六龍此轉無中生之令人可歌可泣言○上文已說到盡處忽于日身上生出言日出不能窮而日之所樂則能知樂者何六龍是也日乘車駕以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管黃謂調伏也若順也義和御之六龍之調使我心若管黃謂調伏也若順也也與雌黃同○此轉更妙言日所樂者龍龍日夜駕日必知其出入矣設六龍調伏使我得御之我可以順心

論議窮其何不徠古外下六龍不下日難推測故天出處矣其何不徠字下馬下一章因馬而思龍總是有盡而意無窮

古詩十九首

十九首結撰超忽濃淡互見或雲蒸霞蔚或雪窖冰天交誼纏綿古今罕匹三百篇後真爲五言古詩之眉目也其渾厚超脫變化離奇幽朴高淡掩映之處絕非唐人局陳渾渾可及厚不可及超可及脫不可及變可及化不可及離可及奇不可及幽可及朴不可及高可及癡不可及映可及掩不可及于十九首箋注中已詳言之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七

論陶詩

棠註陶詩其序有云東籬老人著述非細心尋繹不能得其捉筆運心之處蓋公處朝野變更之日適當莫可誰何之時敬陳其事而直言未免犯忌諱蹈不測緘口守默又邑邑無以自明大抵詠多比興而思君故國之感往往見於毫端又遏之不使竟露有如錐之處於囊中微見其末而不使之脫穎而出也云云今錄其四言停雲詩如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陸成江安得促席說彼平生等語皆非漫然捉筆者夫八表同昏指何事說彼平生彼字指何人連雨獨酌詩結句云自

我抱茲獨倜儻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復何言請問
心在何處王撫軍座送客詩逝止判殊路何謂殊路與
殷晉安別詩云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何故殊勢何
故乖分歲暮和張詩市朝悽舊人又云撫已有懷懷撫
運增慨然懷是懷何事慨是慨何事乙巳歲三月詩晨
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何故說山川如昔微雨洗高林
清麗矯雲翮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何以說到義風
飲酒詩云三季多此事達者似不爾此事指何事醒醉
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淵明所
謂穎穎在何處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物指何物子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末

雲性嗜酒是詒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伐國
說何人述酒一篇指何事又何以命名曰述酒蓋因宋
劉裕以毒酒酖零陵至其詩皆隱而不宣蘇子讀述酒
曰去之五百歲吾猶見其人也讀者於此上諸詩皆當
一一體驗方能知其妙處詩不悉載略舉數端亦足以
知其志之所存矣

初盛中晚

四唐謂分初盛中晚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至睿宗先天
元年中歷太宗高宗中宗凡九十五年盛唐自玄宗
開元二年至代宗永泰元年中歷肅宗凡五十三年中

唐自代宗大曆元年至文宗大和九年中歷德宗順宗
憲宗穆宗敬宗凡七十年晚唐自文宗開成元年至哀
宗末年中歷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凡七十一年共
計二百八十九年詩格隨氣運變遷非可以年限況一
人經歷數朝雖分別年歲究不能分一人之詩以系於
某年之下強分疆界是刻舟求劍也

詩人多蹇

詩人多蹇陳子昂杜甫李白孟浩然孟郊張籍輩皆終
身不遇雖穿天心出月脇賦得驚人句然終不能見用
於世詩能窮人誠不虛也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末

燕在閭唐絕句選凡例

嚴儀卿謂禪道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盛唐人惟在興
趣羚羊挂角無迹可尋又其妙處如空中之音相中之
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予謂盛唐絕
句佳者雖多而李白王昌齡尤得此意

元微之謂詩要姿態又黃思深語近劉禹錫謂片言可
以明百意故中晚如韓愈劉禹錫白居易元稹輩入選
亦多李于鱗選唐詩樂天無一字何其刻也

王弼州謂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中晚
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予謂不然盛唐王李意氣俱江

中晚氣不完而意工若其造想翻新如錢起李益顧況
武元衡張仲素張祐唐彥謙李羣玉杜牧雍陶李商隱
陸龜蒙鄭谷韓偓韋莊輩皆爲一時之選雖稍讓王李
一籌若較盛唐諸公恐皆並轡康莊耳

何元朗謂詩要力全而不苦澀氣足而不怒張子謂詩
言志志者意之源也苟意出人頭地卽苦澀怒張亦在
必錄子蓋惡夫力全氣足之庸詩而使人頭岑岑而白
日欲睡也

絕句原出於樂府沈約始有聲韻平仄不調卽爲拘體
子謂錄絕句正以存樂府也意工而平仄不協亦在所

知新錄

卷二十二

手

必錄

少陵寄太白詩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又口語不
驚人死不休太白登華山亦有恨不携謝朓驚人句搔
首問青天若僅以忠厚和平四字論詩則恐肥皮厚肉
者之得以藉口也李杜詩中之聖何以必曰驚人乎且
風雨可驚青天可問鬼神可泣而謂肥皮厚肉者可以
當之乎故子所選務在新奇

詩貴含蓄尚矣然亦有敷切直陳爲快者如詩之周餘
黎民靡有子遺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人而無禮胡不邁
死豺虎不食投畀有昊詩何嘗盡含蓄乎總務意新不

拘一格

周伯弼云七言絕句用事易于窒塞况二十八字間尤
難堆疊必融事爲意乃爲靈動此語甚是所論三體詩
以實接虛接前對後對分論未免拘泥詩道極大興觀
羣怨無所不有喜怒哀樂一入悟境便覺超超元著非
此數端所能羈束也

陳言務去非獨文也詩亦然所謂言者非言也意也詩
言志志之所在非麗辭奇字所比近日詩道昌明而一
種喜新標異之流好爲強澀之體如唐徐彥伯多變易
求新鳳閣也改爲鸚鵡閣龍門也改爲虬戶竹馬作篠簜

知新錄

卷二十二

手

月兔爲魄免者正復不少子所選無浮詞有遠志實非
漫然已也

古人詩字字相貫含而不覺直如九曲明珠一絲蟻路
清氣相引全以神行故能引人入勝地若叫囂一種則
是牛鬼蛇神若率爾一途又是黃茅白葦總皆未細考
較古人妙處

年來人皆奉劍南爲準的陸詩云元白纔倚門溫李真
自鄙彼意以元白溫李爲未入室也然學劍南一入目
卽知爲宋調近又相率而學溫李矣溫李妙處豈易學
哉不學其措意僅學其遣辭皆於此道隔一塵在

古人詩題不可改也如柳州有詩贈劉夢得夢得因有酬柳之詩詩題是酬柳柳州家雞之贈八字今改作酬孟得是劉詩改作柳詩也李商隱詩有餞席重送從叔余之梓州一首今詩題誤作餞席送人之梓州從叔改人字仍無大病少一余字則甚不可詩云武關猶悵望況在百牢關詩原有二層無一余字作送人之梓州是從叔往梓州矣選本如此種甚多今皆爲訂正

一名字不可溷也詩人標名概不用字如王魯復字夢周當書魯復不當書夢周今選本皆書夢周而全唐詩竟將魯復夢周作二人是皆未參考也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圭

一名姓不可亂也如郭震謠作郭振冷朝光謠作後朝先王渙謠作王之渙蔣維翰謠作薛維翰等今亦爲訂正

一作詩人姓名不可錯亂也如一詩彼此互刻則不必拘拘定于一人若其人本集闕此詩而誤刻其姓氏則亦必爲訂正

一律詩不可作絕句樂府源流不可不參訂也唐人樂府多取名人詩歌詠間有用律詩四句集爲商調曲不過集狐爲裘之意前五疊爲歌後六疊爲入破其立名有伊州京州水調種種不同然皆商調也如蓋嘉運所

進伊州曲第四歌用聞道黃花戍四句此乃沈佺期律詩也後人竟作蓋某絕句宋元以來相沿盡悞豈不可嘆又如陸州歌之分野中峰變簇拍陸州歌之西去輪臺萬里餘蓋羅縫之秦時明月崑崙子之揚子談經去長命女之雲送關西雨戎渾之風勁角弓鳴簇拍相府連之其以今時寵其中或取五律爲絕句或取七律四句或七絕五絕而易其名如此類者指不勝屈予初誤選蓋嘉運二首查前李王名家選本亦皆刻入後因詳考方知遺悞源流故爲附載於此

一詩中字面互有同異本集有一作某一作某者予於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圭

各本中擇其於通首有照應者或對仗精工者斟酌用之非敢竄改前人也

一本律詩又未入樂府歌曲忽改作絕句如沈之問之馬上逢寒食等皆爲削去

樂城山谷論詩文

樂城言文貴有謂山谷言詩能不苟作須有所屬乃善文必有所勸戒譏切然後作乃足以垂世傳後樂城言凡爲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山谷亦言作文字不必多每作一篇要商確精盡檢閱不厭勤耳古人謂文不關世教雖工無益關世教文字其可多得乎

山谷又云作詩正如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棠謂詩必如此然後活潑山谷言之而不能行之也

詩有美刺

詩不妨有美刺與觀羣怨聖人不諱言怨自後世以溫厚和平言詩稍激昂便曰誹謗此詩道之益亡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與春秋本一體也今世目春秋則曰聖人筆削之嚴至於詩便專重溫厚和平殊不知溫厚和平之中而言外多有感發人之處其感發人之處即筆削之微旨也故左氏謂春秋之稱微而顯志知新錄 卷二十一

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詩亦如是而已然則詩何以謂之亡也古者天子五年一巡狩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中或刺或美天子因之而施黜陟刑賞之典是詩也者原與民或刺或美非有禁遏於其間也自天子不復巡狩太師不復采詩民間美刺不復上聞此王者之跡息而詩之所以亡也究之詩何曾亡詩之用亡矣是以春秋之褒貶即為詩之美刺詩無美刺可謂之詩也乎大舜有怨慕小雅有怨誹古何嘗不怨哉屈作離騷亦自怨生而忠君愛國之意溢於言表故古人怨處皆是忠與孝處

平楚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即詩所謂平林也

漫興

杜工部有漫興九首並七言律老去詩篇渾漫與今人皆作漫興按韻府羣玉五車韻瑞皆采入語字韻中曝書亭集云蘇子瞻黃魯直楊廷秀皆用漫興押入上聲語韻既復之詞云詩句一春渾漫與蓋自元以前無有讀作漫興者迨楊廉夫作漫興七首妄謂學杜者先得其情性語言必自漫興始而其弟子吳復從而傳會之知新錄 卷二十二

注云漫興者老杜所作也漫興之為言蓋即眼前之景以為漫成之辭其言語似村而未始不俊此杜體之最難學者自廉夫詩出而世之人遂改杜集之與為興矣元微之韋應物詩

元稹歲日詩一日今日始一年前事空凄涼百年事應與一年同韋應物詠夜詩云明從何處去暗從何處來但覺年年老半是此中回此二詩殊有淡味大可長人道心晨鍾一擊不及此詩鉅錘也因為拈出用作醒世良箴

懷古詩

劉禹錫金陵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
水東邊舊時月夜淡還過女牆來愚溪詩溪水悠悠春
自來艸堂無主燕飛回隔簾惟見中庭艸一樹山榴依
舊開又詩草聖數行留斷壁木奴千樹屬隣家惟見里
門通德榜殘陽寂歷出樵車寶鞏南遊詩傷心欲問前
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
王臺懷古之作昔人極稱此數首果能從此入想思路
安得不佳但不可生吞活剝也

堯夫解詩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

知新錄

卷二十一

玉

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處礦物方磨得出譬
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
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經筵不講國風

經筵不講國風由來久矣胡安國常非之宋學士真德
秀大學衍義戒逸欲一條鄭衛淫辭之詩亦載焉蓋使
人君味其言方不以淫佚導其民也

詩有天子宰相

王昌齡集云王維詩天子杜甫詩宰相

詩夫子

琉璃堂圖以王昌齡爲詩夫子

評韓詩

詩要活要幻要有寄托要有紀律七言古如昌黎記夢
亦不可多得記夢詩云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
與根挈携陳維口瀾翻百二十刻須臾間漢哀帝嘗用夏賀良漏刻
以爲度我聽其言未云足捨我先度橫山腹我徒三人
共追之一人前度安不危我亦平行蹋航航神完臂躄
脚不掉側身上視溪谷盲杖撞玉版聲彭航神官見我
開顏笑前對一人壯非少石壇坡陀可坐臥坡陀與陀同亦作陀
我手承頰音肘柱座隆樓傑閣磊鬼高天風飄飄吹

知新錄

卷二十一

玉

我過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山谷云只前句中字便
是所難此乃我以指撮白玉丹行且咀嚙行詰盤惟與
爲詩之法也
適口前截斷第二句綽虐顧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
聖護短憑愚邀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女巢神

山

一結可悲之甚世途崎嶇非屈曲無以安身不意仙
山亦復如是此退之所以致慨也我手承頰肘柱座
我以指撮白玉丹皆是退之夢中不敬處我徒三人
共追之而獨邀我敬而綽虐顧我顏不歡此是仙人
護短憑愚處此卽是仙人未賢聖處仙人卽壯非少

者綽虐亦即指仙人也仙人纔吟一句口前將吟第
二句見退之欲取丹藥故口前截斷第二句也神官
是天上故開首不言世間事只言星辰刻度究之三
人追而獨顧我不歡退之雖言天上其實恨時之奔
兢者而借已之不得意而托諷也又評六字常語一
字難難字下得幻不說好不說不好說好退之是借
仙人喻在位之操權者好一邊不可說惟難字下得
妙魯直云只前句中哦字便是所難此乃爲詩之法
真是癡人前不可說夢也

昌黎姪

知新錄

卷五十五

天

昌黎贈族姪詩有云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
奇術探妙知天工既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語非
佞當爲佐時雍此詩奇術等句疑指湘子但湘子是姪
不宜曰族姪寫族姪而又不著名豈公不欲以此示人
而故寫族字以疑人耶

白集協韻字

司作人四十着緋軍司馬一爲軍司馬三見歲重陽

司字

當作去聲廣韻入聲不收

相作入聲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

十聲在郡六十日入山十二回綠漲東西南北水紅欄

三百六十橋

琵琶四絃不似琵琶聲

批入聲況對東谿野枇杷

蒲入聲燭淚粘盤累蒲萄燕姬酌蒲萄

請聲當時綺李不請錢

殍作夫俱化爲餓殍音夫唐韻敷字韻收亦言餓死

劍南詩喜用如似二字

曝書亭集云詩家比喻六義之一偶然爲之可爾陸務
觀劍南集句法稠疊讀之終卷令人生憎若身似老僧
猶有髮門如村舍強名官跡似春萍本無抵心如秋燕

知新錄

卷五十五

天

不安巢身似在家狂道士心如退院病禪師心似春鴻
寧久住身如秋扇合長捐身似敗葉難復振心如病木
已中空心似枯葵空向日身如病櫟孰知年家似江淮
歸業戶身如湖嶺罷參僧心似游僧思遠道身如敗將
陷重圍居似窮邊荒馬驛身如滾谷老桑門人似登仙
惟火食俗如太古久巢居閉似苔磯垂釣叟淡如村院
罷參僧嬾似老雞頻失旦衰如蠹葉早知秋喜似繫囚
聞縱掉快如疥癢得爬搔閒似白鷗雖自足健如黃犢
已無緣酒似粥濃知社到餅如盤大喜秋成難似車登
蛇退嶺險如舟過馬當時月似有情迎馬見鶯如相識

向人鳴心如澤國春歸雁身似雲堂旦過僧身如巢燕
臨歸日心似堂僧欲動時身如病木驚秋早心似鰥魚
怯夜長心如老驥長千里身似春蠶已再眠身如海燕
不逢社家似瓜牛僅有廬心如老馬雖知路身似鳴蛙
不屬官身如病鶴長停料心如山僧已棄家心如頑石
忘榮辱身似孤雲任去留心如脫奔奔林鹿迹似還山
不雨雲恩如长假容居里官似分司不限年瘦如飯顆
吟詩面飢似柴桑乞食身勇如持虎但堪笑學似累燕
那易成爽如瑞露零仙掌清似寒冰貯玉壺衰如蠹葉
秋先覺愁似鰥魚夜不眠樂如逐兔牽黃犬快似磨兵

知新錄

卷二十一

辛

卷白波壁如龜筴難占卜瓦似魚鱗不接連路如劍閣
逢秋雨山似鑪峰鎖暮雲雲如山壞長空黑風似潮回
萬木傾雨如梅子初黃日水似桃花欲動時花如上苑
長成市酒似新豐不直錢雁如著意頻驚枕月似知愁
故入門蠶如黑蟻桑生後秧似青針水滿時餘詩腰膝
用如似字作對難以悉數就中非無佳句此陸平原所
云離之雙美合之兩傷者也

後村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十謬

首列唐宋時賢千家詩選家謂一書題便有可疑同時
者謂之時賢且自己當謙何得自稱曰賢一謬

題稱千家詩而詩不過幾十家二謬

凡操選政者必自標名姓此稱後村先生編集非自標
可知也前後無一序跋正不知誰氏之子三謬

一唐宋兩朝兼五代在內既選詩不當刪去樂府歌行
四謬

若只選律體不當入五言古詩若選五言古詩唐宋佳
章指不勝屈何以獨選東坡墨詩二首五謬

樓殿宮寺等詩當書出某處此盡眉目不分六謬

天下之湖多矣此只錄西湖數詩塞責七謬

一古人詩不可割裂如七言律絳幘雞人不當改作七

知新錄

卷二十二

辛

絕五言律誰憐一片影不當改作五絕八謬

只論全唐詩有四萬餘宋詩當亦有數百家名作如林

何以所選之詩粗俗淺俚佳者十不過二三九謬

後村詩在宋號爲巨擘詩佳者極多自操選政而不錄

其佳者十謬

棠翻閱數過知爲庸人借名無疑歷數其謬復爲序

以歎之非歎其書歎時人憤憤毫無皂白之徵也

殊字問罪

名僧來復字見心洪武時豫章人與高僧宗泐齊名上
召見之後以賦詩含譏被戮見心承召賜食謝詩云洪

園化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生雉尾塵
中紅芾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盃醞醐出上方稠
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頌陶唐上大怒曰汝詩用殊
字是謂我爲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朕無德則
雖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戮之棠按俗謂不好曰歹
故有好歹之說明不禁殊字而此被禍豈非詩劫耶

詩文蒙字

昌黎祭神文云天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
何辜宜降疾咎於某躬身無令鰥寡蒙茲濫罰棠見濫
罰上安一蒙字不覺失笑杜工部麀詩云永與清溪別

知新錄

卷十二

奎

蒙將玉饌俱亦是蒙字用得奇

左傳文法

左傳中有一句話未說完而他人即說者文却似平平
無奇而當日形情能令千載如見此却是至奇處如崔
杼弑君之後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
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有如上帝帝乃歆是
也蓋當日所不與崔慶之下有如上帝四字讀者未終
而晏子即易其辭也此是有上半句無下半句之文又
有未叙上文而只叙下文者亦是奇筆如齊君爲晏子
更宅晏歸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云云且諺曰上有晏子許多話故轉筆用且字以承下
此則是有下半句無上文之文

杜牧之論兵蘇東坡論文

杜牧之序兵法謂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繫於
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丸不能盤也蘇子瞻論文
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至於平地滔滔汨汨一日
千里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
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二公所
論事不同而比擬之意甚似知用兵之法則知爲文之
法矣

知新錄

卷十二

奎

元人七卦

元時淮南潘子素作輓卦譏世之矣梯滑稽而得顯爵
者卦辭曰輓亨可小事亦可大事彖曰輓亨天地輓而
四時行日月輓而晝夜明上下輓而萬事成輓之時義
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輓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輓出
門無咎象曰出門便輓又何咎也六二傳於錢轄象曰
傳于錢轄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輓輓厲無咎象
曰終日輓輓雖老無咎也九四模稜吉象曰模稜之吉
以隨時也六五神輓象曰六五神輓老于事也上六或
錫之高爵天下柳榆之象曰以輓受爵亦不足敬也

宋人作

蔡宗魯作吝卦吝亨利居閒不利有所爲象曰吝鄙嗇也利居閒無所求也不利有所爲恐致禍也初六居富吝於周急悔亡無攸利象曰吝於周急莫恤其貧也悔亡無攸利已終有望也六二聽婦言至吝不養其親不恤其弟貞凶象曰聽婦言昵於私也不養其親忘大恩也不恤其弟失大義也雖養弗時亦致災也故貞凶九三極吝吝其財不吝其身於行非宜象曰吝其財斯致富也不吝其身乃輕生也六四太吝君子吉小人凶象曰吝於君子雖有言無也吝於小人雖有言終有悔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書

也六五不吝於色務所欲終以死亡凶朋友吝於酒食弗克歡無咎象曰不吝於色惑於淫也務所欲樂其順從也終以死亡凶可知也朋來從其類也吝於酒食誠大謬也雖弗克歡可無咎也上九居其家不吝於內吝於教子弗叶吉象曰居其家妄自尊也不吝於內畏寡妻也吝於教子終無所也

馬文壁論卦論貞亨初吉終凶利見小人不利于君子象曰貞正也亨通也通於正言諷或庶幾也終凶諷不由初也利見小人猶同類也不利於君子入於邪也象曰麗口掉舌諷君子以求名于祿初九諷于同朋無咎

象曰同朋于諷又誰咎也九二略施於民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衆聽也六二來其諷酒食用享象曰來其諷民取則也享其酒食以崇功也九四飾言如簧以娛彼心乃獲南金象曰娛人獲金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終日高諷王用徵安車以迎終歲弗寧後有凶象曰以諷受徵不羞也終歲弗寧祇足煩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上六莽諷不已四方欲殺之象曰莽諷衆怒殺之何過也邵玄同作忍卦曰忍亨初難終吉利君子貞不利小丈夫象曰忍剛發於內柔制於外故亨初若甚難乃終有吉唯君子爲能動心忍性不利小丈夫其中淺也象曰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書

刃在心上君子以含容成德初一小不忍則亂大謀象曰小不克忍成大亂也次二必有忍其乃有濟象曰能忍能中事克濟也次三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象曰一朝之忿至易忍也亡身及親禍孰大焉次四出於跨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象曰跨下之辱小辱也成漢之功大功也次五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於天子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也上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也形而爲鬪自求禍也

邵玄同默卦曰默無咎可貞不利有所言象曰默不言

也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則無咎默以自守其道可須也不利有所言尚口乃窮也象曰口尚玄曰默君子以去辯養靜初一守口如瓶終吉象曰守口如瓶謹所出也其初能默終則吉也次二多言不如守中象曰言不如默得中道也次三馴不及舌有悔象曰馴不及舌勝口說也一言之失悔何追也次四無以利口亂厥官卿士戒之象曰位高而言輕亦可戒也次五聖人之教不言而信象曰不言而信淵默之化也上六君子之道或默或語象曰時然後言默不可長也

知新錄

卷二十一

美

邵玄同恕卦曰恕有孚終吉象曰恕之爲道善推其所爲而已以己之心合人之心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故有孚能以一言終身而行之其吉可知矣象曰如心恕君子以明好惡同物我初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象曰強而行之恕之始也行而不已違道不遠也次二君子有潔矩之道象曰潔矩之道恕也次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象曰拂人從欲身之菑也次四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象曰立而達恕已從人也次五聖人與衆同欲象曰與衆同欲聖人之恕也上六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象曰待人

之法可用恕也責已之道不可自恕也

邵玄同退卦曰退勿用有攸往象曰退止也勿用有攸往知止也日中則退而昃月盈則退而虧四時之運成功者退而況於人乎退之時義大矣哉象曰艮止其所退君子以晦藏於密初一退無咎象曰其進未銳義無咎也次二難進易退象曰難進易退可事君也次三兼人凶象曰兼人之凶勇不知退也次四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象曰知難而退終無尤也次五終日如愚以進爲退顏子以之象曰子之退進不可御也上六蟄蟄升升高蹯而不悔象曰蟄蟄升高其道窮也蹯而不悔亦可戒也

知新錄

卷二十一

美

此上七卦皆元人爲之或曰輓卦宋人爲之子初以爲嬉笑怒罵之詞安可擬易後思太史傳滑稽而以爲談言微中則此之悲世教肅身心者裨益正不少也蓋世人智者少而愚者多在昔先民左有圖右有史使人按圖索義事之可否不必智者亦可一目而燭其微至於神宇垣壁驛館往往圖前代帝王賢聖之事以爲規勸逮後世有傳奇院本五花爨弄等善惡惡之意使人觀感而興其事於愚者易爲力所謂鼓舞斯民於不覺也今乃呼而語之曰汝學易易

能趨吉避凶彼必曰聖人教子亦不過曰學詩學禮
予何人詎知學易哉茲乃以元人嬉笑怒罵之詞用
大易爻象之體不讀易者亦必顧而笑笑而卒讀讀
而悠然思喟然嘆其身之所趨心之所念有不覺轉
移默化於其際則此七篇謂無當於大易之旨不得
也康熙戊子季春名友棠識

亦已焉哉

陶淵明命子詩曰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
焉哉亦已焉哉四字若今人爲之必不愜人意殊不知
此語亦有所本鄭康成戒子益恩書其末云若忽忘不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文

識亦已焉哉

知文難

荆溪吳氏云柳子厚云夫文爲之難知之愈難耳是知
文之難甚於爲文之難也蓋世有能爲文者其識見猶
倚於一偏況不能爲文者乎昌黎毛穎傳楊誨之猶大
笑以爲怪誨之蓋與柳子厚交遊號稍有才者也東坡
謂南豐編太白集如贈懷素草書歌并笑矣乎等篇非
太白詩而濫與集中東萊編文鑑晦菴未以爲然以諸
有識者所見尚不同如此則俗人之論易爲紛紛宜無
足怪也故韓文公則爲時人笑且排下筆稱意則人必

知新錄

卷二十二

文

怪之歐公作尹師魯墓銘則或以爲疵繆歐公初取東
坡則羣嘲聚罵者動滿千百而東坡亦言張文潛秦少
游士之趨軼絕塵者士駭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
之論亦嘗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玉市
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欺作太息一篇使秦
少章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蓋三年後當論定也往時
冰心先生汲引後進如饑渴然自周南仲死文字之傳
未有所屬晚得篋窗陳壽老卽傾倒付囑之時士論猶
未厭冰心舉太息一篇爲證且謂他日之論終當定於
今日今纔十數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篋窗卓然爲
學者所宗則論定固無疑然冰心之文世猶淺知之者
少則於篋窗之文宜亦未必盡知之也更一二百年後
以俟作者然後論益定耳

杜恕著體論其答人書恕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
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剗心著地正與數
片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見杜氏新書
曹子建與楊修書云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
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
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
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

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

家訓云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廙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常以此忤人至今爲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鍾士季嘗曰吾少年附一紙書與人云是阮步兵皆字字生義既知是吾不足道也

北史祖瑩云文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西京雜記云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爲賦嘗作清思賦時人不之賞也乃托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

知新錄

卷二十一

罕

吳書陳琳見張紘文答曰自僕在北與天下相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僕受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某在北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左大冲三都賦人見而嘗之請序於皇甫謐於是嘗者莫不贊嘆南史云張率字士簡善文詞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更爲詩示焉託之沈約訥便字字嗟稱無字不善

文要真

冰心與箕窓論文時案上置牡丹數瓶箕窓曰譬如此

牡丹花他人只一種先生能數十百種蓋極文章之變

者冰心曰此安敢當但譬之人家觴客或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自家羅列僅摹缶瓦孟然却是自家物色棠謂此語可悟文章真假之別明季作者如林

然必推歸震川爲大家無他真故也又作文要握主意得其主宰便有提綱挈領之妙通身脉絡無不綵絲入

扣昔曾子固能文歐陽修王安石稱於太守張伯玉伯玉命作六經閣記子固凡六七脫藁不當意乃曰吾自

爲之夫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子固嘆服予謂張固知得主宰矣然爲文起伏舒徐分

知新錄

卷二十一

罕

合馳騁或以氣勝或以度勝疾迅扼挽如川如山變化萬端不可名狀此則非主意二字所能盡之今世刀筆家最能主意然使操觚爲文全無是處此可見主意雖在所重然非文人之筆萬不能留傳千古耳

文無憑據

韓昌黎初試是顏子不貳過文後仍以此文遇知歐陽永叔知舉閱劉幾卷判紕繆二字幾後改名輝永叔在詳定所升作狀元劉原父云永叔有甚憑據棠思一人之身一人之文其取舍又皆屬於一人而前後不同如此遇合信有命哉

卷二十一

91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三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長沙陳鵬年滄州

新安程
鑒師恪

楓嶺江
倫冠群

古歙江承瑜崑元 叅校

養氣

讀書鏡云蘇峻渡江司馬流之守江濱忽聞其至當食不知口處人事真有爾者流何足語此彼但直畏怯耳然庾亮本以召峻自任乃以流當衝其不亡何待劉玄

知新錄
卷二十三

德是何等氣宇人與魯肅議借荊州忽聞震雷遂失匕
於地凡此皆氣不足也嘗讀陸游劄子云臣伏讀御製
蘇軾贊有曰手抉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之爲
嗚呼陛下之言典謨也軾死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
尊誦其文而未有知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今陛下
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遺學者顧不厚哉
然臣竊謂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爲主軾特用之於文耳
趙普氣蓋諸國故能混一之功寇準氣吞醜虜故能
成却敵之功范仲淹氣厭靈夏故西討而元昊欵伏狄
青氣懾嶺海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於韓琦富弼文彥

博之勲勞唐玠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為主而已蓋氣勝事則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鬪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故文章功業皆以養氣爲第一義

飲墨

林下偶談云但俗謂不能文者爲胸中無墨蓋亦有據通典載北齊策秀才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東坡監試呈諸試官云麻衣如再着墨水真可飲山谷次韻楊明叔云睥睨紈袴兒可飲三斗墨又題子瞻畫竹石云東坡老人翰林翁醉時吐出胸中墨唐王勃屬文初不知新錄 卷二十三 二

文應改定

凡文貴改定歐公作文不嫌屢改甚至較初作時不保一字後人作文不自改亦不欲人易一字直是愚之甚也丁敬禮云文之佳者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蓋言遇真知己方能定其文非謂其文不可定也子建云尼父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誠哉是言子建又云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天英之發衆人之

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此語亦是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此可爲知己道難與外人言耳

晉唐文章

井觀瑣言云歐公謂晉無文章惟歸去來辭東坡亦謂唐無文章惟盤谷序子謂歐公固不易之論坡老之言則有未諭者唐諸家文姑勿論只以昌黎文觀之亦未必都無一篇可比盤谷序也金儒王從之嘗病歸去來辭前想像後直述不相侔謂盤谷序前云友人後云昌黎似不相識其言亦有理

左史同異

知新錄 卷二十三 三

左傳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子幼時以焉字屬上句用文之是求顯也是字與用字方有呼應及讀史記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因謂幼時所疑不謬焉字改安字而下添文之二字文氣字意皆充暢

論古

天下之患最患於似是而非之論不以誠心推究聖人之所以然而以私意借聖人之言以文其過後之人側身於學問之途而胸無真宰好偏執一意往往墮於鬼魅而不自覺此亦名教之罪人也如揚雄媚莽唐宋名

流以明夷許之且使之從祀孔子王安石父子變亂舊制亦曾孔廟配享曹操以文王自許曹丕篡位柳柳州以舜禹之事爲言馮道無心腑小人竟有列於大臣之內貪富貴者謂之降心辱身肆行亂世者謂之無可無不可手刃兄弟者比之周公好貨者比之公劉如此等事指不勝屈故善讀書全要在處事上參考古人得失論古不精便不能論斷今人矣

驪兜

驪兜古作鴈咬韓集關弓射驪咬書疏引驪頭讀書通作驪朱古文尙書鴈兜四凶名篇海作鴈兜

湯慚德

卷二十三

四

湯慚德極真不但見於語言而且形於大濩此湯極歎處卽湯極聖處蓋湯鳴條之事未免驚人視聽故於樂之中藏其愧赧之心而使天下後世知其心之不得已是以季札觀至舞大濩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作樂觀樂心眼皆不同

栢翳卽伯益

金履祥號仁山著通鑑前編嘗曰按尙書之伯益卽秦紀之栢翳也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秦紀謂栢翳佐禹治水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

庶鮮食益作朕虞若子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太史公獨以書紀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栢翳其功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太史公於二帝本紀言益見秦本紀爲翳則又從翳豈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敘伯益與栢翳爲二乎抑出於談遷二手故其前後謬誤也羅氏路史因之遂以益翳爲二人又以栢翳爲皋陶之子果若是則楚人滅蓼之時秦方盛於西臧文仲安得云皋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噴散至夏啓時則二百餘歲矣禹又曷從而薦之乎此其所以

疑孟子薦益之言爲權辭也

卷二十三

五

紂太史

史記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又曰辛乃紂也於三子中紂爲少子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尙爲妾已而帝乙立爲妻而後生紂帝乙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是以得爲後王棠曰微子之母先爲妾則可謂爲妾之子旣已爲妻則卽爲妻之子何得仍呼爲妾之子蓋妾妻本一人有不得二而視之也卽如先爲諸侯後爲天子其子諸侯之子卽爲天子之

子不得仍呼爲諸侯之子蓋天子諸侯本一人也微子與紂同母非出於二人安得謂微子爲妾生而紂爲妻生乎夫廢長立幼亂也棄賢用暴逆也執法廢理賊也太史犯此三不韙而世無歸咎之者何哉或曰法則然也不知彼妾此妻惟法之歸妾妻一人法屈理伸廢理言法宗社傾壓子故謂殷之亡雖亡於紂實亡於太史之一言也呂氏春秋尙務篇曰用法如此不若無法

喪家之狗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

知新錄 卷三十五

六

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又曰孔子出衛東門姑布子卿迎而視之顧子貢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子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戾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戾喙而不藉賜已知之矣不知喪家之狗何足辭也子曰喪家之狗

既斂而棹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萬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者也丘何敢乎一喪家之狗前以爲然後辭不敢當不應一事相懸若此予謂前說不謬後則似戰國時口氣非是聖人氣象

素王

史記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五反然後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注云素王者太素之皇其道質素九主者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法君用法嚴急若始皇是也勞君如

知新錄

卷三十三

七

禹稷是也等君定等威如高祖封功臣是也授君政歸其臣如燕王噲是也專君謂不任賢臣專已獨斷如漢宣是也破君謂國破身死是也寄君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拆可待故孟子謂之寄君國君國當爲固謂固其城郭而不修德如智伯是也三歲社君如成王是也孔子稱素王其義蓋本之於此

以醉觀人

酒能亂性是以先王嚴於禁酒卽杜甫飲中八仙歌稱之曰仙則與俗人異矣然其好處皆是病處莊子觀人六韜選將皆說醉之以酒可見醉而不亂非有守者不

能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之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而不肖人得矣此莊周以爲孔子之言引之以爲泛觀人之法問之以言以觀其詳窮之以辭而觀其變與之間牒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此八徵者六韜以爲太公之言以爲選將之法棠謂定非孔子之言莊子所引不足爲據然以酒觀人亦古今之創論以其知新錄

卷三十五

八

相似故表而出之

方正學曰曾子十篇言孝九備其爲說間有不純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昏近諸色而觀其不淪飲食之而觀其有常決非曾子之言今合三家議論可知爲當時術士之言而用意亦詭譎矣

子羽

史記澹臺滅明字子羽魯城武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家語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

形陋也與家語反

漢十八侯

十八侯之次張良陳平何以不與潛室陳氏曰漢封功臣其盟誓之辭曰非軍功不侯軍功又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破秦三曰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皆後附所以不在此數又良平皆帷幄謀議不履行陳所以諸軍功者率在此

十九年

晉文公出亡十九年歸始伯國庖丁解牛十九年刃有餘地陶朱居積十九年三致千金子卿持節十九年垂

知新錄

卷三十五

九

白歸漢翁家鉉使元十九年安靈河間終遺家以其時則久矣以其數則窮矣久則必返窮則必復皆以十九年計也何其數之相符乎

獨夫寇仇注脚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獨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言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草芥臣可遽視君如寇仇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肅宗大喜王棠曰昔明太祖見孟子獨夫及視君如寇仇等語命人射孟子像尙書錢唐袒胸受射先時若有人能

將宋高宗與尹焞問答語對之也不至那樣決裂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
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云云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反服之禮之有注放逐之臣不服舊君爲兵主來攻伐
曰戎首孟子寇讎之說可與此參看

四公子論

戰國四公子人豔稱之子謂惟信陵始末處心潔白盡
忠於魏無操權自恃之意無挾制取功之謀覺餘子夢
夢不足比方也孟嘗君兄弟有四十餘人初以五月五
日生爲不利於父母將不舉後孟嘗致食客千人田單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十

亂潛王意疑孟嘗孟嘗如魏合秦燕伐破齊潛王死襄
王立畏孟嘗與之連和卒後齊魏共滅薛夫田文不忠
於本國其滅族固宜抑五月五日之子果不宜舉乎平
原好客不知客食客中不知毛遂本國中不知毛薛傳
舍吏之子李同邯鄲死難卓卓至今猶有生氣平原亦
能聽言勝孟嘗春申多矣春申黃姓讀書博古恐秦之
蹂躪楚也極陳秦楚相合之利引詩說易何便便也使
太子歸國以死自期詎不烈烈大丈夫哉後乃幸李園
之女弟而進之王事跡同於不韋此直狗彘之行耳其
不得死固宜信陵異是夷門則訪侯嬴市屠則請朱亥

客趙則過毛薛是真留心世道者雖竊符奪軍之舉有
矯制擅兵之罪然趙魏之存亡呼吸一氣耳趙亡魏卽
隨之是救趙者正所以存魏也子嘗謂天下事有正用
之不失爲忠乃實大債事者有反經而權用之跡實不
忠裨益於國家不淺事前衡論固不滿於人口卽自視
亦有愧怍於身心事後品核則可無歉於人言似亦不
妨明目張膽而數陳其效信陵獨不然用兵時恐得罪
於民子在軍歸父弟在軍歸兄獨子則身歸功成之時
歸其軍歸其符惟恐得罪於君而不敢歸自言罪過退
讓不遑令趙不忍獻五城蓋其始終以魏爲念而竊符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五

乃不得已之事也魏旣不用惟飲醇酒近婦女日夜爲
樂凡四歲而卒夫豈獲已哉彼深知魏爲孱小之國秦
之蠶食諸侯日強一日其魚肉我也可計日而待又不
忍先王宗廟之淪亡自我身而見內不取信於君外則
見辱於秦無可如何惟求速死而又無可死之路特泯
其迹晦其光從事於酒色之中以自戕其生豈不可悲
也哉高祖於四公子中獨爲信陵建祠者有以也夫

秦皇漢武

人君卽位卽元年當時未有年號故左傳諸侯之國各
稱其君之年而天子正朔正置之罔聞不知當時律曆

之頻往來文告之詞以何爲準蓋夫子作春秋亦仍其國史之舊矣自秦始皇立郡縣而民知有王漢武帝建年號而民知有朔二君之功不可泯滅

呂不韋

呂不韋以邯鄲姬有身送後宮十二月而生政棠謂此事亦有可疑古今生子皆以十月爲準十四月而始生惟堯母與鉤弋夫人耳呂有身而歸太子是必有二月方可信再十二月而生政是始皇亦十四月矣數千年罕有之事而謂爲不韋之子是亦未可遽以爲然也

秦論

知新錄

卷二十三

七

秦之亡也在君驕臣諂而君驕臣諂之弊又莫不以治國之要惟法令爲兢兢嗚呼此秦之所以一敗而不復能收拾也夫法令者政刑之謂也德禮不用而用政刑聖人之所不取乃政與刑又用之不得其宜此何異爲寇齋糧也夫法令之爲羸秦害也有由來矣自孝公舉用商鞅變法修刑以戰取爲賞罰百姓初苦之而後便之其便之者何也黔首無知惟視上之好惡爲從違當諸國相併之日數百年來生民塗炭得保首領卽爲天幸若能使功賞罪罰無有不奮然恐後趨死而不悔者何也與其死而無名又不如死有功級之賞爲得計

故秦用法令而能大一統者時使之也逮天下爲郡縣

此則一統與六國不同予嘗謂先王之經制道統之源流雖絕於奔競之士而不泯於有識之心先時有志當世者爲疆圉所拘不得已習爲遊說之徒朝秦暮楚以倖知己之一遇既秦併天下吾意文秀者必引領曰世卿之祿其弊久矣聖賢如孔孟不得自效其能今則其時矣英武者曰好勝者死古昔記之今銷其兵器以爲日月之光吾歌太平作散人足矣其愚魯者則曰內務耕稼自孝公時已然今黎庶無繇得以搏心揖志于畝畝吾將鼓腹而歌矣意彼此又必相謂曰法令者攻戰

知新錄

卷二十三

七

之所需也今承平矣各安其生何法令之與有而孰知秦之極欲無已不徒有意中之法令而豈有意外之法乎若曰爾羣黎以爲六王之畢而無用民力爲矣而抑知擊胡之舉長城之築方輿也爾以爲四海之一而無用民力爲矣而抑知馳道之治阿房之宮未已也爾以爲深居簡出而無苦我父老爲矣而抑知封禪巡幸求鼎求仙諸事之接踵而來也爾以爲不遊說可以共功名事詩書可以濟百姓而抑知燒毀詩書偶語棄市坑害諸生之薦至也秦樂以刑殺爲威人死等於草薶其法令之行不獨臣下百姓然也卽山川鬼神亦不能

阻其法令之所不及故浮江遇風則伐其樹而楮其山之
之罟石仆則鞭其石而出其血以任法爲至聖是以刻
石頌德曰作制明法曰端明法典曰除疑定法曰盡知
法式曰普施明法曰聖法初興而且謂古之五帝三王
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
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嗚呼秦以法令
亾而反笑五帝三王法令之未行也豈不謬哉爲問五
帝之名不稱實者何在爲問三王之不久長者與秦何
若君極其驕臣極其諂不言德禮趨驚法令危亾之勢
在始皇時天下之人心久已去矣彼賈生者謂秦爲四

知新錄

卷之三

古

塞之國得人焉猶可保宗廟之祀抑知在七國時或可
以法令行在吞并後有不可同日而論者哉

扶蘇論

始皇長子扶蘇好諫上上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上崩
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或以二人不受誅
而請則斯高無遺類蘇子曰秦之無道有自來矣自商
鞅變法以誅死爲輕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
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
法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
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予曰不然彼扶蘇者乃不

能請不容請非不敢請也若蒙恬固已屢請之矣然屬
之吏卽請猶不請也史記詳言之矣嘗謂人君無道誅
戮其臣下爲其臣者非必視死如歸也苟有可生之路
亦必循孝子大杖則走之文不肯以己之一死陷其君
於不義若拘係之桔槔之則不保首領亦無如何耳人
子則不然彼自孩提以迄成立長養慈親之側者非朝
伊夕矣恃恩驕佚不與剪剪拘拘者比極言強論何所
不至乃一旦而命之曰死卽至魯愚亦未有不白明其
非罪詎得甘之如飴蹈死不悔此其故必有言之而人
不爲傳聞之而不爲請者矣若云畏國家之法令夫

知新錄

卷之三

主

已受死矣安更有法令乎若云以得死爲幸夫死者生
人之至不幸者也何乃言幸若云以誅死爲輕以參夷
爲常法故扶蘇二人不敢請予謂此言爲蒙恬言之則
可爲扶蘇言之則不可夫夷三族者父子兄弟叔姪不
相保也爲問扶蘇之父子兄弟叔姪爲何人乎勢必戮
及始皇戮及胡亥戮及孺子嬰等然後謂之參夷也此
必無之事也然則得死爲幸蒙恬無此心也扶蘇無此
心也卽胡亥至惡亦必不參夷以自戕其生也子瞻而
地下也使九原可作能不笑其失言乎客曰蘇論之謬
已知之矣不能請與不容請何也曰蒙挾重兵於外而

長子爲之監軍二人卽智勇必不能料事機於意之所不及當其時或聞詔而來迎或不設驛從或受詔大事屏去左右此時就縛備捉難之力耳安用請爲且齊詔之人必斯高宵小之黨鬼賊詐僞迅如風雷此時如割雞相似又何所容其請耶况扶蘇死後使者以怙屬吏彼斯高者畏在扶蘇不在怙也畏操兵之怙不畏屬吏之怙也蘇子不喜史記而謂蒙恬不復請抑知使者不以蒙恬之言聞於上乎夫存亡雖有由來變機起於倉卒彼謂握兵上郡可以徘徊審顧而後死者其亦神遊當日而爲之審時度勢哉

知新錄

卷二十三

宋

賈誼治安策

賈誼文孟堅所選所存原本僅十分之七要知是改本看新語方知大有損益也痛哭流涕太息等項皆全痛哭一篇新語藩傷七篇皆是說諸侯僭擬流涕二一無蓄積一匈奴禍不息長太息有六一不禮貌大臣不能得臣力二私鑄爲害三等齊篇疑卽是立制度四風俗無廉恥仁義人益爲奸當審取舍五富賈僭越窮民不務本必爲盜賊孟堅選本少一長太息當是保傳無疑

賈誼論

今夫才之難非才之難在藏其才之難也藏其才而不

用而不用適所以致用此才之所以難也蓋佻達之子英爽之士彼恃其資稟之異猥辨之才少年不更事未免觸機卽發不顧忌諱好言人之所不敢言好行人之所不可行往往一蹶不起卒致夭亡此無他銳迅之氣未有所裁一往深情無可收拾昔者子房爲韓報讎博浪沙中幾喪身命使非黃石圯上命之進履變化其雄心何能隱忍含光以成高帝之大業此在皇綱不振之日有才者所宜致意也若夫文帝之天下號小康矣有不世之才必須有不世之識夫識正所以用才也當劉呂雌雄甫定之後文帝以藩位握天子璽一時侯王將

知新錄

卷二十三

宋

相充溢朝端卽政事有可議如奢侈踰制諸事亦宜深謀遠慮慎重周詳何也以疎眚紀小臣妄言人主骨肉之事且言之不行適足長悍驚疑忌之習况交淺者何可言深也乃賈生者不自審其更事之無多只任淚之縱橫不問事之可否小不如意憂從中來過湘而弔靈均作賦而紆鬱憤卒以哭死詎不悲哉得非才露而不藏欲速用而反不致用之效歟譬之馬焉年少多跢弛之能老成有知路之益譬之木焉鄧林饒棟梁之才培塿無松栢之用然則昔之舉子贊禹甘生相秦子奇稚齒化阿有聲顏子十八天下歸仁皆爲不可信之事乎

曰非也才與德有二致常與變不同門也今之有才者通達其識涵養其才遵欲速不達之訓操轉移默化之權俾其身足以成國家之務而不致債當世之事則得矣使皇皇攻取建大言而無實効將見悲天憤世又踵洛陽之後塵也嗚呼豈獨賈生也哉

書何孟春所訂賈太傳新書後

己丑七月讀賈子新書竟掩卷而嘆曰賈太傳蓋世才人惜其不遇吾不惜其不遇而惜其遇之過蚤也然其始誤於吳公而其繼誤於文帝先是吳公治洛陽治行為天下第一獨奇賈不爲不遇矣言於文帝卽召用驟

知新錄

卷二十三

六

至太中大夫不爲不遇之早矣使吳公知其才徐徐然涵養其剛烈之氣循循然默化其過激之言堅其識韜其光使爲國家鈞石之用何不可者卽文帝重其才亦不必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當是時爲賈生者步老成之後塵抱威儀之敬慎縱有建白敷陳於上亦必循牆抑抑務存一謙讓未遑之念然後可以起而有功出而徵效何也士人盱衡當世貴有詩書之氣薰淑其心不可以一往之浮譁陳於君父之側歡愉而寓引譬之言其言易入激烈而有害害之語其語難投賈生者不然於天下之治無其難而有其易也於在位之臣皆爲

小人而已獨爲君子也於政教之所由行不必漸次弛張而欲其一蹴而至也稍未如志憂從中來年方三十便稱衰老卒底於不幸短命此非吳公汲引過切文帝之擢用大驟有以致之乎使賈生需次以待蘊隆蓄積遲之又久將有以建其功名克自樹立必不至年之不久有若斯之極也嗚呼身之不遇身之災也遇之過蚤亦身之災也人當於賈太傳深致意哉

書賈太傳新書後

吾讀太傳新書而嘆文帝之於賈生可爲知己矣改正朔易服色定制禮樂興禮樂賈生草具其儀色尙黃數用

知新錄

卷二十三

六

五爲官名更奏令其書盡公又不能無遺恨也所謂者當文帝時號爲小康君明臣賢臚列得失安所不可何至爲之痛哭爲之流涕爲之太息不已抑賈生之性使然耶逮其後乎湘而嗟鸞鳳賦鵬而傷炭銅旱雲惜誓罔不懣怫腸結以底於死其與治安策之所謂痛哭流涕長太息者詎非初終之一致哉嗚呼人好哭泣事之最不祥者不壽之徵此其效矣若使賈生生於後代又不知當如何痛哭耳人之言曰漢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皆自賈生發之文帝何嘗不用也特改正朔興禮樂諸事則謙讓未遑耳嗚呼此謙讓未遑之心抑知

卽賈生之藥石也耶夫人臣致主發揚蹈厲建論風生
創一世所未見言人人所不言較人主建其言而踐行
之則道路側目召禍最速吾恐事未下於朝端而匕首
已陷賈生胸次矣文帝審之陰用其意而又默化潛移
使其禍消於無兆彼賈生者孰從而知之耶且賈生論
議多有迂闊而遠於事情者如淮王道病死文帝封其
四子恩溥矣安有隙末之嫌賈生引白公子胥荊軻專
諸以相比喻此則計之左者毋怪乎衆口之嗷嗷也賈
生嘗曰同醉有先醒者後醒者不醒者知道之先生非
先生也先醒也如封四子之議賈生謂之先醒耶不醒

知新錄

卷二十三

平

耶若文帝者真可謂之好賢之君也宣室言鬼神歎曰
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人往往致惜宣室
之語以爲今世無傳子讀新書中有道德之說亦言鬼
神之所以然其言不甚切實宣室所對當亦無足采耳
賈自太中大夫出爲長沙王太傅未爲不遇傷悼不已
何其禍也長沙卑溼長沙之王獨不卑溼乎梁王爲帝
之愛子好書帝以好書而勸駕非斥賈生也此亦可以
無抑鬱矣悲夫何三十三歲而以哭泣終也古人五十
強仕安知文帝不欲老其材而大用乎殆如賈者帝亦
何嘗不用乎虞生有言人生得一知己死可無憾賈生

有吳生之汲引而遭逢文帝豈不幸哉遭逢而不永其
年未至大用豈非夭哉

讀左傳

晉樂武子子桓子孫懷子韓宣子憂貧叔向曰樂武子
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
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
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貨居
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子之
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懷之罪以亾於楚棠
謂叔向所引不倫當言桓子貪欲難免於難其子亦不

知新錄

卷二十三

生

能免今言父有德子不肖賴父之德免難父作惡子卽
善亦必遇禍則是兩代行德一代免難一代受禍中間
一代最惡者反得安然無恙世豈有此天道乎夫君子
居易俟命此千古不易之理桓子免難幸也懷子脩德
而仍及難此命也若謂父作惡子卽善亦必遇難則爲
善者不亦難乎父積德子卽惡亦能獲免則爲惡者不
益橫乎此說不可爲訓讀者宜思之

讀管子

王棠曰管子云卑身雜處隱行辟依側入迎遠遁上而
遁民者聖王之禁也遁上遁民四字移以律今日游惰

諦當之極

管子一書欲使權歸主上不得下移未爲不是但議論未免過刻禍及無辜如法禁篇云守委閒居博分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濟人以買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聖王之禁也子謂博分難也勤身亦不易濟人難也靜而閒居更不易今日求此種人指無一屈管子時亦在禁例蓋防禍於未然耳

夷吾在西施吳王之前將百年而管子一書引西施吳王好劍等事又記管子死後事此皆後人手筆牽連載之云爾

知新錄

卷二十三

七

管子石壁菁茅之謀皆一時術數何足傳後此後人增入無疑管子天下才豈肯書此

讀伯夷列傳

此文不似傳體議論中帶敘事敘事中又涉議論昔人謂如遊龍莫測變化子論其文極有法脉極有繩尺藏規矩於變化之中乃所以爲至文伯夷本讓國者故先將堯讓天下於許由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以陪筆形起伯夷乃讓天下者不傳讓國者却傳此因虞夏之文不可考而伯夷有軼詩可稽也且伯夷有孔子爲之傳故名彰於後卞隨輩無孔子其人爲之傳故湮沒無聞

耳隨即將孔子曰或曰作兩扇格孔子曰一段立柱是

怨乎卽將伯夷事敘於其內言孔子說他不怨何以仍似怨也或曰一段立柱是天道善人四字又將顏淵與盜跖及近世惡人富厚善人災禍暢說一番是善人無微天道亦茫然也作兩番疑筆然後仍歸結到孔子故緊接子曰二字言伯夷之所以不同者在立志不同志在立名是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又烈士徇名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巖穴之士名湮沒而不傳砥行立名方得施於後世名字作五層播弄而歸功在孔子贊伯夷所以能傳看一結史公雖說伯夷自己不過亦嗟嘆

知新錄

卷二十三

七

在內不獨爲許由輩致惜已也議論周匝波瀾老成真是絲絲入扣

伯夷論

論古人貴揚古人之心使之昭彰於天下而後是是非非之旨可以並列不至狂瀾泛濫浩蕩而無所歸昔伊川讀昌黎伯夷頌評之曰此只說得伯夷介處要說得伯夷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于於是取麟頌而讀之曰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又曰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又曰日月不足爲明泰山不足爲高天地不足爲容又曰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踵於後是

則窮天地亘萬世伯夷叔齊二子而已夫如是則彼之所是者人當亦是其所是所非者人當亦非其所非乃何以彼之所非者人亦曰聖人乎夫聖人亦爲人所非乎又曰聖人者萬世之標準也意若以武周爲世之標準伯夷所不宜非者論互持其兩端旨不歸於一是昌黎以師道自任此何令後世遵循耶予於是合衆論折衷而得夷齊之心矣蓋夷齊處人倫之至盡而又極人倫之至變者也遵父命而曲成乎兄弟餓首陽而義盡乎君臣在他人或兄讓而弟受或弟讓而兄受或君不明而諫或諫不聽而去夷齊不然一意孤行不顧外境

知新錄

卷之十

論

之嘵嘵而只率其心之獨是尙論者雖深情往昔亦未明言舊惡之屬何人怨希之屬何事而予盱衡感慨覺夷齊處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在在不念怨希之意逆境縱橫遊行自得真灑然於塵垢之表者此不謂之聖人之清不得也或曰清周聞命矣孟子何以又謂之隘也予曰清卽伯夷之隘也天生聖人以傳道也道之體不可見而道之用則在施之於民孔孟汲汲皇皇傳道也爲民也周室衰微振興無路孔孟車轍所歷凡可以爲民之事馳神運思耗精疲力唯恐一夫不獲其所如不合必舍而之他一生如是而已是其蓄德殖行

無一日不爲道者正無一日不爲民也夷齊以骨肉相讓而棄國棄國可也棄民不可也以國家顛覆而棄身棄身可也棄道不可也夫身在則道在道在則民在箕子微子皆抱此志也彼伯夷者烏得不謂之隘也或曰有棄身而全道者又何也曰彼於道宜死而自死之彼於道不宜死而人死之皆可謂之棄身全道若伯夷者

知新錄

卷之十

論

讀孔子世家

本紀述其所本尊帝王也世家世爲諸侯尊諸侯也列傳則列一人之事迹而已以孔子未爲諸侯列於世家似乎亂例然不可謂史公漫無所考而率爾載筆也荆公云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子謂孔子無尺土之階操筆削之權蓋傷世之亂臣賊子不可得誅而於筆削之間未嘗不以予奪之權自收其柄故曰知我春秋罪我春秋遷列於世家者正合知我春秋之意也不世其家

則道不顯何能世天下世其家者世其道也若使列之於列傳則非所論於出乎其類之才若使紀之於本紀則失當日尊王尊周之旨孔子春秋蓋借魯以尊王也史遷著述固多抵牾而於孔子則誠斟酌盡善者也

春秋論

天生萬物使我爲人又不使爲昏鈍無知之人又不使世之所行所言盡出於倫常範圍之外則冥冥之意若曰吾固不言而善善惡惡之旨夫已有所屬也不然者昏鈍無知與聖賢共盡天又何樂生此聖賢哉而此賢聖者又有得位不得位之勢得位者政教營心散見於

知新錄

卷二十三

議

事功而不暇記以言又或禮節拘忌不暇朝夕研究博覽古今得失之林是以有握其始而不能悟其終識其鉅而不能明其細知其常而不能操其變於是竊嘆審天下之幾而不能護江防之潰者比比然也及讀孔聖春秋然後知春秋以前之天下春秋以後之天下天皆默寓其意於不得位之士不獨春秋爲然也堯舜之前史失紀載堯舜已後得孔子筆削而是非不致淆亂後世洩水紫陽守其矩矱亦皆具有千古之識蓋當代之得失卽見於論古之中予嘗謂讀書論世鉛槧終身非士不能非不得志之士不能惟不得志者窮愁發奮著

書借以舒其邑邑而不知實天之俾與以是非之任有不可輕焉者也昔者子產論古季札論樂如見其人而論其事此皆賢智之矯矯者也而春秋則非至聖不能爲昔者孔子生於周時產於魯國當天子下堂之日值三家強橫之秋當是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禮樂征伐之大節多有出其範圍者天子權輕不能言鄰邦效尤不肖言臣下比黨不復言庶民緘口不能言卽孔子亦不能直言其故筆削魯史勒成一書如日月之昭昭萬古不夜此非拙於今而巧於前也處於勢分之相懸又恐越俎之操割熟審明夷之用世而不罹處士橫議之

知新錄

卷二十三

筆

條惟有尊周宗魯借古傷今褒往懲來誅前惕後使前之出其範圍者罪不能逃使後之出其範圍者皇然知懼繫於魯史而實以尊周托以天王而實以嚴天下究不得指之爲妄爲僭此固天之無可如何亦卽聖人之無可如何也春秋出範圍者無可如何亦卽天下萬世出範圍者無可如何也後之士子能仰知天寓意於不得位之賢知則亦當平心審論共抱此無可如何之載筆而已豈獨孔子春秋一書也哉

孔聖生卒考

孔子生卒年月日時諸家紛紛記載不一公羊傳謂魯

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傳謂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年同日同而月不同司馬遷史記謂魯襄公二十二年亦不同其後或主公穀或主遷其主公穀者司馬貞孔若古洪興祖宋濂也其主遷者杜預胡舜陟孔宗翰羅泌也有謂周家改建其十月卽夏之八月有謂周家改建不改月月與夏無異其謂十月卽八月者羅泌也以子寅爲差其謂改建不改月宋濂也引商建丑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爲証有謂年七十三有謂年七十四謂七十三者司馬遷也以其爲襄公二十二年生歲在庚戌也謂七十四者羅泌與宋濂也以其

知新錄

卷二十三

史

爲襄公二十一年生歲在己酉也余則以其家譜斷之孔子生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卽魯襄公二十二年是年冬十月庚子卽今之八月二十七日卒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哀公十六年卽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四月乙丑卽今之二月十八日其年與遷同其月與穀梁同其日與諸家同其改建與羅泌同其謂年七十三亦與遷同年譜世表亦然學者當於此日以爲聖節而致祭焉 此闕里記所載黃公會約

論左氏

嚴翰好公羊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以左氏爲大官

廚公羊爲賣餅家隗禧字子牙好易謂左氏爲相斲書總不及昌黎左氏浮誇四字斷盡衆按班氏古今人表於孔子弟子居二等者左丘明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夫左氏安得列於顏閔之上此亦擬人不倫矣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丘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

曝書亭集云按左氏爲孔子弟子主其說者衆矣謂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者嚴彭祖也謂左丘明親見夫子

知新錄

卷二十三

史

好惡與聖人同者劉歆也謂仲尼與丘明觀魯史記有所褒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者班固也謂左氏傳理長至明至切至直至順長於二傳者賈逵也謂春秋諸家去孔子遠左氏傳出孔子壁中近得其實者王充也謂丘明之傳囊括古今表裏人事者盧植也謂丘明受經於仲尼是爲素臣者杜預也謂孔子作春秋丘明子夏造膝親受者荀崧也謂丘明之傳釋孔氏之經子應平母以膠投漆者孔穎達也謂丘明躬爲魯史受經於仲尼者劉知幾也謂左氏受經於仲尼博采諸家敘事

尤備能令萬代之下見其本末此餘傳功最高者啖助也謂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丘明受仲尼之經而爲傳者權德輿也謂孔氏之門左氏富而不誣有以見聖賢之心者劉軻也謂丘明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參求其長左氏爲上者陳岳也蓋自唐以前諸儒之論皆以丘明受業孔門故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是時孔庭配食止顏淵左丘明二人褒崇之禮若此迨宋羣儒盡舍三傳說春秋久而論世者惑於趙匡之說則疑左氏在孔子之前惑於王安石之說則疑左氏生孔子之後衆口紛紜迄無定論遂使唐代特祀之先賢并不得與七十子之列然則漢晉以來經世之說均不足信耶竊以爲議禮者之失矣又按應劭風俗通丘姓魯左丘明之後然則左丘爲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爲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爲弟子自當諱師之名此第書左氏傳而不書左丘也

王吉

富人與縣令飲酒此風近日大行然讀史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善臨邛富人爲具召相如並召令令亦至可知今日之縣令皆王吉後身也然王吉爲才人而

臨之今日爲得財而臨之此處相較相隔有天淵之別

陰謀非黃老

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子謂申韓刻薄少恩何得謂之淵源於黃老彼之所謀實爲此之所禁分道而馳有如河漢不知者必欲合而論之可嘆可嘆

漢時四大諱

王充四諱篇云俗有四大諱一曰諱西益宅西方尊長宅史爭以爲不祥云云二曰諱被刑爲徒不上丘墓謂全生不能全歸也古者廟祭漢始亦墓祀恐其臨祀見子孫被刑惻而不忍故享故不上墓太王墓太伯

歸讓王季曰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舉則殺父殺母榮思正月不舉子不識何義五月則以精熾熱烈厭勝父母恐父母受其患又齊孟嘗以五月生田嬰謂五月子長至戶將不利於父母可知五月不舉此俗自周已然正月不舉何居後詳其義謂婦人乳子爲不吉列在四諱之內則正月爲一歲之首更爲不吉可知但人與萬物之生何以異且人靈於萬物萬物之生皆無所忌何生子美事而反諱之榮生在正月倘遇漢時定不舉矣因識於後以見前代風俗之陋至於如此

孝景及孝武本紀

魏書云文帝嘗問王肅司馬遷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王肅對曰司馬遷紀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遷也棠按此說非也太史公自序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身毀不用矣退而深維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

知新錄

卷五十五

五

國語孫子臆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因秦說難孤墳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且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云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又按班氏曰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又按卓被誅蔡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嘆允勃然叱之卽收付廷尉邕陳謝乞黜首則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曰碑馳往謂允曰伯喈曠

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漢史爲一代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謫書流於後世云云觀自序與班氏贊王允殺蔡邕時語皆是遭李陵禍後方成此書魏書載王肅之言謂漢武見本紀怒而投之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隱切在武帝不在史遷立論皆與諸書不合必是王肅一時回護史遷之言無疑也但所云孝景與武帝本紀當時有錄無書今其書具在蓋當時史遷之意原欲藏之名山以俟後之君子宣帝時遷外甥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可知宣帝時遷書方出武帝時安得見而投之則法孝景及武帝本紀當時必

知新錄

卷五十五

五

有此事蓋是後時事非武帝時事魏書所論總屬臆說故特表而出之

帝王受命

孝景帝時轅固治詩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天子之位非耶上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學者母言湯武受命不爲愚王棠曰三家議論無一人是若將孔孟言語理會自然知得分曉

論揚雄

漢書云王莽篡位談說之壬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

其衆雄復不侯觀雄復不侯四字可嘆雄枉做了小人班又稱雄恬於勢利者何也蓋雄有用符命稱功德之辭而又求在位之人爲之延引方可以邀功名而受寵祿否則土牛入海無從見其首尾矣揚雄立身在可否之間胸無確然不拔之操由其見理未明是以出仕皆有模稜之見唐宋大家皆稱道不置口不識何故使當時不做劇秦美新仍可解說也

孫策劉先主

孫劉臨死作用其籠絡臣子皆是一副肚腸先主病篤謂武侯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策臨

知新錄

卷二十一

策

死以弟權托張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策謂後主之才不及武侯而武侯忠盡自矢故得以功名終孫權多英略非昭所能駕馭況子布爲人好悻悻自用其不罹禍者幸矣故予謂先主知後主之不才而孫策則不知弟權之英武同是一副籠絡心腸而張昭爲此一語未必不爲孫權見疑考張昭犯顏敢諫幾至不測深嘆此語遺害於無窮也

貂蟬

元曲有呂布貂蟬及奪戟爭關事按呂布傳言布小生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又言布與卓侍婢私通

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布因朝會手刃刺卓想侍婢當即貂蟬也元曲所云必有所據

昭烈帝

漢昭烈帝宜稱帝不宜稱先主三國志鍾會檄蜀將士吏民稱昭烈爲益州先主先主之名始於此陳壽作三國志不稱帝而稱主尊魏也後世非曹氏司馬氏之臣安得亦以先主呼之宋太祖尊崇功臣烈士有司以昭烈帝入於功臣之內失其旨矣又不稱帝稱曰蜀主劉備皆諸臣不能考究得失耳

祖孫

知新錄

卷二十一

策

昭烈之子禪而孫謹也柔與強迥異也謝玄之子奕而孫靈運也質與文懸絕也韓退之子昶而孫承也頑與慧相殊也祖可以貽謀孫可以繩武而其頑氣獨鍾於子之一身先後負愧色矣

伯喈有子

羊祐傳祐蔡邕外甥景獻皇后同產弟祐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邕詔封襲關內侯是邕未嘗無嗣也邕一女嫁羊祐父道一女則文姬也

七書

兵法蓋出古司馬之職其來久矣漢興張良韓信序次

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
事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瓌擄遺逸紀奏兵錄猶未
能備至孝成任容論次兵書爲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
陰陽曰技巧是兵書之所傳亦云多矣後世並不復存
所存者孫子吳子司馬法李衛公問答尉繚子三略六
韜而已頒之武學令諸生習之至今不失然書真贋相
半而得失互有學者當細心參考不可專留心變詐一
流斯爲得之或又謂名將不用兵法者三人霍去病張
巡岳飛然是三人能變化兵法不爲兵法所縛張巡曰
運用之妙在於一心飛曰用心先在定謀自古能取勝
知新錄 卷之五

者皆然又不獨三人也見百一錄

劉楨吳質

劉楨辭旨巧妙爲太子所親愛嘗酒酣命夫人甄氏出
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問之乃收楨滅死
輪作吳質別傳曰文帝嘗召質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
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按文帝殺郭后立郭后
以帝王之后而屢命臣下得見安有是理使魏大難不
死文帝有此舉動吳質亦難免於罪戾矣

獨笑圖

輟耕錄云有趙彥通者作廬岳獨笑圖謂遠公不與俗

靜同時脩靜元嘉末始來廬山時遠公已三十餘年
淵明公亦二十餘年其不同時信哉後世傳訛往往如
此

書靖節集聖賢羣輔錄後

此陶公聖賢羣輔錄也既在聖賢則奸惡之徒當屏擯
不錄何四凶等亦得搖其筆端哉且羣輔名編者當指
從龍輔臣於幽人逸侶無謂也彼賢哲自脩抱璞不露
之士宜帝書之簡冊以爲闡微旌操之具顯乃參之羣
輔疑人不於其倫矣考晉義熙以前上邇五帝歷年遠
其間或出或處德智之士實繁其人何從一一考訂茲
知新錄 卷之五

錄只以數人或數廿人會見有標其目者不論人之賢
否卽入之羣輔錄中挺然傑出當世無可與羣者不獲
登藉亦知錄中所標目之輩偶因一時好事者之所爲
相與品題彼實未嘗羣處而共輔之也且晉世雕板未
行世學士家書冊無幾公亦就所閱書錄之遺失頗不
少予不具論特以錄法未免拘泥而輔臣如太甲伊尹
孔明聖賢如孔孟曾子子思之徒棄置之不講爲可惜
也

文中子

井觀瑣言云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

實無其人按王績有負苓者傳陳叔達答績書有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論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真統陸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入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王之業又云丈人文中子外諸孫也云云後司空圖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績乃文中子之弟而叔達又親及門者也文中子果不誣矣但史失其傳其書亦出後人所增益張大牽合傳會痕跡宛然在唐時已不甚爲人所尊仰故韓柳諸賢俱無稱述或謂卽宋阮逸偽作亦非李翱答王載言書云理有是者而辭章不能

知新錄

卷二十三

藝

王王氏中說是也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於齊州李冠家則中說之傳久矣然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分十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云阮氏本與龔氏本文各不同如阮本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仕龔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無得而稱焉龔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隱舍之則全阮本則因龔而稍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由是觀之則逸或不能無增損於其間以啓後人也疑也

讀韓文書後

昌黎平淮西碑商隱言之詳矣東坡有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乃姚鉉選文粹反錄文昌而遺昌黎可異也使姚爲唐時人猶可曰彼或親睨於段彼或致隙於韓仍得以世情相推測乃姚托足異代前後遙遙顧一時以文柄相期許而所取乃人之所棄棄人之所取是真不知美贖之爲美而以韓者充下帷也蘇子笑昭明不錄閒情此更處昭明下矣

知新錄

卷二十三

藝

王明但此中有干祿意求王明意在上之受福全無利祿繫其懷抱一干祿則在已上着脚也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三終

孫煥正字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四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新安吳瞻淇清堂

江都殷譽慶蓮齋

岑川程 峯夔州

廣陵張師孔柘園 叅校

書柳州舜禹之事後

柳州不知道而言之最理薄可笑者莫如舜禹之事魏公子不得漢禪謂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丕以來人皆笑之柳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曰舜禹之

知新錄 卷二十四

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之者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堯欲與舜堯知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王子曰堯於舜固試之久矣堯以公天下爲心者也知道不可退而自忘是心先涉於私矣舜之側陋登庸亦以公天下爲心者也進而自繫則有私天下之跡與者私受者私揖讓之事視爲詐僞姦宄之徒僉非所論於堯舜又謂舜代位十餘年天下之人皆舜之人也往之所謂堯者或曰堯矣或曰匿矣與曹丕之禪其忘而繫者無

知新錄

卷二十四

二

以異也此則措論之極唐突者夫堯得人以理蒼生之念寄之於舜而稱之曰匿彼何所顧慮而自匿若是且柳謂堯之自忘而使人忘之夫堯舜歷今四千有餘年後之臨天下子元元者必首尊堯舜是能不忘於萬禩以後之人心詎得當時之民不旋踵而忘之乎柳州又謂如喪考妣過密八音爲舜歸德於堯之詞子謂子之適所以害之大舜聖人亦不願受也夫舜禹之事與篡賊之事不同子與奪如寒暑冰炭之不一致昔者子貢論衛君可鑒也夷齊讓國則爭國子貢以相反者僞於聖人而定所從今篡奪之事與揖讓之事相去何啻什伯而曰其事同其忘與繫無異則是寒也暑也冰也炭也夷齊也蒯輒也皆可同條而共貫耳況曹氏父子犯上作亂弑后奪璽之事聞者咋舌見者寒心當是時義旗雲集僉以誅漢賊爲名而柳州謂天下以得丕禪爲晚又謂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抑知血詔誅曹漢何曾自忘以道治民舜禹何曾自繫而顧謂舜禹之繫如曹氏漢獻之忘如唐堯子不知深雄雅健之柳州而何以倍謬荒忽有如此之甚也夫出之典謨謂爲歸德顧乃掄揚賊丕而文其一偏之見使在三國其識詎不在陳壽

下哉或曰柳州以事與道不同故曰舜禹之事未見其可笑也不知道與事固不同而言舜禹則無不同也夫在心爲道試之作爲則爲事舜禹之事卽舜禹之道也一言舜禹道與事可不必分焉矣今語人曰曹丕篡弑之事人笑之吾不從而笑之何也笑所不必笑也語人曰曹丕篡弑之事人笑之吾亦從而笑之何也笑非其類也夫春秋一字之褒貶聖人不輕予人今篡奪也而視同揖讓又出於大文人之口是安得不爲之置辯哉嗚呼柳州旣知公私仁強之分而又以鄙意窺聖人授受之跡此爲舍公言私棄仁言強取術之最不正者方

知新錄

卷十

三

且謂譔然笑人之不當笑而又安知後人笑柳州之當笑而不笑也於是乎書

辯桐葉封弟辯

史記云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先是武王夢天謂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手曰虞柳州作桐葉封弟辯結云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若似未見史記者殆不審何意也予謂即使爲周公之事亦未爲可議何也成王非

戲婦寺也兄爲天子同母之弟受百里之封人誰得而議之吾意武王夢後叔虞生時父子兄弟之間必言夢之有徵而事之可應特天命未改唐爲堯之故都不得取爲茅土之封耳故史記記唐滅之後卽曰成王與叔虞戲意若曰先人之夢今日可應矣情溢乎辭於是借桐葉而傳友于之愛此豈戲婦寺者可得而比乎夫叔虞爲當封之弟又天屬意之人夢有封唐之徵而適當滅唐之日雖其封之緩急不必在桐葉相戲之一候然迎機而予其事之可行又默寓以母易由言之意俾他日有過之言不復宣婦寺之間無容戲則今日之無戲

知新錄

卷十

四

言者正他日之不得遂遇也今日之不得戲弟者正他日之不得戲婦寺也又安得謂請封者而非之乎夫封之不當固當格君之非封之當而言之弗當亦當隱君之非而全君之志桐葉非封弟珪也封國非相戲事也時未及可緩言言已及封無害對曰天子無戲言正尊君慎言警後之微旨況申以史官之載筆加以禮樂之優崇斯皆預防他日不得踐於有過之地豈逢失而爲之辭者可同年而論乎柳子謂此乃小丈夫鞅鞅者之事何也

復讎論

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錫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東身歸罪陳子昂爲諫臣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柳州謂旌與誅莫得並誅其所旌茲爲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爲僭壞禮甚矣天不忌讎孝也不愛死義也議者反以爲戮贖刑壞禮不可以爲典棠曰陳議弗當柳議亦弗當也徐元慶蓋孝而兇者也一往之氣與純孝不同匹夫之勇與極兇不類然實爲父不得不名之爲孝實殺人不得不名之曰兇若以陳之議言之是殺孝與旌兇並言也柳之議論之是孝不殺而兇旌也故曰二者交非也然則如之

知新錄

卷一十四

五

何而可曰孝不必旌兇不必殺也何以爲令典乎曰不旌不殺斯之謂令典也使元慶不當殺縣尉而殺其縣尉死無赦使父果陷於非辜不共戴天而殺其縣尉則原情而釋之不殺可也旌則吾未之聞也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未聞有旌之典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亦未嘗聞有旌之典也且國家用法安能盡能平允上之人稍有失中之舉誤誅其父爲其子者執周禮公羊之意日相尋於報復豈非招亂之道乎謂周禮公羊之意亦不過警用刑者之不得徇私焉耳矣况孝之心嚮則

無之爲善受殺子之心固黯然悲也卽爲惡受殺子之心亦未嘗不悲也蓋骨肉相關天良感動卽盜賊亦有時而與倘殺之當者而孝之而義之而旌之將見殺之不當者莫不自以爲孝也義也而思所以旌之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今殺人者旌之是犯上作亂之由反原於孝弟豈不大可悲乎子故曰徐元慶者孝而兇者也不殺不旌焉可也

張許安史

人言張許二公生同太極元年而日月則張後於許也

知新錄

卷一十四

六

已而官同地守同城死同日享同廟死同傳安史生同年月而思明先祿山一日里同柳城又同互市國號同大燕僭位同正月其老也誅殛左右同其死也見弑於子同其傳國也再世同歷年同同載逆臣傳若然則子平星命之學章章不爽矣而中又有大同者張許二公同討安史者也安史二賊同爲張許所討者也宇宙淑慝之氣分合而聚於四人者亦大奇異矣

讀蘇文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云殺之三宥之三歐陽公問其出處東坡曰想當然耳考曲禮有云公族無官刑獄成

有司識於公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乃知東坡之論原有本耳想主司偶忘之而東坡又不敢輒拈出處以對故漫應之如此不惟待前輩之道宜然亦可省露才揚已之一病也

書東坡三槐堂記後

天於人不可定者也天不可定人當操可定之理以自予而以不可知者聽天若舍人而取必於天是謂之誣人人於天又可定者也天有可定人亦當操可自定之理以任天而究以不可期者自予若舍人而以未定言

知新錄

卷二十四

七

天是謂之誣天蘇文忠公爲晉國王公祐之曾孫肇作三槐堂文有曰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其言辯已按之於理則有未見其可者蘇若曰晉國厚施而不食其報子孫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何不可者而曰盜跖壽孔顏厄皆天之未定者則有不可何也跖之壽幸也孔顏之厄不幸也幸與不幸乃陰陽不齊之數於跖之盜孔顏之聖皆不能有所增損顧乃以天定者

許三槐以未定者稱盜跖孔顏爲問盜跖何日爲天定之時孔顏之後何世爲天定之日若以松柏相比又有不可夫松柏未長之時爲蓬蒿所困爲牛羊所厄此固天之未定也貫四時閱千歲誠爲天定矣若晉國者文武忠孝未容於世彼未植三槐之時其子孫之盛已兆於此日矣非若草木枝節踵生尺寸增加受土地之培植待雨露之滋潤而後有撐天之一日也則松柏之天定又與晉國之天定不同且盜跖與孔顏何嘗不自見其天定哉跖名而冠之以盜不壽已定壽亦定也孔顏能率性修道是與天爲徒矣不厄固不失其爲聖賢即

知新錄

卷二十四

八

厄亦不失其爲聖賢也盜跖孔顏何嘗不見其天定哉且盜跖之壽何足置喙孔顏雖厄歷萬禩而聲稱不衰又何得以子孫之有三公者爲天定而以孔顏之厄爲未定也豈視孔顏之德爲不及三公乎哉豈賢聖如孔顏反輕而三公反重乎哉夫古今之有德而不遇者多矣豈獨孔顏乎古今之奸惡而得保首領者亦多矣豈獨盜跖乎凶而未見誅戮聖而未見顯庸豈皆天之未定乎不斥指其名猶可曰舉蒼蒼以警惕之云耳乃曰盜跖曰孔顏而究莫能實指盜跖孔顏天定之日則是惡者樂爲天未定之人善者恐遭天未定之厄豈非以

可定者誣人以未定者誣天乎子故曰天之未定不可論盜跖更不可論孔顏也

二程世次考

新安爲程朱本原之地朱子自著新安二程雖未自言觀歐陽公作二程從祖冀國公元白碑可見也其銘曰遠矣程侯顓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聲詩孔昭世不絕聞盛於有唐望分爲七三祖安鄉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係昞裔孫仕於陳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分世中山爲博野人云云元白者太師文簡公琳父太中公珣從伯父也程篁墩新安

知新錄

卷二十四

九

文獻志引陳書程靈洗傳及唐李邕桂府長史程文英碑舊唐書程日華傳韓義賓定州別駕程士庸墓誌等參以二程集歐碑世次釐然可數矣胡雲峰曰程子不而河南中間陳書本傳靈洗新安海寧人侯景亂據縣遷徙不常歛拒之梁元帝授新安太守累封重安縣公食邑二千戶諡忠壯子文季文季傳幼有父風性至孝襲封後以功增食邑千戶大建中北討敗績不屈死諡威悼子嚮襲封桂府長史碑云公諱文英廣宗新安人五代祖嚮陳襲重安侯四代祖育隋車騎將軍曾祖皆隋逐郡主簿大父弘皇朝安陽令考大辨泗水六合二縣宰

公以左臺監察御史左遷桂府長子昕崖州舍城尉島夷流毒救不至戰死公沉悲生疾以開元十六年徂於

官舍子皓曜曦云云文載文苑英華○林寶元舊唐書和姓纂云程大辨居中出

程口華列傳日華定州安喜人父皓史思明時爲定州

刺史篁墩曰定州即定州別駕墓誌云君諱士庸定州古中山郡之地

安喜人高祖皓定州刺史曾祖日華橫海軍使祖懷直

歸城王皇考權邢國公君定州別駕以中和元年十月

率慈仁里宅子嚴孫秀等遷窆於博野先塋云云成德

節度判官韓義賓撰並書篆天祐二年八月男義武節

度兵馬使易州刺史安定縣開國伯嚴重立石載趙明誠金石

知新錄

卷二十四

十

續錄○篁墩云義賓韓魏公五世祖韓集有冀國公碑修復榮城紀時事與碑中合實爲成德判官冀國公碑云公諱元白世爲中山博野人曾祖誼祖新贈太師考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從祖羽太平興國中爲兵部侍郎公袁州宜春令贈太師冀國子五瓊瑗琬琳琰文載歐陽集○歐公奉勅爲文簡公作旌勞碑云文簡葬河南府伊闕縣文簡公琳作兵部侍郎世錄云五代祖秀生二子長諱誼即吾之高祖也次做贈少府少監生公諱羽太宗朝兵部侍郎終於位子一希振孫三適通道程太中公珣自撰墓誌云程姓珣名伯溫字曾王父贈太子少師羽王父虞部員外郎希振考贈司空諱適子官自大理丞十三遷至太中大夫勳

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永年縣開國伯食邑戶九百葬於伊川先塋之次子顥頤韓維作大程先生墓誌云高祖羽有功太宗朝賜第室京師再世遷河南今爲河南人以上並載二程全書合上諸書考定則是一世靈洗二世文季三世嚮四世育五世皆六世弘七世大辨遷中八世文英九世皓十世日華十一世懷直十二世權十三世士庸葬博野先塋十四世巖十五世秀十六世誼及叔十七世羽十八世希振遷河南十九世適二十世珣二十一世爲顥頤二程固靈洗二十世孫也元太守史光祖曾祀二程夫子於州學鄉賢祠胡雲峰炳文爲記明成化間休

知新錄

卷二十四

士

寧有二程祠歛有程朱闕里祠邑紳所建歛令則劉公紳其遺址在吳村之左皆載在祀典人不審其源流未免疑信相半予友程廣明詳其世系故爲備載俾論世者有考焉

讀荆公君子齋記

荆公作君子齋記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而天下之有德者亦通謂之君子君子者稱其位也稱其德也誠哉推本之言也然則孔子無位而史遷列之世家將以有德而稱之也抑以其無位而棄之歟以無位之君子而可以有德之故而君子之則無位之世家何

不可以有道之聖人而世家之也且世家者又非君子之謂也據荆公字說君子爲天子諸侯大夫之謂則君子云者猶有逼上之嫌非若世家二字之無所短長也諸侯世其位孔子世其道諸侯所世之位今位不世矣孔子之世其道卽萬禩猶能永其傳則世家者正孔子之所獨得而操之也嗚呼荆公譏史遷列孔子於世家謂其進退無所據抑知今世之稱世家者項背相望更有不可致詰者耶

書荆公季子論後

知新錄

卷二十四

主

天下事有禮之所在必尊行之而無疑亦有禮之所在可不必遵而行之而其名有不可得而廢然者莫如反服一事禮制父爲嫡子三年服此不過存三年之名焉爾已何以言之父之於子無祭祀拜跪之文亦無風木瞻依之感而必存三年之名者以嫡子爲祖宗倚賴之身身後之事其肩承所繫不小故於嫡子嚴其三年之服而後大宗之權不至下移而其統方有所屬苟非然者則事類廢無所維持何謂立其名對實以言之也三年之服名也三年之喪之實則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是也夫父母之服例以三年父在母死名則三年其實則期以統於一尊不敢爲三年也夫子之於母在古人

亦有不得爲三年之時至於父之於子豈得同於子之於父乎爲問三年之內爲父者能於子之喪而不食肉乎不飲酒乎不御內乎此事之必無者也故曰此不過存三年之名焉爾矣延陵季子使齊歸長子死葬於博贏之間坎深不至於泉其飲以時服廣輪掩坎其高可隱旣窆左旋右袒其封且號者三遂行曰骨肉歸復於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荆公謂三號遂行於先王之禮爲不及矣孔子所謂合禮謂其葬之合於禮獨稱葬之合於禮則其哀之不足可知也予謂孔子之所謂合禮非專指葬之一節

知新錄

卷二十四

喪

也遂行者急於復君命也三號者哭子也不事厚葬得體也骨肉復歸於土若魂氣無不之也知生死之道也若以三號爲哀不盡安知復君命之後不更爲之慟哭乎西河喪子失明則真不合於禮矣荆公徒在哭上論禮以譏季子失之遠矣

都臨安

謝在杭云高祖之都臨安不過貪西湖繁華然亦辦四明航海一條走路此語真破的之言不然建康以淮爲障以江爲藩豈不及臨安耶

元檄文

元世祖下江南其檄文有云先謂弔民而伐罪蓋將用夏而變夷以宋爲夷可嘆可嘆其罪賈似道處有數語甚好弗顧母死奪制以貪榮乃乘君寵立幼而固位可見元世祖時必無奪制貪位之事

秦元論

自正統之說行而秦與元皆黜爲閏子謂漢之興非六王之畢漢不能媲美於三代明之興非元有其草創明不能盡治道之崇隆故秦與元雖在可忽而棄置取舍安危所繫皆秦與元創之於始而漢與明守其成法相仍其舊而不之易後人推求損益不追究其本末概以

知新錄

卷二十四

論

爲紫色餘聞而忽之可嘆也夫前世之敝莫大於建置諸侯建同姓取其屏藩建異姓資其羽翼於是世卿世祿相爲表裏爲卿者權重則浸漁於公爲諸侯者力強則以隣國爲壑衆凌寡大烹小彼此吞嗜至有指大於臂尾大不掉之憂爲其臣者雖極頑愚而子姓世卿相仍不失居其下者雖聖賢如孔孟終身不得行其道絕仁義於不言競馳情於利欲乾沒不止勢必爭奪爭奪不止必至殺伐春秋之時歲無寧宇後世雖有戰爭有亂亦有治春秋則有亂無治此皆封建之自貽伊戚也至秦分天下爲郡縣兵器銷化禍亂之萌無自而生使

有仁義維持而數百載干戈殺伐之氣真可爲之一洗當是時所最慮者邊塞耳秦則拓疆西北廣築長城綿亘數千餘里迄今遙遙猶可指而數也夫有震驚不世之功必有震驚不世之禍嬴秦創前所未有而又暴虐驕奢蹂躪黎庶自取速亡固宜然後世邊隅有守其功烈不得不歸美於秦元承宋後各務創始自以爲用夏變夷矣出元機文謀爲舛謬不可枚舉然其大者如建都科塲漕渠諸事亦有可採夫豐鎬汴洛古蹟相尋元獨都於燕漕渠仰給東南由來久矣元初海運而海運不自元起也在秦已然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不

知新錄

卷二十

五

過足邊方之用而已用之足國則自元始科舉之設去詩賦而用八比使孔孟之言洋溢中國則又邁唐越宋卓卓爲不可及明興惟海運不行餘皆舉而不廢此非元爲明之先驅者乎所奇者明太祖建業金陵太宗肇造燕京誠爲不意之事車書玉帛仰正朔而來萬國實燕京爲得宜此則元之灼見也蓋燕京爲內外門戶之總樞內而省會州府惟此得以握其權外而部落支分惟此有以統其要此不謂之不得地利也今之尙論者以秦之棄封建爲不善以元之改制科爲不宜謂封建棄而無屏藩八比興而無詩賦予謂不然夫天子之於

天下猶心之統一身也胸背四支千骸百絡莫不仰心爲運用之真宰故拔一毛而身爲之動夫固有主之也封建之分爭有如以手侵指以脾滅足以齒吞唇以頂欺踵爲之心者莫之誰何古人一體痼瘕之謂何故身受病而心未有不敗者封建之謂也或曰此言封建之弊至於如此其初未卽至於此也子曰不然周之封建柳子論之詳矣予考當時天子得諸侯之力者亦少概見曾幾何時幽王弑平王遷所謂屏藩亦大略可觀矣若夫八比實修已治人之道彼摘詞繪句何益身心隋唐以來操觚之士往往荒廢耳目軍心盡力於無益之

知新錄

卷二十

六

途至於臨民未免有烹鮮製錦之懼何也所用非所學也八比不然自束髮受經無非以孔孟之言涵養其身心程朱之學陶銘其氣質終日以齊治之理精研探索於性命之微故事物之來皆有條貫而不亂或曰今日八比之學徧海內矣以此致身高位而未見以此治人何也子曰日講齊治之理而不克治人此非八比之不善也此其故可思也夫終日言齊治而不克治人則不言齊治而言詩言賦反得謂之治人乎欲去告朔之羊殆與去八比同意嗚呼秦不用封建而分天下爲郡縣元不用詩賦而制科舉以八比皆其事之最可有稱者

故特表而出之

建文書法

建文帝高祖嫡孫非與后羿新莽比一代正統何得削帝爲君去其年號此永樂當時失德之事修史者所宜追究也明萬曆時朱白民驚有建文書法擬考訂最詳且謂昭烈與吳魏三分鼎足作誌者以天子之制予魏通鑑因之不改至朱子綱目乃始奮然追筆曰後漢昭烈皇帝歷晉迄宋凡五六百年朱子斷以獨見人遵之無異辭建文之統遠勝昭烈寧有異議哉當金門失守九內火熾成祖登位未及改元命革除建文年號稱洪

知新錄

卷二十四

七

武三十五年其實建文四年也編年亂實錄更貶帝爲君誠爲過舉然當成祖聞建文焚死之說輟朝三日命以天子禮葬夫生爲天子葬以天子又安得復稱之爲君而不用其年號乎且洪武既崩崩後四年安得仍稱洪武稱洪武是死而生之也沒建文是生而死之也此忠臣義士之所浩歎而惜成祖所舉之誤也不寧惟是有天下者父爲祖子爲宗古未聞有父子俱稱祖者有之自明始高祖以創業稱祖成祖以守兼創世宗追隆之亦稱祖必有建文帝間乎其間故洪武永樂不妨並祖削去建文以建文年號爲洪武年號是父子相接父

子相接而俱祖耶史者將爲萬世法也卽不爲建文計獨不爲成祖地耶又不獨年號也旣復其年復修其錄請定其諡復請其饗成天子之實錄間於洪武永樂之間而後天下萬世之心可以快然而無恨此非天子獨見獨斷爲一代惜統紀其孰能修復之哉古者史臣筆則筆削則削天子不得而寓目焉操筆之權天子有所不能制自古皆然今不獲請諡請廟饗而修實錄獨史臣事乎卽使禁史臣書之能必野史之不書耶當世不書後世其無書之者耶夫使後世講張其說矯誣其事何如正之於今日乎且自古無有君天下而不稱

知新錄

卷二十四

大

年號者漢惠帝養他姓子爲嗣而高后立之非正也史故不書昌邑王賀以藩王入不道大將軍光白太后廢之廢立本年內故不書唐中宗嘗一貶爲廬陵王綱目書帝在房州豈有四歲爲天子如建文帝而不稱年者乎況夫亡國之主無不稱年卽桀與紂固有年也建文帝立身仁孝政務寬大安得以刻削藩王一事而滅之耶棠攷朱白民建文書法擬一書垂成之日適當萬曆二十三年允諸臣之請命建文事蹟着附太祖本紀之後仍書其年號但未另立本紀則今日纂修明史自應更定無疑矣

萬曆二十三年禮部尚書題本有云太祖定天下首命儒臣纂脩元史且諡元主順帝成祖卽位初猶稱建文爲少帝而一時在位諸臣尙有不念舊惡之旨夫元史可脩奈何失其實於當代勝國之君可諡奈何削其號於本朝景泰之位可改奈何斬其名於建文一時死事之臣尙有褒卹奈何遺棄其君而令湮沒於百世之後臣等亦不敢妄生意見惟及纂脩之時特命秉史局者於高廟實錄中摘三十二年以及三十五年遺事復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以存年號仍修葺爲少帝本紀則裨益國體非渺小矣奉聖旨建文事蹟着附載高皇

知新錄

卷二十四

文

帝紀之後仍書其年號棠據此則知永樂先稱建文爲少帝故當時欲修葺建文事蹟爲少帝本紀也江上老人詩云成祖乃天授少帝亦何尤則稱少帝有由來矣

建文出亡

朱鷺曰諸野史及故老相傳俱言建文剃髮出亡先入蜀未幾入滇南及貴州廣西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石聲哭未休又題貴州金竺長官司壁間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

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墨標南來瘴嶺千層迴北望天門萬里遙欸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鳥早晚朝正統中出自滇南自稱朱允炆事聞於朝詔傳送入居大興隆寺號稱老佛以壽終葬西山或言建文嘗寓衡州華藥寺受知府囚辱禁子王祐私爲奏稱臣僧瓊俊或言建文南京供狀稱從思恩州借土夫欲埽公皇陵紛紛異同及考史文正統五年十一月丁巳有僧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給人曰我建

知新錄

卷二十四

手

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爲僧期滿宜返邦國以黃紙爲書命其徒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浦械至京會官鞠之乃言真姓名爲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遊兩京雲貴廣西上命錦衣衛緝禁之凡四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邊衛鷺按此建文生洪武十年出正統五年止該六十四歲稱九十餘則非真建文明矣何若僧者不少計慮而妄自投死乎豈建文實歸死而史臣特以年歲不合洗出之耶無生後世痛恨也此不可解之事也鷺臆斷之建文慈仁無斷惑聽人言難

作之日不決一死姑從出亡信有之非剃髮不可以出也爲僧亦信有之若題詩怨望窮露本色情必不然卽正統紹祚警備已寬而雄心既冷歸復何求且業已讀榜嚴矣而猶戀戀歸骨歟大抵盡出思慕建文之口而附會者遂以相傳也驚於卽位下注書祝髮出亡不知所終可俟百世無惑矣王世貞論辨略同

王世貞曰建文之出奔王文恪陸文裕鄭端簡俱詳載其事以爲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朱允炆也胡濙名訪張佩健其實爲我衆聞之大驚以聞詔傳送入朝衆無識者僧曰固也太監吳誠俾來驗之亦不識曰

知新錄

卷二十四

事

吾賜汝鵝肉汝兩手俱有所執伏於地而口餒之記否誠始拜而哭命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而史不及之豈有所諱耶薛應旂憲章錄則言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陞州爲府以知州岑瑛爲知府瑛初遇老僧於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托而逃耳汝不聞金川門事乎瑛大驚送至京師使尙膳太監吳誠試之其說如前攷之史第云正統五年有僧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給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爲僧期滿宜亟返邦國以黃紙爲書命其徒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

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浦械至京會官鞠之乃言真姓名爲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游兩京雲南貴州廣西上命錦衣衛錮禁之凡四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邊衛此事與應旂紀相近然應旂實借此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行祥非楊應能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不應九十餘也是時英宗少三楊皆故臣豈皆不能識而僅一吳誠識之識之又何忍下之獄而死戍其同謀十二人也且事發於正統五年非十二年也思恩固府未聞某年陞州爲府也野史又載建文詩三首

知新錄

卷二十四

事

後二詩不及前之悲切而自然恐皆好事者附會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已高當減跡以終必不作此等詩以取禍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行祥一事誤耳

崇攷王朱二說所論固是然楊行祥安知非卽楊應能乎一爲度牒之名一爲其號未可知也又安知楊非卽建文帝乎或曰楊僧九十餘建文生於洪武十年出於正統五年應六十四歲何得言九十餘曰非也九十餘者乃人稱僧之年非僧自稱爲九十餘歲也僧言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爲僧期已滿宜亟返邦國則是僧所

言亦是六十四未嘗言九十餘也曰建文度牒何得稱楊曰稱楊者有托而逃也豈得稱朱姓乎且正統年間建文之子建庶人久繫未釋至復辟之日方憐建庶人久繫非罪始曰太后遣中官出之居鳳陽正統五年禁網仍密建文不應自出取禍豈出遊已久思戀宗國以爲或不卽於死而輕身一試乎抑或建文之臣代建文挺身附難以絕建文之後患如紀信誑楚韓成誑漢乎總之真假難必未可懸擬然以楊姓爲疑又以九十餘歲爲疑則有不然者因讀王朱二論附識於此

建庶人

知新錄

卷二十四

重

建庶人建文帝少子文圭也其兄文奎洪武二十九年十月晦日生高祖不憚曰日月皆終其不沒乎革命日不知所終文圭二歲卽幽禁英宗復辟時天順元年憐庶人無罪久繫欲寬之李賢曰堯舜心也叩首請行因出之居鳳陽年五十餘不識牛馬有以他虞阻者英宗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詔曰朕承祖宗大統欲天下羣生咸得其所而況宗室至親也哉憫此遺孤特從寬貸詔下人人感歎盛德云後竟絕先是文皇入宮時建文幼子哭牽文皇衣裾且求食曰餓殺孩兒也文皇亦哭命善撫之鄭端簡以爲卽文圭也何以哀之而復幽之

乎王世貞曰傳信錄稱宣宗卽是建文子又云文廟以宣宗爲太孫諱其實不言故英廟憲廟以來皆不自知其爲建文後也按文皇入金陵時宣宗在北平已五歲矣何誣至是荒史氏朱鷺皇少子小論曰夫以文皇帝之爲慮淵也建文母弟三人相繼貶廢且暴死除害莫若盡勢固然耳又況建文子耶卽有之文皇不解出所育宮中朝祖廟而明告之國人曰是建文子也朕以大義偁父終不敢私天下吾子而仍畀若子有天下是堯舜再見也而顧沒沒而已乎事不足深辨錄之亦以見書不足信蓋如此

知新錄

卷二十四

重

方正學

正學之忠過於忠者也使死於金門失守之時亦不至十族之誅昔人謂一箇忠臣九族殃比之以一將功成萬骨枯子謂用兵成功仍有裨於國一身甘死而遭害於十族無裨於國而大有害於家也古人殺身成仁者當不如是

文皇帝

詞林記曰太祖嘗欲易太子學士劉三吾曰太子天下本若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忤旨降爲博士又考文皇帝封建詔亦稱皇考嘗欲立朕爲嗣則知洪武果有

此意矣但歷於秦晉而不果耳迨洪武末年二王相繼薨而洪武亦崩倘更得一二年在位則立文皇無疑而天下免戰爭之苦矣青田所謂殺運未除其此也耶語見皇明資治通紀

正統回朝

王氏鑒曰英廟北狩蒙塵也先悔禍旋奉駕歸此自古之所無也固國家時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邸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敵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懷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

知新錄

卷二十四

羣

圍許爲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陳氏建曰景帝當多難之際而能任賢選將南征北距轉危爲安易亂爲治其功可謂不細惟不欲奉迎英廟只此一事大不是事雖不是而英廟之歸實由此何也蓋無意於迎者乃所以迎之也不欲其歸者乃所以趣其歸也此意也景帝不知之一時廷臣不知之也使當時意於奉迎則彼必以爲所重在此則必挽留以爲質以休兵國如宋之徽欽迎請愈勤而愈不可得卒委骸沙漠爲

萬世羞惟不急其君而無意於迎則彼以爲與其抱空質而無用曷若歸之以樹恩此漢高分羹之謾語所以詒敵而致太公之歸是英廟之復歸天也非人謀之所及也

安都

肅廟時開封府儒士安都撰有十九史節定四百七十卷進呈奉旨書便燒了安都着法司提問了從重擬罪來說眉公云安都之史其略亦有可采者惜爲禮部所駁世不得而見也疏云垂世立教在六經而麟經則條其斷例賞善罰惡惟二法而世史當遵其宏規載觀歷

知新錄

卷二十四

羣

代之書浩繁無紀考其垂訓之意評品多疵乃若處士貧賤之退羞與夫姦雄苟得之進貴四皓紀信之黜削揚雄荀爽之褒崇史記作於談遷固爲有獎漢書成於班范豈能無訛晉陳壽志三國帝曹魏而寇蜀漢唐太宗撰兩晉縱充昭以等諸臣南北朝皆纂君以得國猶存帝號隋楊堅亦挾主而受禪不減尊稱武后革唐爲周處帝王本紀之例朱溫弑主奪國效魯公宜君之書稱文昧於宋紀從藝祖纂君之非專史作於遼金失忠國正統之義元史成於國初善惡無容異議每臨研覽之際勃起齟駁之吁故以一已有限之知能欲定千古

無窮之事體固自知其不可亦惟有激而然躬逢聖明世食其祿生懼無由以報國恩死恐何緣以達愚藹是以輒與芹曝之獻頓忘草茅之微遠遵春秋子奪之詞近擬綱目筆削之例妄效前修之公議薄陳後學之鄙言史記進聖賢忠孝之名退姦雄幸逆之列兩漢立隱逸節義之類抑黨惡篡弑之儔帝蜀漢黜曹瞞正統猶存置充昭爲弑逆天理復明篡君得國惟存本號挾主有位遂削尊稱分註武后之姦抑本傳錄於國史之末詳記朱溫之逆去尊號致夫殺君之譏削藝祖以國稱各分爲之復正附金遼於宋史正朔因之有歸貶則貶

知新錄

卷二十一

老

褒則褒惟悉遵乎往例予奪者奪何敢贊乎已私補缺以足其全隨時而應其用巨細察舉精粗周詳植網常而人倫爲之大正辨華夷而名分因之不淆故編纂以成書使簡明而易見自以井蛙之窺竊敢乞淵衷之濫觀俯竭涓埃之纖仰裨海嶽之一

唐代藏書

唐分書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初隋嘉則殿書藏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復相採貞觀中藏

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於內庫玄宗命馬懷素爲脩圖書使與褚無量整比尋置脩書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麻紙五千番季給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兔千五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於十二庫黃

知新錄

卷二十二

美

宋代藏書

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建崇文院而徙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爲書庫名曰秘閣真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龍圖閣及太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已而王宮火延及崇文秘閣書多煨燼其僅存者遷於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籍選官詳覆校勘掌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學士張觀等編四

庫書放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書凡三萬六百六十
九卷神宗改崇文院爲秘書省徽宗更崇文總目爲秘
書總目詔購求四民藏書其有所秘未見之書足備觀
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館書多逸遺命建局以補全校
正爲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自熙寧以來搜訪補葺至
是爲盛矣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次仁英兩朝至仁哲
徽欽四朝最其當時之目爲部六千七百有五爲卷七
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館閣
之儲蕩然靡遺高宗遺蹕臨安乃建秘書省於國史院
之右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
出而館閣編輯日益富矣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
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
卷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焉

書院

唐玄宗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宋興仍南唐白鹿書
館太宗頒九經造士與嵩陽睢陽嶽麓稱天下四大書
院孝宗時朱子知南康軍訪白鹿洞遺址請復其舊爲
學規俾守之當是時諸書院廢沒已久至孝宗始重脩
焉宋理宗時蒙古建太極書院於燕京時濂溪周子之
學未至河朔揚惟中用師於蜀湖涼漢得名士數十人

知新錄

卷二十

五

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還遂
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又
刻太極圖通書西銘於祠壁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
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矣

雕印書籍

五代後唐明宗長興三年馮道李愚請刊國子監田敏
所校正九經以行世雕印賈之胡寅曰有天下國家必
以經術示教不意五季之君荒服之人而知所先務可
不謂賢乎然命國子監以木本行以一文義去舛訛使
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頌之可也需之非也或曰天下學

知新錄

卷二十

手

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頒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傳
刊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
又母昭裔貧時借文選不得發憤曰他日若貴當鏤版
以遺學者刻文選又刻九經於蜀是則版起於馮李而
繼之者母昭裔也葉夢得曰唐以前書籍皆寫本人以
藏書爲貴精於鑒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
艱故其讀誦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
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
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
誦讀亦因減裂然板本多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旣一以

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

書厄

隋文帝開皇元年秘書監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謂經籍自周衰孔子刪述之後凡有五厄秦人吞六國墳籍掃地一厄也王莽之末竝從焚燼二厄也獻帝移都西京播蕩三厄也晉世劉石憑陵從而失墜四厄也侯景破梁悉送荊州周師入郢焚之外城五厄也自孔子至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隋代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至觀閣斯積文帝納

知新錄

卷二十四

幸

之使人搜討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丘氏竊以爲自隋之後唐有祿山黃巢之亂極而至於五代之季宋有女貞蒙古之禍極而至於至正之末其爲厄也又不止五矣棠按明季流賊之亂京師失守存於內閣蕩棄無遺而江南藏書如錢尙書家最稱富有不戒於火化爲灰燼是又遭數厄矣今逢 朝廷右文民間藏書莫不網羅廣爲刊布斯亦 聖朝之盛事也

永樂大典

書籍之浩繁者無如永樂大典先是永樂元年前解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檢閱朕欲悉諸書

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爾等其如朕意書成賜名文獻大成既而覽其書尙多未備復命重脩以姚廣孝劉季篾及縉總其事以學士王景王達祭酒胡儼洗馬楊溥儒士陳濟爲總裁又侍講等一十人副之又簡中外官及四方耆老儒士文學充纂脩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四歷寒暑至永樂五年始成書凡二萬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更賜名爲永樂大典帝親製序文此書以卷目太繁不及刊布而廢

一醮再醮三醮

此冠禮三加三醮之說也凡酌而無酬酢曰醮故昏義

知新錄

卷二十四

幸

親醮子而命之親迎男先於女也今世婦人夫卒更適他人曰再醮自宋以來皆然却與冠禮再醮之說不同此從昏禮父醮女而言也

撒帳

今世娶親撒帳何以謂之撒也按漢京房之女適翼奉之子房以其日三煞在門三煞者青羊烏雞青牛之神也犯之損尊長及無子奉以爲不然以麻豆穀米禳之則三煞可避自是以來凡新人進房以麻米撒之名曰撒麻米今新安謂之撒帳以菓實撒於帳中故謂之撒帳也

男下女

止而說男下女聖人言也故婚姻之交男先於女亡論已居室之間凡男之遇女必歡顏而遜語女之遇男必伴倨而顯驕此今古不易之常故聖人以立言也其說何昉乎尙載生曰日者卜命以男命起寅女命起申夫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也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也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又陰人有急於陽然而外自收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受木屈也陽氣剛燥至於遇陰言氣和柔辭語畏下明水之畏於金也或曰此懼內者之解也

知新錄

卷二十

量

不則嗜淫者之解也然淮南子太平廣記大載其說非臆言也故大易扶陽抑陰語見百一錄

魚水

管子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不知婢子曰詩有之浩浩乎水育育乎魚未有室家安召我居注水魚喻人配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案謂此婢不減鄭康成之婢而魚水喻夫妻始見於此又先生云孤之有孔明如魚之得水也後世又以魚水喻君臣

後宮御女定數

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計一百二十一人后專夜三夫人共一夕其餘皆九人一夕半月周徧毛詩正義謂各有定期其說引內則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故諸侯之制五日御九女姪娣六人共三夕二媵共一夕夫人專夜五日而徧天子則自世婦九人起蓋早者宜先尊者宜後計后每月得二日諸侯之夫人每月得六日案謂其事過於拘泥若果如此亦是一色荒矣此說出於漢儒殆不足信

南華論色

知新錄

卷二十

看

山木篇云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烏知其所終烏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此言一氣相禪終始無窮而萬物之化莫不由之故其終其始莫得知也秋水篇則云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於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於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此言萬物皆囿於貌象聲色之中則我與物皆物也安能遊乎萬物之上乎惟無物而後能

不物於物我既先不離乎色有色則有形有形則有化
惟不淫於色先絕其生化之源是以性則能一氣則能
養德則能合其天守全其神無卻雖同於物而物莫能
入物莫能止可以通乎萬物之所造而遊乎萬物之所
終始矣山木篇云鳥知其終始仍是泛說此云遊乎萬
物之所終始直從不淫色上看破源頭凡言道者皆未
言及凡言色者皆未說及如此議論真是超超玄著也

少有利

國策宣太后謂向子曰妾事先王曰先王以其髀加妾
之身妾固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

知新錄

卷二十四

妻

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
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棠謂古
人取譬從未有言及此事者況出之於太后口乎對女
人言已屬不可況向他國臣子言之特書之以爲笑柄

房中

禮記曾子問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婦人
也今世稱妻則曰房下亦此意漢高祖時有房中詞樂
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又云房中者性情之
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而禁內情而爲之節文
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王案曰從房中看出壽考說到

至道可想見古人造端夫婦之源有文有節不似後世
邪僻淫亂單以一色字抹却房中命名之意也

婚禮 母以妾爲妻

禮記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天
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魯公子荆之母嬖
哀公將以爲夫人使宗人躋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
曰女爲司宗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及
武王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
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春秋時以妾爲妻者
指不勝屈獨宗人躋夏能持以禮漢文以後人主皆任

知新錄

卷二十四

妻

意所爲無復議及於禮魏文帝將立郭貴嬪中郎棧潛
爭之唐明皇將立惠妃御史潘好禮爭之千數百年能
守此禮者僅此三人耳餘惟任上所好不復知天子之
於后如日之與月天之與地有相須以成者昔孔子言
曰大昏既至冕而親迎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
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
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何爲已重乎或曰天子至尊不當
行夫婦之禮先儒謂禮冠昏惟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
之禮故三代以來惟有士禮推而上之卽爲天子諸侯
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庶人無有不相同

者卽詩之大明篇曰親迎於渭造舟爲梁亦可以想見諸侯之禮矣自後世婚姻一倫任意自爲以色不以德是以不復知有二南之化矣唐世公主下降夫拜其妻而公姑皆拜子婦位置顛倒家人之正內正外絕不講究可嘆也

月事

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裾入月言天癸水至也黃帝內經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時下又云女子不月史記濟北王侍者韓女月事不下診其腎脉膏而不屬故日月不下古者羣妾有月事者並

知錄

卷二十四

妻

不御以丹注面目的的爲識王察神女賦施玄的的卽上所云也按入月天癸水至也月事以時下不遲不早依時而至也女子不月天癸水不通不能孕也月事不下腎脉膏而不屬有孕也

腋氣

唐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色而微愠羝愠羝謂腋氣也

坐馬鞍

歸田錄云五代劉岳書儀婚禮有女跨背之馬鞍大爲可笑今之士族富婚之夕以兩倚相背置馬鞍反令婿

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乖謬如此士大夫不知禮法而與閭閻同其習見又蘇氏演義云國初婚姻坐女於馬鞍之側此外國尙乘鞍馬之義也又酉陽雜俎云今娶婦家新人入門跨馬鞍此其始也棠按鄭餘慶先有書儀一書唐明宗見其瀆倫褻禮者多命太常卿劉岳增損其書然則女跨鞍之說五代前已然矣今世亦有行之者

回馬

女嫁後歸父母家謂之回門又謂之回鸞閨人謂之轉馬蓋春秋時回馬之義也五月歸寧謂之取夏衣按周

知錄

卷二十四

夫

禮后妃歸寧亦用締絡則夏之歸其來久矣

彤管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投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旣御著於右手無大小記以成法出毛詩注

鍼黹

魏文帝美人薛妃鍼黹入神能暗室剪裁鍼黹俗作針指

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宵爾索陶儒之短檠夜誦其可少哉

貞節遺跡

宋建炎元叛卒楊就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屍所枕籍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卽復見覆以他上其跡愈明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時臨海王貞婦與其夫皆被執旣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誓美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

知新錄

卷二十四

美

夜令伴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爲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爲服期卽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爾不能爲若妻也主將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嶧縣青楓嶺下臨絕壑婦侍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潰入石間盡化爲石天且陰雨卽墳起如始書時至元十四年元兵破吉州永新城譚氏婦趙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

死趙罵曰吾舅姑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爾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磚爲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砂石不滅又煨以熾炭狀益顯夫古之貞烈身死而名不朽者多矣此上三婦其名不朽而其跡亦亘古常新昔人云至誠可以貫金石不信然乎

又順昌軍范旺其事亦同又北齊斛律光用兵常愛士卒鄰敵憚之密爲謠言使讐家奏之齊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跡終不滅按范與光現迹是死於忠此三婦是死於節

知新錄

卷二十四

早

黃鳥止妬

黃鳥卽倉庚一名黃鸝一名黃鸞一名鵲黃一名商庚陸機詩疏云或謂之黃栗留齊人謂之搏黍秦人謂之黃栗流或謂之黃袍一作黃離留僧家謂之金衣公子本草綱目李時珍曰山海經云黃鳥食之不妬梁武帝平齊獲侍兒十餘爲郅后隔恚憤左右進言曰臣讀山海經以鶉鴒爲膳可以止妬帝從之郅茹後妬減半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爲膳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不嫉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亦助化一端也帝然其言將招虞人廣捕會崇佛戒殺乃

止或云止妬今不驗棠謂著之山海試之梁武果循其
法作膳以賜羣臣崇其名以為儆戒真可為助化之一
端也

喫醋

懷鉛錄云蘇子瞻嘲陳季常以河東獅子吼故世以妬
婦比獅子續文獻通考獅子日食醋酣蜜酪各一瓶喫
醋之說本此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四終

孫燦正字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五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珠湖賈兆鳳九儀

海陵張符驤良御

京口祝應瑞荔亭

黃海汪文善莪士 泰校

七出

孔氏三世出妻書傳不載所出何事或問郁離子曰在
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與曰是後世所云非聖人意也
淫也妒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也出之

知新錄 卷二十五

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所欲哉出之則忍矣哉聖人
沒而邪說作懼人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
之不幸而受誣也久矣棠謂今世七出只有一出淫是
也古之待婦人過於刻今之待婦人過於寬乃至有淫
者而亦不知出不敢出嗚呼是何婦人不幸於古而獨
幸於今也因書七出以警婦人且申明郁離子之意以
告當世之待其妻者

明雌亭侯

衛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按明雌
當是地名婦人雌也能相高祖於未遇明也以此為封

邑新極趣極

溫媼

高帝母先死小黃高帝後於小黃作陵廟

見漢本紀云

五年卽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追尊先媼爲昭靈夫人陸

機漢高帝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乃不攷史書之

誤耳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

后竝無皇媼劉媪司馬貞索隱云母溫氏貞打班固水

亭長古石碑文是溫氏又史記劉媪注云烏老反長老

之稱故王生醉入高祖廟嘆曰滅秦誅項而不能免其

母烏老之稱曷能成加四每歲事出杜荀鶴松窓雜錄

知新錄 卷二十五

纂異志晉開運時進唐書表有頻分溫媼之疑

昌黎乳母

昌黎生未再周已失怙恃見撫於嫂而乳母李氏憐之

不忍棄去保視益謹李氏之卒昌黎爲墓銘自稱所乳

兒愈妻稱婦子稱孫可云隆重之極矣時節慶賀輒率

婦孫列拜進壽古人待乳母顧且如此今人自視於母

當何如也

奉宸府

易之舊傳天后時張昌宗得幸又薦其兄易之傅粉施

朱俱承辟陽之寵置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令選美少年

爲左右奉宸供奉右補闕朱敬則上疏云陛下內寵已

有懷義易之昌之固應足矣近聞尚舍奉御柳模自言

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云陽道壯盛

過於懷義堪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於朝聽則天勞

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

置面首

宋紀宋山陰公主孝武女也適何戡景和中淫恣過度

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

萬數而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爲主

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棠按置面首竝奉宸府二事皆出

知新錄 卷二十五

自朝廷之上傳之語言書之史冊爲古今人倫之大變

其遺譏千載宜矣面首二字新奇只言面首則艷治可

知也

雞皮三少

宇文士及粧臺記夏姬內俠伎術老而復壯三爲王后

七爲夫人九爲寡婦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

道雞皮三少

唐時公主

唐之公主最爲不堪眉公謂其可笑者有十事其間下

降再降者凡二十七三降者三宜城公主降武崇訓後

降武延秀三降裴異興信公主降裴垺後降裴穎三降楊敷寧國公主降鄭異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其可笑一也杜荷誅城陽公主改配薛瓘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南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瘁晝日合卺禮則終吉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晝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成內外有規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爲也太宗從其言瓘後日死於房州與公主雙柩齊引而還夫馬周不爭公主之更嫁而區區爭晝夜之間以爲禮其可笑二也太平公主武氏所

如新錄

卷二十五

四

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築真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粉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遽耳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其可笑三也安樂公主嘗自作詔籍其前請帝署可又請爲皇太女與太平等七公主竝開府而主府官屬尤甚皆降墨勅斜封授官其可笑四也公主入道者如華陽如壽陽如平恩如邵陽如永嘉如永安如義興如義昌如金仙如玉真如壽春如萬安皆出爲女道士其可笑五也公主和蕃

置府官屬准親王例仍鑄司印一面賜之又徵御仗之半送之甚則於章敬寺前立班儀衛甚盛仍令京兆府權置公主幕次暫駐受百僚謁士女傾城觀焉當是時如金城公主出降吐蕃特改始平縣爲金城縣又改地爲鳳臺鄉悵別里情意悽惋道路飲泣天子何樂而公卿賦詩以寵其行其可笑六也大長公主自蕃京以廻紇背叛恩德侵軼邊陲於光順門內脫去絳珥變服請罪然後對見廷臣無識詫爲盛事忤賀踴躍宣付史館其可笑七也公主下嫁舅姑反拜而婦不答縣主婿出受外官縣主不得偕行永和以後奉爲常例其可笑八

如新錄

卷二十五

五

也公主薨駙馬執三年喪京兆尹請建公主祠堂其可笑九也公主上表稱妾李其可笑十也獨岐陽志載岐陽公主爲出羣真可謂亭亭獨立出汙泥而不滓者也

妓妾雙名

古今名妓愛妾名見於詩集者極多不能遍載偶閱天中記中有雙名者因爲標出

錢塘蘇小小南齊時人吳地記則云嘉興縣前有晉妓錢塘蘇小小墓有歌云我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

張好好年十三以善歌入樂籍後爲沈著作所納見之

於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以贈之

灼灼錦城官妓善舞柘枝能歌水調見麗情集

楊愛愛錢塘娼家女見麗情集

東東名妓也寶翠有吊東東詩芳菲美艷不禁風未到
春時已墜紅惟有側輪車上鐸耳邊常似叫東東見杼
情集

端端崔崖張祐齊名每題詩娼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
之則杯盤失錯李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真似煙窓耳

似錦愛把象牙梳掠鬢崑崙頂上月初生端遂往見二
子再請曰端端願祗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更贈曰

知新錄

卷二十五

六

覓得驛驢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楊州近日渾成醜

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戶或曰李家娘子

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

轉轉燕帥劉仁恭使幕客馬或聘於鎮州王鎔使書記

韓定辭接于公館時有妓轉轉者韓之所眷也每當酒

席或頻目之韓曰昔晉文公以季隗妻趙衰孫伯符綴

小喬于公瑾蓋以名色可奉名人但慮倡姬不勝賢者

顧盼願垂一詠俾得奉之或即緩筆文不停輟作轉轉

之賦其文甚美咸服其敏妙遂傳於遠近賦首云玳筵

既啓雅樂斯陳霧卷羅幃花攢錦茵有西園之上客命

南國之佳人貌逞嬋娟縱玉顏而傾國步移縹緲蹴羅
襪以生塵或載以歸

李師師京都名妓也見寵於宋徽宗而私與周邦彥美
成昵甚一日正與宴洽而報上遽至周狼狽匿床下上
於坐中出新橋食之周遂潛爲度曲以詠其事異日師
師歌之上知而大怒出周外任師師往餞之及歸離索
未解淚光尚瑩瑩也上適至因問之李不敢隱具以狀
對後遂復周官云

惜惜馬光祖知高郵軍適值管軍官榮全率眾叛據城
縱軍劫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毛惜惜不服趨侍

知新錄

卷二十五

七

全痛責之惜惜云妾雖賤妓不曾伏事反臣全遂斬之

秋崖方岳作義娼傳三朝野史閩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潘

庭堅詩云淮海艷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七

首學秦女向使裏頭真果卿玉骨花顏城下土冰魂雪

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腰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見隨隱

謾錄

唐安安宋理宗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

歌舞絕倫帝愛幸之

又有七七李汧公勉之寵妓也聰明善琴與箏又

盼盼張建封尚書愛妓居燕子樓所作詩甚婉麗樂天

有和詩又沈真真太常博士鄭還古寓東興柳將軍
同巷還古將調西都柳盛張筵以餞盡出家妓吹薦
酒行孟有第三姬容艷妖絕鄭竊窺之有眷眷意柳謂
鄭曰此沈真真本良家子頗好文辭請賦詩以見情候
博士拜命即當送賀還古賦詩曰洞房出神仙清音當
管絃詞輕白字曲歌揭白雲篇既未生裴秀何妨乞鄭
立不堪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覽詩大喜俾真真拜謝
還古抵京旋拜伊闕令得重疾馳書告柳柳即送真真
赴京迎鄭請出相見真真飾容致拜還古起前遮執真
真之手長吁而卒見麗情集又鶯鶯燕燕范十郎二女

知新錄

卷二十五

八

也爲民間富民陸氏妾鶯鶯早世陸後貧羣妾皆散獨
燕燕不忍去陸死燕燕鬻身以葬焉見隨隱錄又田
田錢錢辛棄疾二妾皆因其姓而名之皆善筆札見書
史會要

沈瓊瓊開元宮中官妓清明上命踏青有狂生崔懷寶
作小詞云平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玉人纖手裏
呀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爲榮

盈盈傳達奚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艷冠絕一時
會貴人者病盈盈藏其同官之子爲千牛者於其家索
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且及貴人之家盈盈謂

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懼得罪盈
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
如此所見帘幕幃帳如此所見食物如此勢不由已決
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
後數日號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
耶夫人亦大笑而已

王縉相公之妾名小小

蘇杭妓名

野客叢談云蘇杭妓名見於樂天詩中姑錄出以資好
事者一笑其詩曰移領錢塘第二橋始有心情問絲竹

知新錄

卷二十五

九

玲瓏筵僕謝好筆陳龍鳳簾沈平笙又曰長洲茂苑綠
萬樹齊雲樓高酒一杯李娟張態一春夢周五殷三歸
夜臺又曰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又曰花
前置酒誰相勸容坐唱歌滿起舞又曰黃菊繁時佳客
到碧雲台處美人來注謂遣英倩二妓與舒員外同游
又曰真娘墓頭春艸碧心奴頭上秋霜白就中惟有楊
瓊在堪上東山伴謝公又曰心奴已死胡容老後輩風
流是阿誰又憶杭州因叙舊游有曰沈謝雙飛出故鄉
又有九日代羅英二妓招舒著作詩則所謂玲瓏謝好
陳寵沈平李娟張態真娘心奴楊瓊胡容滿英倩羅等

皆當時妓姓名所謂黃四娘之名因杜子美而著也

寡妻

漢元和詔曰屢嬰塗炭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位飲泣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老杜詩寡妻羣盜非今日寡妻二字本此此與形於寡妻二字不同諸家注皆未補入附記於此

養瘦馬

揚州買人宗小女教其歌唱稍長鬻爲人妾名之曰養瘦馬初不得其意旨後讀白香山有感五首方知此語

知新錄

卷二十五

十

亦有來歷詩曰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後事在目前不信君看取馬肥快行走妓長能歌舞三年五年間已聞換一主借問新舊主誰樂誰辛苦請君大帶上把筆書此語此詩瘦馬與小女並說後世則竟以小妓女爲瘦馬矣

覆水呂望事非買臣事

覆水事乃姜太公少婿馬氏已離矣見太公封齊妻拜求合公取覆水云云故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今覆水以爲買臣事非也

女紅

女工卽女紅漢酈食其傳農夫釋耒紅女下機注紅音工卽工女亦作紉音工紉績也棠按漢文帝遺詔中外臣民服大紅小紅註云紅卽功禮記喪服本作大功小功安知非功誤爲紅耶女工之工或借紅功服之功不可借紅也

搗衣

古人搗衣兩女對立執一杵如舂米然而杜工部詩新月猶懸雙杵鳴今則橫敲也字彙云直春日搗

女侍史

漢尚書郎入直官給帷帳枕席侍史一人女侍史二

外雜錄

卷二十五

十一

人女侍史從入臺中故唐人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昌黎亦有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待臣下如此可謂榮矣然於朝廷則爲失體

婦人臉用顏色

秦始皇宮中美人悉用紅粧李石博物志云三代以降塗紫草爲燕脂則非始於秦也又曰婦人傅粉自秦始而墨子云禹作粉張華博物志紂燒鉛作粉謂之胡粉周靜帝時禁天下婦人不得用粉黛令宮人黃眉黑粧夫女人粉面不用而用黑粧豈好元妻之類乎古有元妻其貌如漆黑光可鑑又妲己古書作妲已說文云白

而有黑曰黥字說黑而有艷曰黥皆以黑見寵者黃眉則見於唐詩有云纖纖初月上鴉黃又曰鴉黃粉白車中出黑眉則見於曹子建七啓有云元眉施兮鉛華落又有黛眉庚信詩云眉心濃黛直點顰角輕黃或云黛眉卽黑粧也予曰不然周靜帝禁民間不得用粉黛而喜黃眉黑粧蓋黑白黑而黛自黛也且黛非一色韓文公粉白黛綠豈綠色亦與黑等乎額上塗黃出自漢宮虞世南袁寶兒詩學畫鴉黃半未成是眉額皆可用黃子總古今美人臉際五色皆具黛綠屬青色東方春也紅顏紅唇赤色南方夏也鉛粉白色西方秋也黑粧元

知新錄

卷二十五

五

眉黑色北方冬也眉額黃中央土也豈非四時之氣俱備乎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然此皆假色也若虢國却嫌脂粉淡掃娥眉則五色俱置之不用矣杜工部玉華宮詩云美人爲黃土况乃粉黛假則美人亦假色不足置戀千古英雄獨此關不能覷破何哉

著簪

婦人刈薪而忘著簪哭甚哀見韓詩外傳又云著簪敝履復不可遺

金條脫

釧說文臂釧也古謂之挑脫男女同用漢書孫程等立

順帝各賜金釧指環一名條脫一名條達唐文宗問宰臣金條脫何物宰臣未對文宗曰古詩輕衫穩條脫卽今之臂釧亦作跳脫繁欽定情詩何以致笑謂繞腕雙跳脫是挑脫條脫跳脫卽臂釧臂釧而世俗則謂之金鐲也按鐲鉞也其形如小鐘行軍鳴之周禮以金鐲節鼓後人指金釧而謂之曰鐲不知何故也

指環戒指

春秋繁露曰紂刑九侯取其指環可也指環男子亦有也又古者羣妾御于君所當御者以銀環進之娠則金環退之進者著右手退者著左手今女人有指環本此

知新錄

卷二十五

五

麗仙曰指環卽今之戒指也

詞子

詞子卽今之抹胸也黃妃私安祿山祿山以指爪傷妃胸乳妃卽作詞子以蔽之事實宋遺史

纏足

俗傳姐已雉精足猶未變以帛裹之西施亦雉精亦然皆無所考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傳書皆無所自東晉侯爲潘貴妃盤爲蓮花帖地令妃行曰步步生蓮亦不言其弓也如古樂府新詠皆六朝詞人纖麗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之殊

麗及言妝飾之華眉目腰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商隱李白等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偓香奩集有咏屣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綴綴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窈窕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窈窕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韞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窈窕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爲妙以此知扎脚起於五代王棠日纏足起于唐而五代則盛杜牧之詠纏詩云細尺

知新錄

卷二十五

齒

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裹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是杜牧之何嘗不言及也

穿耳

婦人穿耳不知起於何代按三國時諸葛恪嘗獻權馬先錫其耳范慎在坐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又莊子云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則知穿耳由來久矣

細腰

風俗通云趙王好大眉人間皆半額齊王好細腰後宮

多餓死又云楚王好細腰羣臣皆數米而炊順風而起齊王楚王皆好細腰齊王好女腰楚王好男腰好男腰更奇今世只知楚好細腰而不知好男子細腰也

青唇

太平廣記有見婦吹火詩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有人學而笑其妻云吹火青唇動添薪墨腕斜句神宗時高麗使答某某詩序有花面艷吹愧隣婦青唇之動桑間陋曲續鄧人白雪之音青唇二字本此

花箭

寒山詩云玉堂掛珠簾中有嬋娟子其貌勝神仙容華若桃李東家春霧合西舍秋風起更過三十年還成甘

知新錄

卷二十五

主

蔗滓人言是牡丹佛說是花箭射入人骨髓死而不知怨花箭二字說女色奇極

蝶粉蠶黃

蝶粉蠶黃唐人宮妝也或謂蝶交則粉落蠶交則黃落

粉白

粉帛卽粉白晉何晏動靜自喜粉白不去手曹子建亦好傅粉漢惠帝時黃門侍中皆傅脂粉魏晉以前習俗如此今世婦人謂之粉潑卽粉白也

安置

髮鬚

變政

夜合資

婦人不跪

來賓 重鐸 清江 石城 鶴鳴 醉仙 樂民

集賢
謳歌
鼓腹
輕烟
淡粉
梅妍
柳翠

婦人不跪

知雅錄

卷一十五

古

家禮婦人拜考證

周禮大祝辨九擗

古拜

九曰肅摠

鄭註曰肅拜但俯下手今特揖是也推手

曰揖引儀禮婦拜扱地坐奠菜於几東席上還又拜如手曰擗

初扳地手至地也婦人扳地猶男子稽首疏曰以手至地謂之扳地今重其禮故扳地也按婦人以肅拜爲

正蓋肅拜乃婦人之常而昏禮拜扱少儀婦人吉事雖地以其新來爲婦盡禮於舅姑也

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
鄭註曰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為
正凶事乃手拜耳為喪主不手拜者為夫與長子當稽
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孔氏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
拜儀婦人吉禮不手拜但肅拜肅拜如今婦人拜也吉
事及君賜悉然也○陳氏曰肅拜如今婦人拜也左傳
三肅使者亦此拜手拜則手至地而頭在手如今男
子拜也婦人以肅拜為正故雖君賜之重亦肅拜而受
若為夫與長子之喪主則稽顙故不手拜若有喪而受
為主則內則凡女拜尚右手與門人立拱而尚右手註
尚謂右手也通鑑周天元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
在上也及天臺皆俯伏如男子按謂之如則前此語錄問古者
婦人以肅拜為正何謂肅拜朱子曰兩膝齊跪手至地
頭不下為肅拜手拜亦然為喪主則頭亦至地不肅拜

之古禮及先儒之說蓋婦人當以肅拜為正所謂肅拜
之儀鄭氏于周禮註以為俯下手為肅拜于少儀疏以
為拜低頭而朱子亦云兩膝齊跪手至地頭不下為肅
拜又云當跪而拜但首不至地耳今其儀雖不可曉但
以此數說推之大概似是兩膝齊跪伸腰低頭俯引其
手以為禮而頭不至地也今北俗稽顙則類低地稽顙
之禮惟可用之昏禮見舅姑及喪禮為夫與子主之時
尋常見人宜略如所擬肅拜儀可也南俗立拜已久不
可驟變但須演屈其膝母但如北俗之沾裙又手以右
掖地為喪主則稽顙不為喪主
則手拜庶幾得古禮之意云

欽社
今婦人稱欽社拜男子則否考留侯世家酈生謂沛公
曰楚必欽社朝則知二字不獨婦人矣

古器
洪氏隨筆謂彝器之傳春秋以來固已重之如郃鼎紀
彝之類歷歷可數不知三代逸書之目湯有典寶武有
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之職祭祀出而陳之則固前乎
此矣故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闕鞏之甲
班諸魯公唐叔之國而赤刀弘璧天球河圖之屬陳設
於成王之顧命者又天子之世守也然而來去不恒成
虧有數是以寶珪出河左傳昭二九鼎淪泗武庫之劍
穿屋而飛越絕書亦載殷前之鐘感山而響銅人入夢
鐘虞生毛則知歷世久遠能為神怪亦理之所必有者
隋書文帝開皇九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三大鐘越

二大鼓十一年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禍變
悉命毀之而大金國志載海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
所得古器亦如隋文之言蓋皆恣睢不學之主而古器
之銷亡爲可惜矣

好古器

今世士大夫好古之癖在在有之而無能得古昔洪崖
先生好古而一時名士若李太乙贈孔子木履郭翰卿
贈孔子二儀履楊炯贈孔子石硯與楊雄鉞硯田遊贈
尹喜龜王戎如意杖楊齊哲贈嵇康鍛錐劉守章贈四
皓鹿角枕司馬子微贈淮南藥杵白魏蕭贈陶潛琴隱

知新錄

卷二十五

子

居美容冠劉長新贈王喬笙張守珪贈尺八寸海蝦蟆
牙秦休莊贈河上公註道德經彙本周子恭贈古帝王
圖元亭贈謝靈運鬚僧倚然贈迦葉頭陀鉢智遠贈蔡
邕焦尾琴葛洪剗藥篋諸物真贗不可知然諸君子非
無因致者夫靈寶之嗜好若此今之巨室大家貴介子
弟何怪其耽耽相聚而競競於名蹟也然玩物喪志
自古記之乃所稱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有味哉其言之
也

窯器各種

舜爲陶器迄於秦漢今河南土中有羽觴無色澤者卽

此類也陸龜蒙詩所謂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
色來最爲諸窯之冠至吳越王有國日愈精謂之秘色
卽柴窯也相傳柴世宗燒造所司請其色御批曰雨過
青天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或曰製器者姓或曰柴
世宗時始進御云宋以定州白磁有芒不堪用造青窯
器北唐鄧耀州悉有之而汝爲冠處州之龍泉建安之
烏泥品最下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白官窯文
色亞於汝價然鈞州稍具諸色火彩太露器極大中興
渡江有邵姓號邵局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模範極
精爲世所珍又宋時章生兄弟作窰凡所作色白而斷

知新錄

卷二十五

子

紋多號曰哥窯卽白坡碎也明朝有永樂宣德成化皆
純白或回青或加綠色宣德之貴亦與汝敵而永樂以
次重矣

明代窯器

容槎蠶說云窯器所傳柴禹官哥鈞定可勿論矣在勝
朝則有永宣成弘正嘉隆萬官窰其品之高下首成窰
次宣次永次嘉其正弘隆萬間亦有佳者其土骨紫白
料法也望藥水法也底足火法也花青彩畫法也所忌
者三油澤不具曰骨罅折曰蔑邊毀剝曰茅 成窰之
艸蟲可口子母雞勸杯人物蓮子酒盞艸蟲小殘青花

小蓋其質細薄如紙蒲萄肥杯五色敞口匾肚齊箸小
碟香合小罐皆五采者成杯茶貴於酒采貴於青其最
者闕雞可口謂之雞缸神宗時尚食御前成杯一雙已
值錢十萬成宣肥杯皆非所貴 宣窯之祭紅杯盤有
通體紅者有紅魚者百果者有西紅寶石墜塗燒者其
寶光凸起紫黑者火候失也青花有茶肥杯畫龍及有
酒肥杯畫人物硃砂祭紅少大器壺物有色紅鮮白鎖
口者有竹節蒲壺小壺匾罐皆畢蓋者鑪餅杯碟敞口
花尊蜜漬桶罐多五采者白壇盞心有壇字暗花白茶
殘甕肚釜底線足裏有龍鳳暗花底有大明宣德年製
新錄 卷二十五 五

杯其極低小豁口者有三友花者稱最小藻者次之芝
草者又次之壇矮大中小三號內茶字者為最橄欖字
酒字東湯字次之舊湯字又次之舊湯不殘色以正白
如玉斯美聖嫩則近青聖不淨則近黃其青花五色二
窯器製悉備有三色魚匾殘豁口饅心圓足紅鉛小花
合子等有大如錢有青花有紅花蓋小尚厚成尚薄宣
青尚淡嘉青尚濃成青為蘇渤泥宣青名麻葉青宣采
未若成采淺淡入畫也嘉萬之回青特為幽青鮮紅土
絕色正礬紅而同青盛作 隆窯之秘戲不入鑒藏他
物汁水瑩厚如堆脂汁故名雞皮橘皮質料厚實不易
知新錄 卷二十五 五

茅茨也官窑坯器乾經年方用車碾薄上聖水候乾數
次故入骨最堅而厚出火口足聖不滿者則碾去土聖
更燒之故有雞橋紋起用久口不茅身不茂其發攪眼
解爪紋者聖中心小疵反以諗火候之到亦知宣礬熱
然地無不及者至於別見他產者略疏於後 彭窯元
時鐵金匠彭均寶效古定器制折腰保者甚佳土厚細
白者與足器相似青口欠滋潤極鬆脆稱為新定近景
德者用青田石粉為骨燒造名為粉定聖粗骨鬆更
不 龍泉窯出浙江處州龍泉縣與哥窑共一地
宋時名曰青瓷明窯移處州府處州青色土聖火候較

舊龍泉質劣古器質薄一種盤底有雙魚外有銅撥環體厚者不佳 象窰出浙江寧波府象山縣似定而粗色帶黃有蟹爪紋色白滋潤者高俱不貴 歐窰出南直常州府宜興縣明歐姓者燒造有倣哥窰紋片者有倣官鈞窰色者采色甚多皆花盤險架諸器不一舊者頗佳 建窰出福建泉州府德化縣其色有甜白青色淺淡不同古建窰薄者絕類宋窰盤盞多是擘口色黑滋潤有黃兔斑滴珠大者真體厚者多少見薄者惟佛像最佳 饒器出江西饒州府浮梁縣景德鎮及廣信府弋陽縣宋時器色樣甚繁其淋聖甚肥靈透與定相

知新錄

卷二十五

審

近而稍有異明官窰皆出於此其官造窰小而器不多甚至一窰止燒一器者蓋取火候和勻周密而無欹斜走烟破磬之失祭紅以西紅寶石爲聖又有硃砂點翠青花點色不同聖肥俱有橘皮紋甜白一種色如羊脂者尤可愛重聖不到磨去復上入窰再燒故紋甚厚久用而不茅茂御土窰體薄而潤最好素折腰樣茅口者體薄色潤瑩白尤佳其值低於定器元時燒小定印花者內有樞府字者高新燒大足素者欠潤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今燒此器佳者色白而瑩最高青黑色戩金者多是酒壺酒盞之屬 吉窰出江西吉州府廬陵縣

永和鎮色與紫定相類體厚而質粗不足貴宋時有五窰書公燒者佳有白紫二色花餅大者直數金小者有花又有碎器亦佳相傳文丞相過此窰器盡變成玉遂止不燒 山西窰出太原府榆次縣平定州平陽府霍州又出霍器 陝窰出平涼府平涼華亭兩縣 廣東窰出潮州府其器與饒器類 高麗窰器類饒產有甜白色而聖乾燥微近黃皮粗骨輕花素不等細花竟似北定印花青色者似龍泉上有白花朵者不甚佳 大食國器以銅骨爲身起線填五采藥料燒成俗謂法郎是也宋官窰色鮮青可愛明官窰亦佳又謂之鬼國器

知新錄

卷二十五

審

宋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與定器相似但無淚痕亦有劃花繡花素者值昂於定新者不足論也

宣爐

傳宣廟時佛殿災金銀銅像液因用鑄器非也宣廟欲鑄鑪問工何法煉而佳工奏煉至六用鑄甘石點則現寶光殊色異恒用矣上曰煉十二煉足條之置鐵網篩格上用赤炭銘之清者先滴傳鑄存格上者作他器故宣鑪之銅最佳也其鑪有橋耳乳足魚耳石榴足螭耳圈足番象及鵬耳天雞海獅獸耳亦圈足或環足香尊高乳足戟耳石榴足橋耳有三足是足爲品之最上者

次則法蓋波斯足鵲鵲象首壓經環耳低乳足餅足索耳耳有寬繫足有高低寬昂於緊最下則桶鑪雲板足湯盥足薰冠馬槽蓋孟其耳有鑄耳有釘耳釘耳偽造者多宣鑪鑄耳不稱而更鑄十不存一也其色倣宋燒班者初年色也螭茶本色者中年色也以燒班掩銅質之精華故用本色用番礪同錯浸擦爲之其本色愈淡者末年色也其色有石榴皮棠梨秋白梨栗殼海棠紅山查白棗皮紅淺淡藏經紙茄皮羯色其最者乃淺藏經山查白海棠紅秋白梨其次則鑲金色鑲左肩爲覆群雲腹以下爲涌群雲至於雞皮色則火氣久而自成

知新錄

卷下

五

耳蘇州偽造者多蔡家擅名南鑄有甘家北鑄亦有偽造先嘉靖時學道前有善鑄者後有施家施不如學道前皆取宣銅別器鑄總不及宣廟時銅質之精耳又看鑪要看官造民造官造則大雅雖極草率終是大家舉止至於色萬不能僞宣鑪色黯然奇光在裏望之如至柔之物近視如膚有肉色以火薰之精采善變不似僞者外光奪目內之本質毫無餘蘊矣

玉

禮記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陳澧曰徵角宮羽以玉聲所中言也徵爲事角爲民故在右右爲動作

之方也宮爲君羽爲物君道宜靜物道宜積故在左乃無事之方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肅殺之音故遺之歟方慙曰徵角爲陽宮羽爲陰陽主動陰主靜右佩陰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之靜何哉蓋佩所以爲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備之意也丘氏曰按佩之制見於詩雜佩其制有琚瑀珩璜衝牙五者其所以爲聲者在兩璜與衝牙相觸擊行動之際鏘然以鳴在右者必中徵角在左者必中宮羽古之玉人所以製造之者必有其度然後能使聲之所中協於角徵宮羽之音其大小厚薄必有等差惜後世

知新錄

卷下

五

無傳也禮凡帶必用佩玉惟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賈公彥曰玉之形似牙故曰衝牙聘義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堅也知也廉而不劌也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也猶揚也以長其終詘貌然樂也瑕瑜也不揜瑜美者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賈公彥曰珪璋特達謂行聘之時惟執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飾弊也馬晞孟曰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圭以召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其

智也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也邦國玉節用其信也琬以結好琰以除惡用其忠也兩圭祀地黃琮禮地用其能達於地也四圭祀天蒼璧禮天用其能達於天也圭璋特達用其能達於德也已聘而還圭璋已朝而班瑞此皆古之爲器而用玉之美者也古之善比君子於玉者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曰追琢其璋金玉其相曰如圭如璧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曰玉振終條理曰瑾瑜匿瑕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此古人比君子於玉者也此上諸說皆明玉之爲用以見君子

知新錄

卷二十五

玉

之德似之後世不用佩玉亦無人知此意矣

馬晞孟曰玉之爲物三代以前無不貴重然皆出於中國堯舜之世爲圭璧禹貢之時揚州厥貢瑶琨梁州厥貢璆璠雍州厥貢球琳琅玕戰國時荆山出玉漢時藍田玉田皆出玉後世中國出玉甚少往往自於闐國來豈前代產玉而後世不產耶抑生之有限而取之者多耶何前人無一人不用玉而玉多今世不用玉而玉反少耶此其理人不知故著之於此

玉玦

魏略曰鍾繇有玉玦太祖欲之太子與繇書曰夫玉以

比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耳魯之瑱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竊見玉書稱美玉曰白若截肪黑質純漆赤凝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然四寶邈然以遠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忭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旨云云繇獻之棠按今世玉玦以漢玉爲貴至於論玉只重白者紅與黃人所未見故少有稱之者至於黑玉時人謂之墨玉斯世不重也

知新錄

卷二十五

玉

焚玉

玉古人所重然有藏玉有焚玉天府藏玉有大祭祀則出玉訖事則藏之周禮鄭氏註謂禋祀禋煙也爲玉幣祭祀則焚之作烟以報陽也若郊特牲所謂圭璋則用玉以盛鬯用其氣臭而已

食玉

周禮天官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其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含玉吳澂云食玉所以養至陽之氣也

彈窩

太湖石出洞庭水中歲久爲波濤衝擊皆成嵌空石面
鱗鱗作屬名曰彈窩乃水痕之所致也富家使人沒水
鑿出用爲園林之勝石性溫潤扣之鏗然

水石

東坡過山澗見水中有石子奇秀者置於盆中種蒲於
上曰後世以此玩者自予始也近世六合石川石五色
具備爲時所珍人爭購之最不易得又燕山有嬰石穀
城山有文石

水石說

新安至嚴灘水清淺石子歷歷可指而數也壬戌夏日
知新錄 卷二十五

年

艤舟時水嬉覓石之有色者携以歸盛以盆氏之水供
於几案予顧而笑曰石處水中風濤相上下不知幾何
年矣一旦爲人作清玩詎非石之遭也哉然不可謂我
情之不寄於斯也昔大舜居溪山與木石居米南宮好
石或冠服拜之或袖之不忍脫手彼一聖人一達士或
與居或爲拜何莫非其情之寄今問其石仍有在焉者
乎噫石那復不在特無人焉爲之鑄其名於石曰若者
舜所與居若者米之所拜石不能言而世亦與泯沒不
傳耳今以此石進之於子石固不足重抑知爲予情之
所寄乎石也情也正可渾而一之也昔東坡以餅易石

知新錄 卷二十五

年

情傳情傳則石傳予不文而望傳難矣哉

假山

西京雜記載茂林富人袁廣漢築園四五里攝石爲山
此假山之始也宋宣和時靈壁一石高至二十餘丈艮
岳一石高四十餘丈石自此重矣李文叔洛陽名園記
十有九處始于富鄭公而終于呂文穆其中皆據嵩山
北卽之麓以爲勝則知時未尚假山也宣和作俑後人
爭倣之

黃銀

唐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可辟鬼魅方勺泊宅編云黃

銀出蜀中色與金無異上石則色白然非鎗石鎗石出波斯國世俗謂之風磨銅也蜀雅

水銀海

朱澤民集載異域說甚奇至正丁亥冬寓京口乾元宮之寶儉齋適毘陵監郡岳忽難平陽同知散筵二台偕來訪自言在延祐間忝宿衛近侍時有佛鼎國使來朝備言其域當日沒之處土地甚廣有七十二酋長地有水銀海周回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數十然後使健夫駿馬馳驟可逐飛鷹者人馬皆貼以金薄迤邐行近海日照金光晃曜則水銀滾沸

銀新錄

卷二十五

金

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即迴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行稍遲緩則人馬俱爲水銀攔没人馬既速迴於是水銀之勢漸遠力漸微却復奔回遇坑井則水銀溜積其中然後其國人旋取之用香同煎皆水銀也

疑難云水銀一曰永廣雅謂之瀕音同本艸圖經曰水銀生符陵平土今出秦州商州道州邵武軍而秦州者來自西羌乃於山石中採鑪次硃砂作鑪置砂於中下承以水上覆以盆器外加火煅養則煙飛於上水銀流於下是以人力製之而後成者陶隱居曰水銀有生熟生符陵平土者是出硃砂腹中亦別出沙地今不聞有

此至於西羌來者彼人亦云皆燒煨也及按西粵志云泗城州出水銀取之之法以人其用人從外境市之或逃走僮僕或奸商縛雇役人往售至其家初以酒飯飼之三日即引至水銀坑中挖窟埋之露其首二日其人癢不可忍號呼徹天乃以鐵錐去其首仍埋之數日取出則滿腹腸胃指甲骨髓中皆水銀矣安南國近憑祥州地亦有水銀坑取法同是與本艸異也

木難 祖母綠

懷鉛錄云古詩云明珠間木難揚升菴以爲今之祖母綠也按輟耕錄載回回諸寶石其紅色者有古木蘭之

木難

卷二十五

金

名其綠色者有助木刺之名木難即古木蘭也祖母綠即助木刺之訛耳棠謂木難與祖母綠皆石名但有紅綠之分耳

奇藍

環

奇南星槎勝覽作琪楠潘賜使外國回作志書曰奇藍古人借音取義用意亦奇如決斷之決而寓意於決還家之還而寓意于環白虎通云君子能決斷則佩玦荷子云絕人以決反絕以環註言大夫待放于竟君賜之環則還故人臣既廢復秩還朝謂之賜環也何當大刀

頭破鏡飛上天刀頭上有環也棠謂絕人以決昔申生帥師獻公佩之金玦狐突曰金寒玦離以決不似環而中缺知申生必見棄於獻公也又按決絕之決亦有所本文君白頭吟曰聞君有雨意故來相決絕查決水出於大別山則言決者亦寓離別之意耶

宋蔡公論字畫古器

自崇寧始命宋喬年掌御前書畫繼以米芾輩至末年尚方所藏率舉千計實熙朝盛事也吾以宣和歲癸卯嘗得見其目若唐用硬黃臨三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公墨迹至八百餘幅歐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

知新錄

卷二十五

書

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計獨兩晉人則有數矣二王破羌洛神諸帖真奇絕又御府所秘古來丹青其最高遠者以曹不與玄女授黃帝兵符圖爲第一曹髦下莊子刺虎圖第二謝雉烈女完節圖第三自餘始數顧陸僧繇而下不與者吳孫權時人曹髦乃高貴鄉公也謝雉亦晉人烈女謂綠珠實當時所筆至唐人圖牒已不足數然唐則度人經者乃褚河南書字而閻博陵繪其類多有此於今無復茲睹矣每令人短氣宋蔡修撰

宋蔡公論字畫古器 其二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後世由漢武帝汾陰得寶鼎因更

其年號而宣帝於扶風亦得鼎欽識曰王命元臣官此物色及後和帝時竇憲勒燕然還南單于遺憲仲山甫古鼎有銘而憲遂上之凡此數者咸見諸史記所彰灼者殆魏晉六朝隋唐亦數數言獲古鼎器梁之遼好古愛奇在荆楚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官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爲事獨國朝來浸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侍讀爲之倡而成於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若伯父君謨東坡數公云爾初原父號博雅有盛名曩時出守長安號多古簋敦鏡甗尊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

知新錄

卷二十五

書

遂又著書名集古錄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欵由是學士大夫雅多好之元豐後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時實善畫性希古則又取生平所得暨其間睹者作爲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傳流至元符間太上皇卽位憲章古始因大崇尚及大觀初乃倣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所藏者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既知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爲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塚墓破伐殆盡矣獨政和間爲最盛尚方貯至六千數百餘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殆有可哂者始端州上

宋成公之鍾而後得以作大晟及是又獲被諸制作於是聖廟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先代嘗有旨以所藏列崇政殿暨兩廊召百官而宣示焉當是時天子尚留心政治儲神穆清因從瑣闥密窺聽臣僚訪左右知其爲誰樂其博識味其議論嘉於人物而百官弗覺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間物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蒙貯錄且累數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知名罔間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又創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傳古尚古等諸閣咸以貯古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

知新錄

卷二十五

藝

圖畫盡在然世事則益瀾漫上志衰矣非復前日之敦尚考驗者俄遇僭亂側聞都邑方傾覆時所謂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風烈悉入敵營夫以孔父子產之景行召公散季之文辭牛鼎象樽之規模龍甕雁燈之典雅皆以食戎馬供烹腥鱗濕滅散落不存文武之道中國之恥莫甚乎此言之可爲於邑至於圖錄規模則班班尚在斯流傳於不朽云作古器說宋蔡條撰

辨古器款識

張世南云辨古器要看款識臘茶色朱砂班真青綠井口之類其製作有靈紋雷紋山紋鱗紋粟紋蟬紋各形

各款之類古器之名有鍾鼎尊彝彝舟洗卣瓶爵斗耳有流卽有足卽有卣觥角無柱杯敦簋方簋類鼎而矮流卽有足卽有卣觥角無柱杯敦簋方簋類鼎而矮獻無底竿觚兩空足似銀似金而盃似鼎有蓋有四圓口卽有足卽有卣觥角無柱杯敦簋方簋類鼎而矮方卽有足卽有卣觥角無柱杯敦簋方簋類鼎而矮如風窓下另匣沃盥盤洗盆銅小盆杆磬鐸鐸征而鏡戚斂飾物奩鑑節鉞戈矛盾弩機表坐旂鈴刀筆杖頭蹲龍官廟之飾或鳩車提梁龜蛇硯滴車輅托轅之屬款識有二義款謂陰字是凹入刻畫爲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臘茶色秦漢流傳世間其色微黃而潤澤不論厚薄看色澤可知南唐後主于昇州句容縣置官場

知新錄

卷二十五

藝

所鑄之器歲久亦有微青色藝亦精今不能及畢竟黑而燥爲易辨也趙希鵄云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商器質朴無文周器雕篆細密余見夏琕戈于銅上嵌以金細如髮歲久金脫成陰窾大抵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時後淡午時後乘陰氣翠潤欲滴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一有斧痕則偽也再器大而厚者銅性不能盡只三分之一或減半小而薄者水土蒸淘銅氣皆盡有鉏擊破處皆翠綠徹骨或有一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若傳世之物則不然色紫褐而有珠砂班凸起如辰砂入金

沸湯煮之班愈見偽者漆點殊易辨也再古銅無腥氣
偽作者熟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又有水銀雜錫
末卽今摩鏡之藥上于新銅上然後以醋調細礪砂末
用筆蘸上候如臘茶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卽成臘茶候
如漆急入新汲水浸成漆色浸稍遲卽變色若不入水
卽成純翠色三者皆用新布擦之亦復光瑩銅爲水銀
所匿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今銅聲濁而閑萬不
得混也古者欵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或有欵有識有
無欵有識古人作事精緻故古器欵必細如髮勻整無
纖毫模糊識文之筆畫如仰瓦而不渙峻大小淺深如

知新錄

卷二十五

畫

一明淨分曉此用銅之精毫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
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爲三也亦有無欵識者不可
遽以爲非總之看欵識之精粗顏色之潤燥臭味之淡
腥音聲之清濁則真贋立決矣
此上二篇榮摘其大意前後錯綜書之但張謂欵爲陰
字是凹入識爲陽字是挺出趙謂欵居外而凸識居內
而凹二說持論不同然總不離欵識之精粗顏色之燥
潤臭味之淡腥聲音之清濁四語鑒古者能於此留心
則思過半矣

畫

舜有妹名嫫史正諛作顓說文云畫嫫舜妹畫始於嫫
故曰畫嫫又作繫列女傳云舜女弟繫與二嫂諧事物
紀原周穆王時有臣封膜始作畫不知其先已有畫嫫
也又按世本云黃帝之臣史皇善作圖畫則是畫始於
黃帝時矣張彥遠郭若虛鄧椿陳德輝米芾湯君載夏
文彥皆詳畫所自始然止言有虞作畫而不言作畫者
舜之妹也且不言黃帝之臣史皇始作畫也故特表而
出之

知新錄

卷二十五

畫

古人圖畫皆有事實孔子家語三代時周明堂之四門
牖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有周公相成王負斧扆南面
朝諸侯之圖王逸楚辭章句云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
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儵倏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又
叙傳載紂醉踞妲己圖宋弘傳屏風圖畫烈女皆令人
可法可戒未有無因而作者廣川畫跋所載極多皆可
考也自後世喜山水之畫而古人作畫之意亡矣宋徽
宗立畫學不模前人情態形色俱以自然爲宗至今仍
尚之謝在杭五雜俎云蓋有故事便須立意結構事事
考訂人物衣冠制度宮室規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勢回
背皆不得草草下筆非若今人任意師心鹵莽滅裂也
余觀張僧繇展子虔閻立本輩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真

形至如石勒寶建德安祿山皆寫其故實其他如懿宗射兔貴妃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則神農播種堯民擊壤老子度關宣尼十哲下之則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達鑠諫葛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卻不肯畫蓋絲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耳

古人畫古事亦有畫時事者如二疏六龍下食載之于世說者甚多江南顧閔中有韓熙載夜宴圖是時韓在中世多聲伎後主欲窺其燈燭尊俎觥籌交錯之態度不可得乃命閔中夜至其第窺而圖獻此與宋高宗畫吳益王冷泉瞿足事相類王拙周昉唐臣子也而畫貴妃出浴至明皇闕雞研脂圖則無禮於君矣韓晉公與李贊皇同時行輩且高于李反為德裕見客圖可見當時圖畫本朝風流掩映勝今人遠矣

一筆畫

邦衡圖畫見聞志張愛賓稱惟王獻之能為一筆書陸探微能為一筆畫蘇東坡詩題有劉景文所藏宗少文一筆畫夫曰一筆非一筆也言其不假思索筆不停留是也

畫馬馬死

周公謹雲烟過眼錄云李伯時滿川花圖曾空青跋云

余元祐庚午應詔來京師見魯直九丈時魯直為張仲謨題李伯時畫天馬圖魯直謂余曰異哉伯時貌天廐滿川花放筆而馬徂矣蓋神駿精魂皆為伯時筆端攝之而去實古今異事當作數語記之後十四年癸未相遇于瀟湘江上道及前事余曰九丈當踐前言魯直笑曰只少此一件罪過又王逢賦韓幹卷亦云傳云三馬同日死魂到紙氣方就可見前代亦有此事

畫蛺蝶

滕王元嬰善畫蛺蝶時湛然亦嘗封滕王亦善蜂蝶有大海眼小海眼等名

知新錄

卷二十五

早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五終

孫燦正字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六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潛溪汪士鉉栗亭

長沙趙永懷念昔

古歛余華瑞西麓

新安閔 捷元凱 叅校

戴牛

戴嵩善畫水牛畫飲水之牛則水中見影畫牧童牽牛則牛瞳中有牧童形如水中無牛影則水不成水矣牛目中無牧童形則不成牛目矣此真深得畫理者又有

知新錄 卷二十六

全不似而得畫理者宋與元畫分門正在此

畫山水訣

黃子久號一峰本姓陸畫可入逸品其山水訣云畫樹要四面俱有幹有枝取其圓潤要折搭得中要偃仰稀密相間要濃淡向背不相犯要繁處間疎處皮袋中須置筆墨或有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妙寫松樹不可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崢嶸之意畫石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爲上筆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山論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開相對謂之潤遠從山外遠景謂

之高遠山水中用筆謂之筋骨相連有有筆有墨之分

用描處胡突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謂之有筆此畫家緊要處如登樓望空闊處氣韻看雲采卽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是也山水中唯水口最難畫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脉皆順此活法也山坡中可以置屋水中可以置艇方有生氣山腰用雲氣方見得山勢高不可測更要曉得春夏秋冬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畫建康山勢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爲之李成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渾厚米元章論李光丞有後代兒孫昌盛爲官者多

知新錄 卷二十六

畫亦有風水存焉總之作畫祇是個理字吳融詩云良

工善得丹青理大槩與寫字一般以熟爲妙若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脫貴有士人家風纔多便入畫工之流矣右皆一峰論畫語予爲排纂其說學畫者當逐句逐字思之

皴法

董源麻皮皴范寬雨點皴俗云芝麻皴李將軍小斧皴皴巨然短筆麻皴江貫道師巨然泥裏拔釘皴夏圭師李唐米元暉拖帶水皴先以水筆皴後却用墨筆

論畫並畫絹

唐張彥遠云畫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上品之上神者上品之中妙者上品之下精爲中品之上謹而細爲中品之中

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

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其臺閣一定器耳差易爲也

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於書至於畫之氣韻必在生知所謂氣韻神采意在筆先筆周意外

自昔鑒賞家分品有曰神曰妙曰能唐朱景真誤唐

知新錄

卷下

七

賢畫錄於三品之外增逸品其後王休復作名畫記乃以逸爲先而神妙能次之

趙希鵠云古畫多直幅至有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於米氏父子非古制也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面江南絹則經粗而緯細有背面唐人畫或用搗熟絹爲之然止是生搗令絲縠不礙筆非如今煮練加漿也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與雪絲僞作者則否古畫色黑或淡黑則積塵所成自有一種古香可愛若僞作多作黃色而鮮明不塵暗此可辨也米芾云古畫多背二次深可惜精神具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背多則失之

矣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皆以熟湯湯熟搥如銀版故作人物精采入筆今人收唐畫見絹粗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等皆生絹南唐畫皆粗絹徐熙絹或如布大約絹素百破必好畫裂文亦有辨長幅橫卷裂文橫橫幅直卷裂文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當一縷斷不相合不作毛起搗僞者快刀斷過當縷兩頭生毛起搗古絹素有一般古香真舊絹卽百破而色明白有精神惟佛像受香烟不同

虞集生曰國家湯屋字君載號采真子著畫鑒一卷有云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不可看畫俗客尤不可示

知新錄

卷下

四

之卷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至於庸俗見畫必看安加雌黃本不識物亂訂真僞令人短氣又曰唐及五代絹粗厚宋絹輕細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古人作畫有得意者多再作之如李成寒林范寬雪山王詵烟江疊嶂不可枚舉

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自是兩等好事家不過聽聲賞鑒家則天姿高朗名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賞玩如對古人不能奪也

元末夏文彥字士良號蘭渚生搜潛剔秘網羅無遺自軒輊時至宋主能畫者得一千二百八十餘人又女真

三十本朝自元至今九十餘年得二百餘人共一千五百餘人其考覈誠至矣

辨書畫

宋時張世南云辨博書畫如臨摹硬黃響榻是四者各有說臨摹有分臨置紙帖旁觀其大小形勢而學之如臨淵之臨摹則薄紙覆上隨其曲折而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若枕角毫釐必具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窗牖間映光摹之棠謂響榻與摹無大異不知何以謂之響榻容再詢之識者

畫家十三科

知新錄

卷二十六

五

佛菩薩相 玉帝君王道相 金剛鬼神羅漢聖僧

宿世人物 全境山水 花竹翎毛 野驃走獸 人間動用 界畫樓臺 一切傍生 耕種機織 雕青

嵌綠

裱背十三科

世人但知醫有十三科畫有十三科不知裱背亦有十三科一織造綾綿絹帛二染練上件三抄造帑劄四染製上件顏色五糊料麥麪六糊藥礬蠟七界尺裁版捍帖八軸頭九糊刷十鉸鍊十一條十二經帶十三裁刀缺一則不能成全畫矣

制器之始

秦文公作旄頭見列異傳時梓樹化為牛擊之不勝或解髻披髮牛畏入水因制旄頭作先驅 黃帝作旗幟又作冕 魯昭公作弁見世本 燧人始作髻 女媧氏作竹筭 赫胥氏作木梳 堯以銅為筭周文王加珠翠又名步搖髻唐高祖有反綰髻 黃帝作几見李尤銘 舜作五明扇見古今注 少康子與作甲見世本 蚩尤作戈戟受矛見呂氏春秋又作劍及鎧見管子 鑿齒作楫見山海經 黃帝臣揮於作弓夷牟作矢見世本荀卿云捶作弓羿游作矢山海經少皞生股

知新錄

卷二十六

六

是生弓矢黃帝又作弩 縣雋城郭 禹作宮室見世本 神農作市 伶倫作權度量 胡曹作衣裳見呂氏春秋 太公作九府錢見漢書 神農作耒耜或云倕作 皇甫陰作樓及犂見魏略 夙沙氏作鹽 戰國策云帝女儀狄造酒 鯨服牛相士乘馬臘作駕三人皆堯臣見世本 韓衷侯作御 舜造筆見博物志又曰蒙恬造 蔡倫造紙 堯作圍棋 烏曹作博見世本 齊夷陵王曄作側楸碁局見馮鑑續事始 老子作檮蒲黃帝作蹴鞠見博物志 劉向作彈碁見西京雜志 曹植作長行局即雙陸也胡王作握槊亦雙

陸也俱見後魏李邵序 漢武帝作藏鈞 晉華衛尉
作四維戲帛局木棋見李秀賦 周武帝作象戲見後
周書 紂作粉見博物志 尹壽作鏡見天中記 岐
伯作鼓吹見蔡邕初志 帝俊八子作歌舞見山海經
又云陰康氏作舞呂氏春秋云舞是陶唐氏作 神農
作琴舜作琴伏羲作琴 庖羲作瑟 蒙恬作箏 師
延作箏篋 帝嚳作鼓鞀又云倕作 女媧作簫見禮
記風俗通云舜作簫 山海經云炎帝伯陵作鐘 黃
帝作清角 女媧氏作笙簧隨作竿女媧也見世本 商
辛作塤蘇成公作篪見世本 漢時丘仲作笛見風俗
知新錄 卷二十六 七

劍器

杜詩劍器二字諸註不清予讀魏文帝典論曰子好擊
劍命彼國工以爲寶器飾以文玉表以通犀又簡文帝
謝齊方諸劍等啟云身文自貴器用爲宜魏武帝內戒
令所謂百鍊利器以辟不祥皆可作劍器二字注脚

日鏡月珠

日鏡取火鏡月珠取水方諸也出楞嚴經

金斗 熱升

趙襄子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
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告廚人曰卽酒酣
樂進熱噉羹也反斗而擊之於是酒酣樂廚人進斟因反

知新錄

卷二十六

八

斗以擊代王殺之昔庖人進羹於紂熱紂怒以熱升殺
之淮南子曰炮烙生於熱升襄子之金斗亦紂之熱升
也棠按金斗熱升皆盛羹之銅器斗升以大小言大如
斗小如升也今盛羹不復聞此名

熨斗

今之熨斗卽古之鈇鈚鈇鈚一作鈇鏐溫器也柳宗元
有永州鈇鈚潭記范成大驂鸞錄曰鈇鈚熨斗也潭之
形似之

炭炙

炭炙名黑太陽陶穀清異錄云黑太陽法出自韋邠公

家用炭搗治作末研米煎粥攪和運鐵鎚擊五七十下出範陰乾晉人謂之獸炭豈此類耶

剪刀

鉸音敎六書故曰交刃刀也故字從金從交制以剪也又凡刀柄首皆有釘鉸李長吉五粒小松歌云綠波浸葉滿濃光細束龍髯鉸刀翦言松針如龍之髯而遇鉸刀翦齊也今世不名曰鉸而直呼之曰剪刀也

筆墨

筆不始於秦也水經註孔廟之硯平王時物也筆故與硯俱起也伏羲畫卦之時筆意肇矣曲禮不云乎史戴

知新錄

卷一十六

九

筆士載言乎哉恬之制筆秦筆耳猶所謂楚筆而燕拂者也墨法神於易水也以李超也墨質重於廬阜松烟以逸少也今易水之傳湮矣松烟墟矣桐烟盛行而非沿舊也古今之不相襲也獨筆墨乎哉

紙帛

王隱晉書曰魏太和中上古今字話其中部云紙古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裁截放數重沓印名幘紙故字從糸後漢和帝時蔡倫以故布摺剉作紙故字從巾簡文稱紙爲幅奉紅牋二千幅是也又稱紙爲枚特送四色紙三百枚是也張載稱紙爲番唐玄宗給蜀帑五千番

是也日本國建中元年使真人與能來朝帶有紙二幅云云女兒青一曰卯品

筆

蒼頡造書鬼夜哭或作兔夜哭想有取毫作筆之意故夜哭也見淮南

太公筆銘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可活今世刑名家當三復斯言

崔豹古今注云牛亨問曰古有書契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以枯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蒙恬蒼毫非兔毫竹管也非謂古筆也又問曰筆

知新錄

卷一十六

十

有形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也史官以赤心記事也王羲之得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筆張華用鹿毛筆又博物志云嶺外少兔人多用雞雉毛作筆法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梵其書右行次曰法盧其書尙左少者蒼頡其書下行通志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漢書西域傳安息國書並旁行爲書記服虔曰橫行爲書記是也師古曰今西方外國及南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棠按今日相仍未變也

少師楊凝式善書求字者紙軸堆疊少師見而歎曰無

奈許多債主真尺二冤家也棠謂作字固爲筆之冤家爲人作墓文字其爲冤家不更甚乎

墨

相傳上古無墨點漆爲書古以石磨汁書之是延安石汁至魏晉用墨九唐高麗貢松烟墨唐末墨工奚超與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歙州然亦用松烟賜姓李氏宋熙豐間張遇墨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歙州耿姓亦世製墨有名王棠曰歙自唐以墨著名宋元則寥寥不復聞矣明季如方羅程皆爲一時絕技何以輟耕錄載宋元製墨者凡四十人而無一人是歙產此何

知新錄

卷二十六

士

故也豈宋元遂無繼美者乎

穿衣鏡

今世穿衣鏡用玻璃爲之不須磨拭而光明不渝按隋煬帝幸江都羣臣獻方物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得遷通守若當時以玻璃爲之則銅鏡又在所棄矣甚矣世風之趨巧日甚一日矣

眼鏡

眼鏡一名靛𩇛靛𩇛亦名僂僂楊升菴曰李登聲類僂音尙僂僂卽彷彿也棠謂眼鏡名曰靛𩇛猶言彷彿之意謙詞也洞天清錄載靛𩇛老人不辨細書以此掩目

則明元人小說言靛𩇛出西域又方輿勝略滿剌加國出靛𩇛今西洋磨玻璃爲千里鏡以長筒窺之可照數十里然則靛𩇛其玻璃之別名耶

鐵鏡有氣

宋時孔平仲所著談苑有云京師有畜鐵鏡者謂人曰此奇物也以照人手則指端見有白氣以氣之長短驗人之壽夭好事者乃以厚價取之旣而詢之博物者曰此造作也蓋磨鏡時只以往手無以來手則照指自見其端有如氣者耳

透光鏡

知新錄

卷二十六

士

餘冬序錄曰透光鏡日中映之鏡背上文文字花樣盡存影中宋沈括筆談載以爲奇金麻知幾賦透光鏡詩見中州集皆莫能明其理元吾子行云鏡對日射影於壁鏡背文藻影中一一皆見磨之愈明蓋是銅有清濁之故鏡鑄作盤龍亦於鏡面窳刻作龍如背所伏復以稍濁之銅填補鑄入削平鏡面加鉛其上舉以向日影光相射隨銅清濁分明暗也吾自謂親見人碎此鏡者如其言云

鑷子

鑷子將以鑷白鬚髮者唐宋人往往見於詩而鑷髮者

則見於左思白髮賦云星星白髮生於鬢垂將拔將鑑
好爵是縻齊記高帝令左右拔白髮昭業時年五歲問
之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高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爲
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卽擲鏡鐸

梳枇

廣韻梳櫛也枇細櫛也炙穀子曰赫連氏造梳一十四
齒取疏通義枇似梳齒密取密比義又吳兢傳忠諫猶
髮之有梳又韓愈集蠶屯蟻雜不可爬梳杜甫詩江清
心可瑩竹冷髮堪梳或作疏揚雄傳頭蓬不暇疏又轉
注古音梳音束劉禹錫詩容顏本南國妝梳學西京自

知新錄

卷二十六

梳

註梳音束枇一作篋以竹爲之又李賀秦官詩鸞篋
得不還人醉睡氍毹滿堂月註鸞篋婦人釵飾也按篋
先以木爲之故廣韻作枇後用竹改作篋三國志注李
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管輅射輅一名之惟以
梳爲枇耳

撒扇

撒扇卽摺疊扇收則摺疊用則撒開始於永樂中因朝
鮮進撒扇上喜其卷舒之便令工如式爲之南方女人
先皆用團扇妓女或用撒扇後天下皆用撒扇矣見通
幢小品

算

算亦作竿史記吳王濞傳上與晁錯調兵竿軍食黃帝
時隸首作算數然算學非一周禮保氏註九數曰方田
以御田疇界域曰粟米以御交質變易曰差分一名衰
分以御貴賤稟稅曰少廣以御積幕方圓曰商功以御
功程積實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曰盈朒一曰贏不足
以御隱雜互見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曰句股一云旁
要以御高深廣遠此卽九章周公所作也又周髀算經
二卷趙君卿註始庖犧氏周公受之於大夫商高以九
數句股重差算日月周天行度遠近之數卽推步蓋天

知新錄

卷二十六

算

法也唐志周髀有趙嬰甄鸞註多一卷李淳風釋二卷
或曰君卿名嬰中典書目又云君卿名爽重述則後周
司隸甄鸞音義則假承務郎李籍隋隱者丹元子作步
天歌本此唐書誤以爲王希明撰鄭夾漈非之宋祖沖
之又著書名綴術其法以盈朒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
五釐九毫三秒六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間密率圓徑
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周十二
又設開差縣立兼以正圓參之視古者圓周率三圓徑
率一頗詳密故稱算氏之最又有度量景量竿法窺望海
島法皆本句股重差爲乘除句股窮而有立表立表窮

而有重表其實重表一表二表句股也長短輕重高下皆可按法而求之今世習算者僅以方五斜七圓三徑一爲準不知變通其不能無差繆宜也它如藝經云捐闕周公作三不能比兩孔子作要皆後人依托猶相墓八五經之托黃帝占卜靈棋經之托東方朔非誠周公孔子筆也按九章起於漢之前雖非周公所作然其法不可易也

算經

孫子算經三卷漢志不著於錄而隋唐經籍志有之大約與九章相符其要在得算多多算勝唐立算學命李

淳風

注解

學官

今其書算博士知者少矣見曝書

亭集

曝書亭集有九章算經跋云九章卽周官之九數保氏

以教國子者也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

均輸六方程七盈不足八旁要九皆周公所作漢易差

分曰重差去旁要而易以勾股又夕桀一篇其義無聞

蓋周公問數於商高定此九數算術之古莫此若矣於

是劉徽注之序之徐岳甄鸞等述之李遵義疏之斯泰

火所未燔而唐明算科取士之第一書僅存於今者可

寶也

九九

齊桓公時東鄙野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棠按今算書有稱爲小九九者其義當本於此

珠算

懷鉛錄云偶見近人著算書皆言珠算起於近代朱贊皇云起於西域按鍾元常謂作書不可形如算子則其來已久又云刻板爲三分其上下二分以停游珠中間一分以定算位位各五珠上一珠與下四珠色別其上

知

卷二十六

珠

別色之珠當其下四珠珠各當一至下四珠所領故云

控帶四時其珠遊於三方之中故云經緯三才也

湯婆

湯婆起於東坡一名脚婆山谷有詩千金買脚婆夜夜

睡天明

唾壺

蔡邕表云詔賜薰爐唾壺朝廷之恩前後重疊又魏武上雜物疏有純金唾壺純銀唾壺西京雜記有玉唾壺大康四年臨邑獻紫水晶唾壺又廣州發魏襄王塚得玉唾壺則唾壺自周時已有矣

渴兔

漢靈帝作翻車渴兔注云渴兔爲曲筒以氣引水上也翻車用以灌園當卽今之水車按今之過山龍亦以氣引酒是亦渴兔之遺意

不落

不落酒器名白樂天詩銀花不落從君勸又開運宰相馮有滑樣水晶不落一隻今俗所謂沒奈何是也

酒海

酒海新安酒器之名唐時亦有之白樂天詩云就花枝移酒海今朝不飲明朝悔

知新錄

卷二十六

七

盤蓋

周官司尊彝之職曰六彝皆有舟鄭康成云舟樽下臺若今承盤蓋今世所用盤蓋之象其事則見於漢世

竹筍

談藪齊明帝嘗飲食捉竹筍

鍍銀

鍍音減亦音晚舊註鐵質金文所以飾馬首者亦爲鍍西京賦金鍍縷鐵廣成頌金鍍玉鑲是也又省作爰漢制乘輿馬金爰惟天子有之宋志百官鞍勒亦有陷銀銜鐙元志謔作簡銀銀之細者曰絲銀片者曰片銀又

謔作鍍蔡邕獨斷曰金鍍高廣各四寸在馬前晉輿服志作爰馬融傳揚金爰而把玉瓊韻會鍍載東韻鍍載韻字別音義同正韻二十一感收鍍一東無鍍

釘坐

唐少府監御饌用九盤裝疊名九釘食明光祿寺凡供內府醢祭果品用簇釘儼工滋費孝宗命改散裝曰奉天格祖在誠敬不在侈美後以爲例今俗燕會黏果列席前曰看席釘坐古稱釘坐謂釘而不食也古者國君與臣並有饗燕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註享同饗宴同燕杜預曰享設几不倚爵盈不飲肴乾不食今之看

知新錄

卷二十六

六

席亦其遺意也

終葵

考工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注終葵椎也禮記玉藻終葵椎也方言齊人謂椎爲終葵馬融廣成頌運終葵揚關斧蓋古人以椎逐鬼耳沈存中筆記唐時進士下第者有鍾馗玄宗嘗夢見云云魏書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則古人因以鍾葵爲辟邪之物矣

焠燈

松木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黃塗木片頂名曰發燭又曰焠兒蓋以發火及代燈也史載周建德時齊后妃貧時

以發燭爲業卽此是也宋學士陶公毅清異錄云夜有
急苦於作燈之緩有知者批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一
與火遇得醖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賣者易名
火寸按此則燂寸聲相近之譌也此段出輟耕錄今撮
郡名之曰醋燈醋音亦因寸燂相近耳

燭

古用庭燎以共祭享之事宋景濂曰今用蠟燭當之爲
實案按古無蠟燭呼火炬爲燭也曲禮女子夜行以燭
又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又云燭不見跋跋
本也古以大炬照藏其所餘之殘本恐客見以夜久辭

知新錄

卷二十六

九

退皆非蠟燭寇準燭淚成堆則指蠟燭言矣晉時石季
倫始以蠟代薪而後因以蠟爲燭故謂之蠟燭李義山
詩云石家蠟燭何曾剪不用剪是以蠟爲燭用剪者乃
今之蠟燭也唐柳公權召對繼燭燭盡宮人以蠟淚揉
紙燃照可知晉之前皆以炬爲燭也

竹夫人有二義

東坡寄柳子玉云聞道牀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
又送竹几與謝秀才云留我同行來上坐贈君無語竹
夫人俗謂竹几爲竹夫人張文潛亦作竹夫人傳東坡
嘗云爲我周旋寧作我真一好句只是難對時某某在

坐應聲云只消道因郎憔悴却羞郎元時謝宗可有竹
夫人詩其詩云胸次玲瓏粉黛羞宵征何必抱衾裯應
無雲雨三更夢自有水霜六月秋盡節每曾陳諷刺虛
心那解老溫柔專房不怕蛾眉妬只恐西風動客愁據
此詩則以竹所熾爲夏日抱持之物爲竹夫人予謂夫
人二字用在竹几似不諦當然前人皆指竹几言也

簾

會稽竹供御號爲流黃簾唐詩珍簾冷流黃韓文公斬
州簾詩云斬州笛簾天下知一府傳看黃琉璃

夜航船

知新錄

卷二十六

十

夜航船其來已久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詩有明
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樽寄夜航

人輿

三代時人主乘車皆負以馬故曰輅車乘馬惟桀用人
輦謂之不道至穆王猶用八駿漢黃屋左纛襲秦之舊
當必用人然未及臣下也東漢陰就始用人爲井丹所
叱唐宰相皆乘馬武元衡被刺馬歸始知之裴度馬上
被砍獲裏厚得不死猶斷鞅而去張弘靖以宰相鎮幽
州用人輿出入將士創見且駭且怒馴至於亂是時朝
官出使皆乘驛馬間有乘擔子者夫皆自屋然惟宰相

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得乘之王荆公在金陵乘驢有進肩輿者怒曰自古王公貴人雖不道奈何以人代畜朝臣有賜者力辭乃受南渡時行在百官皆賜汪淳溪有謝表然止肩輿秦檜入朝施全刺之褫裹厚不得入則輦輦矣今則有職無職皆可用輦惟京師有大輦小輦之分

童容

童容車之帷裳也詩洪水蕩蕩漸車帷裳帷裳童容也即今輦衣之類

繖

知新錄

卷二十六

三

繖通作傘廣韻繖絲綾爲蓋也金志一品青繖用銀浮圖二品三品用紅浮圖四五品青浮圖註浮圖繖頂也繖始見於南史王綰以笠繖覆面韓愈咏柿詩光華閃壁見鬼神赫赫炎官張火傘

木牛流馬

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脚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履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

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鞅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

四步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

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

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

分廣一寸前扛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

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扛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

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扛孔去

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扛孔分墨四寸五

分前扛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扛與等枚

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

知新錄

卷二十六

三

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扛孔去肋下七寸前

後同上扛孔去下扛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

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

象長四寸徑面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扛長二尺一寸廣

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扛耳

茂苑楊時偉編次諸葛忠武書云侯居隆中有客至屬

婦具麤須臾而具侯怪其速潛往窺之見數木人所麥

運磨如飛求傳此術後變其制爲木牛流馬云棠按此

說則是木牛流馬因其婦黃氏而變制爲之也武侯縱

黃承彥女極醜而多才

筓

今之竹籬古名筓晉夏侯駿立筓爲傳咸所劾請免駿官按筓與籬通筓與籬通謂竹籬之形如籬齒之相連屬也

秤上星

今人稱秤上斤兩爲花星此俗語也然星字唐人亦有賈島牛山人詩鑿石養蜂休買蜜坐山秤藥不爭星今之俗子買物件必與人爭秤山人高處在不爭花星所以賈島見之於詩

俎

知新錄

卷二十六

禮

俎者案之總名而有椀巖榼房之別明堂位曰有虞氏以椀鄭注斷木爲四足是也聶崇義案舊圖俎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然則四代之俎雖有小異高下長短尺寸漆飾並同夏后氏以巖椀只有四足巖爲之距疏云有虞尙質只有四足之時漸文形似椀而增以橫木爲距於足中鄭讀巖爲屨俎足不正中央橫木相距象雞有距以距外物也故少牢禮云腸三胃三皆及距距是也殷以棋棋讀曰矩曲椀其足孔疏曰枳椇之樹其枝多曲殷俎機曲似之明堂位曰周以房俎鄭注曰房謂足下跗上下兩間有似於房

孔疏曰如鄭此言則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爲跗足

下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兩頭各有房也聶從義曰詩魯頌曰籩豆大房箋云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詩疏云俎大房者以其用玉飾之美大其器故稱大也知用玉飾者以俎豆相類之物明堂位說周公之禮云薦用玉豆豆以玉飾明俎亦用玉飾也棠按今之俎尺度高於四代名雖不同其實卽案卽几卽今之所謂卓而形稍異焉者也虞之椀俎斷木四足夏之巖俎足加橫木殷之椀俎四足有橫木而稍曲周之房俎斷木之旁有房而足

知新錄

卷二十六

禮

下復跗橫木踵事增華日盛一日然爲木下四足千古不變也古者席地而坐故几案俎皆低後世有胡床机倚墩子之制故俎案几卓皆高

倚卓

卓高也立也今高几謂之卓子机有背者謂之倚子時俗相傳仍可卽其情而制其名乃謂爲棹者何也按棹字古無此木字書云俗櫂字謝靈運詩理棹變金素又驚棹逐驚流與櫂同意楊億談苑曰咸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倚卓張九成見宗杲推倒卓子元史大定七年肆赦儀設雞盤置金雞銜赦書於應天門外設卓子閣

門官取敕書於卓子讀則今宜寫卓倚不宜寫棹椅也倚依也又偏側也今机之有背者曰倚循其名猶可乃俗作椅無理之甚按椅木名梓椅類同而小別今借爲高坐之具何也

性理大全張子曰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而坐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有坐到不識動者若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事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

机 繡墩

古人席地爲坐胡床乃結疊爲之晉時方有倚机二物

知新錄

卷二十六

象

古昔未見大約有背曰倚無背曰机宋時丁謂與李迪爲林特事爭論於仁宗前卽曰罷謂知河南而出迪知鄆州明日謂入謝訴曰臣非敢爭乃迪忿詈臣爾臣願復留因賜坐左右欲設墩丁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机丁謂卽入中書視事可見宋時相公在天子前坐用机與諸臣不同若非相公賜坐只設墩也按平地有堆者爲墩後人以磁石爲之今日繡墩無脚是其遺制也

機橙凳

晉何無忌等謀討桓玄夜午屏風內草檄其母登機窺

之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查機字有寫作橙者又有橙字音凳亦訓作几屬可知機字與凳橙字通用而機字反俗體古之几較今之機稍闊古人席地而坐故几可隱今俗謂高者爲几矮者爲機

坐褥

今以坐褥分爵位自昔時已然與坐褥不同秦檜與金和使人要褥位殿庭之內皆以紫幕鋪滿今俗謂之墊子

笏

玉藻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陳皓曰珽亦笏也玉藻

知新錄

卷二十六

象

又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魚象大夫以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攷玉笏天子所用諸侯用象大夫以魚鬚文竹士不用魚鬚而以竹爲本象文飾可也明五品以上用象六品以下皆用槐木簡 本朝不用

手版

梁職儀八座尚書以紫紗裹手版垂白絲於首如筆通志曰僕射尚書手版以紫衣裹之名曰笏梁中世以來唯八座執笏者白筆綴頭以紫衣裹之其餘公卿但執手版陳希烈不便執笏騎馬以帛裹令左右執之李右座曰便爲將來故事棠按初名笏後名手版後又八座

執笏餘公卿則執手版而玉藻天子之笏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魚須文竹士竹本用象飾則其由來遠矣

堂聯

古人有座右銘原取自警之意宋歐陽脩春帖以箴規寓辭又玉堂雜記翰林歲進春端帖子如大內多及時事亦隨所居以致詞也民俗流傳互相遺贈洪武時賜學士陶安對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又賜徐達一聯破敵平蠻功貫古今人第一出將入相才兼文武世無雙水東日記楊文定公溥永樂時題桃符有云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益堂聯起於宋

婦新錄

卷二十六

孝

而盛於明也今則誇詡過情殊無自警之意

扁額

今之所謂扁額古則謂之榜謂之版也世說新語太極殿成謝公送版使王子敬題之註云魏起凌雲閣忘題榜使韋仲將懸梯上題之鬚髮盡白云云

門神

道家謂門神左曰門丞右曰戶尉蓋司門之神也其義本之桃符以神荼鬱壘辟邪故樹之於門後世畫將軍朝官諸式一文一武蓋取道家丞尉之說今世門神或有全畫武者或有全畫文者皆訛以傳訛也

搢紳非縉紳

搢紳搢插也紳大帶也謂插笏於紳也今作縉紳縉帛之赤色者作縉非

枋

五代史契丹犯京師後漢主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峻為兒賜一木枋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枋契丹人望見皆避道

帳

帳帷帳之通稱武帝時有甲帳乙帳而後計事物之數亦曰帳查唐太宗時大理少卿胡寅進每月四帳唐六

婦新錄

卷二十六

衣

典歲終錄其民之數與地廣狹為鄉帳又具來歲度支為計帳以冊籍為帳當是唐前土語至唐始見於書也

被

小星之詩抱衾與裯衾被也裯單被也而西京雜記被褥等字

統

統耽上聲被池也喪大記大斂給五幅無統鄭玄曰統被識也所以別前後又曰以組類為之服之領綱若今之被識陳澧曰無統謂被頭不用組紉之類為識別後世謂被頭之橫幅謂之池子謂呼之統池可呼之被識

可卽呼之被統亦可也

衣裳

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謝枋得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圖而圓有陽奇象地坤在下裳象裳下兩股皆陰偶象上衣下裳不可顛倒後世有衣無裳是有天無地非古人製衣象天製裳象地之意也

冠

宋朝服一曰進賢冠二曰貂蟬冠三曰獬豸冠進賢冠五梁一二品侍祠朝會服之中書門下則冠加籠巾貂蟬三品至五品侍祠朝會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則冠有獬豸冠

卷二十六

表

獬豸角兩梁四品侍祠朝會服之六品以下亦服之獨御史有獬豸角按宋一品至九品其冠之塗金銀花額皆同所不同者五梁則簪瑇瑁三梁兩梁則簪犀也其服皆緋羅袍白花羅中單緋羅裙緋羅蔽膝皂縹襖白羅大帶方心曲領銀革帶白綾襪皂皮履皆同所不同者冠五梁者玉劍佩量錦綬二玉環冠三梁則劍佩以銀綬以獅子錦環以銀兩梁者則劍佩以銅綬以練鵲錦環以銅而已宋朝服冠雖曰有三因加貂蟬角是以異其名目其實卽漢之緇布冠也漢公侯之梁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至小史一梁晉加爲五梁

唐之梁數如漢宋初五梁三梁兩梁而無一梁其後加至七梁凡七等明制如宋而不同者惟公侯駙馬有立筆而加以籠巾貂蟬梁數加至八公八梁侯伯駙馬及一品七梁二品六梁三品五梁四品四梁五品三梁六品七品二梁八品九品一梁天子通天冠前後二十四梁以應冕旒前後之數人臣不及九梁九爲陽數之極故不得而加焉

堂帽

堂帽卽明初之紗帽也唐巾者軟絹紗爲之以帶縛於後垂於兩旁不論貴賤牧馬漁獵者皆戴之乃裏髮之

知新錄

卷二十六

羊

軟巾也明朝取像而製乃用硬盛鐵線爲硬展脚非有職之人列於朝堂之上不敢僭用故曰堂帽非唐朝之唐也始製於洪武二年今人圖畫秦漢前人物皆畫此帽是不知非古所有也

席帽

實錄曰本羌人首服以羊毛爲之謂之氍帽卽今氍笠也秦漢競服之後故以席爲骨而輓之謂之席帽今之涼笠卽席帽之遺也

四翅紗帽四翅鳳冠

懷鉛錄云一人常以明兩事徵人之學一曰四翅紗帽

按金陵瑣事成祖時葛川以白沙功賜四翅紗帽又李
電兄弟四人皆爲太祖將有戰功命繪其母吳氏像以
四翅冠冠之

網巾詩

元謝宗可詠物詩內有網巾詩曰烏紗未解條塵袂一
網清風兩鬢寒飾影細分雲縷滑棋文科界雪絲乾不
須漁父燈前結且向詩翁鏡裏看頭上任渠籠絡盡有
時怒髮亦衝冠詩序乃元至正癸巳正月汪澤民所作
則網巾當不始於明太祖時

靴

靴羽衣一名兜鍪劉備好結靴見羣碎錄

服色貴賤

朱子曰隋煬帝一品賜紫次朱次綠後世遂爲朝服之
制按唐三品以上紫四五服緋六七服綠八九服青宋
因唐製不改棠查青紫雖起於隋煬帝然漢夏侯勝謂
明經取青紫如拾芥楊子雲亦言紵青拖紫則青紫在
漢亦爲貴者之服而孔子言紅紫不以爲褻服朱子謂
紅紫間色不正褻服初居之服則不爲朝祭之服可知
歷代相承衣冠禮服各隨時所尚無復上衣下裳之製
不獨服色不正而已也至明洪武時製朝服尙赤始革

去紫不用

錦衣

宋太祖給中書門下皇親大將以上天下樂章錦皇親
將軍簇四盤鵬細錦三司副使等黃獅子大錦防禦使
刺史翠毛細錦權中丞知開封府銀臺司審刑院及待
制金吾大將軍紅錦諸班及諸軍將校亦賜窄錦袍有
翠毛宜男雁細錦獅子練鵲寶照中錦凡七等應給錦
袍皆五事明代品官各有花樣文官用飛鳥象其文彩
武官用走獸象其猛鷄一品至九品各有花樣蓋不用
金紫之服所以辨章服者在花樣也 本朝有袍有套

知新錄

卷上十六

有賜蟒其花樣自一品至九品貴賤各有不同其朝服
亦不尙紫

衣錦衣繡

史項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蘇武書語曰夜
行被繡不足爲榮魏張允爲雍州刺史太祖曰還卿本
州可謂衣繡畫行矣新語夏侯玄與許允書曰足下鎮
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着繡畫行也後漢甄琛爲
定州刺史既至鄉衣錦畫遊拾遺記唐張仕貴從征有
功授號州刺史帝曰卿衣錦畫遊耳六事同一意而有
衣錦衣繡之分故並列之

赭黃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薦鞠衣於先帝謂衣如菊花之黃此則薦衣以祈蠶也後漢志注光武建武元年復設金璽綬綬金印紫綬銀印青綬銅印黑綬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則銅印黃綬是黃色爲品之最微者斯時不重黃色也隋文帝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則是隋文帝儉約之過與庶人同其色也唐太宗貞觀四年詔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緣八品九品青不言黃則亦爲賤者服可知矣高宗上元元年勅文武一品至三品紫金玉帶四品五品緋金帶六年知新錄卷二十六

黃

金紫銀青

光武時諸侯王金璽綬綬公侯金印紫綬二千石銀印青綬四百石皆銅印黑綬二百石銅印黃綬此漢朝印綬之制所謂金紫銀青指印與綬非服色也唐太宗詔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緣八品九品以青高宗時三品服紫金玉帶四五品服緋金帶六品七品服緣銀帶八品九品青石帶庶人黃銅鐵帶後又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三品以上金飾袋用昭命之詐出內必合之後三品以上又賜金袋刀子礪石一具武后時刺史亦準京官帶魚袋又改賜佩魚皆爲龜尋復舊開元後百官賞緋賞必兼魚袋謂之章服此唐一代知新錄卷二十六

青

青紫

石林云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爲階官此沿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夏侯勝傳取青紫如拾芥青紫謂綬耳顏師古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師古但據當時所見而揚雄解嘲紆青拖紫分注謂綬之色此語豈無見耶然所謂服者佩服云爾漢人亦有以綬言服如蔡邕章疏曰命服銀青曰命服

金紫曰金龜紫綬之飾非臣容體所當佩服以是而觀師古之注未爲謬也僕又考之秦時光祿勳有中大夫漢武帝更名光祿大夫皆銀章青綬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大夫光祿三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既有金紫之號故以本光祿爲銀青光祿大夫晉時如王翹之嘗爲此官而任遐爲光祿大夫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啟轉爲金紫是也是則金紫銀青光祿大夫之階萌於漢成於晉非始於唐也

裙

婦新集

卷二十六

妻

古人上衣下裳按裙釋名云下裳也然則今日之裙卽古人之裳乎古人不論男女皆上衣下裳今則男只衣而不用裳至於裙獨女子服之實錄曰古所貴衣裳連下有裙隨衣色而緣商周以其太質加花綉秦始皇時始令短作衫子長袖猶至於膝則衣裙之分當自秦始也梁簡文詩羅裙宜細欄韻書欄裙幅相攝也自古以來婦人衣皆曳地獨漢文帝後宮衣不曳地故稱之也或傳明時廣西婦人衣裙曳地四五尺行則以兩婢前携欄多而細名曰馬牙欄子笑謂章侯畫其衣曳地數尺餘其有見於廣西而云然乎

袴

袴音庫脛衣也一名濁衣古人男女袴無襠漢昭帝時上官皇后爲霍光外孫擅寵官人使前後有襠多其帶令不得交通名曰窮袴令男女皆服之史記韓信傳少年辱信使出袴下此袴當作跨故漢書作跨按袴卽褌也若犢鼻褌有前幅無後幅便於執事以蔽汗耳今日本國皆無襠

銀靴

南唐近事云元宗幼時馮權常給使左右深所親幸嘗曰我富貴爲爾置銀靴保太初權言及此事卽日賜銀

婦新集

卷二十六

妻

三十斤以代銀靴遂命工鍛靴着之人皆笑焉

靴鼻

唐書張說前爲并州刺史諂事特進王毛仲餉致金寶不可勝數後毛仲巡邊會說於天雄軍大宴酒酣恩勅忽降授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說拜謝訖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

香薰履

張衡同聲歌鞮芬以狄香鞮履也狄香外國之香也謂之香薰履也近今揚州市有香鞋卽其遺制玉臺新詠及樂府改爲秋香謬矣

鞞鞵

履無根曰鞞鞵炙穀子云鞞鞵舄三代皆以皮爲之朝祭之服也始皇以蒲爲之亦名鞞鞵梁武帝易以絲名解脫履梁武好佛以解脫二字號鞞鞵取意雅甚今履此者甚少惟嫁女必製一雙與婿不識何意鞞悉合切

履舄屨屨鞋屨

世本曰子則作屨屨宋衷曰黃帝臣草曰屨麻皮曰屨實錄曰三代皆以皮爲之單底曰屨復底曰舄屨乃屨之不帶者祭服謂之舄朝服謂之屨燕服謂之屨也實錄云屨亦夏商所造周以麻晉懷帝以絲或云馬周始

知新錄 卷二十六

五

以絲爲之名鞋也古今注曰舄以木置屨下不畏泥濕屨卽舄之制也棠按舊唐書云三代已前人皆跣足三代已後始服木屨宋衷言起於黃帝非耶攷周末時屨屨不登席蓋跣足者多耳

邪幅

邪幅卽行膝也自足至膝以幅帛邪纏之卽今之所謂纏足布也詩邪幅在下註所以束脛利趨走也集韻作編邪幅幅字音偏禮記偏屨偏舄之偏卽邪幅也書作偏當是幅字轉寫之訛從幅爲正

半臂

半臂古謂之帔音卽褙子也俗謂之背心隋內官服半

除唐名爲半臂宋名爲背子元以來女服褙子其命婦則服金谷子明制命婦用霞帔金谷子霞帔皆半臂之類而采飾不同也按霞帔之名起於唐肅宗賜司馬承禎紅霞帔然後世獨用於婦人也

雨衣油帽

左傳曰陳成子衣製杖戈杜預注曰製雨衣也炙穀子曰帷絹油製之及油帽陳始有之也馮鑑又引左傳楚子次於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以證雨衣按虞開父爲周陶正注曰陶復陶白氏取爲尙衣之義杜預又以

知新錄 卷二十六

六

復陶爲雨衣蓋若晉武帝所獻楚雉頭裘唐太平公主所服百鳥毛裙今世所謂羽毛緞可以禦雨不得謂之雨衣也

窄袖袍襖衫

筆談曰中國衣冠自北齊已來乃全用胡服窄袖唐太宗時猶爾玄宗時始褻博矣通典曰宇文護始袍加下襪遂爲後制馬周以三代深衣因於其下著襖及裙遂名襖衫

開袴

輿服志曰開袴者名缺袴衫卽今四袴衫也自馬周始

棠按今之缺襟便于上馬當亦缺髀遺意也

荷包袋

三代以韋爲算袋盛算子及小刀磨石等魏易爲龜袋唐永徽四品官給隨身魚袋在官用爲褒飾沒則收之五品以下鼈魚不追取矣今則以荷包袋爲帶飾袋亦不復盛物然考其由來亦龜袋魚袋之遺意也

帶

帶上有飾曰鈐唐一二品鈐以金六品鈐用犀九品以上鈐以銀唐人用鐵明季革帶前合口處曰三台左右排三圓桃排方左右曰魚尾有輔弼一小方後七枚太

知新錄

卷二十六

著

小共二十枚唐之十三枚卽此式初制也明又有犀帶其帶與鈐皆以犀爲之玲瓏轉折絕無連綴用整犀爲之真有化工之巧詢之老成云明皇后祭祀所用不知然否又聞掃婦人髻名而京師有閭裝帶其名始於唐白樂天詩貴主冠動親王帶閭裝薛用詩九包結就佳人髻三閭裝成子弟驕然則今日之帶有垂飾者其閭裝之遺也

緯絲

緯音客織也廣韻緯織緯也宋時織者配色如傳采謂之刻絲本作緯誤作刻

縐

說文絺之細者謂之縐詩鄘風蒙彼縐絺註絺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俗語謂衣縮曰縐飛燕外傳云成帝以飛燕爲后酒酣風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寢忘懷乎帝令人持后裾風止裙爲之縐他日官姝或縐裙爲縐號留仙裙縐字有此二義按絺麻葛之細者今世有縐紗而無名縐葛者

燕在閭知新錄卷二十六終

孫燦正字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七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平陽喬 寅東湖

大原閻若璠百詩

吳閻呂願玉平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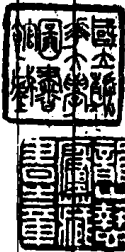
豐溪吳 泌衡山 泰校

火浣布

傳子曰漢桓帝時梁冀以火浣布爲單衣嘗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汙之僞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熾熾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然潔白若用寒水澆搜神記

知新錄 卷二十七

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鳥獸草木皆生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象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疑焉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有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與太學石經永示來世至是西域復獻火浣布于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至十里其中皆生不燔之木晝夜火燒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長數尺餘毛細如絲可作布常居火



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卽死續其毛織以爲布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州在南海中其上

知新錄 卷二十七

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汚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此上皆裴松之所注三國志火浣布事實也一以爲火鼠之毛所織一以爲火州之木皮所織一以爲潔白一以爲小青黑松之亦無灼見按周穆王征西戎時西戎已獻火浣之布事出列子又抱朴子曰海中蕭丘有自生火春起秋滅生一種木雖爲火所焚而不糜但小樵里人或以爲薪但不成灰炊熟水灌滅之後復更用如此不窮夷人取此木葉績以爲布俱可以火浣又有白鼠毛長三寸許亦居北州上空木中入火中不燒灼也其毛可爲布故火浣有三種又梁四公記云有商人齋火浣布爲三端帝以雜布積之令杰公以他事至于市所李公遙識曰此火浣布也一是績木皮所作一是績鼠毛所作以告商人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可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燕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棠校此布一爲木皮一爲木葉一爲鼠毛故抱朴子稱有三種而木堅毛柔又足爲木鼠之分因詳列于此言火浣

布者由此推測可以知其故矣

棉花棉布

棉花元以前未爲貢賦之物考之禹貢揚州島夷卉服註以爲吉貝則虞時已有之島夷時或充貢中國未有也故周禮以九職任民嬪婦惟治蠶桑而無木棉或曰古有布縷之征不知布縷者惟絲枲而已非棉布也或曰唐有租庸調而調內有綿三兩不知此乃絲綿非木棉也元初孟祺作農家輯要云木棉種于陝右其他土郡多以不宜爲解陶九成輟耕錄云閩廣多種木棉紡棉爲布松江民因謀樹藝見種于彼蓋自古中國所以知新錄

卷二十七

軍

爲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木棉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故一得其棉卽著于詩唐李琮詩腥味魚中墨衣裁木上棉記異也梁武有木棉皂帳雖曰儉也然亦以其少見故著于史南史云吉貝卽劫貝通雅曰吉貝卽木棉花有白紫二色今中國只有白者紫者却少宋元嘉時伽毗黎獻吉貝又佛家謂之腰婆又伽婆羅劫貝也閩中亦呼爲吉貝百姓先未爲服官亦未爲調宋元之世始得其種入中國關陝通西域閩廣近海故也宋元食貨志皆不載木棉明時木棉天下皆種然後知卉服之說見于禹貢元末明初棉花棉

布始盛行于天下而後世貧富皆有攸賴焉

璽

周禮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自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平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林堯叟曰璽印也攷是時上下印書皆名璽自秦以來惟天子稱璽按秦之傳國璽方四寸李斯篆文孫壽刻之有受命于天旣壽永昌八字子嬰奉璽降漢王莽篡位求璽太后而投之地螭角微玷後璽歸光武董卓亂璽投井中孫堅得之後徐璆得以送獻帝帝璽歸魏後歸晉五胡亂爲劉石所得後獲歸東晉傳宋知新錄

卷二十七

職

齊梁陳隋隋滅陳蕭后攜入突厥唐太宗求之不得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八字後蕭后自突厥奉璽歸于唐唐入于梁梁亡入後梁廢帝自焚璽不知所在棠攷璽出自秦僅七八年卽亡國是璽亦不足重也劉石謂璽不在晉謂之白板天子何其愚哉又北魏鄴城得玉璽亦秦時八字不知孰真當時未有言及者漢世有六璽又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其行璽賜諸侯書信璽發兵行璽冊封並事天地鬼神唐時亦尊而用之說文曰璽以守土故字從土籀文從玉五代周時改璽爲寶一曰皇帝

承天受命寶一曰皇帝神寶宋太祖受禪傳二寶又製大宋受命之寶至太宗又製承天受命之寶及後諸帝皆自爲一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爲文凡上尊號則以所上之號爲文別用三印一曰天下合同之印二曰御前之印三曰書詔之印皆用金不用玉後復改印爲寶高宗中興玉璽十有一八玉三金其文同前代略加損益也哲宗時咸陽縣民得古玉印其文同秦時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此璽真假不足辨況前已焚乎高宗復爲二寶一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九字號爲傳國寶二曰範圖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十知新錄卷二十七

六字謂之定命寶合受命寶爲三皆爲元所得元時御史中丞崔或得拾得妻所售玉印楊桓辯之以爲秦璽進之丘瓊山云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晉所自刻也大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謂之神璽慕容氏所刻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及陳復爲隋有其文與秦同乃姚秦所刻也開運之末汴于邪律後爲女真所獲則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乃石晉所刻也皆非秦璽也蓋當時皆誤以爲秦璽而不知璽之公則已久矣按璽在漢爲元后所擲螭角有玷魏文帝刻其旁曰魏受漢傳國之璽今見此印其螭角無玷其旁無魏刻

字楊桓辯以爲秦璽誤矣漢制諸王玉印稱曰某王之璽侯至三公皆金印二千石銀印皆曰某某之章千石至二百石銅印皆曰印明制親王金印用金三品用銀三品以下皆銅

傳國寶

洪武初年征沙漠與諸將言用兵有三事其一謂歷代傳國寶在胡未獲嗣後屢年北征洪武二十五年山東監生周敬心上疏曰陛下連年遠征臣民皆知爲恥不得其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時以下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秘之名曰御寶自是

知新錄卷二十七

六

以來歷代珍之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爲寶而不知仁義之爲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乎此寶亦明矣今爲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邪棠按敬心此疏凡三千言所敷陳之事皆切時弊洪武好殺之主敬心無言責而能極諫如此真不

可及也已

印章源流

三代時却無印周禮雖有璽節掌辨其微惡揭而璽之說注曰印其實手執之節音也正而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淳朴如此漢時始用印字皆反刻印則字皆正矣皆用白文大不過寸許自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語散見學古編今輯而論之

印章重字加二畫

曾見何雪漁印章努力加餐飯五字篆作習習牌有其

知新錄

卷二十七

七

重處皆加二點唯吾知足字作解以一口字四邊借用

此法攷之于古亦有講究羣玉堂米南宮帖芾二名連

姓合之楚姓米芾是古米字屈下筆乃是芾字如三代

而二大夫字合刻印之義元祐中爲左藏隔守劉季孫

跋題

花押

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岳珂古篆盆杆記言得晉永寧元年甕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則晉已有之三國記司馬文王至京師許允謀因文王辭殺之大將

軍已書詔于前文王入帝方食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

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按鴨者勸帝押

詔書耳是則以親署爲押已見于三國時矣韓非子言

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則戰國時已有之又

不始于後世也齊書太祖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上手

迹下名答報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

別也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

陸倕戲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魏書崔玄伯尤善

行押之書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北史斛律金不識文

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神

知新錄

卷二十七

八

武乃指屋角令識之北齊書庾千秋不知書署名爲千

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爲

吉而後成其外陳書蕭引善隸書高宗嘗披奏事指引

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唐書董昌僭位下

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

我爲天子今人亦謂之花字北齊後主紀開府千餘儀

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北史各不

具姓名莫知誰也黃伯思謂魏晉以來法書梁御府所

藏皆是朱異唐懷克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于首尾紙

縫間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後人花押蓋沿于此

又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癸辛雜識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韋陟五雲體是也韓魏公言杜祁公公心而樂與人善每朝廷有事問曰諫議看得來如看得來便將來押字琦益爲之盡心參合画押押字押券押詔署名花字押縫押尾花押其由來遠矣

王荆公押石字初橫一畫右引脚中爲一團公性急作圖多不圓往往窩溢收橫圖又多帶過常有人議公押歹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圖一日書楊氏差遺教作圖復知新錄卷二十七 九

不圖乃以墨塗去旁別作一團蓋要矯書者楊氏至今藏此敕

印油法

印色古謂之芝泥用香油浸皂角于甕器內煎過放冷和熟艾成劑次加銀硃以紅爲度入絹袋中用甕玉器盛之數日一翻忌銅錫器若日久油乾復用煎下油滴取盛器內以印色置其上使自沁又不可自上澆下此法不蒸不煉久而益佳當與好事者共之

取字法

礪砂 瓦粉 白龍骨 木賊草 蜜陀僧 白石脂

桑柴灰各等分 人言少許

右爲細末先溼字後糝藥末以熨斗熨之乾隨落洗綾字反面用水膠將水刮數十下綾字面用紙托墨皆落紙換數章即淨洗布上墨亦如之又云洗布上墨用油和干墨上即淨此方極驗

抵萬金

杜老云家書抵萬金樂天云一日安居直萬金劉兼云一筋鱸魚直萬金旅館中無事友以家書至並約食鱸魚因不覺失笑客問故予以杜白劉三詩咏客莫不轟堂一笑因思一日之間得此亞萬金直是窮兒暴富更知新錄卷二十七 十

妙在有此多金絕不懼世人眼熱此是我輩真實受用難與外人道也

信

信即使也古者謂使爲信故逸少帖云信還不取客真語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且信還仍過取反晉武帝書數遣信還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故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而今之流俗遂以遣書饋物爲信故謂之書信不復知魏晉已還所謂信者乃使之別名也此太原王常校帖語也棠謂古符契曰信史漢平帝紀漢律諸乘傳

者持尺五木轉信註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或用木爲之此在朝則然是古人所謂信乃符驗之別名周禮掌節註節猶信也卽如信牌印信之類不專謂使人也晉魏後始謂信爲使又梁武帝賜到溉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豪毛以書信白樂天詩信題霞綺誠情重酒試銀觥表分深以信字對酒字亦如今日家書謂之家信也以書爲信唐時已然

勿勿非勿勿

淳化閣帖晉侍中王廙書其表中有頓乏勿勿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

知新錄

卷二十七

七

言此勿勿之殘闕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極民事故恩逮者稱勿勿太原王常謂顏氏以說文証此字爲長今世流俗皆于勿勿字中斜益一點爲勿字更失真矣癸義云勿勿乎其欲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慈愛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于癸義古人詩皆用之不獨稱于書翰耳字書本無勿字

啓後慎餘二字

慎餘二字作結是上行于下有丁寧告誡之意宋程大昌攷古謂古人以尊賜卑書啓必于結尾批曰書與某人如宋時詔敕批荅紙尾有慎餘等語使卑者不致有

溷亂然則今日行于朋友行于尊長皆用慎餘二字悖禮甚矣

書簡後不一

王右軍書簡後寫不具猶言不備也具字草書作不似不一一蔡君謨書簡後因寫不一一理亦不失今人寫不一要知是蔡寫不具之訛而不一一又作不一也

六博

臬盧樗蒲采名通鑑前編周赧王割南陽和秦蘇代曰博之所以貴臬者便則食不便則不食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臬也註古之六博卽今骰子臬卽骰子之名也

知新錄

卷二十七

七

又晉謝艾攻石季龍夜有三臬鳴牙中艾曰臬邀也六博得邀者勝進戰破之註呼盧者以么爲臬六爲盧邀卽么音義同又博音博說文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簿通作博史記蘇秦傳六博註行六棊也

博奕

陶侃嘗謂佐吏曰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觀是則知棊與奕有分也後漢班固奕旨曰北方之人謂棊爲奕然博奕自不同于棊博奕者六博以行棊或謂卽今雙陸之類

雙陸

晉紀曰王敦參軍有在敦坐檮杌臨當成都馬頭被殺
因謂曰周家奕世今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
果有似下官此馬博物志曰老子入胡作檮杌馬融檮
杌賦曰排五木散九齒勒良馬所道里此云馬頭即賦
中所云良馬俗所謂雙陸馬也成都今俗云成梁是也

五木

北史梁主蕭登獻瑪瑙鐘于周文帝顧諸丞郎曰擲檮
頭得盧者勝賞之薛端擲之五木皆盧即以賜之先劉
毅東府亦有五木皆盧之事

握槊

知新錄

卷二十七

五

續事始云檮杌握槊胡中戲即今雙陸也魏時浮陽高
光宗善檮杌趙國季幼序洛陽丘何奴工握槊本胡戲
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有罪將殺之在獄中爲此
戲言孤則易傷也見魏書陳思王製雙陸局置骰子二
骰合作投投擲之義又北史云齊武成時令和士開與
胡太后握槊遂與太后爲亂又唐則天后命仁傑與昌
宗雙陸賭昌宗集翠裘又武后問仁傑曰朕夢雙陸不
勝何也對曰雙陸輸者宮中無子安可久虛儲位哉見
李邕狄公傳又明皇與貴妃采戰將北唯重四可轉敗
爲勝上擲而連呼叱之成重四大悅命高力士賜四排

亦指雙陸也

蒲博

桓溫伐蜀劉尹云伊必克敵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爲
按蒲博也博六博也說文博局戲六箸十二棋也古
者烏曹作簿通作博注行六棋也檮杌老子入胡作五
木也今人擲之爲戲通作蒲陶侃鎮荊州取博具投江
中曰檮杌牧猪奴戲耳注云即雙陸棠按蒲博各一事
大意增減雙陸而爲之古人用五木爲子有梟盧雉犢
塞之分所擲者五木不另有投子也全黑爲盧相半爲
雉黑有雜色爲犢塞投子二枚是曹子建所造後人則

知新錄

卷二十七

五

加之六子也近世博戲有用三子四子八子者總皆蒲
博之遺風耳按邵剛有博塞經魏文帝有皇博經鮑宏
有小博經呂才有大博經

骰馬

今世檮杌有骰子籌馬謂之骰馬世說新語云袁彥道
與債主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旁若無人
所謂馬者今之所謂骰子也投者擲骰子于盤也義與
今不合然骰馬之由來本于此宋陶穀云博徒隱語呼
骰子惺惺二十一以骰子六面共二十一點也

築毬

蹴鞠軒轅所制宋時謂之築毬分左右二軍每軍十六人有毬頭蹴毬正挾副挾左竿綱右竿綱散立等名色又有雜班小樂器等祇候今南方好者絕稀故築毬亦不古若也

葉格戲

遼史穆宗應曆十九年正月與羣臣爲葉格戲解曰宋錢億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而其年二月己巳卽爲小哥所弑君臣爲謗禍不旋踵此不祥之物也按南唐李後主妃周氏時已有擊蒙小葉子格今之馬弔其卽葉子揭格之遺乎

知新錄

卷二十七

畫

葉子非紙牌

唐宋以前又有葉子格及編金葉子格陳晦伯云唐李邵爲刺史與妓人葉茂連江行因撰骰子選又謂之葉子歸田錄云有葉子青撰此格楊用修以爲似今之紙牌晦伯非之青瑣雜記謂楊大年好與同輩打葉子當是紙牌也今俗謂之打紙牌

天祿識餘

高江村天祿識餘云唐國昌公主會韋氏族于廣化里韋氏諸家好爲葉子戲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此戲自唐咸通以來有之卽今之紙牌南人呼爲關

葉其首選加朱朱豈古六赤編金之遺意遼史稱爲葉格若今之葉子圖淮南宋江寇是又出于宋人之後然圖亦有美人名將甲第者又有分鳥獸蟲魚爲門類者

陞官圖

陞官圖唐李邵有骰子選格是也宋劉蒙叟楊億有彩選格亦是此意武陵舊事小經紀有選官圖

象碁

左傳甯喜殺衛侯剽衛侯衍出奔齊喜許衍復國太叔文子曰甯子視君不如奕碁奕者舉碁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下定乎必不免矣又山海經休與之山有石色

知新錄

卷二十七

六

帝臺之碁五色而文狀如雞卵註博碁也太平御覽象碁周武帝所造有日月星辰之象與今象碁不同然劉向說苑雍周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居象碁亦戰鬥之事乎據此說象碁戰國時已有非自周武帝始

圍碁十九道

圍碁相傳堯所造丹朱善之邯鄲淳藝經圍碁漢局中開十七道止用二百八十九子每人一百四十八留一著爭勝負唐時開十八道只用三百二十四子每人一百六十二後增至十九道始合周天之數棠按諸公說法從來十九道逃誤許多人則已與今無異矣

碁枰亦名野樞譚新錄論云更始帝不能防衛而令野
中死碁皆生古之善奕者奕秋杜夫子嚴子卿馬綬明
江霽王恢王敬豫瑯琊王喜褚思莊夏赤松王杭柳渾
王子冲王積薪楊季鸞王叔文潘慎修輩後則接踵林
立指不勝屈拊掌編云奕者多廢事人目爲大野狐言
其媚惑如狐也

分題翻勢

宋太宗留意藝文而琴棋亦皆造極其時從臣應制賦
詩皆用險韻往往不能成篇而賜臣下棋勢亦多莫究
所以相率上表乞免和詆不曉而祀王元之詩云分題

知新錄

卷二十七

七

宣險翻勢得仙棋又云恨無才應副空有表虔所棠謂
帝王與臣下賦詩仍不失廣歌之旨命翻棋勢則古今
僅見也

碁盤投盤

碁盤喝遣輸此白樂天詩也叫噪擲投盤生俾攝航使
此元詩也劉禹錫游南莊戲贈樂天結句云白家惟有
杯觴興欲托頭盤打少年可見碁盤投盤頭盤投頭
三字皆可用潘氏紀聞云碁子飾四以朱者明皇與貴
妃采戲將北惟重四可轉敗爲勝上連呼之碁子宛轉
良久而成重四上大悅命高力士賜四排遂不易云李

邵有碁子彩選格劉蒙叟有尋仙彩選楊億有文班彩
選格

踏匾色兒

懷鉛錄云俗名碁子爲色兒譏村鄙人不識事曰見骨
牌謂是踏匾色兒按放翁云尚蠻碁子以骨爲之長寸
餘而匾狀若牌子正未可以此笑人也又碁子別名六
赤李洞贈李郎中詩微黃喜兆莊周夢六赤重新擲印
成

蒲押

今世之牙牌俗傳宋徽宗宮中之戲按武林遺事載有

知新錄

卷二十七

六

蒲押押音擺卽牙牌也

猜拳不賭空

今世有猜拳不賭空之說初疑猜拳字面俗語也古人
詩中未必道及讀元姚文奐詩知元時已有此語其詩
云曉涼船過柳洲東荷花香裏偶相逢剝將蓮子猜拳
子玉手雙開不賭空

搏拳

東臯雜記云城頭椎鼓傳花枝廊上搏拳握松子搏拳
屯非搏也卽今猜拳搏拳二字甚雅

擊壤

陶唐之世擊壤而歌後世因有擊壤之戲風土記曰壤以木爲之長三四寸其形如履臘節童少以爲戲將戲先側壤于地遙于二三十步以手中壤擲之中者爲上按古傳曰土無塊曰壤凡言壤者皆以平地非有塊而稱壤也則擊壤之說非擊土塊亦非擊木當必另有謂也

打碟

晉世寧打杯盤一事出晉書可爲打碟注脚呂氏春秋曰堯使質以麋絡魚缶而鼓之詩宛丘曰坎其擊缶秦趙會澠池秦王擊缶擊甌蓋擊缶之遺事也唐大中初

知新錄

卷二十七

七

郭道源善之用越甌那甌十二旋加減水以筋擊之其音妙于方響今時打碟又擊甌之遺也

飛堦

飛堦寒食兒童飛瓦礫戲也梅都官詩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堦堦音陀

步打 白打

有步打有跌打有白打能懸空勦斗脚不及地者謂之跌打不在馬上能與人角力謂之步打唐僖宗好蹴毬關雎自以爲能于步打謂俳優石野痞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痞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

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王建宮詞云宿妝殘粉未明天總立昭陽花樹邊寒食內人長白打庫家先散與金錢又唐詩云上相閒分白打錢按武林舊事云宋理宗祇應人有女厮撲十人此即唐時步打之遺意齊雲論曰白打蹴毬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

跟頭戲

跟頭戲卽今翻筋斗也筋斗二字殊無意義孫吾與韻會于十五堅之末收跟字注云跟脚跟也又跟頭戲倒頭爲跟也或作跟今只開戲筋斗而不開跟頭戲此定

知新錄

卷二十七

七

俗流流傳耳

放紙鳶

湧幢小品云紙鳶起于韓信後人用之引絲而上令兒張口以引內熱馬總通曆云梁侯景攻臺城內外斷絕羊車小兒作紙鳶藏詔于中因西北風縱之冀得達援軍士謂是厭勝又射下之紙鳶事跡僅見于此

弄軒眩人

史記張騫傳弄軒眩人師古曰眩幻同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木屠人殺馬皆是正字通曰眩幻非同一字也謂其人善眩幻也棠按今世之眩人甚多犬抵出于弄軒

國之遺法而講張爲幻在在皆是此又更甚于眩人識者不爲所愚則得矣

唐梯迫人

鹽鐵論言漢代百戲之目有曰唐梯迫人按古訓唐曰空莊子求馬于唐肆佛經福不唐捐是也唐梯今戲法之上高梯者迫人迫字猶追琢之追卽今之戲法割截身軀也

高組

通典梁有高組之技卽今之走索也按古今藝術云後漢時正旦以大繩繫兩柱相去數丈使兩伎女舞行繩知新錄

卷二十七

圭

上相逢比肩不墜則自漢始非梁始也

潑寒胡戲

唐中宗時有潑寒胡戲張說奏云裸體跳足汨泥插水何觀焉

吞船

明太祖時有陶凱者郭璞之流也一日上御五鳳樓工部進吞船之技羣臣皆以見吞對凱云臣惟見繞船走耳上怒殺之棠按世安有吞船事近日有吞刀者當亦理所必無然障眼障身之法世亦多有自可存而不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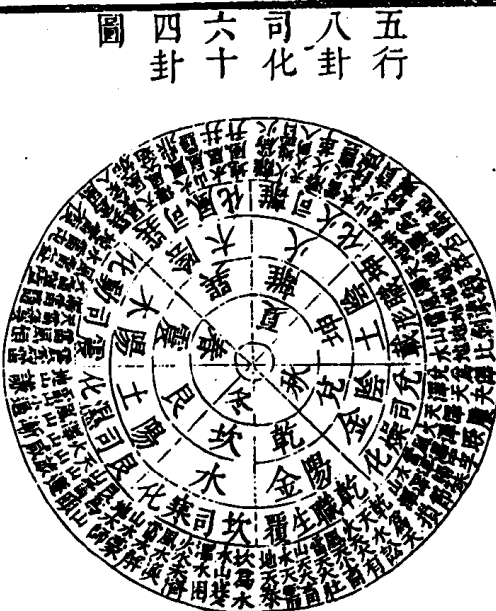
五行

按洪範九疇一五行曰水曰火曰木曰金曰土二五事視水言火視木聽金思土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謂貌澤水也言陽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是五行以生之序言五事以發見先後言考班固五行曰木曰火曰金曰水卽四時所行之序而土則寄旺于四季意木生發條達故屬貌火明在外故屬視金有聲故屬言水明在內故屬聽土居中故爲四者之主而屬思二說俱通

知新錄

卷二十七

辛



乾坤覆載
六氣化生

王崇曰五行八卦司化六十四卦圖本之河洛而先天後天體用畢舉配五行參陰陽以統治四時其六氣五運化生之道其理極細今只堪與家言之然知其表不知其裏也考禹因洛書成九疇此圖只八位配卦而五數居其中不用非不用也運此四時者卽此是也乾陽金兌陰金震陽木巽陰木艮陽土坤陰土坎水離火共八而六氣之內乾坤不與焉六氣之內五行皆備獨木有陰木陽木理宜曰五氣而曰六氣者何居不知連乾坤在內言之金有二土亦有二不獨木有也只水火則無二也然月爲水之主日爲火之原天下有如是之水

知新錄

卷二十七

重

火又安用二乎乾職生覆坤職形載天有生物之權如日昃雨潤而人不覺坤則以形見如一草一木人物山川何者不粲然陳形于前坎則司寒化者也人知暖則發生不知陽生于冬不極寒則陽氣不達化育之理反歸于寒此探原之論也艮司溼化者也艮山象山爲陽土性堅非積溼無以生育草木溼之妙非水非燥處于坎之後山川潤澤所司化者全在于溼故以命名也震爲春司化在動雷發聲勾萌畢達二氣相交無一而非動也淮南子云陽氣動物於時爲春然操動作之權非雷不爲功雷一動而萬物莫不動矣異司風化陽氣長

養以風也陸佃曰萬物以風動以風化陸之風化言化去也此處風化言化生也離司水化者離爲火所司在水所體非其所用然當離明火燥之時非水無以制火此水火之所以爲既濟也兌司燥化兌金原能生水幾幾乎有金寒水冷之懼兌爲澤燥則澤氣不寒得免肅殺之慮以上職司有生形寒溼之分動風水燥之異體其意方能操萬物化生之權昧其機難以通相因爲治之理學者在陰陽五行之內司化之說亦不可不參考也

五行生尅

知新錄

卷二十七

重

井觀瑣言云新安胡庭芳周易翼傳論五行生成之數謂五行之生皆不離乎中五之土以成形成質天一生水一得五則成六是地六成之也地二生火二得五則成七是天七成之也天三生木三得五則成八是地八成之也地四生金四得五則成九是天九成之也天五生土五得五則成十是地十成之也一二三四五者生之之序也六七八九十者皆因五而後得非眞藉六七八九十之數以成之也又云五行相克子必爲母報譬如土尅水水之子木又尅土土尅火火之子土又尅水水尅金金之子水又尅火火尅金尅木木之子火又尅金木尅

卜筮

知新錄

卷之七

雙

祖伊告紂言格人
元龜亦先人後龜

康節撰著法

多少之名人自爲之以記數

其實以一約四

係掛枋之數

多之數二

而爲九歸奇數積三卽上文所謂

三十六矣
將探過數謂四九三

六 歸奇數積三個二
卽上文所謂多之

十四矣將擇過數有兩之四六二

新錄

卷一十七

張

八歸奇數積兩箇三
個二是謂一多兩

矣四八三十二爲少陰入爲偶故也

是謂兩則其過揅者
多一少

故四營而成易

也掛一二營也歸奇
劫三營也再劫四營

三次分三次排六次
劫共計十二營也

少灸

太乙數

以爲奇悖以實愛不

有吳甘泉名琬精皇極太乙之學其卽是術邪

卦影

東坡文集云至和二年成都人費孝先遊青城山訪老人老人授以軌甲卦影之術五年後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皆不遠千里以金錢求其卦影孝先以致富後四方治其學皆托于孝先云

九宮一算

三國時吳有趙達治九宮一算之術測事皆中大史丞公孫騰拜跪而詣達曰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今真以相授矣亦不復傳今世亦有以算

知新錄

卷二十七

七

測人生死者亦不甚驗

九宮色目

黑赤白	碧白赤	綠紫白	黃白紫	白黑白
紫黃白	白白黑	黑赤碧	碧白綠	綠紫黃
綠碧白	黃綠紫	白黃白	赤白黑	白赤碧
赤碧黑	白綠碧	紫黃綠	白白黃	
黃白白	白黑赤	赤碧白	白綠紫	
紫白綠	白紫黃	黑白白	碧黑赤	

起數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挨次相變其法照_{五六三}方_{七四一}位變起只有九變看圖換月

月逆看不錯若挨月順看則照_{五六三}方_{七四一}位看去一二三四卽爲下月次序其位只九宮其法每月節氣計三十天五天一候共六候九宮勻作六候亦依_{五六三}方_{七四一}圖數目挨看如一二三是初一至初十四五六是十一至二十七八九是二十一至三十又要照節氣換算如初五交節氣便是二上起候候上起年年上起月月上起日日上起時亦依_{五六三}方_{七四一}數去便知吉凶吉者惟紫白四位餘不吉

祿命

唐太宗命呂才判定陰陽雜書呂才皆爲之序其祿命

知新錄

卷二十七

七

曰謹按史記宋忠賈誼誚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按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觀命祿而知骨體此則祿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劫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禍福之應莫猶響影故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修德妖李夜移學也祿在豈待生當建王憂勤損壽不關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何魁之上蜀郡炎燎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建同祿而貴賤懸殊

知新錄

卷二十七

吏

其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六年九月魯莊公生今檢長歷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勾絞六害背驛馬生身尅驛馬驛馬三刑當此生者竝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爲人尪弱身合短陋今按齊詩譏莊公云猗嗟昌兮頤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唯有向命一條法當長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爲此名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

知新錄

卷二十七

平

馬三刑身尅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理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禮云嗣子位定在于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皇帝受禪異于常禮躬爲天子以事其親而祿命例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死今檢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殺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祖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并劉濬竝爲篡逆已失宗

祿祿命不驗五也

星命

星命之術人知有生尅制化不知盈虛消息蓋五行有生中之尅有尅中之用有反恩而成譬有化難以爲恩如火生于木而焚木者火水生于金而沈金者水火本尅金而金得火成器金本尅木而木得金成材此陰陽循環而聖人則之故乾之上九有亢龍之悔而制之上九有得輿之象也

三十六禽

古者術數有三十六禽蓋每屬而三子則鼠也屬也

也丑則水牛黃牛兕牛寅則虎豹驢卯則兔狐貉辰則龍蜺蚪巳則蛇蚓蜺輪午則馬鹿獐未則羊犴申則猿猴狢酉則雞雉烏戌則狗狼豺亥則豚也獺也獺也陶隱居略引之而李淳風引詩諱推災度以十五國風應十五星禽亦此意也今世只知十二支各屬一物及十二宮屬二十八宿之禽耳不知支屬三十六物

八字

相傳唐李虛中以生年日月之支干推算百不失一初不用時只用六字自宋竝時參合謂之八字虛中鍊黃金求不死餐痘以死真不知養育或云行運每五十年

知新錄

卷二十七

董

五年干支地豈有五年干支地之理此說亦通五雜組謂明太祖時有與同命者欲殺之問何以爲生曰養蜂十三籠取其稅以自給太祖答曰朕以十三布數司爲籠蜂乎厚賜遣之宋時一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韓王大遷除軍校太黃司小遷轉小龍司此又不知何故唐時吳融送策上人詩云昨來非有憲令去亦無心闕下拋新院江南指舊林瓶添新澗綠笠卸晚峰陰八字如相許終辭尺組尋此八字定指推命者說則八字二字在唐已然又不始起于宋也

八字數目

人命八字共計五十一萬八千四百樣即分上四刻下四刻亦只一百零三萬六千八百樣

秤星經

晁公武秤星經論云秤星經三卷不著撰人蓋以日月五星羅睺計都等曜演十二宮宿度以推人貴賤壽夭休咎不知其術之所起或云天竺梵學也按洪範曰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人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月之從星則以風正在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一曰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元以此言之五星之術其來尙矣蓋可以占國則可以占事可以占

知新錄

卷二十七

董

事則可以占人也然術家用日月五星以占吉凶加以交初交中之神紫氣月宰之宿初中者交食之會亦可意求惟氣宰無稽而術家獨以爲效且曰土木之餘氣五星之行土未最遲而爲吉凶者久故有餘氣云珞琰子三命一卷李獻臣云珞琰者珞珞如玉珞琰如石之義推人生休咎否泰之法箕子曰五行水火金木土禹曰辛壬癸甲則甲子五行之名蓋起于堯舜三代之時矣鄭氏釋天命之謂性曰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之類又釋我辰安在曰謂六物之吉凶此以五行甲子推知休咎否泰于其傳者也呂才稱起于司馬季主及

王充其言淺哉然才所詆建祿背祿三刑劫殺建學空亡勾絞六害驛馬之類皆今世三命之術也亦在才之前矣由是觀之視他術淵源獨遠且小運之法本于說文已字之訓空亡之說本于史記孤虛之術多有所自來故精于其學者巧說奇中最多

論勾陳

今之卜家以甲乙起青龍丙丁起朱雀戊起勾陳已起騰蛇庚辛起白虎壬癸起玄武傳習久矣說者謂戊已同爲土豈可分爲二騰蛇爲北方水獸何以移之中央乎此卜之所以多不驗也今定其次戊已共起勾陳而

知新錄

卷十七

雜

壬起騰蛇癸起玄武得其當矣何也北方之次于卦爲艮有終始萬物嚮于方爲北又爲朔于人身爲腎腎有左右于器爲權衡于物爲龜蛇于色爲玄黑于官爲脩熙于四德爲貞正而固亦兩事也于太玄罔象直會冥以配四時而冬兼會冥且壬爲陽水以騰蛇之雄配癸爲陰水以玄武之雌配不易之道也惟勾陳不知爲何物或曰天馬或曰麒麟或曰樂書云視之色有五東青龍西白虎南赤鳳北玄龜中黃螭螭丘蚓也黃帝以垂德王有土瑞丘蚓爲虹當之信然乎

蠶子數

張橫渠喜論命問康節曰可推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今蠶子數托名康節豈不可笑

孟琰

昌黎登衡嶽廟詩手持孟琰導我擲注云方從唐本作校謂古者以玉爲之也朝野僉載作角角與校音義皆相近魏野有詠竹校子詩只作校字荆楚歲時記又作教今神廟皆有之俗謂之筭孟

籤

籤典籤官名也晉宋諸王出爲刺史皆置典籤一方之知新錄

卷十七

雜

事悉以委之又竹籤用以卜者又南史故事州部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今吏書承行亦以紅籤貼其旁以便批決故外官坐穿堂謂之籤押今作簽押宋末關壯繆廟籤詩極靈明萬曆間文選郎多贖貨或與懦狗請托于是始爲單籤之制顧大韶有竹籤傳

奇門擇日

遁甲符應經凡擇日以實義制和四日吉伐日凶凡干生支爲實日上吉支生干爲義日次吉干支比爲和日又次吉干克支爲制日中平支克干爲伐日主凶

一說臺曆每月下有義專伐制寶為奇門選日訣也如
甲子日子水生下生上曰義乙丑日乙木尅上尅下曰
制戊辰日上下無為專庚午日午火尅為伐丁丑日丁火
土生為寶凡選日以此五日斷之寶義上吉專平制伐
凶按臺曆之專日即符應經之和日也

拆字

謝石字潤夫成都人以拆字名宋徽宗書一朝字令中
貴人持往試之石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
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黥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
敢遽言之耳中貴愕然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為十

知新錄

卷二十七

識

月十日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有朝士其
室懷孕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石見字即曰
此閣中所書曰何以知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
知是內助所書又曰尊閣盛年三十一石以也字上為
三十下為一字也朝士曰吾官可謀遷動否石曰正以
此為撓耳也字有水為池有馬為馳今無馬無水是安
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皆無一存也字著人則是他
字今獨見也是知無兄弟父母也又也字著土則為地
今不見土尊閣家物產亦當蕩盡也朝士曰今問懷妊
若何石曰是必十三月也字中有十等兩傍二豎並下

一畫為十三也又也字著虫為蛇字尊閣所妊蛇妖也

石能為君治之投以藥果百數小蛇徽宗令中官索東
官書一字乃以太字進又問石石曰此天子也太字點
微橫此必太子他日移置諸二豎非天字邪帝又書問
字兩直飛開命一吏持往石曰左看是君右看是君聖
人萬歲有道士亦以問字占石曰門雖大只有一口道
士復書器字倩人往占石曰人口雖多皆在戶內道士
歎服蜀有士人以乃字問終身石曰及字不成終身不
及第高宗未稱帝時用杖就地書一字令占石曰土上
一字王字也終王天下議都杭州書一杭字石曰兀朮

知新錄

卷二十七

識

又來兀朮金之大酋也後果再至高宗一日寫春字命
相之石曰秦頭太重壓日無光指秦檜專權也檜聞其
言求其罪竄于遠州石嘗遊丹陽見道姑執巨扇上書
拆字如神四字石呼入室書石字示之姑曰為名不成
得召却退逢皮則破遇卒則碎建炎中石為武將王進
邀之使拆其名石曰佳欲走若圖事必敗進後以謀叛
逮捕下獄歎曰吾悔不用謝石之言因逮石削精黥配
蓬州後詢王進鄉里乃滄州南皮且起于卒伍悉如道
姑言也石赴配所復遇道姑靠山而立令石相之石曰
人倚山而立莫非仙乎道姑批其頰曰爾以多口致累

仍復然乎

轉式

鄭玄在馬融門下玄辭歸融有禮樂皆東之歎又恐玄擅名而心忌之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按轉式逐之者轉六壬式而逐之也六壬式有數盤必須轉動而後能占吉凶又太乙式占天奇門式占地六壬式占人

宮商角徵羽五姓

唐太宗命呂才判定陰陽雜書呂才皆為之序其宅經

知新錄

卷二十七

卷

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逮乎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至于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為法至于張王等為商武庚等為羽欲以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為宮以趙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官商復有複姓數字徵羽不別驗于經典本無斯說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唯按堪輿經云黃帝對于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過姬

姜數姓暨于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邴霍魯衛毛明却雍曹滕畢原鄧郇竝是姬姓子孫孔殷果華向蕭毫皇甫竝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準例皆然因邑因官乃分枝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宮商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水姓齊鄭及宋皆為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羽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

丙午丁未

俞文豹吹劍錄凡丙午丁未年中國過之必災故宋時有術士上丙午丁未龜鑑謂自秦昭襄五十二年迄五

知新錄

卷二十七

卷

代凡二十一次其年皆不靖

望氣

望氣家言始于黃帝而盛于墨子已不韋諸人至唐邵謬著之為經比之史記天官書為備乃其要則占候皆在子午卯酉之時太乙初移宮皆有氣見可以測之夕則日入時朝則日出時夜則夜半日則日午天以七曜垂文地以五雲騰氣四時以寒暑變節六甲以孤虛定位知者觀之而思過半矣

相術

古之善相者則有師曠周時內史叔服春秋時人姑布子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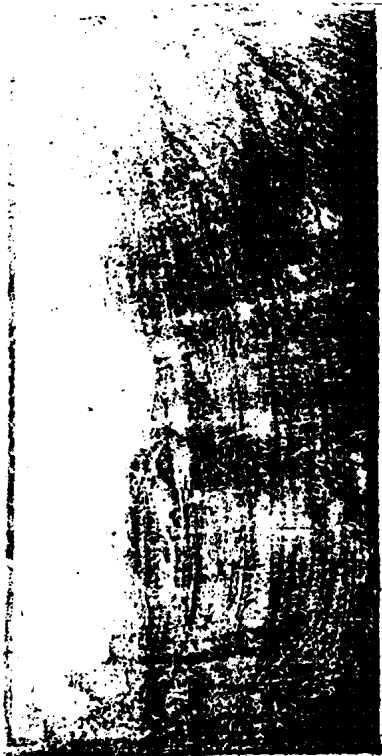
相趙唐舉相蔡許負相肩龍淵相帝朱建平曹掾長城
僧相宗慈劉景梁元帝賈子儒東魏郭弘道隋高祖來
和見南史袁天綱唐時人崔玄豹唐莊宗道士許衆妙見老
筆記曾有人相東坡云一雙學士眼半個配軍頭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七終

孫燦正字

知新錄卷二十七

吏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八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豐溪吳從龍仲雲

成都費錫璜滋衡

新安閔奕佑右臣

古欽汪 庚上章 泰校

慶壽典禮澤及男婦

宋周輝清波雜志云國家慶壽典禮千古未聞錫類施澤下逮士庶婦人高年亦加版授誠不世之恩也然增加年甲偽冒寔出向來臺臣固已論列而嚴保任之制

知新錄卷二十八

一

近見一文士作溫陽老人對切中此弊其辭曰溫陽之山有老人行年一百二十矣淳熙登號之三年朝廷舉行曠世之典有采樵者進而問之曰今天子朝太上皇德壽宮奉玉卮上千萬歲壽肆大號加恩區內無間於已仕未仕之父母第其年之如詔者而授之官叟何爲而弗與老人對曰吾未及其年樵者曰叟年踰期頤何爲而未及對曰天無二日人有二年有富貴之年有貧賤之年富貴之年舒以長貧賤之年促以短吾自幼至老未嘗識富貴之事身不具毛褐不知冰綃粉綬之爲麗服也口不厭菽藿不知熊蹯豹胎之爲珍饈也目不

靚靡曼之色而蓬頭齷脣之與居耳不聽絲竹之音而
龔歌牧嘯之爲樂今吾雖閱一百二十二年之寒暑而
不離貧賤是以二當一以二當一則吾之年始六十有
一與詔不相應是以爲未及又何敢冒其官曰今之世
有年未及益其數求以應詔者朝廷亦官之何也對曰
彼富貴者也吾固言之矣是所謂一而當二者也其學
甯越之徒歟吾儕小人不求其比樵者笑而退輝旣
得其說竊惟主上孝奉三宮十年一講盛禮鴻恩錫類
方輿未艾在位者其思有以革之庶幾名器增重不致
冒濫人得以爲榮棠謂壽官之寵見於前朝婦人高年

聖壽排當

武林舊事云宋時聖壽上公合赴坐升殿第一盞送御
酒歌板色唱祝堯齡賜百官酒爵築起舞三臺供進內
鹹豉第二盞送御酒歌板色起中腔供進雜爆第三盞
進御酒歌板色起踏歌供進肉鮓禮畢拜退此上壽大
略也至於禁中壽筵則又不同上壽用十三盞每盞皆

奏樂有觥築起有笛起又有笙起又有方響起第十二
盞則諸部合奏萬壽無疆又禁中大宴謂之排當排當
有初坐再坐之不同初坐十盞再坐二十盞每盞皆奏
樂有觥築起有嵇琴起有獨彈琵琶用拍觥築杖鼓有
用麇段及雜手藝有笙起有獨吹用拍有笛起有玉方
響起有箏起至第十盞諸部合奏齊天樂再坐二十盞
或雜劇或弄傀儡踢架兒或傀儡舞鮑老或巧百戲或
鼓板或舞壽星其端午中秋排當亦如是棠按初坐再
坐卽今人上席徹席之意然限定三十盞想亦宋初制
也

生日

生日慶賀始於唐朝玄宗以生日爲千秋節文宗爲慶
成節武宗爲慶陽節宣宗爲壽昌節懿宗爲延慶節僖
宗爲應天節昭宗爲嘉會節哀宗爲乾和節如宋太祖
謂之長春節太宗謂之乾明節是也明代統謂之萬壽
聖節夫上行之故庶民亦相慶賀云
程伊川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安忍置酒以爲樂
若具慶者可矣唐太宗生日不宴樂曰奈何以劬勞之
日爲宴樂乎又唐穆公誕日宰相奏古無生日稱賀者
可知此風在唐已前絕無其創始則玄宗而奉表稱揚

者則張說源乾曜等人立宗手詔報曰卿等請爲令節
上獻嘉名自我作古舉無越禮依卿來請宜付所司觀
自我作古一句知起於立宗無疑矣

簪花

漢高祖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置法酒此後世大
朝賀燕會之禮所由起漢歲首行慶賀之禮魏晉又有
賀冬至禮唐中葉又有賀生日禮皆於是日設宴明制
上升座樂作入拜進花進酒跪俟上飲訖乃起卽席簪
花啐酒酒九進湯五進羣臣殺其二棠按簪花不始於
明也宋志宴饗之禮或上壽更衣賜花有差是簪花在

簪新錄

卷二十八

四

宋已然矣

青雲白髮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
致仕文潞公慕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潞中公卿大夫年
德高者爲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尙官就資聖院
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像堂中時富韓公年
七十九文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
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祕書監劉几衛州防
禦使馮行己年皆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
夫王御名言皆七十二太中大夫張間龍圖閣直學士

張燕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
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文公素重
其人用唐張九老秋兼暮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
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文公不從令鄭奐自募後傳溫
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矣
公以地主攜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
酒餘不出餘皆次爲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
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文
公又爲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太中珣席司封汝言皆
丙午人也亦繪像於資聖院其後司馬公與數公又爲

簪新錄

卷二十八

五

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
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盛事也洛之士庶
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溫公取神宗送潞公判河南詩
隸於牖曰佇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
肅

青湘雜記云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凡三人曰退傅張
公士遜樞相張公昇少保趙公槩皆壽至八十六又二
人次之曰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
一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
故文惠致政以詩寄退傅曰青雲岐路遊將過白髮光

陰得最多蓋謂是也

此上皆宋名位德壽之最高者今日錄之其風流猶可想見乃繪圖盛事何後世絕無踵而行之噫卽此一節亦不及前人風致矣惟是真率一會易於遵行而江南風俗尙侈靡往往初不踰約不數月便有增飲食之數如楚正議者今與同志約增其數者亦如楚正議罰一會則前人盛事亦可相沿不墜也

白樂天詩紀歲時

白樂天詩多紀歲時每歲必紀其氣血之如何與夫一時之事後人能以其詩次第而考之則樂天平生大略

知新錄

卷二十八

六

可睹焉如曰未年三十生白髮不展愁眉欲三十三生二毛三十爲近臣又過三十二憶昔初年三十二忽年三十四年已三紀餘我年三十六元和二年三十七行年三十九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有女名金鵲衰病四十身四十官七品四十已如此四十心如七十八年來四十一病鬢愁心四十三面瘦頭斑四十四髮鬢蒼蒼四十五衰頽江城四十六四十六時三月盡鬢髮蒼浪四十七應悟前非四十九四十九年身老日五十蹉跎得掌綸吾年五十加朝散五十江城母白髮平頭五十人長慶二年五十一五旬已過不爲天前歲花前五

十二五十二人頭似霜明年半百又加三今年花前五

十五猶去懸車十五載每思兒戲五十六今年五十六

蘇杭兩州五十七只欠三年未六旬半百年過六年時

身爲三品五十八我初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欲年

六十始歸來天明平頭六十八六十衰翁兒女悲不準

擬身年六十六旬猶健天亦憐冉冉老去過六十位踰

三品過六旬已過潘安三十年來歲年登六十二六十

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六十四年明日催行年六十

四七十我今欠五歲無喜無憂六十六相看七十欠三

年六十八衰翁今日行年將七十今年登七秩已開第

知新錄

卷二十八

七

八秩悠悠七十春外翁七十孫童歲廿七我年幸遇慈

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鬢白七十二七十三人難再到

七十三翁旦暮身七十過三更較希七十四年身壽及

七十五考本傳白公年七十五薨自三十至七十五往

往必見於詩

乞言

禮記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夫謂憲者法老者之善行以成其德所謂乞言者求老者之善言服之於躬以爲良法也詩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今時父母壽日先期列其德行求人掄揚名之曰乞言
古人養老求其教訓今人好名求其贊揚失古人之意
矣

年開七秩年開八表

以十年爲一表其說見白樂天集中六十餘歲則曰年
開第七表屈指幾多人又曰年開第八表可謂盡天年
自注云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表也

望八

望七望八今時人將七十歲則曰望七將八十歲則曰
望八然語亦有本昌黎祭竇司業文云官不滿能亦云

知新錄

卷二十八

人

達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云云

不得

班固幽通賦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禪而遍肆中和而
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銑注凡死不壽終曰不得

孔聖四十九表記

祖庭廣記孔聖四十九表而不及鬚髯反首注面月角
日準河目海口龍頰斗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
脊虎掌肱脇脩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腴
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脩止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
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

時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
視若管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
尺腰大十圍此四十九表也甚弘姑布子卿老萊弟子
荀卿司馬遷輩之所識述彰彰如是緯書又言胸應矩
舌理七重鈎文在手則四十九表所未及或曰舌藏內
非表於外也宜不記鬚則表於外之最昭昭者何以弗
述也子嘗謂孔聖之足以歷久而推崇者以道統之能
籠罩萬有舉百世而不能出其範圍也人之得致力於
闕里之門牆者宜如顏若孔之卓參唯夫子之一貫躬
行而力踐之以追邇其源流也人敬其內非敬其外人

知新錄

卷二十八

人

重其道非重其表以表窺聖人誠之乎窺聖人也雖然
思慕之誠神明不隔舜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牖
卽我夫子彈琴而若見文王夫夫子聞其音而恍若見
其形象則後人致敬而求於形象之間夫誰得而議之
然天下事當傳其所固有不當益其所本無髭髯者夫
子之所本無者也孔叢子云子思適齊齊有嬖臣美髯
眉齊君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
子思曰吾祖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今吳
道子畫孔子像亦多鬚髯殆以訛傳訛無疑矣此必後
之人謂夫子既有四十九表之威儀而無鬚髯不足以

重瞻仰於是重之以濃眉增之以髭髯不知有髭髯而使人敬者後世之見不以無髭髯而損其敬者當世侯王之見也顧何以後人之識見皆出當日侯王之下哉抑無稽者信而不疑而聖裔之傳說反不足徵哉且師道與親道無異也伊川子曰凡畫影堂使一毫不似便是拜他人則增鬚髯於孔子非拜孔子也明矣昔者何孟春疑其事質之友黃鞏伯固復書曰考元儒黃四如先生曾爲記謂無鬚眉亦引孔叢之說又云孔聖遺像惟宗廟小影爲真棠謂小影之存亡未獲考訂而髭髯又增其所本無莫若立一神主並四十九表亦置

知新錄

卷二十八

十

有文在手

晉唐叔虞周武王子成王弟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子命汝生子名虞子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封於唐是爲晉侯左傳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公薨隱公立而奉之又成季友桓公季子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謂之曰生有嘉文其名曰友爲公室輔

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三十六國春秋云劉淵父豹母呼延氏淵生而左手有文曰淵遂以命之彭神符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神符南史云梁武帝母張氏生武帝有文在右手曰武

元氣重十六兩

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彊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煥冷物以元氣佐喜怒宋張安道知成都日以醫官自隨醫出遊見一道人謂曰凡人元氣重十六兩漸老而耗張端明所耗過半矣吾與之夙好今

知新錄

卷二十八

土

畢九

靈樞經云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應之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並垂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則知男子之勝女子多矣並卽玉莖垂卽畢九靈樞又云厥陰氣逆則羣腫又曰莖垂者身中之機陰陽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內溢乃下留於羣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俯仰不便趨翔不能此卽時俗之所謂疝氣也按畢音宅與澤通腎屬水故腎囊名爲畢九

峻

峻音雖或作腭赤子陰也老子云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註赤子未知有雌雄之事而其峻亦作者精氣盛也峻赤子之命原予謂即男女之精也

頭責子羽

世說注頭責子羽文子羽姓秦其文詼諧博奧東方曼倩之流只一題便見超異

耳目鼻舌

草木子曰天生萬物有色聲香味使無耳目鼻口以收攝之則天地之功或幾於熄矣故色爲之目聲爲之耳

知新錄

卷二十八

主

香爲之鼻味爲之口此天人之所以爲交也人則得其正物則偏焉此所以靈於萬物也如蠅攻臭穢鴟鳴嗜鼠孰知天下之正味哉至於義理則惟心可以通之人則可以貫全體物則局於一偏

三端三妙

韓詩外傳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吳錄云沈子正美屬文有辯才人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

人形

草木子曰夫人形之所以生也必資於精氣血三者精

之榮以鬚氣之榮以眉血之榮以髮形之所以立也必資於筋骨肉三者骨之餘也齒筋之餘也爪肉之餘也耳

心影

灼艾集云昔有客與真西山論世間百物皆有影惟人心無影西山曰子孫是心之影徐景陽曰何必云云人之行事善惡皆出於心其行事之跡便是心之影尤爲簡要

指鼻

王澄在荊州終日酣飲宗廟常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

知新錄

卷二十八

主

棒厥舒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耶詎言我醉因遣指其鼻炙其眉郭舒跪而受之厥遂得免

人中

人身之中當在臍腹間唇之上何以謂之人中蓋自人中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人中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陰三陽成泰卦也

別傳云漢武云相書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曰臣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

彭祖人中可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一尺餘矣帝大笑

面不畏寒

人之四支百骸莫不畏寒獨面則否素問云頭者諸陽之會諸陰脉至頸及胸而還諸陽脉上至頭故面能寒耳靈樞經云諸陽之會皆在於面十二經脉三百六十而爲睛其別氣走於耳而爲聽其宗氣上出於鼻而爲臭其濁氣出於胃走唇舌而爲味其氣之津液皆上燦於面而皮又厚其肉堅故天氣甚寒不能勝之也

知新錄

卷二十八

齒

白面

宋書沈慶之謂帝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論爭伐問白面書生何由濟唐書劉鄩末帝遣帝監督其軍鄩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白面指年少書生也

醉眼麻茶

李涉題宇文秀才櫻桃風光莫占少年家白髮殷勤最戀花今日顛狂任君笑趁愁得醉眼麻茶醉眼麻茶俗語也

眼語

五代史云昭宗舉酒屬朱溫與韓建次何皇后舉觴建蹶朱溫足乃陽醉去建出謂朱溫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眼語二字新甚

笑

听然而笑 笑言啞啞 啞其笑矣啞大 桓公輒然而笑 粲然皆笑 解頰而笑 其中開口而笑 胡盧大笑 相與目笑之 仰天大笑 嫣然一笑說人 搏髀大笑 陸雲有笑疾 言侃侃笑款款音哭

絕倒

飛燕外傳成帝服昭儀脊都膠陰精流輪不禁有頃絕知新錄 卷二十八

圭

倒

世說玠別傳王澄每聞衛玠語議至於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時人語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敦鎮豫章衛玠避亂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於時謝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冤魂志宋陶繼之枉殺大樂伎後陶夢伎入其口仍落腹中陶卽驚寤俄而絕倒狀若風顛良久方醒四公子記梁仇臂與張敬爲主客立談絕倒

魏書李苗梁李膺子也每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倒
北史北齊崔瞻聘陳行過彭城讀道傍碑文未畢而絕
倒從者遙見以爲中惡此碑乃瞻父徐州時所立故哀
感焉

北史陳孝意爲侍御史以父憂去職復起爲鴈門郡丞
在郡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

舊唐書云則天初時特進蘇良嗣於殿庭因拜跪便絕

倒

通幽錄貞元中盧頃家婢小奴爲一婦所批絕倒於地

王泉子云崔鉉與妻李觀家僮戲爲妒狀大笑幾至絕

知新錄

卷二十八

某

倒

陳晦伯云前人所云絕倒如此後遂誤以爲笑相承不
改韻府衛玠下云極笑更誤

笑面似靴皮

歸田錄云田元均爲三司使厭權貴干請然不欲峻拒
每溫語強笑以遣之謂人曰吾爲三司使數年強笑多
矣直笑得面似靴皮予有感事一詩云久來不復合時
宜干謁紛紛底事爲數載未曾開口笑而今冷面也靴
皮靴皮有縐紋故水波紋亦曰靴文

口過

宋延清有口過謂是口臭常疑其故讀祕辛有云無黑
子創陷及口鼻腋私足諸過乃知過字有由來也

要領

張騫傳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古人上衣下裳舉裳者執
要舉衣者執領

盱衡

陳崇奏莽功德曰盱衡振色振揚武怒孟康曰眉上曰
衡盱衡舉眉揚目也漢書揚雄謂揚眉曰揚衡

續博物志

好身手

顏氏家訓云頃世離亂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衆

知新錄

卷二十八

古

杜詩朔方健兒好身手

一包膿血裹了一塊大骨頭

陳白沙曰人具七尺之軀除此心此理之外無可貴矣
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塊大骨頭飢能食渴能飲能着衣
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
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任血氣老死而後已
則命之曰禽獸可也白沙此語鞭策人不少今時人誰
不爲血氣所使若能於心理上理會不爲血氣所使方
能異於禽獸方能具七尺之軀若不問心問理先已自
失了主人翁徒然一包膿血裹了一塊大骨頭可悲也

九藏九竅

周禮醫師曰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兩之參之者按氣與脉而察其死生之驗也人之身陽竅七陰竅二陽竅在上陰竅在下清明者在上沉濁者在下曰藏者所以藏氣也脉爲心肝脾肺腎其五行之氣故爲五藏兼胃旁胱大腸小腸而爲九藏曰六府者府主藏納故胃爲水穀之府小腸爲受藏之府大腸爲行道之府旁胱爲津滴之府此四者心與小腸肺與大腸脾與胃腎與旁胱相爲表裏故兼上五藏而爲九其外則膽爲清淨之府三焦爲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竅主

知新錄

卷二十八

大

開閉通塞曰兩之者分陰分陽也藏主脉至與不至曰參之者以三指按寸關尺三脉也

錯喉

玄宗與諸王同食寧王錯喉噴上髯王起謝黃幡綽曰不是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悅噴嚏噴帝雙關得妙錯喉言食塞於喉間也二字亦新

沿襲離

古人以噎占吉凶邯鄲風願言則噎漢藝文志有噎噎耳鳴六十卷宋王易燕北錄契母俗我主及太后噴嚏近位臣僚齊呼沿襲離沿襲離者如中國之呼萬歲也

人家小兒每噎其母必呼千歲亦此意予謂氣窒於鼻故噎聲發於口此乃肺疾夏火克金所致與吉凶有何干涉不識古人何所取義

病齒

馮海粟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山谷題楊妃病齒則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側生指荔枝也蜀都賦云傍挺龍目側生荔枝

髮無寸長

韓昭字德華爲太學士粗有文章至於琴棋書算射法

知新錄

卷二十八

大

悉皆涉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李台殿曰韓八座事藝如折襪線無一條長時人題之出瑣言李台殿云韓公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出蜀史禱杭此二事同意皆出於一人之言何其不同如此也

馬肝石染髮

馬肝石出郅支國拭髮白者皆黑漢元鼎間外國貢馬肝石帝坐羣臣於甘泉殿髮白者以此拭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願方伯惟願拭馬肝石漢書云更始元年置百官王莽聞之愈恐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髮髮今人用烏鬚方髮髮不用染以時尚剃頭故也

髮價不及猪毛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古謂之孝今遵制剃髮留辨所剃之髮當積貯一處投於河中方不致爲人踐踏近聞江南種秧例用猪毛牛鞋等物使秧易於茂盛乃有用頭髮攪入猪毛此可三嘆也猪毛價二兩百斤南京城內髮價一兩二錢百斤城外一兩百斤城內肉食者多故城外髮不及城內髮也

人中惡趣

今夫人有天閹閹者真氣藏也俗命之曰黃門晉海西公常有此疾北齊李庶生而天閹經言人有具傷於陰

知新錄

卷二十八

羊

陰氣絕而不起陰不能用然其須不去宦者之獨去者何也蓋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脉血寫不復皮肉內結唇口不榮故耳亦有天閹未常被傷而其鬚不生者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口無血唇口不榮亦天之所以不足者也又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甚詳一曰半釋迦總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伊利沙半釋迦此云妬謂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拔五半釋迦謂本來男根不滿而不生子四曰博父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五曰留挈半釋迦此云割謂被割形者雜家小說所載此類甚多五種黃門皆爲人

中惡趣受身處此晉五行志所謂人疴此亂氣所生也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能兩行人道玉曆通政經云男女兩體主國淫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爲雌雄此又何耶古稱靈狸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非男非女之身精血分散感以婦人則男脉動感以男子則女脉動皆天地不正之氣也

嘯

嘯吹聲也人舌尖倒向喉內作聲曰嘯晉阮籍善嘯聞蘇門先生之嘯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籍因傳寫之

知新錄

卷二十八

羊

得其二謂之蘇門嘯語林云永太中大理評事孫廣著嘯旨一篇云夫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性情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蓋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善萬靈受職斯古之學道者哉王叔夷轂子有嘯十五章一曰權輿二曰流雲三曰深谿虎四曰高柳蟬五曰空林夜鬼六曰巫峽猿七曰下鴻鵠八曰古木鷲九曰龍吟十曰地動十一曰蘇門十二曰劉公命鬼十三曰阮氏逸韻十四曰正章十五曰畢章又傳蘇門公嘯有六如一如深谿虎一如大海龍一如高柳蟬一如巫峽猿一如華丘

鶴一如瀟湘鴈孔帖李翱守廬江有重囚當刑哀鳴曰
某有薄伎願於貴人前試之乃長嘯也乃命釋械俄而
清晉上徹雲漢公曰不謂蘇門之風出於赭衣之下因
赦其罪天寶末峨嵋陳道士善長嘯聲若霹靂按嘯春
秋時吳王闔閭向南風而嘯列女傳魯漆室邑女倚柱
而悲嘯嘯之爲道其來已久不始於晉也昔孫登長嘯
前人謂失其傳予謂不然魏劉楨大暑賦云披襟領而
長嘯翼微風之來思韓公納涼聯句云遞嘯取遙風微
微近秋朔可知古人用以舒鬱氣者有之以招南風
者有之予餬口四方極多行役每於舟行沙風之候長

知新錄

卷二十八

善

年三老無不嘯風有作聲甚長而清越天矯者所謂鸞
鳳之音殆其是耶然古之善嘯者在高人今之善嘯者
在船戶憶卽一嘯而亦有升沉之感可悲也

一士有半

習鑿齒以脚病廢於里巷符堅滅樊鄧素聞其名與釋
道安俱舉而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裁堪半丁與諸
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得漢南得士一人有半
耳

半士賦

先君半士賦小序僕以鼎傾顛趾既立雪之多艱日蹙

懸車復漸冰之漸薄遂爾郊勞輟會物務違闕蒲柳先
零筋力絕禮者蓋五年矣然而人道之重磬折爲端生
民厥愆乾餽失德僕不幸嬰斯患也杖而問尊親卽在
人以爲大悖拜而責稽顙則在已又有不能於焉蹙蹙
自放支離本無東臯擬君平之心而有康成辭應劭之
跡竟使劉季陵之却掃時呼罪人孟少孤之集枯羣呵
妄士豈情也哉嗚呼足之不良非罪也而令不委悉者
以爲慕檄煌而不出效中散之非倫斯罪之大者爾聊
書潦倒畢載傾欹使覽圖穢形者一見而唾知伊人果
不可以齊執政接公朝也斯白我心文不文非所論也

知新錄

卷二十八

善

歲在攝提月惟上巳僕以下堂傷足罹樂正之幽憂遂
爾輿笋成行類柴桑之委頓楊滅銳而莫違杖日鄰而
爲侶良夫行父是同傳笑之人子產申徒不共合堂之
席臥遊作錄辭世成書吁嗟病矣因思鑿齒習生昔亦
足廢里巷時符堅同安公輿致之致書諸鎮晉平吳而
獲二陸孤得漢南一士有半耳愛其語雋作半士賦以
自見意又念名德各異而蹤跡略同豈可使蒙供斷楮
者皆舉周孔爲呼而植緒削瓜者妄稱臯魯自擬耶因
誦劉須溪詩義熙以後無全人然則不全者殆不但予
乎半與全未敢深言矣辭曰惟陰陽之善併兮鑄萬有

而一簾形有所適而命有所成兮一範其成形而不可
更黔哲脩寢虧完妍惡之分名兮無躍冶而或爭蒙
直縛紛司火而脩聲兮何不爲角犀以豐盈帝曰吾亦
東折而西傾兮此官司之所不程願成規而成矩兮一
若龍而若虎彼握嘉履翼之聖人兮固琦表之自古下
顯相與名卿兮亦鐘鏞而蔽黼故曰角而龍犀者帝表
兮河目而龜文者公輔冠玉美而刺船驚兮眉目畫而
伏波莫伍有誰家之璧人兮羨連玉之可賈韓公以畫
虎儀圖兮單于見王商而拜舞蔣凝稱玉笋之班兮楊
惲號蓬瓜之姘嵇康龍鳳天然兮夷甫腕疑乎玉塵腹

知新錄

卷二十八

書

不可負此將軍兮頭又將責夫子羽乃仲尼而項圻兮
羌周公之背僕咎繇瘡而大理兮左氏西河之視觀韓
非卿雲能著書兮口吃而不可數孰麟閣之獼猴兮笑
率更之蹇蹇滅孫紇之爲侏儒兮晏又受狗國之侮蹙
頰而魑顏者持梁刺肥兮張孟陽載之以盈車之土禮
蔑寂而不語兮卽叔向誰知其良洛下書生可詠兮鼻
音濁而不銑賦登樓之仲宣兮嗟眉落之紛揚作達以
折其齒兮固投梭之過狂方千屠缺而莫補兮十上書
而固藏錢希白殊藐冀公兮鄙項贅之瓠瓢杜子夏諱
途之謠兮易之以二寸之章賈大夫娶妻而不言兮徒

三年以自傷法華不可謗兮感面生之狹長倚梵以牛
呵笑人間兮避天上以爲常古至今之多剗兮匪意計
之能商然黃霸不逐夫聲丞兮果廉吏而何妨嘉丁掾
之好士兮兩目盲以猶芳惟詩人之忠厚兮宋荊以
承筐藝眉種鬚羗紛紛而善謔兮感崔李之互涼右軍
癩書以荅許掾兮意夫子之善伴李浙東不下戶十萬
兮不籍盲者何可谷量乃瓠壺係犬而效瘦兮人僉曰
杜當陽劉之遴之博綜文史兮手屈曲而莫印日問事
以不休兮賈長頭之蜩蟻是皆握靈蛇以抱夜光兮楊
不救夫披猖誤曼膚而垂腴兮傳桀紂之輝光伊齒且

知新錄

卷二十八

書

以聲鍾兮何盜跖之珪璋乃若不良於行兮廢孟繫之
踟躕尼山之未禱兮伯尼生而足痛誰振肩而跳謠兮
詫兒童之怪迂跣弗視以用傷兮感說命之陳謨元魯
山墮車而喪肱兮非賢守幾遇之以泥塗疇鑿龍而折
臂三公兮哭六州之巷衢千秋一玄晏先生兮乃右足
之偏通徙倚而質長安君兮老觸龍何言婉而手習平
公之曳一足兮侍唐子而莫扶禹山行之顛趾兮學步
者效而爲巫雖隨踵嫌其人薄兮幾無足而爲物之需
王微以禿鶯燕石自倫兮荅江湛以崎嶇戀良醖之
升兮跛罷官而輟黼貌異而足病者叟生兮來方相之

柳榆孟參軍之不住拜起兮召東堂而會詠雲龍門詔
角巾而白輿兮謝處士蹟而難趨飲酖救父之廢足兮
何蒼天之巧輪鄧隱峰推車而不退兮踞祖脚以遭瘠
或掩門而遇睦州兮雲門損足而心愉笑興化之棄木
拐兮大悲千手而已一足踟誰卻克之登堂兮蕭同叔
子以爲圖槃跚行汲之夔夔兮美人粲而旋詠覺慧仁
而蹠跂義兮判同德而偏枯唯留贊之恥淪里巷兮割
厥筋而伸軀覺曳上殿帝方親見乎考亭兮議者責之
稽延道途是皆子子爲齒冷兮踰踰而罹是覺也僕不
幸而同躋兮鮑莊之哲無蔡之哲也一朝朝而遇

知新錄

卷二十八

錢

今蘇氏所靳錫斯鼈也腴肉寂其不仁兮老冉冉而將
耄也齊謂之基兮楚言曰蹶衛言曰輒也其在絲爲歸
妹之初兮跛能履而有閭也抑妬之次且困之株木兮
履在三而行掣也心焉念之不可輟也梅公之兩府久
不夢兮鬼何館乎吾步非桑君之杜絕門賓兮豈稱殘
以自瘡四世清德之楊公兮誰脚攀而齒暮蹠足之吏
在上位兮吾生平惟仲士之言是懼王茂弘乃欲以
爵加人兮李廌在侍中之墓富鄭公之判揚州兮云與
魏公之有怒李絳之不行舊儀兮出東都而聊寓五年
足臥而拂冠塵兮避劉班之素惡僕皆不共此行蘇公

胡錯然而履措東寺之蹠浮屠兮豈釋師大馬之有時
黑牛白犢而吉祥兮尼父或告我以私王先生視棄足
猶委土兮其弟子與夫子中分魯國而馳目處義而足
步目兮何辭夫單子之規乃處身若栗株之拘兮執臂
若槁木之枝盧照鄰之四傑而五悲兮惟具茨山以自
怡蹇人不可上天兮看莫敖之高麾突禿長左是期思
之鄙人兮愧孫敖而漫咨李藥師足廢就第兮吐渾寇
而莫支鮑姑蹶行而碎甕兮無崔煒誰脫衣而代貲豈
役不受功而粟三鍾兮福亦莫盛乎支離乃賈生之病
腫而蹠整兮又類之以絳廉進關羊而遣男行兮云

知新錄

卷二十八

錢

說損足而行歆後將軍脚脛之加疾兮慮先零之羌師
明楊慎之謫滇行兮賦一足之虞夔欲踏壁之五尋兮
羊侃笑而我欺甘延壽超亭而踰垣兮台未能以治吾
基題章惇蘇軾之來游兮嘗作賊之長崎虞翻遜其善
步兮行三百里而自鳴吹華山我裁其不可下兮甘痛
哭而霑頤救楚丘以投石超距兮長跪再拜而同辭嵩
高之七十二回兮嘆劉香山之長痿愧伯昏無人之背
逡巡兮足二分之一外垂羗皆不足嫌吾心兮儼豔夫顯
德之太師以捷足而膺節度兮固時世之所宜庚玉臺
既脚短三寸兮擬遽條之與戚施道不徑而舟不游兮

悵臨淵之已遲姚元之之借喻化理兮要腹心以爲期
井陘之馬不蹙於險而蹙於夷兮善哉馮長樂之論治
然則柳生肘而雞鳴臂兮吾何恨夫委蛇系曰成毀共
幅接苗也四獲且也六兮象齒爲戮白額亢鼻知之巫
祝兮視彼全人而脰肩肩臣之祿兮無懷僥倖履書惟
肅兮惡乎相忘惡乎失道杖有恧兮有足無足一足多
足夔蛇風目兮凡亾不亾楚存不存渠街食肉兮仰唇
俯足世固多福兮爲全曠兮爲半簞兮與其書應能讀
兮

吳大史天石先生跋曰王先生號蘆人天全其擬略也

知新錄

卷二十八

贊

先生奇探二酉學富五車偶因病足遂爾杜門海歲於
茲忘其寒暑石菴就而問焉爰出其半士一賦以當抵
掌快讀數過將古來聖賢豪傑名公巨卿高人逸士盡
收入奚囊尺幅中咄咄怪事現大奇觀王先生洵異人
真天下士也余以病筆枯腸無能揚挖風雅聊跋數行
并系以贊用志嚮往之私云贊曰扶輿正氣克全惟士
巖巖泰山千古常峙斯道之行賴有哲人文章節義駕
風鞭霆先知先覺守貞抱璞尊足者存知止不辱稽彼
晦翁中道從容覽臬上殿進講彌恭乘雲遊仙莊生寓
言凡杖之錫受命於天學貫東魯與造物伍芝玉盈前

夔龍接武絳幄高舉啓後承先解脫形表是曰天全

前身後身

蔡伯喈是張衡後身

開元中房琯爲盧氏宰道士邢和璞來琯敬禮之暇日
同出城因至夏谷村一廢寺松竹森映和璞坐於下以
杖叩地使人掘之數尺得一瓶瓶中皆叟師德與永公
書笑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灑然悟其爲僧時乃永公
後身也因語琯終身事無不驗出明皇雜錄

堂志云劔南節度使韋臯旣生一月其家召羣僧會食
有一胡僧貌甚陋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

知新錄

卷二十八

贊

其壽胡僧忽然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
衆皆異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也吾往歲
在劔門與此子有善今聞降於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
氏因以武侯字之後韋自少金吾節制劔南軍在蜀門
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

北夢劉三復者以文章見知於李德裕在浙西遣詣門
求試及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馬
常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礮礮之
地爲緩轡有石必去之其家不置門限慮傷馬蹄也其
子鄴敕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朱崖靈樞歸葬洛

中報先恩也士大夫美之

逸史袁滋微時居汝州青溪山因賣藥得見異人曰此人大似西華坐禪和尚屈指公來四十七年矣問滋以年適四十七

梅溪文集王十朋將誕日祖夢其族叔之師嚴伯威至家遂生後有僧見十朋云此嚴伯威後身也叢說云十朋石橋絕句云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裏還同夢裏時僧教拔名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石橋乃天台五百尊羅漢洞口也

坦齋筆衡云趙鼎初生其母夢金紫偉人入其室前有

知新錄

卷二十八

年

贊引者喝曰贊皇公至夫人驚悟彷彿若有所見未幾而鼎生焉其後仕宦功名多與德裕合德裕自東都分司貶潮陽而鼎亦自四明以散官安置於潮陽德裕明年貶珠崖而卒鼎亦卒於珠崖其壽皆同

宋高僧傳釋知玄一夕有一珠自左足下流出苦楚萬端諦視其珠中明明有龜錯二字乃知玄是袁盎後身也

宋高僧傳處州釋知威姓蔣氏天與多能富有辭藻時傳是徐陵後身

家傳范祖禹母夢一丈夫被金甲至寢曰吾故漢將鄧

禹也祖禹是日生公遂以名初字夢得溫公以傳稱鄧禹篤行淳備改字淳甫

黃山谷前身是一女子曾夢一女子云某日誦法華而志願為男子得大智慧為一時名人今學士是某前身學士近所患腋氣緣某葬棺朽為蟻穴身兩腋之下故有此苦今墓在後山啓之去蟻腋氣可除覺訪得改去而病愈

玉壺清話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刺來謁自稱前永嘉守脩髯秀采骨神清竦所披衣巾輕若煙霧曰欲托君為父子頃寄浙西飛來峰翻譯金剛經有

知新錄

卷二十八

年

未合佛旨處願生君家刊正慎勿以童羶嗽我七歲放我出家為僧以畢前經夢訖鎬生貌類夢中者父愛之少字康樂成童聰明堅求出家其父不允以童迫之及冠強為娶妻後嗣主愛其博雅累用之而柔懦寡斷唯好釋氏初從軍平建州唯務全活人號邊羅漢及治湘潭人號邊菩薩及帥潭政出多門絕無威斷楚人失望人號邊和尚

北夢尚書鄭愚因醉眠左右見一白猪

劉沆曾祖景洪事揚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肝者稱太守賜景洪附湖南偽許之復以歸行密遂不仕初景洪

曰我不從彭亨因活萬餘人後必隆因名所居山曰復
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沈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沈後
沈赴舉有老人云公是羅浮山玉源真君

貴耳集王介甫在鍾山有一長老曰先輩必做宰相但
不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介甫云一第未就奚暇問
作宰相併壞祖宗格法僧戲言也老僧云曾坐禪入定
見秦王入寺來知先輩秦王後身也

歐陽公歿慶元間有右司郎中糜師旦者遊平山宛如
昔所經過獨嘆息壁間之字畫堂前之楊柳非復往日
至京口移柳數十本屬楊帥爲補植且寄詩曰壁上龍

蛇飛去久堂前楊柳補來新

卷二十八

蛇飛去久堂前楊柳補來新一生企慕歐陽子重到平
山省後身蓋歐陽公爲師旦前身也

清老語東坡是五祖戒和尚又何遽偶誦祭蘇公文至
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

也之句冰華居士笑曰此老夫所爲因請降鄒陽事曰
元祐初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文軸甚多偶取一軸云在

宋爲蘇軾逆數至十三世西漢時爲鄒陽始皇時爲太
師周爲柱下史老聃也

來托宿戒和尚失一目東坡謫英州與僧書戒和尚又

鑿落也

潘佑自言其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

夫人爲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誤傷白龍爲上帝所

罰也因吟詩曰朝游滄海東暮歸何太速只因騎折玉

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果以其歲罪死

見南唐相山記

寓簡侯鯖錄云張安道自禁林謫守滁州暇日遊琅玕

精舍恍然省記前生曾作寺僧手寫楞伽經四卷使人

登佛屋梁間獲經函發視筆畫手跡宛然悲喜太息夙

障冰解蓋琅玕山僧後身也遂託東坡書此經入金山

寺印施

文天祥其母將誕夢有龍降其家公遂生其所居之傍

有潭成巨浸自公之生潭水日淺及長讀書於山中往

卷二十八

來中途有客店一夕店主夢龍蛻爪於門外石上追曉

開戶見公脫履於石少憩而去又公好與客奕水中客

不能勝公鎮日怡然自若及公卒潭水復深

齊東野語建寧浦城有道人於山間結菴煉丹將成忽

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即還勿輕動

我屋子後數日忽有叩門者曰我知汝師已爲冥司所

錄留之徒臭腐耳童子不悟爲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旋

歸繞菴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不絕聲適有老僧

聞之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却是誰其帶乃絕時真

母方娠忽見道者入室遂產德秀

棠按秦王剛復自用後世爲王介甫性之所秉雖歷劫不變也獨是山谷乃女子後身女子之棺爲蟻穿腋故山谷患腋氣然則屢世墳墓皆得相關乎且墳墓之說據堪輿家只言遺害於子孫不言遺害於轉世得此說又可補青烏之所不及至於東坡前世相傳更爲不經前十三世在漢爲鄒陽始皇時爲太師周時爲老聃前身爲五祖戒和尚棠只就老子五祖並東坡本身言之可云三教總持矣獨是老子與五祖皆得道賢聖亦不應墜落若是老氏之謂守其玄化釋家之謂不墮輪迴

知新錄

卷二十八

靈

若如東坡則盡失本來面目也且隨生隨滅萬苦常新此不易之理若只此諸人輪流轉世則偌大乾坤皆是冤家債主世界亦小視天地矣至於袁盎鼂錯報應事極多亦不應累劫不已皆因人以報應二字橫踞於胸故逐處疑生邪祟播弄知玄之珠有袁盎二字卽知玄之心有報應二字也邪從意起不自外來傳會前生不必不信亦不必盡信也

白犬前世是人身

康定中侍禁李貴爲西邊賽主妻爲賊掠去家中白犬頗馴妻祝曰我聞犬之白乃前世爲人耳爾能送我歸

乎大聽命云云此說他書不經見因記於此

猪蹄子

康熙四十六年山東新邑邑東唐山店民家有猪生子人面眉目口鼻悉具惟兩耳及身則豕也擊殺之又轅固莊猪生四子其一則人面人身手足亦如人惟爪似豕而兩耳則居然豕也其一人身手足亦如人而無首兩耳生肩上一怪而擊殺之此上猪生人也予康熙四十年在邗家躋姪自盱眙至云見一一人身獨手仍猪蹄能知三世事予作猪蹄子記其事詩曰地獄畫變相道生我所疑胥世三世說亦爲知者唾吾姪自北來云見

知新錄

卷二十八

靈

一男兒在盱眙城摩頂放踵外惟手見離奇黑皮雜翎毛隆胷踣如猪蹄自言生前事作豕披黑衣寢食無復苦生死兩大悲死是聞鼓刀生是與殺離如此已屢世方去黑衣披解衣衣連肉如膠與漆爲可憐人默關至痛魂不歸因此脫未盡猪脚常相隨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八終

孫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九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北平王 源或庵

洪源洪雲行雨平

京口李天垣約齋

新安程 檀梧亭 參校

天廁天屎

淮南王安好仙雞犬皆得上天又傳淮南王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黃守天廁三年總皆不經之談二十八宿舊傳有歌其參星歌云總有七星紫相侵兩肩

知新錄

卷二十九

一

廁事實

左傳晉景公如廁陷而卒

莊子云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僇焉注云僇屏廁也石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

取親中幫廁脣身自澣洒不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徐廣注脣築垣短坂也或謂脣爲豆廁豆寫除穢污之穴也呂靜曰械箭發器也械虎子也箭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脣中受糞函者也

抱朴子曰河東碩曼卿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問其故曰在山中仙人乘龍迎我上天先過紫府金床玉几真貴處也仙人以流霞一杯飲我輒不饑渴忽然思家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廁三年吾何人哉廁一曰溷說文曰廁清也桓譚新論有人夜有惡夢

知新錄

卷二十九

二

起清中說之是也呂覽作溷杯又云古之受大小溷者皆以虎子稱之今則以虎子爲溺器也又曰溷軒雜五行書云廁神後帝也異苑云陶侃廁上見朱衣平上憤自稱後帝說侃富貴又有公字當穢所宋沈慶之當夢引鹵薄入廁占夢者曰鹵薄固是富貴廁中所謂後帝也見本傳

管寧經海遇風寧思惟無愆念嘗如廁不冠即便悔首風尋止

溺曰房中弱水見于道書溺器曰夜溺見于唐人文集出清異錄

又續幽怪錄廁神名郭登

廁帛

五雜組云明大內供御溷廁所用乃川中野蠶所吐成繭織以爲帛大僅如紙歲貢爲例御用則便棄擲孝廟時一宮人取已用者泔濯縫紉爲簾帷之屬一日上見問之具以對上曰如此殊可惜卽勅以紙代之停所進貢踰年川中奏詔書到後野蠶比年不復吐繭村民有衣食於是者流離失所乃令進貢如初翌歲蠶復生矣固知惟正之供不偶然也

坐

知新錄

卷二十九

三

古人席地而坐無所謂椅也屈膝向前以股着足脛上謂之坐非如今人以股着倚橈也管寧坐一榻數十年榻當膝處皆穿若如今人坐則云榻當臂處皆穿也榻當膝則知膝向地矣范曄傳秦王跪而請曰項紀項王按劍而踞者兩膝着地立身也夫范曄與樊噲皆臣子豈有秦王與項王反跪之理蓋坐時作色而起耳因想古人夷俟箕踞皆爲無禮其束縛之苦遠過於今念及幼安不能不爲傾倒也漢文翁爲孔子坐像亦以膝向地考亭有跪坐拜說已詳載於先師不宜立像中茲不另贅又梁書云侯景既篡位床上常設胡床着韉

垂脚坐按此則知前未垂脚而坐也可知今日垂脚之坐起於侯景

拜

周禮大祝辨九拜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鄭玄注稽首頭至地頓首頭叩地空首頭至手所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又吉拜拜而稽顙凶拜稽顙奇拜屈膝今雅褒拜褒讀爲報奇拜奇是也肅拜肅是也今人稽顙稽首槩施之喪服不知古人吉禮亦用稽顙如吉拜注是也至極稽首頓首表文亦用可以用之天子而不能用之同人是

知新錄

卷二十九

四

何愚之甚也至於四拜之禮定於大明會典卷之於古亦所罕見在父母亦不過稽首頓首而已若有賓客或用之百拜百拜者如飲酒終日百拜不醉之說非謂百拜必屬之父母也至於八拜九屬可笑九頓乃申包胥乞師事亦不宜用

四拜

四拜之禮昔不常見唐李涪刊誤曰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尚不可加今代謁姑章拜必四詳其所自初則再拜次則跪獻衣服承其筐篚則跪而受之當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耳查戰國蘇秦之嫂四拜

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因謝罪加拜非禮之常黃庭經
十讀四拜朝太上亦是加拜也然四拜自唐已然大明
會典見父母行四拜禮餘則否

高揖

三國志注云布之破也陳群父子時亦在布之軍見太
祖皆拜袁渙獨高揖不爲禮魏武甚嚴憚之高揖者以
手高拱而已周禮八拜有振動一條卽此是也

抱頸

魏文與陳思王爭爲太子旣而文帝得立抱辛毗頸而
喜曰辛君知我喜否魏明帝召齊晉王而示宣王別

抱頸

卷二十九

五

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請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
抱宣王頸按晉時以抱頸爲親愛如近世北邊以抱足
爲尊敬同一非常之禮也

折枝

正韻牋云孟子爲長者折枝或曰磬折也誤作樹枝之
枝陸澄曰枝呖古通用折枝猶折腰也按折腰本註疏
非陸氏創解

問訊

新安女僧見客至合掌拜曰問訊此二字見於世說庾
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今則僅見用於女僧也

粥飯

藝文類聚神農時民始食穀加於燒石之上而食周書
曰黃帝始蒸穀爲飯烹穀爲粥也烹穀二字新

麵飯

肅宗爲太子時嘗侍明皇膳尚食置熟俎有半臂膾上
顧使太子割餘沔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
舉餅啖之上乃悅曰福當如此愛惜觀此事可知唐時
進膳用麵與飯與今北人同也攷明皇初如此惜福後
乃命宦者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饈數千盤一
盤費中人十家之產末年失國奔走食糲飯而難與麥

麵飯

卷二十九

六

豆猶未得飽與皇孫等相視而泣棠謂明皇若能常如
教肅宗惜福之時亦何必遽至於是肅宗啖餅一事澄
爲可嘉若今世富貴子弟任父兄不憚彼必將餅棄之
唐祚失而復延雖不在此然此一事亦可云改過遷善
矣

占米

俗有占米之稱其米出自占城國宋大中祥符間遣使
至占城國取種三萬斛傳入中國自是始有占稻湧幢
小品云

一條米

滋味

滋味二字管子有茲腍之病句味字作腍字亦通

點心

點心二字見唐史鄭修之夫人顧其弟曰我及未餐爾
且可點心此二字唐時已然

餅

知新錄

奎干丸

七

續漢書曰靈帝好胡餅後趙石勒諱胡字改爲麻餅又漢書百官表有湯官主餅餌後代因有湯餅之名晉何曾好食蒸餅所食非作十字折則不下箸所云靈帝好胡餅旣曰胡餅則必有漢餅也總而論之餅不同有四一曰餅今之厚餅是也二曰胡餅今之麻餅是也三曰蒸餅何曾所食卽今之油餅是也四曰湯餅今之薄餅是也晉以來有不托之名不托亦餅之屬今訛爲飴飴矣

不落英

四月八日用白麵調蔬品攤桐葉上合葉蒸食名不落

英大明會典四月八日以此賜百官又以米蒸作飯用不落葉包蒸之胡人爲供佛之食與烏飯同謂之不落角兒

饅頭

食物紀原云武侯南征將渡瀘水土俗殺人首祭神亮以羊豕代取麴書人頭祭之饅頭始此南唐有子母饅頭燕翼貽謀錄宋仁宗誕日賜羣臣包子卽饅頭別名也今徽俗誕辰必用饅頭餽客可知此俗帝王家已然不獨徽郡也盧邁祭法春祀用饅頭餽餅餹餅牢九束哲賦饅頭與薄持分爲三荀氏四時列饌傳夏祀以薄

中新錄

卷二十九

八

夜代饅頭薄夜薄持皆餅名也又徽俗謂饅頭曰壽桃
正字通云麵食之長曰繭斜曰桃施於生辰故曰壽桃
此物賤而易得昔宋王丞相沂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
往辭公相留云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
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事出莊敏遺事束皙云終歲
飽食惟牢九乎注云饅頭之類按牢九當是牢丸之誤
又唐人謂麵曰饅頭韋巨源食帳中有輕高麵注云籠
蒸也又大內有玉尖麵清異錄云出尖饅頭也事已詳
載饌饌內

麻蕪

古人名稷曰粢粢在器曰盛故曰粢盛今俗以糗米屑爲餅曰粢釋名粢慈輒也通作粢方名讀若慈今世之麻慈卽古之所謂粢也

苦蕒餽餽

餽餽以麵爲之中有餽黃朝瑛曰資暇集論餽餽云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物因名畢羅後人又加食旁也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蕒餽餽朝士莫不哂其矯然嗜好在入劍南病酒詩云一杯苦蕒壺價直娑婆界

馬蹄鼈清水鰻鱖

知新錄

卷二十九

先

此二物新安最佳洪武時各處土產應供注徽州連茶馬蹄鼈清水鰻鱖帝持灑翰蠲免曰使朱升鄉里世世沾皇恩也按朱升當洪武元年聖旨與朱升有云眷我同宗之老實爲耆哲之英又御灑樓額四字曰梅花初月

獨鼈

莊子冬則獨鼈于江周禮以時簞魚鼈鼈屬簞昌約切以杈刺泥中取魚也

河豚

水之醜淡相交處產河豚博雅云鰐鰔純也背青腹白

觸物卽怒其肝殺人正今之河豚也豚當爲純梅堯臣於范仲淹席間賦河純有楊花荻芽之語註河純食柳絮而肥南人合荻芽爲餽噉之

種羊

元至正間桐江釣叟姚桐壽字樂年所著樂郊私語云楚石大師爲沙門尊宿嘗從駕上都有漠北懷古諸作余嘗讀其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之句疑以爲羊可種乎因以問師師曰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着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未日爲吹笳呪語有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

知新錄

卷二十九

中

羊數隻此蓋四生胎外之化也亦不足怪特非中國所有致生疑耳後讀浦江吳立夫西域種羊皮書稱歌云波斯牧羊俱雜虜當道剝刀羊可食土城留種羊脰骨四圍築垣間杵聲羊子還從脰骨生青草叢抽膾未斷馬蹄踏鐵繞垣行羊子跳跟却在草鼠王如拳不同老飢肉筵開塞饌肥裁皮褥作書林寶南州俠客遇西人昔得手褥今無倫君不見冰蠶之錦欲盈尺康洽年來貧不貧此又去以脰骨種之與琦師目見之者不同也蓋波斯國別有種法如吳詩所聞耳棠謂繭成絲隨在有之何以獨不信也

鹿尾

鹿尾京師極貴價值白金五六兩不等他處全鹿不能敵京師一鹿之尾也夫子亭雜錄云余向引陳子昂賦耶律楚材詩證之考酉陽雜俎所記乃不始於唐魏使崔劼李壽在中丞劉孝儀坐孝儀曰鄴中鹿尾酒餽之最劼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唇呂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乃闕載籍按益州有鹿殘但未是尾耳王伯厚漢制考引周禮麋鹿魚爲菹註云今益州有鹿殘殘於僞反疏云益州大將鹿肉畜之殘爛謂之鹿殘也

呼相如爲螭

知新錄

卷二十九

士

王吉夢一螭螭在都亭作人語云明月當舍於此吉異之明日使人候於都亭司馬相如適至吉曰此子當文章橫行天下人因呼螭螭爲相如其妻卓文君一生不食螭螭子考晉書蔡謨初渡江見螭螭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烹食既食吐下方知非蟹謝向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誤劉孝標註大戴禮勸學篇云螯八足非蛇壇之穴無所寄托者用心躁也查蟹六跪二螯則知螭螭似蟹而小不可食卓文君一生不食螭螭謂一生不食蟹也蓋蜀人誤以蟹爲螭螭耳

饌饌

韋巨源尚書家有食帳數百種中有金銀夾花平截卽

今別蟹爲卷蒸也輕高麵卽今之籠蒸饅頭也見風消卽今之油餅也冷蟾兒羹卽今之冷蛤蜊也鳳凰胎卽今之魚白也卯羹卽今之兔也湯浴繡丸卽今之有餡雞子也謝諷有食經清異錄略抄五十三種中有白消熊夫熊何以謂之消也按趙宗儒在翰林間中使言今日早饌玉尖麵用消熊棧鹿上甚嗜之問其形則人間出尖饅頭也又問消之說曰熊之極肥者曰消鹿以倍料精養曰棧據此始知白消熊命名之意鄒平公食憲章有五汁種公卽段文昌也段有老婢名膳祖尤精饌

知新錄

卷二十九

士

事指授諸女僕閱百婢獨九人可嗣法故世稱段公九婢清異錄又云醬爲八珍主人醋爲食總反是爲惡醬爲廚司大耗惡醋爲小耗孟蜀尚食堂食典有一百卷又傳建康七妙金陵士大夫淵藪家家事鼎鑪有七妙釐可照面餛飩湯可注硯餅可映字飯可打擦擦臺麵可穿結帶餅可作勸盞寒具嚼者驚十里人又仇士良家脯名赤明香輕薄甘香殷紅浮脆後世莫及

服修

服修記注脯加薑桂也王饗諸侯先設服修於筵然後設餘饌故曰大享尚服修今江北宴客客未入席先具

脯及他味於筵客入席然後進他般亦即此遺意也

鐵雞

鐵音線正字通云今俗雄雞去勢謂之鐵與宦牛閹豬
屬馬義同郭師孔誤書鐵作線說見審齋瑣綴錄

水族加恩簿

水族加恩簿晉陵毛勝公敵所作也宋陶穀載之清異
錄中今略記數則有非陳言爛說之可及也

江瑤柱名之曰江殊咨爾獨步王江殊鼎鼎仙姿瓊瑤
紺體天賦巨美時稱絕佳追號玉桂仙君

車螯號白中隱咨爾白中隱負乃厚德韜其雅姿可念

知新錄

卷二十九

草

珍大元帥

蚶菜號淡然子咨爾淡然子體雖詭異用實芳鮮可天
味大將軍

蝦魁號季遐咨爾季遐純潔內含爽妙外濟可清綃內

相頡美郡王

蟻名曰南寵南寵截然居海天外巨材宜授黃城監遠

珍侯

蟾蚌名曰甲藏內素稱蟻副衆許蟹師宜授夾國公

蟹曰解蘊中咨爾解蘊中足材腴妙螯德充盈宜授曹

丘常侍

彭越曰解微子解微子形質肖祖風味專門咀嚼謾陳
當置下列

蛤蜊曰仲今合州刺史仲屬重負雙宅閉藏不發粉身
功大償之實難宜授紫暉將軍甘鬆左右丞

鱸名紅文生盧清臣惟爾清臣銷醒引興鱗鱖之鄉宜

授橙蓋錄事守招賢使者

鰯名時充今珍曹必用郎中時充鰯材本美妙位無高
可持節雅州諸軍事

鯖名曰圭夫子惟爾白圭夫子貌則清臞材極美俊宜
授旨鯁卿

知新錄

卷二十九

土

蟹名甲折翁甲折翁挾彈於中巧也負擔於外禮也介
胄自防不問寒暑習也步武儒緩不踰規繩仁也宜授
金丸丞相九肋君

螺螄名曰青蛙名申潔田青微藏淺味無所取材世或

亨謂以爲怪品申潔蒼皮癢疹炫股跳梁青授具禮郎

申授濟饒都護

鰓名錦袍錦袍骨疎肉紫體具文章授蘇腸御史

鯉名李本李本三十六鱗大烹允尚宜授世美公

鮑名鮮於美鮮於美斫鱸清妙見稱杜陵宜授輕薄使

銀絲省饗德郎

鰕魚名縮項仙人鬼腹星鱗道京襄漢授棧頭御史

鱖名食寵侯

鱖名單長補曲直靡常鮮能具美授泥蟠椽

河魴名黃薦可黃薦可澤嫩可貴然失于經治敗傷厥毒故世以醇疵隱士爲爾之目授三德尉兼春榮小供

奉

蛤蜊

王融自恃門地沈昭略曰是何年少融曰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曰那知此事且食蛤蜊皮日休詩云何事晚來還欲飲隔牆聞賣蛤蜊聲賀知章答朝士詩飯饌

知新錄

卷之十

五

銀盆盛蛤蜊或云蛤蜊候風雨能以殼爲翅飛杜陽編云文宗好食蛤蜊一日左右以方盤供進中擘不破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端秀體質悉備螺髻嬰珞足履茵莛謂之菩薩上遂置之於金粟檀香合以玉線覆之賜與善寺令致敬至會昌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

魚脰

江隣幾雜志云丁正臣齋玉腴來館中沈休文云福州人謂之佩羹卽今之魚脰是也

石鴨

游宦紀聞云德興有毛山環三州界廣袤數百里每歲

間山旁人夜持火炬入溪溪或山洞間捕大蝦蟆名曰

石撞又通志云有一種生山谷中黑色白紅名石鱗魚

並可食棠按二物皆以石名此卽吾郡黃山之石鴨也

蟹斷

陸龜蒙云蟹志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之蚤夜嘈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

珠玉羹

李德裕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襍珠玉寶具雜黃

知新錄

卷之十

六

硃砂煎汁過三沸卽棄其滓棠謂李德裕之侈汰固是取禍之端但珠玉羹今絕不聞有服之者豈形容過甚耶

五淨肉

耳不見不聞不疑自死鳥殘此謂之五淨肉佛初令比丘食以爲皆我神力化生本無命根棠謂真禪悅斷不食此又云此肉皆佛神力化生本無命根此則謬矣鳥殘自死謂之化生有是理乎子性不佞佛然亦不肯使無知禪和借口饕餮也

五葷

風土記云元日食五辛煉形注曰辛菜所以助發五臟五辛卽大蒜小蒜韭菜薑胡荽是也俗五葷則指葱蒜韭薤胡荽爾雅翼西方大蒜小蒜興渠慈葱荅葱爲五葷道家五葷謂韭蒜芸薑胡荽薤也梵網經云五辛者一葱二薤三韭四蒜五興渠釋慧日云五辛此土有四闕興渠回至於闕國見興渠薤如薤菁根白臭如蒜彼國人種之取根食也

焚枯

趙咨噉雙枯魚三年不盡過于儉也而百一詩云田家何所有酌醴焚枯魚又任表云折芟焚枯此焉自足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七

禁豕豕

正德末年曾有旨禁約人民不許豕豕及易賣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以俗呼豕爲豬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遠近流傳旬日之間盡行殺賣小豬埋棄一時駭異此與唐姓李禁鯉魚同一異事

撒胡荽

胡荽俗呼爲原荽又作芫荽博物志張騫使西域所得又作葳蕤卽荽也說文云薑屬可以香口又借用綴儀禮卽夕茵著用茶實綴澤註云茶茅秀綴廉薑澤澤蘭皆取其香且御濕也潘岳閒居賦云蓼荽芬芳觀諸宇

書知原荽芫荽葳蕤廉薑皆胡荽一物也今俗謂胡荽爲五辛之一不知五辛是葱薤韭蒜興渠與渠出於闕國其臭如蒜非胡荽也舊傳種胡荽者作諧語則茂宋時諸館職公事畢則云請撒胡荽一巡新城王尚書詩云古木修篁滿四鄰秋光寂寂照簾茵晚涼共坐池塘雨聽撒胡荽又一巡

蒿苳

五代時有僧某藝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黃龍食所藝蒿苳且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蒿苳食之僧飽食甚恭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七

夢告之且曰他日得志願爲老僧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後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爲道者院老杜有種蒿苳詩以蒿苳比君子

馬耳菜

示兒編云東坡雪夜詩試掃北臺看馬耳不隨埋沒有雙尖次公曰馬耳山名殊不知王晉之與霍辯雪夜對談曰看北臺馬耳菜何如左右曰有兩尖在坡正用此事趙未見而妄爲是說耳

山藥

劔南詩云秋夜漸長饑作祟一杯山藥進瓊糜

豇豆

豇音響今俗謬呼爲安豆唐六典有豇豆俗作豌豆要知豇豆卽豌豆也維揚冬月以安豆苗入饌極香美夏至日以豆作飴相餽贈故舊註謂之豆飴也豇音響非音安今不詳出處直謂之安可笑也正字通云豇豆卽豆別名唐史有畢豆崔實月令作𣎵吳瑞本草以蠶豆爲豌豆非是蠶豆卽與豌豆同名大小形性各別非一物也

削瓜

西瓜昔人云自宋洪皓始携歸中國然則禮爲天子削

知新錄

卷二十九

大

瓜者當是何瓜耶禮爲天子削瓜者爵之巾以絺副也也四
標以爲國君者華之巾以裕華中爲大夫累之累祿也亦中裂
不用士寔之謂不中裂但橫庶人齒之不橫斷去竟而已

笑矣乎

菌中有一種食之令人得乾笑疾士人呼爲笑矣乎李太白集中亦有笑矣乎一篇

乳腐

穆贊兄弟四人皆和粹世以酪酥醃乳目之贊爲酪質爲酥員爲醃酬賞爲乳腐見本傳謝諷食經略抄五十三種中有加乳腐

鹽豉

豉釋名嗜也調五味可嗜也廣雅曰苦李作豉後漢書曰羊續爲南陽太守鹽豉其器三輔決錄南陽舊語曰前除太守范仲公鹽豉蒜菜共一筒史記貨殖傳曰麴鹽豉千合蓋四物也今京俗謂豉曰鹽豉或因此云然晉世已有此名世說武子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蓋以未下調和爲未下鹽豉耳陸放翁詩云項里揚梅鹽可徹湖湘蓴菜豉偏宜自注云蓴菜最宜鹽豉所謂未下鹽豉者言下鹽豉則非羊酪可敵蓋甚言蓴羹之美耳

知新錄

卷二十九

手

蓴卽梅

梅桂杏菊芍藥等古人取以調食夏小正云五月煮梅爲豆實周禮籩人八簋乾蓴與焉蓴卽梅也生於蜀者謂之蓴又古人以蓴桂和五味莊子曰桂可食故伐之菊則爲夕餐芍藥亦以調味香之一字皆不言及徒以口腹累及花木冤哉

白果

鴨脚子一名銀杏俗謂之白果葉似鴨掌故初名鴨脚朱初入貢改名曰銀杏也形似小杏核色白梅堯臣詩鴨脚類綠李其名因葉高又詠李侯家鴨脚詩鴨脚生

江南自注云京師無鴨脚李駙馬自江南移植又名平仲左思吳都賦楮櫟平仲劉成註曰平仲之木實如銀陳藏器以爲銀杏一名櫟一名火橐木相如上林賦櫟櫪註引郭璞曰櫟平仲木也

棗 梨

清異錄云百益一損者棗一益百損者梨醫家目棗爲百益紅目梨爲百損黃

消梨

南齊記宋廢帝太始年既失彭城江南始盛傳種消梨先無此樹百姓爭欲種植識者曰當有姓蕭而來者後

知新錄 卷二十九

生

齊受禪舊說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入口卽消是以謂之消梨也

盧橘

魏王花木記蜀土有金橘亦橙類似橘而非橘冬夏花實相繼通歲食之名給客橙亦名盧橘相如賦盧橘夏熟卽金橘也非盧木所生盧字註所引不確東坡以盧橘爲枇杷陶九成以廣州之壺橘爲盧橘皆不是

雞頭

雞頭芡實也一曰鷄龐莊子云桔梗也雞龐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龐或作壅司馬云卽雞頭也

荔枝

荔枝自漢時長安已有黃圖上林有荔枝宮以荔枝得名元昇六年破南越自交趾移種百株獨一株稍活詠數十人遂不復時其實歲貢焉郵傳者疲於道路不獨唐明皇時爲然也漢安帝時交趾太守唐羌極陳其弊乃始罷貢案此卽相如賦所謂還答離支者是也離支之實旣至長安而繁夥還答或是夸言也棠按今世閩中荔枝入貢連根郵致京師則所謂繁夥還答非異事矣按唐記有荔枝香曲

頻果

知新錄 卷二十九

生

頻果卽奈也俗云頻婆果今世謂之頻果古人謂之林擒或謂之聯珠果廣記謂之來禽言味甘熟而禽來也本草云此有三種大者爲奈圓者林擒小者味澁爲梓廣記云奈有白赤青三種洞仙傳云福鄉之奈可以除災癘西京雜記云上林苑有白奈紫奈綠奈貞觀時有朱奈亦號爲文林果

諸蔗

甘蔗卽甘拓亦謂之諸蔗又謂之都蔗相如賦云諸蔗巴苴注云甘拓曹子建都蔗詩都蔗雖甘杖之必朽巧言雖美用之必滅

雞蘇

雞蘇本草云龍腦薄荷也東吳林下人夏月以此飲客

茶

茶始於晉六書無茶字而茶之議稅則始於唐德宗時趙贊隨卽罷唐貞元時張濤稅茶遂至今爲害也大小龍鳳茶始於丁謂而成於蔡襄歐陽修曰蔡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蓋浚恨之也宋人造作有二一曰片一曰散片蒸造成片散則既蒸而研合以諸香以入餅所謂大小龍鳳團是也神宗時置茶馬司賣茶入於秦鳳熙河博馬蓋西邊產馬而人多嗜乳酪滯膈利茶性通

知新錄

卷二十九

通

達也在唐時回紇入貢以馬易茶故宋因之置茶馬司元世祖有推茶都轉運司總江淮荆南福廣之稅其茶末茶葉茶明有茶馬御史本朝無專官取稅甚輕棠按茶之立名始見於王裒僮約而盛著於陸羽唐宋因而寢盛末茶研碎製爲餅片臨用則輒之盧仝詩所謂首閱月團范仲淹詩所謂輒畔塵飛者是也元志仍有末茶今世言末茶者少矣

晏子春秋云嬰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韓翃茶經云吳主禮賢方聞置茗晉人愛客纔有分茶開創不始於陸羽也周昭王時老子出函谷

關令尹嘉迎之於家管獻茗後世客至家必獻茶從此始茶名不同曰慣曰諛曰茗曰薜皆茶也抱朴子有嘔薜漱泉丁謂茶錄陸羽茶經言創之始皆非也

蘇廙十六湯

得一湯

嬰湯

百壽湯

火過百息

老嫩三

中湯

脉湯

大壯湯

以石

緩急三

富貴湯

金銀器

秀碧湯

以石

壓一湯

纏口湯

銅錫等

減價湯

用瓦

標器五

法律湯

用炭不

一面湯

炭性浮

宵人湯

炭惡性

賊湯

竹草

等項

魔湯

有柴

知新錄

卷二十九

雷

湯中惟得一湯爲上嬰湯失於嫩百壽湯過於老中湯爲上脉湯過於緩大壯湯過於急富貴湯爲上秀碧湯次之壓一湯又次之纏口湯有銅錫氣減價湯有瓦氣皆爲下法律湯爲上一面湯火性不勻宵人湯賊湯魔湯皆不得其正

陶學士穀謂湯者茶之司命入口最得三昧馮祭酒精於茶政手自料滌然飲客此正如對美人如看法堂名畫豈可着俗漢手

點茶

吾鄉客至必點茶以得所謂點茶者如核桃杏仁棗栗

之類皆是也宋時不用諸物凡烹茶即謂之點茶宋廣川書譜有陸羽點茶圖跋

鹽茶

薛能茶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煮更黃可知唐人煮茶多用薑鹽至東坡和寄茶詩云老婆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雖知其非而習猶在也

茶禮

法種茶樹必下子移植則不復生故俗聘婦必以茶爲禮今謂聘金爲茶禮義本此

沫餽

知新錄

卷二十九

茶經云凡酌茶置諸盃令沫餽均沫餽湯之華也華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餽

茶名

說郛謝氏論茶曰丹丘仙茶出烏程上不止味同露液白况霜華豈可爲酪蒼頭便應代酒從事又曰豫章曰白露曰白芽南劍曰石花曰錢芽東川曰獸目湖常曰紫笋壽州曰黃芽福閩曰生芽曰露芽岳陽曰含膏此外九夥若蟾背蝦目龍舌蟹眼瑟瑟瀝霏霏鼉鼓浪湧泉琉璃眼碧玉池又皆茶之中天然偶字也

茗戰

茶錄曰建人謂鬪茶爲茗戰昔蘇才翁亦嘗與蔡君謨鬪茶也

潑茶

南部新書云杜棕位極人臣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舟過瞿唐爲浪所驚左右呼喚不至渴甚自潑茶吃也

活火煎

李約性嗜茶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者也東坡詩云活水還須活火煎語本此

淡巴菰

知新錄

卷二十九

分甘餘話云韓慕廬宗伯焚嗜烟草及酒康熙戊午與余同典順天武闈酒杯烟筒不離於手余戲問曰二者乃公熊魚之嗜則知知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二者何先慕廬俯首思之良久答曰去酒衆爲一笑後余考姚旅露書烟草產呂宋本名淡巴菰以告慕廬慕廬時掌翰林院事教習庶吉士乃命其門人輩賦淡巴菰歌

索郎酒

續古今注云索郎酒桑落時美蓋索郎即桑落反語也水經注云蒲坂西有姓劉名墮者醞成芳酎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處故酒得其名一云廬山有桑落湖

鶴觴

河東人劉白墮美釀酒京師朝貴遠相餉饋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東坡詩云獨看紅蕖傾白墮張文潛以白墮人名也何以傾爲東坡以惟有杜康爲應棠按桑落酒乃劉墮所爲騎驢酒乃劉白墮所爲除一白字名姓皆同也

婪尾酒

婪食也謂處於坐未得酒遲取食婪之義宋景文守歲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燈前婪尾杯白樂天詩三杯藍尾酒一罍膠牙餠改婪爲藍或云藍潁水其潁二丈取

知新錄

卷二十九

七

以爲酒侯白酒律云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二杯爲藍尾末坐遠酒行遲故連飲以慰之見石林燕語飲婪尾酒與飲屠蘇酒不同婪尾酒先老後少屠蘇酒先少後老

酒惡

侯鯖錄金陵語中酒曰酒惡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盞嗅用鄉人語也

屠蘇

屠蘇所指非一非專爲酒也杜牧詩願憑金腰裏走置錦屠蘇魏畧李勝郡廳事前屠蘇壞則指平屋也又冠有屋者名屠蘇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障諺曰屠蘇障

日覆兩耳會見賜兒做天子見程氏蠡說子詳屠蘇本草名以草爲菴故玉篇云菴也王褒詩繡栢畫屠蘇故後人因以名屋又從屋形因以名帽酒釀於草屋之中因以名酒錦屠蘇當是指帽樂府有挿腰銅七首障日錦屠蘇之句而歲華記則云昔人居草菴之中每歲除夕遺里間藥一帖令以囊盛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酒樽名屠蘇酒合家飲之不病瘟疫自幼飲起至老取少者得歲故先老者少歲故後博雅云孫思邈菴名屠蘇謂屠絕鬼氣蘇省人魂故也

食酒

知新錄

卷二十九

七

飲酒謂之食酒子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然食酒至數石不亂可謂善飲古今所罕有也柳子厚序亦云吾病瘡不能食酒至是醉焉

百末

百末漢時酒也漢書百末旨酒布蘭生註合百草花末之末釀成酒也大書故云末上曰末木杪也今京口有酒曰百花龍城錄云蘭生卽百末旨酒也太宗文皇帝

詩云醺醺勝蘭生翠濤過玉璫玉璫煬帝酒名也

紅友

紅友薄酒也古人酒重白故有玉醴玉液之號見虬峯筆紀

洪醉

南史梁元帝徐妃性嗜酒多洪醉二字甚新今人謂酒量大曰量洪

玉浮梁

清異錄云李太白好飲玉浮梁子不知為何物余得吳婢使釀酒促其成嘗因問其法但浮梁耳試之則浮梁

知新錄

卷二十九

書

酒脂也乃悟太白所飲蓋此耳

若下酒

秦時有程林烏金二家善釀酒吳興箬溪多生箬筍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土人取下箬水釀酒酒極美俗稱為若下酒吳興記云上若下若併出美酒韋昭吳錄云烏程若下張協七命云酒則荆南烏程總皆指上下二箬後人省筆為若耳

酤酒

漢書云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

也論語當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孔子疑而弗食據此則知春秋時已弛酒禁酒酤不在官而在民故民得私釀酒矣

禁酒

曹公禁酒孔融與曹公書云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干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東迎其主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帝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

知新錄

卷二十九

手

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鋪糟歆醕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為戒也

藥王藥上

今世有藥王殿按楞嚴有藥王藥上一菩薩為世良醫

艸木金石名數凡有十萬八千如是悉知苦酢鹹淡甘辛等味因味覺明從是開悟云云今世只知藥王而不知有藥上也

醫說

古者天子有食醫無御醫有醫萬民之醫無醫天子之醫豈至尊如天子而不用醫乎哉不知醫於無病之日勝於將病之時醫於將形之時又勝於已形之後食醫者正防於未然者也是以三代以前多壽者衆此不獨爲天子而然也或者疑之食與醫不相合也合食于醫立名殊異不知病之來有由於食之不得其宜者而因知新錄

卷十九

畢

以致病是食醫何可不急講也夫不以食爲病而以食爲醫則食不能致病而病反可熱化於食攷周禮有醫師爲衆醫之長疾醫者治內證瘍醫者治外證獸醫者治牛馬之病而食醫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春食夏羹秋醬冬飲必調其陰陽而使一身以脩四時之和春木木味酸春發散宜多酸以收之夏火火味苦夏主解緩宜多苦以堅之秋金金味辛秋主斂宜多辛以散之冬爲水水味鹹冬主堅栗宜多鹹以稟之而四時之味必調以滑調以甘滑則竅通甘則養脾素問所謂醋收肺辛散肝鹹養心苦堅腎卽此意也

其所食之牛羊豕犬雁魚謂之天產稌黍稷粱麥菰謂之地產天產養精地產養形而合食又各有其宜此食醫之要領也又曰凡君子之食宜放焉姬公之意不獨謂王也欲使斯民共躋於仁壽之域凡百君子可不於食而致念乎棠於是更爲之推其說以廣其意焉丙戌之冬予得寒疾卧榻三旬得劉叟爲之診治得不卽填溝壑人曰參苓在所不免棠念窮困精其飲食或庶幾須臾勿死竟疾不食參苓又攷周禮疾醫治萬民之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竊謂藥非養人之物養人之物惟五味五穀爲宜昔者陳康亦先我而言之矣曰周

知新錄

卷十九

畢

公先五味五穀而後繼之以五藥治病以藥醫之下也予於是又知未疾之先以食爲醫已疾之後莫不以食爲醫煌煌周禮記載明白非予一人今日之臆說也世之人不於飲食致慎以清其源又不於飲食致意以養其疾動以參苓附桂爲兒戲以自戕其生豈不悲哉作醫說

三折肱九折臂

三折肱知爲良醫謂屢折其臂能參考其方之優劣也後人謂三次曲肱而思慎於下藥此說非也楚辭九章云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知其信然豈亦下藥而用

九次思索乎

官能

黃帝醫書有官能之篇曰明目者可使視色聰耳者可使聽音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針艾理氣血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兼諸方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呪病爪善手毒爲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痺各得其能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無名此黃帝論醫之道而名曰官能然則治天下者亦必論其官之所能者用之實之所不能者不妄用之也

知新錄

卷二十九

毒

此則君子小人皆得其所矣

莊子知醫

人之受病不離於火腎水一耳心肺肝脾胃之火紛然雜出故火之爲害也居多以一腎水不足以敵衆火也莊子外物篇云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淳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慰譬沉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屬不勝火於是乎有償而道盡按此一段總言外務傷生亦可知受病之源在於動火人能靜以攝生不使月不

勝火則自無焚和之失莊子本言道却可通於醫書此用補難經之所不及

礬石散

獻之靜息帖云礬石澁是可疑事見患散輒發癰礬石散寒石散之類晉人酷好而礬石性熱有毒故獻之云澁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礬石熟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礬石滿坐而異苑載魏武與王粲北征亦有山岡不生百草古冢中人在世服礬石一事本草誤刻在礬石部內礬音却礬音煩當有別也今洛水冬

知新錄

卷二十九

毒

月不冰古人謂之溫濟下亦有礬石今取此石置囊中水亦不冰

白字藥

藤元發云一善醫者云取本草白字藥服之多驗

太醫院十三科

大方脉 傷寒 小方脉 婦人科 口齒 咽喉

外科 正骨 痘科 疹科 眼科 鍼灸

又相傳爲大方脉小方脉風科婦人科產科口齒科咽喉科金鏃科傷折科瘡科眼科鍼灸科禁呪科二說不同故並書之

二百味草花膏

夷堅志治赤風眼用羯羊膽一枚入蜂蜜於內蒸之候乾研爲膏點之羊食百草蜂采百花故有二百花草之名張三丰真人方同此

好膏藥

五代史補云王建在許下嘗坐事遭徒但無杖痕及據蜀馬涓爲從事涓好詆訐建怒爲所譏因問曰聞外議以吾會遭徒刑有之乎涓對曰有之建袒背以示涓曰請足下試看有遭杖責而肌肉如是耶涓撫背而嘆曰大奇當時何處得此好膏藥實佐皆失色而涓晏然

知新錄

醫諫

宋熙寧四年呂誨表云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徒憚跼盤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且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卹其如九族之托良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職者知其以身而喻國也建炎初李綱言災異變故譬猶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

邦而無危亂之憂淳祐中吳潛言國家之不能無敵猶

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爲醫師博采衆益以爲醫工使臣輩得以效牛溲馬勃之助施師點一日入對後殿上曰朕前飲冰水過多忽暴下幸卽平復師點曰自古人君當無事時快意所爲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悔者上澹然之金楊雲翼嘗患風痺得稍愈哀宗親問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爲醫諫也元中統中廉希憲久疾在告詔徵揚州

知新錄

卷二十九

醫

名醫王仲明視希憲疾旣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皇太子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君子則治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就沉疴不可藥矣

用藥

舊唐書談賓錄云病之用藥有正相當者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旣純病卽立愈今人不能別脉莫識

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疎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其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棠按此語極中今日醫家之病桐君之術葛氏之書非九折臂亦不能悉也

天成中進士侯寧極藥譜

化米先生神 九日三官吳萊 淡伯厚 含九使者

椒 金山力士自然 白大壽木 綠劍真人蒲 調

睡參軍酸 醒心杖遠 瘡帝何首 無憂扇批

洗瘡丹仁 靜風尾利 不死麵氏 軍兵氏 破瘡

知新錄 卷二十九

霹靂牛 半夏精天南 無聲虎大 脾家瑞氣肉豆

正坐丹砂 德兒杏 永嘉聖藥乾 度厄錢連

六停劑五 延年卷雪皮 飛風道者牙 壽祖

威靈 水狀元紫 冰喉尉荷 既濟公升 苦督郵

黃 嗽神五 曲方氏防 禹孫澤 風稜御史史

子 救肺侯款 抱雪居士香 貴老皮 九女春

鹿 滴膽芝黃 血櫃丹 百藥綿黃 通天柱杖牛

安神隊杖冬 肚裏屏風艾 女二天富 還元太

器地 破軍殺大 吉祥杵梗 產家大器泰 英華

庫智

夫子亭雜錄云唐侯寧極藥名譜人參曰皺面還丹薤芫曰賊參只載二種而化米先生等項雜錄不載乃原本皆載獨遺人參薤芫何也

又海錄云天狗人參 猪苗 天牛雌 天羊雄 天

鼠防 日精雲 地髓地 道人頭蒼 秋子黃 山

精木 兔縷絲

史系云胡王使者范

杭州小說云國老草 含九使者花 九日三官吳萊

清異錄云假君子牛 骨鯁元君草 野父白頭

時美中魏 魏去疾阿

知新錄 卷二十九

玉虛飯龍 黑龍衣甲 沙田髓精 無聲虎大 草

兵豆 琥珀孫脂 一寸樓臺蜂 八月珠香 吉祥

杵梗 丑寶牛 化米先生神 混沌螭鈴 寄生

酉陽雜俎云丹山魂黃 青要女空

木乃伊

同回中有年七八十歲老人自願捨身濟眾者絕不飲食惟澡身啖蜜經月便溺皆蜜既死國人殮以石棺仍滿用蜜浸鑄志歲月蓋瘞之俟百年後啓則蜜劑也凡人損折食少許立愈雖彼中亦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

木乃伊

陳士慶傳

明末陳士慶河南鄧州人棄業遊終南見石洞極幽冷有老人辟穀陳拜於洞口累日不倦老人顧謂之曰若苦饑當有以餉汝命童子予一物食若飴氣蒸於腹得不饑又累日拋書一卷授之曰求仙非汝事士慶視其書皆禁方後亂張獻忠留在賊中能煮水成膏獻忠以爲妖欲斬之陳曰吾能使死者復生詎必生者而死之乎獻忠笑而釋之破武昌楚王宮有侍女名老脚獻忠嬖之甚呼之侍寵不卽至持刀往刺肝肺傾出尋悔之召士慶生慶續其出者續腹續初傳藥立愈不復可望

知新錄

卷二十九

藥

使酒殺其嬖妾士慶曰渠非賊軍之所鍾愛者乎彼殺之必悔之昇以去線紉而傳其藥亦愈士慶翌日間孫曰殺其所寵何也孫撫膺曰吾悔之吾悔之今無及矣士慶曰吾固知監軍之必悔之也今有一美人形容態度與殺者無鉢黍異願以當監軍心孫不信輿至卽前所殺妾也喜乃過望拜而謝之獻忠將曰白文選爲礮中其脛瀕死士慶殺犬取骨合之又賊將邢三昇臨賊爲官兵創其頰車折其齒士慶爲斷一俘之頰車以合一日夜能飲食言笑如常時請如此極夥人有求其術者曰此非我所能傳有司之者先是獻忠見陳操術屢

効謂之曰吾欲號汝爲老神仙必累几爲高臺登之使

將士呼之名乃克著於是臺高百丈陳膽戰不欲上獻忠命軍士持弓矢引滿相向士慶懼登其巔衆齊聲曰老神仙聲如迅雷震響山谷張敗士慶後在蠻微中與蜀人劉蒞善自言遇仙始末後病死相傳老神仙煉藥之時聚群婦人取其陰上肉方寸置壚中雜以藥熬之俄而壚中火光滿室中其火著物不燃投以藥而火息王棠曰藥能活人顧從殺人而得又何如不殺不活哉所知錄中載李自成出宮之日官廚中出陰肉凡十五肩蓋食人肉所棄之物也若使士慶見之當必更爲珍

知新錄

卷二十九

藥

惜矣嗚呼洞中老人其禁方抑何不仁之甚哉

人參

人參許氏說文作人蔘扁鵲云有毒根有頭足形面目如人產上黨紫團山者佳唐宋以來皆貴黨參今世產遼東者貴上黨參每斤兩許而遼東參每兩佳者不異赤金之價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星散爲人參廢江淮山澤之利搖光不明人參不生禮斗威儀云君乘木而玉有人參生棠按世說注云石勒生於上黨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豈亦乘木而王之驗耶夫人參之生盛與否盛何關於人此皆好事者爲之詞也近世富貴之家最

好服人參而扁鵲云有毒世亦莫之顧此亦風氣使然
東坡云貶所有瘴疾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
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予
謂富貴死於名醫固多而死於名醫之好用人參者尤
多王介甫云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此言真可破
千古之疑東坡以紫團參寄王定國有詩又小圃五詠
有人參一詩皮陸亦有唱和詩校書劉某亦有詩周縣
段成式皆有詩黃蓮坡云古夫于亭雜錄人參詩內有
錢起紫參歌並序按陶弘景曰人參沙參丹參玄參苦
參五參之外有紫參乃牡蒙也本草綱目云紫參一名
知新錄 卷二十九 參

鹿茸

月令仲夏月鹿角解仲冬月麋角解鹿以夏至墮角而
應陰麋以冬至墮角而應陽鹿肉暖以陽為體麋肉寒
以陰為體以陰為體以陽為末以陽為體以陰為末末
者角也故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見
王桢所著甚明今人不惟一槩作男補精益血之劑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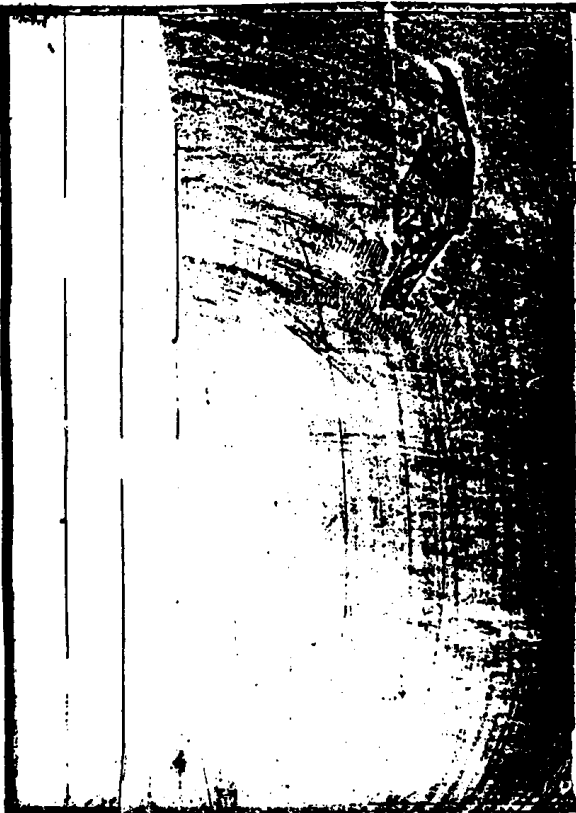
麋鹿亦不能辨矣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九終

知新錄

卷二十九

孫正亭



燕在閣知新錄卷三十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古場鮑 濟作舟

漢陽汪通子遜子

羅田方 韶二如

黃海程光奎斗文 泰校

夢說

前知之理不獨兆與易也夢亦有焉昔姬公制禮以三夢等之三易三兆而皆掌於太卜春秋之時言夢者極多即孔子亦言夢其視夢也何其重哉夏后有啟夢殷知新錄 卷三十 一

人有觴夢周有成步三代聖人皆所不棄而周又有占夢之官以辨正噩思寤喜懼六夢而且參之日輝論其九變以詳得失之由而且聘於季冬拜受吉夢以巡來歲之福而且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以儆歐除民間之疫是則夢之繫於國家也其不輕有若是然竊有疑焉以爲日之輝何關於夢臣之夢何關於王夢之凶何關於疫且龜卜占夢祖祝司巫之屬後代率皆擯斥不備占夢也古之人豈故爲是項屑不經之務哉是不然古之人敬天事神無時不處於敬純一不已之德與天地鬼神符其功用故吉凶之感召不在於因想之中晉人

之所謂因想者皆習染於世俗之功名不參究乎神明之倚伏也不然者三代數千年夢之不廢何以若是也故世之人以因想論夢而夢之精意亡矣夫夏之致夢致此之由殷之觴夢夢之奇者周之咸步無所感也此豈因與想而然乎夫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動著龜見四體夢則通神明矣天時人事互相發明故必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參考於日月星辰方可詳察其原由而周知其得失否則未有能昭宣夫夢雖然太卜占夢之官後世蔑有即有夢非因想可稱吉夢足以獻於吾君者世非三代孰從而知之世無姬公又孰從而信之作知新錄 卷三十 二

夢說

宜楸神

古有善睡者其神名曰宜楸吳淵穎先生久病嗜睡作鼠宜楸辭先生名萊字立夫好學無所不窺宋景濂先生出其門下按宜楸仙經作宜楸善夢神也楸音社去書無樹字皆臆造

呂翁夢

呂翁祠在邯鄲縣北二十里黃梁店李長沙詩云蓬世空中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梁馮君莫向癡人說說與癡人夢轉長端溪至崇慶詩云曾聞世有盧生夢只恐

人傳夢未真一笑乾坤終有歇。翁亦是夢中人。子亦有詩云。周官太卜有遺書。千古入皆夢裏居。計較夢中分得失。至人無夢待何如。

同夢

珍珠船云。人夜夢好惡事。欲令彼夢與已同者。覺則番被頭易枕而臥。以氣三呼。則彼之夢還同。已夢明日各說無不相符語。見寺塔記中。

夜夢題門

夜夢不祥。題門大吉。此事在昔已然。歐陽公題壁是宵寐。匪積。扎闢洪休八字。蓋諷宋景文以艱深之詞文淺。

知新錄

卷三十

三

易之說也

天醉

西京賦云。昔者大帝悅秦繆公而觀之。響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剪諸鵲首。哀江南賦云。以鵲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虞喜志林曰。嗟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謂秦穆公夢天帝。奏鈞天之樂。已有此嗟。然則此夢耳。豈真天醉哉。

終南山

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鄠郿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連綿峙其南。皆此一山也。既高

且廣。多出物產。故禹貢曰。終南厚物也。厚物也者。卽東方朔所記。謂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而百工可以取給。萬民可以卽足者也。秦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舉梅之一物。以明其無不有也。毛氏曰。中南卽終南也。潘岳關中記曰。中南言居天之中都之南。不當別有一山名。厚物也。武功縣有太一山。垂山漢志引古文而曰。太一者。終南也。垂山者。厚物也。不知何所本云。然也太一之名。先秦無之。至漢武帝用方士言。尊太一以配天帝。世人始知天神有太一也。水經於武功終南則引杜預爲據。而曰。此山亦名中南。亦名太一。其曰終南則無

知新錄

卷三十

四

間於武功之與萬年。至云太一則實隸武功。東距萬年未啻三百里。且太白之名。以其冬夏積雪望之皓然。故名也。古圖志不言太白。卽太一。則謂終南卽太一。誤矣。張衡西京賦曰。終南太一。隆穹崔嵬。潘岳西征賦曰。九峻巖薛太一。龍嵒面終南而背雲陽。隔平原而連嶓冢。故李吉甫曰。終南太一。非一山。而五經要議亦以爲然也。關中記云。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山之別號。此說是也。太一山一名地肺山。又名福地。地肺福地。皆道家言。皇甫謐高士傳則曰。四皓隱地肺山。以待天下之定。此因炭谷有太一祠。而借四皓以信道家之語也。若夫南

山首末則不止在關中西域傳曰子闕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相去數千里未有間斷此所以俱言南山也李吉甫元和間核關中終南山所歷而著郡縣自鄠郿武功以至長安萬年每縣皆著終南則南山之在關中常相聯接不謬矣至於山之高卑必以水準山高礙水不得通流積石河之南其水之大能并合枝流而北向以入於河爲派有二洮湟是也湟水出金城塞外而東北至金城允街縣乃入於河其南面有大山礙水豈非南山在鄠蘭耶洮源在益州墊江縣西傾山之背已而北行過隴山以至金城之抱罕縣而始入河是自

知新錄

卷三十

五

梁益西北以至正北水皆不能向南豈非南山之在隴西金城乎故西域叙南山首尾而知于闐南山東出金城者正用此爲準也若夫自金城而屬乎漢之南山則其序又易攷隴西於關山爲西中有隴坻其在西一面能洮水使不得東則因南山高峙矣自鳥鼠同穴以至長安亘五六百里凡其在南之水皆礙南山爲北合乎渭以入於河則又足見隴山渭北之南其山岡脊不斷而與于闐之南山遠相連接又可知矣於是則知于闐之南山爲南山發跡之始而關中南山爲南山東出之終其終始皆可據信也此上皆大昌語也棠謂南山而

謂之終南則原謂爲南山之終也必矣然非雍錄詳其終始必不能了了如是

南戒北戒

陳眉公云風水聖人所不論要之伯禽封魯周公畢竟有意思在唐一行云天下盡於南北兩戒北戒負終南地絡之陰爲黃河之源所以限內外也南戒負終南地絡之陽爲長江之源所以護中華也北有黃河南有長江夾出中間大地是曰中條中條之西爲豐鎬卽古雍州也其地山川最險王氣最盛故文王都豐武王都鎬既先占第一形勢以爲根本由豐鎬至洛邑中天下而

知新錄

卷三十

六

立風雨時陰陽會道里均周公又奉成王定鼎於洛邑祀清廟而朝諸侯蓋豐鎬上應太微垣爲天下之至險洛邑上應紫微垣爲天下之至中姬氏父兄皆據霸魯之其中條黃河長江夾至盡處忽到青徐泰山插天逆水西向把住水口何等力量何等精采自元人塞北河泰山今在河北其初泰山之左有河濟入海之道泰山之右有江淮入海之道故道未塞齊魯原在黃河長江夾流中算做中條盡處周公之子伯禽却又分封於此看來天下大勢惟有南戒北戒南戒北戒惟有黃河長江黃河長江惟夾得中條中條以豐鎬爲首洛邑爲腹

青齊爲尾而周公曉暢天下地脉一時收拾將來其後
 七百餘年東魯地脉不衰又生出大聖人如孔子者以
 發明文武周公之道千萬世而下至今隱隱躍躍如在
 目前周公可謂不死矣齊與魯並封齊先滅魯後亡固
 見地脉悠遠然既生孔子又生顏會諸人一片王侯大
 地變作賢聖道場非果是中條盡龍何以有此漢書云
 闕里當奎分又占東壁奎與東壁乃天上圖書府也異
 哉乃知周公相地眼力亦復不淺直將山河大地攪做
 大一團分枝孽脉如解牛破竹相似嘻真至人也故曰
 周公之才之美哉曰太旺之遷岐也詩云周原膺膺

知新錄

卷三十

七

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又云既溥既長既景迺岡
 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太王相地如此武王之都鎬也詩
 云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相地
 又如此周公風水自是家傳言及不覺噴飯一笑

南北盛衰

草木子曰元朝自混一來大抵皆內北國而外中國內
 北人外南人自以爲得親疎之道是以五澤之施少及
 於南滲漉之恩悉歸於北故貧極江南富稱塞北見於
 僞詔之所云也迄今天祿之遷盡歸於南於此見乘除
 勝復之理也王棠曰 本朝定鼎從龍諸臣出於遼陽

者甚多故大位必在北方而南方較少消長之理固當
 然也

河源崑崙

河源崑崙之說紛紜不一自元命都去後潘良霄爲述
 其事柯九思作序以承其傳然後知張騫之窮河源實
 未抵其處又云與天河通竝尋源得機支石皆妄論也
 仙佛所述總屬不經子益喜都使臣之鑿鑿有所考据
 特爲備載俾言山者知崑崙所自出言水者知河源所
 自始也

河源山經云敦薨之水是也或云大渭水或云火敦腦

知新錄

卷三十

八

見俗云星宿海或云河宗氏

崑崙山經云陽紆之山又云凌門之山河皆出其中穆
 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河曰焉莫所居是惟河宗氏或
 謂之大雪山亦名亦耳脉不莫刺譯言騰乞里塔唐史

言紫山

大敦腦兒

西



[illegible]

五千里始抵河源後因某事力阻遂止都實旋都河源
在土蕃朶日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如散
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勝人蹟逼觀弗克旁履
高山山下眎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惱兒譯言星宿也
群流奔湊近五七里滙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徂東
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二
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合赤賓三四日程南來名
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入赤賓其流寢大始
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幹
論譯言九廣六七里馬亦可度又五日程米渾得土人
知新錄

卷三

十

抱革乘馬過之民聚落斜木幹象舟傳毛革以濟僅容
二人繼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溪巨測莫
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
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參夏不消土
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崑崙行二十
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地又五日至地名闊卽及闊
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
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
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子獐羊之類其東山益
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躍越之者行六日有水西

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北河行轉西至崑崙
北二日程地水過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
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事官廳州隸河州又五日至積
石禹貢積石州卽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
至打羅坑東北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一日至蘭州其
下過北卜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東行至寧夏府又東
行卽東勝州隸西京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
細流傷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林木暢
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
赤里也漢張騫使絕域羈聯拘執艱厄百罹歷大宛月

知新錄

卷三十

士

氏等數國其云大國五六皆稱傳以爲窮河源烏能觀
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於闐一出蔥嶺于闐
水北行出蔥嶺河注蒲類海不流洑至臨洮出焉今洮
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土人言于闐蔥嶺水其下
流散之沙磧又有言河與天河通尋源得機女支機石
以歸皆妄也崑崙至嵩高五萬里闐風玄圃積瑤蓋仙
人所居又何耶唐史土蕃傳河上流由河供濟梁南
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
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其言頗類然正稱河源
其間云國家故天威亘天所覆無間海內外冠帶萬

國罔非臣妾視漢唐爲不足訝故窮河源去萬里若步
闐闐噶盛典也不可不忘因志之都實女真蒲察氏三
至吐蕃闐闐出今除甘肅行省參知政事翰林侍讀學
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潘良霄謹述

柯九思序曰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爲未有志
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
曰敦薨之水西流注於洳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阪實惟
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洳澤山經又
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
亦云陽紆之山河曰馮夷所居是惟河宗氏釋氏西風

知新錄

卷三十

士

志稱阿耨達天上有大淵水卽崑崙也地里志亦稱
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
而河源所著異同况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
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
肅地秋取西京府遂過沙陀至黃山九渡按崑崙當九
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
皇大弟帥各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開封疆四萬里於是
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
其說皆得於目擊非放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
殷富遂命臣都實置郡河源故翰林學士潘公得究其

詳實授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於戲當四海混一之盛聞廣見致致數千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攷而傳信焉豈斯文之光實國家無疆之休也公之子詡能不墜其先業增文而潤色之至順間同知嘉定州事將刊是書屬九思叙其說於篇端元統元年冬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文林郎柯九思序

星野變易

黃氏曆書曰星野之分不能千古無變有因天運而變有因地勢而變有因人事而變如天運之宿度分於黃道而黃道遷於歲差如昔為斗末冷變而為牛初則野

知新錄

卷三十

七

之隸於斗末者亦當更為牛初矣此天運之變而分野當改也以地勢論昔以山川分界疆野山雖亘古不變而川或壅塞或開導河或有遷徙如汴城徙於河之北復更於河之南則亦當隨其遷徙而判為分野矣此地勢之變而分野當改也以人事論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據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車書一統分省立京不可循其舊名不為改定或昨隸荊豫今隸青兗此因人事之不同而分野更當釐正者也歷考三才皆與昔之分野不合星家泥於成說抑何膠柱鼓瑟耶

誤訂分野

洪氏隨筆曰十二國分野屬十二次前輩固有論之者矣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志謂衛之分野屬并州且衛本受封於河內後徙楚丘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司隸其他邑皆在東郡屬兗州於并州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涼州耳又謂魏屬益州且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亦不相干而雍州為秦其下乃列雲中雁門代太原上黨諸郡蓋又自屬并州及幽州耳謬亂如此乃出於李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

知新錄

卷三十

七

國僅以畢昂二星管四夷異域計中國之地不足異域十分之一而星文安得獨占十之九且分野之星皆是春秋時所屬地勢屢分河道亦非其舊疆隅方幅歷代不同執圖索駁徒資笑柄耳

外國表章

宋政和間有子闡國進玉表章其首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里國內條貫主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又元豐四年子闡國上表又不同云稱子闡國僂僂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

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攷漢文帝時單于遺漢書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照匈奴大單于隋文帝時沙鉢略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聖賢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又倭國有日出天子致書日入天子之語

三韓

三韓非遼東也考之書序駒麗挾餘駟貊之屬駟卽韓也後漢書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也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北與濊貊接弁韓在辰韓之南亦有十二國

知新錄

卷三十一

七

南與倭接凡七十八國百濟是其一也後高州有三韓縣辰韓爲扶餘弁韓爲新羅馬韓爲高麗開秦中聖宗伐高麗俘三國之遺人置焉據此乃俘三國之人置縣於內地而取三韓之名爾今人乃謂遼東爲三韓是以內地而目之爲外國也要識遼陽非三韓

哈密

哈密在肅州西北一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唐之伊州韃靼回回雜處之國也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州爲諸胡要路永樂初卽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之喉嚨以通諸

番之朝貢見皇明資治通紀

交趾

安南古交趾也秦并天下於此置象郡秦亡南海尉趙陀擊併之漢置九郡九真日南象三郡是爲交趾地後女子徵側反馬援平之立銅柱爲漢界唐始分嶺南爲東西二道置節度立五管安南隸焉五代劉隱并其地以爲交趾作度使其後管大亂有丁部領者定之其子璉內附宋封爲交趾郡王傳子璿爲黎桓所奪淳化四年封桓爲王桓卒子龍敏立其弟龍廷殺敏而代之真宗仍封以王賜名至忠爲其下李公蘊所奪卽封公蘊

知新錄

卷三十一

七

爲王李氏傳八世至吳昌胤人陳日照爲其婿遂有其國傳十二世至日焜爲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獻姓名爲一元子蒼易名奩詐稱陳氏繼嗣奩爲甥求權署國事明永樂間從其請陳氏孫名添平者至京懇其實季犛表請迎添平復還其國朝廷遣使送之爲黎伏兵所殺并及使者永樂遣兵生禽季犛求李氏後無一人在遂復古郡縣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各府州縣衛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中官庇之上表請立陳氏後明宣帝遂聽之而棄其地俾復爲國嗚呼秦并百郡交趾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立嶺南九郡交趾與焉在唐有

愛州人姜公輔仕中國爲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歷五代土豪所據宋不能討三百餘年淪於化外之域一何不幸哉季聲纂陳氏殺傷天使太宗興師平之不得陳氏因復立爲郡縣守臣不謹復爲黎利所詐而九真日南之域遂終不見天日此亦往事之遺恨也

日本國

三國志稱倭人在東南大海之中數十國王皆統屬女王驍面文身自古以來指中國皆自稱大夫其衣幘幅相連略無縫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夾貫頭衣之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其敬人但搏手以當跪拜相

知新錄

卷三十

七

傳倭國本以男子爲王互相攻伐自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後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復立卑彌呼宗女臺與年十三爲王國中遂定魏時會獻男生口女生口於中國棠按倭人卽今之日本國唐時日本人來中國有能詩者維時已不用女主矣其後興廢不常湧幢小品云查日本原六十八島強者各據其地至明時有平秀吉者始統攝之平秀吉始以販魚醉卧樹下別會信長時爲關白出山敗獵遇吉欲殺之吉有口辨自說遇異人得免令養馬名曰木下人吉又善登高樹名曰猴精信長漸委用合計奪二十餘州後信長爲阿奇支所殺吉

討平之遂居其位丙戌年吉盡併六十六州其主山城君懦弱無爲壬辰破高麗改天正二十年爲文祿元年自號大關王又以所養子孫七郎爲關白關白者倭之官號也平秀吉老且病子秀賴幼托於婦父家康代攝其位吉死家康止以和泉河內二島歸賴賴索其位家康不與忿還其女相爭關賴兵敗焚城而死其位遂歸于家康傳其子爲武藏將軍倭屬簡易寸土皆屬王故其貧者甚於中國日只二餐以苦麥擣入米汁爲醋婦人齒盡染黑女亦然好書史不能讀以多蓄相尚而已亦用銅錢只鑄洪武通寶永樂通寶若自鑄其國年號

知新錄

卷三十

六

則不能成有劉鳳岐者言自至長崎島明商不上二三十人今不及十年已三千人矣合諸島計之約有二三十萬人此輩亦無法求歸也明嘉靖時南倭甚盛至胡梅林用兵其害始息此上見湧幢小品今又將百年矣其國王仍是家康子孫否或另有人不可得而詳也昔元世祖征日本國固是好大喜功却有濫意宋末來降諸將范文虎等與部下何止數十萬躑躅海上恐爲後患故驅之入島勝則海外奇珍可以入貢不勝而死則盡除內患若夫海上安靖又何苦乘險入海爲不必得之舉也是以明太祖置之度外有由然也

十八家王子

陶九成云高麗以北名別十八華名連五城也罪人之流奴兒干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冰自八月卽合云云予謂遼東去五城高麗不遠今之所謂十八家王子者當卽是別十八之處

二庭

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二庭者沙鉢羅可汗建庭于准合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于鐵曷山謂之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爲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

兩京

知新錄

卷二十

六

周平王東遷于是有東周西周之稱光武誅莽遷都洛陽是爲兩都宋都于汴徽欽被執高宗南渡都于臨安于是有兩京之稱明初南京北京亦然皆爲遭時不造因亂得名耳

金陵古城

客座贅語云曩侍吾師蛟門先生問余五城云何倉猝對以東晉所築今有五城渡是後讀前志知唐韓滉又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土山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是有二五城矣因悉攷金陵前代城郭一古越城一名范蠡城所築在長千里俗呼爲越臺一楚金陵邑城楚威

知新錄

卷二十

七

王置在石頭清涼寺西南開二門東一門吳石頭城大帝因其舊城修理一名石首城吳丹陽郡城晉加築在長樂橋東一里今桐樹灣處吳至六朝古都城吳大帝所築周迴三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晉過江不改其舊宋齊梁陳因之臺城一名苑城本吳後苑城晉成帝咸和中新宮成名建康宮卽世所謂臺城也在青溪西東府城晉安帝義熙十年冬城東府在青溪東南臨淮水西州城卽古揚州城晉永嘉中置西則冶城東則運甬俱在今下街口西等處冶城卽在今之朝天宮也琅邪城在江乘南岸金陵鄉金城吳築後主賈鼎死年置亦在上元金陵鄉秣陵城在小長干巷內建鄴城淮水北吳冶城東蔣州城隋置于石城檀城在清風鄉謝玄別墅宋屬檀道濟故名白下城在江乘之白石壘靖安鎮唐罷金陵縣築此城因名貞觀七年廢東宮城宋元嘉中修永安宮爲東宮城在臺城東門外金陵府城隋大業六年置湖熟城古縣名宋元嘉中徙越城流人于此在今湖熟鎮白馬城在江寧縣三十里梁同夏縣城在上元縣長樂鄉臨沂城晉僑置在今上元之白常村懷德縣城晉置後改曰費縣在古宮城西北耆闍寺西今鼓樓之西是其故址

木經

清波雜記云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為法有木經三卷行于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臥則交手于臂為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于世者是也棠詢之故老言造塔例皆不正讀此可悟其故

廳

知新錄

卷二十

三

中庭曰廳古作聽音故官治之所曰聽事毛氏曰聽事言受事察訟于是今不論官治音曰廳曰聽事謬矣漢晉皆作聽六朝後加厂

十三樓

樓名以數目見者漢孝武本紀云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又蘇東坡辭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但不知十三樓在何處又十四樓明永樂中晏振金陵春夕詩花月春江十四樓十四樓洪武時所建有來賓重譯清江石城雞鳴醉仙樂民集賢鼓腹淺粉輕煙謳歌梅妍柳翠等樓以處官妓永樂時革去

按武林舊事載有十三間樓相嚴院東坡守杭州每治事于此則所謂十三樓者其指此也邪又草堂詩餘注周顯德中許京城民居起樓閣大將軍周景威先于宋門內臨汴水建樓十三間世宗嘉之手詔獎諭景威雖奉詔實以規利也據注所云則十三樓當指汴州

虹橋

廣陵有虹橋虹橋二字起于幽怪錄云玄宗謂葉法師曰四方元夕何處極麗葉曰廣陵云云俄而虹橋起于殿前帝步而上俄頃到廣陵據此則虹橋乃葉法師術引玄宗至廣陵者非廣陵有此虹橋也然廣陵虹橋

知新錄

卷二十

三

二字實因此而起人少有知者

二十四橋考

說梔云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有二十四橋最西濁河茶園橋次東大明橋入西水門有九曲橋次東正當帥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橋東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又南河師橋周家橋小市橋廣濟橋新橋開明橋顧家橋通泗橋太平橋利國橋南水門有萬歲橋青園橋自驛橋北河流東出有參佐橋次東水門東出有山光橋又自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

號九橋不通船亦不在二十四橋之數出西郭二里許有小橋朱闌碧甃題曰煙花夜月相傳爲二十四橋舊址蓋本一橋會集二十四美人于此故名郡志謂在城內有二十四橋今不可攷然當日繁華風流盛事尙可想見讀杜舍人之作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則其荒涼景色在唐季已然矣棠按橋名除去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共止二十三橋仍一橋無攷

密作堂

彰德府有密作堂最奇在華林園堂周圍二十四架以大船浮之于水爲激輪于堂層層各異下層刻木爲七

知新錄

卷三十

七

人相對列坐一人彈琵琶一人擊胡鼓一人彈箏篌一人搗箏一人振銅鈸一人拍板一人弄盤竝衣之以錦繡其節會進退俯仰莫不中規中層作佛堂三間又作木僧七人各長三尺衣以綸絲堂西南角一僧手執香奩東南角一僧手執香鑪而立餘五僧遶佛左轉行道每至西南角則執香奩僧以手拈香授行道僧舒手受香復行至東南角則執香鑪僧舒手受香于行道僧僧乃舒手置香于鑪中遂至佛前作禮禮畢整衣而行周而復始與人無異上層亦作佛堂傍立菩薩及侍衛力士佛坐帳上刻作飛仙循環右轉又刻畫紫雲飛騰

相映左轉往來交錯博陵崔士順所製奇巧機妙自古未有棠按虞伯生敘元朝宮殿前置燈漏貯水運機小偶人當時刻捧牌而出其巧與拈香執香等運機妙用前後一轍覺木牛流馬不足爲奇也

徽州城陽院五輪藏

宋羅鄂州集云佛氏之書載以五輪此役之巨麗者也以吾州人之勤于力今歙縣南所謂城陽院者迺亦有之先是紹興中里人余聰買其書號四大部置院中歲益久主僧宗仁謀所以藏之首得錢百萬于同里張應週而余實余端誠繼之錢各五十萬又別累積凡爲緡

知新錄

卷三十

七

以三萬計一年而藏室具又二年當乾道之九年而輪畢成凡其書亦隨具斯亦難矣夫五天竺蓋聯綴木葉右行而記之以爲文字及其寫以黃紙標以赤軸函貯而尊閣之者皆華人之爲也然而未有輪也傅氏鑄銅以爲式其植若箸橫爲梁而中貫之列七佛焉觸之以指則轉而不窮是輪而已矣其後因之爲大輪八輪上象鈞天帝居下爲昆侖海水倣百物以爲飾猶不盡其巧則又分而爲五當其無事不震不動大小縱然焚烟旣作有聲軒然起于地中則有軋軋者羣起而和申聽未及審而所觀變于前恍然如迅雷電之室隱轉揮霍

而莫知所爲如五山之宮殿岌嶻無所著而隨物播徙如先庭之輅禮畢而出鑾鳴轂動相切而爭馳其上則爲鳳爲猊爲天人爲龍蛇巨雀之神爲旌蓋爲網鐸爲金爲碧爲火與日爲草木華實散放五八四十面之中更見迭出而不相蔽虧使玩常習故者眎之震眩心目而不知其外曠宇天高地下八方奠位自若也彼相進以伎者一至于此夫孰求其初要而言之此其意亦有所表又以人之情悅于巨麗得佐其說以行惠于多方其書五車莊周偉之以終天下之道術東方生正書至用三千牘公車令兩人共持僅能勝之人主忻然讀之

知新錄

卷二十

靈

二月迺盡皆以言博而役巨傳之至今今是書踰五千卷藏之者又如此獨不爲偉乎宗仁御衆以律能使其徒皆樂事勸功而智海尤堅忍至以醫道走四方用佐費所以能鼓舞斯人而與之爲其難者歟淳熙二年四月十五日州人羅願記棠按此院製作之巧與密作堂相埒爲吾郡昔時勝遊之所今已不及見也故表而出之

四照亭

王喚爲屋四合各植花木隨時之宜名四照亭慶元中趙公難會客問亭名所自姚行簡對曰山海經云扶搖

之上其花四照華嚴經云無量寶樹普莊嚴華嚴成輪光四照今亭四面見花故以此名趙稱賞予友人程隨菴構一園於衆花中植一亭曾問名於予予欲以四照二字移贈今其人物化矣額名未贈園亦未遊終懷交誼曷勝今昔之感也

冷泉亭記

峻嶒其石而後山屏顏樛楊其枝而後石掩映葱蔚其水而山石竹樹翳翳欹寄偃蓋於其上而後俯仰給賞物無遁形濃淡色聲奔馳妙會然風日黯澹僧俗冗闌仍省遊事之趣白香山記稱東南山首靈隱撮奇握要

知新錄

卷二十

美

甲冷泉一亭詎非爲山川之淵澗哉先是爲郡者造虛白亭候山亭觀風亭見山亭最後元冀作此亭樂天稱敏心巧目無以復加然則冷泉爲元冀之所作而非建於樂天也明矣記中云五亭相望如指之列今獨此亭歸然介特得非冷泉之幸也哉抑得地者足以致然耶白水潛夫武陵遺事有云題額三字非出一手冷泉乃白公書亭字乃坡公所書考冷泉亭記白公脩悉此亭肇造之由又安遺此一亭字以待後之人某月某日天子將臨幸有司先期淨道名賢題額盡爲撤毀或曰扁久不存矣日月遷流字無影響二公之妙墨或後人

不能探討歟抑書扁之由來後人不復深信歟元真構造遺事流傳竟置之如弁髦之不相惜淡可慨也近冷泉亭三字乃董太史其昌書是日天宇晶晶細流屏當洵爲遊事之幸友人偶詢及冷泉肇基之由因爲記其緣起如此云

鉢池山記

鉢池山去淮城十里鉢形袤延周匝可十里許環以水故名唐杜光庭紀海內福地七十二鉢池其一也輿圖云王子喬燒丹處傳有丹井當是時井水日三變王子聞其勝與吳子朗儀叔氏宜村駕小舟往既至登岸遐

知新錄

卷三十

七

矚茫茫若江塚壘壘如波滾平坡暢衍鳥觀所謂山者土阜高約畧丈許土人指爲丹竈遺蹤云側有寺有碑碑云晉王子喬丹成飼雞鷄僵喬疑丹不驗棄井中雞忽化鳳喬乘鳳上昇土阜亦有碑又引王喬雙鳬事以實之噫異矣夫神仙丹竈之事自秦皇漢武以還率皆荒誕不根儒者不道至于王喬王子喬事有異烏乎混也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七月七日乘鶴以謝時人者王喬漢顯帝時爲葉令朔望詣京太史伺之網雙鳬而得鳬者一周一漢風馬牛不相及合而一不宜夫王子喬何晉之有無乃子喬亦名晉遂訛爲晉子喬耶言晉

不宜合而一愈不宜按淮記莫辨兩碑又復歸然峙立攷古者將何適從焉子謂仙術聖經所不言後之覽者荒忽幽邈之事宜任其處於若有若無之鄉存疑傳信不必意爲之解顧指鉢池爲福地何從見乎子姬姓周靈王太子爲鼻祖之所自出周曰祖漢亦曰祖且周而加之以晉亦曰祖不與猶龍之說在商爲錢鏗在周爲柱下在漢爲方朔同一不根之論耶夫人孰不尊祖跨鳳乘鶴神異其說事之微者置而不問可也周漢晉殊塗而齊觀焉生其後者能容默然乎吳與叔氏僉以爲然歸因紀其事詳爲辯茲非特子孫不敢誣其先世庶

知新錄

卷三十

七

鉢池者不致舛謬無徵是在後之君子

花之寺

分甘餘話云沂水縣有花之寺問之土人云以寺門多花卉而徑路窈折如之字故以爲名周侍郎櫟園詩月明蕭寺憶花之格槎蠡說云周侍郎與劉公蕃談花之寺句云佳名獨愛花之寺隱地誰尋石者居臨胸傳某作石者居于黃雲山中花之對石者天機妙合

砌臺

以石築臺謂之砌臺唐張仲素詩曰眺望臨春閣登高下砌臺

飛來峰鑄佛像

靈隱飛來峰石鑄佛像俗相傳元僧楊蓮真伽所鑿杭州舊府志有此說朱竹垞太史靈隱寺題名云潛說友撰臨安志宋咸淳年此時楊蓮真伽未至江浙行省志中載寺有梁簡文帝石像記又據陸羽靈隱寺記稱理公巖慧理宴息其下後有僧於巖上周迴鑄小羅漢佛菩薩像然則飛來峯石佛唐以前已有之戍削奇古知爲六代遺蹟流傳之謬由未見咸淳志爾

雪宮

閩百詩四書釋地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解者謂雪

知新錄

卷三十

三

宮孟子之館宣王就見於此因誇其禮遇之隆賢者指孟子與上文梁惠王賢者指人君言不同果爾孟子當正色而對以明不屑安得舍胡曰有而卽引之與民同也漢章帝祀闕里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于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于光榮非所敢承僖尚能爲斯言況巖巖之孟子邪賢者仍當指人君言元和郡縣圖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卽齊故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然則先孟子雪宮又爲晏

嬰館舍邪蓋齊離宮之名游觀勝迹延見孟子于其地

非就見之謂也又思管晏孟子差稱茲以與民樂忽詳及晏子對景公一段故實蓋亦以此地曾爲先齊君臣共游觀以近事爲鑒則言易入此又須會於言外非拘儒所知

磁石門

始皇造阿房宮以磁石爲門期以吸脅胡人隱刃亦名曰却胡門按磁石引鍼原有此理始皇纍磁石爲門亦爲創舉也金陵瑣事云盛仲交有黃山谷所書阿房賦仲交云此書筆勢飛翥有金石相宣意杜賦甚工獨恨

知新錄

卷三十

三

賦中不道磁石事棠故爲拈出

坑儒谷

坑儒谷在昭應縣三百里唐苑名此地爲閭鄉天寶中改爲旌儒廟廟在昭應衛宏曰秦焚書患苦天下不從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到者七百人密令種瓜於麗山阮谷中溫處瓜實詔諸博士諸生論說人人不同乃命就視之爲伏機諸生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無聲案史記始皇紀盧生及咸陽諸生竊議其失始皇聞之使御史案問而諸生四百六十人悉受坑于咸陽咸陽渭北也昭應渭南也地不相侔豈昭

應谷中七百人是一事而咸陽又一事耶唐之旌儒廟在昭應是從衛宏之說也史記則謂在咸陽棠謂二說必有一誤

匡

閻百詩曰禮記檀弓疏曰陽虎嘗侵暴于匡孔子弟子顏刻爲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爲陽虎因圍欲殺之與漢包咸註同足解孔子世家顏刻爲僕以策指匡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一段不明處匡地名今大名府長垣縣西有一十五里有匡城

知新錄

卷三十

莊嶽

閻百詩曰炳燭齋隨筆曰引而置之莊嶽之間註云莊嶽齊街里名疏別無一語案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卽此莊也襄二十八年慶封反陳子嶽卽此嶽也蓋皆齊城內街里之名此繫經典正文疏家全不引之足見其疏也

駢邑三百

閻百詩曰集註引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以證駢邑三百而三百字爲數方明孔子世家索隱

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于籍楚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則書社三百乃七千五百家駢邑今臨朐縣是管仲所食之邑不止於此此特其一爾余因悟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朱子疑七百里恐無此理不知里也社也一也二十五家耳七百二十五家乃萬七千五百家非如古者路程以三百步爲里之里然孔子得之卽足以王故子西以爲不可今論語序說節其文爲以書社地封孔子去七百字書社將何所著然則哀十五年齊與衛地書社五百晏子昔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呂氏春秋越以書社三百封墨子荀子去却五百三百字其可得通乎

知新錄

卷三十

集

畫

閻百詩曰畫當作畫不待言齊西南近邑集註本趙氏及劉熙來但括地志以畫卽戟里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一南一北殊判然余謂孟子去齊歸鄒鄒實在齊之西南上云南者是因又悟樂毅初入齊聞畫邑人王燭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則爾時齊都城西南隅無敢有闌出者矣

丹陽

野客叢談云今潤州丹楊館書從木其屬縣丹陽書從
自或者疑之考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楊江南
地志謂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一說皆有據也又考兩
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至移郡治于
建康而元帝又徙都焉於是建康守爲丹陽尹至唐
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爲丹陽郡而以曲阿爲丹陽縣然
則今潤丹陽正非漢丹陽故治也丹陽凡有數處不可
不知楚鬻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
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于宛陵置丹陽郡唐
於京口置丹陽郡其地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書

陽爲楚所封誤矣

虎丘

虎丘詩一卷明初吳人王寅所錄秀水項氏萬卷樓藏
書也集中載邾經詩云虎丘山前新築城虎丘寺裏斷
人行呂敏詩云山上樓臺山下城朱旗夾道少人行會
朴詩云闔閭塚上見新城無復行人載酒行考其歲在
至正丁酉淮張用兵日也董其役者爲周南老故其詩
云白髮趨公役驅馳上虎丘又云四疊新城繞澗隈劍
池池上碧崔巍而柳貫詩亦云半山青處作崇甍其後
志吳地者多未之及虎丘築城人鮮有知之者語見曝

書亭集中

錢唐

錢唐二字史記始皇紀已有後世以錢易土捐錢築塘
因謂之錢塘此皆傳會之辭

若耶溪

徐浩遊若耶溪曰會子不入勝母之閭吾豈遊若耶之
溪改爲五雲溪王新城居易錄云是讀爲邪正之邪費
滋衡曰耶字卽爺字古木蘭詩卷卷有耶名杜甫詩見
耶背面啼謂不讓其父故與勝母之間對

奔牛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書

丹陽有奔牛壩相傳梁武帝石城掘得一僧瞑目坐土
中帝問誌公誌公曰此入定耳可令人在傍擊磬則出
定矣帝命試之果開目問之不答誌公乃託其前事云
云僧一視誌公卽向南奔至此化爲牛故名

八尺

吳江二十里地名八尺考憲廟選妃江南嘉禾以姚氏
女應女髮素短一夕髮委地可長八尺許人因以名其
處見湧幢小品

海潮

張子正蒙云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

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大小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朱子曰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黃瑞節曰此段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及證以海水潮汐之候皆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在中水環地外四遊升降不越三萬里春遊過東方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秋遊過西方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遊在南故日在其上冬遊過北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之長短因地有升降而然人處地上如在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轉也至於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與元氣相爲升降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爲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爲汐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其說與地有四遊相爲表裏然以渾天術觀之天形斜倚半在地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地之中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高故晝長又其南

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夜平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其南下入地繞三十一度而已此晝夜長短乃天體高低自然之理非因地之升降也潮汐消長則惟余裏公海潮圖序最明蓋潮之消息皆繫於日月臨卯酉則潮漲平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平南北晝夜之運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太陽三刻有奇潮信之來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月行差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一月則潮盛於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天地之常數也此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亦非因地之浮沉也張子特用舊說而未之易耳因附見之

浙江一名錢塘江一名羅剎江所謂羅剎者江心有山卽秦望山脚橫截波流中又漢東宣伯聚浙江潮侯圖說云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龔山其北曰赭山並峙於江口之間謂之海門下有沙潭跨江西東二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入於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

欽東逼礙沙潭圓薄激射折而趨於兩山之間拘怒不
洩則奮而上躋如素蜺橫空奔雷隱地故爲東南之至
險非他江之可比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湧曰
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體陰而附陽曰隨日而
應月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
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日有盈虛潮有起伏月爲
陰精水之所生日爲陽宗水之所從卯酉之月陰陽之
交故潮大于餘月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于餘日
白樂天詩早潮繞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圓白是北
人未諳潮候今杭州之潮每月朔日以子午二時到每

知新錄

卷五十一

星

日遲三刻有餘至望日則子潮降而爲午午潮降而爲
夜子以後半月復然西江江岸上有候潮碑故大月之潮一月五
十八圓小月則五十六圓無六十圓也水月皆陰之屬
月之麗天出東入西大月二十九回小月二十八回亦
無三十回也所以然者陽有餘而陰不足自然之理也

開潮

至正壬辰癸巳間浙江潮不波其時彭和尚以妖術爲
亂陷饒信杭徽等州未幾尅復又爲張九四所據浙西
不復再爲元有昔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元末海潮不
波而元亡亦天數之一終也蓋杭州是開潮不開是其

變語出艸木子

江嘯

至正初揚子江一夕忽竭舟楫皆閑於塗中露錢貨無
數蓋是累年覆舟之遺物也人爭取之潮至輒走潮退
復然如是累日江復安流識者曰此江嘯也其後先失
江南

地動

蓉槎蠡說云晏子語大卜吾見勾星在房心之間地其
動乎說苑則曰維星絕樞星散地動後漢志維星散勾
星伸則地動有星守三淵地動朱氏易解天西河中九

知新錄

卷五十一

星

星名鈎伸則地動者以水動也辰星赤黃而小則地大
動土勝水也鈎鈐天之管籥折則地動天之管籥動也
蓋地將動鈎鈐開鈐卽房星上垂三星若磔開則始震
盛張則大動漸合則止晉志西河中九星如鈎狀曰鈎
星直則地動按步天歌府上天鈎九黃星大象賦鈎主
震而屈曲宛如鈎而取象居虛危之次伸則地動是也
鈎鈐二星近房宿爲天管籥步天歌鈎鈐兩個近其旁
大象賦鈎鈐儼於鳳闕折則地動者是也極後四星名
句斗柄後三星名維散者不相從也

麒麟非一獸

郭璞云麒麟無角詩疏麟黃色一角角端有肉春秋感精符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春秋西狩獲一角獸似麟者不言麒麟也汪堯峰有麒麟異同說

麟鳳解

麟與鳳千古稱之曰瑞昌黎獲麟解云麟為聖人出也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子于鳳亦云又為之進而究之曰麟鳳不為聖人出固謂之不祥也即為聖人出子亦謂之不祥何也聖人德化敷被元元危微精一莫不以主敬自持故書傳所稱絕無好大喜功之習使人君好言麟鳳則侈心生矣人臣誦言麟鳳則諂心生

知新錄

卷三十

五

矣有麟鳳而在止者不誇示之付取乎麟鳳有麟鳳而在下者不揄揚之何貴乎麟鳳誇示之揄揚之此侈與諂之見端正恐帝王主敬之學必因之而有懈也子故曰麟與鳳招侈與諂之物為聖世不祥之事無疑子又歎世之稱麟者曰舍仁懷義稱鳳者曰戴仁纓義夫禽獸之仁義無益于窮黎孰若聖人之仁義足以有為于天下哉是以有識之士不矜言祥瑞

鵬即古鳳字鵠即是鶴

五雜俎云鵬字即古鳳字宋玉對曰為有鳳而魚有鵬其言鳳凰上翥九千里負青天而上而鵬則述莊子之言

鵠即是鶴戰國策說士或言鵠或言鶴交互不一漢黃鵠下建章而歌則曰黃鶴是矣此二則雖小事亦博物者不可忽也

化鶴

丁令威有化鶴事東坡赤壁賦謂鶴化為道士又集異紀唐明皇九日獵沙苑射中飛鶴帶矢西南飛去益州道觀有道士徐佐卿寄寓是日自外持一箭歸曰吾為飛矢所傷已無恙因挂箭于壁書其月日且云此後十年箭主至此付之後明皇幸蜀至觀乃見箭陶侃丁母艱忽有二客來弔儀形鮮異知非常人遣看之但見雙

知新錄

卷三十

畢

鶴冲天而去又王韶之神境紀云榮陽郡南有蘭巖常有雙鶴傳云昔夫婦隱此年數百歲化成此鶴然則有道之士皆喜化為鶴耶

獅子吼

獅子吼吼小獸名形類兔兩耳尖長獅作威時即牽吼視之獅服不敢動恐吼溺着體即腐也吼又畏鴻鳴鳴則服不敢動俗謂獅吼乃降服獅子之吼耳

燕在閣知新錄卷三十終

孫

燕在聞知新錄卷三十一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高沙賈國維莫坤

篁南江 祥石林

北平陳 雷春鳴

京口李義元乾一 叅校

龍

宋祕閣有吳淮畫龍與世所畫龍異猪首驢形肉鱗畏壘垂髯下者其長數尺角勢彎曲有岐其上翠空据虛搏雲而起頭有物如博山形是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

知新錄

卷三十一

升天也

龍有雌雄

劉洞微善畫龍一日夫婦造門曰龍有雌雄不同公知之乎曰不知其夫笑曰不知如何輕自下筆洞微悵然曰子能言之乎曰能因請其狀曰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鬚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熒熒雌者角靡凹平目淺鼻直鬚圓鱗薄尾壯於腹洞微曰爾何人能知之其

鳥王啖龍

五雜俎云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華陰龍墮地化清泉

二道其一為鳳爪傷流血泉水遂赤令其地有龍骨山云故老謂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今世所傳鳥王啖龍圖蓋本此也夫鳳非竹實不食而亦嗜龍腦耶

伐蛟

深山窮谷每當出蛟之時水頭暴起洋溢數丈傷害居民不可數計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鼈今此事久不行矣且蛟居於山穴不省漁師何以伐之費滋衡伐蛟論云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注曰言伐以有兵衛也夫蛟者龍類窟宅必於江海潭澤靈奧不測之處非網罟所能取鈎距所能致動則風濤駭輿輒能破舟斷纜雖

知新錄

卷三十一

二

選集悍勇具勁弩毒矢然臨不測之地無所用其人力奈何經言伐之康熙甲子乙丑間江浙閩越之地多怪風疾雨往往有蛟出地中毀禾稼敗廬舍漂城郭殺人以千數傳以為災異然其變出於倉卒較河決湖漲尤迅利儼然不可為備雖知者無如何也後余入楚豫聞山人言地將出蛟善獵者能先知之其地常蒸蒸暖於他處嚴冬不積雪即掘之入數丈有物若脂膏者數十石其形已具者甲離離然蓋其將發也其膏煎之可療如是則地絕蛟害於是乃悟月令伐蛟者伐言掘地取之也凡正月蛇雉交生卯遇雷入土數丈成蛇形數百

年後卽出蛟爲民害今江浙閩越之地多此害者先王之制不講未嘗命漁師伐之其私伐者民自爲計官無所與故罹此禍至酷也夫先王爲民慮至詳且備具在經傳後之人求其意而通之可也以爲迂遠難行或削而去之則天下必有陰受其害者矣夫蛟憑陵江湖至橫暴也雖孟賁慶忌遇而失色而方其未發一獵人制之耳此思患預防之術也漢律能捕豺獬購百錢今時能捕虎者官給銀賞之夫豺虎之害不過一二人而購賞如此况蛟能殺千百人乎宜著令歲之某月命獵戶覓有蛟之地得之者官給銀若干夫民之趨利也急於

知新錄

卷三十一

三

命而趨令也急於利朝廷懸重賞以購之則趨之者必數倍於常矣棠按費子言楚豫之間獵者能去蛟而月令則命漁師獵者入山漁者入水似不可強而同也然蛟乃水族故仍繫於漁師不得費子獵者之說則不得伐字之意思古人以漁師入山而伐之歟

鵲義隼仁

五雜組云鵲與隼皆鷙擊之鳥也然鵲取小鳥煖足且則縱之此鳥東行則是日不東往擊物西南北亦然蓋其義也隼之擊物遇懷胎者輒釋不殺蓋其仁也至鷹則不然也故古人以酷吏比之蒼鷹 子友清溪云西

隆山中老人多取小鹿煖足此亦鵲取小鳥煖足之義予曰杜詩云煖老須燕玉鳥以鳥煖人以人煖若用鹿是人以獸煖矣

毛虫倮虫互食

論衡云夫虎毛虫人倮虫毛虫飢食倮虫何變之有又云倮虫三百人爲之長由此言之人亦虫也人食虫所食虫亦食人所食俱爲虫而相食物何爲怪之設虫有知亦將非人曰女食天之所生吾亦食之謂我爲變不自謂爲災設虫能言以此非人亦無以詰也王棠曰人爲萬物之靈安得與毛虫比及其至也天地萬物且待

知新錄

卷三十一

四

其位育虎食人安得不爲變

高柔疏

魏名臣奏載高柔疏曰陛下禁地廣有千里其中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爲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爲五百頭狼一歲共食一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爲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鵲鷂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爲便也棠謂禁

地養鹿便不宜置虎於中若謂禁地中自有虎又安從知爲六百頭無中生有陸地蜃樓然其構思巧妙亦未始不聳人觀聽也

說虎賦

歲在單闕烽烟幸熄今值敦牂虎暴又興斯固有關風治然亦仁人君子所當深憫也予小子憤氣所激如五藏填胸兀兀不可自遣昔范文穆榜其軒爲說虎予師其意用致慨云

考樞星之淪降稟陽氣以成形視耽耽乎逐欲風漠漠兮吹萍其出也猶龍見之有候其吼也若雷隱之驟鳴

知新錄

卷十一

五

百獸塊然莫視羣力誰今與京行止有關於政去留亦可以規兵當夫前哲之盛也皇風被物網罟無煩仁及飛走惠彼元元林翳遠蹈巖穴踞蹲人安周道跡削高原市無未噬之苦野無未招之魂皇風不古斯道云亾持金僕姑用逐遐方然獸長不易制山君疇敢當儒頑鳥散敢用徬徨赴赴武夫子然氣往虎牢就縛前賢是仰砮石前驅功在林莽鄙彼爪牙舌大於掌搏虎歸閒反增快快是德不足而以力之承亦力有餘而任臂之攘汲古翰典實繁有徒禹劒爲李亥璧爲朱絕繫公鋒光若火裂背兮血濺成珠或稱履尾復異撩鬚李將

軍中石飲羽馮善士之野下車七萃之士曰高奔戎生捕以獻東虞是充任成曳尾以無懼定襄護僕而拯窮更有雕虎就搏中黃以雄爭牛見利卞莊善攻石虔鬪跳而虞吏以伏宜咎高叱而嚴四若壘以茲勝業勇將無同佐國分理責在有司民之塗炭爲其尸之故鳩民有其道追虎著於碑立奔革暴呂疇光祿倪首聽呪漢宗不其復有壞檻持德南郡法雄削課憂恤九江宋公或孟高息暴或神君神種儻或少連去孽或劉令弘農方欣偶然渡北更訝相逐浮東境民得憩乎恆產尾後何慮乎生風化非小補治絕戾虫今則山陬叢邑網密雲

知新錄

卷十一

六

布碎磔載塗咆哮當路運蹇恣其朵頤數奇遭乎驅捕慘非言詮究誰爾訴薪童樵採兮腹悲饑婦餉田兮舌吐飆飆風高荒荒日暮人智無威假之狐敢不類投林之免粵稽巷議苦過於茶母求死子妻求死夫車笠頃絕塵篋條淪罹此憂也能不哀乎於是懷豪俠憶健兒清山麓起翠黎堂上蒲萄酒匝羅斟酌之枕兮首寢兮皮如斯人其爲誰於是念廉吏澤化披夷四境供一麾不須牛陣結遠彼虎衙辭民鼓腹任委蛇如斯人去後思然暴虎之徒杏壇所不與而循良之吏可爲不可爲俯仰今昔慨慕於斯伊惟佛氏慈海彌邊禪能勇退德

使威捐法安爲之說法佛調可以共眠扣首一經見曇猷如意之力繞身三匝洗清晏膝間之緣圍項就食胞地飛泉法聰受戒於境內耆城庵手於路前僧稠僧朗莫不皆然又聞龍湖有跨虎之普聞空如杖裂畜之檀越惠始之氣足降明恭之力堪揭曇詢錫至而闢分法嚮行未而暴歇上士中士聖門畫策亦平平大空小空華林怪事堪咄咄試問今日之衰區誰能遊行於虎窟稽其梗槩念茲永佩維彼黃老虎車亦載氣得禁於黃盧身常繞乎鼎鼎丹以之成囿以之護杏以之守書以之負訝昭成之神遊因吳猛以却步虎耕受策報茅君

知新錄

卷之十一

七

以有成羈轡而行役王暉而無忤聞彼王母實虎其首果能宜人虎於何有思遠爲友用其鬚紹先叱虎飲其酒或拂其性相看蠅蟆化於前一得其情何煩後麗乘其後至其試介象之額入東坡之夢遊戲人間無關至勸何以或羣或友相逐而鳴飛去飛來隨時而動念此爲勞心焉永惘曾思班子隱見因時澆薄毛兒檢點無分強弱翹客詞宗莫敢相薄孺慕頑德不聞暴作稟性爲靈非徒爲虐氣固存於乙威功只恃乎三躍且寅君所戒在人豈移以食牛之氣而哈嚕又鬪穀於菟聞乳人不聞害物神茶鬱壘使食鬼不使啖民爲裴君而三

嘯侍聰公有二青或觸觀左之槐使頑民之有傲忽作南山之嘯報邊事之多座上清真人古松大士有踞門而盤如有食餘而珠似間供薪芻又傳耘耔子香之墓知宿衛以歸仁區寶之喪搏牲禽而助祀是班將軍有其力之馴何必惡其目之視况符能止邪神聞決訟祓惡以皮爲焚宜男以鼻爲用武不肯墮嘗徵參伐之奇魂而有知益審風威之重郭文爲之探鯁商亮又爾分羊物果無覬覦之意人豈有劒戟之傷虎父虎妻故無遠慮虎媒虎卜安事多防時乎不淑亭午施狂軀非捨食蹲臥無良有同放市岐路徜徉惜黃公不見於世使

知新錄

卷之十一

八

邪足乃爾成行青腰何在獨角誰鄉貽憂虎室爰憶獅王獅王不敢必攀鞍多戰慄一步一回頭行人空唧唧掉尾有蛟焚牒無筆又安得濟人以黃神之章與赤刀之術吾聞秦時除害邑封萬家重募國中黔首無嗟如能取則於此庶虓吼或得易擊物理無旣難悉其情周傳牛化海異鯨生或几失其足或玉點其睛觸感而應莫不縱橫若夫虎化人人化虎精氣相召莫得而覩牛哀封邵同茲異羣李微道宜適彼樂土吾願空谷無聲斯民受祐燒尾從人離情獸伍碎磴之音不傳山林之志莫取握星收而起倉庾德星聚而寧土宇豈非高穹

覆載殿蒼生於山巖水澗也哉世道轍軻吞恨者多言之不足更爲之歌歌曰水清漣兮山嵯峨中有李耳兮人不敢過名同柱下兮意云何白虎爲瑞兮斯世誠訛願天速殺兮不知其他

熊虎記

有以桺載虎與熊而遊於市者王子往觀之曰吾昔者所見蓋死虎也熊則未之見吾今然後知虎與熊之可畏有如是也吾今然後知周禮冥氏穴氏服不氏圉人之所以由來也虎高三尺嗜睡桺者鐵器擱之虎怒逼視之聲不甚揚翁翁焉雖隔垣猶鏗爾也與之肉以鐵

知新錄

卷之十

九

器阻之虎爪虎口虎舌牙逼露俄搖尾桺者必使之翻觔斗而後食之蓋虎與桺者習也熊形如猪大如牛亦鐵器擱之立而掌張口舌亦逼露當二獸之在深山窮谷中力大體強其害全物也如拉朽摧枯猛而不仁二物實甚後世之弓矢火器致之者利其皮與爪與骨而已間有生致者大都爲遊觀之物無所發明也不知姬公建官班祿有冥氏穴氏以攻取之有服不氏掌養而教擾之有圉人掌園遊之獸禁牧百獸共其生獸死獸之物皆非苟然已也蓋古人舉措無一事不與民生相維繫我愛人而有害於人之物不思有以去之則愛人

之心反不如愛物之心故火其所食而使之出不致有穴處之慮張其羅網而入之桺不使有負隅吞噬之患此則古人致力於熊虎者皆其致愛於民生者也且獸之猛莫熊虎若也身雖在桺心一日未忘在山也雄心剛膽負固不服不問可知其然古人慮之詳矣設一服不氏以服其不服之心渴而飲之水饑而啖之肉馴養而教擾之以共其祭祀之用又歸於圉人用以供祭祀喪紀生獸之需是則古人致力於熊虎者又皆致孝於祖先者也今世之桺二物者冥氏乎穴氏乎服不氏乎觀二物者亦知周公設官分職之意皆從仁孝中來乎

知新錄

卷之十

十

康熙己丑六月王棠記

非熊

容齋隨筆云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取用考六韜云文王將田史編卜之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影非虎非龍兆得公侯天遣汝師無非熊字棠按齊世家只言非龍非影非虎非龍無非熊字而六韜則有非熊非龍非虎非狼之句何以容齋言無也千字文呂望非熊或人以爲誤是據史記齊世家言耳

羸駃騠

羸本驢馬所生漢元康中龜茲王娶烏孫公主女自以

爲尙漢外孫衣裳皆半倣中國胡人相謂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羸一作騾說文驢父馬母曰羸馬父驢母曰騾騾稟氣於父騾騾更爲神駿也

衛

世呼驢爲衛爾雅翼云晉衛玠好乘驢故以爲名棠按衛地產驢故名曰衛當不因衛玠也有白衛有黑衛

牧馬

魯頌駟之牡馬美僖公也言駟而有牡者美其毛色有十六種如有駟有皇等句是也衛風美文公之馬言駟而有牡者三千之多二詩皆言馬之盛也後世駕車征

知新錄

卷三十一

七

戰皆不用牝惟用牡馬又往往去其勢而絕其生道此馬之所以不盛歟衛詩駟牝三千言牝不言牡可以知其故矣周禮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注云特牡馬也是成周之世馬在官者馬百匹有七十五牝二十五牡是以產馬常少棠謂後世牧馬者令牝與牡相半則馬之蕃息無疑矣

課馬

今世呼牝馬爲課馬唐六典凡牝馬五年而課一小馬羊則當年而課之課歲課駒犢也

竹披

杜詩竹披雙耳峻初不解竹披之義及讀周禮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內有散馬耳句鄭玄曰散馬耳以竹培植其馬之耳項使其慣習不驚按培植音割擊也杜詩用竹字雖形容峻字之意而暗藏竹培植耳之義

扇馬

今世稱牡馬去腎者爲扇馬唐孫光憲云周先帝命內臣李廷玉賜馬與南平王且問所好何馬乃曰良馬千萬無若一駿者即可得而選苟要坐下坦穩免勞控制唯扇庶幾也既免蹄齧不假銜枚兩軍列陳萬騎如一

知新錄

卷三十一

七

苟未經扇亂氣狡憤介胄在身與馬爭力聲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捨轡揮兵乎自是江南蜀馬往往學扇棠謂扇馬之制當不起於李廷玉而江南之蜀馬則因李廷玉而始扇焉

馬缺耳

張敞畫番馬皆缺耳犁鼻宋廣川云余問北人云鼻不破裂則氣衝肺耳不缺則風搏不聞音聲又考吳諸葛恪獻馬先錫其耳范慎謂豈不傷仁恪曰母之於女思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於是知馬之錫耳晉魏已然但未明言其所以然也

舞馬

唐千秋節令馬舞於勤政樓下當時歌曰試聽紫騮歌
樂府何如騷騷舞華陽後亂馬散人間田承嗣得之他
日樂作馬舞以爲不祥殺之宋大明五年外國亦獻舞
馬按魏華舞曲有云騷騷足舞鳳凰拊翼歌謝莊謂
肆夏已升采齊既薦始徘徊而龍倪終沃若而鸞盼則
馬舞應樂自漢魏已然矣

三花五花九花

三花馬者剪鬃爲之辨白樂天詩云舞衣裁四葉馬鬣
剪五花是也唐六典云外牧歲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鳳
知新錄

之字杜詩五花散作雲滿身個個五花紋李詩五花馬
千金裘是又以馬印花爲言也代宗時又有九花虬馬
賜郭子儀身被九花紋故號九花虬也杜詩近時郭家
獅子花注云卽九花虬

馬稱疋

俗稱馬與君子相疋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
一疋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疋或云馬死賣得一疋帛
或云春秋左傳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爲疋與馬之
相疋耳見風俗通

顏回壁吳門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光景一

疋長耳故後人號馬爲一疋見韓詩外傳

叱咤

叱咤咤與訛同曲禮母訛食注謂食而叱訛也疏謂以
舌中作聲鄭氏曰嫌薄之也此叱訛之本旨也今世之
乘馬者馬行不中必叱訛而後馬始行初謂以爲俚俗
語耳及讀王吉疏云馮式搏街搏控也馳騁不止曰倦丁
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云云按此則知叱咤之
用於騷馬者其來久矣

鹿王

震澤事苑云楚有鹿王廟相傳楚文王敗於震澤有羣
知新錄

鹿千餘在大谷中王張其弓弩欲盡殪之忽有大鹿跪
而言曰我鹿王也願日獻一鹿毋滅我之族類文王異
而縱之自後日有一死鹿置於王前人奇其事爲立鹿
王廟

遊牝 哨鹿

南方多鹿每一牡管牝百頭至春羸瘦蓋遊牝多也至
夏唯食菖蒲一味却肥江陵松滋射鹿者率以洶河烏
脛爲管以鹿心上脂膜作簣吹作鹿聲有大號小號呦
呦之異或作鹿聲則牝鹿畢集蓋爲牡聲所誘人得
殺矢而注之今之所謂哨鹿則其遺意

道家食鹿

陶氏書云麋鹿非辰屬八卦無主故道家聽以爲脯

禮鼠

文中子云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制兵錄異記云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卽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卽跳躍而走秦州有之詩相鼠有體人而無禮韓退之城南聯句云禮鼠拱爲立

白貂

五代史云耶律德光脫白貂以衣晉高祖陷幽記云契丹西北多產黑白黃貂鼠皮爲衣北方諸國亦皆仰足

知新錄

卷十一

七

棠按白貂當卽今之銀鼠也

紅鵝

王少逸爲山陰道士管霄霞寫道德經道士贈以紅鵝後竟衝霄人只知好鵝不知好紅鵝故記於此

鷓鴣

鷓鴣鳥形似雌雞命鷓之始必先南翥不北徂也其聲相傳不一南越志云聲云杜薄州異物志云其鳴云但南不北本草云自呼鉤輅格磔一云若呼行不得也哥

杜宇

魚說

蜀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蒲卑二字未見人用出華陽國志又楊升菴藝林伐山云杜宇望帝世俗皆指鵲言按揚雄蜀本記曰杜宇出天鰲山有朱提氏女爲杜宇妻號曰望帝故義山詩云望帝春心托杜鵑又抱朴子云女媧地出杜宇天鰲則又一說矣謝豹虫也以羞死見人則以足覆面如羞狀是虫聞杜鵑聲則死今世謂杜鵑亦曰謝豹何也見伐山

知新錄

卷十一

七

南華云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又云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雖也又云于蟻棄知于魚得計于羊棄意子通其意而爲之說以警世焉今見夫濡需暖姝之徒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爭競夫世之名利不審安危利害及至以身以徇而不知覺此皆蟻之屬也其病在知知之所在害之所歸也彼方以知爲能以爲世之循分安命者舉不足以當其一瞬全身在知而抑知失身亦在知蟻乎蟻乎用知不如棄知之爲得也又見夫廣結納竊浮名遂影揚輝以要美譽於天下或仗俠以濟人或立節以驚衆名與人歸而傷身之害卽寓於內何也衆目者禍所積高明者鬼所瞰古之人所以棄榮不驚者彼與天下相安於自然故人不亦自忘彼我之見

也今繞意曲體以乾沒於世事幸卽不至戕身亦必舌
噪唇焦手足胼胝卷蕞無少休息此皆羊之屬也夫羊
有羶行其病在意羊之羶羊之意也使羊無羶蟻何慕
焉在羊無知抱一羶意而來蟻之趨慕况人盜虛聲以
嚇衆乎羊乎羊乎用意不如棄意之爲得也惟魚也游
於江湖之間洋洋然得遂其性無蟻之黃緣無羊之羶
行無知無意相忘於波濤生長隨造化人游於人彼游
於天惟天也能得其自然故莊子於魚也有取焉作魚
說

金魚

知新錄

卷十一

七

金魚之色相變幻徧考山海經異物志亦不載子虛賦
有云網玳瑁鉤紫貝又魚藻洞置五色文魚固知其色
相有自來而金魚則總名也其名有純白純紅金盛金
鞍綿被裹頭紅首尾紅鶴頂紅眼有墨眼雪眼硃眼紫
眼瑪瑙眼琥珀眼又有四紅六紅至十二紅之名尾有
三尾四尾品尾然皆是一種變化又有金管銀管近陝
西人自馬上帶數種來邦其眼有突出者其腹大有似
鵝卵者有橫行而頭向下者有沉睡水底而不死者此
又屠赤水金魚品中所未載者也

猫王

順間西城有貢猫者盛以金籠頓館驛中人不知異
也使者言其異人不信因斂金而觀其効使者結臺於
城中高處猫處於中翌日視之鼠以萬計伏死壇下曰
此猫一作威十里鼠盡死猫王也見叢談

猫兒狗子

唐孫光憲云唐盧延讓業詩三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
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祖庸張濬親見此事
每稱賞之又有一餓猫臨鼠穴噉犬舐魚砧之句爲成中
令訥見賞又有栗爆燒毬破猫跳觸鼎翻爲王先生建
所賞盧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猫兒狗子

知新錄

卷十一

六

也人聞而笑之

銀蟒金龜

武林舊事敘社會云奇禽則紅鸚白雀水族則銀蟒金
龜無不動心駭目銀蟒金龜未聞人道

陶犬瓦雞

金樓子云陶犬無守夜之警瓦雞無司晨之益

八哥

八哥卽鴝鵒也負暄雜錄云南唐李主諱煜改鴝鵒爲
八哥王虛中勸孝文亦曰八八兒爾雅翼云此鳥身背
皆黑惟兩翼有白點飛則見白如八字故謂之八哥云

又永叔夢爲鸚鵡飛在樹上意甚快悅聞榆莢香特異
永叔常自言上有一兄未晬而卒母哭之慟夢神人別
以一子授之白毫滿身母卽娠永叔生白毫無數後漸
退落

畫眉

歐陽永叔有詠畫眉詩云百轉千聲隨意移山花紫燕
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

鶉雀

鶉鶉一名桃虫又名桃雀又名女王又名女匠又名巧
婦取茅爲巢至精如刺襪然故又呼爲襪雀

知新錄

卷三十一

七

鸚鵡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一日問之曰思鄉否對曰思
鄉遂遣中貴送還山中後數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
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皆悲鳴不已使臣賦
詩曰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
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又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
施於僧僧教之能誦經往往架上不宣不動問其故對
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幽怪錄
云柳歸舜泛舟巴陵風飄至一處有鸚鵡數千相呼姓
氏有名武遊郎者有名阿蘇兒有名武仙郎有名自在

先生者有名踏蓮露有名鳳皇臺有名戴蟬兒有名多
花子又云吾乃鳳皇臺鳥也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呼
爲雪衣娘一日飛上貴妃鏡臺上自云雪衣女昨夜夢
爲鶯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後爲鶯所擊
而斃瘞於苑中呼爲鸚鵡冢

拱背

蜂採百花俱置於股間惟蘭則拱背入房以獻於王有
友人贈子蘭數枝曾賦一絕句數枝嫋嫋吐幽香珍重
軍持護綺窗扇却細腰不許入也愁拱背奉蜂王

五眼雞

知新錄

卷三十一

子

元張明善作北樂府水仙子譏時有云說英雄誰是英
雄五眼雞岐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龍三脚猫渭水非
熊兩頭蛇言人無處不惡三脚猫言人無才逞能今世
俗語皆如此但五眼雞今人不言亦不知所指也

顛當

顛當爾雅謂之蚨蜢窩深如蚓穴有土蓋如地平大如
榆莢常仰其蓋有蠅螻過輒蓋捕之纔入復閉秦中兒
童戲曰顛當顛當牢守門范成大六言詩曰恐妨蝴蝶
同夢笑倩顛當守門浙中謂之駝背虫

知鳥獸音

鳥獸動物也其血氣與人同者也故其聲音情態有相通之理介葛盧詹何知牛鳴翁偉李南知馬鳴沈僧照識虎嘯白龜年曉羊言楊宜成子辨雀語管輅張子信孫守榮占鵲言神速姑知蛇言秦仲解百鳥音惜其術不傳於後矣

蟲

抱朴子云今頭蝨着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處頭皆漸化而黑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在乎所漸也棠按此則知蝨有黑白二種南史云齊卞彬爲蚤蝨賦序曰蝨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蝨者無湯沐之處絕相弔之憂晏

知新錄

卷三十一

五

聚乎久袴爛布之裳復不慙之討捕孫孫子子三十五歲按此則知天下最易生之物莫如蝨雞肋編云汝陰尉李仲舒漢臣山陽人平生戒殺生嗜釋教置蝨於綿絮骨筒中久亦飢死有人教放青葉草上經宿占霧則爲青虫飛去視之信然皆折背而化按此則知蝨能折背而化草木子云蝨六足行必向北商君二十六篇大抵以仁義禮樂爲蝨官曰六蝨成俗兵必大敗韓昌黎詩云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蝨其間不武亦不文意本此又顧仲恭作蝨賦云李商隱有蝨賦陸龜蒙有後蝨賦李止議其齧臭未盡其罪也陸更賞其拒德

則幾好人所惡矣作又後蝨賦以正之仁不害人義不穿窬傷人及盜漢法必誅誅罪并發乃在濡需請數其惡始服厥辜昆虫之醜實繁有徒與人相逼損益各殊蠶絲蠶蜜翻効勤劬絡緯促織蜻蛚蝥蛄螢飛蝶舞助人爲娛若斯之倫固不可無鼠婦蚰蜒穢我階除胃庭網戶蠭蛸蜘蛛螻鳴於土蚓歌於塗怒臂蝗螂祝子蒲盧撲火役鬼投燈煎軀煖產竈馬羶聚玄駒地鼈蝸牛負蟄推車總屬堪憎無傷於吾若斯之倫聽其自如爰有白蟬善齧吾書蠹侵嘉樹蛀耗米珠蝗蝻蟻螻嘉種是鋤醯敗於蚋肉敗於蛆飛蟹蝨柱青蠅泥裾是皆吾

知新錄

卷三十一

五

傷害未剥膚情在可宥我咸赦諸蠶尾惟蠍鈎牙惟蝥螻似蛾玄蜂舞壺蛭縮如捶蚝行蠕蠕守宮壁鏡藏毒不虛凡彼蜚蠊可辟可祛有犯則殺固難盡屠蝥蟻匿胃蚘蟻潛膚我欲除之無形可剗蚊恃矯翼蚤憑輕軀我欲捕之轉盼而遁若汝蝨者何能爲乎形眇一黍質無半銖或入吾禪或托吾襦旬日累代繁孕而居黑食頭垢白吮身腴爾類日肥我貌日癯譬焉見察爾聚鑽柳既食且懦既飽復愚肉食之鄙曾莫汝踰湯沐既具汝命難舒罪在不赦慎勿怨余蝨聞斯言匍匐俯伏靜聽謹訶祈緩沸沃傾耳察之杳無聲觸齋心以聆若

訴若哭號物萬數惟天並育蠢動含靈誰非眷屬身命
布施千聖軌躅嗟君之量何其福促我食無穀我啜無
菽天賜我餐惟血也獨我首無角我喙無喙微啞君肌
何遽爲酷君何不廣請觀朝局聞諸商君吾友有六皆
錫天爵皆賦天祿榮妻任子亢宗潤族吸民之髓蒙主
之目債事無刑廢職無辱嬉遊畢齡考終就木我羨我
友飛而擇肉我罪伊何太倉一粟君欲我誅盍速彼獄
我聞蝨言怒髮上矗最爾微虫寧望禽畜積汝億命不
比奴僕敢擬朝士騰茲誇謬即汝明刑豈止湯沐繫之
以髮懸之以竹細篠爲弓繡鍼爲鐵絃絲射之一發洞
知新錄 卷十一 七

腹尸諸棘端以爲大戮

禽獸草木

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則禽亦可謂之獸禮記曰猩猩
能語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木而無卓則
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蕪而不及木則木亦可
謂之草

松

松老則子長鱗裂其葉有二針三針五針之別三針者
爲括子松五針者爲松子松通雅曰方書言松爲五粒
李長吉有五粒小松歌按粒當是鼠字之誤松每五鼠

爲一葉或兩鼠七鼠段成式曰李衛公言二鼠松與孔
崔松別惟有別牙松是三鼠

秦封松大夫陳封石三品

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巖岫荷雲端獨立亭亭耐歲寒一
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荆公三品石詩草沒
苔浸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似爲
當年不與謀松石乃無知之物後世譏彈之無遺力而
荆公笑石子則謂荆公自笑也

五大夫非松

五大夫秦爵第九級爲人耳始皇於太山樹下封樹

知新錄

卷十一

七

爲五大夫未言松亦未有松五也唐人松詩有云不羨
五株松遂相沿爲誤

紅白桃花

予在江西饒州見方宅紅白桃花甚盛他處絕少昔張
幼芳者天台營妓賦紅白桃花調如夢令云道是梨花
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
會記人在武陵曾醉此女不肯證唐仲友一事已屬可
傳況才情又復若是

牡丹

牡丹一名鼠姑歐公謂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後始

盛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寂無聞焉若谿漁隱客齋
隨筆皆引元白牡丹詩以證歐公之誤龍城錄載高宗
宴羣臣賞雙頭牡丹又北齊楊子華畫牡丹謝康樂集
言水際竹間多牡丹則牡丹已見於晉時矣

玉樹

甘泉賦云玉樹青蔥三輔黃圖云甘泉宮有槐樹今謂
玉樹隋唐嘉話國史纂異長安記聞見錄等書皆言漢
宮以槐爲玉樹晉人所謂芝蘭玉樹正指槐也師古與
向注文選以碧玉爲葉集衆寶爲之則謬矣然考漢武
故事有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以珊瑚爲枝碧玉

知新錄

卷五十一

玉

爲葉等語却非甘泉宮事棠按後代作詩形容白色往
往用玉樹不知碧玉爲葉則非白色玉樹青蔥亦不言
白況又爲槐樹乎

沒骨華

唐鄭虔著胡本草芍藥一名沒骨華駙都尉王銑所收
徐崇嗣沒骨花圖其花則草芍藥也崇嗣所畫甚多皆
不名沒骨沈存中言崇嗣初造新意不華不墨墨色清
染當時號沒骨花此說非也蓋因見崇嗣畫沒骨花圖
而謂不華不墨者皆爲沒骨也不知沒骨花本芍藥名
也廣川畫跋亦云

陀羅花優鉢羅花卽娑羅樹

岑參詩白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花人不識莖碧葉好顏
色葉六瓣花九房夜掩聞多異香廣川秘閣書圖舊有
名陀羅花大中祥符六年京兆府進此圖下之秘閣崇
寧三年廣川曝書廬下出此圖考之蓋花碧而葉六出
其房九列鋒殺莖柯植而叢出生不旁引疑然上聲攢
花內挺駢葉外包求之前記優鉢羅花也廣川云求之
於詩此圖不爲無据廣川宋人董道是也有廣川畫跋
行世

辛夷

知新錄

卷五十一

美

辛夷一作新夷去聲音異馮氏顯志賦攢射干雜薜蘿
今結木蘭與新夷光扈扈而揚耀兮紛郁郁而暢美美
音媚作上聲音以劉向九歎揚精華以炫耀兮芬鬱渥
而純美結桂樹之旖旎兮初荃蕙與辛夷

黃海異花

黃山異花極多雪莊上人曾爲繪圖子友吳綺園品題
珍重一一錫以嘉名維時江蘇宋中丞見圖賞之擇其
尤者賦五言絕計二十首一時和者多人先是新城明
刑部尙書王公象晉謫官家居著有羣芳一譜康熙四
十四年奉旨開館廣續命編脩汪灝張逸少等四人

爲纂修官凡一百卷名曰佩文齋廣羣芳譜載天下異花凡一百一十六種黃海花之異者始得列名其內今將宋中丞等所咏之花爲之標榜然其異者不僅於此而已也金縷梅似臘梅而瓣如縷春日開時翩翩欲舞然臘亦似臘梅一苞四五朵其開也以春抄旌節花老藤上作花行行垂如旌節色淺碧黎州漢源縣亦有之春桂似桂而五出三月開海屬花生雲海春日遍厓谷紅色深淺相錯至鋪海時爛然雲錦矣彷彿睡香而差大瓔珞花色黃碧幽倩澹冶清香雋永有垂柳之態黃桃與桃無異但花跌先實耳山櫻木本竹葉初夏作花

知新錄

卷三十一

香

實如合桃紫雲花花深紫日光下燭晶然凝望木蓮花在慈光寺前高柯成圍密葉蔽日冬不凋花肖白芙蓉惟房蒔不類四五月開香聞數里山中無二本玉鈴花樹高大龍蔥夏月碧陰中白花串串有類雕刻香甚香杜鵑杜鵑處處有之此則高幹濃香迥異凡種石蘭一莖一葉一花色紫生峭壁上查蒲花木有芒刺四月開小黃花如丁香其結實也如丹砂覆杯花攢生葉底空中下垂似縷竹葉朱而成仙都花生仙都峰下古幹屈曲花一苞七八朵望之如芙蓉而特香綠心如拳三年一放則葉下披如相讓然傲雲花形色似木蓮自夏徂

秋香不斷葉亦微馨悟公雲舫四圖皆此樹鵝羣花藤屬似菰蔣秋日著花宛然鵝也疊雪花花如翦雪中含一壺盧九月開紫綺玉環草花也頗肖二物

佛手柑

佛手柑一名飛瓊檉中之另一種也晉鈕滔母與定夫入書云此中果有胡桃飛瓊檉出自南州胡桃出自西羌外剛內柔柑實似古賢棠按柑曰飛瓊則單指佛手柑而言今字書皆入於檉字內予謂當分入柑字下也

桂子月中落

葉石林玉潤雜記云仁宗天聖中七月八月之望有桂

知新錄

卷三十一

香

子從空降如雨其大如豆有黃白黑三色食之味辛寺僧道式取以種得二十五本白樂天詩集載月中常墜桂子於石竺寺

並頭蓮

並頭蓮前世未經見晉太和間生於玄圃謂之嘉蓮其後見者不一柳宗元張仲素俱有賀表今所在有之不爲奇也

睡香

廬山瑞香花始緣一比丘晝寢盤石上夢中聞花香烈酷不可名既覺尋香求之因名睡香四方奇之乃謂花

中祥瑞遂以瑞易睡見清異錄又瑞香有洛白楊紅
黃江紫花之變極矣

孝梅

龍廣寒元時江西人有預知之術事母至孝六月一日
母生辰梅花一枝盛開士大夫遂稱之曰孝梅張菊存
詩曰南風吹南枝一白戰萬綠歲寒誰知心益宗林下
竹廣寒年百有八歲猶童顏綠髮

楸

楸音茂木瓜也大明會典廣州歲貢虫炷木瓜入御藥
局取其陳久無木氣也淮南畢万術木瓜燒灰散池可

知新錄

卷二十一

變

毒魚又木瓜性益下部人號為鐵脚梨

矮雞冠

矮雞冠卽玉樹後庭花也見子由詩註漁洋山人雞冠
花詩云三閣塵埋玉樹空後庭名字借西風終慚小草
雞冠紫不及滇茶鶴頂紅

茶蘼

范蜀公在許下堂前有茶蘼架每花時宴客花墮酒中
飲一大白微風過則舉座無遺當時以爲飛英會

種薔薇

樹木者樹桃李不樹蒺藜桃李夏得其休息冬得其實

蒺藜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唐人謂裴度詩曰破却千
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荆棘滿

庭君始知是以薔薇與蒺藜作小人一類相看矣清異
錄云東平城南許司馬家薔薇花太繁欲分於別地根
下掘得一石如雞狀五色燦然郡人遂呼薔薇爲玉雞
苗

楓棗樟柳

楓棗二木皆通神靈卜卦者多取爲式盤式局以楓木
爲上棗心爲下所謂楓天棗地是也兵法曰楓天棗地
置之槽則馬駭置之轍則車覆其異如此蓋神之所棲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事

亦猶鬼之棲樟柳根也

南燭天竹

本草綱目南燭釋名南天燭南燭草木染菽烏飯草等
凡十二名無南天竺者集解引蘇頌曰今惟江東諸郡
有之株高三五尺葉類苦楝而小凌冬不凋冬至紅子
作穗人家多植庭除間俗謂之南天燭陶隱居登真訣
載太極真人青精乾石餽飯法云其種是木而似所故
名南燭草木沈括筆談云南燭草木本草及傳記薔薇說
人少識者今人所謂南天燭是矣華如薔薇
一名有節高三四尺廬山有盈丈者南方至多葉微
接骨草

似棟而小秋則實赤如丹按陸游詩南天竺子亦微丹
自注南燭草本俗謂之南天竺李端叔取以名僧軒蓋
用俗語也又羅願新安志云南燭叢生春晚苗紅葉赤
照耀山谷道家用作飢飯其色青又謂之青飢飯非人
家庭館所植南天竹也若據集解引說南燭即庭除所
植之天竹而又溷以飢飯之名顧庭植者並未用以飢
飯嘗有疑焉及讀羅志乃知飢飯者南燭也烏飯草也
庭植者天竹也南天竺也以其莖直有節故以竹名張
栢廣韻竺竹也陸詩固是而自注曰南燭草本本字或
誤當是南燭草木也見黃蓮坡草木辨正

知新錄

倒垂蓮

倒垂蓮似菡萏未舒瓣瓣自上垂下倒苞其莖頂圓如
槌開時瓣復上仰若小蓮臺瓣小而多層無房蒴中有
微須養以天泉經半月瓣枯不脫云是洋產攜根而種
中土也予於揚州聞之黃蓮坡云

稱呼

母之考為外王父母之妣為外王母今稱外祖母母之姊
妹為從母今稱為母之舅弟為舅其妻為舅母俗稱母
之伯叔兄弟稱從舅從母之子女稱為從母弟從母弟
從母姊從母妹今世所稱姨母非禮姨者妻之妻之父

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今稱外父稱外母女子稱姊妹
之夫為私今稱男子稱姊妹之子為出今稱女子謂舅
弟之子為姪父之舅為世父今稱父之弟為叔父兄弟
之妻長謂稚為姊妹姊妹謂長為姪婦今謂之婦稱夫
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稱夫之庶母為少姑夫之兄
為兄公今稱夫之弟為叔今稱夫之姊為女公今稱夫
之兄弟為女妹今稱小姑唐詩有兩婿相稱為亞前代
之連襟僚俗謂

三老五更

三老五更互言耳皆老人能知三德五事者也食三老
知新錄

五更於太學天子和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食畢
此天子行養老之禮漢時養老以一人為老一人為
更三老北面三公設几九卿進履天子割牲執醬如古
儀五更南面公進供醴亦如之孟穎達曰人君養老有
四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難而死養其父祖
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技年養庶人之老故有國
老庶老之今案按養老之典後世行者亦不數見獮狗
名者多務實者少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
者年之貴乎天下由來久矣秉國鈞者亦所當致意也
蔡邕明堂論曰更應作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

遂誤以爲更嫂樂於旁與今亦以爲更以此驗知更爲
叟裴松之以爲豈謂更爲叟誠爲有似而諸儒莫之從
未知孰是

老爹

廣韻南北呼父爲爹說文爹父也考韓公集祭女文亦
有阿爹阿八可知此語由來久矣稱老爹則明季在朝
之臣諂事閹豎始太監王振謂王祐曰王侍郎何無鬚
祐對曰老爹無鬚兒子豈敢有鬚王鈞菽園雜記永樂
時內侍出差者見六府六部事內官離一丈作揖官
路遇公侯駙馬伯府驤後立容則呼與府部如呼所屬

知新錄

卷之十一

七

公侯等過於路反回避之且以老爹稱之矣棠按今日
南北逢人皆稱老爹不必父也此前代所無皆緣明季
遺風耳

老公

老公者尊長之辭按周書王軌將高祖顏曰可愛好老
公但恨後嗣弱耳徽俗亦有稱老公者意本此又風益
公又北齊尙書作謠言害斛律光有云盲老公背受太
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云云

婦公

衛玠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皆有璧潤

之望晉書則云婦公冰清女壻玉潤稱丈人爲婦公
字新

家公

顏氏家訓云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潘尼稱其
祖曰家祖按今楚人稱外祖輩亦曰家公

丈人

丈人長者之稱易師之辭曰師貞丈人吉吳王遊包山
有龍威丈人山隱居之句漢樂府婦病行有云傳呼丈
人前一言又有丈人且安坐等語非以丈人爲婦翁也
或謂太山有丈人峯又謂張說婿鄭某墨官玄宗怪而

知新錄

卷之十一

七

問之黃番綽對曰此太山之力也曉張說爲封禪使三
公已下皆轉一品故云云後山送外舅詩丈人東南英
注云俗呼婦翁爲丈人三國志裴松之注蜀先主傳獻帝舅董卓

句下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按裴是宋元嘉時人
則呼婦翁爲丈人宋元嘉時已然矣又漢匈奴傳書且
鞮單于云漢天子我丈人行觀此語則作妻父始於此
亦可作尊長之行亦可裴謂古無丈人之名則誤矣

奢

高力士在玄宗時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卽專決
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微倖者願一見如天

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他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家尊
曰翁哥也帝或不名而呼將軍棠謂力士之尊嚴若此
唐朝中人預國政實自明皇任高力士始惟一謫仙能
使之脫靴真千古快事又唐中宗以韋后乳媪嫁實懷
貞奏請輒自署皇后阿翁人稱之爲國翁軒然不顧翁
猶今人稱父曰爹曰爺也

哥哥

哥者世俗弟稱兄之辭唐宋帝王習用此俗語也哥哥
二字獨見用於唐太宗太宗帖有哥哥救三字元西廂
院本有甚妹妹拜哥哥句唐玄宗與韋玉書稱大哥哥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四

有同玉真公主過太哥園池詩而稱父亦曰哥舊唐書
王琚傳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睿宗行四
故也玄宗子棣王琰傳惟三哥辨其罪玄宗行三故也

阿八十八

古人稱謂必稱行幾如寄詩必曰杜二李十作文亦然
然運用之間在一人亦有不同如昌黎祭姪文稱十
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某某之貧祭於二十二郎溺之
靈祭姪孫安文則云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祭於
李氏二十九娘子之靈則昌黎在兄弟之列爲第卡
無疑矣祭文又則云阿爹阿八夫十八與阿八不同也

何以曰八又曰十八也予曰此就親疎分言之也公祭
十二兄岌文云維我皇祖有孫八人八人中必昌黎年
少故曰阿八也岌在八人之內而曰十二兄此又統稍
遠而合言也

先生

韓詩外傳問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猶言先醒
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耗耗乎其猶醉也又賈
誼新書先醒篇世主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惛惛然猶
醉也賢王學問不倦好道不厭先悟乎所以存亡故曰
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能有醒者有後醒者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四

有不醒者棠按此則知先生二字不可妄稱人亦不可
妄受人之稱也

稱號稱先生稱年晚生

方遜志與潘擇可先生書云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
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受也故君子
之於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執事
於年則倍從也於德則前進也於分則與先人仕同時
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過矣於字加稱號焉於稱號
加以先生之稱焉於禮得無不相似乎此其爲愧也甚
大苟默而不發非惟非某有請於執事之意執事始欲

開曉之者殆不若是是以重有說焉嘉靖丙戌刑部趙
尙書乃費閣老同年也每投謁費書年晚生同館屠公
應竣曰趙老真神童問何故云費鵝湖二十作狀元年
最少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相對撫掌棠爾尊施
於卑稱號稱先生同年中爲首相則稱年晚生事皆過
於禮者若在今日人莫不以爲固然而方遜志筆之於
書以爲不當同館譏之以爲撫掌仍可想見當時風俗
之厚

老先生

書籍中稱先生由來久矣稱老先生者少獨劉元城論
知新錄

說凡引涑水公則不著姓名必曰老先生尊之至也劉
元城曰孔佛之言相爲終始孔言母意母必母固母我
佛言無我無衆生無壽者其次第若出一人第孔以三
綱五常爲道故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又云所謂禪
一字六經中亦有此理達磨西來禪話大行佛法弊矣
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某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及
老先生出處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棠謂元
祐諸賢如元城暮年投荒節不少挫實從學問中探討
出來可謂過於好佛持論仍在儒釋之間弇州謂元城
有定力於死生處涑水公不如元城了了予謂元城固

佳老先生亦不易及也

太夫人

漢文帝令列侯太夫人無得擅徹稱如淳云列侯子復
爲列侯母稱太夫人蓋漢制也杜工部詩起居八座太
夫人

燕在閭知新錄卷三十一終

孫燦正字

知新錄

卷三十一

燕在閭知新錄卷三十二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涇陽王 易慈義

江都蕭 賜也堂

江都左 衡自衡

岑川程攀龍御李 參校

妳婆乾阿妳

日知錄云舊唐書哀帝時內出宣旨妳婆楊氏可賜號昭儀妳婆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妳婆王氏先帝已封郡夫人今准楊氏例改封中書門下奏曰臣聞周制官

知新錄 卷三十二

職夫人只列三人漢氏後宮之號十有四位元帝特置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至於列妾縱稱夫人亦無裂土割郡之號以胡組郭微卿保養宣帝之功子孫但受厚賞而無封爵後漢順帝封阿母宋氏為山陽君則致漢陽地震安帝封乳母王聖為野王君亦致地震京師晉室中興乳母阿蘇有保元帝之功賜號保聖君初無爵邑但擇美名至高齊陸令萱以乾阿妳授封郡君尋亂制度中宗神龍元年封乳母于氏為平恩郡夫人景龍四年封尚食高氏為蔭國夫人封爵之失始自於此後睿宗下詔封玄宗乳母蔣氏為吳國夫人莫氏為

燕國夫人歷載以來寔為訛弊伏以陛下重興寶運再

關丕圖奉高祖太宗舊章行往代賢君故事今則宣授

乳母為郡夫人竊意四海九州之內有功勞安社稷者

得不對室家而慙於所命之爵乎臣等參詳妳婆楊氏

王氏雖居涇推燥並彰保養之勤而胙土分茅且異疏

封之例況昭儀內侍燕寢位列宮嬪夫人則亞列妃嬪

供奉左右豈可以嬪御之號增榮於阿保授之典禮良

有乖違其楊氏望賜號安聖君王氏望賜號福聖君第

二王氏望賜號康聖君從之參用冊府元龜當國命贊旒權臣

問鼎之日而執轡若此有明自承樂中封乳母馮氏為

知新錄 卷三十二

保聖賢順夫人貴錄永樂七年三月戊辰遣官祭乳母保聖賢順夫人馮氏後代因

之遂為成例而奉聖夫人客氏遂與魏忠賢表裏擅權

甚於漢之王聖矣

社兄社弟

古人二十五家為一社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唁公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注言二萬五千家也後人聚徒結會亦謂之社宋史薛顏傳耀州豪姓李甲結客數十人號沒命社曾鞏傳章丘民聚黨符落間號霸王社石公弼傳揚州羣不逞為俠于閭里號亡命社而隋末讎郡賊有黑社白社之名宋元祐間河朔西路百姓自

相團結爲弓箭社元史泰定帝紀禁饑民結扇搗社傷人者杖一百崇禎中有陸文升奏許張溥復社一事奉旨察勘在事之官多被降罰今世來往書刺猶有稱社弟社兄是其遺風未已也

令尊

令妻壽母見于詩經令兄見于陶詩今世稱人父曰令尊則無攷世說新語云某某何如君家尊則尊者稱人之父亦可也按令善也

家兄舍弟

魏略曰文帝嘗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倉舒若在我亦知新錄

無天下又書與鍾繇索玉玦云是以命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旨云家兄舍弟他處少見

家弟

世說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大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大弟

魯肅撫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今人稱大弟本此

家父家母

陳思王稱其父爲家父母爲家母見家訓

尊兄

三國志云馬良與諸葛亮書曰尊兄應期贊世裴松之注以爲良與亮結爲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大良故呼亮爲尊兄耳棠按後世弟稱兄爲尊兄前人已見于此

家嫂

世說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知新錄

嫂辭情怆懷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令况

王棠曰予幼時見四兄自楚至時三兄先在楚徐養心年伯贈四兄詩詩題云某某不遠千里來迎令况當時多不解此語後讀白虎通云兄况也况父法也與况同荒去聲今俗語呼人兄爲向卽荒字之訛無疑徐以兄作况其此意也邪又管子大匡篇兄與我齊國之政兄字卽况字蓋古字通用

貴孫

今人稱人子曰令子孫曰令孫然未有稱貴孫者稱貴

者亦有之矣稱人府曰貴府縣曰貴縣亦未有稱貴孫者而三國志顧雍之孫顧承權以禮徵權賜雍書曰貴孫子直令休休至與相見過于所聞爲君嘉之子直承字也按此則知稱貴孫者亦同于貴府貴縣也

姪

黃幹曰子夏傳曰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按此則姪者姑呼其兄弟之女子名也古人謂兄弟之子猶子也故以子呼之今謂之姪則失之矣自兄弟之子不呼伯叔爲父則不知敬其叔伯矣自叔伯父不呼兄弟之子爲子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明丘濬曰按古人姊妹子兄弟

知新錄

卷三十一

姪

之子且有稱呼而于兄弟之子獨無稱焉而一槩以姪稱則是男女無別矣然則曷以稱曰古謂同祖兄弟爲從兄弟母之姊妹爲從母則兄弟之子稱從子爲是棠讀子夏黃幹丘濬之言則稱從子爲千古不易定理古者諸侯嫁女以娣姪從左傳曰姪其從姑是也唐狄仁傑諫武后曰姑姪與母子孰親姑姪字見于此然猶稱武姓之子爲姪是對姑而言之亦已失于考究考于制字之義姪字從女宜屬于婦人不當屬于男子然叔姪相稱由來久矣非朝端建白不能易也

孤哀辨

汪鈍翁孤哀子辨云禮雜記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祭謂吉祭喪謂凶祭後世父母喪又有對賓稱孤子者晉雷孝清問祖母與母繼亡言稱孤孫爲稱孤子范宣子曰禮無書疏稱孤子孤孫之文今代行之合於人情宜俟祖母訖服然後稱孤子也溫公書儀分孤哀蓋不欲溷並之也蓋人子居父母之喪宜無有不哀者顧獨于母喪稱哀止緣父在諱孤字不用耳非謂母歿當哀父歿不當哀也近有親母先亡及赴其父之喪則云繼母在不敢稱哀鄙俗不經莫過于此豈欲僭此以紂其父邪禮祖不厭孫舅不厭婦母不厭子顧欲以繼

知新錄

卷三十一

孤

母厭前子倍禮甚矣按曲禮諸侯在凶服自稱曰適子孤雜記主孤西面相者曰孤某又子拜稽顙疏謂子拜稽顙不云孤某而稱子者客既有事于殯故稱子以對殯之詞若對賓則稱孤某也然則孤子之稱亦有所本

親家

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曰人主人臣是親家親去聲今世有婚姻者稱親家二字唐以前已然

太翁

太翁孫稱祖也齊高帝令左右拔白髮昭業時年五歲問之曰兒言我誰邪荅曰太翁高帝笑謂左右曰豈有

爲人作尊祖而拔白髮者乎卽擲去鏡鑷今世維揚習俗凡稱富貴之家必曰太翁可謂擬人不于其倫矣

朝奉

宋時蘇魏公嘗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惟孟安序朝奉歲以雙井一瓮爲餉新安稱年高者爲朝奉或謂宋太宗改唐朝議郎爲朝奉郎朝奉之稱已見于此

官人

南人稱士人爲官人昌黎集王通墓誌銘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是唐時有官者方得稱官人也杜子美逢唐興劉走傳詩劔外官人冷今新安年長者稱

知新錄

朝奉年少者稱官人

居士

禮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謂道藝處士也又韓非子書曰太公封于齊東海有居士任裔華仕昆弟二人不仕云云則居士之名其來遠矣

舅出

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故左傳凡言出者皆是外甥如康公我之自出我周之自出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又如申出也杞出也齊出也吳出也晉出也皆云外甥然單以一出字爲甥仍猶豫未決以爲某女之自

出如某女之所生不敢以出字卽爲甥字用也及讀公羊襄五年傳蓋舅出也然後知古人舅甥亦謂之舅出矣

外生

外生卽外甥世說云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又云郗超未亡獻之兄弟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

男子

晉魏以前男子二字看得重故其自稱與夫稱人皆覺矯矯不同蕭望之子蕭育當詣曹以職事對曹書佐隨牽育育按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不之官

知新錄

卷五十二

曹操欲害楊彪孔融以楊公四世清德今橫殺無辜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此自稱爲男子也其稱人爲男子者則見于咸寧初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稱賢人爲男子獨見于此蓋妾婦之道滔滔皆是誰非男子而誰是男子也

名士

月令季春之月聘名士王棠曰名士二字始見于此今無此舉便無作人之化矣

秀才

秀才字出史記賈生傳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而儒林傳公孫弘等之議則曰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秀才之名所起舊唐書杜正倫傳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唐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奏言國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未必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使方稱多士遂缺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

知新錄

卷五十一

九

搜訪唐人之于秀才其重如此玄宗御撰六典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爲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爲明經明閑時務精熟一經者爲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則秀才之名乃舉進士者之所不敢當也又文苑英華判目有云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趙岳判曰文藝小善進士之能訪對不休秀才之目是又進士求試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員而冒呼此名何也語見日知錄

生員非秀才舉人非孝廉若依世俗之說是必先秀才

而後能舉孝廉也晉李密陳情表云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可知秀才孝廉皆朝廷取士之名今之生員未必有才而秀才今之舉人未必盡孝且廉盜秀才孝廉之名以欺當世可歎也

措大

李濟翁載數說其一以士人貧居新鄭之野以驢負醋而鬻邑人指其醋馱而名之又曰鄭有醋溝士人多居其溝州之東以甲乙名族故曰醋大皆自鄭地起也濟翁以爲皆謬曰謂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貓兒相公

知新錄

卷五十一

十

武林舊事云宋時上元燈最盛而舞隊中如快活三娘貓兒相公大小斫刀鮑老交滾鮑老之類無所不有但不識何以稱相公爲貓兒相公也

先輩

吳志闢澤傳言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修身積學薛綜傳言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晉書羅憲傳言侍宴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復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是先輩之稱起于三國之時而唐李肇國史補謂互相推敬謂之先輩此又後人之濫矣鄭氏詩采薇箋曰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則是先輩二

字漢末已然矣

娘子小娘子

唐人稱少年婦人爲娘子稱小女子爲小娘子有封郡則稱某郡君有爵則稱夫人昌黎女挈女年十二死昌黎祭文稱第四小娘子挈子之靈姪孫女爲李千妻死則稱李氏二十九娘子之靈可知娘子小娘子有別也

鄉里

陶詩年飢感仁妻詩經令妻壽母王彪呼妻楊爲鄉里沈休文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

看新婦

知新錄

卷之七

七

世說新語謝尚書哀求諸葛恢小女恢不許及恢亡遂婚于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今徽郡初婚許姻親看新婦蓋此風自晉已然也

室人

今制婦人封典一品二品夫人三品恭人四品淑人五品宜人六品安人七品以下孺人佔畢云宋政和初定命婦人八階孺人之次以室人後改安人是宋之安人下孺人一等今之安人則尊于孺人矣而室人不論階皆可稱

麻線

元時稱官人爲麻線曰是何官人則曰是何麻線蓋方言如是耳

漢人

元朝天下氏族蒙古有七十二種色目有三十一種金人有三十一種漢人有八種高麗女真契丹渤海皆在漢人內見元史

遨頭

陶九成時文人高士樂志林泉因倣司馬溫公故事作約語云百歲光陰萬物乃天地逆旅四時行樂我輩亦風月主人幸居同泗水之濱況地接九山之勝儘可傍

知新錄

卷之十一

七

花隨柳庶幾游目騁懷節序駸駸莫負芒屨竹杖杯盤草草何慚野蔬山肴雖立餉之情懽亦是百年之嘉話敢煩同志互作遨頭慨元祐之耆英衣冠遠矣集永和之少長觴詠依然訂約既勤踐言弗替棠謂約語中互作遨頭斯意甚妙然高士文人貧者極多何能互作遨頭予於遨頭句下僭補數語或歌出金石之聲虛腸九轉抑詩成珠玉之輩東肚三條宜爲質陶令之籃輿助以浩然之驢背更期好事用襄雅懷

財主

陳仲弓爲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未至發所道聞民有

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財主二字本此

待詔

今世稱醫家爲待詔不知起于何時唐張祐病宮人詩云佳人臥病動經秋簾幕繾綣不掛鈎四體強扶藤夾膝雙鬟慵插玉搔頭花顏有幸君王問藥餌無徵待詔愁惆悵近來消瘦盡淚珠時傍枕函流可知醫生稱待詔自唐已然然二字必須太醫院中可用其待詔二字所包者廣凡輦轂下待詔之人皆可用後世獨醫生稱待詔不在輦轂之下亦稱待詔殊爲可笑

知新錄

卷五十一

生口

華歆傳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無擔石之儲公卿嘗竝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按生口二字今世以驢馬謂之生口當時亦然然籍沒之男女亦可名生口故沒入之女可以出嫁也又倭女主遣大夫難升來朝景初二年報書倭女主曰汝所獻男生日四人女生口六人是汝之忠孝也然則歆所嫁者女生日也又楊沛治鄴魏武帝賜其生日十人以免廩之是生日又指奴婢也

臧獲

古制本無奴婢卽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賊罪沒入官爲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爲奴婢也風俗通揚雄方言凡民男而傭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張揖云傭婢之子謂之臧婦奴之子謂之獲莊子音義方言謂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亾奴謂之臧亾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笞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爲奴婢者今世凡奴婢皆謂之臧獲失古人命名之意矣

併當

併當一作辦擋一作屏當王長豫王丞相子也爲人謹順丞相還臺長豫與曹夫人併當箱篋謂言清物理什

知新錄

卷五十一

家生兒

也今新安人稱僕人爲併當意本此

家生兒

漢書陳勝傳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人之家生奴也則俗語呼奴婢之子爲家生兒可知此語自漢已然

綱紀

禮記曰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自定白虎通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紀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紀綱二字大約以綱目爲喻綱謂綱之大

繩紀謂綱中絲縷之目張其大者是謂之綱理其小者是謂之紀書五子之歌云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詩械僕之篇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朱子云綱紀四方都在他線索內牽著便動假樂之詩曰之綱之紀皆此意也今世乃有稱仕宦之使人曰紀綱可笑之甚

總管

今世大位必有僕人掌其一家之事名曰總管查總管之名起于唐初唐未有節度使之前凡邊將之屯戍者有一大將曰大總管後行軍征討亦稱大總管自永徽後始謂之節度使今用此以稱其僕人亦可笑也

知新錄

卷三十一

七

小底

今俗語供使役者自稱小的查前無所考偶讀晉公談錄云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為黃門小底有心力宮中呼為劉七想小的之名由小底而起耳

布袋

布袋俗謂贅婿馮布少時贅于孫氏其外父有瑣事輒曰俾布代之至今吳中謂贅婿為布袋見三餘帖或云如入布袋氣不得出或云有女無子故招婿以補其世代見天中記

下官

梁武帝改稱臣為下官魏晉時長史啓事本官自稱下官蓋卑見長之辭

門客

武后時嘗宣諭翰林院云卿等是我門客故當時翰林院中有詩云我后憐詞客吾僚並雋髦

生人婦

今世有夫在而婦嫁人者謂之生人婦按魏略曰杜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送之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之對曰臣所送乃以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此

知新錄

卷三十一

七

三字本此

樓羅

樓羅俗作樓羅鶴林玉露樓羅俗言猾也唐書回紇傳加冊可汗為登里顏咄咄登密施含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含俱錄華言婁羅也蓋聰明才敏之意酉陽雜俎引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北史王昕傳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曰頗解此否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輩五代史劉銖傳諸君可謂樓羅兒矣宋史張思均起行伍征伐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小樓羅自是人目為小樓羅焉

大和尚

佛圖澄以麻油塗掌能占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石勒敬之虎卽位號澄爲大和尚見世說注

和上

世說注安和上傳曰釋道安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按和上當作和尚然旣曰上人則尙作上亦何所不可

梵嫂

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穀清異錄云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

三姑六婆

知新錄

三姑尼姑道姑卦姑六婆牙媒師皮萊穩是也

快行

今府縣衙役有快手古時謂之快行元時有貴田赤卽快行也一時可六十里三時走一百八十里古以行路之速命名今以拘人之速命名一在足一在手其旨一也

快手

快手之名起自宋書王鎮惡傳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建平王景素傳左右勇士數十人竝荆楚快手黃回傳募江西楚

人得快射手八百南史作快手

火頭

今執爨者謂之火頭楞嚴經云烏芻摩白佛言我常先憶久遠劫前性多貪欲有佛名空王說多淫人成猛火聚化多淫心成智慧火從是諸佛呼我爲火頭云云火頭之名當起于此

牙行

今人謂主貿易爲牙行古謂之互郎謂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似牙因轉爲牙字宋時孔毅父談苑載此可欺牙行二字譌誤至今不改也

知新錄

中人

今日文契交易必用中人此字亦有所本樂府當牆欲高行云龍欲升天須浮雲人之仕進待中人以爲仕進不待中人則事不成交易不用中人亦無取證也

步頭

步頭凡泊舟之所皆是昌黎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又柳子厚鐵爐步志曰江之潯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孔戡志亦有泊步字

賽神

賽神漢書郊祀志云冬塞禱祀廣陵厲王殺牛塞禱今

作賽昌黎有賽神詩

好生

俗語好生二字見于書傳者甚少唐李商隱詩陛下好生千萬壽玉樓長御白雲杯非好生二字其忠君愛國委婉諷諫之意不能傳可知俗語入詩亦有妙處

爭閑氣

俗語有閑是閑非管閑事爭閑氣等語相沿已久蓋無緊要之事皆謂之閑也志林云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丈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丈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

知新錄

卷三十一

七

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邪

心風

宋寶元初元昊創立文法故名吾祖慢書始聞朝廷爲之忿然張鄧公爲相卽議絕和問罪時西邊弛備已久人不知兵識者以爲憂吳春卿時爲諫官上言元昊不識禮義宜且勿與較許其所求彼將無詞舉動然後陰救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爲深害矣奏入鄧公笑曰人言吳舍人心風果然旣而和事一絕元昊入寇所至如入無人之境後數年力盡求和歲增賂遺世乃以春卿之言爲然語見

歸田錄

糠覈

韓詩士不厭糠粃杜詩黎民糠粃窄查粃字胡骨切史記陳平食糠覈晉灼注云京師謂粗屑爲紇頭紇與粃同今吳下謂米之大者爲米紇頭糠粃則亦糠中之稍大者吳下所語失本旨矣

星星

劉夢得詩自羞不是高陽侶一夜星星騎馬回星星卽醒醒唐人星醒通用韓昌黎詩煩懷却星星高意還卓卓

知新錄

卷三十一

七

木偶卽木寓

史記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此說恐非古文偶寓通用音寓木寓木偶也史記孝武紀作木偶馬而韓延壽傳曰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古人用以事神及送死皆木偶人木偶馬今人代以紙人紙馬又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索隱曰偶音寓酷吏傳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可以証寓之爲偶也

籠凍

日知錄云荀子案角鹿垂隴種東籠而退耳註云其義

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

新序第七卷亦言隴種而退

今考之舊唐

書實軌傳高祖謂軌曰公之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

人爲公所斬略盡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

芒山之戰周文帝馬中流矢驚逸墜地穆下馬以策擊

周文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

時人尙有此語

意氣

虞嘯父爲晉孝武侍中帝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

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尙暖鯢魚

蝦蟇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意氣如俗語所謂

知新錄

卷三十一

手

送人事今時所謂送人情者是也王符愛日篇非意氣

不得見仲長統法誠意氣不滿宣帝詔吏或飾厨傳稱

過使客以取名譽韋昭注修飾意氣以稱過客而已

手迹

今人謂父亡後有所遺物謂之手迹此語亦有本孔氏

志怪有盧充幽婚事言充見父手迹便歎歎無辭詳載

世說新語注

人事

今俗語送人物件名曰送人事人事二字未知所由讀

昌黎集有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一篇方知此語唐

時已有考王用之男名沼求昌黎爲文用作神道碑文

送有馬一匹並鞍銜白玉腰帶一條用爲憲宗之舅昌

黎未敢受具狀奏聞憲宗令昌黎領受故狀內有令臣

受領人事物等語查人事二字是總名物是馬帶之類

昌黎有謝許受韓弘物狀云令臣受領韓弘所寄換碑

人事絹者是則又以絹爲人事也

厮炒

厮炒炒鬧皆俗語而前人已言之詩話云潘邠老多犯

杜詩使老杜亦難存活使老杜復生須共潘十厮炒

外後日

知新錄

卷三十一

圭

陸放翁云今人謂後三日爲外後日意其俗語耳偶讀

唐逸史裴老傳乃有此語裴大曆中人則此稱亦久矣

參辰非參商

參商二星無考不可用左傳辰爲商星參爲晉星辰參

爲星名商晉爲地名故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

蘇武詩昔爲鸛與駕今爲參與商後來詩家用作參商

如老杜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陸機詩形影參商

乖皆錯用

發迹

耿弇大破張步光武勞軍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

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又難于信也今世謂人驟富爲發迹其義本此

生書

今日鄉塾教子弟未讀之書謂之生書已讀之書謂之熟書生熟二字本用在飲食上今用在子弟書上亦奇杜荀鶴詩云出爲羈孤營糲食歸同弟姪讀生書則此二字唐時已然

脫籠

清波雜誌云至正交賀多不親往有一士令人持馬行知新錄

卷三十一

畫

每至一門喊數聲而留刺字以表到有知其誣者出視之僕云適已脫籠矣呂榮陽公言送門狀習以成風既勞于作偽且疎拙露出爲可笑司馬溫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爲也脫籠亦爲京都虛詐閃賺之語語棠謂今日風俗惡薄富貴家子弟往往不出門闕而令人投刺謝客不誠之事豈可令司馬十二丈見乎然而脫籠之弊非自今日在昔已然矣

丁璫

璫充耳珠也漢宦者傳謂之銀璫以其冠皆銀鐙左貂明帝改爲金璫常侍悉用奄人爲之故後世奄人用璫

謂之權璫又鈴鐸謂之金銀璫又玉佩聲謂之丁璫詩緝玉佩鳴丁璫一作丁當或作丁東皆謂其聲也而吾郡人老者謂之老丁東亦如老人謂之龍鍾取竹動搖之義也

飯袋飯坑

今俗言人不務詩書而貪醉飽者指之爲酒囊飯袋不自棄文亦載此語漢王充論衡別通篇云保蟲三百人爲之長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知識也今不知好道樂學惟飽食飲慮深求臥腹爲飯坑腸爲酒囊閉閣暗塞無所好欲與三百保蟲何以異而謂之爲長而貴之乎知新錄

卷三十一

畫

飯袋袋字不及坑字妙

傳代

今人娶新婦入門不令足履地以袋遞相傳令新婦步袋上謂傳袋袋代同音也白樂天題娶婦家詩云青衣轉去羶褥錦繡一條斜古人以羶褥者富貴家重其事也今則不用羶褥而用袋者重其名也

龍鍾

今稱老人曰龍鍾考龍鍾竹產羅浮山丹鉛錄曰人老龍鍾似竹搖曳不自持韓詩云東野不得官白首爲龍鍾或謂龍鍾引荀子議兵衛隴種而退註遺失貌物狀

龍鍾卽龍種聲之訛也

溫噉

唐王建宮詞新晴草色暖溫噉白樂天詩池水暖溫噉皆言暖也今方言說人不肯向前曰溫噉酒不大熱曰溫噉

鮮翠 泥胞

東坡牡丹詩一朵妖紅翠又深夫紅何以謂之翠也此用蜀人鄉名耳成都人謂鮮明爲鮮翠陸務觀過成都市見大暑市肆曰郭家鮮翠紅紫鋪圍惜此語又蜀人謂糊胞曰泥胞花蕊夫人宮詞紅錦泥胞遠四鄰

知新錄

骨董

骨董三字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朱晦菴語類乃作汨董今人作古董

骨朵

元朝有怯薛之官或云卽都赤皆供奉宿衛之士輪流入直負骨朵于肩骨朵皆平聲關中人以腹大者爲胛胛上音孤當是今日銀瓜之類又謂杖頭大者亦曰胛胛後訛爲骨朵

來羅

今世俗語問人來未則答云來羅吳下口聲稱來爲羅

黎黎者助語聲也故答人則云羅黎因想唐人有羅嘖

曲宋人曲有來羅詞晉人歌有重羅黎之聲皆是喜其來之詞通雅云羅嘖猶來羅古人因聲製曲當是此意或云劉采春有羅嘖曲元公贈劉采春詩有云選詞能唱望夫歌望夫歌卽羅嘖曲也予曰望夫者正憶其來也晉庾楷鎮歷陽人喜其來故曰重羅黎重羅黎也

行由

源由根由來由皆俗語然由字詩中亦有之張籍寒食內宴詩後四句云千官盡醉猶教坐百戲皆呈未放收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問行由行由一字更新

知新錄

蒼茫

二字本平聲白樂天雪詩樂銷春蒼茫茫字作上聲又曰野道何蒼茫注亦作上聲蘇子美詩淮天蒼茫背殘臘江路委蛇逢舊春自注蒼茫仄聲東坡詩亦然

撒潑

今俗謂無賴子弟爲撒潑舉動奢華則曰潑撒按宋時凡宗室之不肯者俗呼爲潑撒太尉此二字由來久矣

氍毹

楊升菴云上音兜下音達本外國人衣服名今人謂性劣爲氍毹棠按今南方人草率兒戲亦謂之兜答其義

當本于此

夸毗

天之方憐無爲夸毗釋訓曰夸毗體柔也漢書崔駰傳注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也

色叫

事理不相當曰色叫塵史云王德用入長安密有人求薦館職王曰以君進士登科所薦應格然我武人素不閱書若奉薦則色叫矣世以爲知言按色叫二字甚奇今日無此語也

鑽刺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唐

今人工於請托謂之鑽刺班孟堅賓戲曰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周翰注鑽者取必入之義如以鐵鑽之也義本此

欺負

今俗語欺壓人謂之欺負負字與欺字連用亦有所本元西廂記拷紅劇云老夫人喚鶯鶯云汝今日被人欺負謂張生與鶯鶯有私然欺負二字用得奇甚漢書韓延壽待下吏恩施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刻責欺負字本此

誰何

過秦論陳利兵而誰何楊升菴謂是今之盤詰然亦未究出處費滋衡懷鉛錄云按國語盟於宋注云張羅闔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曠騎注矢以誰何謂之羅闔六韜曰令我壘上誰何不絕張伯起注文選曰言無可如何也似失考矣

不中用

不中用今之俚語也左傳成公二年無能爲役杜預注不中爲之役使餘冬序錄曰漢高祖與太子手教內已有不中立之語非自晉始

擡舉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唐

擡舉二字俗語也按唐白樂天晚春重列集賢院詩結尾云虛薄至今慙舊職院名擡舉號爲賢可知唐時已有此二字

安隱卽安穩

安穩二字晉人多作安隱蓋穩隱古通用也晉王凝之書八月廿九日告庾氏女明便授衣感逝悲歎念增遠思得郗中書書說汝勉難安隱深慰懸心漸冷產後似宜佳消息吾並處不佳憂之遣不次疑之等書註云勉難安隱言臨分娩一難殊安穩也難去聲勉同婉

石敢當

門當巷陌橋道之衝則立一小石或鐫石作石敢當三字自前代已然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曰石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此則石敢當爲古人名後世爲禳災之具羣碎錄云五代漢劉智遠時有勇士名石敢當其亦慕古人之名以自表見者邪今人立石有加太山二字者夫于亭雜錄云石敢當能暮夜至人家醫病北人謂醫士爲大夫因而名之曰石大夫云

點點滴滴

點點滴滴俗語也然點滴二字見于杜牧之詩其大雨行有云三吳六月忽懷慘晚後點滴來蒼茫

知新錄

仔細

北史源思禮傳爲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俗作仔細

從容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小者則小鳴叩之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注從讀如富父春戈之春春容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而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從或爲松疏每一春而爲一容必待盡其聲今則謂作事和緩者謂之從容與注異

特健藥

特健藥元時題書法好者有此三字陶九成云書苑華是特健藥三字想是藥字誤刻藥字也

煖房

王建宮詞云大儀前日煖房來今人進屋朋友治酒相賀亦曰煖房

等字

韓文公許國公神道碑銘萬邦絕等等音比楊升菴字說等本音齊彌衡屬黃祖曰死公云等道註云等道猶今言何物語也林君復杏花詩偃柳倚桃斜欲墜等

知新錄

期蝶猛成團等鶯二字亦新今俗語有等候等待之語然自唐宋已然此義正字通不載

植頭

字書無植字方言鞮工木胎爲椶頭椶音絢俗改作植朝野僉載云唐楊炯每呼朝士爲麒麟椶曰今弄假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背及去其皮還是驢無德而披朱紫何以異是

生字作語助

六一居士詩話李白戲杜甫詩借問如何大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大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爲語助如

什麼生之類是也怎生可憐生好生皆是

將息

將息二字今人俗語然此二字唐人已有的昌黎與崔羣書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王建留別張廣文詩云謝恩新入鳳凰城亂定相逢合眼明千萬求方好將息杏花寒食約同行

多謝

多謝二字今人多有此語臨詩云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令人用之字本時人動用之字古人所以爲妙

知新錄

當對

世說新語王長史往與交語不大當對不大當對言其非敵手也俗語有門當戶對本此

好風色

風本無色樂府今朝風色好風亦無光楚詞云光風轉蕙汎崇蘭又雨本無香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氛氲元微之詩雨香雲淡覺微和雲本無香盧象詩雲氣香流水

寧馨

山濤見王衍云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寧馨二字作如此用又王公與何充論學手指地正自爾馨殷中軍與劉

尹清言殷理小屈去後劉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桓詣劉尹劉臥桓以彈彈劉枕劉作色曰使君如聲地寧可戰鬪求勝皆作如此用桓宣武語人日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輒雲如生母狗馨此馨字作歇語音用王嶠撥司州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亦作歇音用

頭腦酒

湧幢小品云凡冬月客到以肉及雜味實大碗中注熱酒遞客名曰頭腦酒蓋以避寒風也考舊制自冬至後至立春殿前將軍甲士皆賜頭腦酒前祖宗之體卽人

知新錄

情如此景泰初年以大官不充罷之案接近世點心亦名曰頭腦其義蓋本諸此

常例

神宗聞王安石之貧命中使甘師顏賜安石金五十兩安石好爲詭激矯厲之行卽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于安石家取甘師顏常例案按常例卽今人餽送有敬使左例安石以君之賜施之僧神宗命牒其家取常例神宗處置甚妙蓋由安石詐得可憎也

紙包

今有餽遺必以紙包銀子勞其使人謂之紙包按此名起于宋武陵遺事云大內賜包子卽賞紙包又公主下嫁外庭奉表稱賀賜宰執以下金銀錢盛包子有差

一頓

羅友常同人祠欲乞食往太蚤主人迎神出見問之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又王忱醉輒經日自號上頓杜詩頓頓食黃魚頓頓二字出荀子又前漢書云一頓而成唐書打汝一頓

思攬

宋趙善璵自警編云元誠先生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

知新錄

卷三十一

書

聞之乎僕曰未聞先生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聞衆論進言于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老先生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于此者已覽之庶幾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爲也僕曰此言爲萬世禍或有術以絕此言使不傳于後世乎先生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若著論明辯之曰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

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世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旣不能絕而人悞食之死矣先生又曰巴攬二字賢可記取極有意思棠考字書攬者持也巴攬當作把持之義把持舊章不致變法卽曹參守而勿失之意也

羞死

羞死二字俗語也唐時人亦言之杜審言恃才甚傲乾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故審言曰見吾判卽自當羞死矣又謝豹見人則以足覆面如羞狀

知新錄

卷三十二

書

替人

計敏夫唐詩紀事云審言將死謂宋之問武平一曰我在久壓卿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得替人又孟東野詩集有一題云乙酉歲舍弟扶侍歸義興莊居後獨止舍待替人

物故

劉璋兄瑁狂疾物故三國志注裴松之謂魏臺訪物故之義高堂隆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于事也按後世皆以死爲物故此解更新故爲標出

飛砲

草木子曰飾武備以修文德古之教也元朝自平南宋之後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將家之子累世承襲驕奢淫佚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不之講但以飛觴爲飛砲酒食爲軍令肉陣爲軍陣謳歌爲凱歌兵陣于是不修也久矣及乎天下之變孰能爲國爪牙哉此元之所以不振也棠謂今人聚飲必用大觥名之曰帶砲當卽元人飛砲之意可笑此語亦有來歷

醉白

開元時高大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其三爲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鑷騰空映簷醉白見清異

知新錄

錄醉白二字題曝日處妙絕

利市

易說卦吳爲利市三倍

不耐煩

不耐煩三字見宋書庾登之仲父傳

塵糟

塵糟二字俗語也霍去病傳塵泉蘭下注以世俗謂盡殺人爲塵糟塵殺也柳宗元詩砥凶既已捕吳虜亦已塵今世塵糟二字皆作齷齪二字用誤矣

然贊然諾

三國志殷觀曰今但可然贊其伐蜀然贊二字連得奇明世祖戚耿純言深至遂然諾之然諾二字亦連得奇然贊者然其言而贊之然諾者然其言而諾之

護前

護前好勝也雲長與諸葛亮書問超人才可誰比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超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鯨彭之徒當與孟德並驅爭先未若髯之絕倫逸羣也綱目梁武帝與沈約談果事約少三事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皆言好勝也

發舒

知新錄

俗語謂人矜誇曰某人發舒此二字雖俗語然亦有所本史記陳勝客見勝後愈益發舒

笨

笨盆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人目爲笨伯宋書王微粗笨笨子語錄云諸葛亮只是笨今性理大全書作盆而以去聲發之

乾沒

漢書張湯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三國志松之注云虞以乾沒爲射成敗而不說乾沒

之義如淳以得利爲乾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爲乾燥之乾蓋謂有所激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爲之也葉按乾沒在三國時必有讀作乾坤之乾者故注云宜讀爲乾燥之乾也

櫛柄

二字前人俗語釋宗果謂張無垢曰門下旣得此櫛柄可改頭換面說向儒家

資斧

淮南子磨蕭斧以伐朝菌太平御覽引王莽傳喪其齊斧陳林曰腰領不足以齊齊斧服虔難易喪其資斧

知新錄

卷三十一

七

應劭曰齋之言利也按蕭亦言利也今俗語謂錢谷充足曰有資斧猶云利器在手也

都是烘

元張明善作北樂府水仙子譏時云鋪眉苦眼早三公裸袖植拳享萬鍾胡言亂語成時用大都來都是烘說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岐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龍三脚猫渭水非熊詩經云實虹小子虹音烘亦此意也

嚇

今世俗以富貴欺人曰嚇人人畏懼亦曰嚇此字見用于莊子說文云嚇怒也又以口拒人也惠子相梁蘇

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鷽鷽發于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棟實不食非醴泉不飲于是鷽得腐鼠鷽雖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梁國而嚇我邪又韓愈詩兒童稍長成雀鼠得驅嚇官租日輸納村酒時邀迓

給

給蕩海切臺上聲欺誑也列子子嘗給若穀梁傳惡公子之給韓文公聯句云對起何急驚隨從誠巧詒叶海韻

知新錄

卷三十一

七

何樓

世人語兒戲虛僞者爲何樓洛陽京師有何家樓其下所賣物皆詐騙人者故入以此比之此語自宋已然

虹

今世謂爲人巧騙曰爲人所虹虹上聲詩抑篇云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謂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實潰亂小子而已後世由平聲而轉爲上聲其實本于此也

怛中

秦王怛中而不信人此王翦之言也徐廣曰怛一作粗通鑑釋文曰怛通作粗心不精也戰國策趙策智伯粗

中而少親注粗與麤同疏也查模韻無此字惟御韻內
恒將預反不作平聲讀

燕在開知新錄卷三十二終

孫正字

知新錄卷三十二

正



21181888443579

知新錄三十二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崇撰采字勿翦歙縣人是書成於康熙丁酉
每一事採集衆說考其原始參以論斷各爲標目
略以類從惟不立部分耳採摭頗富而多不著所
出大旨欲倣顧炎武日知錄然不過談薈樵書之
流亞也